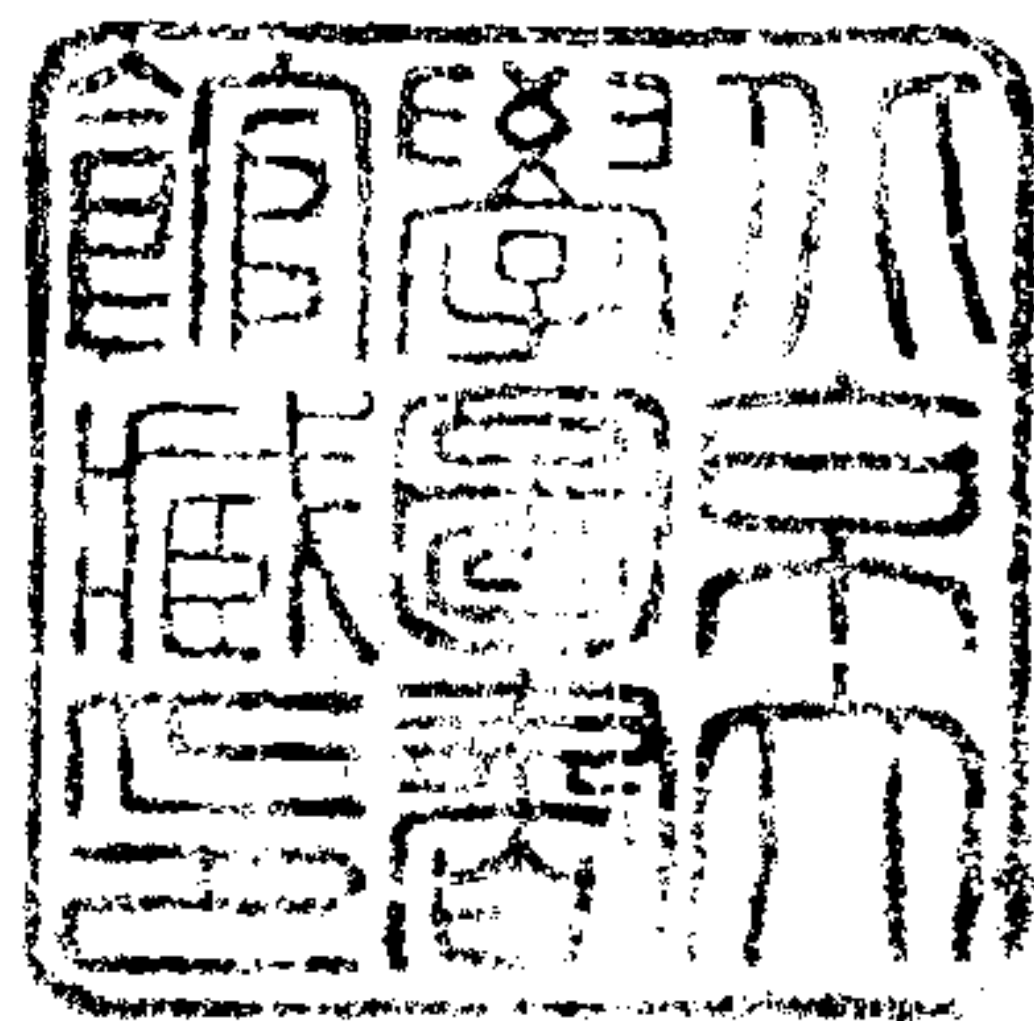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三八・子部・雜家類

- 瀟湘聽雨錄八卷〔清〕江昱撰……………一
- 茶餘客話二十二卷〔清〕阮葵生撰……………四七
- 水曹清暇錄十六卷〔清〕汪啓淑撰……………一六一
- 簷曝雜記六卷附錄一卷〔清〕趙翼撰……………二九九
- 黃嬾餘話八卷〔清〕陳錫路撰……………三六五
- 定香亭筆談四卷〔清〕阮元撰……………四三一
- 循陔纂聞五卷〔清〕周廣業撰……………五五七

乾隆癸未

瀟湘駐雨錄

春州軒和



瀟湘聽雨錄 叙

段成式酉陽雜俎孫光憲北夢瑣言皆在楚所著也地處偏遠中土至者殆以筆墨為娛不獨湘中歲時諸記專紀方輿已也乾隆乙亥歲奉侍家母至舍弟蔗畦常寧署來歲之夏回廣陵數月復至衡州留止今八年矣見聞所及閒事筆疏歸舟無藉編寫成冊舊聞近語偶一緝閱頗足訓對故鄉交舊卷中大半與蔗畦所共對牀聽雨固兄弟故事也因以名之夫瀟湘閒地也聽雨閒况也閒人寓食署齋豈侈述哉家令君衡州詩云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消磨景光亦略溯先門餘韻已爾

敘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歲冬至舟泊岳陽廣陵江昱識

怡字于九以鹽鎮岳陽岳陽州知府

蔗畦名恂乾隆癸酉選拔子德量字秋

史年丑探花其家學專於金石考訂

清泉志印父子兄弟第可分輯極有淵

裁廣谷岫書亦說部中之所採者蔗畦

官岳州太守秋史官至侍神物廣谷

烏祥有也子乃未顯可憐也

兩項皆其志且均俱列人如向物公傳信已入公家之

瀟湘聽雨錄卷一

廣陵江昱賓谷著

湖南天氣寒燠不常一雨則涼一晴則亢夏月多晴而旦晚則涼餘多陰晦衣服黴醜時用香篝況山重水複地又沮洳乎

衡湘間多轄神廟詢之人士皆不知為何神但知司牛為牛禳祈而已案天官家言長沙分野翼軫軫旁為左轄右轄牛以服車然則神祠之建正南人祀其分星爾

乾隆丙子初夏在常寧署雷雨暑後民居山牆擊去一瀟湘聽雨錄 卷一

角咸云先已被擊此其再矣蓋遙對聖廟大成門為神所憤爾其家不之信復整飾如初至秋雷又擊損壞更甚今始懼而改去矣

他處夏月天欲雷雨黑雲滃然往往見龍尾蠕動俗云挂龍自入南楚每天色欲作暴雨詢之士人鮮有經此者

先時而雷湘楚常有之其咎亦不甚想天地近南陽氣易發也

吾鄉秧苗既發重拔而藝之幸以三時為定候夏至三日為初時五日中時七日三時其次則三時以後十

五日曰浪蕩時凡在時中得大水男婦冒雨徧插否則不發一歲收成全繫乎此若南楚夏至將成穀矣問之老農亦不知有三時之說

軫為楚南分野桂陽入軫六度長沙入軫十六度然桂陽地距長沙六百里山水迂折以句股法得弦四百四十餘里而度數相懸逾其十耒陽古桂陽屬縣衡陽古長沙屬縣今耒陽與衡陽接壤何至耒陽入於六度衡陽即入於十六度乎若云一度中有分秒之限則耑二鬼四度數之少何以分應郡縣之繁且中國之在宇內特百分之一寄象觀譯之境將何星以

瀟湘聽雨錄 卷一

主之至一行兩戒之論云星土以精氣相屬不係平方隅其占驗以山河為界不主於州國此亦強解躔次參差州郡錯互地與天之不相合爾其他疑竇多端終難盡泯也

乾隆壬午大雨常寧廟前山高下忽漏水凡百餘處流成深痕沙皆白色淹沒田廬人畜甚眾初傳為出蛟既視之不過漏山皆孔穴沙流成痕如裂並無劫塘蛟發之迹山後為桂陽州境桂陽人則疑為常寧山崩究不知何異也大令朱君永烈言

南楚六月初早稻即熟民間獨重食新不必有田之家

各擇吉日置酒脯炊新穀祀神薦先然後招親友宴
酬微論貧富至是日必輟業謂之嘗新人皆稱賀其
日用辰巳以龍蛇不食穀米也其饌用魚忌雞餘饌
音相同也重農敦本其俗極厚秋祭曰嘗於禮亦治
嘗秋夜宿上封天月明淨忽簷溜疑雨達曉乃止蓋鐵
瓦不受繁露故也此種景况固塵市所少
南嶽之雲變態百出時而一縷來去時而滾滾入室時
而鋪海則衆山俱沒一望平洋眞屬奇觀
洞庭實陸地非滙澤之湖可比衆水所會而湘爲長每
歲夏秋蜀江漲過湘波溢而爲湖廣延五百里日月

瀟湘聽雨錄

卷一

三

出沒焉君山宛在水中霜降水落涸爲平野山復居
陸誠所謂唯餘一條湘川而已其野卽禹貢之雲夢
雲近長沙故長沙謂之雲陽華容縣乃古之夢近楚
郢春秋定公四年十月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昭
公三年十月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周禮以雲
夢爲藪澤爾雅十藪此其一焉司馬相如賦謂雲夢
方八九百里是已莊子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其非
巨浸明矣余自丙子夏日一渡其餘往來盡在秋冬
所爲氣蒸雲夢波撼岳陽壯瀾之景僅從岳州至磊
石一帶百餘里閒領略而已

洞庭湖中九月水落往有大船遇淺不能行水漸歸槽
則船在高岸矣上人謂之守洲船以爲湖神所爲必
至次年春夏水發始行利市百倍嘗有一人性傲不
信此說遭淺卽拆卸復造入湖復淺如故終不信舉
火焚之其人因而貧窘以死亦殊可怪

楚說文叢木也一曰荆禮學記夏楚注楚荆也案夏卽
榎亦可爲刑杖詩小雅楚楚者茨言抽其棘注楚楚
茨棘貌檜風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注楚楚鮮明貌如
荆木叢生而茂也借爲痛楚被夏楚而痛也南中荒
僻多生荆楚故楚之始入春秋曰荆後曰楚尚書爾

瀟湘聽雨錄

卷一

四

雅周官等注疏就字義牽合都未及此
王霍霖衡湘稽古隨縣屬鄉南有重山卽烈山也山下
有穴神農所生處都長沙號厲山氏以長沙爲厲山
國或曰帝母安敦氏將產野燒騰發萬山然烈其宅
爲焚母奔厲山處穴中生帝故名烈山氏秉火德長
沙正南離火之地稱炎帝以火紀官後葬茶陵至宋
割茶陵地爲酃縣今隸衡州府以故酃縣康樂鄉有
炎陵自帝承以下俱兆於此
衡郡城東十里酃湖乃漢時酃縣地今酃縣宋嘉定中
析茶陵地置襲古名爾

鄰人言炎帝陵凡遇祭告則數里之內有聲殷殷若雷人皆聞之如此數日禮畢而後止守土春秋祀則否詢諸鄰令周君仕魁云莅任已兩遇祭告無不共聞殆猶孔子盛饌變色之意與神聖靈爽久而愈赫如此

稽古云嘉禾縣故禾倉也炎帝之世天降嘉種神農拾之以教耕作於其地為禾倉後以置縣帝子柱為農正躬勤耒耨與小民同饗殮當未知稼穡時故身親畎畝後許行以楚人習聞神農教乃為並耕之說不通於時矣

瀟湘聽雨錄 卷一

五

呂氏春秋朱襄氏注以為炎帝別名故衡山為朱帝游息地有朱陵洞天衡郡合江亭右有朱陵後洞云可通衡山之朱陵洞天今後洞中徧滿題刻皆郡人為子女祈禱之詞俚語俗書疥壁幾無寸隙閒有一二係前明年月案韓詩孫注及范石湖遊記胥稱唐人題名想孫范當時所見亦此類多未審爾
湘楚往往有水神丁三郎廟不詳其始末衡湘稽古所言極明略云春秋鉤命訣神農氏之臣有丁謀華陽國志古有力士五丁開蜀山衡湘傳聞以火紀官取千支六丙六丁分方治水鑿山通脉故道書尊陰官

六丁神韓愈詩有天官敕六丁之語爾雅歲在丁曰彊月在丁曰圉通水欲彊蓄水欲圉皆以水取義丁丑氏治東北丁卯氏治東丁巳氏治南丁未氏治西南丁酉氏治西丁亥氏治北蜀西方丁酉氏其次居五故謂五丁秦時通道蓋其子孫衡湘南方為丁巳次三故今水神稱丁三郎民間凡有疏鑿大役必椎殺九牛十八豕以丁巳日祀丁三郎謂之怪儀春秋元命苞炎帝之臣曰怪儀是也案此亦志緯家說然如此確鑿固足立言不朽

瀟湘聽雨錄 卷一

六

氏作耒耜于郴州之耒山故水以山名縣以水名赤冀作杵曰於春陵尚有遺曰存焉故有春谿春陵鄉又作機杵即今水碓故鄰縣有洙水
山海經戲器生祝融降處於江水管子祝融辨乎南故以為司徒論語摘象輔黃帝錄皆作容光衡山祝融峯一名容峯見水經注容路史作庸非路史庸光辨乎南而正夏黃帝代炎而有天下庸光猶是其子姓故封於炎帝之故都其故國之號當除改厲山曰江水考史記元躡降居於江水是為青陽漢書鄒陽傳注青陽長沙縣也又名雲陽今長沙府北有青州雲

田傳為青陽雲陽故地容光所居案此乃衡湘稽古說霍霖欲張其鄉土意主炎帝都長沙其實世本載炎帝都陳後遷曲阜也

楚語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案今衡州城西有重江南有黎江重江鄉有重亭漢置重安縣是皆因人以名之也又案重黎明屬兩人據左傳重出少皞犁出顓頊犁即黎字異文乃荆州記言衡山之南有南正重黎墓竟作一人得無沿誤邪

堯時羲和漢晉諸儒皆曰重黎後裔今衡州城西重江瀟湘聽雨錄 卷一 一

鄉有義田鋪有山曰義和山俗以聲誤曰雞窠山周百里山盡赤蓋離火之正位義和故墟也

山海經句龍生二子長噎鳴噎鳴生十二子以十二歲名之故武陵有辰水酉水酉水東逕酉陽縣故酉陵西氏之冢也有大酉山小酉山小酉穴中有書千卷西氏好書所藏也單闕卯也今湖南多單丹姓與單善

姓各族異音或即其系又案單卷堯師武陵枉山有單卷壇應山有單卷墓皆作單呂氏春秋作善豈單丹單善善三字本通邪

史記黃帝取西陵之女是為嫫祖帝周游時元妃嫫祖

死於道案嫫晉語作雷故今响嶺有雷祖峯上有雷祖冢謂之先蠶冢峯下地曰西陵蓋西陵始為蠶後人尊祀之曰先蠶俗遂謔以仙人嫫殘大謬嫫殘釋子不應稱仙即佛號金仙亦北宋時崇道貶釋之語非世俗通稱而仙殘二字亦不容捏合况嫫僧事見甘澤謠其後為虎銜之而去不聞有墓也

槃瓠是人非犬路史駁之極為明切乃今衡永諸僑崗於歲終祀其始祖為犬尸扣槽羣嗥以為禮自誣孰甚且據隋地理志長沙郡有夷蠻名莫僑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征役故以為名是衡永之僑當時方自

瀟湘聽雨錄 卷一 八

諱其為槃瓠後今乃作此形徑何謂哉至廣韻莫僑字俱作犬旁謂為狗種與隋書異特沿舊說牽合一家爾

僑不出痘染者多死極信胎毒之說婦有身夫婦即不復近一家中偵伺惟嚴或有不戒眾共斃之蓋其俗男女同寢一處旁人易察故也

善化縣南六十里昭山明一統志昭王巡狩登其山其北昭潭或謂南征不復即其溯處案膠舟事在漢沔開此非其地衡山下陵廟或湘人傷之為衣冠葬於此而立廟祀邪

衡州雨母山漢郡國志所載其迹極古距城南二十里
蔗畦嘗過之有廟尚祀帝學叢柯隱景鬱阜隆深舊
碑無一存者問赤松子壇道士莫對殿北峯巔有大
石甚高方廣三丈俗稱飛來石沿誤之久掩其故名
猶麓山之石俗亦但曰飛來而不知為拜嶽也蔗畦
慮古迹之湮為題赤松子壇四篆字磨厓刻之

衡州郡城西永福鄉三湖町烝水北岸地勢平行墟壘
繫布土人稱曰天子坪不解何迹衡陽縣志疑為鍾
武城故址非也鍾武城在武水之濱距此甚遠且亦
不當號天子也王霍霖嘗詣其地以繩尺量度以為

瀟湘聽雨錄

卷一

九

密邇衡山之陽是古時南巡狩之明堂基雖年代邈
遠坳壟頗多而廣袤高下及左右壇坎之迹猶可髣
髴未盡泯滅其諸壘則列侯所宿之壁壘也其見極
躔

禮檀弓舜崩於蒼梧之野史記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
歸葬於零陵之九疑案太史公似疑蒼梧在粵零陵
在楚相違太遠故分言之不知九疑山盤基蒼梧之
野蒼梧甚廣壤交楚粵非兩地也九疑今寧遠治九
峯競秀九水環流竹樹森蔭人迹罕交遊者空翠拂
衣虛籟盈耳况置身羲皇上不復知有塵世事陵

前古杉十四株蟠拏屈曲枝柯連理明時代其一以
為學宮輒有風雷之異也

舜崩蒼梧葬於九疑出自戴記遷史不為無稽然禪禹
以後何復巡狩是二天子矣且唐虞之制歲周四岳
總在千里之內何南嶽獨至三千里之遙蒼梧且極
南嶽之南無怪古今駁者之多矣至漢書謂南征不
反世紀謂南征有苗案之俱在倦勤之後更不足辯
然則九疑之葬果何為邪唯郭弘農說其理可通最
為善解略云帝王冢墓皆有定處而往往復見者蓋
以聖人久於其位仁恩洽及至於殂亡四海若喪考

瀟湘聽雨錄

卷一

一

妣無思不哀絕域殊俗之人各自立位而祭酸哭泣
起土為冢是以所在有焉亦猶漢氏諸遠郡國皆有
天子廟也

常寧縣北宜江口西岸石壁半屬鑿去出湘口其石乃
悉在江中方正成壘與岸石不異相傳為禹鑿石余
案水經注稱衡水縣南印石其方如印纍然行列者
得無類是但岸無鑿痕爾

義帝冢在郴州儒學之右冢頗高大有自生樹一二株
前為祠祠外有何文簡碑冢中白虎因而名郡詢之
州人亦不知矣

鍾武漢郡國志曰重安侯國故鍾武永建三年更名是重安卽鍾武但易名稱而無兩城兩地然水經注承水逕重安武水入焉水出鍾武縣西南表山流至鍾武縣故城南而東北流至重安縣實分言之

鍾武縣其迹雖介隱顯閒然水經注所云武水入焉水出鍾武縣西南表山者在今衡陽縣長樂都三峯如表今樂山橋之水是也或云渣江上三湖町有古墟卽鍾武故城其實考水經注之語則鍾武當在武水之濱而今之陰陂西渡閒正可作縣場至于三湖町之墟壘四方寬廣不足三百丈必無如此之小城考

瀟湘聽雨錄

卷一

十一

古者以爲古帝南巡之明堂基土人至今猶稱其地曰天子坪其非鍾武故址蓋較然矣

渣江在衡陽縣西九十里入於蒸水命名之義莫考幽明錄載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境內有大查橫水爲怪民爲立廟行旅禱祀查乃沈否則查浮船壞祚乃大具斤斧謀去民累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往視查已移去自此行者無患察此或其義至水旁則屬妄增乃衡人積習爾

水經注湖中君山東北對編山山多篋竹案此山余嘗過之今俗呼扁山蓋以聲相近而誤山甚小湖水所

嘴洞穴望之前後相通儻在陸地瑣屑不足名爾其上童然惟麓稍有叢竹未知中篋材否也衡州城西有伊山又曰桓山上有桓伊讀書臺豈子野舊所逕涉故山流其名邪

湘中記載略塘有銅鈴神聞鐘鼓聲則水變綠魚爲之飛案略塘在衡州西鄉有銅鈴廟銅鈴不知何物揚子方言龕受也齊楚曰鈴是鈴卽龕爾銅鈴廟城中亦有之

丁丑夏遊活溪有窳尊亭址心竊疑之蓋次山所稱窳尊在道州左湖東山巔乃爲亭其上刻銘爲誌今活

瀟湘聽雨錄

卷一

三

溪於活臺之巔鑿一圓迹深二寸許徑六七寸鑿痕宛然銘亦不見自屬後人所爲王新城活溪考削去不載極有見表表遊記乃云次山所鑿漫不加核北夢瑣言載乾寧中書生張璟至衡州犬嗥灘爲廟神草奏事頗詳今衡州湘江十數里上有狗亂灘甚險水聲如吠土人呼喧聲曰亂其卽犬嗥之沿誤乎酉陽雜俎謂衡山無棘唐稱衡山正指衡陽昨分縣命役取棘衛牆至爲難覓余嘗舉此言以證之蔗畦以爲善於解朝

邵陽名起于唐其初則吳孫皓置邵陵郡邵之名始見

乃邑志謂邵召字通召伯所巡行其地為古南國附會已屬牽強至云所遺甘棠明初始伐之百年前樹兜猶存則令人絕倒矣樹根曰兜蓋土語云

濂溪在廬山下周子始名之謂在道州者妄也李穆堂宗伯極辯之愛蓮說鄭東里太守之僑謂意義淺俗氣體卑弱絕非通書太極文字有辨甚晰今湖南州縣往往有愛蓮池亭且有載入志乘云昔周子愛蓮於此者可笑之甚

瀟湘聽雨錄 卷一

三

瀟湘聽雨錄卷一

瀟湘聽雨錄卷二

廣陵江昱賓谷著

古今詩話云慶歷中有閑人遊嶽謁主簿郭及甫視其刺羅道成也自言郴州人問郴人言有真人乘白騾行石壁上迹至今存案石壁在州城西南三里許余嘗過其處少憩但路亭一坊大書曰駱仙嶺得無以乳為穀亦操土音乎

常寧縣城外雙蹲書院左為學宮舊基面臨宜水際水有巖因土名不雅馴康熙閒縣令張菊人芳為易名曰學巖相傳巖穴深不可測磨厓為宋人題名字大

瀟湘聽雨錄 卷二

一

約五寸多漫滅可識者令□丞□巡□□嘉佑三年□□放舟同遊云云巖上舊有亭基蔗畦為書學巖二字碑立於上

雙蹲書院距城南里許院後兩石對峙若蹲距然石上八分書題刻雙蹲二字宋王居正襲益鄉讀書處王師南軒襲師朱子皆常寧人明時建書院其地蔗畦至為之捐給膏火延師課士稱盛

石鼓山朱子題為一郡佳處好事者品目為八景曰窾尊藏雪山下有石中空凡雪涉春始化曰孤藤夾岸潭下有藤由西岸牽至東岸明時漁人於水底見之

曰枯枝映月書院西一樹半生半枯月映晶光如玉
吳逆伐之曰寒潭濯足江亭下餘地仙人濯足處石
有遺迹明時建濯足亭曰真仙遺迹七賢祠右石有
仙遺迹迹曰靈洞昭感四方祈禱洞中徧刻姓名曰
石鼓兵占石鼓鳴有兵革曰縣崖曉日東巖初日如
金愚案石鼓如西谿崖閒唐宋題刻皆真確不磨之
迹反不之及而徒侈水底之藤半枯之樹以及荒唐
足迹層見疊出殊覺近俚然即此標識亦可想見當
時石鼓之勝

衡郡花藥山志稱黃葛鍊藥于此五色禽棲于牡丹樹

瀟湘聽雨錄

卷二

二

下宋寶佑五年建寺友人云今殿上一碑述住僧瓊
俊爲宋高宗弟遭刑州郡守盧景魁逮繫獄潛命獄
卒王佑馳書叩闕有旨罪盧族誅即授獄卒以郡守
改刑州爲衡州云云僧書帝旨鄙陋不經公然大書
深刻令愚夫婦指說贊嘆據爲典故予初不之信及
往觀之不覺絕倒

李忠節芾故宅原在衡郡城中後爲郡學因建祠學旁
以存故迹明初以學改雍王府遷學於西南卽今學
地忠節入主鄉賢祠而專祠不復建乃建於石鼓山
與武侯祠相並蕭蕭丈室已爾今不知者輒指石鼓

爲故宅矣夫城中故宅旣不可復播遷城外僻陋數
椽已嘆削也滋甚乃群主輝煌屬次排列忠節一主
幾無容處詳視之無非數十年來郡守之長生位考
諸治績不但非龔黃卓魯且猶有被人指摘者先後
山長爲曠岫嶮太史敏本李振南明府繼聖林半霞
太史學易余皆與言之浩歎而已安得有力舉而投
之烝流之濁

直釣巖無械仙翁隱處在耒江上游九十里舊名鋤雲
洞今洞門有 國初人題曰飛龍洞洞內穹敞石乳
四垂秉炬而入其石有天然龕座獅象龜鼉鸚鵡鸞

瀟湘聽雨錄

卷二

三

鶴之類又有雲則縹緲層疊田則畦稜井然水則蹙
皺如波紋滉漾中行若牀者傳爲龍所蟄也隔一竇
透光若井石質滑瑩直上千尋俗稱通天塔謂龍由
此上昇也多蝠大六七寸見火炬輒拍拍散飛右一
洞若房隆冬煥如可釀酒云洞初爲江沙淤塞明天
啓初道士采藥見有一隙蒲伏探之因而疏剔近水
一石壁洞靈源三字署爲漢佐張良書未暇深考又
浦南佳處四字元至正六年李從善書又一詩爲宋
進士李芮字秀穎號夷白作詩云無械仙翁去巖垂
直釣名重開茅葦塞仰見斗山明便覺天光近從教

俗眼驚登臨試一覽心目得雙清乾隆壬午春兩過之因紀其槩

觀音巖在未陽東潯江之濱巖高峻如寶幢為閣七成緣巖構架而上石洞層折如螺有生成觀音像明永樂間未令王道赴任時夜泊洞庭夢女子曰吾潯江女也屬君明旦勿渡湖次早果大風行舟胥溺道以夢獲免下車索謁至今香火極盛

燕泉在郴州城外里許何文簡以之自號有記載餘冬敘錄嘗過之池亭都廢惟野田積水一碑署燕泉而已

瀟湘聽雨錄

卷二

四

壬午春從吳雲巖學使案試永州既竣莊謚菴明府邀遊西山余適以畏雨不往雲巖云乘興而來忽焉終止歸時何以誇愚溪澹巖之勝因訊以詩云深韜采筆坐書城分付流鶯自在鳴莫是為他遷謫地不教更占柳侯名余答云看山得得向芝城無那山鳩逐婦鳴比似劉伶雖不醉當時何害酒為名
永州山水昔所心慕雲巖相招至再壬午春同往試竣適以別屬期迫其興遂闌故雖澹巖三十里之近亦不欲往次年太守朱龍坡先生瑛知之雅欲為余裝糴以償夙契招邀甚力時將謀歸又不果往筆之于

此固見太守雅情亦見余于山水閒非乏勝緣實則勝情終短爾

鴈飛至紫蓋峯必回頭載飛而後過土人謂為朝嶽嶽志云紫蓋峯有石刻回鴈峯三字發於土中湛甘泉遊記祝融嶺為上回鴈峯余謂南嶽七二峯清泉占其五而弁冕一峯尤為名勝奈何又被此種議論橫爭邪

東洲衡郡城南湘水中嶼也竹樹蒙密田園鱗次居民數姓自為一邨風日閒美覺武陵源去人不遠上有藍宇為崇禎甲戌桂藩功德雖頽垣折檻尚足見營

瀟湘聽雨錄

卷二

五

繕之工朱邸裝嚴非山臺野邑可比老桂二株大皆合抱銅彌勒像模塋精好見者生歡喜心乾隆乙卯冬偕戚友及子姪輩放舟往遊今蔣豈石大令一摠奉其尊人遺命倡建書院蔗畦為作碑記
錢邦芑湘水考云湘源廣西自全州而下至楚南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歷祁陽合桂陽諸水至衡州石鼓與蒸水合曰蒸湘其出武陵會長沙諸水逕湘陰入洞庭者曰沅湘此所謂三湘也以湘鄉為上湘湘潭為中湘湘陰為下湘從邑而不從水失其旨矣其論似別

自衡至永郴桂山路險峻一倚陡絕之壁一臨芒刃之淵仄徑單行日程不及百里行旅多乘竹兜大吏輿僮不能用另備竹轎不過投竹兜稍大而布帷蓋爾至於夫役一縣備數百人馬亦不止百匹每一往返騰嶮降深夫馬死傷非一尤險處引曳肩舁者則曰牽夫蜀道之難亦不至是

衡永驛遞最畏日行五六百里公文蓋險仄陡頓單人弱馬設遇風雨暮夜必不能一時之頃行四五十里也近幸嚴禁非不得已無許限五六百里字據然地屬衝途五百里限勢所不免六百里歲亦多有也

瀟湘聽雨錄

卷二

一

楚南之俗山不名山而名仙者比比蓋神類稱仙山有神祠輒以仙代山

祝融爲南嶽主峯極高峻拔地九千七百三十六丈曠响嶮太史有句云諸峯膝下羅孫子四嶽天涯老弟昆一時稱傑

登祝融峯頂則七百里之湘江近出足下一達官登峯舟楫迎面而至艷然怪有司不禁曰何物舟船敢衝突不避屬吏相顧匿笑

柳毅爲涇婦傳書洞庭君是洞庭故有主者今湖中洞庭王廟爲冕服王者像是矣乃竟有塑巾服像者曰

爲柳毅而號爲洞庭神豈水藏龍宮亦效唐虞故事釐降之後遂爾禪受邪流俗不考如此

東安道中石壁斗絕不可攀陟其上有木匣曰兵書匣周沂塘來謙云此何足奇蜀中有此舟上望之風時動葉爾

沈香巖亦在東安距兵書匣半里許壁上舊有沈香一段今支木尚存

辰州江濱山崖閒有壺若酒瓶舟中望之晃耀如銀殊不可解人因名此爲銀壺山荆銘三孝廉自新云假使人可置也斯人可取矣終古猶新所以吾鄉人有

瀟湘聽雨錄

卷二

一

神仙幻語

瀘溪江岸峭壁千尋上有屋宇確磨礱日日用之具無不備連亘絡繹凡數里儼如市井土人云閒亦傾圮然不覺減少但俱構縣崖人不能上不知所道少陵云廣廈千萬閒香山云疲人無處居使二老見之豔羨奚似

清泉水東九十里交圍洞宏敞儼若廳事左石室二右橫衍如廊廡中有石似人偃臥曰睡仙別有石榻長八九尺其上鍾乳四垂種種名相噴泉流成細溝幽穴潛入遠至洞外半里許山壁閒出左右引裂以

周田溉霖雨水漲則有魚從泉出或謂洞內微津自石間滴漉何因有魚必潛入處乃深潭也右壁一穴僅容僕身穉火入者數十步輒以紆幽無所見而出至後穹頂一牕豁然開朗照徹一洞殆別有天焉洞本無名因其地皆種麥故名又城東百里九蓮峯後稍左山上有桑田洞凡三重秉炬而入寬廣容數百人鍾乳下垂望齊冰雪復由一徑若峽曲折而入俯臨幽谷石勢崩崩別具異境再入廓然開朗其上石平如砥高僅舉手旁一小竇劣可通人不能窮其所至也凡茲幽勝皆以地處僻遠僅供里人遊覽世

瀟湘聽雨錄

卷二

八

早知者為可惜云

常寧署西角門常閉不用開則縣境有火災歲丙子錫山秦廣和大令之任未閉者月餘內署遂災僅存余向所住之小東軒今門復閉如初

衡人書字多以意增偏旁日月五行任情驅使山水人物隨手增加如渣查煌王燦同鳩傾海櫛窓棹亭棋具銚銅鐵錫鼎壘墳墓躬自唸念媿稱人婚女媿稱人羊獬兔鹿貓苗羅紗蕊燈心篋快飯菘肥碼頭濟渡若此之類不可枚舉牙僧吏胥固通行無忌搢紳冠履亦從俗難移至書大小大字必加點而讀為

太書太極太字必不用點而讀為大真屬不解以及江張吳胡王黃營雲訓順近正鄧段學若極其同音無別而亨讀鏗青讀槍整讀梗墓讀夢樂讀羅石讀霞成姓讀咸易姓讀亞土音之譌又無煩深責矣

瀟湘聽雨錄

卷二

九

南楚問年皆對以歲名苟非士夫不甚了然於歲數也

又稱慶者必閱十歲又一此猶香山詩已開第七泰行開第八泰之遺

衡人崇信雲霄神稱以娘娘家置一像每有所禱召巫鳴金鼓吹角作諸戲且云神雖女人身而好聞察語於是巫者呼唱猥惡之言至不可耐而男女聚觀諱笑不止如此則神樂必降福衡陽縣志極斥之謂原名營魁山野精魅能營錢營米者也土音營雲無別因飾其號為雲霄爾

楚人尚鬼惟衡則家祀雲霄又有所謂鏗神者於庭隙

覆一盞而闕之以爲門中奉神位去溲溺之處無幾晨夕香火跪拜若童子戲以至官署無不有廟清泉建署時咸議立廟幾若倉庫廨宇之不可缺余獨持不可此無廟之署殆楚南僅見

楚南禳解疫癘巫覡辭章皆豔稱揚州風土之美有酒又香肉又肥之語攬金伐鼓縛船送之嘗聆其祝詞吾揚雖盛奈何爲楚鬼之逋藪乎沂塘云遜齋閑覽謂湘潭方廣寺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民舍影著壁上並此送鬼事觀之一則附楚於揚一則招揚入楚揚爲楚歌羨若此

瀟湘聽雨錄

卷二

十

符咒寄刑之術辰沅爲甚其實湖南在在有之受刑者每預爲作法飲水而有驗有不驗至於化鯁消癰跌撲損傷之類則應手而愈嘗于訟案中屢見其書同一傳本無異其符則春蚓秋蛇其呪乃土音別字蠻方鄙誕之談令人一見欲歐始悟其術惟本地通行過湖則不驗者蓋岳州以北則湖南鄉談漸改爾相傳衡郡花藥寺大殿不集灰塵蛛網常寧湘山寺殿上木枋爲公輸遺迹至今不受采二處皆常到姑志於此

瀟湘聽雨錄卷二

瀟湘聽雨錄卷三

廣陵江豈賓谷著

親耕之禮始於神農路史柳天作扶耒之樂是也案柳天柳人因赤制作耒耜於柳天乃爲扶耒之樂以獻於帝或曰伏羲樂扶耒又鳳來神農樂扶犁皆以音相近而誤且以屬之伏羲獨不考柳天爲何世邪家令君居衡最久蓋梁末流寓嶺南時或至此也有衡州九日詩云秋日正淒淒茅茨復蕭瑟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園菊把黃花庭榴剖朱實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詵詩意全家留滯非偶爾萍蹤可比郡

瀟湘聽雨錄

卷三

一

縣志曾不之及故輯清臬志特載之李善據唐書江都人且云初江淮閒爲文選學者本於曹憲而同邑李善等繼之然稱江夏李善者亦唐書也杜八哀詩作江夏李公邕邕善子也是善又江夏人矣今武昌洪山下有修靜寺爲邕故宅寺後石壁邕題字猶存平江有小田杜氏族稱少陵裔家藏唐宋誥敕二通唐敕云敕襄陽杜甫爾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爲宣議郎行在左拾遺授職之後宜勤是職毋怠命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齋符告諭故敕至德二載五月十

六日宋敕為紹興三十二年授杜邦傑者明時參政
陳壇跋云嘉靖壬寅駐節平江閱縣志載敕尚存於
縣市民杜富家亟命求之唐敕用黃紙高廣皆可四
尺厚如錢字大二寸許偃而勁年月有御寶方五寸
許色轉沈中有碎裂而全者皆為蛇紋矣宋敕用白
綾字用行書類今所傳高宗御書或當時宦官女史
所習也案唐書子美困客耒陽而卒墓志云旅殯岳
陽四十餘年孫嗣業起柩之襄附於偃師然則平江
之杜何自來哉且子美二子宗文宗武宗文早世宗
武病不克葬其父以命其子乃終歸葬於偃師若宗

瀟湘聽雨錄 卷三

二

武遂家於岳則子美之殯不終歸矣或此後子孫復
流寓平江未可知也

臧玠之亂見於正史至衡州刺史楊濟出兵討之則見
杜詩注少陵在潭避亂來衡蓋得之親歷實可補史
傳之所不及

龐居士蘊襄陽人隨父宦衡故衡州蹤跡最深唐書直
曰衡州衡陽人必非無據或稱枕刺史于頓膝而化
則頓固襄陽刺史也豈蘊之終又在襄哉未暇深考
曹松字夢徵天復初及第同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
皆七十餘時謂五老榜撫言載松舒州人乃雅言系

述謂為衡陽人今衡陽志載之

石鼓西谿石壁有劉莘老祖孫題名莘老題云劉摯莘
老來遊跋踏侍其孫題云後百八十三年六世孫震
孫蒙恩來持庾節拂拭舊題不勝感愴寶祐二年秋
九月旦其左又有元貞元年史杲題名又左有大德
十年橋齋史燾拜觀舊題二行蓋效莘老祖孫題為
之也杲壽元史無傳考鄭璧呂仙亭記有橋齋史右
丞疑即燾爾莘老與跋俱見宋史案震孫字朔齋淳
祐中知宛陵吳丞相潛方間居震孫日陪午橋之遊
震孫後以召還有詞留別詳見齊東野語莘老祖孫

瀟湘聽雨錄 卷三

三

題字嘗搨之裝為冊與蔗畦及兒子德堅從子德量
為詩題之寄京師王西莊光祿鳴盛錢穉石庶子載
辛楣侍讀大昕朱竹均編修筠章葑仙編修謙恒曹
萊嬰編修仁虎吳冲之庶常省欽趙璞函舍人文哲
皆為題詠

柳應辰於浯溪有題名有詩歌題名為熙寧六年癸丑
通判永州時書其下作一字如丈字相傳中興頌危
石為怪山僧以告應辰以朱濡筆衣冠坐舟中至夜
怪至伸手入應辰以筆押之詰旦字迹在崖石怪遂
絕明年為熙寧七年甲寅復大書前押鐫中興碑左

高崖上字徑四五尺題云押字起於心心之所記人不能知云云且系以詩有向後有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寅年之句土人搨以辟邪遊者雖不得顏元諸刻無一不求柳公心記致爲之說者推算統元歷數以附會之謂其精於易理余謂此特好尙後名欲於勝地圖不朽而顏元在前殊難爲繼因而別施狡獪使人疑說爾沉零陵志道州志俱載此事另有其地源委亦小異各據爲古迹可知其妄又況文昌雜錄載應辰判鼎州時言魚鯁法用倒流水吸其人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徧飲之卽差可見其好爲符

瀟湘聽雨錄

卷三

四

咒厭禁之事矣

衡陽學傳爲鄭向故宅濂溪周子少依舅氏於衡今學前且有愛蓮池亭考宋史向陳留人並無衡州蹤迹又年譜少孤依舅氏自營道入京師亦非衡陽不知其說何據惟縣令王亞夫屬湯漢作先賢祠記漢述亞夫之書曰鄭向則家於是邦者也亞夫漢與向時代相去未久漢又郡人擅文名不應無考故輯清泉志於學校類存其說人物選舉類則徑刪之宋史忠武傳有楊么本名楊太太平幼楚人謂小爲么故曰楊么余謂豈特么非名太亦非名衡湘人稱

大必太音且書大作太字想草竊之寇初無名字從其生之次序名之則曰大從其幼小名之則曰么皆鄙野率漫之稱爾

趙忠定汝愚謫永州韓侂胄屬衡州守臣錢蓋嘗之暴卒衡郡有趙忠定公祠康熙間趙恭毅碑記謂宜引忠武祠例鐵鑄侂胄及蓋像跪於中庭令人得而詈辱之其論殊快惜無人爲之

寧宗慶元二年紀正月自庚寅日起至庚子書趙汝愚卒於永州汝愚本傳至衡州病作暴薨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永州貶所尙未爲錯若庚寅至壬午一

瀟湘聽雨錄

卷三

五

月中豈不五十餘日乎謬誤極矣

衡郡開福寺在湘東岸爲趙忠定殞所舊於寺南立祠今稱宣靈廟祀宣靈大王極著顯應香火最盛叩諸長老云大王卽趙公豈公之忠不足俎豆千古必待變易名號始能致愚夫婦之饗薦與

開福寺內舊有祠祀向公子恣今木主亦無惟碑尙存乾道八年衡陽縣攝郡事王光祖題名在石鼓西谿有新進士王居仁等是年由郡庠登科之語案居仁南軒張子門人常寧人與同里龔益卿齊名益卿朱子門人也常寧志載居仁登淳熙十四年王容榜進士

蓋誤也應以石刻為正

新田志樂雷發字聲遠寧遠縣北鄉潭田人明末分置
新田潭田隸焉雷發長於詩賦累舉不第門人姚勉
登科讓第理宗廷試策對選舉入事賜特科狀元數
議時政不用歸隱雪磯號雪磯先生後復賜第及田
至今尚存案縣志科甲表自宋以來雷發家世科名
不絕稱右族焉今遇考試樂姓頗眾雷發所為策及
詩賦載兩邑藝文志嘗求之其家有刻本亦止此數
篇又江湖集載雷發江右人豈其先自江右來邪
樂雷發詩南宋六十三家小集載雪磯叢彙五卷中有

瀟湘聽雨錄

卷三

六

題許介之譽文堂詩詳許玠字介之襄邑人南渡寓
家衡陽晚年與江西曾無疑金華杜叔高九華葉子
真同被召有東谿詩彙雷發又有常寧道中懷許介
之詩戴復古亦有常寧縣訪許介之詩似玠又居常
寧今常寧志選舉表有許玠殆即其人

蕭德藻字東夫三山人紹興庚辰進士乾道閒宰烏程
因留家苕上居有千巖之勝自號千巖其詩為時所
推楊誠齋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是也方虛谷謂其詩
有板在永州余乾隆壬午客永時嘗徧訪之不得又
德藻瀛奎律髓作海藻意草書德字似海故譌作海

爾

宋史李芾傳曾祖椿徙家衡州遂為衡人考椿傳歸老
野塘上今衡州城北二十里尚有野塘鋪則椿為衡
人不止芾傳有明文矣

李忠節芾闔戶自焚見諸國史舊永州志載其浯溪讀
中興頌一絕句羯鼓黎園迹已荒斯文猶在日星光
我來細拂青苔石不憶三郎憶漫郎忠忱義氣詩才
清婉若許

虞伯生集父參政井齋母楊氏見山文仲女見山守衡
州夫人從參政與偕時未有子見山禱於南嶽已而

瀟湘聽雨錄

卷三

七

有妊將蓐見山晨興治事時尚早公服坐中堂假寐
夢牙兵入曰南嶽王者謁起肅之而寤聞兒啼乃集
生焉故小字曰衡集嘗言未婚宦時屢夢遊南嶽能
言其勝見歐陽圭齋虞伯生墓志

衡山何克明元延祐丁巳以雲夢賦中湖廣鄉試第一
今其鄉李丹峯宗榘謂克明墓尚存有後裔郡西鄉
族則其分支明隆慶時上高令名道從以來支系頗
盛余識筠軒文學啓良詩賦工擅可謂能世其家學
石鼓有七賢祠祀韓朱張及郡人二李氏及濂溪勉齋
也不知何時去濂溪主而易以宋大儒豐川葉先生

之主分縣以來詳詢莫得後檢明史葉劍豐城人弘治進士南刑部主事武宗立陳言忤劉瑾削籍歸講學西江瑾誅起禮部員外未聞命卒學者祀之石鼓書院云今衡守饒惕齋先生亦豐城人乾隆壬午郎君歸訪於葉公家藏有文集並石鼓遐思錄始得其詳蓋歸後來衡設教石鼓即卒於書院至嘉靖二十一年入祀二十三年奉檄塑像與諸賢像並列二書乃其次子秩來衡衡人士爲之鐫刻者於是始改木主宋儒之稱並增濂溪之主祠榜去七賢之號稱先賢云

瀟湘聽雨錄

卷三

八

明衡陽劉大司馬堯誨總制兩粵時粵西八寨爲梗先是新建伯王守仁旋勦旋叛堯誨至調土兵定之酌善後七策磨厓紀功汪道昆文周天球書楚人重之與中興頌並嘗於其孫觀城文學處見之惜止一本不忍奪云

李世鼇漢陽人萬歷中守太倉州廉能有聲罷歸將解纜有道士求附舟世鼇納之行數日忽羣盜來劫不知其無有也舟中人惶懼失措道士徐起出雙鉞圓徑五寸許繫以銅索迭爲收放如電光閃爍刺二人於水餘盜遂散道士袖鉞前曰吾乃公部民感公廉

知歸途有驚願爲衛此去無恙矣公好自愛請從此辭長揖徑去

按察御史劉熙祚南京人崇禎癸未流寇張獻忠據衡州劉以死自誓九月二十七日題詩衡州官署而死倥偬軍旅已逾年家室迢遙久別顏南北骷髏同作壘湖湘官殿倏成烟鵲血不成無冢骨烏啼徧集有孤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又遠別鄉關又幾年今顏非復舊時顏山川草木俱含淚貔虎旌旗盡作烟老婦漫勞尋蝶夢兒孫切莫種書田菘弘化碧非豪事耿此孤忠向九天案熙祚明史有傳

瀟湘聽雨錄

卷三

九

未及題詩事此詩雖未工其忠義之氣殆凜凜不可磨滅

衡陽陶經初大令易劄記云南昌徐巨源世溥崇禎進士鼎革不仕其戚鄒某延之家塾方入館途遇怪風攝之入雲及下見袍笏官吏迎曰冥府造官殿請題榜書聯世溥不辭往應之事竣冥主籌所以謝世溥請爲母延壽許增一紀又私向執簿判祈查已算判曰此正命簿也別檢火簿得之世溥大懼白冥主祈改冥主曰此天定也姑徇子請但還時須記明時日毋近火以避之世溥辭謝而還至鄒館人驚詫曰數

年何往兩輿丁久以疑案繫獄世溥白於官得釋時同郡熊雪堂文紀以大司馬改少宰家居治具招世溥飲勉就之酒將闌文紀以痞疾復發告世溥曰古有太宰語今又有少宰痞邪文紀不懌而入世溥臨去書千山鳥飛絕一詩於壁四句逆書之以句末乃雪翁滅絕也文紀大恚後世溥憶冥府言作石室於西山巖糧避火時有劫盜橫行文紀遣人揚言於盜曰徐進士窟重金於西山可掠也羣盜跡之以燒鐵編烙其體而死雖云數不可逃亦輕詆之有以自召也乾隆庚辰委勘耒陽旱災聞大令徐介亭說世溥

瀟湘聽雨錄 卷三

其族祖也

衡陽王而農夫之先世本揚州之高郵人明永樂初其先官衡州衛遂為衡陽人夫之崇禎壬午舉於鄉後隱於邑西之船山因以自號卒祀鄉賢著述甚富潘學使宗洛訪其遺跡為之立傳子焱焱皆績學有文敵刻船山遺書正蒙註四卷老子衍一卷莊子解六卷思問錄二卷楚辭通釋二卷說文廣義三卷夕堂永日緒論二卷南窓漫紀家世節錄柳岸吟落花詩雁字詩做體洞庭秋侯解前後愚鼓歌梅花百詠各一卷並經義一卷凡十八種蔣方陳文學一壺嘗覓

以畀余餘書借多散失

漢陽李雲田以篤太倉牧世鼈孫也負才不遇縱遊吳越所至追歡買笑媚人寶鏡婢曰掃鏡相與博弈飲酒詠詩鼓瑟樂而忘反自號老蕩子合肥龔文毅為賦老蕩子行一時名流皆有作其冊漢口王櫟門得之余嘗獲觀前輩手翰信可珍也以篤子序韓寶鏡出字原漢以丹青擅名

瀟湘聽雨錄 卷三

七

城而誤有孫教授為余言李自成竄澧州因詢故老聞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驛隨十餘騎走牯牛壩在今安福縣境復乘騎去獨竄石門之夾山為僧今其墳尚在云余訝之特至夾山見寺傍有石塔覆以屋塔面大書奉天玉和尚前立碑乃其徒野拂文載和尚不知何氏子徧問寺僧一老僧年七十餘尚能言夾山舊事云和尚順治初入寺事律門不言來自何處其聲似西人後數年復一僧來云是其徒乃宗門號野拂江南人事和尚甚謹和尚卒於康熙甲寅歲二月約年七十和尚臨終有遺言

於野拂彼時幼不與聞寺尚藏有遺像命取視之則高觀深頤鵝目螭鼻狀貌猙獰與明史所載相同自成初僭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後復僭號新順王其曰奉天玉和尚蓋自寓加點以諱之而野拂以宗門爲律門弟子事之甚謹豈其舊日謀臣相與左右與明史於九宮山鋏死之自成亦言我兵遣識者驗其尸朽莫辨而老僧親聆警欬其西音又迥異也爰臚訪聞備書俾後有參考云

僧石浪號破門能詩善草書爲懷素體本揚州人結茅於衡與樞巡彭禹峯而述友善彭有中秋前二日粵

瀟湘聽雨錄 卷三

主

署桂花盛開同胡方伯黃觀察衡僧破門飲詩云桂林恰值桂花開難得相逢共酒杯萬里蠻鄉同作客一城黃葉此登臺天邊宦迹僧能到嶺外秋聲雁不來明月況臨金粟夜莫教漏鼓更相催

清泉東五十里地名方塘舊傳有姑婦爲兵所迫行至中途同躍死塘中後屢見夢於境內之人自言姑婦全節事其姓氏不可考亦不知屬何時而貞魂之家喻戶曉殆有不容泯滅者亦可哀矣羅明經捷勝言

瀟湘聽雨錄卷三

瀟湘聽雨錄卷四

廣陵江昱賓谷著

康熙甲子從祖辰六先生令益陽於郭外建十九賢祠承先曾祖青園府君命也自周三閭大夫漢長沙太傅遞至宋朱子真西山辛稼軒以及死難之李忠節芾明提學蔣信凡十九人按昔五賢祠爲盛邑士啓請先曾祖留像祠中曾祖命從祖啓辭之語義懇到益人士至今能誦之啓云讀書而懷先哲擬置身大雅之林祀古而志前徽肯自棄典型之外矧諸君共推天生我詎賤子獨後於他人論守土無聞愧師長

瀟湘聽雨錄 卷四

主

之民牧幸過庭有訛凜臣職於子衷雖當塗畫之期彌切外霜之戒舜章服而勿製謂朝廷之優禮至矣吾庸誇身首之榮慨賢祠之就頹懼草野之訓行忽焉爾其爲亢鳩之策賴集士夫之嘉惡構成賢達之美輪自周漢而逮元明姓氏輝煌於史策由文章而溯忠義智愚景企其風規庶爲後學津梁非任迷途後轍雖曰家嚴有命亦緣興志僉同乃時賢仰止情殷直欲以長長者長我老在賤子恩斯念切甚願以賢賢者賢吾親卻幸諸君及見其父不知臣父清畏人知急難如郭解而不留義俠之名賑施似伏波

而曾無財產之積。辭薦揚於當道。不羨法真之世師。廣容接於士人。自晦李膺之風采。撫孤勸學。擬之希文。置田。柳成分宅。無以踰茲。慕德向友。即使州崇叔度。里頌太邱。篋以加矣。是皆鄉黨之所熟見。均為大人之所勿居。今蒙雅意諄諄。愈退然其自抑。旋承訓詞。惕惕寧隱。然而不揚。以祀典載在春秋。不舉惟長民之責。而學業本於賢聖。景瞻生事上之忠。既奉身而許君。敢顧私情。以邀名義。况象賢以勵俗。可誇一得而銜家聲。雖一生無不可以告人。而此衷猶恐涉於阿好。且十九賢中。繁獨無父。難繁推其本原。即紳

瀟湘聽雨錄 卷四

二

士大夫誰非人子。欲獨隆其報答。不能以一邑之痾鰥為己切。懼勿以百世之指摘為身憂。儻違慈父之惓惓。何惜走南山南而北山北。故申家言之懇懇。願勿泥見所見而聞所聞。百代之禮樂斯存。千秋之政刑是式。固非一時一邑之私論。敢求知我愛我之深情。若云薄待其親。賤子不敢辭其責。乃或養不逮志。吾身將誰誘其咎乎。謹啓。

周藩園士儀。鄱縣籍。衡陽人。今隸清泉。所作野獲。未見其書。其史貫乃蔣學使永修。序刻今聞板。又零失。亦不獲覩。其孫命申文學。能詩。貧且老。謀刻遺書。卒不

可得

祁陽大令楊桐鵬。玘言其伯氏若楸。為臨洮守。赴任前夕。夢至一處。乃楊忠愍祠。忠愍告以為人所侮。求治之。入後又遇其叔立檐下。欣相接。遇道家。常如平生。及寤不解。抵任後。例謁忠愍祠。忠愍曾貶其縣典史。故也。入謁。果見有老僧象軸。縣蔽于前。因懲責主僧。碎其象。後堂祀關公。檐榜浩然正氣四字。浩然其叔父名也。

桐城石曉堂為衡陽贊府。言其鄉錢旭昌。需次都門。夢一棺前。和題云四川蒼溪縣令錢旭昌之柩。覺而惡

瀟湘聽雨錄 卷四

三

之詢。諸吏曹云。地有任者。未需代。因而稍解。乃選期。及而蒼溪。真缺。旭昌恰得此縣。乃大愁。憂勸者。譬說百端。勉強就道。後閱八年。果卒於任。

衡陽大令陶君文登。人言其鄉呂兆龍。右掌黑而毛。畏人譏笑。自諱之。常袖右手。一切事用左。雖作字亦習。而安焉。會鄉試。隣鋪生有所祈。丐兆龍。忽遽誤出。右手生異。而執之。兆龍迫欲藏。生執愈固。急詢云。君名。若有龍字。今科必第。兆龍道其名。生始釋手。賀曰。君必第。且二十六名。因告以元旦夢發榜。諸名不可記。憶惟第二十六名下。無字。乃畫龍而黑其右爪。今見

兆龍手有省云及榜發不爽卒之兆龍無他表著止於一第何所關涉而曲爲昭示若此

常寧彭月庵少時病勞瘵危亟一道士至門少憩家人告以病狀道士眎之曰此非鑿藥可爲我治之易易爾於是令扶病者坐牀上道士跣趺對之終日默然旬餘病者自坐不復須扶又旬餘飲食漸加久之諸病悉退如常道士辭去約月庵以月日至南嶽後山當有以授之至期父母不欲其往遂罷月庵愈後五十餘歲始歿嘗爲段君芝園永孝童子師芝園爲子言之

瀟湘聽雨錄

卷四

四

徐聚倫仁和進士雍正三年任衡永道衡州人病疫聚倫至病家摩病者卽愈後不及徧至用官銜關防帖病者門亦愈由是疫遂止見雍正衡陽志

清泉鄉先生風格之高者吾識劉省齋觀察良璧退居田里門臨湘水足不至公府惟以教子弟課農桑爲務初雍正甲辰第進士以才能榜下授官連江令歷諸羅龍溪擢南勝同知臺灣知府陞巡道艱歸服闋補興泉永道以病乞休所在巖疆海域十有七年燦有成績著震東紀略七卷其中因時因事經理權變皆素有揣摩之言非同倖中允足爲後人視效不獨

任閩海者所宜知也

清泉雁峯下輦圖巷洪姓妻爲狐所祟生一子狀若獼猴頭尖身長三尺無智齷渾淪如真木僅有左耳右目左鼻右手左足手足指甲尖長如狐爪欲棄之狐空中語曰汝家豐裕賴此子棄之使汝敗亡爰懼而乳之長飼以飯不知飢飽不能行走間亦跳躑其家以布絡之溲溺皆母提抱不能言語但呼叫若貓聲見生人輒大叫惟母是依極畏犬生後其家畜犬無故死蓋狐制之也此物閱三十餘歲而後死狐亦絕迹至今洪姓夫婦年七十餘家頗殷贍初衡人駭異

瀟湘聽雨錄

卷四

五

往觀不絕久亦淡然不以爲奇婦孺皆能道之署中劉媪與洪切隣習見之言之最悉

餘姚翁州守運標父大環邑諸生與友適粵泊舟祁陽之新塘失所在同舟久索不得意必他往因返其行裝越三年其妻以憂思而卒遺州守與兄運槐俱鬻亂旣州守籍邑庠同兄尋父留連湘楚其姊遣人召之歸雍正癸卯州守成進士思父不已刺血書狀禱神啓識得詩云扁舟風雨泊江關兄弟相看夢寐間已分天涯成死別豈知意外得生還兄弟得詩喜甚各敕妻子依外家女亦適人誓不見父不歸自浙之

粵備歷險阻無可之矣回至新塘於岸上古廟日夕
哀籲忽土人鄭海還者言及其弟海生昔年被溺憑
已溺之尸浮出因負至水次蘆葦內共葬之白沙洲
言其貌與大環符年月亦與大環泊舟時相合特日
差後爾海生之妻收得鑰匙囊是海生所憑之尸物
因刺繡工藏之未失州守兄弟遣使持歸示其妙果
昔年手製奉父者以故鑰驗之一投即啓于以信生
還之讖應於鄭氏兩名而精誠所至靡不通也乾隆
八年州守爲武陵令十一年建祠於新塘旋擢道州
守距新塘更近歲得瞻拜人以爲孝感

瀟湘聽雨錄 卷四

木

清泉南鄉排山有朱世裔者結廬湘岸種植自給乾隆
十四年九月百齡初度遠近醴錢稱祝約六百餘人
室莫能容布席野岸世裔列上坐歡甚因言昨一鴻
衣羽裳之客古貌美須髯贈以摺疊扇寘案而去追
送失所在衆異之請見其扇無字照之內藏六字云
三四公歸闈風衆亦莫解俄有他縣尉羅光泗者舟
過見衆詢之告以奉百歲觴光泗欣羨登岸與世裔
見世裔謀設席款之入內忽仆地亟扶之則氣已絕
矣衆乃悟四公者俗稱縣尉之辭且其姓名皆有四
字百歲之老於其臨盡預曉以期亦異聞也唐孝廉

傳教言

常寧郭氏五世同居家無異財門無異烟一切秉於家
督力耕者多閒有讀書應舉者近已二百餘丁將七
世矣所居名義田地與人適稱云

湖南方伯楊公廷璋將陞見寮司公餞演劇爲三多故
事中應有五蝠時忽有真蝠獨大飛遶方伯冠上良
久不去衆以爲慶乃入都卽有浙撫之命未幾陞浙
閩制府後且居端揆湘楚人至今傳其事

周易山湘東賈也有傭董常以積歲傭值屬爲存息後
常老病易山以本息還之勸其歸常泣曰吾幼失父

瀟湘聽雨錄 卷四

七

母鮮兄弟依主二十餘年主家吾家也笑其歸本息
以酬主易山曰汝半生苦積吾義豈可受爲汝種福
田可常卒易山具衾棺以葬餘金告鄰里爲置田於
開福寺衆以狀白縣令蔗畦爲判檳背云董常積勞
報主無負於生前易山尚義薄財不欺於死後洵兩
善之濟美宜衆好之從公布地捨金非同佞佛垂休
勒石用以風時

常寧王霍霖萬澍少爲名諸生年三十棄業遊山水間
考訂湘楚古迹極有根據文筆峭潔嘗取正史自漢
已下有涉於湖南者仿綱目義例泐爲一書曰湖南

春秋自神農氏至秦不能編年別爲一書曰衡湘稽古惜多病年四十八歲而卒其書編緝至隋止其唐以下皆刺取而未筆削病中常以爲憾余以史家類以絕續而卒業解慰之易簧時屬其友李苗蟠如湘謂於余有平生知己之感屬爲敘之其家刻稽古以行春秋亦在謀刻未知能就緒否也

長沙湯君樹嘉傲居閩館巷一日庭中東牆頭火衆驚撲滅旋起於西又撲之堂室屏障衣履箕帚之屬靡不以次燬然數日間男婦皆在撲救之會但不爲災爾鄰人云火非一日矣初屋爲靈官祠地祠遷屋外

瀟湘聽雨錄

卷四

八

遺一樹屋主伐去且爲廁於上以厭之湯君召巫卜之果靈官爲祟乃毀廁謝罪於祠火遂止此蔗畦在長沙親見者

乾隆庚辰九月蔗畦在清泉設廳收訟牒有陽甲以強牽耕牛事稟蔗畦納之令應名而出乃甲忽若癡極口呼冤稱我名陽舜日求爲我申雪閱其訟辭竝無舜日名且不過牽牛口角何故稱冤因加詰問卽自稱甲本名如常若不知有舜日名者然察其神色有異放衙覆訊盡吐實情蓋舜日正月閒因田產求索陽克三及克三子正也爭執閒毆擊舜日至死舜日

無親屬止有母劉氏因舜日貧不能養久歸前夫劉姓子度日克三賄求劉氏勿言遂將舜日尸棺掩埋是舜日竟無一人爲之首告者甲舜日疎族正月私和亦曾分賄舜日精靈鬱而不散或藉甲控告附託爲言與後蔗畦爲發其事各正以罪一時傳播

耒陽最稱難治邑居殷賑而官獨貧奉新徐君維綱莅任數月吏民皆服之但性行質直不借於時值邑旱經理裁務井井有條惠均恩洽反以他事被劾識者惜之變產完公仍多負累其弟太史維綸復變產來楚代償絕不以累同僚兄弟同舟而歸浩然自得大

瀟湘聽雨錄

卷四

九

令之廉直太史之友愛當於古人中求之爲迄今所罕見

秦帖齋副郎朝舒護送安南貢使歸國途閒接見一以禮不私常以人臣無境外之交謝之經過供夫馬外絕無所受使竣過衡有以方物託寄都門者卻之曰殷洪喬豈寄書郵邪其風槩如此

蔗畦南楚同官余多辱締交而桑桓顧君雙溪激浦陶君揮五兩君緘素常通轉未謀面歲庚辰雲巖學使案辰示余適未從雙溪書來悵望若失壬午秋以兒子德堅姻事寓長沙回衡次日而揮五至謂蔗畦曰

所不可解者松泉與學使蹤迹徧湖湘而獨不至辰州有事會垣而余又後至豈非恨事誌此以見兩君相愛之雅

瀟湘聽雨錄卷四

瀟湘聽雨錄

卷四

十

瀟湘聽雨錄卷五

廣陵江昱賓谷著

清泉丁乾齋世居白沙工草書善鼓琴少為諸生晚年入南嶽遇異人授導引術昨遊金焦渡江至揚州而返為詩歌以贈者歷疊成數冊余欲仿四清社友送衡山琴畫張道士體不得因成長詠禹篆七十七湘弦二十五長與芙蓉作城主浮玉遙探瘞鶴銘登登斷壁傳牧聲寒潮捲送醉翁操龍蛇壁上飛縱橫琳琅縣入鶯花市終日據梧還隱几鴈迴書遠歸夢濃彈落幽蘭洞庭水明牕塵在斜日趁赤松壇下嬰黃

瀟湘聽雨錄

卷五

一

姿五禽作戲寧愛鵝胎仙三疊閒婆娑碎卻人世筆琵琶自鳴自止雲水窩笑拾榴皮揮壁窠老復丁家題白沙瀟湘一曲抽新筍葉葉春符亂隸蝌衡州丁氏自澹筠太史一燾後羣蜂風雅而旭堂文學正景莘堂文學正野清沙解元姓皆自幼從宦江蘇其有韻之言風格又別更屬後來之秀庚辰秋余苦滯下治之而愈辛巳正初雪夜醜寒忽詣廁踰者數數不堪其楚黎明召暨鄭君文思診之曰非痢也妄投痢藥不可為矣用外麻芪附之類一服而愈後以方書示余曰此疑寒氣陷爾蓋參酌外陽

除濕湯也衡湘鑿術之精如此後復知一人曰杜書山關覽該洽奏效亦神

羅奇生清泉東鄉人年九十一終弟國望歲癸未年九十四存姪從李年九十三終妹從許年八十九存四人同母生素行皆敦愬無疾長年之慶鍾於一家手足閒洵稱人瑞陳南莊明經朝簡言

蔗畦於永州尋八愚諸迹導僧稱子厚若今部民稱貳守者然錢籜石太史載于次公比部雲峻兩君典試粵西歸而過永訪山谷書於澹巖僧指云此黃大人書異日過衡各舉以為笑夫永州懷素所嘗槩桓風

瀟湘聽雨錄

卷五

二

流所到綠天庵石皆作蕉葉皴何今之頭陀率為亞羊且工勢利邪

有張大家者孀老且貧寒栖江夏善畫工詩以筆墨自給雪中句云不須更作迴風舞寒到蓬牖已十分風況清絕潼關楊迂谷大令鸞傲居武昌時知之惜不詳其里居姓字矣

迂谷有女阿緝從宦醴陵時甫六歲於湘江舟中嘗口占云月明夜打魚迂谷賞之以為有詩情因課以詩頗嫻吟咏蔗畦為作小印題云迂谷愛女屬為作名印偶爾落筆乃入醜拙一路豈拈出山石句為女郎

詩增長氣格邪

曾孝女名衍綸山東長清人隨父尚增之郴州任女曉大義性尤孝學使毛侍御以同鄉聘為子婦母張氏疾女侍奉晨夕閱四載至乾隆戊寅女年十五臘月二十三日張病轉劇女勞憊亦甚母憐之令臥使嬖侍已女佯應之就帷幕外坐而假寐嫗就牀前爐焙衣倦臥衣燬火及几榻女驚手撲不滅與嫗呼救時夜午寒甚家人寢熟聞變起毀門入火已及帷幕張呼掖女出女號哭挽母臂不舍家人救尚增出復奔救女女哭且呼曰救夫人我誓與夫人俱時張已在

瀟湘聽雨錄

卷五

三

烈燄中女猶手捧母面哭不止尚增大呼女速出卒從母以死火既滅求其骨女抱母骸卒不可得解一時人士以為宋共姬不是過也作為詩歌以哀之柙人為立孝女祠在來鶴門外余嘗謁而弔之

耒陽薛姓女許字黃姓子嫁有日矣忽病疫垂殆昏瞶間有白須老人徧拊其身至下體女羞澀作厭語白須迫以物納之而去女大啼父母驚眎之轉而為男病遂霍然遠近傳其事陶經初明府與鄰令張君過耒屬耒令介亭徐君喚之至署驗之果男體也但面貌聲音猶女子態未改其實薛有二子得此為三造

化殊不可測乾隆庚辰秋陶徐張三君在清泉署看
弈軒言之

安鄉令金匱鄒君健出其聖善倪宜人素玉字無瑕冰
壺草詩詞清婉不媿大家宜人卒年三十四子三人
長儀次侯又次則大令也今集乃其昆季副墨以行
者有子誠足貴哉余室陳早歿有閨房集為吾姻許
綠淨夫人敘刻昨在長沙書肆見別裁集選入數首
或可挂名不沒因讀冰壺草附誌之

連姓作名楚人極多嘗於考試見之若姚黃魏紫文昭
武穆祝文賀表陳宗器衛聖朝林中鹿石上麟楊生

瀟湘聽雨錄

卷五

四

華柏振柯文郁郁高峩峩此類不一而足更有不可
解者如武敏歌取生民詩殆未深釋邪

楚姓歐陽者眾望出長沙又陽姓出右北平又歐姓不
知所出疑或廬冶子後以音同而作歐邪三姓皆非
一族土俗稱謂歐陽止曰陽或止曰歐行文則不涸
也又單姓單襄公後復有單姓音丹本虜姓亦非一
族作字雖同一單稱謂則丹禪各音也

區姓廣韻豈俱切後漢末有長沙區景又烏侯切古善
劍區冶子後今郴州有之案今楚南多非土著二姓
於豈俱切者間有一二其烏侯切者絕無蓋縱有之

則字亦作歐固與歐陽之單稱歐者無以別也

後漢書段熲其先出共叔段顧寧人駁之謂古人無以
祖父名為氏者以為出自段干引史記老子之子宗
為魏將封於段干余謂不然古人姓氏所出多塗通
志氏族略最稱獨得其中臚列以祖父名為氏者凡
二百餘姓悉根典籍詎曰無稽顧氏蓋本風俗通又
路史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為氏之言且呂氏春秋段
干木亦稱干木也要之謂段本段干亦無不可而必
謂無以祖父名為氏則未免執矣況史家族系必本
舊文蔚宗何至妄語嘗以語段芝園孝廉答曰寧人

瀟湘聽雨錄

卷五

五

斥後書為不通氏族略何足當其一盼古人親盡不
諱安知立姓時不已去共叔五世邪君謂本段干無
不可自是不關己事獨不顧人家本源率爾為此兩
議騎牆之說乎相與洪晒

淮玉篇已載之莊子平中淮是也北史仇儒為趙準造
祇言有淮水不足之語蓋亦作淮今官府文書若作
準則反訶錯誤客有謬解宋時去十去點以避萊公
名者時歐陽竹淫侍御正煥在坐余因戲之曰君家
信本書溫彥博碑言為淮的正無點無十定是怕觸
忤寇萊公相與齒冷客終不悟

宮觀之觀去聲元次山魯女觀詩叶入平韻偶舉以問
王壘圃萬壘壘圃笑曰唐人敢問他來平讀陸務觀
者固不爲無本

竹垞太史謂杜律之細不但押韻無同紐之字卽七律
之三五七句落腳字亦必上去入閒用必無重複嘗
述於坐客爲我輩深媿時有唐詩在案頭蔗畦默然
翻閱至輞川仲初諸七律忽舉示客曰少陵詩祖自
當遜彼一籌若王維王建我爲彼足矣無不發笑
衡湘人士因考試用詩爭執費李振南明府之門明府
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若必祈講授則此道或可不

瀟湘聽雨錄 卷五

六

學而能斷不能由教而入也明府此言非會心人不
解

壘圃問余以長短句余曰武陵溪別一天地卅土罕津
逮何由鳴柳爲導爰以曩所論次精粹詞鈔示之蓋
難言之又不欲虛所問也壘圃受而循諷淹日夕旣
而恍然曰吾寐方覺矣自前明迄今諸號能詞者殆
適郢而首冥山自詡邁征而不悟塗之南北也幸入
勝境當不至迷其故處獨怪君方輯注草摠玉田一
家之言茲則自有詞以來至金元而止提唱正宗有
闕絕學匪細奈何反終祕之而不刻以行世其相賞

如此解人難得良友一時印合之情有不可沒者所
宜誌之勿諉

茶陵彭擬陶心錦幼以神童名九歲時里有朱先生者
戲之曰彭童者一身土氣能對否應聲曰朱先生三
箇牛頭一時驚異後受知州守熊應昌其籍籍漢
陽邑校遂家焉

彭念堂湘懷擬陶之子工詩嘗掇刻杜茶邨詩行世昨
聞念堂已作古人深爲悼歎其自作摘錄數聯於此
層城初過雨澹月欲爲烟江連揚子大山到皖公平
晚蘭開檻外湘水到門前雲含兩城雨笛響一江秋

瀟湘聽雨錄 卷五

七

門餘三日雪燈負一年春人聲多在水樓影不禁風
官閒秋滿戶客醉酒盈衣白雲起何處黃葉落無聲
嚴城秋色裏匹馬水聲中野樹鳥雙下斜陽山萬重
塞風吹野黑積日照人黃帆影來雲裏龍鯉過雨中
歸安戴農南永植作宰湖南因有一市孤城半夕陽之
句人稱戴夕陽其汀風閣詩貫穿全史長於斷制如
南徐懷古云三吳士馬能無恙百里菰蘆大有人昭
關云爲報父兄甘載橐與人家國漫吹簫淮陰祠云
面背動關天下計死生不出婦人謀宋玉墓云滿地
干戈秦虎豹荒臺雲雨楚君臣峴首云作督荆湘籌

典午隔江吳越視同寅橋李亭云吳越江山多入手
英雄兒女話從頭真西山故里云東朝自搆新恩禍
南宋寧從理學亡粵中懷古云下瀨樓船天子詔蠻
夷君長老夫臣鴻門坂云劍花已蝕樊侯盾玉斗能
生亞父疽雜之獨漉堂集幾欲突過元孝

乾隆壬午春余從雲巖學使於衡州試院將按永州余
暫歸清泉署次日買舟追赴于祁陽中途雲巖用昌
黎合江亭韻作詩相待云別君甫二日勝踐事已左
扁舟感叩須好風思咳唾豈無同心彥歡情託參佐
之子期未來欲餽詎可貨暝投孤嶼泊側想千帆過

瀟湘聽雨錄 卷五

八

夢裏尚遲君依稀履齒控朝來傳好語檣燕屢鳴和
江郎瓊半分陶家力一箇溯洄亦阻長君來忘坎珂
祇乘剡溪興不戀彭城臥念君住東軒令弟最吏課
謂蔗畦耐官理宜爾留滯勢豈那君方舉龍文健筆
明府振羣懷著書排俗說一字國門播文如繁露醇詩笑
東野餓憐子遠追逐敢以得士賀三年乘輶車舊學
益荒情江山空到眼賓客鮮驚座同心喜蘭芬析理
已的破跌宕風月閒誰能即塵泥余亦即和答一時
同人皆有作至永雲巖復疊和數篇命吏抄錄成帙
郵寄蔗畦屬入清泉志雅情逸興至今思之洵屬前

輦風流不可多得

庚辰春重開西溪道不由書院直達合江亭勝槩頗覺
一新修理需石或議亭內外碑如插笏有駁蝕無一
字者信可毀之蔗畦不然曰無一字者安知非唐宋
舊物毀之終不安所可毅然去之無疑者轉屬大書
深刻芒角燦然之頌德碑爾靡不大噱

衡州名勝無踰合江亭亭在石鼓山烝湘之會秀宇層
明清流綠淨左挹岫嘯右顧鴈峯漁烟鷗雨奇為嘉
觀也丙子夏由常寧回揚州小泊其下時勉逐槐黃
偶爾取適登眺之餘不覺有感遂口占一絕寄蔗畦

瀟湘聽雨錄 卷五

九

末語乞我垂綸向此閒因蔗畦將調任新邑為地主
也忽忽數月又復來衡舟中閱姜白石詩有記取合
江江畔樹他年此處好垂綸之句蓋桐廬作也雖非
一一鶴聲然巧與之同不覺自失後為蔗畦言之蔗
畦笑云嘉魚黃州總名赤壁登高作賦何妨別有興
懷那見古文本子不選眉山兩賦來
歲己酉庚戌閒取潘師正語自號今三十餘年矣昨客
湘東有詞以襲朝貴者口占答之漫記於此不乏山
中物人情同所須原非小冠夏莫解帶令胡叟已支
離久源寧清濁殊春城寒食句珍重此區區

乾隆二十八年蔗畦以乾州司馬陞任去衡清及舊任常寧之人爭餽送冠蓋皆不受爲詩歌以送者積爲四卷又以平昔之積背書選刻十二卷闢講堂於白沙書院立去思之碑沿途張譙設樂充塞衢路有送至百里外涕泣而返者長官得民之深方媿逾分而寓食若余亦叨紳士公餞詩文復牽連及之真慙慙無地故余留別詩云饘粥冰衙歲月更烝陽雲樹不勝情幸多君子堪師友敢藉賢稱及父兄先世著書曾道日他年寓籍或留名何緣得以甘泉叟垂老重尋石鼓盟

瀟湘聽雨錄

卷五

十

瀟湘聽雨錄卷五

瀟湘聽雨錄卷六

廣陵江昱賓谷著

越絕書泆程佐之泆卽牧誓泆人程之國今屬興寧縣地水經注綠水出縣東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於未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於山下名曰程鄉獻同鄰也漢郡國志程水鄉出美酒南史劉杳傳楊元鳳言桂陽程鄉有千里酒十道記曰輿地志邨人取若下水以釀稱若下酒張協所云荊州烏程是也容光之佐蓋封於此其子孫有烏程氏善釀改封湖州故因以氏縣今兩地皆有名酒湖州之酒仍曰烏程興

瀟湘聽雨錄

卷六

一

寧號干日酒謂嘗之三年也嘗領其味甘美不與他同

吳都賦飛瓊觴而酌鄴醪漢郡國志鄴縣有鄴湖其水湛然綠色取以釀酒極佳案湖今在衡州府城東十里衡酒至今著名然湖已淤淺側近冒耕大半成田中止一渠穉水濛流不足供釀衡酒則惟取閩江門以下賓日門以上二里許湘江之水爲之餘皆不堪用或其地脉相通也

鄴令周君傳酒方黑蒲萄乾一斤冰糖一斤燒酒十斤浸罈內封煮嘗之小杯取少許頓沸湯椀內時一呷

之但使知酒味勿使有酒意日頻服助神養氣極和平有益

湘中產茶不一其地安化售于湘潭即名湘潭極為行

遠佳者有衡山之聞俗鑽林蓋極高巖磴所產日色

不到之處往遺捷健樵者俗號山猴綠木抄采之故

謂之聞林土人極貴重然終不脫湘潭之味近有效

江浙焙製者居然名品而洞庭君山之毛尖當推第

一雖與銀鍼雀舌諸品校未見高下但所產不多不

足供四方爾

衡人祀神所供之茶往往中有一盂忽變色如泥漿味

淡如水者輒云為神所猶云歌享之也其理殊不

可測

湘中娶婦之家三日後以鹽菜蜜果之屬徧餽親友以

供茗飲名換茶猶禮經榛栗棗脩之遺也

庖丁於暑月以西瓜和米粉糖蜜為餌切塊堆盤若撒

耶犀名西瓜糕湖湘閒爭效之余謂此種物不必辨

味但聞其名即令人齒冷何止哀家黎烝食邪

郴州蘇仙即輿地志之馬嶺山神僊傳之牛脾山也緣

迹以蘇耽顯土人不稱山名亦不稱山但稱蘇仙蓋

南楚之俗凡有神祠之山率如此稱也山去城五里

茂松夾道巖磴聳秀凡三成皆有耽廟余與雲巖學

使拂曙往遊其下有洞洞口泉流霑履無下足處且

須持炬行半里許始達靈境故未入爰坐洞外摩甃

巖扉宋元人題名而已列仙傳所稱祠壇在山椒相

與延緣而上祠後小軒頗飾潔壯丹盞開稍左為飛

昇崖崖下有數弓地土中產仙桃仙棗如白土搏成

搗之戢戢有聲有緣遇之不可必得磨水服已腹疾

酉陽雜俎亦嘗言之主僧獻桃棗各一學使以桃分

余俾以奉母歸途遇丹霞道士丹霞固學使舊遊道

士素識因雲遊歸粵適見使者旌檠故拱謁道左以

蘇耽葛洪之遺難其適相際爾

衡人祝壽之儀以燭或二或一其跋用木取之可為擣

衣杵

迴雁峯今為無量壽佛道場二月八日為佛誕降之辰

傾城奉香有於殿庭跪燭者其燭頗鉅殆若司烜氏

所共墳燭者用架立於地長跪然之經日夜燭跋乃

起

衡州府學大成殿銅鼎明初所鑄模堇工緻張獻忠據

衡欲得之數十人扛昇莫能動遂罷其實鼎重不過

三百斤昨修學時暫移置明倫堂數人即舉聖宮法
物固宜有呵護之者不容亂賊竊據

常寧北鄉黃泥塘方廣三四丈許水常涸有段姓掘土
得棺中悉金銀器及環釧釵篋之屬作製精巧取歸
因而致富近日尚有得者但遺翹墮珥而已亦不必
定在塘中也王峯圃有田業在其側曾見所得之物
蓋自宋以來賊寇聚常寧者非一或其所藏也

衡州錫工爲漏刻頗準雲巖覓工製之不得余以齋中
所置者銘而貽之銘曰推自日官候應星史刻度用
均明晦以啓錫方有蓮金虬堪擬仰運璇輪中涵幽

瀟湘聽雨錄

卷六

四

水流襲尾閭韻鏗宮徵神龜潛降獨繭徐起北極尊
居南鍼環指堦戶知天拚雲測晷借陰穉齡惕日衰
齒慙負靈儀敬獻朝使鳳漏遶符雞鳴無俟權衡所
歸陰陽燹理

禹碑晉徐靈期衡山記云雲密峯有禹治水碑皆蝌蚪
文字碑下有石壇流水縈之最爲勝絕陳田夫南岳
總勝集云雲密峯半有禹碑禹王至此量之高四于
一十丈皆蝌蚪之書襲有樵者見石壁有兩蚪相交
碑上雙睛掣電字石光瑩目不可正視怖畏走之不
已此後了無見者楊慎升菴集云劉禹錫詩傳聞祝

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
於鏤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螺書匾刻韓退之詩
响嶠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
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猴悲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
一蓋劉禹錫徒聞其名未至其地韓退之至其地矣
未見其碑也崔融則似見之蓋螺書匾刻非目覩不
能道也宋朱張尋訪不獲後朱子作韓文考異遂謂
退之詩爲傳聞之誤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响
嶠峯又傳在衡山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
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

瀟湘聽雨錄

卷六

五

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
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於嶽麓書
院者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善化
縣志云宋嘉定壬申賢良何致因樵引得觀遂摹刻
於嶽麓石壁隱蔽榛莽四百年明嘉靖癸巳郡守潘
疊峯鑑葺長沙訪得之因榻傳於世成都楊慎靖州
沈鑑南昌楊時喬各有釋文余案今嶽麓石壁七十
七字凡九行行九字末行空四字處有徑寸楷書刻
於字下者二行三十二字刻於幅外者一行十三字
共四十五字云右帝禹刻南岳碧雲峯□_{似壁}字_{開水}

遶石壇之上何致子一以□禹□國□幽得之□

□似衆謂夏之書刻之于此詳記在山下是嘉靖以

來并菴輩所見者卽此磨崖之刻非碑也縱云宋代

亦屬虎賁中郎乃今响嶼之刻則屬豐碑且欲冒充

神禹原刻據衡陽縣志云康熙閒僧人於响嶼南就

古雷祖殿基以爲蘭若日漸誅茅闢土有碑出殿後

叢石中碑方石有柄大石爲座負北向南稍仆其面

以蔽風雨蝌蚪文與嶽麓之碑同但大小肥瘦略有

異駁蝕第三十六四十四四十五五十三六十一共

五字云然余乾隆戊寅秋嘗親探响嶼信宿碑側睇

瀟湘聽雨錄

卷末

六

視之審碑制甚陋不過大石一片長五尺四寸有奇

寬三尺八寸周圍鑿痕尙新意揣特數十年閒物衡

志所稱康熙閒得之或卽是時贗作爾碑薄僅三寸

其左又止二寸四分中有徑寸穿孔旁有折裂驚縫

石質纒縷刻手庸劣每畫俱用刀雙鉤而中凸多不

錐衡湘俗工刻木牌漆版往往如此刀法往探時適

有二僧摩搨見其上紙後先用筆匡出字形然後於

空處施墨草率模糊信手任意始知所見各墨本無

一定之筆畫職是故也且有明徵其非原刻者則末

行空處有萬歷辛巳四明管大勳跋小字約三百餘

斷續書之亡失過半而亡失處石膚平整並非駁蝕

以意讀之辭尙可曉蓋跋乃管公述其翻刻於石鼓

書院之由管刻駁蝕後人替昧卽取駁蝕之模糊搨

本翻刻於响嶼不釋跋文遂仍其舊今搨本率遺此

余摹石讀之中有魯魚亥豕則嘗作昔攷作致吳作

禹咸作成有作者于作予謬誤顯然不覺失笑故余

詩云神物果因時顯晦轉欣生晚是吾徒蓋參活句

非據以爲真也並以管跋附識于後以備參考 昔

致禹凡闕字有見於他書者卽補之餘仿此春秋曰禹□□中經歷

見聖在於九疑東南曰赤帝闕承以文玉覆以盤石

瀟湘聽雨錄

卷末

七

且書金簡玉字□□□衡嶽□□山□□水之

啓相□禹□□山刻碑□□□文唐韓昌黎詩云响

嶼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覆奇□□當□人□

成規□胡□□所在也宋嘉定者蜀士因樵人引至

□見□之咸□七十七字□刻于夔州□亦□

□□□□□嶽麓書院□□迹疑□□

□不可□□得之□□按部登南嶽訪响嶼水

州士大夫□得之□□使古先□□

繞□□□□不可得□□竟汶汶已也□茲山□

□□之□□于名嶽□□

石鼓山
其文
古祕
知此方文字
之盛自有夏而已聞云
皇明萬曆辛巳歲
秋日四明管大勳謹識

岫嶠碑之偽始自蔗畦啓其疑時大雪下山未及審也
余既詳辨之復覩縷其說以寄蔗畦長沙蔗畦答書
云神禹碑晉已上無明文疑自徐靈期卽爲誕妄之
根陳出夫尤荒幻可笑蜃樓海市因而何致則紙上
傳形沈鎰乃夢中譯字繫風捕影扇播若真都忘其
爲子虛烏有古今斷此案者莫先於朱子謂爲傳聞

瀟湘聽雨錄

卷六

八

之誤次王弼州云其詞未諧聖經近顧亭林云字奇
而不合法語奇而不中倫韻奇而不合古直斷其僞
極快人意後此仍欲售欺豈非不智乎伊何笨伯憑
空結撰又並管跋和盤托出茫昧不曉亦可謂不善
作賊者殊堪捧腹當時鑿博如竹垞諸公亦信之徒
以未親到爾茲被劫破鐵案不移矣惟是三千年之
鴻祕晦而復顯衡人據之可以夸示海內者一旦抹
撥其悞喪奚似

漢龍平侯熊尚墓碑獻帝建安二十一年立即歐陽洪
趙諸家所載額題漢故綏民校尉騎都尉桂陽曲紅

灌陽長熊君之碑是也其名字殘缺集古錄云名喬
隸釋云此碑敘先世祖之下云君喬字漢舉喬上闕
一字必父也歐陽說非是今案道州志載之名尚字
子高喬正其父名也尚墓在州北四十里龍邨有石
獸見存碑高九尺闊五尺厚八寸螭首龜趺宋建隆
閒知州軍事王繼勳愛護遷於郡淳熙五年太守趙
汝誼喜漢刻之存命郡博士章穎考釋之其釋文亦
鐫諸石嘉定六年郡侯方信孺龜於至拙堂後湮沒
至明嘉靖時分守卜某命州屬徧求之得於州治土
中蔗畦託道州守羅君訪之覆云熊尚碑詢諸老吏

瀟湘聽雨錄

卷六

九

云明末經兵燹斷爲二康熙閒署後發地得其上載
因寘之壁今屢更守者亦不知失於何時矣又託署
守劉君徧索之亦不可得古物淪亡可勝三歎州志
稱釋文亦鐫諸石可知碑凡新舊二枚今俱失之矣
全文八百餘字後其詞曰四言之後又有詩曰騷體
數十句殊非體裁其韻亦多不叶茲不備錄

蔡邕九疑山銘乃宋守李襲之倩郡人李挺祖書刻於
玉瑄巖有跋在碑後誠所謂虎賁中郎爾乃緝金石
書者以爲蔡書謂不辨真贋誤矣

衡山銅柱志稱在縣西北一百二十里漢建安二十年

蜀與吳分長沙地共鑄銅柱為誓案柱今無字不知縣志何據豈舊有字而今摩滅不存邪

耒陽有武侯誓蠻碑其制甚異石色極古非近代數百年間物蔗畦往耒時摩挲其下嘗記其槩云耒陽志載縣東五里有武侯紀功誓蠻碑嘗屬大令熊君搨之君以碑殘無字不果搨心終缺然乾隆戊寅十月因公至耒道經碑側其碑在大路旁田中高八尺許濶三尺許厚按尺之半稍縮有跌碑立跌右偏跌左空尺許跌上嵌碑處周圍有凹有空處凹亦完好似是碑缺尺許者碑制迥異他碑中幅剝下四邊及中

清湘聽雨錄 卷末

十一

閒皆起棱如格眼然但有直行而非方罫爾見存者為三棱以左空處合尺許計之當是四棱前後兩面皆同兩側止起二棱左側二棱止剝至半截當是後人因殘缺欲依仿右式鑿而未竣也碑石質本堅而殘剝如魚鱗拆裂如槁木非唐宋以下物特字跡蝕盡波撇皆無可尋惟向路一而中棱上隱隱見漢丞相武 功 碑十字字徑三寸許筆勢似是行楷亦難別其優劣矣右邊棱上有天寶二字甚明下一字似壬字餘皆缺落大抵皆後人所刻或即唐人題識之書亦未可知隨行有耒役劉重德云碑原半

欲其幼時過此親見之後輒自正今屹然者廿載矣且曾見碑上字徑寸許作行草勢余謂此亦後人所刻始非原文又云無意中以石擊之作磬聲因隨手試之未嘗不泠泠也土人皆呼孔明先生碑相戒勿犯鋤掘其下輒雷動云

蔗畦於耒陽杜公祠見一圭碑如漢制無孔石質堅渾非近代物心甚異之諦視乃吳時九真太守谷朗碑雖有數字微加雕飾然風格終在案邑之谷姓最眾余嘗至杜祠其側近皆谷氏聚族朗祠凡三處皆不在此地此碑不知何故寄少陵宇下抑或其墓所邪

清湘聽雨錄 卷末

十二

碑文云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世自顓頊益為舜虞賜姓贏氏至於屏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君承洪源之清流稟奕世之高素履道思慎德行純備三歲喪母十一亡父獨與弟居承奉繼親和顏悅色孝友溫恭曾閔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歷右職守陽安長淑問宣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尚書令史郡中正遷長沙瀏陽令播渥惠以育物垂仁恩以布化莅政未期徵拜立忠都尉尚書郎靖密樞機名冠眾俗遷部廣州督軍校尉正身率下不畏彊禦流清蕩濁

萬里肅□功成而退拜五官郎中遷大中正平衡清
格彝倫攸敘於時交州竊邑叛國戎車屢駕干戈未
戢帝思俾乂酬咨羣司僉以君□部南州威恩素著
遷九真太守君稟明德所歷垂勳宜延遐紀光□皇
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鳳皇元年四月乙未寢
疾而卒嗚呼哀哉凡百君子其不嗟痛乃立碑作頌
以顯行績其祠曰於鑠府君稟性元通積行閨闈九
族睦雍羽儀上京德與雲騰入蹈丹墀夙夜靖恭出
撫黎民風移俗興名□豹產勲齊往蹤當永黃耇翼
佐帝庸昊天不弔哲人其終濟濟搢紳靡瞻靡崇勒

瀟湘聽雨錄

卷六

三

茲元石永光無窮邑志又載碑文一篇爲朗仲子曰
谷府君缺其名字終寧海永寧侯相享年三十有五
亦不著生卒年月金石錄謂其碑立於朗碑之側今
失所在又集古金石諸錄皆載之可見漢魏碑刻沈
理幽僻者至今尚有特不遇好古之流物色出之爾
未志甚誕如漢谷永唐谷那律其族姓里居判然各別
皆史有明文者乃俱以爲未之人物牽合一家大氏
卽谷氏宗譜中所爲遙遙華胄爾載筆無識公然輯
錄誠可歎飯

瀟湘聽雨錄卷六

瀟湘聽雨錄卷七

廣陵江昱賓谷著

麓山寺碑北海有名之書舊志稱碑後有襄陽米黻同
廣惠道人來元豐庚申元日十六字案碑裂于兵燹
本朝常廉使名揚因葺舊亭更以甄護其左右及碑
陰三面竟不可見蔗畦判長沙時屢欲發而觀之戊
寅九月因公會城適山長爲竹沔侍御因屬其徹甄
求之言碑陰已裂近半髣髴有字驟不可識既暮然
炬沃水滌去塵土火光中微見無數題刻文多不全
明日捐墨諦視字迹凡十餘家疊爲三重如層雲斑

瀟湘聽雨錄

卷七

一

駁其最先一重爲北海所書題名自軍曹至於尉同
行三十餘碑上下空不盈尺字畫俱介隱顯間左有
不圖二字類唐人書又稍左有政和淳熙年月則宋
刻也中間草隸互見題識多缺最右草書三行亦沒
其名以筆意揣之爲明中丞顧璘題詩其左最上一
重爲嘉靖癸巳學使單北郭登庸八分書字迹甚完
而鐫手頗劣又明日徹其左偏則自慶元戊午題名
爲王容陳扈又明日徹其右偏有皇慶初元題名爲
兵部郎中梁泉杜與其下有集賢侍講學士題名
名裂去不可考書法類米氏以官證之殆元刻也而

襄陽之十六字終未之見但石質剝泐如籀恐遂崩
禡仍為完整如故云乃分所搨墨本寄蔗畦并作記
以示後誠可備墨林佳話也

九疑有碧虛洞永州府志稱元次山名以無為有次山
題名其無為洞三字為李嶠篆書蔗畦遊時水深不
能摹搨余謂志稱次山始名之則書者不當為李嶠
矣意宋時郡人李挺祖屢為昔賢補書篆隸嶠書或
亦挺祖所為邪惜未親至摩挲其下

石鼓書院西畔唐太守宇文炫名西谿舊時俗名棧道
志稱唐人題刻甚多但頽巖臨水欲路峻狹於行小

瀟湘聽雨錄

卷七

三

難乾隆丁丑九月令僕夫前曳後擁緣崖搜討前人
磨刻凡數十處惜石質麤疎剝落過半有太和九年
刻藏於崖下外復立一碑碑不甚古但字全蝕唯題
額西谿篆字可識因命夫役于各題刻下刻出足迹
沈滌苔蘚攜具往摹其太和題名高一尺闊少羸字
大寸許書右行體近歐陽刻手亦善其文曰衡州刺
史裴□監察御史陳越戶部從事閻斯琴客張贊太
和九年九月十日同遊凡六行三十二字缺一字余
嘗有句云絕壁苔封刺史名蓋指此也
永守許虬鉅鉞潭遊記云巨石色如鯨鱗鉅鉞潭三字

斗大河東所製也厓旁有詩剝落隱存癸酉二字里
老劉國良能記此詩常聞南郭智未識此山愚試問
溪中水潺湲即自如河東信手拈句不拘韻脚因和
之而更其末韻云案詩果為河東作未可知但五言
絕句乃古體不應繩以近體詩韻竹隱豈未深究邪
辰州銅柱高一丈二尺內入地者半晉天福時楚王馬
希範為溪州彭士愁與五姓納土求銘所立事見五
代史柱文乃李弘舉撰為錄於此粵以天福五年歲
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士李弘舉謂曰我
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

瀟湘聽雨錄

卷七

三

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堅子孫相連九九
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嗣緒綿遠則九九百年之運
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寧羣師內附古者天子銘
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
題式昭恩信敢繼前烈為吾紀焉弘舉承教濡毫載
敘厥事蓋聞特柯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
五溪而聚族上古以之要服中古漸而羈縻況帥號
精夫相名歟氏漢則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
興師遂開辰錦邇來豪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臧
由已溪州彭士愁世傳郡印家總州兵布惠立威識

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
簡書而可畏亦無辜於大國亦不虐於小民多自生
知因而善處無何忽乘閒隙俄至動搖我王每示含
弘常加姑息漸為邊患深入郊圻剽掠耕桑侵暴展
邊疆吏告逼郡人失寧非萌作孽之心偶昧戢兵之
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肇創丕基倚注雄
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令謨冊命我王開
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聲明又當昭泰眷
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請效命王乃以靜
江軍指揮使劉勅率諸部將討以偏師鉦鼓之聲震

瀟湘聽雨錄 卷七

四

動谿谷彼乃棄州保嶮結寨憑高唯有鳥飛謂無人
到而劉勅度遵廟算密運神機跨壑披崖陵危下瞰
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莫通梁糗乏轉輸
之路固甘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杲為父輸誠束身納
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攜崇侯感德以歸周孟獲
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
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敢無
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為乃依前奏授彭士愁溪州
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負錫賚有差
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下於平岸

溪之將佐含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
貴謀賤戰兵不染鏑士無告勞肅清五溪震讐百越
底平疆里保又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
樵牧無阻川途勿斡擊瀨飛湍勿恃懸厓絕壁荷君
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苟違
誠誓是昧神祇垂于子孫庇爾族類鐵碑可立敢忘
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弘臯仰遵王命
謹作頌焉其詞曰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
越我王鑄柱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嶮不
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溪之眾不足憑我師輕躡

瀟湘聽雨錄 卷七

五

如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贊歸明求立誓誓山川
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其後題馬希廣職名奉
教監臨鑄造又彭士愁等求誓楚王略其詞鑄於柱
之一隅七行又小字職名七行十九人三段書之多
彭姓卽士愁暨師杲等餘為田龔覃向朱儻卽所謂
五姓者邪文繁不槩錄案彭士愁史作彭士然彭師
杲史作彭師曷李弘臯史作李臯俱誤應以此柱為
正又稱馬援為烈祖昭靈王亦史無明文者末行年
月乃晉天福五年十二月立而首行復溪州銅柱記
下又有一行字體與本文不類似是後刻云維天禧

元年正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豎立記天禧為宋真宗年號上溯晉天福幾六十年豈今柱所在已非故處邪抑流移復返邪又文中空行輒有職名題識亦彭田等姓不與文內字一體亦似當時增入已上文字姓名官職時地皆可資正史考證宜好古者所亟收也

中興頌之右山谷詩書體輒弱無神向疑非原刻居易錄謂順治中郡令為刻推官詩鐫去一角可知今之全刻乃後人所補諦行間仍有字畫隱見當即推官詩磨之未淨者何人知有段文昌徒遺笑罵

瀟湘聽雨錄

卷七

六

合江亭後巖壁有寸許大字漫滅不可盡識年月姓名又為俗間記名者刊去錢籀石太史于次公比部由粵西歸而過此摩挲不忍去因共讀之得不全七律云
來此州 偶到合江遊 雨過
枕寒流肩輿歸去日將暮啼鳥一聲山更幽籀石以為必宋人作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朱子行書禮義廉恥南軒張子八分書碑俱在衡郡學櫺星門外又有張于湖書杜黃裳對盧坦語碑與張子碑末俱有小字為四明六峯

李循義重刻亦在郡學志稱久軼余蹤跡得之于明倫堂快甚惜係沙石多磨泐爾案李嘉靖中郡守今觀諸迹亦風雅好事者也

南軒書昌黎詩今嵌合江亭壁但石質不堅剝蝕過甚碑下截漫漶者已尺許惜哉

乾隆己卯臘月二日時烝湘江水大落借友人於石鼓山麓尋釣臺二大字已磨滅僅存不勝惋惜緣麓而西崩石臥水際有張安國題名安國為宋張孝祥字號于湖官粵西經略又嘗知潭州其到衡宜也急命工鑿去其背輕之昇置合江亭與南軒書並蓋南軒

瀟湘聽雨錄

卷七

七

于湖友使兩賢遺墨不孤是日適命僮子往學宮捐于湖書杜黃裳語兩刻影于一日殆非偶然
辛巳秋日衡郡學重建大成殿于四配座下取出一碑判而為二乃朱子書字極道秀後有小字年月亦嘉靖閒太守李循義也今重整之置立櫺星門內
衡嶽石多蠹沙故題詠自宋以上即苦剝蝕古者甚少明時令彭簪題名刻于水簾洞石壁極簡古有味題云七十二峯主者彭簪九年來遊三度吁嗟乎此去百千萬世也
海內漢碑日少唐碑亦稀余客湖湘於其地之碑刻聊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版 頁 1

就力所能致者畜之更歎晨星矣乃王西莊光祿自京師寓書蔗畦索之略云舍妹夫錢辛楣侍讀自楚歸述令兄賓谷亦在楚南令兄先生弟想念已久蘭泉家舍人十數年前常常爲我道之頃從辛兄處讀其松泉集味如諫果吮之愈出也聞賢兄弟在楚留心訪古爬搜於穹崖絕谷蒼林破冢之中而出之者不知凡幾從前錢擇石庶子典試歸贈我石鼓山題名云卽係吾兄所贈已爲叫絕辛楣歸又見九真太守谷府君碑此碑同在耒陽而掀揭洗剔則自吾兄始歐趙先已著錄 本朝人竟無見者拜求郵寄一

瀟湘聽雨錄

卷七

八

紙又聞令兄所作瀟湘聽雨錄中辯證岫嶼碑甚晰愛而不見如何如何弟與辛兄在京暇則以金石爲娛戲不啻小兒鬪草每互出所有以相靳此懇萬不可虛所望也右書言之過實彌用爲慚節錄於此見光祿好古之懷抑亦昔人藏去爲榮之意爾

鄭炳也太史工草書嘗作清泉行蔗畦爲刻於石與蔗畦所書建署碑同立於門

清泉縣署儀門壁光明正大寬厚和平大字四碑南嚮蓋先府君教家塾語蔗畦書

清泉署落成勝聯皆蔗畦自題略紀於此曰維新堂聯

云認理不容情莫怨長官之執法寧人須息事總期俗尚之還淳曰觀我堂聯云吏本書生朱墨紛紜只當昔年工課家傳縣譜刑錢繁劇寧忘奕世箕裘曰看弈軒聯云名勝獨鍾几案閒長占江聲嶽色分陰當惜戶庭內敢云清簟疎簾曰遲鴈樓其下曰樓下屋聯云欲知千載端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門聯云改隸不改疆爾宅爾田各安舊業從令還從好我民我吏莫競澆風又共享太平報稱幾何正賦不多宜早辨各勤本業精神有限公門無益莫頻來宅門聯云出必三思印票硃籤動攝小民之魄入唯一

瀟湘聽雨錄

卷七

九

慎青蚨白繼每移烈士之心

乾隆丙子將之衡州陳君授衣楷書一聯深具顏柳風格屬刻於署曰使湖南有吾書乃以勤補拙惟儉養廉二語蓋甲戌秋蔗畦之官長沙家母訓之以此屬授衣書者緣屢書不獲盡意至是始以畀予今刻於觀我堂屏間

湖南志書無甚佳者錫山顧雙溪奎光瀘溪志略具體裁他若梁南浦棟新化志羅書憲紳興寧志尙見簡核沅州府志乃常德朱大令景英所葺其山川志法水經注寺觀志法伽藍記亦迄今名筆也

歲丁丑因葺清泉志遣役至漢口借武功志於王君櫟

門兩年後櫟門屬石曉堂索還昨左君聲遠宦藍崖

知需此書復自秦中覓以遠寄曉堂適在坐笑云千

里借書千里索還皆為癡絕不謂三千里郵寄者更

來鼎峙

今州縣志必列分野一府所屬之志處處相同作者垣

宿莫辨輒爾依樣葫蘆覽者敘例方終即復連篇緒

揭塗羹塵飯一見欲歐清泉志初不事此繼因議者

竟若綱領之不可闕強綴數條而已憶陶嵇山觀察

士僕為漢陽府志取南北日出早晚之分載之覺言

瀟湘聽雨錄

卷七

十

之可據閱之生新昨過長沙談及觀察笑曰彼時並

非求異適緣友人劉學稼所著天文諸書不能流布

聊取以示文豹一斑爾設各志效之其與列分野者

又何區別觀察不自矜伐而表彰人善如此洵前輩

風流也

瀟湘聽雨錄卷七

瀟湘聽雨錄卷八

廣陵江昱賓谷著

歐陽圭齋其先由廬陵遷楚之瀏陽今族頗眾輯刻圭

齋文集凡十六卷張慧川宏燧宰瀏陽時嘗以寄余

茶陵李文正文集江南有之其本處板藏州庫漶漫不

全舊本藏者亦少其鄉人彭澹園大司馬嘗謀重刻

未果州守戴層岩獨覓得一帙及陳同備文選補遺

畀余

郴州何文簡餘冬敘錄六十五卷分內外篇為十三冊

起子訖亥其一象閨博引羣籍間參已說頗極平正

瀟湘聽雨錄

卷八

一

原板燬失七世孫達廷等於乾隆戊寅重為校刊與

寧大令羅書憲以一部寄余後與雲巖學使案試於

郴晤達廷於羅仙嶺又以文簡詩文集見示亦其重

刻蓋後嗣之賢者也

長沙廖大隱元度錄皇古迄明代之詩曰楚風補復取

本朝之詩曰楚詩紀命意極佳惜不甚精當如唐時

流寓有李杜劉柳其在楚之詩反不甚取而取其與

楚無涉者土著之古人亦多不確漫本今之宗譜志

書不衷諸史傳往往援引別地之人入楚書雖褒然

成帙未盡善也

柳衡閒有訓蒙三字經初來自粵東傳爲昌黎作其書取經籍中三字成語編輯亦不叶韻意昌黎不至於此又通用之三字經傳爲王深寧作余謂不然王氏於三國帝蜀持論極嚴今其書有魏蜀吳爭漢鼎之語漫無區別矣廣東新語謂童蒙所誦三字經乃宋末區適子所撰適子順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節不仕新語所指不知何本也

余因新奉功令考試用詩故輯韻歧一書爲操土音者調其詰屈凡佩文韻所不載不敢妄增所以尊同文之制且就顯然區別常時押用者疏之聊示舉隅

瀟湘聽雨錄

卷八

二

非重編韻書必欲搜羅盡備也蔗畦在長沙與揮五明府談及明府曰韻歧指揮如意信手拈來原不能盡括彼訓詁家議續議補恐非作者本意蔗畦爲余述之余歎爲解人

湘東藏書家向推丁氏近惟蔣氏豈石大令昆弟四人次柳又胡方陳大令其季也皆風雅好事日相尋於牙籤錦軸閒輯清泉志方陳預纂修館中借書盡出其家所藏

衡之畫家工於漆而斲者殊少二十年前劉瓚以雨景著名今一幅率值數千錢烟雲浩渺頗覺逼真近若

蕭老人慧閒用乾斲略具筆法至陳次公士德在康熙閒名振一時則工筆人物研朱調粉又當別論蔡倫未陽人其地有池有白是其遺跡至今出紙水經注所謂用代簡素者今殊不然不過包裹之需溷廁之用爾近瀏陽紙書畫家多用之若激浦之桃花紙則薄而潔取供描摹

通草牋乃燈心草用刀鑿之成片方尺許有大至二尺許者光勻潔白作書畫極佳先稍研之則筆所到處皆凸起若堆繡然雲巖以寄粵東梁瑤崖觀察時雲巖在賓慶使院得觀察報詩因屬同人和之惜不令

瀟湘聽雨錄

卷八

三

吾友金壽門見載入物始集也

柳筆有詩見柳州集霏雪錄載吳人稱雪庵居士謁趙松雪出柳筆兩枝餘冬敘錄云吾柳之筆在元猶重今豈無嗣其藝者余案楚南筆無佳製嘗從學使案試諸郡惟柳筆稍可用在南省爲穎出或尚有前代典型然則燕泉生於其地未始以他郡技之爾

湘陰臨湘一帶出麩金郭弘農所謂如穰者也居人訟江淘汰所得董董償日役而已多則次日必減少足見造化之妙淮南子水清者有黃金吾意自湘沉而下至洞庭之水可謂極清疑皆有金但多寡不同爾

湘江中石子極堅刀斧不能入玉工剖之外膚巖巖不
必表裏一色中則瑩潤與玉無異有斑點者儼然漢
沁無事白蒼之血也永州參戎雅君獨能鑒別泂江
拾之聘粵工於署敦琢成器居然名品昔楚國白珩
豈其類邪

祁陽山閒出花石以綠色為佳肌理瑩緻雲委波裏以
飾几案可並黠蒼所產湘人之視亦取給焉邑志失
載

芷江明山石青赭黃白五色層疊工人鏟去上層顯出
次層作梅蘭竹菊及鱗羽草蟲之類視各層之色取

瀟湘聽雨錄

卷八

四

意以為屏風或几榻飾彫制精妙售價不貲其他界
尺墨牀筆格香合等件直或小損

湘江兩岸之山頗有秀石如畫嘗遊浯溪見寒泉之巖
閒有漁艇以一石繫船大不盈尺酷類靈壁白理黑
膚皺漏有致因攜歸鏡以寒泉寸碧四小篆供寘案
頭客來每詫古物摩挲不置

同雲巖試永州由祁至永觀兩崖石余口占二絕云奇
秀天然意匠殊空江鎮日足清娛禮星獅子相題品
卻笑平泉鑿賞處又此件艸蛙不堪用百金幾遇蘇
東坡少人多石一語盡石不能言可奈何

顧愷之言零陵石燕風雨則飛羅含言今不復飛羅顧
同時言乃互異案石燕山今屬祁陽境內曩遊祁陽
訪之民宰輒出以相示云其飛如故每風雨則山閒
歷落四出甚則相擊有聲往往墜地小兒取成對者
弄戲於石上少磨其底令平置酢中則彼此暱就若
有知然隨取試之不爽

郴桂閒鉛礦產黃灰鍊之即成砒石考字書砒音批砒
霜也亦作砒砒音饒砒沙藥石亦作礪至砒音信則
竝無此字意或俗以砒字偏旁遂讀凶而轉書作砒
邪又或研字之譌蓋研礪礪俱同卅周禮卅人注云

瀟湘聽雨錄

卷八

五

卅之言礪也金玉未成器曰礪又方書云出信州故
名信石似別一說也

羅書憲明府蒼梧人嘗言肉桂向以安南之花園坪所
產為最今童然無餘枿貨於楚者皆花園坪近地所
產土人號安邊桂價極昂餘則粵東西內地皆植之
又有桂子形如吳茱萸味香如肉桂粵人置夾袋中
時食之云可祛寒順氣然檢本草則謂同桂枝蓋
又辛散去

粵東析椰子殼琢圓穿作數珠能染香置之種種香處
即作種種香氣數日不散搢紳閒極重之小者粵客

多市於衡昔平原省吏賦木犀香數珠見此能不另
出變相神通否

緬茄來自粵海售於郴衡間木本結實似茄而小如指
頂蠟色而肥大者佳以之措眼能明目吳沖之太史
詠以七古風華雅贍一時傳誦

陳琬同太史廣州佛山鎮人嘗言蕉團扇實蒲葵葉所
爲不知何故被以蕉名廣東新語紀之甚悉

芭蕉必三年始花而結甘露他處望秋先零不能逾歲
南方遇冬暖少霜雪則不凋分縣時衙署未建借居
通守署宿蕉極茂來歲通守賈君旋署秋閒作花結

瀟湘聽雨錄

卷八

六

實甚繁賈君有詩余與蔗畦嘗和之

湘中芭蕉幹高葉大嚴晨肅月不變暄萎誠佳植也又
有所謂觀音蓮形質略與蕉相似蔓生葉尖圓長四
五尺闊可二尺許翠嫩若藍靛粉筋細紋不露雨露
五六月開花色碧似蓮花只一瓣有心如椎若大士
之脚踏龕內故以此名根類芋魁味辛癖不可食冬
後委翳至春復發皆江南所無可與芭蕉稱湖湘雙
絕案益部方物略海芋生不高四五尺葉似芋而有
根幹根皮不可食方家號隔河仙云可變金或云能
止瘡云云此似又一種向遊岫嶼峯見寺僧所種詢

之名磨芋幹赤葉大如茄柯高二三尺至秋根下實
如芋魁磨之澆粉成膏微作羶辛蔬品中味猶乳酪
似是方物略所指宋祁贊曰木幹芋葉是也若觀音
蓮非木幹葉亦過大爾

諸葛菜卽蔓菁春時徧地紫花韶豔余酷愛之臨蒸爲
武侯督師地乃竟無遺種不啻洪川之無竹昨年張
西潭觀察嘗種於衡郡署今亦杳然近從廣陵覓種
種之署內儼有故鄉春色

常寧南鄉徭崗閒蘭蕙極多種類亦繁有冬開者有四
季者有紅者有素心者有莖瘦如鐵線者分別蒔之

瀟湘聽雨錄

卷八

七

奇可愛翫嘗命僕隸往采動得擔荷以歸問諸土人
何以不賣言無售者貧人刈草供焚蘭不足薪輒棄
之爾

昔人稱交廣曰竹鄉衡湘壤接始未多遜種類之繁不
止竹譜中各處所產已也俗所通用者白屋宇以至
器具無不取給名曰南竹大者圍徑四五寸小徑二
三寸深山中有極大者嘗見山家及寺觀內截之爲
盥盤飯暴用久光澤動目余因取老根就其天然形
質琢磨成印章大小數百枚段芝園爲作記余有詩
答之

羅念菴手植松一在祝融峯頂一在觀音崖磴道旁石
罅中居易錄載洎來先生言高不數尺固然但南嶽
地迥多風絕頂之樹大雖合抱亦屬婆娑偃蹇不獨
念菴松也

巖桂頗多樹極大但人不愛惜從無培壅故花香不甚
遠

湘中風土不宜於梅千瓣者更少靈均撰著所以未之
及邪

木芙蓉花每日三變早淡紅午深紅晚紫亦有早白者
八月開花至九月盡嚴霜始萎枝條捲地即活本年

瀟湘聽雨錄

卷八

八

即花即成大樹新居求蔭莫此為速

永州鮮果倍勝常產惜不耐久致遠為難

湘中蓮藕勝於他處花盡白色無紅豔者且極壯盛故

藕粉甲於全楚歲以充貢若生食之藕以永州司馬

澹產者為尤勝甘嫩無滓中有九孔雪之無絲司馬

謂子厚豈其詩文峭潔異眾遺韻傳流雖植物亦自

不同邪

永以南至粵西產百合白花大而甘嫩以之澄粉如雪

如銀但市者多偽近因入貢由官署監製者絕佳昨

胡書巢明府德琳自桂林來與梅花詩同貺清虛芳

潔交沁肺腑

甘藷有番藷山藷兩種初來自兩粵近湘楚徧種易生
多獲市價極賤誠儉歲之糧臨桂陳公在陝西課民
種植以為積貯其利甚溥講農政者不可不知也番
藷湘人單稱藷別於山藷亦曰紅藷山藷則稱白藷
又曰腳板藷若吾鄉則統名山藷已爾番藷形負而
本末皆銳大者如鵝卵皮紫間有褐色者肉黃味甘
氣香生如巖桂熟如薔薇山藷形魁壘重數斤大如
足掌皮褐色肉白味稍薄南方草木狀云海中人壽
百餘歲由不食五穀食甘藷之故其益人如此愚意

瀟湘聽雨錄

卷八

九

甘藷與山藥之原名藷藷者自別山海經景山多藷

莫郭注云音曙豫今江南單呼為藷音儲云案景純

似謂藷即藷藷其實形質性味及栽植之法生成之

時判然各異而藷藷則湖北最夥湖南反不多見也

衡烟馳聲遠近有所稱王城烟葉者尤珍貴城乃明時

桂藩故址在衡州城中今歲久頽毀民居駢比僅餘

塘邊隙地大不過二三畝水饒土沃故所產膜嫩少

筋乾之色黃用者多不切絲整藝之味極芳烈每歲

為有力者爭購不能及遠也

黃藤即鈎吻言鈎人喉吻也一名野葛或作冶一名胡

蔓草一名毒根一名斷腸草入人畜腹黏腸半日即黑爛又名爛腸草一名火把花因紅而性熱故名蔓生葉圓而光如柿如羅勒光而厚新采者皮白骨黃宿根似地骨嫩根如漢防已經年後折之有塵從骨之細孔出春夏嫩苗毒甚秋冬枯老稍緩五六月開花似檉柳數十朵作穗嶺南者花黃滇南者花紅誤雜生蔬中毒人半日輒死陳藏器曰薤菜搗汁滴野葛即萎死南人先食薤菜後食野葛自然無苦葛洪肘後方云凡中野葛毒口不可開者取大竹筒洞節以頭拄其兩脅及臍中灌冷水入筒中數易水須臾

瀟湘聽雨錄

卷八

十

口開乃可下藥解之惟多飲甘草汁人矢汁白鴨或白鵝斷頭瀝血入口中或羊血灌之嶺南衛生方云即時取雞卵菹未成雛者研爛和麻油灌之吐出毒物乃生稍遲即死楚南黃藤之毒最甚官府出示令民自爲鋤掘務絕根株奈山野徧生除之不盡至薤菜雖民間日用之需然亦春夏有之故備錄諸方以便人檢用

龍山縣產飛虎皮毛色之佳極類紫貂其腹脅別作嫩黃色尤可愛但皮薄如紙不中衣裳之用水獺皮出處甚多則又皮厚毛朔有製爲裘者其墜重不止青

州布衫造物何不薄其賦以與飛虎令二物皆煨華於章服哉

野獸如熊虎山牛之屬極多山間人獵得衆即碎分食之不得市于城中若虎則尤忌粥賣云得錢必遭虎害也官署閒或買得熊掌果狸及虎皮鹿角之屬而已

長沙有長須老猿極大毛色蒼白項餘金索一截傳爲明時藩邸逸出至今尚在暮夜則出亦不爲撥見人則上牆屋捷疾不知所之蔗畦判長沙時曾一至署中

瀟湘聽雨錄

卷八

二

南中禽言分明可聽者有清朝聖 公公酒醉 莫摘花果 過江過河 天作怪鳴則必雨如此甚多皆出載籍之外南方羽族轉非鴉舌

鴉鴉湘中多有人不甚以爲怪特如諱忌鴉鳴而已且有云官署有之爲陞遷兆者是知賈傳之鵬集於舍亦傷悼所積及於戾爾非野鳥入室真能爲不祥也衡湘多魚而冬鯽不能四時皆有常寧夏閒出一種鯽魚并頭尾圓如烝餅名荷包鯽美珍常味

湘江鱗魚開網之期不能在四月朔必五月杪六月初方有不過小孤之言殆非實也然亦上及衡州而止

鱗鬣開雖不失江光海氣乃登之几筵按楊子江所
出則肥美都減視橘之踰淮差能不化爾

魚苗出常寧白面石下其地有龍祖潭上有沙邱相傳
龍王葬后于此邱之沙細如塵歷久水不能沒或秋
冬邱稍低至寒食仍高聳俗又稱龍王培墳湘水之
魚必至此朝龍經白面石照方成種順流而下迄清
泉約百里而遙過此則無漁者於清明節浮筏江中
候雨集水長撈魚所布之子膠密布為箱貯之養於
澤畔越宿即成魚苗星星細如毫髮乍覩無所見若
清水然故名曰魚水賈人購置盆內越翼日而頭目

瀟湘聽雨錄

卷八

三

畢見飼之之法取崗茶煮鹹鴨卵經晝夜取卵黃為
粉飼之越三日每一盆或數人十數人均分其水利
市者獲魚至億萬無筭數千里外購魚苗者帆風沂
月飄渺漁歌與湘流上下故清泉科則春有魚勗之
稅

男 德堅

德堪 同技

從子德量

瀟湘聽雨錄卷八終

光緒戊子季秋

茶餘客話

許淦署首



茶餘客話 本傳

茶餘客話

淮安府志傳云阮葵生字實誠號唐山學浩子乾隆中以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歷官刑部郎中河南道監察御史通政司參議終刑部右侍郎生而才識卓越為文下筆立就賦性高潔不為國人所過而節之退而相忘少侍父京師職 國家事故及官刑部執精法律屢決大獄通徹無壅礙遇大事衆不能決者片言立剖洞悉情偽新例御史不兼部務惟刑部為刑名總匯熟諳之員許葵圖及葵生改御史仍留部行走實有弟殺兄牛兒狀弟命者原擬弟係罪人兄尊長應流葵生判曰弟殺兄牛並非盜賊兄刃弟罪實重天良竟擬抵浙省內洋漂沒巡船于總督實詳報部司以內洋虛分重私改外洋遺風令于總改詳撫臣均擬統判曰法嚴首惡律重誅心于總督實詳報部司代改招詳情重且非稱與同罪律于總撫擬流又有兄殺父受賄私和弟首告父以賄擬徒判曰為兄洩憤手足之誼雖全而陷父充徒恩愛所傷實重若如原擬不獨父不能無憾於其子即探之為子之心亦不能一息自安也應改照子首如父首例令子代父充徒則父子兄弟之問兩無愧矣會有庸報難之刑宜刪者 旨交廷臣集議葵生下請曰查律載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子孫不告官而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勿論少遲即以擅殺論細釋律意其登時殺死勿論者蓋子孫自親悲痛憤頃刻之間不惟不暇嗚官並不暇及己之擅殺其迫不及待之情實有可憫故得勿論至於少遲較之登時已屬有間然仍系當場自親怨憤尚在難逃故予以杖六十皆原其倉卒痛憤之情如其不告擅殺之罪也若過時事已到官或有司不為昭雪或勢豪狡脫稽誅或頂兇有人而正犯脫然事外或兇犯既逃而子孫猝然相遇更或遭離被毒控告無門是皆祖父身死無家之手抵而無人子孫含恨操戈乘隙刺殺所轉者實系應抵之人所復者亦其應抵之罪換之律義亦自相符但查歷來辦案並無此種情節蓋由百餘年來明訊教法無不申之冤枉無漏網

之兇徒故律文雖載此條未經引用即如乾隆十四年廣東省會昌被會士羅打死業已擬斬其子以朝宗將士標子曾亞一殺死又乾隆二十七年河南省智順為趙二殺死已擬絞其子智洪將趙一之子趙合殺死此二案皆藉口為父報讐而核其案正兇均已擬重刑 國法既彰私讐即泯其子即無讐可報今所殺非應抵之人則於法無可寬之律擬以謀殺定入情實原為罪所應得而 皇上於各本年勾到之時一則念曾朝宗究系痛父之心滅為處絞一則念智洪義父子二命酌予停勾於萬無可道之中予以一綫可矜之路誠為法外施仁至本年安徽省郭幅之父國羅被陳佩佩內毆傷經平服因病死是死於病非死於毆陳佩佩之罪不至死而郭幅因父死無抵命之人蓄念十年之久乘隙槍扎陳佩佩身死於復讐義絕不相容自應按律定擬伏恩律文相沿已久自應照舊載存嗣後各省案犯有與律意相符者仍照律定擬外若於讞案已定後更藉口報讐之犯但查其原辦之案果否允叶並核其報復之念有無別情所警者是否應抵之人所殺者是否應得之罪隨時酌量情節恭候 欽定則情與法自兩得其平而律與案亦各不相紊矣廷臣面奏如所議行兩次展從河數召見 命和詩數十首復 命覆校天津閣四庫全書時高澍道犯就禽解集實夜詢供無少間而校書和詩知常官從祀壁馬 諭此後乘驛勿駭馬蓋異數也京師松筠苑本明楊繼盛故宅改為祠日久傾圮葵生邀同人修復之立碑紀事改建淮安會館鄉人以事赴都者皆為以道義尤感請託曰非徒無益且得禍故時准人無奔競之習至於獎選後進若不足立刻孤特無依倚一切聲色玩好皆屏絕下直後青衿布袍如諸生時交游多士相與為詩文會數日一集風流文采為當時所推 山東縣志

東漢始也其時乃有孤卿入內閣者蓋自王文始也先朝重宰雖內閣元輔歷三二十年不得領
吏部尚書內閣之領吏部亦自文始也內閣未有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穀遂至領五
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景泰文淵閣設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安邱濬以孤卿入閣餘皆
修撰贊善通泰少卿少詹事侍郎自非孤卿則六卿惟聖以待耶兼學士以故內閣職事
重于中書體統尊于三公府省之名雖顯而內閣之權益隆先是內閣亦外調宣德中陳山張瑛以干
請諸司出山教小內使書瑛為南京禮部尚書景泰中亦出江浦為工部尚書不獨解與胡也其入內閣
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士奇齊府密理也黃文翰中書舍人也金文靖功及戶科給事中中辭
文清直監察御史也李文達吏部主事也近日丹徒水滸安仁南海黃溪亦中書主事給事中也列聖
嚴于防奸廣于求賢故內閣諸臣類多功職三楊泰合歷事四朝文經武緯內閣外閣四十餘年號稱平
治昭后既廢裕陵正統親政一時五相才器尋常權歸奄振國社幾搖景泰諸臣因人碌碌強者恣睢弱
者陷默或陰主邪謀或曲從密旨歸官易位官賞紛然天順英宗復辟許誅宦削逐舊閣一空自是輔臣乍
進乍退恩數輕微至有囊頭詔獄荷較過者南楊士奇既出復留最遲且久造陳陳讓讓章抗論六卿得
人萬幾無幾成化間文經文毅事關綱常力諫時值倭寇肆虐行誅治初年大姦距脫海內忻然
洛陽韓琦長沙餘姚文雅疏直泰陵弘治嘗接再三虛鑿色屬精訪將大有為而諸君子志在
包死意存裕壘多思少斷坐失其期於十八年間財以民而富兵以道伐為威刑以殺死為恩士以職
進為恥正德庚辰初逆運用事盡逐方正大臣芳宇本衣冠之盜則跡編屏數年間濁亂天下新都場
和守正應變雖有餘才碩果尚存巨川攸濟雖大樽之議未協宸覽而棟時之功登于鼎錄今上獨秉乾
綱輔臣仰承休德豈非開卷之遇賢於夢卜都俞之風幾於默會乎

茶餘客話

卷一

七

明之閣寺權權流遠宗社雖宰相無如之何按之唐代正復一撤唐末兩權使柄事與宰相表裏
為中貴則明司禮監之蓋攝也金吾衛南衙猶明之錦衣衛羽林衛屬北衙猶明之東廠李輔國署察
士數十人潛令總察細事魚朝恩于北軍置獄使令坊市恐少羅告當室則成化崇禎西廠之前車矣
張說傳帝始欲授說大學士對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禎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為稱固辭乃免後李
必加集賢殿學士建官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固辭仍以學士知院事至樞閣又加亦引必
讓而止
唐時稱舍人年久者曰閣老非宰相之謂也楊文公詩題有寄第三閣老注云王沂公言行錄記楊大
年呼沂公為第四閣老又宋胡邦衡除龍圖閣學士周益公賀詩有龍圖閣老之句此閣老之
變也
明時稱大學士曰閣學無中堂之稱按閣學之名起於宋宣和末陳亨伯為龍圖閣直學士稱龍圖閣學
閣學飲閣二直學士欲效之而難於解微學顯學乃易閣字然古稱大學士曰大學明代設閣詞林記
又有殿學閣學學名初不立宰相以本學士加官故無印止有文淵閣一印以備封進御之件
此外文移皆借翰林院印於翰林院堂上設公座視相公幾位則設幾座故稱曰中堂是蓋乃翰林
院之大堂非內閣之堂也
張乘用初名學政嘗成化以前時勅之禮禮為近古其本身不過百餘字祖父父母不過六十字
曾者無幾嗣受者無幾色後來節節漸漲百成子以萬乘之尊過書匹夫匹婦之賤大非政體請加釐
正詔自今時勅從簡實不許飾飾浮詞致致製制其實抑揚褒貶多為中書賄囑之地如故也
康熙年間合翰林按官職所舉擬擬告身文字無須隨事碎碎不必再切一人校察廓清無能行其私

茶餘客話 卷一

今毛大可集中數篇即當日分撰者近日 國家重恩恩被錫類張廣凡幾封伯叔兄嫂以及外祖父母
舅氏者悉蒙 恩准而當日並未撰此數項文字近日請勅房不敢另擬即以父母之友加于伯叔兄
嫂外氏竊有未安 康熙戊子直隸總督趙弘燮為其外祖郭某請封御史王奕曾勅其怙寵非忠二
本非孝語而刻 聖祖特允其請許給命並許凡外祖之嗣者皆得援例奏請翰林某侍讀撰詞
有云緣情作則厥施用恩夫蓋臣邇本推恩其義實通于將母當時傳為佳句蓋因人以撰文事由 特
旨不得為例中書科所書告身皆佐史之筆著泥金五色者潤筆尤豐明隆慶中司馬王崇古以泥金書
軸為官官所糾其無理解唐制皆手頗公自書生巨川一人而魯公季海同為之贊巨川賴此以傳至
宋時則當制之人兼書字體不拘真行故當時以得歐蘇手筆者為環寶
唐時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母一代而已若以恩回贈則其祖與異姓皆及之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
其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於陵請回贈祖吏部郎中是也又如劉綽外祖故瀘州刺史張懿贈工部
尚書制曰有外賢孫為吾闈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于外孫令伯孝心願推
恩于祖母至宋時官至宰相多為其女請封號不知其夫作何稱謚亦甚矣實如歐公亦不免俗不可解
也
宋以前無封贈本生父母者李文靖訪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叔母謝氏故
陳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名教罪人今郊祀單恩與道榮太宗皇帝之贈趙太子
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至真宗元八年八月辛未詔文武朝官凡父不在無嫡母繼母者許敘封本生父母
惟我 國家近例凡願以本身告身封者悉准給賜類之恩均四海遇千古矣
漢制以本任兼他職者曰兼 兼以右將以高官攝卑職曰領 兼向以光祿唐制又曰攝 兼中唐時又
兼攝以本任兼他職者曰兼 兼以右將以高官攝卑職曰領 兼向以光祿唐制又曰攝 兼中唐時又

茶餘客話

卷一

八

有行守試之別大約職事高者曰守職事卑者曰行未正名者曰試宋制則高一品曰行下一品曰守
下二等曰試元祐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從
朱子論夫妻封號曰婦人封號有夫為秦國公而妻為魏國夫人者亦有封兩國者秦檢封兩國范伯達
笑之曰一妻而為兩國夫人是何義理故秦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亦封建安郡夫人夫
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如淑人碩人宜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夫官帶之後
入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者來稱碩人亦無妨惟淑人則非所宜耳但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郡
伯而妻已先封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相觸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井格法也
與整頓過則無病矣遂使人得以自相違戾如此是亦京不子細乘勢粗改後人以其出于
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
內閣簽卷凡關兩部者必明察某部三部以上始稟該部明天啓後閣臣不諳故事悉趨簡便
遂有一部亦稟該部者其後相沿不改至舊傳本部本式樣皆依樣葫蘆也甚不足為典要而該部
請奏一簽九宜討論記雍正元年有將已經條奏事復行陳奏閣中仍稟該部請奏者 旨嚴加
申飭以為漫不經心者戒大學士亮冠則稟一席蓋不易易非有百年典制棄故者許不敢許
其概也
內閣無夜直之官初內閣大臺不得舉火夜則懸起子門掩門而出官廳中始會食堂上備制輔臣在
直辰入申出申為常儀王申後一鼓始散已卯後至四鼓聞至散夜者周官與職輪一員宿精微科候
傳稟乃夜直之始而不事候中書精微科屋九間屬內閣在午門外西廡其南接兵科北為尚書司
明代大學士帶殿閣銜者俱以次升遷由東閣轉升至中樞亦有超授一階二階者惟文華不經授明

之量二入耳我 朝初不以此分軒輊亦無...

文淵閣無其地復實之先賢博雅諸公皆無...

明臣入閣辦事預幾務曰文淵閣又曰東閣...

內閣北牆下有楮樹一株陳年先生愛之...

皆可想見 聖駕還幸凡駐蹕口內閣一日...

行在內閣以滿票簽侍讀一人滿中書四人...

改簽等亦漢中書一二人專司漢字應...

明初和相國欲留之任事汪文端由教授...

內閣大庫藏歷代策冊或封貯存案之件...

內閣制本每屆年終派漢本堂中書查...

內閣制本每屆年終派漢本堂中書查...

內閣制本每屆年終派漢本堂中書查...

內閣制本每屆年終派漢本堂中書查...

內閣制本每屆年終派漢本堂中書查...

壯張謙韓忠教宋瑛忠順李賢忠憲程重威張王忠顯張觀劉安朱希忠傳康輝孫興
祖程國勝徐增壽劉球張世忠李彬李梅李洪汪一中王治道楊繼忠忠陳文孝勇王和劉玉瑞毅鄭
賈朱雲劉采林雲同毛愷端馬文升梁才順作葛守門錦端楊時喬端陳寶鍊何維相端格胡世
寶泰金端數商大節端慈徐端約貞義林俊貞謝榮孫端端端端端九噴劉端廷端清惠孫端
魯清忠陳治周憲丁碧李光啓鄭軒觀吳嶽介肅李桂毅勇劉玉毅教王文馬炳毅毅毅子俊王廷
相辛自修端敏于謙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介趙輔周用張清林鶴曾鈞熊黃光昇嚴清光肅朱英尹曼戴瑞層楷魏歐陽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向李傳王權恭簡純廣孝王忠府用文張端實李敏張端朱希周蔣瑞洪道王瓊朱希忠陳其學恭
王用汲恭實盧淵順孫中恭恭陳瓊馬邱王瓊劉丙張瓊江東趙炳然許論石茂華楊端端端端端
獻端信民范端章孫恭惠李端慶莊白圭李燧李全馬森恭恭張景明朱輔許紳沐朝輔恭傳周壽恭
和張端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
悅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莊恭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恪恭李彬剛毅張欽水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貞吉簡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瑞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友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茶餘客話 卷一 十一

張新周金唐澤王以旅翁萬達李遂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經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于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白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試李環康傳方壽祥劉泰庚順任禮儀紀傳端王鍾陳餘吳克勤周李麟湯世隆傳教吳守義紀
符仁元名位順沈榮傳德貴洪航安節王宗彝安簡常重五安穆蕭毅張偉端端端端端端端
潭淵壯節何德壯毅吳成馬聚梁成吳克忠衛穎壯勇高文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襄孫殿威武劉聚威勇吳復王曉楊信威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毅
廣景成郭子興宣武劉德德節陳清崇武梅榮定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繼宗袁宗泉肅賢恭襄祥元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
隆夏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銜張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端
顧應繁所輯臣端考文武端七百八十一人按是編纂于萬曆三十七年故追隨諸臣及後來者皆未載也
百人中文臣四百五十餘人應繁之言曰禮典于奪舉于詞旨洪永兩朝五十餘年僅數十人而文臣
惟王文節胡文穆朱忠定長史 嘉靖四十五年中至一百八十一人萬曆三十七年以前至六
十餘人
司馬端公嘗言禮之美者極于文正後竟得之外此惟王沂公范希文皆端文正終宋世三人而已若李
司空王太尉皆端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遂呼文正非本也 本朝端文正者惟州公端端城

茶餘客話 卷一

劉公端大與宋公端端州保節端年端
劉知端曰史書宋周煥字深附九重地處禁中人同方外可以獲拙可以藏愚或終年卒歲竟無別述而
人莫之知也或不自校經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端衣直指所莫能端項申戚所不能及斯因素端
之端宅戶端之端數也見陸文裕集

茶餘客話 卷一 十二

茶餘客話卷之一終

如可繼述我心存蓋以沂公望之也先是康熙壬子韓鼎以兩卷留第... 解改置第六乾隆辛未吳頤會試亦定元復以策滿清改第二十所有數存其間耶... 第一死建文之難成祖命削其籍今人止知尚帖矣

康熙庚辰科仁和凌紹少習清書試對策用清漢合璧書置二甲末雍正庚戌貢士宋長城對策... 有請廢科目之議置三甲入停其選用其乃元人所謂過橋拆橋者耶

康熙壬午張春以副都御史典試陝西雍正丙午唐有堂以中書典試浙江乙酉陸耳山以中書典試... 浙江中書主大省鄉試此外無多見也

辛卯江南正考官左必蕃由舉人起家副之者為趙晉榜後奉 旨勸問江南士子有趙子龍一身是膽... 左邱明兩眼無珠之語

江南康熙癸卯鄉試一榜出兩甲五的書三大學士典試者為編修王鼎工科給事王曰高近則已卯... 一科得人最盛十年中已出二殿元 謝大誠 山南巡召試授中書者又三人

己酉浙江鄉試主考為任香谷于次山兩先生得人最盛然名重當時者二人俱中副車胡稚威大游齊... 次風召南也

會試同考房運亦有盛衰給事中劉顯績大興人明季癸未本房得成克鞏 姓文然 謝大誠 大寶... 順治丁亥再為同考本房得王熙士 李之芳 程芳朝 一甲二名 蔣超 一甲 才疏 一甲 又陳午亭

相國官庶常時辛丑為同考本房馬士俊 一甲 孫無 一甲 董錫 一甲 又康熙庚辰科仁和翁福年本房... 得張廷玉 大學 馮廷儀 刑部 又乾隆乙丑科錢湘人琦本房得蔣元益 會 錢維城 一甲 戊辰科李然山

金震本房得梁國治 一甲 汪廷瑛 一甲 丁丑節齋南學際本房館選分部即用知縣二年老者以教職即... 案餘 客 話 卷二 一 五

用無一歸班者是科處紹弓文昭王仲涵洛本房所中俱歸班... 科名有無命定之矣即中式名次之上下亦莫不有數成庚辰會試鄂虛亭閱江南卷中定三十本又另備

十卷暗置四榻枕下以防意外更易及進 呈前十卷內江南一卷後場犯謬謬去急命小胥取床頭十... 卷來十卷因亦自別高下而小胥抱卷趨趨而小倉其信手拾取以進鄂公即取最上一卷置第

十名及進呈 御覽編置第一即今禮部館前印也... 世祖時引見新進士楊廷鑑多對年已及暮特與館選次日復召見瀟灑揚揚微刺去 上見大不悅

有國家取士以才不以年之論乾隆四年己未沈歸愚引 見 上呼為老名士亦與館選國家不以年... 齒拘成格如此彼以年少自矜燕衣刺面甚至傳粉塗着以取悅者其不與館選小史共笑也幾希記宋

初有何朝宗者姓鄉人十八登第太祖曰此人未有爵位宋之成不宜與第且令讀書至太祖始登第... 賢亦何負于人而新新之耶

東莞尹之遠順治丁酉舉人于康熙丁酉年八十秋榜後巡撫延赴鹿鳴宴主試嚴忠位謂曰六十年... 前攀桂客天留碩果到今時已從石室傳丹訣復與瓊筵泛玉后金粟山頭清白更瑤湖洲畔去來河非

酒非見窮經術百歲常為後輩師康熙乙卯鄉試松江唐進士昌期年八十矣以萬歷乙卯鄉試亦與外... 後同年之會有者附以句云騰揚杖履追前哲鶴鶴科名接後賢九老香山圖畫裏 一 一 藥酒

乾隆己未榜秋谷與新貴遙認同年沈歸愚謂云後先己未亦同年幸未會試前鹿圖先牛進新進士不... 郎寓會同年賦詩飲酒聲下稱盛事至庚辰會試史洪陽相公年八十亦修故事 上賜以詩壬午閏中

黃文華田在亦重與鹿鳴之宴白制軍楊公廷 以下俱作詩贈之華田言鄉試難給錄所取士也... 上元獻學士 鄉試會試殿試皆第一入自刻印前曰讀人出一頭地

東觀漢記載鄭顯知舉宣宗科名記鄭顯知舉宣宗科名記鄭顯知舉宣宗科名記... 年至大中十年秋付翰林自今故榜後並寫及第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仍所司逐年編次明... 三百年鄉會試並沿其制康熙初停止至庚戌會試乃復舊例鄉會試錄仍進呈乙卯鄉試以兵餉不足

再停止復丁酉後九卿議裁雍正元年癸卯恩科命復列刻... 同年榮以齒為序不以爵昌黎張員外季友文云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誥韓... 愈侍郎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唐承宣河中節度推官殿中侍御史邢昺等皆貞元八年

之同年也並列韓後是不以爵叙也... 庶言引國史補云進士為時所尚由此出終身為文人其都會謂之本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

得第謂之前進士五相推敬謂之先輩通稱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 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則保謂之合保舉凡屬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

往既捷列名慈恩寺謂之題名大宴曲江謂之曲江會館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靶歸... 名造請謂之無名子進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行謂之夏課秋賦入試謂之射策 進士始於大業中

盛於正觀位極人臣不由進士終不為美歲貢常八九百人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難難謂之... 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康熙乙丑科會試命將四十卷進 呈候 欽定名次後著為例今 上庚辰科殿試始命前十名於傳... 讀前一日引見 欽定名次

江南鄉試詩六房以六房春秋一房詩四房上江中四十五名詩十五名易十四名書八名春秋... 二名禮二名下江中六十九名詩二十二名易二十名書十三名春秋四名禮三名又上江五經二名下

茶餘 客 話 卷二 一 六... 江五經三名後五經中式率裁部議任擇各經中佳卷補之上江副榜九名下江副榜十三名

氏會試書無廷對傳臚之例自明末崇禎辛未科始從方逢年之請也是科狀元為王來聘後以副總兵... 戰死

明會典洪武初年定四科三途之制曰賢良方正曰聰明正直曰孝弟力田曰通經孝廉為四科或從者... 民或從稅戶人才與科貢之士並用

生員升率性堂許積分五月試經文仲月試論及詔誥表季月試史策及判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 與半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極格與出身不及分者仍坐監肄業先是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

聖堂文理條達者升修道誠心堂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 康熙壬午年召舉人查慎行錢名世監生何焯汪灝入南書房考試特賜燭灝舉人

康熙己卯順天鄉試八月十八日夜明遠樓上有小兒啼聲尋之得女嬰甫生監臨令送交育嬰堂... 順治三年丙戌會試中式四百名內山東九十九人殿撰傅以漸聊城人也先是乙酉鄉試及京兆試山

東共中式九十五人而丙戌聯捷進士者四十九人 四年丁亥會試中式三百名內江南一百二十四... 人殿試一甲三名皆江南是科會元李人龍二甲傅麟于明賢皆不與館選後至大學士者凡五人呂武

進官黃文燾李文燾之芳王文燾馮文燾馮文燾內成中式至丁亥始殿試... 乾隆庚午浙江鄉試八月十三夜燈屏中間轟啞之聲如江潮擊至舉子俱奔赴燈門叫號不止試官

不能禁而外間殊寂然無聲也次年辛未三月十五日大雪士子忍凍不禁而雷電交作又無異盛夏時... 皆一時之異

康熙辛丑會試揭曉之日風驟大作拔木毀垣 聖祖降諭旨謂是榜或有真才也抑或中式者皆有人

徐文公湖先世業漁生公之日江湖大上一小舟爲風漂沒徐公救之得無恙徐公舟者爲陸省學廉入都赴試者窮延至家致難黍之飯次日洗兒請康命名以江湖之異遂名曰湖其後學廉不第而文敏早達至某科以編修分校孝廉得傳過出其門

順天鄉試各省文士會考故解元不拘何省則陸慶以前多以南士作解至天啟丁卯科給事中劉文炳其人請以北人爲解首謂燕趙爲至魯魯不爲使他人得時首務方從哲京師人遂定爲制

順天貢登兩榜者終明之世不絕嘉靖中陶大順中解元回浙中第四官至副都御史景泰四年羅崇敏中元被斥回江西中二十九名成進士又汪諤曰香河籍中式被斥回浙登進士官至門部侍郎卒

唐時荆州解送舉人不成名曰天荒至劉蛻及第號破天荒蓋楚語也東坡嘗以詩贈瓊州進士姜唐佐云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今始破天荒宋初江西無狀元紹聖四年何忠儒始第一謝民師詩云萬里一時開曠足百年今始破天荒

狀元宰相古今難得我朝順治丙戌至乾隆己未百年凡得五人順治丙戌傅爾丹以丁亥呂武進官己亥徐崑山元文乾隆丁巳于金壇中已未莊善也者蘇宋人西漢詩話石揚休詩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致政止四人四人者呂蒙正王曾李迪宋庠也有明前百八十年爲科六十人開者止胡文穆曾文忠公陳方洲商文毅彭文憲謝文正曾魯鵬湖廣順德縣人八人耳

康熙庚午江南鄉試得人最盛時同老廖騰蒼負知名得劉捷卷首薦之時元卷已定主司欲置第二廖不可曰留來科作元遂擢落而景科元即捷兄捷也後數年廖以御史與江南試以書觸捷祖捷爲贈中物色計輝祖星夜馳歸中途病阻書不得達廖入關備求捷後不得太息累日及揭曉捷已發然

舉首矣噫針芥之合夫豈偶然向使捷祖不病捷書區區一解元何足以顯文字遇合之奇哉此事余聞之周白民先生云

明代東座主門生之禮萬歷以後竟廢門戶鴻禧八年張璠嘗爲主考戒諸生勿修弟子禮順治十五年戊戌給事中胡悉曾鄉會試不分經房不稱師生至康熙己未以後漸弛後會典則許其修師生之禮矣大員外任同官照親屬請迴避候 旨行

明初主試官不拘現任家居洪武中取元逸沈沈夢龍克恭典試事竣不願授官放還

正統丙辰進士陶希文以親老耳病告歸至天順乙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兩典鄉試 明紀楊少師以服闋主浙江鄉試王陽明爲刑部主事赴北土爲山東鄉試 至各省典試分遣京員始於萬歷

乙酉非舊制也

夏鼎仲五上公車不第曰始我初不第時意中不能無少動已而出都門見其僮僕者車馬行於道習習若蟻然當此時自視亦蟻中之一也夫蟻一有求而不得豈可遂有疾怨憤之心哉即有之人亦何從知之天亦何能憐之自此以後失志而愈安處勝而益靜即他人代爲不平而我以爲無庸也

報禮之語見於唐人小說以子所問每科皆有之而尤異者涇縣文公若家君已酉同年也辛未會試中式揭曉後趨往賀之至寓則哭聲震屋一夕死矣計淡墨書名之既正旅館歸鄉之時也

壬子順天鄉試出戶部主事盧元時之門 盧蘭亦出其門

舉者謂之座主其時之人即以事舉將者座主開元禮爲座主者三月是朝廷明爲之制服終唐之世固若父子莫之敢擯故五代時桑維翰爲宰相其座主馮道不迎不送曰門生也何送迎之有歐陽文忠載其事以爲有禮若范魯公李文正之於王德用王文獻之於和成敏以迄有宋之世蘇承旨歐陽公門下士皆竭誠盡力久而弗懈宋有同知事及詳定官禮者並稱門生又如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爲弟子明世以鄉試考官會試同考爲重其間無不比附影射糾門戶之聲亦由之起霍文敏指深族之其主試謂關爲文以告舉子不許謝恩以第語其切文敏則謂其言亦欲教弊一時猶未以爲允自余論之舉主與座主皆爲國家選賢才以備任使其事甚重非爲一己樹恩也而爲所舉者當思所自既不可以私以壽公亦不其忘本以違義是以建官子壽韓厥河曲之役宣子僕以乘車于行韓厥執而戮之宣子曰晉舉厥也也既而下宮之難非厥也趙氏不立其能戮宣子之僕者必能復趙氏之卿也明矣東漢第五倫朝會坐鄧宏之下宏以舉將之故踰階不常朝廷爲設置母屏風隔之禮其教舉將意也唐魏知古爲姚元之所薦位至宰相後分司東都詔諸崇一子明皇薄之終身不用謂其不能報推舉者必不知感朝廷也柳子厚與顧十郎書謂魏冠束在趙以進者感曰我知恩當隆赫柄用而韓附蟻合煦煦起起一日勢變魏滅顧不爲門下用矣子厚爲顧少進門人身後爲韓耶君猶自稱門生以未報大德爲恨韓退之嘗佐童管幕管第二子溪負罪終長沙因附溪女婿陸暢云我爲門下士力薄納與蚊受恩不即報永實湘中填蓋其於易世而後見其子孫感勵動思有以自效如此豈與一時趨附便許爾爾者同日論說大約厚於師友者必有得罪於座主者未之有也門戶又重於師

弟以師之門戶爲門戶者因多不以師之門戶爲門戶者亦不少也富貴又重於門戶有始附正人既而與之爲敵者有始非邪說既而窺其黨將放逐反攻之者皆繫於富貴也

雜記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以爲公臣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季林曰此雖使爲之服亦以舉主而服然孔子以爲有君命則可蓋亦有不然之辭也

范希文登第後晏元獻薦入館後雖名位相亞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張翥寄蘇州白使君登第云登第早年同座主又楊嗣復傳父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門生出迎權文公不由科第舉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入相得人稱盛

漢書載尚書郎入直制物盛備至唐詩不覺唐書載尚書郎入直供青練白綾被或以錦練爲之給帷帳尚書通中執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者執香爐衣服大官供食物餅餌唐詩春風侍女禮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沈佺期詩大官供宿侍史禮朝衣禮退之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那宿禁中

宋時翰林支快行家日食錢三千又折酒錢三百別賜水一擔若直支錢一千限日下支不准次日見玉堂雜記

宋元豐間凡三番官假日惟接見賓客不許出謁

宋時天下諸路文武職事官總四千一百一十八員大約十九路總數如此其兼職判司簿尉又在此數之外

明正德中御史於巡撫楊曉生侍坐幸卯後會坐懸帳幔侍正坐懸帳幔侍生尋彼此解侍生尋彼此侍生矣蓋由南北多懸帳幔既懸帳幔不必有宿或與侍御同宿而功罪勳報中轉得其柯故也

雍正五年以部司官在京則宿慢不若出爲道府則兼抑過度令九卿職惟注 禮定部院司官路過宮

官制馬候過在木衙門辦事官高坐司官侍立說堂若事件多司官席地鋪席序坐說堂如在朝房辦事堂官席地坐司官一足回話堂官前來趨走

舊時輪轉檢以上於中堂吏部尚書處投刺候晚生於五部尚書在都察院侍生侍郎巡撫以下則否以余所見庚午辛未以前守此規制是則於侍郎巡撫侍生於尚書總督侍生於近且又有於三品京卿解侍者矣先君林居十餘年與當事諸大吏往還一仍故制亦未有以爲忤者

明萬曆中後吏部之權重閣臣轉使仰因之其可駭者遇升選用入惟選郎一人主之至太宰大府面決可否其門徑皆選郎自爲取附人莫敢致至議定不獨他郎更不敢問即兩少宰亦不與聞迨及末季遂有吳昌時之禍

六部中各分爲數部如戶部之金部農部禮部之儀部各部至明洪武二十九年始分爲司制進士釋編後分派各衙門觀政其在部司員相見亦各不同在吏部則執事兵部則輪前後禮部則從師生之儀六部之弊政皆積重於吏部二部其儀節亦均抗惟戶刑三部爲平交炎涼之態自登門之始已然矣 彼時部員一拜副郎馬前即用鞍轡與正副科道比惟吏部二部無之相傳皆言自以職居華要欲比小京堂用紅轎未遂所請并考棄之門部亦自以秩宗凌室不比他曹亦屏不用此皆有明官常隨其後惟吏部部皆認前後而後部皆平交相消至今

查明一則新翰林至本衙門惟三冊中騎進門庶吉士騎進門庶吉士登堂轉察謂則從門外下騎翰林至吏部則皆由後門進大堂其餘各官俱於門外下騎不知此制始於何時三月二十八日都人至東岳廟祈禱相傳像爲元時昭文館學士魏砥劉元所造

雍正元年 諭內閣通行八旗直省督撫曰官員爲外吏者每受本族都統統領等官所制自司道以及茶餘客話 卷二 十一

州縣於將運之時必勒索重賄方肯出結咨部及得官後門遣人往任所或稱平日受恩資令辭報或稱家有婦衰緩急求助或以舊日私事要挾或五族王府不體下情分外勒取或離本府管轄行貪求以致該官竭蹶送不能潔己奉公則空查墨皆由於此嗣後如仍蹈前愆許本官據實封詳密詳無轉奏者無即據詳密奏倘無密詳即許本官密揭都察院轉爲密奏倘不爲奏則即各御史亦得據揭密奏務期通達下情以除積弊外任所員不得隱忍畏懼亦不治以犯上舉首之罪

宋景濂策問常長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以上其付之定法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者有同儕之讓非始爲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更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如以常爲法則涉于避嫌以權爲法則近于專權東晉致威福下移之謬避嫌失竭餽餉國之義而謂賢相爲之乎

定等第酌量缺數人數多寡均分取選十四年俟其考試身書判亦不分三等一體取選康熙五十七年 諭月官令官履歷以三百字爲限雍正三年令月官履歷簡要直叙不事繁冗初授之員所得地方

難易繁簡預爲籌畫何以治民何以厚俗備科擢字之衝斷獄息訟之方令各出己見陳一二事於履歷後以觀才識其補任在者令將舊任地方利弊明白敷陳四年 諭月官考試履歷條陳原欲觀其學識今詢問多不能奏對乃借人代作者嗣後將代作之人及本人並以違旨例治罪後停止條陳今之月官考選止書履歷一通亦皆封進呈沿舊式也

國初置內務府設總管間以大臣總理順治十一年裁置十三衙門曰司禮監兵仗局慎司鑄鼓司織染局十二年改尙方司尙方院十三年改鑄鼓司爲禮儀監尙書監尙書司織染局爲經局十七年改內官監爲宣德院禮儀監爲禮儀院十八年裁十三年衙門仍設內務府所屬有廣儲會計學儀都虞慎刑營造藥房等司織染局又置武備院上嗣院康熙二十三年增設軍機處嗣後開以王公大臣兼管府事

陸容文最言駙馬都尉本秦官漢有奉車都尉主車輿駙馬都尉主駙馬駙馬都尉主羽林監是爲三都尉今數列侯曰公侯伯馬伯者文耳若施于章奏當云駙馬都尉乃止駙馬臣某候也 唐宋以來中書省爲三省之一今內閣中書舍人尙沿古中書舍人舊名每見今人列銜止云內閣中書古爲省名今爲官稱矣

漢成帝時始置尙書員五人然自霍光以大將軍錄尙書事其權已重漢官儀云初秦代遺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號尙書尙猶主也東漢改尙書閣三公俱稱尙書尙書之權特重然其秩僅六百石尙屬少府

東漢之九卿分屬三公所部如太常光祿勳尙書此三卿爲太尉所部太僕廷尉大鴻臚此三卿爲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此三卿爲司空所部凡九卿皆中二千石 唐之六部亦隸於尙書省左右司各分三部

少府本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名曰禁錢少者小也蓋大司農以供軍國少府以養天子是天子之私財也後世世林大務其祖制此少府屬員最多不止太僕令太官令上林苑令也即侍中中常侍諸中官之屬及尙書令僕射尙書侍郎以下皆以文屬焉東漢又以御史屬少府

官以事置事畢即罷如前漢之行氣獄使者美俗使者河隄使者直指使者皆見各列傳中而百官公卿表不載蓋不在定制內也後漢范滂爲清詔使又任番周舉等八使分行天下皆授光祿大夫如後世兼官攝官之類如我 朝有觀風整俗使宣諭化導使及欽差大臣皆有印信關防而事後即撤回無關官額三品以上用欽差大臣關防四品以下用欽差官員關防

俗語曰翰林爲漢賦其體而綴步也科道爲老鴉盤不詳也又以官貴戚武貴賤比六部吏曰貴戶曰富曰貴兵曰武曰工曰賤也又以官貴其業分屬吏部四司亦確老鴉案記一則云吏戶

刑三曹富饒他曹窮寒時人爲之語曰吏勳封考三曹兩艘戶度金倉和酒肥羊騎狗主膳啖雞吃麵兵驥駕庫飲蜜啣利幣比門人肉餓飽工屯成木生成酸臭又六科驛吏科官戶科刑科紙工科炭兵科皂隸科科有明工曹最爲冷局惟是時與大士增郎官十餘人管燈尤難得職京堂或賜四品

服語云馬前雙馬後方雙者棍方者棍督工者用之

明時京師諺云翰林院文章武庫司刀筆光祿寺香湯太醫院藥方官其有名無實以養情謂正不止此舖生曳白無如國子監馬匹無如太僕寺天文國子監無如欽天監音樂無如太常寺格感空虛

尤不贊世祿之家恬侈滅義非所以愛之也
張楊園謂四海之窮皆由于游民之衆且未論其他即如生員軍伍吏胥三種人俱不可少者然無田完
食十而八九矣

陳幾亭曰天下有窮根凡耗物生費人力而無秋毫之用者皆是在物曰骨重玩弄曰雕鏤鑿曰白土
曰楮錢在人曰優倡曰清客曰僧尼曰衙役帶身曰不耕不戰之游民完兵 白土俗名光粉餘杭產最
多鹽米中助白色不過市井作偽而耗米中之精華久而為枯食之無味楊梅亭因言幾亭之言特舉其
末焉者大而貪官傲弁小而劣師庸醫處處有之非徒無用又害之矣

新繁垣河督上生財疏稱地方一里有田五頃四十畝地方十里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頃地方千
里爲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萬頃依王制所成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法一計之
凡方千里之地實有田三百六十萬頃其間有雜花蔬菓麥荷藥草不係五穀再除四分之一計去地九
十萬頃外仍實有田二百七十萬頃什一取民古之常制每一畝合夏麥秋禾計之瘠土可收糧一石什
一科之每畝徵糧一斗每頃徵糧十石二百七十萬頃徵糧二千七百萬石內以一分征本色歲可征糧
二百七十萬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折銀四錢而布帛魚鹽之利不與焉今直隸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
六千里今姑作三千里科算爲方千里九歲徵賦亦可有糧二十四萬三千石有銀八千七百四十
八萬兩此臣準古設今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數今直省額賦不及三分之一何也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
察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賦輕民惰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衆也紫垣此疏事屬難行然其胸次亦可謂
通知古今而自有天下全局者後之人未能及矣但直省形勢不同山岳江湖幾去一省之半不毛之地
沮洳斥鹵確之區賦稅無人之所至西北一帶十分幾幾六七安得計里以定賦乎即以順天一府
奉餘一寄話

而論其中不耕之地多於已種者天時晴雨之難料地勢旱潦之不齊人力工拙之非一所以近在咫尺
而不能盡獲況四海九州之大且遠乎至什分取一之說我 聖朝初未及百之一也蓋善政遠于古矣
紫垣殆未之細思不過據陳漢之應說徒發聾耳

歲清五等曰正兌米入京倉待八旗三營兵食之用以乾隆十八年奏銷冊計之山東十有五萬七千九
百九十四石河南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八石江蘇百有七萬六千三百九十三石安徽三十萬七千十有
六石江西三十五萬五千五百有三石浙江五十五萬四千七百七十四石湖北九萬四千五百七十四石湖南九
萬五千五百三十一石各有奇 曰改兌米入通州倉待王公百官俸廉之用山東六萬九千四百七十
三石河南三萬九千九百十有一石江蘇九萬二千四百四十四石安徽十有一萬八千八百四十五石江
十有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五石浙江一萬九千三百六十五石各有奇 曰白糧分入京倉供內府光祿
寺以待王公百官各衙門使館之用江蘇六萬九千四百四十七石浙江三萬五千五百五十三石各有奇
曰輕麥入京倉供內府之用河南正兌五千八百六十六石改兌三千三百三十三石各有奇 曰黑豆入京倉
待八旗官軍及賓客館牧馬之用山東正兌四萬五百有石改兌萬六千五百石河南正兌三萬二千
六百七十四石改兌萬五千五百八十八石各有奇 凡漕糧改折曰水折米徵銀解部山東河南歲折
徵各七萬石江蘇十萬六千四百九十二石安徽七萬五千九百六十一石湖北三萬二千五百二十石
湖南五千二百一十石 每石通折銀 曰改折灰石米徵銀解部待工部灰石之用江蘇歲折徵一萬
一千一百一十有六石浙江三萬三千三百二十三石各有奇 每石通折銀 曰改折
凡漕糧經費曰正耗各省正兌米每石二五 每石通折銀 加耗改兌米一七加耗以備通州五庫運耗貯
折耗及運軍回船食米之費 曰輕實正兌米山東河南每石一六加耗江蘇安徽一六江西浙江湖北

湖南三六改兌米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每石二升加耗山東河南改兌米不取折銀徵解倉通漕庫
漕船至通計運道遠近每船給養銀又按到通米數每石給養夫銀各有差 山東河南
除山東河南及江蘇徐州府屬之銅沛濰濰濰船不給耗餘船正兌米每石一五及五升加耗改兌米
二三及八升加耗各有差以給運軍沿途折折 曰席木各省正兌改兌米每二石徵席席一以十分之
一七隨船解通倉庚苦蓋之用江西湖北湖南每正兌米二石徵席木一松板九以十分之五折徵
爲倉庫鋪墊之用餘均折銀徵解通漕庫浙江及江蘇常鎮安甯池太等府太倉州徵板木如之皆折徵
解庫 曰行糧月糧各省運軍凡出運之年各支行糧二石四斗至三石有差運軍月糧八石九斗
至十有二三有差或折銀徵或徵米各半各因其地之宜山東蘇松江安糧道所屬半于銀運時給
半徵解水次六倉山東則臨清德州江蘇安徽則江甯鳳陽淮安徐州沿途發給 曰附貼明代漕糧係
軍民交兌民受需索之苦 國初爲官收官兌因酌定附貼官爲支給隨其方俗各省異名山東河南漕
船每運米百石給附耗銀五兩米五石江安糧道所屬給附耗如之蘇松糧道所屬米同銀俟浙江給漕
載銀三十四兩有奇江西給附耗銀三兩米三石附耗米十有三石湖北湖南給附耗米二十石皆隨漕
科徵

凡白糧經江蘇每石正耗三斗浙江四斗五升以備入倉耗折及運軍沿途折耗之費江蘇每船給東
包入夫工食銀十有兩每運米百石給漕載銀三十四兩食米七石各有奇又費耗米二十石浙江給
漕載銀如江蘇食米三十四石有奇運亦行糧運軍行糧與漕糧同皆隨糧科徵
漕船六千九百六十有九每歲出運直隸三十七均協運河南山東九百七十五運軍自備者三百十有
一協運河南二百六十八蘇松糧道所屬五百八十九江安糧道所屬三千八十四協運河南二百二十五

協運蘇松千九百九十七內以糧者百三十六子通省漕船內簡調三年以東江西七百有八浙江千
二百十有四專運白糧者六十三湖北百八十湖南百八十二成道漕船以長九丈載米四百石爲度江
西湖北湖南加長一丈
京師十有三倉蘇米倉五十七庫南新倉七十八庫舊新倉六十四庫與平倉八十一
庫均在朝陽門內海運倉百庫北新倉八十五庫在東直門內太平倉八十六庫在朝陽門外均國初建
本裕倉三于庫在德勝門外清河康熙四十五年建萬安倉九十三庫在朝陽門外雍正元年建儲濟倉
百有八庫裕豐倉六十三庫在東便門外雍正六年建豐益倉三十庫在德勝門外安河橋雍正七年建
大通橋號房四十八間朝陽門號房五十八間舊設大通橋號房六十四間朝陽門號房二十八間雍正
五年初陽門增建十四間又移大通橋河東門十八間於朝陽門
通州二倉西倉二百庫在新城中倉百十有九庫在舊城南門內均國初建舊有南倉八十一庫乾隆十
八年奏裁

康熙年間部議裁減運軍耗銀米一事新紫垣疏稱漕務紛然于斷不可裁之故仍請照給部議
謂此項銀米從前原無若順治六九年所添等語不知彼時添給此項原非得已因軍旅運用不敷往
往勒索小民兼之盜竊漕糧拖欠日多公私交困是以請加銀米里民求免勒索是以崇於輸將原非助
公帑以給軍也從此軍民兩安國儲不欠已歷多年一日議裁勢必復陷故輸餉案里民盜竊漕米矣况
錢糧原有定額其地方官因時制宜另爲籌濟之項原在正額之外恐涉私私不得不爲隱明要之非
司員之項也在司員總會計之權止權限不宜收及額外若將里民自願樂輸求免勒索之功而又裁
歸司員則里民既出已費仍運勒索亦司員之所不忍聞也 又稱軍支軍用不其苛駁駁部員之

山陽阮葵生著

凡領請勅前一... 外候過隨入... 勅入室恭設於... 凡附與請勅領... 設神主受贈典... 通同附案上奉... 錄黃紙請勅文... 黃紙并祝文焚... 明制頒賜請命... 祭壇

順治九年禮部... 片金五品以下... 雍正二年禮部... 從二品後履經... 茶餘客話 卷四

雍正七年禮部... 武大小官及在... 所聽匠役備紙... 嘉慶十九年改... 乾隆六年奉... 外省官員入... 入尚書末巡撫... 統提督入都... 乾隆二年禮... 康熙初年御... 御史劉子章... 口不在此數... 康熙三十三年... 皆不許所云... 入壇着朝服... 惜物力之道... 恩旨

乾隆六年御... 旨仍准其攜帶... 聖明之鑒矣學政

之弊豈在家口哉

明會典門部... 羅自四月初... 王儲神職... 先朝頗諳... 傳禮耳... 禮部志稿... 查浦朝... 祭分三等... 帝王... 忠孝祠... 齋戒大祀... 南北郊... 太廟社稷... 齋戒不理... 有疾有服... 祝版祀天... 帛七等... 小祀一... 祭品登... 鹿脯白餅... 用詐用... 重一... 太廟每月... 苦菜同... 雞難... 十二月... 雍正元年... 殿寶座... 祖廟皇帝... 后均尚... 太宗文... 孝端文... 孝莊文... 世祖章... 李慈高

茶餘客話 卷四

有疾有服... 祝版祀天... 帛七等... 小祀一... 祭品登... 鹿脯白餅... 用詐用... 重一... 太廟每月... 苦菜同... 雞難... 十二月... 雍正元年... 殿寶座... 祖廟皇帝... 后均尚... 太宗文... 孝端文... 孝莊文... 世祖章... 李慈高

乃南渡名將劉鎬也生則敵愾効忠歿而厚矣禦其世祀也固宜其勳曰國以民爲本民實比於干城民以食爲天食尤重於金玉是以後稷教之稼穡周人畫之井田民命之所由生也自我皇祖神宗列聖相承道茲奕葉朕嗣鴻基夙夜惕若適年以來飛蝗犯境所食無不皆叶聲震無以爲也祭元吉愆末如之何民不能祛吏不能捕爾神力掃蕩無餘上感其恩下蒙其惠爾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淮南江東浙西制置使劉鎬今特勅封爲揚威侯人曹猛將之神其飭服血食一方故勅是掃蕩飛蝗乃鎬之功祀之宜也今以劉氏代之類矣予謂三代盛時馬羆貓虎之類皆有所報而除治盡獸通靈皆列享官蓋不以物賤而不之教先王治國明一也其義甚深初不必指實其某姓氏而肖像以祭也

茶餘客話 卷四

九

茶餘客話卷之四終

茶餘客話 卷五

茶餘客話卷五

婚喪

山陽阮葵生著

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古人之注也過時則情鬱天折則無後昏嫁過二十非父母之道古禮不必盡可遵宜尼之家法也
家禮昏前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俗謂之鋪房然不過懸掛帷幔之屬近世則用床枕似抱衾覆以從人於禮未宜按張陳婿室不見儀禮後儒增之未往而先飾寢非貞女不行之義不若婿家設床幔以親迎廟見之三日女家送奩飾布簪帶示爲婦之義以請女眷往不稱命乎
余老友王某年六十矣妻偶謀殺余勸其納不聽執伊川宗子七十猶娶之說竟聘閩中一武職女始及笄今聞其已娶矣先儒制禮不特人情迂愚者執以苛事登徒子轉得藉以行詐言禮者慎諸
宋時閩之某家不以再嫁爲諱范文正幼隨母適朱氏居長山名朱說及第後凡遇推恩多與朱氏子弟弟長子純佑與王陶爲僚婿卒陶妻亦亡遂娶范家長續忠宣但疎之耳文正復性表云非藉越乘舟獨效於陶朱志在投奔入境遂解於張祿明時有一母生兩子各狀元者王道必本人情先王緣情制禮此固不在禁內宋儒謂失節事大賊死事小噫古今來多少名公卿賢大夫尚多愧此言乃責之榮榮少婦耶是惟有任其自爲之若女子未出嫁而守貞奔甲則斷宜禁止故國家不設旌典其發乎情而不能自己者斯聽之可耳
通志氏族異曰氏同姓不同者納可通姓同氏不同者納不可也
昏不作樂曰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東晉升平八年符閭迎皇后大駕應作樂太常主者按儀注云皇后入自閭門鳴鑼鼓鼓王彪之議云鳴鑼鼓所以警內外吉凶之常禮非樂也迎皇

茶餘客話 卷五

卷五

后不樂則庶人之家乎近日愚民無知並喪禮亦復鼓吹作樂是宜禁也
雍正元年定公納采禮金銀約一具金簪二枚金耳飾一副段衣四襲段表褂三具納采日燕用牲九成納日具簪二十席 侯納采日與公同納采日燕用牲八成納日具簪十有八席 伯納采日與侯同納采日燕用牲七成納日具簪十有七席 一品官納采日與伯同納采日燕用牲六成納日具簪十有三席 二品官納采日與二品同納采日燕用牲三成納日具簪八席 四品官納采日與四品同納采日燕用牲二成納日具簪五席 六品官以下納采與五品官同納采日具簪用牲一成納日具簪用牲一成 凡有品級官員婚嫁或用本官職事鼓樂人不得過十二名鑼不得過六對無品級人及生監軍民不得借用職事鼓樂人不得過八名鑼不得過四對一應廢費概行嚴禁
又定例漢人納采及成婚禮四品官以上納段不得過八正金銀首飾不得過八件食品不得過十五品以下官各減二八品官以下有頂帶人員以上又各減一軍民人等納采不得過四果合不得過四其金銀財禮官民概不許用至庶民婦女在借用冠帽補服大轎者禁違者跪坐夫男
古以十九至十六爲長孀十五至十二爲中孀十一至八歲爲下孀但家語女子十五而嫁則謂之十五以上皆可婚娶則十九至十六非孀矣且十六成丁有成人之稱獨十五尙屬童穉耳昔黃淮作喪服傳改云十五至十三爲長孀十二至十爲中孀九至七爲下孀六歲以下無服子曰能執干戈衛社稷可無孀謂以成人葬之也

宋朝翼之卒凶問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與國戒壇舉哀又自陳以師喪假二日本朝惟湯文正公卒徐東海於京寓設位哭之郭則輝亦赴東海寓中舉哀湯為郭之舉師徐則湯之友或云徐之設位蓋誘郭以行其私云

汪舟次封琉球回遺本生之喪特許解任治喪家居三年而後服官近制凡本生之喪丁憂一年必回籍至喪次

哀以衣掩口也用以掩口也凡臨喪為死無不哀者為生無不用者 凡臨喪發聲而無所稱謂曰嗚呼多極於十七舉少不減十五舉傷之至則涕泗交頤盡哀無數凡有舉數者不皆涕泗即哀容得意亦無不可今人嫌於不傷遂不舉哀非臨喪之詞矣家禮言之不詳呂留陵辨之如此

喪家十二禁稍知禮者皆不可不守也一作律中二用殃狀三信風水四請客行祭設席豐饌五避殃除六作樂開喪七潑村謝客八遺送孝布作禮九請貴客題主十除明器外用紙制十一槨外飲身太美十二朝夕門戶不謹男女混雜不防按詩禮之家莫不各知所禁惟篤信風水飲身華美雖公卿賢士夫咸不免

邱瓊山謂夫亡不宜立嗣明是 人財產呂留陵曰老婦無依少婦欲守而回族利其家資不許立嗣案孤寡而爭遺改適而喪節財為衆人所不得死者為不食之鬼忍乎律時王之制也則既許之矣若乃孤子無父而嗣人非萬不得已 人強者則不可從謂不得受命於父而直伯叔之非子道耳子家宗法凡無嗣者家產不拘富貴房產私藏私具性善外其山莊店舖令與親屬兄弟原產一滾均分如絕嗣者則千畝而繼嗣者兄弟三人只五百畝則繼嗣計千五百畝每人五百畝如絕嗣者則二百畝而繼嗣者則千畝則繼嗣計千二百畝每人四百畝繼嗣者無產而所生之家本自富厚其均分亦然庶絕嗣者富不

茶餘客話 卷五 嫌於繼者之富富以啓爭絕者實不至於嗣者之嫌實而厭繼矣 凡居喪一切用素色至几案器具則從無更置者宋高宗諒時用白木椅子錢大主人親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健好掩口笑曰禁中用脂皂是英多相公已有語敢用檀香椅子耶時趙鼎張浚為相張獲若驚將輪夫子嘗言喪具矣曰棺家有無勿過禮苟無矣懸棺而封又曰曝棺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歟手足形還葬而無槨槨其財斯之謂禮斯言也誠千古葬者之大經矣聞考夫子所謂勿過禮者大端有二焉一者藏體魄之禮含饌飲棗楮宅兆之禮是也一者事精神之禮朝夕之奠重土之設歲時禱祥之祭是也皆切於親之身者也有以爲之制則限於分者不敢逾於財者聖人亦不強焉况於儀度之說古所無也即不能無疑於心何不接先備之論以自定也獨靈以象生平也凡分所不得有者何不可已也功布以前車銘旌以識別本以適用也溢而爲幘之借何爲也易服而引帶自資出何煩主人之製帛食于喪側或非不得已何至置酒而高會燒酒生子斥苦方相以殿閣兩殆喪家歌舞之所由始也無所苦而歌無所賦而舞遠者相巷歌之戒矣家有苦塊之木墓有主賓之位此禮之所以設也禮而致飾而過華與直麻者疏之儀不俸矣淵水而求或造端於古人禮今所傳遠大遠於禮意何如其分之所適宜其力之所可至庶天下無不盡之親人子無不致之情乎白子之所言殆棺槨士舉人子之所爲耳不足言富貴之家備物極榮者之事也曰白蓋蓋旗門生輓送非禮武之佐命平布車載極飾無文采非貞觀之元臣乎無損於尊榮而更爲美談蓋者而示之以儉儉而示之以禮移風易俗誠貴者賢者之責也

小飲之美者在中大飲之美者在外 儀禮燕疏飲衣不紐則左右衽皆可紐若帶紐蓋謂如大帶之紐指活結而言孔疏云生時帶並紐紐便

易抽解死則不復解故結之此乃俗言死結活結之由來也 男子不死婦人之手婦人不死男子之手故屬結之時並妻妾亦適焉

士禮三解大夫五解諸侯七解公九解尊卑之數不同天子十二解高氏曰後世不知喪者止用拾碑小飲大飲則並無之雖貴客衣全無積積于無用不以附親之身 又家語孔子之喪十有一加朝服一冠黃甫之冠按古者襲尸不冠家語本非古禮語不可信

順治九年定官員故焚所服衣共五製冬三製春夏各一製姓公侯以下不許建墓室違者治罪 二年六月禮部言本朝舊制是月不伐樹不於格不上墳奉 旨著照舊傳諭旗官員官員不必傳諭見八旗通志

在任守制乃 國家因時制宜入地相需不得已權宜之計謀擊官事與平時無殊而慶賀迎送之禮節則稍殺焉雍正七年浙督李衛丁內艱回籍治喪百日赴浙 上諭凡請安拜本皆常服帶素珠即同從吉不過不著綠色耳至元旦朝會軍工齊集之期大典故關非朝衣不可大學士朱軾數年來從未素服入宮廷也 上諭凡內外大臣官員在任守制皆准其素服二十七個月若遇朝賀筵宴祀典禮齊集之處委屬員代行倘遇風寒之疾或肢體等患亦准其代行嗚呼是皆爲吏治民生不得已之苦心也

國自節制節制乃 國家因時制宜入地相需不得已權宜之計謀擊官事與平時無殊而慶賀迎送之禮節則稍殺焉

朱子云前者某人丁所生繼母必有明文當時滿朝更無一人知當是如何大家打闖一場後來

茶餘客話 卷五 只說裏者從厚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知此禮者又嘗問人問曰禮爲所生父母齊衰杖期律文許申心裏若所生父再娶亦當從律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曰

是 又嘗黃商伯書云本生繼母蓋以名服如伯叔父之妻於己有何無育之恩但其夫屬乎父道則妻皆母道况本生之父所再娶之妻乎 品官家祭之禮居室東立家廟一品至三品廟五間中三間爲堂左右各一間隔以墻北爲夾室南爲房東房南各一門階五級庭東西各三間東藏遺衣物西藏祭器影以垣南爲中門又南爲外門左右各設側門四品至七品廟三間中爲堂左右各夾室爲房階三級東西各一間餘與三品以上同 祭器陳於東西序餘與七品以上同 在廟進士舉人七品 衣物祭器陳於東西序餘與七品以上同 在廟進士舉人七品 堂後樹北設四室奉高曾祖神四世昭左穆右以濟配南向高祖以下親繼則就由昭穆就土東夾室由穆就土西夾室連室附廟依昭穆之次東序西序爲附位伯叔祖之成人無後者伯叔父之成人無後及其長孫 至十九者兄弟之成人無後及其長孫中孫十五 至者妻先死者子姓成人無後及其長孫中孫十五 至者妻先死者子姓成人無後及其長孫 每歲春夏秋冬仲月拜吉致祭戒子弟禮說一人贊禮一人執爵每案二人分薦附位東西各一人 凡在廟所出子孫年及冠以上皆會行禮 先祭三日主人及在事者致禮前一主人率子弟盥服入廟潔掃拂拭各室前設几几前供案南總香案一總案具附位東西各設一案 設祝案於香案之西設贊爵案於東序設盥盤於東階 祝爵一盞至三品羊一豕一四品至七品特豕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殺 祝爵祭器三品以上每案祖二銅一

教二運六豆六七品以上... 宜實性制實

廟日五鼓主人朝服與執事者... 宜實性制實

凡庶士... 宜實性制實

茶餘客話 卷五

附位於兩序案... 宜實性制實

凡庶人家祭之... 宜實性制實

品官與儀典... 宜實性制實

亦宜狀武靈不受梁公靈像有以也夫

墓祭非古先儒言之詳晉邱先生曰東郭播間之祭墓祭也東漢建武五年蔡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列曰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亦曰禮不墓祭此言既與後世皆以墓祭為非古予謂孟子且勿論試別徵之成陽靈臺碑廢都毀葬葬于茲名曰靈臺上黃屋堯所奉祠見于集者韓詩外傳管子曰惟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雞豚存見于子者周本紀武王祭于畢畢乃文王葬也見于史者周禮家人凡祭墓為尸見于經者孔子卒葬魯城北門上魯人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家古者墓而不墳又無誌碣故設木主而依神非神之果依乎木孝子之心如在其上耳若墓則骨肉藏于中體魄存於中而乃謂木主為吾親而墓中者非吾親也豈孝子所忍言乎木也墓也並重之可也何必擬于古稱孤稱寡前人案訟迄無定論即功令亦未著明文許西山三禮一說甚為可行曰父喪稱孤母喪稱寡大有未安繼母在堂稱寡則無繼母不稱則無母母在堂而喪生母稱孤稱寡則無繼母稱孤不稱寡則不顯其生母亡嘗想父與嫡母並生母會與既同一所喪三年則不拘父母前後死嫡子衆子俱稱斬子庶子為所生母死稱斬子嫡子衆子為庶母杖期子既合國制又無嫌疑厥期服生功服姓之例不亦理順心安乎

主婦送送子開門之內婦人送兄弟不論開於門之內見賢在開門之內開門者乃今東西廂門唐王與為祠祭使廢品用格此在當時未嘗非崇儉之意家從伯魯亭先生深以為非家祭概不用嘗云自唐以來歲歲家家焚之人人奉破屋宇不但黃金與土同價而已不足其則無所需也然而此物至今未準每歲所費億計耗有用之財無用之地始作俑者其王與乎或云紙錢始於殷長史又清異錄載周世宗發引之日金銀錢寶皆置以形格景大如畫口其印文黃者曰泉皇土寶白者曰冥遊聖寶按茶餘客話

卷五

六

自漢以來即有以紙為錢之文子孫客武林見捷者聯衡達陌男婦老幼殆不下萬餘人皆指此為生計當不獨杭城然也假令禁革此輩有游手之虞誠不必議也安溪先生云錢格乃五代後事行之久亦難廢使聖人到今其制禮亦不同於三代時蓋人之習俗古今不同即鬼神之情狀亦古今有異古人祭取簫合時贊焚之所以求神於陽瀝酒於地所以求神於陰今之燒香亦求神於陽之義朱子謂用燭乃為人事非為神也毛西河謂紙錢代幣帛乃是明謂財帛即古刀布故刻文如也如其卷紙而束者即帛也錢錫糊形者即幣也徐仲山曰燭以香自焚為以明自放即今香燭二物也陳東巖嘗言此皆太平豐隆之時故有此俗試看災荒之地豈復有楊柳焚香者其言有味乃知迂儒所見之不一也

古有飾墓禮明代定制碑一品麒麟二品麒麟三品麒麟四品至七品圓首方跌其石人獸馬望柱差等以品級為多算俗云五月飾墓三年飾墓以葬時不暇及可漸飾也詩魯齊立朝事業其俗持輪亦正疏終語其子曰我生平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詩其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伊川先生謂高祖之父以上當就始祖數下稱第一世祖二世祖引始皇一世三世以至無窮語陳定宇謂士庶不得比王者諸侯有始封之君可稱始祖士大夫自難的指何世為始祖經傳皆由身上推如云四世而總五世祖祭皆上推也左傳載孔子家事弗父何正考父處莊皆自孔子上推是始祖之父為五世祖高祖之祖為六世祖也

喪三年不祭朱子居喪于四時正節不舉俗節以墨衰行之蓋古人居喪凡居處語言皆與平日絕異故祭禮雖廢而幽明無憾若近人出入起居飲食與平日所為皆不廢而獨廢此事竊所未安士大夫當反

必自問審擇而行可耳一漢武帝元封四年因用度大空有司請更鑄造幣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緇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列觀聘享必以皮幣隨接後世積弊實肇端於此然用之以薦璧朝聘非以此為國用之用也其制雖與幣鈔不同而不用金銀以他物代之則權輿於此也

為王父尸為君尸孔統天子至士皆有尸特性是士少非是大夫禮並皆有尸又稱不立尸餘則無不尸者白漢以後遂不立尸程本議禮未加論斷此乃孝子無已極致之情有不執古以非今者祖考之尸用諸孫祖妣之尸將用諸孫之婦則形氣固不屬矣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取諸孫女也夫有事于祖考而令女子與兄弟同几筵以合食而取象於夫婦人倫之變也抑或取為祖尸者之妻為祖妣尸夫同牢之禮僅用於始昏同于室不同于室自此以外必厚其別乃于禮樂之地兄弟具來子姓咸在而夫婦合食以無嫌亦標其矣或又謂此配無尸以祖尸之則一人而兩致獻酬男子而婦人之又不倫矣至曾子問謂祭成人皆有尸更不知何所立矣我朝制禮設衣冠陳宗器可萬世行之矣

陳澤州勸廉疏貪廉者治理之天關貪者貪廉之根抵富貴者賈貨無已賈賤者賤其不如游未趨利多離南欲其本業欲天下無飢不可得也始由于不儉其繼至于不廉其卒至于天下飢寒飢寒切身而好究以起以至刑罰不能止如水之失隄防矣張儀封云理民之道務其財財之法必禁其奢一公立言之旨如出一口蓋勢有相因必至者

八禮無八月之蠶三月曰蠶珍四月曰柘又曰蠶五月曰愛珍六月曰愛七月曰寒珍九月曰四出十月曰寒凡八種所謂水蠶蠶也

茶餘客話

卷五

七

潘岳西征賦搜伎真以拜耶注引王莽事魏書依幸王叔博叙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經籍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靈動以榮利時謂之義孝子魏闕小說儒林外史有揚州人拾族中之葬而奔一鄉大夫之喪者殆亦所謂依真者乎

陪祀致齋各官有期服者准注冊一年不齋戒大功小功緦麻殯在京師者准一月不齋戒在原籍以四節者准十日不齋戒會典三十三年凡小祀不進齋戒神各衙門亦不致齋

茶餘客話卷之五終

我朝以武功定天下師武臣力遠駕歷代火器之利自古所無天聰四年備禦世薩從征大凌河進紅衣喇嘛法命監造明年春工成十月攻明于子章蓋用是破壁之漢人聞風喪膽自是軍行必我紅衣大將軍以從賜號曰天佑威大將軍世薩官工部承政國初定開科以士之制亦世薩陳奏本

順治十年十一月兵部奏稱前在盛京遇有緊急則鳴鼓以集眾及入北京因城市逼隘命設墩于煤山以爲信今太平日久無所用之但有急詔王大臣會議之事無憑集眾乃命于白塔九門各設墩五座遇有應集眾者白塔先鳴墩九門俱應之御前大臣侍衛等入直所不入直者與八旗管官俱分地集眾職政親王以下貝子以上領人集午門外不預議政王以下公以上屯于本固山集眾之所其白塔鳴墩或奉 諭旨遺員或部臣持金牌以往牌書鳴墩字樣此牌平時藏禁中如有急不及報聞則各于有急之處鳴墩聞聲則各門俱應之

康熙四十四年閏四月 上諭朕從大臣馬齊張玉琦陳廷敬曰宋明時驍馬政皆無善策今口外馬廠羣生已及十萬牛六萬羊二十萬若將此馬與牛羊入內地牧養日費萬金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致絲毫之餓而馬畜自然孳息定額以馬十萬牛六萬羊二十一萬爲限向年疫氣行蒙古馬畜多有倒斃而官廠向在一處毫無備預前巡行塞外時見牲畜滿山谷歷行七八日猶絡繹不絕

文書緊急者向例驛遞日行六百里近因軍營羽書有八百里加緊者經過驛站則定時刻處分極嚴元時呼快行役曰由赤官試之限三時行一百八十里以先到者爲上初試時監臨官封記其髮以一繩繫定俟齊立去繩令走或自西務至口中都或自泥河至口中直至御前頭名賞銀一定第二級表

襄四明李道夫三才撫淮時有兵匪性一日可行千里

生員殉難無加卹例康熙十二年沈承讓節節殉難五十三人中有生員楊永仁王龍光皆追贈國子監助教儒士沈天成贈國子監學正七年追贈 按康熙十七年浙江巡撫陳秉直因游擊魏萬侯之子魏棟係生員與父同殉難部議請贈國子監助教

汪帥翁作彭子謨云公誦洪文襄論漢事曰以兵攻賊不如以賊攻賊以王師攻賊不如以土兵攻賊文襄用土兵屢敗賊又曰賊有難破者三而有可擒者四山路險峻徒步單行魚貫而進不能長驅遠志難破一也賊赤足登山如飛親首掩目轉懸崖如履平地出沒草間如蜚蠊猿猴通其靈捷難破二也賊行不由正路或披荆棘或履巉岩或由河水石澗不可蹤跡難破三也然其黨不過餘數千人可擒一也我軍已據賊巢賊將盡不能持久可擒二也處處關隘設防無外潰可擒三也此賊一日不得官軍一日不撤可擒四也

俞大猷曰沿海安峽可避四面颶風者二十三處避兩面者十八處奸船難恐不畏死而疾風怒濤亦必擇善而泊宜飭巡海舟將不必以擒賊爲功惟當偵其巢穴即以大師搗之又好船必資食糧何粵米商所得幾何皆恃舟舟載內米與之交且日需淡水須登陸汲當資以淡海州縣魚用只許兩船平底朝出暮歸不許經月不返凡海船取井泉之處可避者不可避者土著之民十家輪守此一事實心行之可杜海患

岳將軍行圍疏云兵丁行走步趨率多軟弱蓋平日宴安不習勤勞之故臣擬冬三月農功畢後于成都附近依傍山阜之地不過百餘里前往圍剿訓練數以分合進退之方安營住宿之道俾馬兵馳騁行間聽其騎射步卒奔走原野練其足力如此勤習歲行三次則兵丁習勞苦自甘精悍

使船即用造船之人則不竊工料而且知愛惜領兵即用練兵之人則用心而亦相體認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四篇法二篇法三四法以律始於盜賊也蕭何以約法三章不足盡法定律令除秦暴連坐之法增部主見知之條於李悝六篇外又增律律攬與厥戶三篇合爲九篇後叔孫通益傍章十八篇子之條

漢時有張湯越宮律二十八篇趙主律六篇即漢書所稱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三百餘篇如今之成案者以令者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陳忠上決事比三十三條決比詳訟事也應劭撰具律本意句向對舊事法則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 崇文書自有春秋決事比即歐帝時應劭所上董仲舒春秋斷獄也馬貴與譚其絲翰淫刑 晉志晉漢哀帝時王嘉除先帝舊穿令斷律凡百餘事言改除其穿鑿之律令也

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絞斬斬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論百至隋始定爲笞刑有五百十至于五十杖刑有五百六十至于百徒刑有五百一年至于三年流刑有三百千里至于三千里死刑有二曰絞曰斬此皆杖徒流死後世五刑之始也殆不可易矣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級也格者百官有司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當守之法也凡刑國之政必從事于此三者其有違悖于三者及爲惡而入于罪者則一斷之律

唐律初以隋舊有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鬥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此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也後詔裴寂更撰律令太宗詔長孫無忌房玄齡復定舊令增損律律降大辟爲流者九十一條降流爲徒者七十一條修唐律疏義三十卷趙主著金科易覽三卷 高宗時增損格勅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類之天下曰散分格

武后時有垂拱格元宗時有開元格憲宗有開元格後勅文宗有太和格又有開成詳定格宣宗以刑律分類爲門之分門而附以格勅爲大中刑律統類

宋初因唐律令格式之制至神宗以律不足用事凡律所不載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恒存乎敕之外 宋徽宗崇寧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律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類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定例分類編纂與法妨者悉去之 按律者歷代相傳之典例者一時風尚之宜律所不載用例可也既有成律何以例爲 宋賢擬修刑統三十卷元豐斷例二十卷 葉適國本論云今世用刑比漢唐爲輕比三代爲重夫山澤之產三代雖不以與民亦不禁民以自利均田稅民無爲牛之苦其狼戾不遜以身犯法者乃刑誅之今世之自犯法者其寬無幾而坐繫案牘及田役賦稅之不齊創舉以陷于罪者十分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爲重也蓋民之爲非多因子飢寒而飢寒之由至不齊耳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律皆杖罪既曰天鏡他一下地鏡他一下我鏡他一下自是笞五十者止四十七杖一百者止一百七天下死囚定讞亦不加刑老死於圍圍故七十八年間老稚有不見斬戮者大約元之法其初得在仁厚其後失在緩弛而不知檢也 元有國朝典章十五卷

明洪武六年命劉惟謙等定律一準於唐之舊共六百有六條後又分合損益定爲更戶禮兵刑工六類折十八篇爲二十九約六百六條爲四百六十折戶婚爲戶役婚姻析門訟爲門訟訟訟麻庫一也柳麻牧於兵倉庫於戶職制一也析公式於吏受贓於刑名例舊五十七條約存十五條盜舊五十三條約存二十八名沿於唐而規模迥別

名例律即李悝第六篇具法也魏改漢具律爲刑名第一番於刑名中分法例律北齊併刑名法例爲

名例冠於篇首

頭繫不竟入獄也項與容通在京為若獄在外繫也

底嗣即屋跌而執造委吏之法夷其三族也

肉刑不詳所以罪非罪人之刑有虞之世四罪而天下成服當時極惡大獄莫過四兇不過如此下此者豈反有割膚斷體之事宋儒解五刑乃以苗民五虐之刑實之何耶

田山與白雲司引議一則云古者刑罰教之實而刑至於不勝用往往斷死於前觸禁於後司刑者復以私意行之寡人之屬寡情載益千金之子避嫌抵璧內沒成心則執此規彼模操一切之法外刑故則便便更莫開一面之網或矜智巧以為聰明或持姑息以惠奸宄上則視堂官之趨向而輕重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見其則分牒便了而不察事情之曲折立判釋捷而不知認端之原委出入類與吏為奸飢寒凍死沉溺不問犯者既已服辜必令妄及平民以為私求之計罪人不必流決必令廣聚富戶以為賄囑之端圍圉桁楊之問白日時而無光長夜漫而弗旦豈不大可厭哉

繩鋸木斷水瀉石穿刑詞奪理斬以一錢張乘日豈能無罪詞動語層出然後出律即是情理有不明不見之處

元阿魯圖議除一人為刑部尚書或云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宜阿魯圖曰選倫子耶若選倫子須用強壯人為尚書詳獄刑獄不任人填法即是好官何用強壯者為

朱子語類非殺也極極於羽山令死既元李簡學易記云議獄議其入中之出繼死繼其死中之生至元惡大之不在其與四兇無議法少正邪無緩理

茶餘客話 卷六 三

齊唐書王志情傳對客曰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其政論一通置諸坐側其大抵云為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嚴者不必論條條制綱而刑在於施刑括以結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刑輕無捨人不易犯防之難逃故也但人慢更謂條條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其御辭論御策於奔提請命附攻疾信絕石於所履適見秋霖轉逸有更深人驟僕夫何功之有又謂僕曰成法而唯唯帝王之命歟對曰何為其然也昔漢武帝制刑平君殺人以公王子廷尉上請論左右為言武帝垂涕歎曰法令者先王之所造也用規故誅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督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奏言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知公意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虧法乎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協於

經不之義况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

刑部釋名釋卑也在下釋也門記帶下毋厭勢則律在帶下明其東醫醫云膝上曰膝膝上骨曰髀骨至髀骨之為髀骨傳見於考者北齊對顯祖殺薛斌支解其尸弄其髀為琵琶又張舞民畫地錄云太祖招軍要琵琶琵琶車軸身則琵琶骨在股膝之間不在背背左右也

夾棍始於宋理宗時以木索並施夾兩股間名曰夾棍又堅木交解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觀跳躍之狀則壓杠之濫觴也三木格棍也三木格棍也三木格棍也三木格棍也三木格棍也三木格棍也

一木也校枷也荷校減耳是也不在三木之內然范滂注易謂頭手足被枷曰三木古之刑也曰三木之刑也曰三木之刑也曰三木之刑也

今之鍊鎖在足曰鍊今之鍊鎖即結也鍊即結也金索宗定鍊連環重三斤通雅曰鍊以木為之穿一足莊子罪交臂歷指國語次用鍊索即抄也又作傳指今此抄圖刀音歐刑人之刀也漢虞詡曰當伏圖刀反接連雙哈受罰反接調反縛兩手於背而縛謂但縛手於頸止見其面耳

東坡謂東漢梁統上言高懸文獄以重法而與真平以輕法而與真當時不從其此如人少年時不節酒色而安及老雖節而病便謂酒色可延年可乎統為東京名臣一出此言獲罪於天其子松楸皆死非命真卒滅族我哉疎而不漏

等字皆勿用使愚夫愚婦聞之即信此切中唐宋律令之弊於得免所因之罪一句致司馬光王安石呂公著韓維錢公輔輩疏疏極舉經年而不可知矣

今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衙門而刑部官及御史寺丞會審又謂之小三法司亦有本三法司使總戶部鹽鐵度支皇太子監國則詹事府左右庶子總大司使又南都新舊觀大歷十四年勅御史中丞兼管中書舍人薛平播給事中劉道宣尤三司使仍收右金吾將軍廳一所充使院並因朝堂置幕屋收詞訟建中二年停後不常置有大獄則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寺卿光謂之大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理寺官為之謂之小三司使皆事畢日罷今之稱大小三法司蓋亦有自

洗冤錄則血一條辨父子骨肉之實偽六朝時已有行者據王孫列傳俗說以生者血凝死者骨滲者即為父子按洗冤錄係宋人所撰未可盡信

杜詩脫身薄尉中始與揮楚詳韓詩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是羅漢開牧之詩參軍與薄尉墨土驚動動一語不中治權各身滿痛附文帝以所在官屬不敢懼其上開皇十七年三月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律律重者聽於律外酌決其於是上下中下國法行擇楚所消消也

或江都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或江都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或江都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或江都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或江都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或江都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或江都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或江都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或江都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或江都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或江都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或江都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或江都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或江都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或江都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或江都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或江都漢之醜儲初廷有疑義遣使者問時有獄曰甲無子拾道旁兒乙養為子及乙長有罪殺人甲

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為法司有大獄則公斷之

唐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是在主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向之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是所以更各自願就執深文皆畏罪所致見大唐新語

魏文侯師李悝采諸國刑典著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參魏律為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為中歷代之律至唐可謂集大成矣

明永樂間刀鋸之濫御史陳瑛等奏之而瑛旋罪誅浙江吳臣周新以名宦戮則紀綱之譏也綱卒不務其維補以賢臣繫則高懸之謬也照尋亦亡豈不爾受既其改選詩人所云良可畏矣 洪武元年詔凡有旨過於族惡乃用鑄沒及或遲之刑法司再三執奏至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水為定例見鄭端簡今言然在位三十一年中誅戮殺戮頗及無辜執奏之制竟不舉行何也

惟刑之典五年一舉明成化以後事例最重公舉年深正耶有清望者應是選出則與無按時備皆散凡有所開釋立剖長枷以待上命釋放發一出一撫按不得據其權濫開向然萬歷以後有以刑部光者撫按亦漸有廢正再後至以新進主事充外吏亦與抗禮故西曹郎多不願得此差

有明初審之制始終不善初以吏部尙書主案已屬不類猶謂案宰六曹之長可以兼攝至後來必遣一大瑞落之類然正坐而部臣反左右侍成何體制此事一壞於成化十七年再壞於正統六年至末季東廠司刑西曹束手觀望而已

秋審刑審近制於八月內舉行康熙辛未十月初三日法司傳九卿審刑尙書王士禛言是日為太后萬壽聖節力言而罷

精意以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匡衡與漢皆不願有赦劉先主言刑旋陳元方每見敗陳治亂之道其悉曾不情語赦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唐太宗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赦再赦善人暗啞夫豈稱善善惡殺赦有罪賊下民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魏徵論天譴冬而賞春申陽而刑陰故王者背陰向陽前德後刑

朱子論得趙丞相報已立憲王閱過賊而中移其事竟入獄取重囚十八人立斬之未幾而登位救至此事與孔子七日誅少正卯同一手段稍遲則不及誅矣王陽明先生為刑部主事決囚而嚴有陳指擢殺十八人繫獄賄當道成疑獄十歲不決待赦即出先生至首命誅之巡按諸官皆為力請不可陳

臨刑大呼曰死必不相舍先生笑曰吾即不殺爾十八人之魂亦不舍爾既斬市人無不稱快居法司不可不敬此理

朱子嘗言今人輕刑只見犯人可憫不知被傷者尤可念如劫盜殺人人向求其生殊不知死者之無辜是為盜賊計不為良人計也若飢寒竊盜之類可以情原或以妻殺夫以族子殺族父以地畝殺地土有司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利雖二帝三王不能為治況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非凡人可比者乎請有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必至泯滅其說切中時弊

宜博采經史及古今賢哲論有關於教化刑罰者纂為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及執法治民之官使界知先王勅典教訓刑明辟之本志

茶餘客話 卷六

是則不平者多矣

雍正三年四月 上諭部議軍紀准其終養俟親終服滿之日來京候補此語甚謬為人子者聞之將何以為情似此不仁之語朕不忍聞著嚴暹 聖人愷惻慈愛之意閱之令人心驚淚落強教之意深矣乃大清律例中案親之任例內一條至今未改

劉大山則哀矜而勿喜制遺家多費之其原本末一段於刻補時刪去支體不佳而所言關於世教刑官不可不戒也附錄於此夫孝弟貴於貴人而獨苛求於庶姓禮義廢於家室而偏備於平民士求者未吏也功名之念重則民之念輕揣摩迎合之意專則惻隱慈祥之意泯交遊廣而法因情屈反離從夫大奸嗜欲多而利令智昏翻保全夫墨吏手愈滑而天良盡喪技愈工而廉恥俱亡根本一差萬事五裂

子之學道有年固斷不至是更或隨聲贊諾袖手旁觀心實不然而憐傷和於察案退有後議而偏面從夫上官遇廷爭則鉗口不言羅織責則引身潛避不啻秦人之視越惟恐全驅而保妻爾爾爾國家亦安用此不關痛癢之人哉子也謂聖賢書所學何事一矜一喜而民之死生政之得失身家之禍福子孫之絕續係焉可不慎歟

慎選政論曰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與平之藥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

每歲冬至前工部發銀差官伐冰收藏以供內廷及行幸祭祀取用併頒給王公大臣九卿科道等官按品支領康熙十三年停給臣工紫禁城內冰窖五座內通州冰一窖四千五百四十三塊京河水四窖各五千二百一十塊唐山冰窖六座內通州冰三窖每窖一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塊 順治三十六年三

水三窖每窖一萬二千八百塊德勝門外冰窖三座 順治八年順治五座 每窖一萬九千九十二塊每年過

臘八日則藏冰於夜半監取

神木廠所積大木多乘時積物木各有名刻字為記其最大者曰樟樹頭又曰張點頭圍徑二丈餘又

王二柳樹河窄混江龍等名朽爛穿窬對面人立而不相見

茶餘客話 卷六

茶餘客話卷之六終

七三

茶餘客話卷七

戶部

山陽阮奕生著

順治三年增設御史十五員 七年停止巡按未幾復舊制 十二年吏部議准御史隔二年内陞三人外轉三人 十三年裁去六科漢軍之御史官員復改御史 十四年通政司副理事官于秉衡巡察松兵部主事于廣心巡京通一倉戶部郎中董澤善巡漕務王來任巡陝西茶馬各授御史 十六年都察院奏停止直省巡方之差其御史類缺六十員除需用應留外其餘應行裁汰奉 旨令會議安親王與吏部侍郎石申等兩議奉 旨再詳議停止巡方 十八年命將各省巡按等宜交與巡撫巡按各缺俱裁 雍正元年奉 旨科道每日輪班密奏無論大小事務務實具奏 巡城御史一城止派滿漢各一人漢軍歸併漢人內 鞏京畿道奉河南道缺出簡選員題 雍正二年六科改隸都察院 奉 旨凡科道密章必候朕御門聽政之日進奏班次在都察院之後 雍正五年在京十倉每倉派都察院一員御史一員專司稽察 雍正六年奉 旨停止科道密奏各用密章又奉 旨密章之外亦准密奏倘自行洩露或私自存儲一經查出重治其罪 雍正七年御史原定七品改為正五品其由主事中行評以考選者為正六品 增設通政使司之差 乾隆元年奉 旨科道內外轉補官之日再准任未得缺缺仍合原俸辦事 乾隆三年御史員缺將翰林部通政司行引 見記名之後吏部按其品級俸次先後開列引 見補授 乾隆六年奉 旨將翰林部通政司行引 乾隆八年奉 旨將部員編檢合例人員考選後吏部引 見記名補用御史 乾隆十四年御史停止六道河南道通政司浙江道江西道四川浙江道山西道山東道廣東道廣西道湖南道福建道江蘇道安徽道湖北道陞江蘇道浙江道十八缺分十五道回遼本者 十六年內外轉三年舉行一次考為例 十年巡視鹽課三年舉行一次茶餘客話 卷七

次事竣即回不必留駐候代 十八年御史復有五品試俸不試俸之分本年定給事中仍為正五品御史俱改為從五品不必試俸 三法司核擬重案准其兩議具題但不得合部合院各成一稿 二十年奉 旨京畿道著列於河南之前河南道事歸京畿道辦理京畿道事歸河南道辦理 舊制六科都給事中給事中二十四員康熙元年裁去十二員改都給事中為印給事中 父兄任九卿子弟不准任科道會同兩衙門博學者不知其所始近因瑣瑣錄載文恪公初舉進士任給事中厥父清惠公九 為右都御史上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翰林檢討後因循例而近日則改郎中自外不改翰林按品級改補故也 子敬山云宋理宗置儲於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考其成績此制甚善若使後世考其言其任內建百為上下以定殿殿均有處分亦將無詞 都察院寺皆有司屬惟通政初無之考明代初制原以六科隸屬通政蓋出納封駁其事實相素也後省通政重勢凌六卿與通政無復關白即交移往還亦不循舊規人亦以為固然無復知有舊制矣本朝繼明季言官之弊故使六科亦隸都察院以示銜東較明之初制為尤善 唐武后以衡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御史得互相彈劾幸以險峻相傾覆此風聞言事之始又漢書周勃作風聞言事大夫父其墓已壞制置通政注曰風聞采也采聽商旅之言又王導遺八從事行揚州都各言一千石官長得失願相獨無語曰公明作輔使網漏吞舟何緣宋魏風聞以察察為政取沈約卿王源曰風聞東海一源錄女與富滿氏又元魏武表中御史中尉請取內外考按校虛實任城王澄言法煩苛治以清約御史之職風聞是司豈有一省之事乎考考味又梁齊時御史改稱奏風聞豫章內史伏願望事又廷門御史奏風聞者志不願理蓋捕風捉影

借生事端書匯細也

太常寺屬役供武初定四百名弘治增至一千五百名分撥供祀禮壇八年定食糧者一千二百一十名萬曆間定一千三百名為定額見禮部志稿 光祿司有鐵製木酒柞可盛酒三十石洪武中籍沒沈萬三家小物水樂移貯寺中今寺中已無其物洪武元年光祿寺買辦一應物件官價比與民間交易每百錢多給十文隨物貴賤每加一分當時朝廷每賜臣下進宴其器皿即分給領回珍貯之為傳家寶光祿寺歲銷銀三十六萬兩亦大溢矣 國子監監生做紙每季務送光祿寺作麵糰 尚寶寺書在午門外西兵科之上 凡官員入朝皆佩牙牌其官職鑄牙牌上拜官則于尚寶司領出京及還改則繳還洪武八年定祭祀禮祀官員給牙牌供事人等給長牌各令懸帶無者不許入祭所 登聞鼓在西長安門外街東廣設滿漢道各一員擊之雍正二年統於通政司 鑾駕庫在東長安門外 戶部大庫在戶部署內東北 撥正庫額料庫向在都察院西華門內 節慎庫在工部內之東 鑾儀庫在西長安門外工部又四神庫子二庫雍正三年俱屬鑾儀庫 四十庫在西安門內甲字庫乙字庫丙字庫丁字庫戊字庫工部承運庫廣盈庫廣惠庫廣積庫廣慶庫廣泰庫廣順庫內務府又內務府之撥庫監甲庫撥庫俱在 太和殿東銀庫衣服庫茶葉庫 茶餘客話 卷七

庫額庫俱在 太和殿西 大小九卿說者不一明中葉時尤紊亂無一定之制每以勢力為輕重六部都通大為大九卿至今皆然 半小九卿先以太常寺尹光祿太僕寺卿子翰林而益以左右春坊為小九卿或云禮部春坊為東宮官屬不宜班之天廷當以尚書鴻臚飲天監足之或云鴻臚僅可傳宣非復漢晉大鴻臚之職飲天監 占侯亦非漢秦太史令之職且皆漢流世業所遺穴祗可與太醫院上林苑等每遇公事紛紛進修自萬歷後則以太常寺尹光祿太僕鴻臚同子翰林尚寶為小九卿究不知始於何時實之博學諸公亦不能悉 大理為九卿之一儉事自不得比而前明中吳門學詹竟立理卿之上遂為故事侍讀列六品亦班光少之上沈繼山 以建言起光少遂超侍讀而上同時侍讀為劉復齋元劉和字 不敢爭他人繼之則又如故矣以明初政異同有明初制之素至是 大清儀仗向照舊儀制 上命考校典禮折中損益以定不易之制汪文端公具稿上如其議 擬改儀額名不經見古無可考在御仗前擬改名曰引仗 肅清旂儀儀與出辨器入辨器今擬改肅旂旂為旂旂一補器字一補器字 風雷雷雨旂宋儀仗有風伯雨師雷公電母四旂皆青色龍狀龍崇元因之明初改為黃黃黃朱火儀仗星星星雲氣雷文我 朝亦仍其制惟按風雨無可繪畫 筆筆二星已見二十八宿旂此屬重出擬改為五雲旂五面藍色朱火儀仗五色祥雲五雷旂五面五色地火儀仗各如其色鎗金為雷交八風旂八面頂用鎗金相風銅為下為銅基插入竿內上用銅管可相風轉動旂按八方之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東北青黑西南白黑東南青黑西南白黑紅各按方色用鎗金繪成坎艮震巽坤兌八卦於上甘雨旂四面白雲黑邊給黑器背龍行雨勢 青龍白虎朱雀

御武備按龍虎四象前已見各所內此應重出擬改青龍朱旗... 相間長卷織宋制有用... 增翠華旂按漢書司馬相如傳建翠華之旂擬用藍質朱火... 制給形如馬黃色有兩翼角端旂唐制繪如羊小尾角... 犀生飾旂唐制繪如獬豸多牛旂唐制繪如犀牛角... 繪豹形繪旂唐制記前有... 色今擬錯采繪為儀鳳飛鴻旂記前有車旂則載飛鴻... 前有應埃則載鳴鶴旂用藍質朱火... 繪飛車旂唐制記前有... 八旂大纛二十四按漢上駕有河南尹執金吾... 皆在鹵簿中我 朝國制折衝衛軍首重八旂正加周虎... 增八旂二十四及前鋒羽林各大纛照正鑲各色中... 善旌 納言旌 敎文旌 振武旌 褒功旌 懷遠旌 表節旌 敎孝旌 興賢舉能旌 行慶旌 惠旌 明刑勸教旌 順時布德旌漢文帝制有進善之旌管子舜有告善之旌今仿其意為十二旌 製用龍頭竿幡用五色羅各補清漢字 孔雀扇八擬用孔雀... 葉字邊補正字回文 翠蓋薛綜漢書注戰翠羽為蓋如... 下承以曲柄 芝蓋蘇能服志有之今用黃羅補五色... 受以積竹八擬 其制為之八角有發金

擬去政平訟理唐原制在後漢武三十年增今擬增進善納言十二旌則此旂擬去 北斗旂原制在二十八宿旂後按儀仗皆東西對列前以五星配五岳後列二十八宿俱雙數相對且二十八宿中已有斗旂今去 告止旂二宋制有之今去 傳敎旂二唐制有之今去 自大清門朝象起至 殿前金爐處止共一百九十三項六百五十餘件 儀仗至殿前之後則列大刀 刀尾槍檠漸近殿前陳一一金交椅一一金大瓶一一金盃一一金唾盂一一金香合一對金提爐一對燭一對

大朝常朝陳設之儀軍視案在殿內右極之南東向華蓋在殿門外正中法駕處薄陳東西下靜鞭在午階下北向仗馬在左右階下步轡在太相門外五階在午門外則象在五階之南朝象在天安門外皆東西相向 大朝慶賀設案於殿內左極之南西向通額設案一左極之北西向一丹陛正中南向 考歷代輦轎之屬周制玉路一又曰大路金路一又曰路象路一又曰先路路路一又曰戎路木轎一陳氏書曰是謂玉路之大也王之所在以玉為名玉轎金轎象轎以金玉象飾之華轎而漆之木轎漆之而不飾轎路一朱路一大路一戎路一元路一是謂五時路其制如五路禮記月令所載者是轎車路車共十司馬法曰夏祭曰金車秋曰初車周曰輅車夏二十人而祭殿十八人周十五人秦以人耕所乘去輪輿之方徑六尺或使人或或果下馬或以形玉為之漢制六轎其數有六輿服志云轎具金銀丹青采繪彫畫蒲桃之文金根車一輿服志注以金為飾殿瑞山車金根之色般人以爲大路始始作金根之車漢承其制御為乘輿安車五制如金轎立車五制如安車察馬獨斷曰有五色安車立車合十乘各駕四馬是謂五時制車建旂十有二如車色立車則堅其旂安車斜堅之初風鳥車一即鳴駕之象

茶餘客話 卷七

後改爲鳥龍元賦建修竿之亭亭棟神鳥於竿首戎立車一察也曰戎立以征伐制如金根三蓋車一一名耕車一名芝車輿服志其飾皆如金根親耕耕所乘也獵車一飾如金根輿輪輿龍輿之皮軒一飾古曰皮軒之上以赤皮爲重蓋文類曰以虎飾車取曲禮前育士師則載虎皮義鳳皇車一以鳳爲飾武剛車一輿服志輕車古之戰車不巾不蓋有巾有蓋爲武剛之車爲先驅又爲屬車輿載車一屬車也四戰四車邊五時車五制如金根旂如五方之色御輅一小車也一馬駕之載鼓車一車上鼓吹也駕牛二車分左右建載黃門鼓車一車上置鼓黃門掌之指南車一亦曰司南車曰司馬車車上立木人舉手常指南黃帝內傳元女爲帝司南車或曰周公時作鸞旂車一通考編羽旄列擊轡旁胡轡曰以銅作鸞於車衡上駕四馬先路所載崇德車一古今注一曰辟惡車上有桃弧蓬矢以驅不祥太僕令一人在車前執弓矢屬車八十一名二車一名左車秦制漢因之多寡微不同約尾車一古今注周制也象君子約髮言尾者謙也按漢制最後一乘懸一豹尾以前比之香中隋制白駝車一名鼓吹車上飾屏樓有鸞尾爲行湖羅一刻木爲屋中設刻漏長竿四舉士十六人隋所增備此唐以後多仍漢制惟唐制里鼓車一四望車一羊車一名轎上如輕伏兔稍漆轡輿一前後長竿各一金銅鸞頭耕織鳳羽欄竿輿十六人宋增芳字第一明道車四望車金多損減止增道蓋第一平第一七寶第一元增寶第一方案耕織雲龍案衣明制天路一玉路一大馬第一小馬第一一步第一一大涼第一皆如今制按漢制共一百一十八乘唐制四十八乘爲最多耳

校護軍二十人門馬衛行帳九司以三旂護軍參領一人護軍校護軍十人外設連帳二百五十有四爲外城設旗門四東鑲白纓西鑲紅纓南正藍纓北正紅纓各二周建方旗東北鑲黃西北正黃東南正白西南正黃各十有五各以五旗護軍參領二人護軍校護軍二十人門馬衛行帳四司以五旗護軍參領一人前軍校護軍十人外城東面設白纓西面設紅纓南正藍西面設黃纓每旗六十丈周設護軍帳四十各旗護軍旗一東北纓白西北纓紅東南正藍西南正黃各一護軍校護軍八十人重門拱衛星羅環布黃幔正中 御輅在焉 御輅之製周建黃幔城門南向內樹黃布屏中掛圓帳高二丈徑三丈四尺上爲穹蓋頂圓木如覆轡象上覆黃紫朱紫以白藍布布綠上加紫布兩蓋綠布雲文以紫朱木杆十四分指之承樣以斜木相交爲地高五尺六寸亦紫朱外圍白藍布布綠下爲朱簾高一尺八寸內圍黃洋紅花文左右分懸雙龍佩刀輅內藉高麗席加白氈門前後各高四尺闊二尺三寸輅正中設 御輅五采刻絲屏青綠絨座高一尺六寸五分縱三尺九寸五分橫五尺七寸五分垂重簾上鋪下黃綉黃氈坐具綉及絨絨惟其時應左右各設圓帳一高一尺五寸徑一丈五尺地高四尺五寸內圍白氈餘制皆同座後邊長轎直而深狹高七尺六寸縱一丈二尺橫八尺直梁橫櫺左右垂高五尺四方啟門高闊如中圓帳蓋及地皆開白氈藍布綠內藉高麗席加黑氈後邊帳櫺列三層高一丈一尺縱一丈三尺橫三丈東西室皆啟窗更後爲圓帳六層城外左右連帳亦備儲備各此其事 國初沿舊制督撫俱係欽差不作缺故品級一視本銜無定亦無定品今日巡撫自爲一官定秩一品已爲專職督之權軍以副欽差授任故稱曰中丞乃指其都院本官也今日加兵部侍郎而稱中丞

見之東屏轉車之矣 巡撫之名肇始於明洪武二十四年命太子巡撫陝西其後漸遷都院御史
 巡撫各處因事而簡事竣輒至長安開始定為憲職秋九時以刑部侍郎特改御史撫陝蓋以巡
 按御史與部堂難相統攝故以副憲隨之俾巡按執見堂官禮也中葉後撫按相處若察察且或司其
 息是又一變矣 按明初遺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請之巡按其選廷臣巡視謂之巡撫事訖而
 回宜德關以關中江南二處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交他省則無正統末南北軍興各省皆置巡撫後惟福
 建浙江二省不設至陝西一省則設四巡撫北直隸則設一巡撫 督撫加尚書侍郎誤稱中丞固誤即
 憲職亦無是稱于穀山嘗謂嘉隆後士大夫文字好古官名稱謂概多從古稱六卿大司徒大司馬皆周
 官舊名職任相稱是也惟嘉長無以稱乃稱曰大中丞則誤甚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
 副金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於錦衣衛印
 稱大金吾順天府尹稱大京兆益無稽矣名言之間分所寓一時孟浪歷世流傳雖名馳通衢亦復隨
 俗相呼心知其非而口不能改若近日稱六卿為大農大馬大寇大空概去司字誰為作俑波靡相從不
 值一辨矣 唐時宰相相呼曰堂之兩省曰閣老尚書曰院長御史曰端公安溪謂不知直稱本官之為
 愈信哉

明制文帥以總督為極重始特設於邊疆 雖設於內地及關白事起又以總督為未崇始有經界之名
 其勅書云文官知府以下武官副總兵以下遠軍令任自行軍法蓋文帥之重於斯為至 國初之制亦
 因之武臣以總兵為重任明初皆以侯爵而後進列衛在衛之上其後所以改督自總督設而
 總兵益漸衰矣嗣更以流官充總鎮起行陣名實益卑矣執仗衛門如奴隸固積漸
 之勢也至征倭之役李如松新從甯夏凱旋再為大帥功名其盛氣凌人不可復甘匍匐之儀時經略宋
 茶餘客話 卷七 五

應昌亦無如之何乃謀加提督軍務即以入衛其相見得比道臣見督撫備服隔坐而已
 各省道員初承舊制有參政參議訓使僉事之分其品自從三以至正五康熙初定制山京堂特轉者為
 參政參議科外轉知府陞授者為副使給事御史外轉者為參議耶中外授者為僉事至乾隆二十七年概
 改為正四品除去參政等名目而知府則降從四品禮制乃得盡一
 初直隸未設藩臬設口北守道兼山西布政司銜大名巡道兼河南按察司銜通永天津巡道俱兼山東
 按察司銜湖廣井陘巡道俱兼山西按察司銜康熙八年直隸增設守道一員總司錢穀巡道一員總理
 刑名雍正二年始定設藩臬而裁總司一遺缺三年改口北道從直隸布政銜道皆從直隸按察銜大
 津通永大名則改為河道井陘道缺裁

康熙三年大縣裁訓導小縣裁教諭十五年復設 憲皇帝諭吏部直省教官專司訓迪士子今年幼不
 通文藝之人相補教職即為年老學優者之師可乎伊等既已捐納應照其品級改補別職之處該部隨
 奏議大哉 王旨也漢成帝詔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若
 以老朽貪冒及年少無文者處之欲教化之與得乎 張漢川閣學請裁教員選教職以疏選法意其善
 而言之不詳為禮臣所駁且收刻名予謂其說不可易也歲貢之弊久矣其人浮沉岸序殊無長難選
 岸下包文風惡劣之地偶列優等換次出資資投職他人懸車之日此輩輝煌之年口不談文耳雙目
 曠何以課士而既無上進之望復當戒得之秋惟以積利為事而已且生員上進之路廣三年鄉試有
 舉人副貢十二年有選貢學臣報最有優貢即出貢後又有考職校書錄事等途乃於此數者一無
 得當虛糜廩數十年已非舉人副貢所有及其垂暮而又官之母乃過乎沈岸序殊無長難選

獲遂皆併於教諭一途缺人多得官必待三四十以後其資資食劣又無殊歲貢矣今使歲貢給銜

停選以教諭舉人訓導副拔優貢則餘法疏職重任斯職者年富力強學問未充必思勉勵上進
 不致甘為庸飽而士子亦可稍資其數分也夫舉人副拔學問不必優於歲貢而 國家取之之意則同
 以為稍優也歲貢亦不盡劣於舉人副拔而 國家差等之分則固以為微劣也今予劣者入仕之路轉
 優優者登進之階耗矣故歲貢選教職不但不能使教官有益於生員且轉使舉人副拔胥化而為歲貢
 矣康熙三年 聖祖親臨貢廷試當日廷議豈無所見乎明商文毅請教官俱於副榜年二十以內者選
 用無停保舉在當時稱能球弊實不易之論也今之論人才者多稱及鋒而試教職為師儒之官有育才
 之職何必待其龍鍾而始任之耶

官不久任雖屬精圖治皆苟焉而已漢詔其治惟二千石有政理者增秩賜爵而不遷其任兩京之治於
 今為烈皆久任之效即明周忱在蘇松二十一年王翱在遼東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十有八年陳
 藍在陝西亦十餘年假使當日選調紛紛不暇煖豈能深悉地方情形而建不世之業哉
 宋元明以來治天下者官治之實皆吏治之耳夫胥徒府史載在周官史道一途兩漢以來未之或廢其
 時門幹街卒皆得材守自見蓋 國家用人惟其材而不限以常格其下亦不以此為嫌而爭自樹立如
 于定國丙吉皆以吏入仕趙廣漢河間之郡吏尹翁歸河東之獄吏張敞太守之卒吏王尊涿郡之曹佐
 皆有出將入相之材為漢代名臣自無吏分而途而文無書者遂與鈿鑲之徒同為衣冠所不齒
 為吏者亦遂甘心於頑鈍無恥惟日以舞文習貨為事在一邑則一邑在一省則一省在一部則一
 天下而且子孫盤固代代相承雖有精明刻覈之官其如此老奸巨猾之吏何哉
 御批蘇洵論衡廣士篇云漢去周未遠其士之秀長州牧辟命以為掾史他時三公六卿九牧實於是乎
 選吏既習於民事故循績易奏吏與士同途故人不恥為官唐宋以來以制舉取士於文采聲華而士乃

茶餘客話 卷七 六
 不習民事吏習民事而不得美仕吏日下士曰判然兩途而士之子恒為士降而為吏即為其家聲
 於是吏益以無賴然在一邑則一邑之政由其手在一郡則一郡之政由其手在一部則一部之政由其
 手以無賴之人而政出其手則無所往而不為弊矣朝廷與一利吏即隨所與者選百弊欲革一弊吏即
 隨所革者法他弊自知罪大則縱火去其種使茫然莫知其類末且官有除降而吏則長子孫孫官避本
 籍而更則士著世守即年滿有制重役有禁而子弟親戚迭出不窮更名而不更人更人而不更其所守
 夫以州外郡之人為來往無常之官官一而更百又皆文采聲華不習民事之官以之駕馭士為舉
 熱悉風土諳練事故作奸犯科無賴之吏於此而能奏循績為國效漢世雖什伯也習習既久如久病之
 人轉以病為命一旦悉去此輩則百司茫然一步不可行勢不能以終日嗟呼欲天下之治不改吏更張
 使更有士君子之行而欲民生蒙福教化清美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洵為廣士論欲使吏與士同升於
 朝固是切要之旨雖然未易言也必先去其大惡之不可寬忍者而為之功名之途使得與士齒優柔漸
 淑漸移默奪之漸使士之秀異者不恥為吏而士之習於吏者得自奮於公卿然後可與道古蓋非百年
 不能矣若舉洵之言一旦驟施之令無賴吏得居士大夫間正所謂更道讓而多端害政之尤甚者也
 宋孝宗謂辦事之臣難得張南軒對當求曉事之臣若但求辦事則他日曠陛下事者未必非此八此體

治體之言
 六部直省皆吏大半為浙東游手趨穴聞陝甘兩省半係回民頂充此尤非京師衙門亦間有回民惟
 刑部自 憲廟以來屢奉堂官嚴禁雖是卒亦不許一回獲入良是
 年老大臣六十五歲以上應駁馬入紫禁城者先列名具奏奉 旨准駁者由東華門入至箭亭下馬由
 西華門入至內務府約管衙門前下馬見 憲廟上諭 康熙六十二年

西華門入至內務府約管衙門前下馬見 憲廟上諭 康熙六十二年

上諭書云欽乃故司慎乃出令出惟行弗惟反近各衙門出不或變章作威作福約費治名往往如
更夕改互相矛盾實因之作奸習小借以滋擾弊不勝舉嗣後須飭情當理可永遠遵行者方准出示
至誠言平小臣好條陳輕改定例者三復 聖諭當慎勿違也 年十二月十一
士人有應聽則天下有風俗當改張庶不至做廢淫蕩者皆以自孩提至耄耋見長幼尊卑之節有一定
不易之理先入為主故後起之私心終有所忌而不敢違此禮教之化於無形者而其本則由於學校
之為功甚鉅也故司諱之選不可不慎其見廟宇寺觀稍有規模者必慎擇作持法畫象修整其廟貌
潤掃其齋館乃廟門之巾幗所於尺大成之殿廟實滿階不必問其訓課何似即此廟雖有燒香兒多矣
此誠教導之理而不僅教導之理也

茶餘客話 卷七

七

茶餘客話卷之七終



茶餘客話卷八

九十年 明倫彙編

山陰阮葵生著

親王隆慶親王第三子慶立勳崇德元年五月卒年三十三 太宗親王濟爾丹在夢見王求賜
牛一頭 上以問大臣希福剛林等皆以 上思念所感希福等因與凡親王親初祭用牛 上與
之命禮部備牛致祭文曰爾身雖沒爾性實靈所謂太牢已感於夢朕祭古禮初祭用牛今既見夢又合
於禮朕甚奇之適臣用禮以慰爾心云云其子阿達禮初封多羅郡王順治元年以謀立書王多爾袞伏
誅次子勒克德渾廢為庶人後 世祖加封貝勒於平南大將軍往代定國大將軍親王多爾袞平定浙
閩有功封順承郡王後復定遠大將軍親王濟爾丹平長沙水州滿何騰蛟任職政九年薨年
三十四子勒爾錦嗣爵生有神勇親古齊齊征吳三桂款延刑職禁
中太鄂文端親老相國之高祖也由江欽地方率領土村親族効順投誠 太祖高皇帝以魯羅瓦爾喀
厄七克之妹給屯太為妻將屯太之妹給屯東巴突魯郡王為配子嗣們承襲佐領勳勳諸役屢著勳勞
大凌河被圍們首先出戰力擊張春兵敵營火燄齊發中國們股股斷一筋未冰勇奮自若堅壁不動
待大兵繼進遂破明師 太宗皇帝親視其傷撫問之復命鄭親王濟爾丹哈期往視謂王曰吾傷重不復
能騎馬後乞子奏請為吾截去股以油炙之雖殘廢尚可為朝廷司馬也是夕竟卒子門彥奕年十九
貴襲佐領歷任戶部官順治元年定北京後門彥奕身故子鄂拜即文端父奉勳建昭忠祠們與祀見
文端奏摺

茶餘客話 卷八

七

困不能脫遂自縊死因濟萊者往認其屍屍已朽不可辨或存或亡再行察訪得獲自成兩叔妻妾獲
金印二又獲偽汝侯劉宗敏妻媳總兵左光先及衛士偽軍師宋燧子又獲太原府故明管王二妃
其自成兩叔及劉宗敏俱斬於軍前見通志
順治二年五月定國大將軍和碩豫親王多鐸既定江西奏疏報捷其要曰我兵於四月初五日自歸德
府起行沿途郡邑望風順十三日離開州二十里夜渡淮十七日距揚州城二十里列營十八日薄城
下招諭守揚州關部司法翰林學士衛胤文及二巡四總兵降不從廿五日取其城獲可法斬之並戮
其據城逆命者五月初五日至揚子江陳於北岸初九日黎明渡江初十日聞偽福王率馬士英及太監
等遁去命貝勒洪巴魯魯尼堪等往追獲之十五日我兵至南京明忻城伯趙之龍率魏國公徐州府保
國公朱國瑞監國侯張拱日臨淮侯李祖述懷甯侯孫維城靈璧侯湯國祚安遠侯柳祚昌永康侯徐宏
爵定遠侯鄧文圖項城伯草應俊大興伯鄭耀孟甯晉伯劉允基南和伯方一元東甯伯焦夢熊安城伯
張國才洛城伯黃周鼎成安伯何永祚附馬齊魯元內閣大學士王鐸翰林程正揆張居禮部尚書錢謙
益兵部侍郎朱之臣梁雲撰李紱給事中林有本陸明王之晉徐方來莊則敷及都督十六員巡捕提督
一員副將五十五員並城內官民迎降者與平伯高傑子高元照廣昌伯劉良佐提督李本
深總兵胡茂正等廿三員監軍道張健柯起鳳副將四十七員馬步兵共二十三萬八千三百餘人奏擒
獲偽福王朱由松江南悉平是年十一月發亥以豫親王招降之公侯伯總兵副將將悉等官三百七十
四員撥入八旗豫親王加封和碩豫親王賜黑狐皮朝服皮朝衣金五千兩銀五萬兩先是五月初十
日朱由松遣走蘇州王令拱巴圖魯魯尼堪追擊殺其去路黃得功遊擊擊敗之兵皆擄水德春其舟得功
中流矢死偽總兵田雄馬得功等縛朱由松及其妃來獻十總兵及部眾俱降得金銀寶玉瑪瑙等甚多

又用紅衣敵攻江陰縣克之 上賜尼堪金二百兩銀一萬五千兩漆鞍馬一疋空馬二疋
順治四年四月柘林遊擊陳可揚獲奸細謝文搜得偽敕一道係故廣官侯嗣曾等所造通偽魯王
反間大學士洪承疇及江甯巡撫王國寶內云封承疇為國公國寶為侯爵又有黃斌卿密書云承疇所
具本封國寶二次密字俱已轉奏國主又云內仗承疇殺巴張二將外托國寶靖地方則江南不足甯
等語承疇奏聞特加賜諭 五月故明推官陳子龍除受偽魯王部院銜結聯太湖巨寇海通舟山餘孽
還京京案布圖計擒之子龍投水死蘇松千里以次削平見洪承疇本傳

順治年定南王孔有德因賊陷桂林自盡捐軀 詔諡武壯立祠春秋致祭時工部以孝陵碑未建擬之
有德女四貞疏言先臣航海投誠舍生報國南征北討助勞彰著今榮榮孤女僅延一綫所望國家春秋
一祭庶令忠魂有歸伏祈再沛恩命節節則勞臣報國之靈與普天効忠之氣感激無盡得 旨准
行至今歲祀如儀奉祀者為山東陶氏子世職 有德僅一子為李定國擄去身後止存一女四貞 特
恩照和碩格格食俸後適孫延齡吳三桂反延齡為總兵駐防廣西叛降於賊自擄安遠大將軍四
貞勳其反正代延齡具疏乞降 聖祖許之三桂其孫世琚誘延齡殺之越三年撫將將軍擊走吳
世琚四貞歸於京師 披孔有德於天聰 七年五月任業將自山東來降范文程舉以歸
耶住正黃旗滿洲舒穆魯氏初為部長喇嘛我 太祖命子楊古利入侍 太祖以女妻之耶住為人所
害其妻嬰幼子於背屬健佩刀射突出楊古利開之手刃殺父者割耳鼻啖之時甫十四歲嶺之役裏
創擊腕大破明兵天命六年 太祖命其位次貝勒八人之下四十餘歲身先破敵屢被創崇德三年征
朝鮮中島鎗卒封武動王以次子塔噶爾超品公配妻 太廟雍正九年加美號英誠公塔噶爾治四年
卒子愛星阿襲公十七年征李定國領兵至錫波一作今作錫一夜行三百里至緬甸阿緬執朱由榔於屬全

獲殺王羅公等一百餘人降白文選於猛獲授內大臣少保康熙三年卒諡啟康
希福巴什克正黃旗滿洲文館纂修續編遠金元三史取其善惡及征討敵愾之事詳諸語以進
時睿王惡其不附己免其官備處順治八年 世祖悉其材補大學士九年病卒年六十四諡文簡
索尼希福之兄碩色之子通滿漢蒙古文在文館辦事隨 太宗出征以漢語招諭降人順治初以不附
睿王削職九年加一等伯十八年正月 上詔翰林學士麻勒吉王熙至奏心殿草遺詔立太子諭索尼
及蘇克薩哈等必隆四人同心輔政康熙六年加一等公七月卒諡文忠 長子噶布喇領侍衛內
大臣我 孝誠仁皇后之父封一等公世襲罔替二十年卒諡恪僖 第三子索額圖仕至大學士
希福次子帥顏保運總督開臺山田禮部尚書征吳耿二逆有功 子赫奕工部尚書工書監奕
子四人長圖爾那中次中給事中三滿壽禮部侍郎四繼敬侍講
休養正德黃旗滿洲佟佳氏天命四年同弟養性率族來歸征遼陽有功授職守鎮江城時中軍陳其策
濟通明時毛文龍被執不屈死 次子佟圖賴征江南湖廣加三等子任兵部尚書順治十五年卒康熙
間以圖賴係 孝康章皇后之父追封一等公建寧祠禮勳褒

卷八

一

國綱合祀一祠 國維子八人長子葉克舒三子隆科多國公吏部尚書錄事 隆科多子八人
第六子慶復襲公增邊大將軍重武總督戶部尚書大學士七子慶泰襲軍統領
金台石正黃旗人納喇氏原係葉赫貝勒 太祖平葉赫台石不降令其子德爾格勒往諭之終不下後
太宗授德爾格勒勅勅章京子尼雅翰 金台石之孫明珠大學士 明珠子奕叙左都御史奕芳和碩
額駙成德改名世德康熙癸丑進士一等侍衛工部尚書法著周易梓言八十卷門記集註考誤三卷附
刻通志卷九經解中
旺吉勞鑲黃旗滿洲富察氏 太祖時來歸授佐領長子萬濟哈孫哈世屯 世祖時任內大臣內務
府總管太子太保康熙三年卒諡恪僖祀賢祠 哈世屯子米忠翰戶部尚書內務府總管曾果祀
賢祠米忠翰長子馬思聰內大臣昭武將軍平北大將軍征噶爾丹回任都統襲職貞 三子馬武領
侍衛內大臣侍 聖祖五十餘年諡恪僖 馬武子保祝古北口提督
米思聰四子李榮保察哈爾總管進封一等公我 孝賢皇后之父 長子廣恒次子傳清三子傳常四
子傳文襲公六子傳寬八子傳玉九子傳謙俱任侍衛十子傳恒御前侍衛內務府總管戶部尚書大學
士忠勇公 傳恒子福慶安南總兵和碩額駙工部尚書福康安工部尚書福長安戶部侍郎
萬濟哈之子吉塔塔巴由錫軍校破流賊討福王平河南歷任右通政次子莊圖 吉爾塔巴子陶住
陶住子託請吏部尚書託隆川東道
廣恒子明瑞兵部尚書伊勒將軍征緬平寇
我英東隨 太祖三十餘年日以萬人敵以皇長子之女妻之忠直強梗 太祖以為第一功臣三等公
一等總兵世職卒年五十七祀享太廟直諫公雍正九年加美號信勇公子十人 第七子圖爾步我

卷八

三

破李自成營平定江南斬史可法收復得功至浙江歸走魯王于赫獲進一等公至圍敗偽閣部黃鳴駿
十五戰連捷殺虜王率劍等五子數馬十英方國安官員一百五十四人以暴疾卒于甲午年四十七史稱
其有勇有謀以寡克眾四十餘陣所向無敵 圖爾步子福塞襲公順治四年睿王以其不附己奪其爵
九年 世祖念其無罪追復世職諡昭勳 雍正九年加圖爾步子福塞襲公 圖爾步子查喀尼內大
臣 查喀子倭赫襲爵 倭赫子富爾丹吏部尚書靖邊大將軍坐事罷其子哈達哈乾隆初工部尚書
我英東第九弟衛齊
衛齊第二子趙布泰為征南將軍平雲貴擒李定國白文選偽桂王康熙三年因劾繁非事削職旋以功
仍給世職 衛齊第三子繁拜天聰四年破洪承疇十三萬兵順治元年進一等侯十八年受命為輔
政大臣康熙七年加太師八年以罪賜死一作五十三年世職雍正五年復公令其孫達福襲加封美
號超武公
額亦都鑲黃旗舒穆魯氏父母為仇家所殺隱於隣人年十三殺父仇歸 太祖以和碩公主降焉有軍
功一等大臣卒追封宏毅公配享太廟專祠子十六人 長子班錫佐領三子達奇 三子車爾格杭
州將軍天聰元年為八大臣之一順治三年卒 四子舍袋一作代陣亡 五子阿達海佐領陣亡 六子
達隆阿 七子茂海陣亡 八子圖爾格十六大臣之二等公吏部承政順治二年卒諡忠貞配享太
廟加美號果毅公 九子爾錫 十子宜爾登軍功加至二等伯順治十三年乞休康熙三年卒 十
一子敦德軍功加世職戶部尚書 十二子額森都統 十三子超哈軍功至議政大臣崇德七年歿
於陣年四十一諡果壯 十四子格爾特 十五子索渾議政大臣 十六子邁必隆和碩公主所出一
等公補政四大臣加太師 孝昭仁皇后之父

國爾格累立功崇德三年國爾格身被二十三箭馬傷十九處仍力戰俘獲七年征山東破敵三十九次下九十四城殺虜王及明宗子人俘獲人三十六萬九千有奇卒年五十二人

宜爾登天命元年預又十六大臣之列備成決獄訟立戰功敗袁崇煥兵洪承疇以十三萬兵援錦州奮入敵圍身被三創馬中十八傷死又換馬中八傷死又換馬中五傷死四敗敵軍而出 太宗嘉其勇 世祖繪其像二一貯內庫一與其家康寧二年卒

遇必隆崇德六年破洪承疇兵險射殺豹多 太宗曰巴魯之子也巴魯也順治二年征湖廣陸一等公十八年為輔政大臣後加太師威靈顯赫賜一等公爵原一等公與子法喀嗣八年病辭輔政九年因禁拜亂政獄無言議處其重 聖祖念無結黨之事止革公十二年法喀傳賜策金匱圖令立家廟祀之春秋太常寺官行禮子七人

車爾格長子陳泰歷立戰功順治元年入山海關破流賊征湖廣敗一隻虎於荆州平定福建全皆授吏部尚書國史院大學士十年授雲南靖寇大將軍征湖廣平定德府十二年卒於軍謚忠毅加世職一子尼滿卒無嗣以弟子白啟襲 車爾格第五子喇哈達工部尚書杭州赴康親王軍前贊畫平耿逆授甯海將軍平漳州調侍讀學士李光地知賊遁走信進泉州直攻廈門破之斬首五萬四千招安民十六萬回任都統二十四年乞休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敦德第三子瓦魯康熙三年從征湖廣有功十四年敗耿逆於撫州平湖廣遷江甯將軍二十七年誅夏逢龍三十年為安北將軍追噴爾丹

遇必隆第四子啟德多力善角抵領袖布庫長康熙二十九年征噶爾丹雍正元年授都統御書高門令望賜之以弟阿爾阿有罪以彼公爵合股德襲以病乞休 遇必隆其五子長子法喀一等公御前大臣 阿爾阿 卷八

大臣 二子碩珠頭等侍衛 三子福保二等侍衛 四子即啟德 五子阿靈阿 必達湖廣總督 五子阿爾其大學士副將軍征緬卒

國海正黃旗滿洲馬佳氏初侍 世祖為國史院侍讀具文武才任大參十管刑部尚書後事閑居十八年遺詔國海官任以重地康熙三年為定西將軍統川湖之兵平流賊內升大學士十二年奸民楊起隆詐稱朱三太子囚徒數十謀為亂立往擒之是年吳三桂反十三年耿精忠叛海領戶部嚴禁軍需不私販夫役不拘禁錢糧不多徵詞訟不濫准察哈爾布爾尼勒其父反為副將軍平之十五年為無道大將軍以勤著績以下悉聽節制 平涼王爾臣之降繳吳逆偽教印旬日而定秋毫無擾聞悉平封三等公旋統勇進寶孫思克趙良棟等大兵平定漢中四川悉定二十年以次回京任中樞殿大學士卒贈少保諡文襄雍正二年加一等公配享太廟加美號忠達公于醇毅三等公禮部尚書 諸數子馬爾賽襲一等公為撫遠大將軍獲罪其弟馬禮善襲公爵

理嚴正白旗滿洲瓜爾佳氏 國初來歸破明楊錦兵直入李如柏營大敗之 長子吳拜年十六征撫順射中明哨兵頭領獲遺巨箭下馬步射之洞其胸懸墮嶺下 太祖遙見曰非吳拜不能遺視之果拜也太宗時與十六大臣議政康熙初年卒諡果壯二等伯 吳拜子耶談十四歲為三等精十六歲征美璣見一人執刃浮水至射之中心死二十七年往羅利定地界羅利大懼墮於城下自厄里谷納河以上至黑龍江北岸自格爾必齊河至興安嶺以抵海定界而還毀其城郭廢舍三百畢復征噶爾丹為昭武將軍奉 旨召回賜勞之三十四年卒 子拉馨襲世職散秩大臣

費爾古正白旗滿洲鄂氏一等伯鄂碩之子年十四襲職十八歲領侍衛內大臣二十三歲參贊裕祺

王福全軍征厄魯特尋為撫遠大將軍駐歸化城討噶爾丹三十五年 聖祖親征賊敗走棄履賊逃退費揚古大敗之殺其妻斬首三千進一等公卒於軍謚壯

順八代字文起善京順納神巴圖魯之子由正白旗滿洲改正黃旗覺羅氏生而聰敏魁梧擢十二石弓矢不虛發折節讀書精於順治十六年充龍牙喇隨信郡王多尼征偽桂王旋在選司郎中康熙十四年御試拔第一改侍讀學士十六年以內閣學士參贊軍務征吳三桂十八年京察大學士索額圖惡之注以浮誇後賴塔為征南大將軍仍令參贊軍務二十三年侍皇子讀書歷禮部尚書同列懼之以病乞休四十七年卒雍正四年贈太傅諡文端祀賢良祠

鄂爾通經史友于之誼最篤康熙十八年由筆帖式特授慎刑司郎中聽訟務得其情人稱曰白面包爺纂修大清律子留保辛丑翰林官至工部侍郎

鄂永清字定菴漢軍任汾州守請改祀北岳於澤源州至山東巡撫治于七一案所全活甚多子八人皆有才廷佐 兩江 廷相 廷樞 廷極 廷楷

康熙十三年禮部員外郎王詔隨順承王軍前十五年密疏云十三年三月抵荆州時常岳漢州未失該行而前湖南可復計不出此即不然屯兵要害則長江何為我有秦隴岳州兩路賊難兼顧又不出此再不然乘彼初至無備渡江援南岸為可攻可守之計亦不致令賊深溝高壘急難搖動又不出此遂令羣盜皆逞大兵數十萬金錢萬萬計離廣開事例猶不給而楚地米價三倍於前民困迫呼又苦轉運恐將本叛者不止取精忠孫延齡王輔臣楊來嘉諸囚已也且馬倒十之五六兵亡十之二三存者銳氣全銷麻病相半時勢可虞臣請統一旅為諸將先驅不幸死於疆場遺孀坐待亂民之剝刃於腹也乞勅大將軍赴期進討毋稍逗留疏上 聖祖嘉其忠直下詔切實將期滅賊由是凶渠困殫諸方漸次削平

小臣瀝血陳言不計利害盛朝喜聞議論坐收功平皆足紀也詔字微山詳愾圖集

鄭成功據臺灣為寇臺灣故紅毛番耕牧之地成功逐去番人偽設東都總阻為惡康熙元年施琅提督閩中密陳金門廈門可取狀 上命刻期進兵遂克金門廈門銅山鄭賊積年所聚東南諸島悉平還入臺灣授右都督掛靖海將軍印六年復陳邊患事宜諸疏 召詣闕面陳時廷臣皆議主撫乃撤水師提督授琅內大臣封伯其後逆藩作亂海氛乘之益熾二十年 上詢廷臣方畧多謂前議琅毅然身任具疏陳情形 上特命提督全閩水師次年諭起進兵琅先乘米作地形示諸將曰如此入港如此泊船如此進擊不用命者斬書將姓名於船蓬以便進退且胡勇怯六月由銅山進船賊將劉國軒傾巢而出自乙酉至辛卯屢戰連克國軒遁餘眾降遂克澎湖是役也以七晝夜破敵十年盤踞之賊抵澎湖後海不揚波進師之時潮長四尺貫天威所致七月丙申逆渠鄭克塽降臺灣遂平皆封靖海侯 琅第六子世襲於康熙五十九年任福建提督即琅舊部其屬卒伍練舟師一以父法行之六十年臺之奸人朱一貴妄稱明後招集不逞潮人杜君美亦率潮之流民為亂殺總兵官據府城建偽號世襲聞即日召將士授以計壯期進勦七日而復臺灣與其父平海日期不少異云 琅卒於康熙三十五年三月諡襄壯子世襲卒於康熙六十一年諡勇果

馬進賢為江南提督駐松江愛結納名流有諸生貧乏不自存歲暮竊迫獻馬春聯云瀟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馬武人不知其用唐人語也贈之千金馬少出行在道逢多賊故要為人掠買已他適生子馬亦別娶及貴故妻聞之叩謝上禍馬內之抱頭痛哭樂別館以養其夫妻子女軍中稱曰夫人曰公子與其後妻均禮焉馬後伏誅西市日故妻與其夫皆斬馬在江南橫征暴虐窮極奢華吳梅村賦其城行以刺之云不知何處一將軍到日雄豪炙手羶羊侃後房歌按陳錦寶劍成翠叉千箱布帛連

茶餘客話 卷八

郵車百貨魚鹽充邸國將軍一數高賢下令年搜捕城落非為仇家告併兼印...

內獲其心以祭公墓前此較王拿州兄弟得嚴世蕃一體熟而痛父對食...

有八人惟松江府黃紳許書翰屢以病辭不敢列入餘俱開事出...

進士丹陽劉有實與朱金華守常熟王選與朱崇德道武進呂陽廣刑科...

言與吳廷丁丑副使道無錫曹廷及辰進士武進吳剛與未吏部員外...

齊文襄蘇勳滿洲正白旗人初由官學生選天文生康熙二十七年升...

四年升監獄郎三十七年改永定河案帖式次年升主事學水定河分司...

月著河督

計改亭作書記稱今海內書畫尤重於長安者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

徵君先生沛縣國李康古先生崑山顧爾疇君人先生今康熙十一年...

徵君少壯時意氣和順遊力過好談兵及經世方略聽君專精經傳訓...

為侍郎即友取亭止就長安朝士一時往來者言

徐侯齊與宣城沈壽民其美其美為海內三選民川湖制軍蔡統榮侯...

榮為清督蔡士英之子將軍蔡良之父

王漁洋謂陳官稱備以齊魏環御史相李琳枝徐曾相王伯勉總督...

按以齊魏極清孝先及武定柏都皆刻有疏稿琳枝巡按下江優入...

杖節之紫綵者即魏之魏梅村陳其年所歌王耶王耶者也李素素於...

順治十八年四輔臣柄政時江南巡撫韓某與蘇松常鎮並派一縣欠...

度等八百六十九人其致仕候選在籍者俱革職在官者分別降職...

士子游學四方有人詢其行程者輒曰矣銷了江南權賦自明天崇以...

因以中飽大吏亦故若不聞日久弊生乃至於此若不加沙汰安得清...

時職者咸以為刻事後平心而論不可謂非寬網矣四輔臣者索尼...

林茂之謂老居金陵冬夜作詩云老來貧困實堪嗟...

花夏日又無能懶或遺之則又以易米糶山曰夏無懶病於寒無...

守之以虎符符則後山自無事寄一帳書句云北窗高臥豈知實...

林甫十草堂長伴百年身身重屬同志者各題一幅曰不知知為林...

十三續集如五六十許人

吳梅村晚年於星命之學連得十三女而公子嗣始生時廣東江為...

子將雖未白頭明珠老蚌正相求蘭因白唱河中曲十六生兒字...

國初乙酉江南開科張潤先生舉鄉試第一文出海高傳新幾於紙...

七年詔舉博學鴻儒家宰郭恭定公以湖曉先生應詔有司敦迫再三...

老身將終又為文又遺便云虛名空好手公自肥深漸樂竹樂京落...

人是以知公不出山矣子女員公存性淡泊不為口租一毛或山藥...

內廷以照子為明史總裁補曉先生書成之日此非先生之遺食不...

靜坐片刻精神矍然勿以為白髮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謂馬...

力竭矣文員則命怵然加一驚焉

梅村出山陳案卷相因之遺賢為誰設善席左以待比至京師素事...

政園山茶歌為卷而作感傷情蓋有不明明言之情按園在雙齋二...

大弘寺道址皆別墅以口語活活者之為政也文待詔為日記以志...

徐氏國初海昌得之復加修飾珠簾甲帳燈檠一時中有寶珠山茶...

謂如天孫織錦繡如龍女噴砂吐如珊瑚樹火齊映如蟬蛻胡蝶是...

未歸則繪款目未歸園中一樹一石及老樹老石及老樹老石及老樹...

為駐防將軍府矣旅軍既撤遂居營員既而為平西王水曹所有...

水曹而先死康熙十七年改為蘇松道者裁裁為民居其梓榆城...

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矢齊放閣學得...

朱竹垞在內廷時

海內詞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徐陵誰知著作修文之物論翻祖...

人魚貫眼吾鄉程嗣立風衣一生好結納多流散黃金如土晚作...

多白民先生改到字作信字徐金山以為一字師

世稱宋文信公善釋其增為王藻備極大士願極極工願雨若用...

顯茂倫有季子選百家之時開難以行實至數留座上常講家無...

甫軍東家實置一妾晨夕設食皆粗糲其妻張隨之曰古有糟糠之...

王文貞公教誡嘗謂帝王廟祀宜及守成令主因列商宗以下...

昭從之公為禮部尚書年六十三以老乞休年七十依古人以每歲...

隨前門將方丈餘歲之夏秋二季父子兄弟七八人坐席上或...

世之與我以為動戒有一不若傍徨四顧若有缺然者公家聲下出身寒素父子同時官六卿享上壽之休于主恩方渥之時視其子為宰相倘有林下者十有五年而一生端詳無可指摘可謂極人附之榮者矣

汪堯章詩文爾雅樸樸平矜然其性下急不容人過議堯章嘗與鍾麟論不合自詡曰吾乃與此人同名人與王阮亭以詩相戲鍾往復不已後遂成隙宋堯章每與鍾麟論不合自詡曰吾乃與此人同名李天生為三相國所薦至京師名重一時客齋以同姓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人尊為西河夫子與顧爾人講韻學不合加以聲色與毛西河辨古韻不相下大然始而嗚嗚繼遂加以拳勇西河避之邱海石丁野鶴皆山左詩人阮亭後人詩所謂九仙詩人丁野鶴又會名當日邱靈鞠是也二君平生友善一日同飲鐵園論詩不合鍾麟不已邱援壁上劍擬丁丁急出上馬逸去邱追不及乃已東人津津言之為佳談海石詩云文官愛牙詩不喜選體想見其嘲嘲又彭西園在京師遇鍾麟敬談詩不合遂擊毆之一時稱快事者五代時胡真集為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為虎指節為松根大指為踏踏食指為鈞敲中指為玉柱名指為海龍小指為奇兵皆為三落一指為奇峰亦謂之招手古今史不與與宰相蘇逢吉相詬欲索劍道殺鍾麟大邪子今人故有絕相似者

歸田錄言張侯射飲過人笑元豐所食至少明人說部較高新鄭之見捷獲食猪首惡狀幾不可耐彭觀芝先生嘗說王賢斯長軀體幹飲量寬宏者治酒飲之飲無算爵或雞卵數十枚盛之巨盃破餅餅蒸餅數十雜投其中啖之立盡又李殿撰試試口味三十六符好好事者詠詩以嘲之徐原一司寇龍歸吳門一日飲門下士賈生齋高揖一席庖人躬履豐腴巨鼎高豆每食必盡門人輪執爵更番為壽繼賈生以玉缸進谷三升司寇一飲盡如鯨吸川也可謂豐碩矣高坐腹昂然凸出高出案每食一茶餘客話 卷八

器令左右二伴先置玉盤於心凸起之處以盛豆白以巨叉攪而啖之須臾數器飲酒則門生故更爭為備進滿堂飽飲醉後夜半而司寇如未嘗飲食殆所謂填巨壑瀰漏者耶張京江相公夜臥從不解衣未辨色起每食粥一盃或與下冬春米飯數匙炒米少許山藥極薄者五七片日不過兩餐李安溪相國每秋冬夜水飽餐烟烟難書斷生蔬薑寸許者滿置大盃每請深思時輒停筆言一二寸盃孟乃就寢

王漁洋謂吳俗有三好門馬馬牌河魚魚散與五通神雖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斬馬劍作備者近日給紳先生又有三好曰窮窮任狎優伶談骨董三者精可抵擊公卿間矣五通神自雁州焚後已絕馬甲近來好者益眾聞張敦復相國最惡之備一章曰馬甲惡之門習者非君子孫所願也卷八

寶悉印之惟河魚食者尚少耳昔葉子春因食河魚致病陳其年尤酷嗜在天津食之中毒面目悉腫至不可辨識皆謂失宜所致津門多海味海味重門所出乃江鮑大而味薄皆不佳惟黃河魚淮二百里中每二三月出鮑又名玳瑁魚不其大豐腴柔膩斑斑可觀焉以青葉白首味致佳細腹腹如二卵名西施乳亦美楊庶常家尤得法或炙或糟更可致遠今年春對南堂來京師師致其多子答以詩泥滑朝驅禿尾歸來傍柳掩蟬聲故人忽向江頭至得春溪玳瑁魚重碧浮翠玉船落青首白佐賓筵桃花春水袁江路孤風光又五年遠小長日繞菰蒲朝來酒客醉留醉教防吸與君數典誦吳都

茶餘客話 卷八

徐立齋登進士 世祖親撰對策第一授職後登召至便殿問家世及父母年歲兄弟幾人立齋以奏上嘉歎曰爾可以當孟子三樂之一矣煌煌天語一時以為榮幸及第立齋已任大司成 某時詩云祭酒先成文廟講探花初采上林芳當時釋褐登第弟坐而兄拜耶癸丑果亭及第入館立齋以掌院司

政習具疏題明特旨免果亭教習職與也後來查初白入館授職功章院授為受業弟子亦奏明免在

康熙甲寅乙卯間湖廣朱方日號二眉山人以邪術惑眾初被逮來京師於出獄妄為人言禍福能知未來事凡問貴賤勝祿數批數字曰其後當自驗自王公至士庶爭至其門游歷各省督撫郊迎設次士民聚觀以萬計口刻中實秘書其徒陸光旭云孔子後二二二百年有我師眉山顧濟宏云古之尼山今之眉山於是汪季用作辨道論謂之曰國家太平無事得此輩以資談諧玩弄之斯可耳今崇奉太過謂孔氏復生謂大禹再見其謂移教王皇則兩言立應不但上海聖人亦且獲罪天地此士大夫之過也豈何知焉京師邪術難處易於動搖萬一如延閣問以妖言惑眾之罪吾不知山人安所逃死文出簡幸感相公讀而歎息謂不減老泉之辨好也朱至江甯總督某公迎道左為立書院一日在署方食江甯太守陳龍若叩轅鳴鼓問何事曰知府陳某以朱方日左道惑民請發下審鞠正法以安地方破民惑制府大怒而無如之何後王儼為講官進講之次出疏劾其三大罪請誅之 上命其請下巡撫立置臬刑身首異處世道人心為之悚息 上謂臬臣不言而詞臣言之都察院皆舉申飭 陸光旭保進

轉事以諸生被發後應京兆試以第一入中式會試試皆第一虛心好學至老不倦嘗語門人子弟云吾貴為尚書常如秀水朱十以七品官歸田飯疏飲水多讀數萬卷書耶孫位似致書以布衣居京師名動當召試稱旨賜二品服充朝鮮采詩使士論榮之既歸成進士官翰林至學士然一生憂思多在坎壈之中馮定遠題其集云蠶吐五采雙雙玉童樹覆香清談覺宮謂絕妙宋詩也

仁廟時山東多詩人山西多名宦陳午亭相國嘗作六公贊序曰吾鄉多賢人君子其以清德著者若曲沃文清公周昨陽城故刑部尚書白公允謙許州魏故果公象輿水南于清端公成龍陽城故巡撫張公琦高平故布政使畢公振振六公生同時在數百里之內皆所謂天下之士也而吾晉從之遊於是作六公贊云

三殿三門禁相傳為勳文恪公杜所撰文恪六十外以恩賞給事某局議叙銓四川州司馬將之官會殿門見額史館翰林書皆不合式以文恪對進呈 旨命懸榜揮墨 賜御書以榮之既就道又命飛騎追之書復稱 旨賦詩賦編修至七十二歲開坊數日間游歷關學逾歲至尚書文恭公匡胤強仕時始登甲科入史館十年不遷以經管文恪事歸靜海杜門不出 聖祖南巡講道左即授官贊途中晉講學後年南巡又晉官詹回鑾日特予閣學手詔就職逾年亦尚書任刑部者十年

蔣虎臣晚年學佛自京畿督學歸入廬山行脚至峨眉山伏虎耆宿一云備然自相親老病無多瀝聖塵早向鐘盪來避浴遺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裡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人世說能仁

康熙戊午魏敷果公據總督疏申明一事實國家根本在百姓安危存亡皆繫於百姓留血為國
家培元氣語其難直疏入 上謂切中時弊立見施行舉廉介知縣陸麟其復其官勸食吏知州劉廷
置諸法其選舉孝廉疏舉侍郎以下有清望者十人皆嚴擢用十人雷虎班迪達塔胡密爾振振
惟廉高所宋文運張沐陸其

計改亭云予與陳其年同讀書於宋司業家其年居西舍予東舍燈火相照予不能夜坐而喜早起其年
吟咏必至夜分而起每遇其年好為驚駭絕之文字嗜者涼古質之作兩人性不相宜然至相契
明史閣部可法殉節時相傳尚無消息弟可程官北京不達其後無有問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先生督
學江左試上元有童子史姓年四十餘其祖傳書可法名心異之謂鄉氓少聞見名偶同耳召詢之則聞
部孫也善書師赴揚奇學自下其妻妾於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脉因家焉鄧公徧詢諸老生對無異
及試閱其文雅類百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錄之也岸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遺文
野陸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終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祐忠節不絕其後洵非偶然而鄧公恤孤苦心亦不
古人也白下友人言之甚詳按切茶坡先生集有送史高梅在嶺展葉詩焉高梅子鼎華後流寓山
陽又揚州府志名宦傳載史公死後其子直求其屍不得招魂葬衣冠焉為春當即直耶

白仲謂為王東舉先生也門人官於 京師聞東舉訃音既為位以哭復於慈仁禮舍要經受唁一時
稱之

王太倉入山獲病戕家人勿姓氏道遇疾雨移舟避鄉坊其家不容逐之乃告曰我好入勿疑也鄉人
笑曰好人那肯六月出門遠行公聞之發曰彼言是也性喜菊多蓄名種杜陶陶之粹見白菊絨不
與身入花間忘與入交公云君與故不減我乃贈與之當六月科既地手捉菊蟲豸不知意花

茶餘客話 卷八 十
丁也呼之不應乃戲賦之云白也亦愛菊耶亦贈與之存古豈直不貧一日李榕村先生素觀公叔律之
歷階而上失足而碎李不覺失聲公怡然不動安溪每舉以報文庫推量

李高陽丙戌進士越十二年戊戌由學士大拜庶常感及戊戌進士越十七年乙卯由學士大拜高陽年三
十四孝感年四十一後此惟將恒軒相國五十五歲大拜

王阮亭嘗言李高陽之於曹頌頌定之於汪季用馮臨胸之於陳舍人崇明玉璫魏柏鄉之於董秀
才文友以服膺贊歎不啻若自其口且謂友皆及門士而文友與柏鄉未嘗識而是之謂也

勵靜海以編修賜第厚載門張文端公諡德高江村以待講生竹垞以檢討賜第西華門江村先以詹事
主簿賜第後將書桐查聲山皆賜第西華門內

湯文正公撫吳時有司報湖漕運次公應更因以例請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漕矣
或不歲歲熟一報部即為永額欲去之得乎常熟縣奴持告其主父國初時得隆武備制迫王遠遊欲據
有主婦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味事何足問而逆奴以殺其主乎追割婦之籍奴於杖下常州守祖進
朝有惠政落職公奏留之祖製衣製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入謂公之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
苛精敏似周文襄而行以方正若其學術純粹世情其用之未盡者又非二公之所得而比矣公學示孫
夏峰先生自言為方面時居官行政只遵簡陵呂叔簡從政錄行之不盡備文集不全今所刊湯子遺稿
等數種皆失本來面目

桐城張文端公嘗云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百骸聽其與憂喜煩苦相纏綿守方寸靈府之地設
為一城堅閉四門不許憂喜榮辱進退升沉勞苦生得失一切之念稍稍入其中或稍疎虞打入片
刻即忙驅逐仍前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電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

理事決不做費力挽回事決不做敗壞事平不可告人事故決不做衙門中事一切因物付物一事當則只
往禮禮禮禮禮禮已不將迎於事前不將迎於事後所以每臥輒醒食飯飽視斗室如千岩萬壑燭下
濁酒一杯以解飢飢清琴一曲以調心氣此則一二年來之又一進境較之昔時於求退以致形跡交
因者則差勝也

文端于康熙十一年即世於雍正十一年入祀京師賢良祠並賜祭本籍命無臣徐文程公本行內相國
文和公少宗伯葉齊先生皆假回里舉行祀事 上命欽天監擇行期內府製安車遠良騎沿途文武
官獲衛迎送賜賚賚五十二種令織造用官輓轎送其家又賜 上肩冠帶珍裘文綺豐貂紫團古玩雜
佩之屬無算先期一日 陛辭 上賜玉如意曰願爾往來事事如意又令中使齎酒設果俱至萬酌金
鼻以餞之又賜文端祠聯云風度猶存典禮煥千秋坦豆酬懷如在忠誠垂奕奕奕奕

甯波史殿撰及趙嗣治乙未停職後乞歸終養不復出山平生不肉食施惠山贈詩云苦陳鳥鳥情歸就
綵衣樂肉食餘則粗糲止菘菜其清節可想殿撰父有善人言與老翁名大成者善後婦臨孕見大成
持鉢入室遂生殿撰至寺跡之天成化矣遂以名之

尤西堂晚年嘗言不講學則味道不梵語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言所以異於人也氣生於官山自
為之語攝兩舍於兩旁年八十時時借老友二三人往來齋味於其中風流近代所少

茶餘客話 卷八 十一

丁也呼之不應乃戲賦之云白也亦愛菊耶亦贈與之存古豈直不貧一日李榕村先生素觀公叔律之
歷階而上失足而碎李不覺失聲公怡然不動安溪每舉以報文庫推量

李高陽丙戌進士越十二年戊戌由學士大拜庶常感及戊戌進士越十七年乙卯由學士大拜高陽年三
十四孝感年四十一後此惟將恒軒相國五十五歲大拜

王阮亭嘗言李高陽之於曹頌頌定之於汪季用馮臨胸之於陳舍人崇明玉璫魏柏鄉之於董秀
才文友以服膺贊歎不啻若自其口且謂友皆及門士而文友與柏鄉未嘗識而是之謂也

勵靜海以編修賜第厚載門張文端公諡德高江村以待講生竹垞以檢討賜第西華門江村先以詹事
主簿賜第後將書桐查聲山皆賜第西華門內

湯文正公撫吳時有司報湖漕運次公應更因以例請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漕矣
或不歲歲熟一報部即為永額欲去之得乎常熟縣奴持告其主父國初時得隆武備制迫王遠遊欲據
有主婦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味事何足問而逆奴以殺其主乎追割婦之籍奴於杖下常州守祖進
朝有惠政落職公奏留之祖製衣製奉公久之不敢言乃自著之入謂公之廉直似海忠介而去其煩
苛精敏似周文襄而行以方正若其學術純粹世情其用之未盡者又非二公之所得而比矣公學示孫
夏峰先生自言為方面時居官行政只遵簡陵呂叔簡從政錄行之不盡備文集不全今所刊湯子遺稿
等數種皆失本來面目

桐城張文端公嘗云五六年來得一法一身百骸聽其與憂喜煩苦相纏綿守方寸靈府之地設
為一城堅閉四門不許憂喜榮辱進退升沉勞苦生得失一切之念稍稍入其中或稍疎虞打入片
刻即忙驅逐仍前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電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

刻即忙驅逐仍前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電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

刻即忙驅逐仍前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電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

刻即忙驅逐仍前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電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

刻即忙驅逐仍前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電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

刻即忙驅逐仍前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電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

刻即忙驅逐仍前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電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

刻即忙驅逐仍前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電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

刻即忙驅逐仍前守若此外之聲音笑貌惟有聽其波委電屬與憂喜相浮沉而已更有安心一法非

山陽阮葵生著

公稼書曾祖博為豐城縣丞嘗運夜過采石舟漏溺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且視之則水符裏三魚其鱗人稱爲成德之佑博子東遷居湖上築堂名三魚公稼書文集亦標三魚堂以此義

高念東少愛嚴瀨山水忽得句云願作杭嚴道生平過餐飲賦詩必擇坐客一人代書歌行近體衝口而出如宿搗執筆者幾脫腕閱一過輒棄之稿不復存漁洋所謂咳唾珠玉而用如泥沙也陳其年作備體文不加點信筆直書嘗言胸中尚有四六文數千篇恨手寫不給耳毛西河亦自言每五十刻可作詩一千句文則可一萬字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廿六日 文皇后上賓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諸舉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公之芳年最老即陪地吏科給事高菴村肩雲抗章彈奏天潢貴胄大臣禮當致敬獨議國政無不列坐所以重 君命永康左門乃禁門天威咫尺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疏入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爲令高字二鮑華亭人詩畫皆入能品

康熙己未施愚山家寄雲樓下老梅忽著花四枝兩枝指城內一枝向南隣一枝向宅中是年愚山以少參改侍讀同薦者高阮懷印南隣孫編修卓亦編修薦則城內也
潘次耕幼時與人賭記以歷日試之首尾過目不遺一字徐侯齋歿無尺寸之產繼孀婦孤孫以託次耕

恤之終其身
左羽授徒于某氏主人有聲樂之好歌板師食單豐于書塾譚不平竹垞寓書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自審其分處焉娶妻納不備皮純帛可也至買妾則百金落營妓籍則千金流愈下直於高食單之豐饗以魚飼狗肉飼犬于兒何損
李湘北爲閣學時舉李因篤趙進美秦松齡皆詞翰之雄在吏部舉陸隴其邵嗣義彭鵬皆有清介之操一時物望歸之

邱邱管發憤歎息謂明三百年學問文章不能遠追漢唐及宋元者其故有三一壞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取士盡廢注疏其失也兩再壞于李夢陽倡復古學而不原本六藝其失也俗三壞于王守仁講致良知之學而至以讀書爲禁其失也虛
魏莊渠言廣東陳元誠初不識字一日感激自取四子書終日拜之久而忽能識字見震川集此事古人亦常有之

明人著書富者楊升菴二百餘種殊章朱鬱儀中尉百十二種王弼州著四部稿皆可謂富矣然不過詞人學人發抒豈衍之言居多耳惟顧亭林先生木根柢之學爲經世之書著述之夥有不可及者五經同異三册無卷次此書也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刊 九經誤字一卷 刊 石經攷一卷 刊 金石文字記六卷 刊 音學五書二十九卷 古音表三卷 韻法三卷 韻法本音十卷 韻法本音正十卷 韻法本音二卷 韻法本音三卷 韻法本音四卷 韻法本音五卷 韻法本音六卷 韻法本音七卷 韻法本音八卷 韻法本音九卷 韻法本音十卷 韻法本音十一卷 韻法本音十二卷 韻法本音十三卷 韻法本音十四卷 韻法本音十五卷 韻法本音十六卷 韻法本音十七卷 韻法本音十八卷 韻法本音十九卷 韻法本音二十卷 韻法本音二十一卷 韻法本音二十二卷 韻法本音二十三卷 韻法本音二十四卷 韻法本音二十五卷 韻法本音二十六卷 韻法本音二十七卷 韻法本音二十八卷 韻法本音二十九卷 韻法本音三十卷 韻法本音三十一卷 韻法本音三十二卷 韻法本音三十三卷 韻法本音三十四卷 韻法本音三十五卷 韻法本音三十六卷 韻法本音三十七卷 韻法本音三十八卷 韻法本音三十九卷 韻法本音四十卷 韻法本音四十一卷 韻法本音四十二卷 韻法本音四十三卷 韻法本音四十四卷 韻法本音四十五卷 韻法本音四十六卷 韻法本音四十七卷 韻法本音四十八卷 韻法本音四十九卷 韻法本音五十卷 韻法本音五十一卷 韻法本音五十二卷 韻法本音五十三卷 韻法本音五十四卷 韻法本音五十五卷 韻法本音五十六卷 韻法本音五十七卷 韻法本音五十八卷 韻法本音五十九卷 韻法本音六十卷 韻法本音六十一卷 韻法本音六十二卷 韻法本音六十三卷 韻法本音六十四卷 韻法本音六十五卷 韻法本音六十六卷 韻法本音六十七卷 韻法本音六十八卷 韻法本音六十九卷 韻法本音七十卷 韻法本音七十一卷 韻法本音七十二卷 韻法本音七十三卷 韻法本音七十四卷 韻法本音七十五卷 韻法本音七十六卷 韻法本音七十七卷 韻法本音七十八卷 韻法本音七十九卷 韻法本音八十卷 韻法本音八十一卷 韻法本音八十二卷 韻法本音八十三卷 韻法本音八十四卷 韻法本音八十五卷 韻法本音八十六卷 韻法本音八十七卷 韻法本音八十八卷 韻法本音八十九卷 韻法本音九十卷 韻法本音九十一卷 韻法本音九十二卷 韻法本音九十三卷 韻法本音九十四卷 韻法本音九十五卷 韻法本音九十六卷 韻法本音九十七卷 韻法本音九十八卷 韻法本音九十九卷 韻法本音一百卷

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天下部國利病書一百卷 此書未成按今傳本三十四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一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二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三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四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五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六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七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八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九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一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二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三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四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五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六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七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八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九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一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二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三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四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五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六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七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八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九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一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二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三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四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五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六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七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八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九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一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二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三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四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五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六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七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八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九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一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二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三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四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五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六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七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八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九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一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二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三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四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五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六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七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八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九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一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二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三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四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五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六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七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八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九卷 歷代宅京記一百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一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二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三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四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五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六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七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八卷 歷代宅京記二十九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一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二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三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四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五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六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七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八卷 歷代宅京記三十九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一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二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三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四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五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六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七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八卷 歷代宅京記四十九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一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二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三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四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五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六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七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八卷 歷代宅京記五十九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一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二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三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四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五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六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七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八卷 歷代宅京記六十九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一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二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三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四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五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六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七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八卷 歷代宅京記七十九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一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二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三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四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五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六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七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八卷 歷代宅京記八十九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一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二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三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四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五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六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七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八卷 歷代宅京記九十九卷 歷代宅京記一百卷

茶餘客話 卷九

文格論下學指南一卷當務書六卷菴中隨筆三卷官田始末攷一卷京東攷古錄一卷山東攷古錄一卷 卷二 皇宗諒聞記一卷三朝紀事聞交二十卷 卷三 知錄三十二卷 補遺四卷 卷四 林詩集五卷 文集六卷 先生初名籍貫籍籍芳之孫諸生同應之仲子出嗣從叔同吉爲 諸生入復社與同邑歸莊齊名鄉里有歸奇願性之自年七十卒無子

王深甫著書六百八十九卷深甫歿後刊布者玉海因學紀問詩攷詩地理攷漢文志攷攷通鑑地理通釋共十五種其深甫集一百卷玉堂類稿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通鑑答問四卷卷訓七十卷集解讀作簡注意就簡補注小學紺珠十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卷海四十卷姓氏篇六卷漢制攷四卷天文篇六卷小學源流四卷

國初名士如林已采之徵網羅殆盡然其論著書多則無過毛鹿山者矣仲氏易三十卷推易始末四卷易小帖五卷易書四本河洛書原舛編一卷太極圖說遺議一卷國風古篇一卷毛詩寫官計四卷詩札二卷詩傳詩說攷議五卷論語精求七卷春秋錯傳二十卷大小宗通釋一卷南朝折衷二卷大學攷文四卷辨定祭禮通俗四卷古今通韻十二卷奏疏一卷館議二卷攷子一卷史館劄子一卷詩詞一卷館頌一卷館課攷文一卷彤史拾遺記六卷武宗外紀一卷後鑑錄七卷蠻司合志十五卷司寶問答一卷聖孝詞一卷皇言定聲錄八卷崑山樂錄四卷後觀石錄一卷語背案錄一卷蕭山縣志刊誤三卷湖湖水利志三卷詩話十卷詞話五卷韻學要指十一卷天問補注一卷制科記一卷制科題名記一卷記事一卷集課記一卷制試賦一卷應制賦一卷詞賦小賦一卷雜賦三卷擬騷池珠廣博詞一卷新樂府一卷二詞七言詞十一卷五七言律詩十六卷排律六卷七言律詩一卷七言古詩十五卷

五言格詩五卷雜體詩一卷填詞六卷碑記十卷書四卷續一卷箋一卷誄一卷序三十卷跋引題詞弁首錄起二卷書後一卷蕭山三先生傳一卷越川先賢傳二卷五忠傳一卷循吏孝子節婦傳一卷禮傳一卷二撫傳一卷列如備傳四卷墓表四卷墓誌銘二卷墓誌銘十二卷神道碑一卷塔誌銘一卷事狀三卷年譜一卷策問一卷表一卷禮說十卷

初修明史之時徐東海延萬季野至京師主其事時萬老矣兩目盡廢而胸中羅全史信口行說貫串成章時錢亮工尙未遷亦東海門下士才思敏捷授而籍之錢書則徵逐友朋夕則管接津要夜半始歸靜室中季野踞高足牀上坐錢就炕几前執筆問對答如瓶瀉水錢紙疾書筆不停絃十行並下而其間受託請移移銀乘機稍點諸史官之傳紀畧無遺漏史稿之成雖經史官數十人之手而萬與錢實尸之噫萬以榮榮一老繫國史絕續之寄洵非偶然錢雖窮人而其才亦曷可少哉

李穆堂記聞最博而持論多偏在明史館謂嚴嵩不可入奸臣傳其修諸公爭之季談辨其源委莫當諸公無以折之最後楊農先學士從容大息曰分宜在當日尙可爲善可恨楊繼盛無知小生猖狂妄行織成五奸十罪之疏傳誤後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輩修史但將楊繼盛極力扶誅其飾說謬賢將五奸十罪條條剖析且辨後來議卹議諡之非則分宜之冤可申穆堂聞之目眙神愕口不能言一字自是不復申前說余聞之季鼎臣先生云

穆堂先生任光祿卿履任之日查閱史館復至寶錄館詰公問今日何事穆堂歷舉建寧器物制度無遺蓋一過目輒能記至老不改

康熙辛亥高江村士奇 御試第一入直禁中乙卯冬設詹事府補錄事一日賦紀恩詩有空對西風歇二毛之句江村是年三十二歲也 上覽之似有憫憐之意賜御書秋賦賦了已冬權內閣中書庚申夏

八三

華曰誅此可乎即復吟四十字來驚歎... 應聲就頃刻成數十首... 馮翁都擢諸名士雪中遊果寺...

近日解詩者推沈伯夢... 存問鈞寶恩... 才十八入翰林... 兩家詩具在一以人勝...

蘇州以內東南有... 塔前白號紅豆主人... 贈之朱文曰紅豆詩人...

金壇于中甫與弟... 馬總戎全山西人... 角某敗走全騎... 官去時全未三十...

未聞不二年授... 青陽江孝廉周... 此五月間事及... 浙西武康縣有...

其有因微湖州... 守曰俗語不實... 破任探乎不若... 亦掛議去事仍...

豐察為養花之... 未敢即剪... 之遂初堂皆在...

東嶽廟在朝陽... 國初人題詠如...

朱麟京朝官年... 京城古樹如太... 家藤皆數百年... 聖子云壬子季...

未明指何處... 華亭張遠字南... 洞遠學巧擊化... 亭為最有名...

吳梅村為南垣... 山于府城內武... 宋之花石網也... 緒未幾而他人...

兒扶海醉謂南... 瓮山去阜城門... 之屬也擊之得... 京師鼓樓定夜...

明泰昌時徵吉... 史周宗建運之... 等詆為偽學... 門外毀先聖木...

湯若望借院修... 皇史成節小南... 花木每春令... 匠也

禮部堂舊有... 為王覺斯書... 一棟係宋商... 一卷今無存...

東嶽廟在朝陽... 國初人題詠如...

光明殿在西華門內嘉靖年建有觀音菩薩供奉天上帝像旁立千神將云有一像乃分宜也

白塔山即永安寺木環華島舊址
大興隆寺在西長安街元至元中建有二塔一七級一九級寺僧海澄可卷葬于下正統年修塔十五年收講武堂

崇國寺在府西北有趙子昂所書寺碑元時有東西二崇國寺此乃西寺也明宣德間賜額大隆善護國寺為脫脫丞相之故宅今佛座下有遺像

妙應寺有白塔塔身高二年建制如幢色白如銀元至元八年加銅網石欄改萬安寺明天順二年改名
拈花寺德勝門外西北雍正十一年賜額拈花御製碑文宋親王書勒石

萬壽寺
昌運宮

茶餘客話 卷九

九

茶餘客話卷之九終

茶餘客話卷十

山陽阮葵生著

亭林先生論學書云百餘年來學者言心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已有恥為學則曰好古教求其與門弟子言舉義釋相傳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曰元執厥中四海困窮大祿永終嗚呼聖人所以為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君子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其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資容門人數十百人備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性舍多學而僅以求一貫之力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道高子孔子門弟子賢于子貢孰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性亦詳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魯彭更所問與孟子所答皆在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在千鈞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間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孔子所罕言而今之君子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伎不求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于伎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曰一身以至子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于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獲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嗚呼士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講空虛之學吾見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 又

茶餘客話 卷十

一

答友人論學書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為許可以隨於上蔡橫浦象山三教之學竊以為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為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賦銘頌贊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持筆其於世備體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為學者如此揚子有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少聞則無約也少見則無卓也此其語有所自來不可以其出於子雲而廢之也世之君子苦博學明辨之難而樂夫一起頓悟之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無人而不論學矣能弗於道者誰乎
計甫草言博學而詳說之時以反說約也或問反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廢乎時三百一貫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百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可乎人之心神明不能虛靈不昧方寸之地盡括萬有貫通三極上下古今無不燭照者也若徒閉其七竅折其四肢曰我能存心不亦怪乎不能博學詳說而遽欲反約不能文章而遽欲閉性道猶之立數仞之墻而浮埃沫以為基縹兮紛兮而欲飄風飲露而飲飽無是理也
黃氏曰抄曰夫子述六經後來者溺於訓詁未嘗也漢洛晉道學後來者借以蔽障則其害深矣
亭林曰清談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莊老今之清談談孔孟夫得其精先道其粗未究其本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世之務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安得不亂
陸稼書先生上雁州先生書略云詆毀儒先學者大病辨別是非亦學者為務謂孔孟之道至宋子而

明其行事見於年譜行狀言語見於文集類類教學之方見於集註或開小學近思錄其他經傳凡經考定如化工造物至矣墨矣自陽明自為影響支離信立異說以偽亂真天下靡然嚮之而風氣隨之比之清談腐晉非刻也今人觀其功業當問前世紀即功業不無遺論且陽明之功孰與魯教位合一匡五尺差解况陽明乎故學者必得朱子而後是明陽明一人之心正風俗流陽明之學不嫌朱子之道不尊若以詆毀為辯陽明比朱子于洪水猛獸則陽明正黜夫詆毀先儒者也陽明之後如梁溪戴山名為排其失實不脫其範圍於朱子家法亦盡破壞芻蕘之見如此則惟州答對翠云今天下相尚以偽久矣深明理學者固眾隨聲附和者實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場毀壞坊廓節行虧喪者亦著其鏗板譁陸王曰吾以起時也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日不見姚江之書連篇連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搜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夫舍學術而設功業合功業而設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毀而造作無據之私以快筆舌其心術亦欠光明矣或曰孟子則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極言之亦衛道之心其竊謂不然孟子得孔子心傳以知言養氣性善體心之學有所以為孟子者而後開楊墨若學術不足賴孔子徒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殺人也其誰信之孟子曰令之與楊墨辯者如道放豚則當日開楊墨亦不乏人今無片言其字之存其不足輕重可知也今不為孟子之知言養氣而與道放豚者流相辯亦不自重矣陽明詆朱子洪水禽獸陽明之天罪過也下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不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愚謂欲明程朱之道者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喜其樂必中節觀其動必合于兄弟友必盡分久之人必學聖應自眾即篤信陽明者亦曉然悟然從之若曰能罵者即程朱之徒而毀壞坊廓節行虧喪者將俎豆沐泗之堂非其之敢信也按當湖之論頗近石門未始非衛道之意而不能大公無我反覺偏執近於偽

卷十

氣者惟州平情論事或以躬行心得實至名歸以不辨辨之可謂有儒者氣象矣嘗謂古今仁聖賢人不朽于天地間者惟德行功業氣節文章四者而已若象山之志在復禮談兵關武其守門立社有氣城池理折獄尺望若神明皆實在經濟至陽明定叛藩折逆番用兵如神愛民如子視功多其沉痾夷如浮雲之過太虛而文章亦堪不朽乃皆以道學少之吾不知四者之外更有何道學也耳食之徒指之為神極力詆謗如有私讎試平心而論天下果有如是之禪乎哉

惟州謂沉溺利欲之徒毀壞坊廓節行虧喪亦皆著其罪陸王以為趨時之學此皆實有所指更不一其人也即如孫退谷辨晚年定論著陸陸等書皆病詆陸王退谷以明之謙臣當國賊賊國時家擁重資淨沉俗活入 木朝激恩錄用不知感恩安分忽談理學藉奉朱子志朱子不願有此法嗣也嗚呼齊婦而議貞女之妍媸亦不必矣

御批曾南豐顏魯公祠堂記云自漢洛陽關昌明道學後人知修身之有方治國平天下之有具知夜有求而與之以燭其功在萬世乃學者不踐其實徒附其名不力躬躬行但勝其口說不同人於出門轉起戈於席上一字與程朱不相似則引繩批根曰此異端也吾師之說不如是曰此禪學也其極至於無父無君雖以陸九淵之高明王守仁之再而進而為關訟如攻寇賊焉夷攻者之行則與流俗無異矣能為慎物格物之辨不能為教義來持知行並進之說而自壯至老死其忠貞義勇勇金石而動鬼神結締如是是謂之聖人之徒而可乎學者當何所從遠而用人者當何所取舍也夫學之必待講也欲明入聖之途使中材之士皆有所遵循以淑其身而為天下國家用也今舉上智之士有一不似聖人賢者者即橫之不得為吾徒而中材以下皆可以口說得為聖賢問學問之道將淪胥以亡教不講學之時其

晦翁不審更其也豈程朱講學之初心哉大哉 王言振聾聵讀之令人開悟志發憤起抑所謂忠孝之心油然而生也因思宋末如汪立言文天祥張士傑陸秀夫諸精得皆不著語錄不著先儒而大節可觀不愧孔孟也若吳澄熊禾扶藜許衡曾穀輩事奉臨錄集註高談性命身仕兩朝雖學問文章不無可傳而根本一差萬事五裂九原之下對魯公等不知若何漸汗而講學諸儒多有怨詞其矣私心之錮蔽黨同之難化也又嘗讀 御製覽性理書云聖道豈殊塗知行要並行何事立門庭操戈判朱陸噫空言無補實行維難三復 聖謨當皇然愧怍然悟矣

魏了翁澧州學記云大抵先王之時其人則四民也其則六鄉三采五比四鄰也其則一井二牧三屋九夫也其則九穀六畜五牲三犧也其則四文六采五色五章也其則三宮六聯五侯九伯也其教則五事五典也其則六德六行五禮六樂五刑六計九數也民少而習之長而安之不奪于奇品異物不操于淫詞駁行不蕩於姦聲亂色族閭所學師友所講無道而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難以肩之叔季而車軌書文行倫莫之或異

朱子在浙東時侍御史謝廓然陳賈砂郡即仲首攻之後以提刑召對人恐其遂涉清要俟侍郎林栗極論之謂其程張諸儒皆為浮誕宗主律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其後低眉聚政則御史林采廉康年首斥為偽學是時臺議皆以公文為奇貨有御史胡紘入故嘗調公文建陽山中文公敏以胸臆紘怒其不近人情物色經年條其過失與太常少卿沈繼祖其說公文十罪汪義端徐養又特請斬以紀偽學京錢何澹輩皆附之至謂公文講學山中棄母不養使其乞食親黨嗾論人之言至此極矣較之近人之毀陸王者更甚宋之亡宜也方林栗論公文時其友人止之謂公待制當今聖賢何而必欲痛詆林口言但見其面說可謂聖賢也友人口不見昔人指孔子與家狗者想亦見其面說可

卷十

情耳林曰使孔子而在吾亦不辭為叔孫矧此么麼乎嗟哉小人之肆無忌憚若此究與公文無毫末損今之野陸王者亦此類耳

朱子自謂也杜撰說得終不事事如今方見得分明只是六十一歲方理會得他地若或去年死也則任了又云論語集註為朋友傳去鄉人不告而刊其間多未釋其誤讀古人疑而好爭博過不查如此後人竊其少年中年之一說橫抹豎論亦不善體先儒之矣陸子朱子之畏友也聽臨澧講義極為佩服讚歎與楊道夫書稱云曾見子靜義利之說不又語包道而曰南渡以來理會實工夫惟某與子靜而已後來無極太極之辨止可各行其是非後儒所能知則朱子之尊象山也亦矣矣今人操戈相向果何為者是猶往者明門主人方倒履讓迎而狂犬猶吠豕不日較之吠豕之犬更不智矣

朱子晚年嘗門符云佩章遵老訓晦木社師傳上句謂章齋先生下句謂劉屏山也朱子年十四歸屏山字之曰元晦故謂曰木社於根春乃時榮人喻於身神明自映故曰師傳按家譜載所謂考者其隣人某既葬其考作亭于山畔以望其墓向公索名以公即以考亭名之復為之野後人以公體考與考亭相近遂借稱之云云又查初白云唐末時侍御史黃子稷自洛陽寓居陽明學以望其父之墓曰望考亭因以名里朱子父章齋先生愛陽山水未及下居朱子築考亭以承先志正取黃仲傑之意後人專屬朱子而侍御之名潛矣人過小橋頓首全家都在巖間問黃侍御也

朱子字元晦一字仲晦諱曰文質籍貫建陽麻峰之壑谷屬鳳樓又號雲谷老人既又創竹林精舍更號涪州病瘦晚因從遊遜之同人更名遜翁小名沈郎小字季延

朱子師源一日得趙丞相報已立憲王為今上當首以禮進召公問趙相袖中秘其事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立斬之機畢而登極故至人服其神量此非奇非中唐之迹也沈樹祖詩說朱子朱子得朝

入議論必歸於忠孝節義凡此皆死法也死法之立皆因自趨東下...

明徐巨源論詩曰古詩者風之遺也樂府雅頌之遺也...

金輪林趙秉文嘗述黨承旨俊英論詩云律詩最難工五十六字...

前人論詩文字及與詩學升降有關係文字不可不擇置一處...

李天生謂此少陵五七言近體一三五七句第七字上去入三聲...

已未宏詞科施鼎山好韻降等錢塘王嗣槐以失韻黜落而餽...

莫過于韻故讀書須識字作詩先辨韻...

唐子丙云東坡詩敘事言簡意該惠州有潭潭有蛟有虎飲水于潭...

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

樂府鼓吹鏡曲有不可句者仍其舊文不必強為之解沈約有言...

五言轉韻一體漁洋以西洲曲為式按西洲曲乃轉韻而下非轉韻...

唯江總持詩孔中丞王褒關山篇乃轉韻體耳又唐王建贈著作李...

韓昌黎作范陽盧殷書銘云子書無所不讀正用資以為詩楊誠齋...

衡山曠古士教本登而岳觀嚴華云華嚴膝下羅孫子四岳天選...

詩宗漢魏而已千謂三百篇正不必作經讀只以讀古詩樂府之法...

如蘭風之七月街風之碩人小戎驅鐵之簡零雨東山之詠以及...

妙不雜無格不備百回不忍釋也昔人謂陳思出于國風步兵源于...

高沙孫舍人獲孫選古文華國事以館閣一派頗具規則自古文章...

審言蘇味道李嶠張說沈佺期宋之問及宋之楊炯靈劉希夷開體天...

林先生嘗謂退之文起八代之衰于駢體之文宜不啻得而後王...

羅焉詩文一體此後生所當識也...

蘇季沈宋自是當時應制之體非盛唐之詩靈如此亦非蘇季沈宋...

鏡中髮兒堪堪路旁人徐安貞曲成虛傳青娥欲調欲遠歸玉指...

時任好風沈沈期山鳥初來猶怯晴林花未發已偷新風調流美...

中晚之人作制體豈獨不能云織女橋邊仙人樓上平閱百詩指出...

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是女郎詩詩各有體安得不問何題各拈一句...

茶餘客話 卷十一

三

詩以道性情情無詩雖讀萬卷行萬里路不過考據詳核離離滿紙...

問不廣博辭解不高超小止可批風抹月道俗情小費已耳是知性情...

人感焉者也不以此三者不能成大家不可謂詩人...

張文公為詩時云云名他日傳調記或播根在草茅于漁洋見之曰...

發丙辰後居京師和詩與阮亭初實多和平恬淡之音無憤懣叫號之...

詩者性情之本舍神緒謂詩者持也所以持人之性情使不失聲也...

番禺莊滋圃先生刻考賦得春賦作幽云釋翁翁有待吐屬已非凡...

宜聖訓學詩多讀草木之名子嘗謂爾雅是一部好詩料他如陸機詩...

方一庭草木疏李及竹山居草木疏皆詩家之碎金也...

讀書樂四首傳為陽明先生作然集中不載閱赤城詩集乃元人呂六...

味物詩有二派其一雖貌取神如齊家之北宗其一刻畫著題如畫...

脫俗非

味物徒比擬形似如剪綵為花毫髮畢肖而生氣無有此種時賢頗...

亦非著題初意也王若虛滄南詩話言之極當...

味物詩須詩中有人尤須詩中有我或將我跳出題之外或將我併入...

古人言句如蝴蝶飛南園池塘生春草大江流日夜明月照積雪草木...

宋人書問自與與卑曰不具以卑上會曰不伴朋友交馳曰不宣此見東軒筆錄今人多不辨此然三字之方意義亦殊難解沈存中筆談補云前世風俗卑幼致尊長長者但批紙尾答之謂之批反如謂書批答之意故紙尾多作故空謂空紙尾以俟批耳今之投官交書者執批迥一紙乃批反之遺意或謂敬空之空乃周禮春官九拜中之空首拜也非空河之謂殊無定說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一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助拜

王季州云往與子與尺讀相向以字然不過知已十餘人至于詩文稱字稍廣亦施之年位雖行相若者亦資十許生不見錄于有制輪粟富家兒不識一丁口尚乳臭敷紫陽巾衣忠請衣挾行卷詩題尺讀俱稱于麟伯玉而究之尚未識面

李中丞在濟南海內皆傳其已死唐荆川後河家居何雙語王遵德曰應德死矣遵德方欲投箸哭失聲後乃知其訛也遵德嘗貽其弟京師書云唐李凶問皆不實度京師亦必有傳子死者矣

王遵德稱應德謂上下二千年間直接季札子游其標榜如此

馮時可云宋儒于文也嗜易而樂于論人也嗜易而務深于泰事也嗜易而務遠于直而少諷所以去古愈遠而不能經天下

王漁洋居易錄錄書官職選錄直抄切韻不嫌復雜蓋徵文昌錄也則變為一書其體例必有所本未

有漫然落筆者未可非議

古之彈文白簡者其罪重黃簡者其罪輕故云臣職用白簡以聞

宋初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左右言穀宜力贊多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所謂依據舊章耳何宜力之有見東軒筆錄

又周必大玉堂雜記內制名色不一僅直時或未詳其體式故凡詞頭之小者院史必以片紙錄其作於前謂之屏風兒若是猶勝於紫微失却張君房也

應制之詞切須忌諱鄧潤甫撰詞用真龍展德至凡下句願命申語劉明作皇子胎胎頭文用克長克君語更持以請曰內中讀文書最以語句為嫌既刻長又刻君殆不可用也柳永詞新亭草木下首見漸字神宗不喜至太液波翻怒曰何不用波澄耶又姑蘇守臣進程李章此答云新酒菊入惟其時矣高廟不悅曰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令陳職一擬問按筆其成翠曰內則黃中通理外則戈甲森然此卿出將入相之家也上乃喜明備來復應制詩有殊域二字太祖以夕朱怒賜白盡如會州史口所載代晉之臣始刻刻有殺身之懼矣

茶餘客話 卷十一

宗伯有更次千字文之利和卓人月亦更次千字文作大人頌以紀崇禎初元之政曰大人御大君子

自世立千秋其興諸夏利中世和字折用云雙雙黃金騰紫木姑婦任績夫男秉祀餘其高裁其為事

止于一年再取而更次之而明代二百七十年之事實具其官云大明洪武受命配天末云臣高成章頓首敬賀仁和王錫復次為毛西河傳贊曰東上西河毛公者是也其中贊句如夏荷珠滴冬芥劍抽

機惟批補補要收和房閣琴綺圖官府庫六十萬壽時秀水馮 作增壽于字文擬獻而未果進除重用之潔字而增壽字惜未見其文康 問趙恭毅公申喬巡撫兩浙生員項濟集于字文以頌德政即剪松雪于文石刻帖為卷子一時以為雅興與承承 改另作于字文而不用原字便無味且才實可知矣

坊刻百家姓村塾童輩奉為訓典或云乃宋初錢唐人撰時錢惟憲浙故首大錢孫乃做他家李則南唐主也明編修吳沈作于字文凡一千九百六十八姓

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拜投曉還家賓客必盡令人以小紅箋作名紙遞投朝士思澄殆為之溢勝也

七修類稿云少時見公卿刺紙皆白象紙二寸間有一二條箋而書簡摺折亦不過一二寸今之用紙非表白而羅紋則大紅銷金且長五尺闊五寸更用一棉紙封袋遞送上下通行否則不敬噫一拜帖而用三疊之費可謂暴殄矣當時紙價之賤觀此可見今日之全帖封袋闊七八分將致至一分若副啓手本一套更不止一分矣

後漢書李雲傳布三書移副三府即今揭帖先呈部科者也

洪武時賜學士陶安家聯國詞謀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又賜徐達一聯破敵平蠻功貫古今人第一出將入相才兼文武世無雙葉水東日記載楊文定 題楊符云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按京聯起於宋而盛於明蓋出座右銘而為春帖而有堂聯朱子齋聯曰為善最樂讀書最佳可證也

陳雲龍雜記明太祖都金陵於除夕前詔公卿士庶家門外悉加春聯帝微行出觀以為樂此或有之然謂春聯即始於此非也

章樞山味林符詩正聖鬼神司屋漏何須索墨衙門庭

張中定延登為司空以功名顯劉理順吳麟徵夏允彝周延儒皆所拔士家署門聯云門多將相文中子身係安邦郭令公

王文成少時題于中肅廟一聯云赤手挽銀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帶英書法道逸杭人傳為文成真筆文成父海日先生晚年偶書堂聯云看兒習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娑風月

明湯東谷贈贈題一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蓋傘

明李實君日 贈贈一聯云行藏半是街對鶴生計甘為食字魚

茶餘客話 卷十一

采石磯太白樓過客題詩滿壁令人見之欲嘔有一秀才過此題一聯言到此惟飲酒先生在上莫應時遊客見之咸關筆

鑄錢為後漢孫夫人投江處有祠池陽一明經饒顯經過即風往遊題其柱云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夜夢夫人來謝並囑其速赴吳藩當有所獲時三桂建府第未有室聯投句云痛哭秦廷楚覆心誠室為韓仇吳大喜贈之萬金

朱竹垞在京師除夕著一聯云且將酩酊酬佳節未有清埃答聖朝魏晉伯徵士題范觀公中丞廟云成文自古稱三上作賦於今過十年

華亭周翰字廣垂才士不偶有子名惟廉字永持少年以錢塘觀潮賦知名除夕書門云論家世如開帖官箴可云爾矣問文章比談笑願補得錢無二物皆松江產雅廉好食生蠔牛

馮三奇任京口將軍康熙四十二年 上南巡賜聯云丹青志業重雨露恩華歲月深四十四年兩過又賜聯云豈訖扶桑皆入貢賦揚海久無波三奇為馬得功子得功即與田維翰福王來獻者

李漁以女樂遊公卿間偶以文字結納初無足觀武昌老于祠至今懸其一聯亦有別致天下名山僧占多還須留一二奇峰贈吾道友世間好話佛說盡又誰知五千道德出我尊師

徐東海為司寇時有人贈以聯云高方玉帛刺東海一點丹誠向北辰謝病歸 仁廟賢光萬丈四字以龍其行

李茂夫光坡文貞之弟不仕潛心三禮 仁廟賜聯云道通月窟天根裏人在清泉白石間

徐仲山召試歸馮益都書聯以贈曰北關上書禮德西京才子東軒賜食歸胎南國佳人仲山夫人商氏明家宰等軒幼女後年八十容貌如二三十歲好女朝夕惟飲乳汁猶飲花露香不衰

茶餘客話 卷十二 三

歐彥來 書 頌王阮亭一聯云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時名士盡出其門近日王西莊復以之書贈沈履

馮宗伯 魏環孫先生昭堂聯云欺人即欺天毋自欺也民其負國安忍負之

馮廟賜和城相公春聯曰天恩春澤瀟瀟文治日光華相公及諸張氏家皆歲歲貼之後來京官家度歲易林符多對此二語近則比戶皆然

朱竹垞重時塾師以王瓜命對答曰后稷後在館開行酒令以古人名作對層出不窮世所傳者顧野王沈氏子鄭虎臣沈麟士蔡興宗沈思祖顧子雲任伯雨魏知古顏和時吉中孚溫大有楊完者果補之杜審言蕭思話貢師蔡齊履詩任豐奴張亞子金安上鄭居中劉辰翁達丑父韓擇木李西樞蔡有陸徐無黨王殿俊阮佃夫李思齊石作之柳三變張九成鄭櫻桃鄭灼鄭王僧綽馬仙輝楊彭祖度黔劉方平

徐國朝刻仁本范道根 張江陵廟聯上相太師一德輔三朝功日月狀元榜眼二難登兩第學冠天人語近于俗又上賜聯云志秉純忠正氣垂之萬世功昭梓日休光播于百年矣未則已編沒矣徐華亭自書聯云庭訓尚存老志敢忘佩服國恩未報歸來猶抱慙慙語謙抑殿殿龍相繼江陵寄以聯云山中宰相無官府天上神仙有子孫說而兼嘲沈四明家居用李適之語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未免懷德葉福清中聯云但將藥裏供疾病未有涓埃答聖朝又明神宗時一中書堂聯云無子無孫豈是他人之物有花有酒聊為卒歲之歡

樓攻媿 書門前桃符云門前莫却頻來客座上同觀未見書

山陰朱四輔題梅鹿一聯云粉粉者誰知誰知須認雷州此路播揚者幾希幾希試問王尊何

人王國何人 長泰戴方伯謙題三蘇祠聯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八大家

王伯毅遊袁相之門時論薄之而得肥潤名當自書門聯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奔走勢利心和盤託出吳中山人鏡象先書門云劣人錯比楊雄字懶惰無心作解嘲無知不避陳眉公書聯云天為補實常與健人因見懶懶懶高子謂眉公初不賞可憐太健初不懶並無高者所謂不足則誇當時解天下款家王伯毅山中驛吏趙凡夫實為地方之憲故神宗時遇有慶典想思詔施惠大赦內必有一條云盡逐山人屬各歸歸正與民除害之意

海濱數種樓前一聯寬一分則民多受一分賜取一文則官不值一文錢乃博羅待耶張津知南安時所書之身後人令海濱者復書之耳

徐馮軍士林在蘇州每年秋晚宴同官于滄浪亭臨聯云三秋方報賽請諸公閒談談商此日土俗民風孰因孰革五福可買致教百姓都看問平時誇多門誰誰是誰非

明神宗時張繼題都察院聯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貴眼前花早開也得遲開也得

乾隆六年揚州太守曹某山東人與商賈往來日宴遊于平山堂有童秀才者題一長聯于廳事前云一淚竹四歌吹路自古好繁華試看香如煇帝徒令人笑徒令人悲要有此雅度高文方領得廿四橋頭

簾卷月色幾堆江土盡山于今願仰止正須品似磁陵方為可傳方為可法莫漫把櫻花宴酒錯認作六一居士餘韻沈風太守見之大怒謗秀才至責二十板毀其聯自是遂不與商人同遊覽矣

蘇子破江聲閣上兩楹聯云江水滔滔洗盡千秋人物看閒雲野鳥萬象俱空說甚摩訶代衣冠吳宮花草天風浩浩吹開大地塵氛尚片石孤松一關獨閉也不管故人謀米錢合國傳傳保明末一僧作萬

茶餘客話 卷十二 四

年少所書 東門外布袋和尚廟一聯云這身邊一具空囊若果包得住往古來今何不將他打開也好教大家看看

那手中半根小許業已撐不起上天下地只合索性放倒臭臭只一味哈哈

徐開平江上園長聯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英雄看樓外名山山外白雲何處竟吳宮晉閣小苑春回

慶捲起一庭風月對池邊綠樹樹邊紅雨即此是舜日舜天

孫德使舍中太翁爾爾用浙時獨行杭州城外荒村中一望土家樂樂見粉牆一家即往索茶一小婢舉

竹椅出令坐神苦茶一盞飲之須臾去呼之不出見門上一聯云兩口居山水之間妻或聰明夫或怪四

面皆陰燐所聚人何寧落鬼何多

酒令即席舉唐宋詩人第行可攻且可入之篇詠者裝家曰張三宋清曰宋五季曰李十二杜甫曰杜

二鄭度曰鄭十八嚴武曰嚴八章應物曰章十九鄭官曰鄭十八蘇漢曰蘇四張曰張十三唐診曰

唐十五魏虬曰魏一季御曰季十一王涯曰王二季建曰季十一季程曰季二十章立之曰章二十六李

商隱曰商成式曰式十六熊審曰熊十一熊鑄曰熊十八季正封曰季二十八馮宿曰馮十七侯亮曰

侯十一韓愈曰韓十八張審曰張十一張鑄曰張十八柳宗元曰柳八元白曰元九白居易曰白二十一

古人生則稱名死則稱之故曰諱今人嘗稱其諱某大不詳古人之諱亦有不可為諱者二名不偏諱而唐人諱世為代諱民為人改于世充為王充李世動為李勣高祖名淵改淵明為泉明諸淵皆以字稱此猶可也漢明帝名莊改莊為助莊光為光宗名桓改齊桓公為齊公公文潑公本敬嗣後以真祖諱而分為荀文二姓高宗名凡嫌名者改為句氏句氏或加金加系西山本性慎避孝宗諱改姓真此在當時風會如是而不知其背于義也近日成都荀編修華南自言系出諸國呈請復姓教部議准行開荀編修在吏部具呈時蔣虞山相曰國體嚴肅之云荀編修改姓恐屬待罪未肯准行也時歸昭簡公方為少宰同在座中金石錄云生而稱諱見於石刻者其舉引孝宣元康二年詔其更諱詢西漢時已如此

郭西林相公父名拜其子孫寫名則止用頓首不寫拜字近則凡與郭氏通往來者俱避此一字莊滋圖侍耶撫江有屬東原白紫不用恭惟字此非有所嫌亦禮讓之一端也
宋楊誠齋為監司枝歌賀新耶詞中有萬里雲帆何日到句誠齋曰萬里昨日到守大慚監鑿此枝誠齋之善諱也
個閱宋鄧名世古今姓氏辨證內記阮氏一則云按後漢巴晉令阮敷生孫字元瑜漢司空祭酒二子阮武都太守籍字嗣宗晉步兵校尉阮咸字仲容晉散騎郎始平太守一子瞻字千里晉太子舍人字遠集晉丹陽尹鍾離南鄉廣州刺史卒從孫廣輪字長成晉太子庶子渾生深鑄從祖謙生武字文業魏清河太守籍從祖齊國內史生觀汝南太守一子放字忠度齊交州刺史贈廷尉字思廣晉金紫光祿大夫東陽太守放生時之南頓太守裕三子備州主簿雷都陽太守晉驃騎將軍備生飲之中領軍一之生備之雷一子映秘書監萬齡都從事普生長之宋中書郎族人修字宣子太子洗馬種

字德猷平反侯松漢侍中晉八世孫其字伯彥子德如具積康友善位至河內太守皆望書陳留尉氏也
宋阮思道子昌齡隨吃訥聰明絕人年十七八海州試海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中云收碣石之宿霧飲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靜去三山神賦湛清影以遙連見堯山歌外紀
李石靈阮氏族譜序阮之得姓緣自汜丁而望著于陳留商周秦漢見于紀傳者可致而知與牛弗競中原士族聚于江左一時聞人如宗于里仰奔遙集聖與王爾諸賢後先輝映族望可知矣由阮而後臨川之繼嗣者自宋俞允允盛公始其後西蘇鄂林瑄溪瀾湖支蕃派衍皆以繼川為鼻祖云
古士大夫婦人皆名近代皆氏而不名與市井閭閻無異好禮者恥之五雅及本草所載草木鳥獸多有數名未有無名者婦人亦人也而草木鳥獸之不若耶
那君之妻古人稱矣不知夫人何以稱那君也士庶夫婦呼近稱范無可謂或借兒女或用其稱語諱聲甚非居家之門先儒語錄文集無用語言汗牛充棟獨於此不定一字不已疎乎沈休文詩云遺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妻也南史張彪云我不忍鄉里落他處亦六朝時方言耳張曲江感遇詩云枕即鄉縣似即鄉里意

增稱半子見吐蕃傳可汗上書晉為兄弟今謂半子也
日知錄兄弟二名而用一字為排行如德宗德文德符義真之類起自晉末漢人所未有也水經注言北平侯王諱不同王莽之政子與生五子避亂居後封五侯元才益才顯才仲才李才是後人追述妄說東漢人二名者亦少又云單名以偏旁為排行見于劉琦劉琮此後應璩應瑒瑒璠之流隨之而出又兄弟行次稱一為大不知始自何時漢淮南厲王常謂上大兄孝文帝帝行非第一也

茶餘客話 卷一一

陳球子名璠劉瑜子名琬黃瑋孫名瑛應字季瑜其子瑒字德瑒瑒弟瑒字休瑒瑒不避先諱此類甚多至王浚少父子祖孫皆以之字聯名不知何故也意謂古人單字之字乃助助耳
李林又謂東漢人無二名者杜根有尚書郎成瑨世張衡傳有校書郎劉廙除
東方朔傳師古注朔妻名細君為孫公主赤名細君漢樂字細君唐博士細君則姓與名今傳婦人妻可乎姓女入宜春院曰內人今自稱其妻可乎
妻父曰婿婿父曰姻二父相呼曰親家親去聲五代時即有是稱
今人稱妻為側室謂本于漢文帝詔南粵王語是也禮記后將孕生子過齊則遷于側室後漢書蔡邕傳謂生無廢祭之禮蓋文帝乃漢期遷側室而生者
樂毅稱樂生賈誼稱賈生相如稱馬相太史公稱馬遷武侯稱葛亮李廣稱李君阮瞻稱阮公阮生稱康稱生山濤稱山公王導稱王公荀愜稱荀公安石稱康樂元暉皆可稱謝公庾亮稱庾公果之稱庾郎王凝之稱王郎袁粲稱袁公江淹稱江郎徐陵稱徐君杜甫稱杜公杜子老杜李白稱李侯李生孟浩然稱孟公韓愈稱韓公韓子章應物稱章公白居易稱白公白傅元稹稱元相李紳稱短李劉禹錫稱劉老劉溫岐稱溫郎杜牧稱小杜之類各有所本不可假借移易假令稱甫曰杜生白曰李郎知復為誰耶不
但此也古今人姓名相同而賢奸雅俗一蕪一蕪不可少混如兩張敬一京兆尹一令史賈武者兩張一乘一乘一為孫皓所殺兩李綱一隋臣一宋相兩張儉一漢黨人一唐臣兩李齊一漢黨人一梁武帝時人兩廉頗一趙將一梁將兩馮為神兩顧相如一趙臣一梁武帝時人為父報仇者兩章仲舒一江都相一齊直兩將軍兩韓安國一武帝時一成帝時兩顧安一漢下邳人一晉人兩徐邈一景山一東晉中書侍郎兩江革一漢孝子一梁貞臣兩王嘉一子年撰拾遺記一漢相兩張敬一孟陽一橫濱兩韓仁貴一武

將一文人注易兩劉宏一漢司空一晉都督兩朱熹一文公一晉龍驤將軍兩葉夢得俱號石林一姑蘇一貴溪三邵平一陳勝將一齊相一東陵侯三劉毅一東漢平望侯一四晉司隸校尉一東晉南平郡公又有兩王褒兩王猛兩劉向兩劉歆兩陳連兩韓翃於未易更僕數矣然皆君子人也兩李定一書蘇子美一書蘇子瞻兩胡廣一漢一明兩蔡京一唐一宋兩張昌宗一昌齡兄一易之弟兩朱買臣一漢太守一梁臣兩趙普一王莽將軍一宋相皆小人也亦復不少至若漢有埋輪之張綱宋有棄官之張綱南燕有殺母之張綱漢有研京之張衡隋有弒主之張衡晉有陳情之李密唐有作亂之李密漢有飛將軍李廣北魏有文士李廣明又有賊帥南岳太師李廣明又有宦官李廣有亡秦之趙高光武時又有清河太守趙高有降虜之季陵又宋太常李陵威洪為秦太保三國又有義士賊洪吉瑗為唐酷吏又大歷試詩入吉瑗趙則美惡殊科不第孔子似陽貨矣更有不倫者梁太常唐饒遠臨武長虞舜不更誕耶此類不可勝記昔人有同姓名錄所載亦不能全
入塾命名宜請教尊行中有學者童時一差終身不可易故犯音賢誠非厚俗誤同往好尤為鄙陋辛稼軒帥長沙見學子名超舉者鄭卷于地曰忠簡佐國元勳胡又一趙鼎耶庚寅舉人有張照者 一慶題名錄云張照舊日大臣學問字法近所學有豈新進後生所能及即心存慕爾亦不應粉妄若此著禮部更名注冊煌煌 天語可為孤陋寡聞者警戒也
文徵仲以字行亦稱其命名不慎矧今人耶命名必須得其易字者如韓文公集無益字歐公集無觀字介甫字說無蓋字坡公改序為叙有替字則可秦修撰號劍泉字告以此都無卿之字也乃改應泉然亦不能防避者明天啓時崔魏欲罪錢受益又欲罪黃顯後左右其籍貫則南北各異乃知非謙益

謙益兄弟得脫禍是亦易從而避之耶

謙益兄弟得脫禍是亦易從而避之耶

流出於中關東北入固都爾呼河... 永定河之有工自康熙三十七年始也... 狼城河十五里注狼城河匯西沽以達海... 道也雍正四年怡賢親王與朱高安相國奏... 北隄尾又接築民埝水乃漸有北趨之勢... 外循東老堤填築堤培東老堤填築堤培... 河道也是時水又轉而南趨矣二十年下... 歸沙家窪循鳳河達天津歸海以南於... 百餘處改賦爲一水一麥之區河流寬... 局之一大變遷也是時水由遙遠內行... 越隄內行三十五六年上游復潰命南... 南北北趨改爲南是年水山新河利南... 平仍山遙遠之北以趨於東溜勢又逼... 茶餘客話 卷十三 五

崑崙天下山之頂也乃地之極高處其東面爲中國江淮河濟皆東流其西面爲西域諸國自流沙以西水皆西流其南爲吐蕃兩廣水皆南流北爲沙漠天下固皆至高之處直北虎林至海都木鉢子山地形勢又逐漸而低水皆北流南脫陰山之地反爲極南之境水亦北流以此觀之地形如一亭子中高而四旁漸下崑崙乃亭子結頂之處四面之勢乃四方諸國四方之水各分會於四海如嶺外之左右江經流雨泉受二十餘水折數千里南入於海西則蒲昌海折八千里入北高海陸山諸水在沙漠外亦北入海安義河係嘉湖西派亦受三十餘水折三千餘里西南入榜葛刺海此皆見其源而不知其尾者中國所見止東南一面耳

大業初勅會威德等撰區宇圖志五百餘卷勅虞世基等撰十郡志一千二百卷敕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敕郡國則卷首有郡邑圖敕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上題字極細皆歐陽通所書之長子工草隸爲時所重見大業拾遺記新舊唐書及書史錄會要等編皆無庸名

謝莊分左氏經傳國立簡製木方丈圖土地山川各有分理離之州別縣殊合則寓內爲一蒙叟歟爲絕學賈耽進地圖廣三丈以一寸折百里本朝時文肅公做非製爲銅板與凡三十餘紙考訂詳度包羅中外可解大觀惜蠅頭蚊脚非梯升不可曉且里至郡省勾別未明家叔讓村先生在館局刊一統圖仿製製而小之百里僅寸四之一山川郡邑關鎖無一不詳水道源流與齊次風先生請論累月時十七省名流在都下者各考訂其郡邑城郭水道之遷徙改併者及辰刻成咫尺之間日游四海行箭中之不異指兩車

河源古人未經身到故說來俱未的確康熙中差重臣至西番崑崙崑崙其地考圖籍詢方言繪山川最道路之遠近復關西域地數萬里悉覽圖通使往還知行國中其山川形勢如掌上螺紋一一可數

茶餘客話 卷一三

考訂精確足破千古之疑

河自西甯入口流自甯夏復出口自發源至漢地南北瀾溪細流旁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在彼地凡二折云河口後環遠二千餘里至山西保德州與陝西府谷縣兩山夾峙處復入口套中二千餘里地盡懸高峻周迴平坦可耕可居可漁可獵中原所必爭而明中葉甘肅之今悉入版圖邊民耕種世以爲業乃成樂土

黃龍府即金之東都在石頭店之東北故壘猶存井白若城西有水深其廣廣水族繁衍魚尤肥美一尾重五斤許此岳鄂王所爲飲痛飲黃龍府耶

京城外土城周造上多茂樹下有溝流或斷或連延亘不絕此即金元故城之遺址也

金城關在易州之西北居庸關在昌平之西松亭關在昌平之東北古北口在順義之北榆關在昌平之東金城即紫荆關關即山海皆天造地設爲中外之防禦京師之存背若負巖然此可謂天險者矣

名留野史 當今中外一家真如戶隨

鴨綠江松花江黑龍江三江其源在長白山頂山海經作周圍百里山頂有潭曰圖門泉源如沸清徹見底分而爲三流爲三江北東西北三面如船廠新齊齊哈耶三姓等處江水皆可灌地地亦滋肥發生茂盛居人不翻魚爲生遇創參人帶去菜子隨意種之每棵重二十餘觔地脈之厚可知矣松花江以松阿里烏喇得名松阿里國語天河也

虎邱先名爲海浦山開闢時爲虎邱始皇時爲虎邱至唐代諱虎錢氏諱改名許市後人失舊音訛許爲濟市爲擊見吳地記然今人猶呼許市云

補齊記云子曰吾聞江深五里海深十里 博物志地以石爲骨川爲脈草木爲毛土爲肉予謂當以人

茶餘客話 卷十三 六

獸爲鱗魚介爲鱗蛇鱗

乾降甲戌 聖駕東巡製鏡古吉林土風詩十二首具造化之妙非身歷其地不知其言之畢肖也謹錄小序數則以獻異聞 乳前以皮爲之平底豐下而稍銳其上將乳盛之於此以爲便 荒田農作非蒙古本業今承平日久所至多依山爲田既播種則四出游牧射獵秋穫乃歸耘耨之術皆所不講俗云羣天田 鄂博蒙古不建廟山川神示著靈應者墨石象山家懸帛以致爲靈則植木表謂之鄂博過者無敢犯 革囊以革爲之用代筐篋食食用細無所不納行汲或以貯水涉川則挾之肝間亂流以濟或謂之皮筒蓋俗呼也 策車取材於山不加刻斲輪轆器具以牛爲之則稱車如小舟

款乃 晉山炙羊肩骨視其兆以古吉內稱古極下 馬竿生肉未就熟則放逸不可致以長竿擊繩懸之蒙古最熟其伎 兒版兒生在襁褓中令臥版上草束其兩臂倚枕版間啼則搖之徒居則懸之駝裝之後 灰筒木削兩筒編草聯之稍空其中塗油而布以灰作字舉則拭去而更布之有古漆筒之風 竹竿蒙古產聚穎而未得縛竿之法削竹木漬膠作書 口琴製如鐵鉗係系其中銜齒牙間以指撥絲成聲宛轉頓挫有琴瑟韻 轉經蒙古奉佛惟謹木輪中置鐵樞可轉動集梵經於輪間大者支木架以手推之小者持而搖之旋轉如風謂一轉功德與持誦一過等 古土風 威呼刺巨木爲舟平舫

圖底唇銳尾修大者容五六人小者三二人刺木兩頭爲槳一人持之左右逐掉掃若飛行 呼喇因木之中空者刻使直達載成孤柱樹簷外引旋煙出之上覆刺篋而慮其旁數以出煙雨不能入比戶皆然 法喇似車無輪似榻無足履席如如意引繩如御利行冰雪中俗呼扒犁以其底平似盤蓋土人爲漢語耳 斐爾孤矢之利童而習之小兒以榆柳爲弓曰斐爾刺刺箭爲矢剪雜翎爲羽曰紐勒 賽

斐古人食皆以匕羹則以勺國俗重用水七長四寸許柄兩末猶古製也 額林度橫板相槌間以

西漢張騫通西域... 施函斷木為筒因其自然虛中以受物貯水... 編篋木片為器者天質為勝... 拉哈土壁堵間級麻車下垂絲以施坊此國初過瀾南...

黃河源出西甯微外枯爾坤山之東... 羅丹鹿蹄鹿骨也舊俗以鹿蹄骨隨手難得為戲視其似骨則為勝負小者以... 羅丹鹿蹄鹿骨也舊俗以鹿蹄骨隨手難得為戲視其似骨則為勝負小者以... 羅丹鹿蹄鹿骨也舊俗以鹿蹄骨隨手難得為戲視其似骨則為勝負小者以...

茶餘客話

卷十三

七

漢江源出陝西南羌州北... 漢江源出陝西南羌州北... 漢江源出陝西南羌州北... 漢江源出陝西南羌州北... 漢江源出陝西南羌州北...

根也與釋典之言相合... 根也與釋典之言相合... 根也與釋典之言相合... 根也與釋典之言相合... 根也與釋典之言相合...

深不可以舟濟此守禦之大計也... 深不可以舟濟此守禦之大計也... 深不可以舟濟此守禦之大計也... 深不可以舟濟此守禦之大計也... 深不可以舟濟此守禦之大計也...

茶餘客話

卷十三

八

西域舊版圖者為五衛新設一府三縣... 西域舊版圖者為五衛新設一府三縣... 西域舊版圖者為五衛新設一府三縣... 西域舊版圖者為五衛新設一府三縣... 西域舊版圖者為五衛新設一府三縣...

烏什愛烏罕即大月氏

準部之水曰伊列河即古之伊列水... 亦出然嶺和闐河出南山皆古之所謂河源者

天山即北山亦曰白山亦曰雪山... 所謂南北有大山是也

西域全境俱在關州嘉峪關外東南接關州東北至喀喇喀西極於薩馬爾干北抵俄羅斯南界青海今

之安西府即漢酒泉燉煌故壤出嘉峪關外延袤千餘里皆其地由安西府西北行至哈密巴里坤乃西

域之咽喉天山之要路迤邐里坤至烏魯木齊至伊犁伊犁為准噶爾所居即漢烏孫地唐書伊列河突

厥回紇居此焉其地皆在天山之北... 過天山南曰吐魯番又西為阿克蘇焉烏什焉焉爾焉庫

車焉葉爾羌焉和闐凡三十六國皆回部城郭而居皆在天山之南漢南山之北葱嶺之東蒲類海

之西北... 漢書西域傳三十六國即今諸回城盡入版圖命大臣駐劄其地屯墾亦漸可及至左右哈薩克

伊黎之西北東西布魯特塔什罕安集延... 和罕諸城皆在伊犁之西板達山在葉爾羌之西南皆是

國家貢獻之國... 土伯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以公主下嫁佛佛於喇今番人名詔詔者謂言如來也其地猶有唐

時中國我法佛像明成化時烏斯藏大憲法王來朝辭歸時以半駕輿護送之遺內監護行內監至四川

茶餘客話 卷十三 九

邊境即不能前進而反留其後... 御製詩註哈薩克相傳為古大宛地然大宛乃古城郭之國則今土魯番喀什噶爾葉爾羌皆是回部與

哈薩克之逐水草無城郭者不同至布魯特即唐布路... 盛附庸者多哈薩克當是其部中之一國則安集延和罕板達山諸城當亦漢時附庸大宛者與

西域列傳烏孫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又從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

傍南山北後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自車師前王庭後山後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

出大月氏安息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按... 西域貢賦以錢折糧名曰騰格又曰普耳... 稅歲徵銀兩以充貢今伊回兩部俱開局鑄錢通資中外一統一萬餘里同軌同文自結繩以來未

有斯盛也... 葉爾羌歲貢石櫛積果木瓜分... 賜內廷諸臣作回城三果詩東山宗伯繪三果圖哈什噶爾或言乾

巴里坤在哈密之西北三百餘里為魯木齊之東亦準噶爾故地為南北兩路適中之所在雪山北氣寒

多雪惟夏日乃無耳道旁有石碣一漢文稱其地砂磧險峻望西北氣青白淺淺如霧深盈丈人畜

不能行云云不知為何代所立蓋荒寒之地自古棄之域外也... 伊犁準噶爾之巢穴自十九年... 天兵平定後故地全墟額魯特人戶百萬皆伏誅二十九年築城曰惠

遠城將軍駐劄城之東五十五里曰巴彥達亦建城曰惠甯城駐領隊大臣一員... 伊寧東接烏魯木齊

南界回疆西北臨邊軍營十二站卡倫三十餘處回子六十戶收糧足食天少雨泉細官兵廉俸鹽菜於

內地調餉五十餘萬兩復運綢緞匹與薩哈克牛羊馬匹設寶伊之局鑄銅六七千斤歲羨領隊大

臣巡查哈薩克收賦稅牛馬百以一羊千以一額魯特之台吉回子之伯克皆隨年班入京... 薩拉巴哈薩地名雅爾又曰楚呼鄂阿薩爾薩爾遊牧故地察贊大臣駐之建城周數里地居極北非

四達之區貿易者少近來商民漸集... 關展回部小城地當孔道東界哈密七百七十里西至哈喇沙拉一千一百二十里北通烏魯木齊之齊

克打坂為南路衝衝建城固五里有奇駐辦事大臣一員轄軍站六處西二百六十里為所屬土爾番回

子之城又西南五百里為賈卜諾爾回城即黃河源星宿海也舊文稱羅下淖爾... 自關展至和闐此四

五千里之南面與自和闐南至後藏此四五百里之東面則迴萬里皆名星宿海渺無人烟間有重山泥

漠從無人至蓋遍地皆泉也... 哈喇沙拉回部小城僅三里土爾番西八百七十里設辦事大臣一員其地初亦繁盛被準噶爾侵凌占

為牧場回人逃散三十六年土爾番屠來降安置生... 庫爾勒在哈喇沙拉西南一百五十里多竹爾回子無駐防歸哈喇沙拉大臣管屬... 又西五百九十里

茶餘客話 卷十三 十

為布古爾回城經集古叛亂大兵勦滅無遺將情隨回子移駐情隨回子別一種也狡詐不法喜訟其

地平川豐草大水灌溉多可耕之土其南皆沮洳近星宿海凡自葉爾羌和闐喀什噶爾阿克蘇沙雅爾

等處來者必經布古爾之土極過渡舍此無他徑也亦歸哈喇沙拉大臣管理... 庫車在布古爾之西三百里城圍九里有奇地高城堅駐辦事大臣一員收歲糧外納餉一千八百兩送

烏什歸餉二百兩送三百兩送伊犁火藥六百兩給各兵丁南去馬行三日山場豐美多野性益南近

星宿海庫車為回疆大城四五萬戶霍集占之亂回子幾無遺子大兵平後休養生息家給人足矣... 沙雅爾屬庫車大臣管轄止設回城納糧子餘石銅等減庫車三之一天炎地濕宜稗稻諸果皆佳梨

烏什回子謂之土爾番譯言都會也在庫車之西北千里城依南山大河繞其北準噶爾時最盛舊城斯

既燬遠瓦齊來獻後霍集占復叛伏誅三十三年辦事大臣蘇成經理失宜回子不堪其擾同叛殺將

軍明瑞奈資永賞平之靈誅回案調總理回疆之察贊大臣駐劄... 各城所納餉交糧餉局錢乾隆通

寶每文重一錢二分抵銀一分每百為一騰格回子私用每五十呼一騰格納之內地呼小錢也回子所

用舊幣舊則自哈喇沙拉以東皆用通寶無普爾矣北界冰山南界平川沃野東至庫車城西連葉

爾羌安軍營二十一站卡倫六處統轄烏什阿克蘇拜塞里木四城回衆... 外藩貿易人至應納之稅十

分抽一四十年... 賜城名曰水甯城... 冰山歲一一致祭

阿克蘇在烏什水甯城之東二百里人戶二萬餘田土寬廣... 棉紗糖豆各果皆茂馬牛羊羣聚人

善攻玉製器精巧商民集街市交錯每逢八棚期會貨如雲集

○九

茶餘客話 卷十三

拜回部小城四百戶在阿爾泰之東四百五十里地瘠無少無駐防
賽里尤在庫車西北二百一十里拜之東八十里地瘠木稀產銅礦及攻玉之寶沙人教實無回習但喜
賜飲與庫車回子相似

葉爾羌回部一大城回子呼葉爾啟木明史作葉爾欽葉爾古之舊巢穴也其居壯麗瓦以綠琉璃今
為糧餉局亦華敵今為辦事大臣衙署城內圍十餘里歲收葉爾羌和闐正賦三萬五千餘兩
糧三萬五百餘石金三十兩清油八百斤租稅銀一千六百餘兩充官兵口糧公用又折收回布五萬七
千五百餘匹棉一萬五千斤布袋一千四百餘條龍繩一千二百餘根銅三千斤並運伊犁將軍庫克公
鑄錢等用東界烏什西界巴打克山南控和闐北臨喀什噶爾西南一帶均與外藩連通所屬回城十餘
葉爾羌最大人戶七八萬中外商賈山陝江浙之人悉至其地外藩之安集延退罷特爾和克食米爾之
人皆聚貿易街十里貨如山積異寶珍珍往往而有能鑲金攻玉製極光潔俗尚宴會婦女亦能歌舞
回童爛船斗之戲回婦善繩技繩索銅為之飾最奇并的克士裏每餐食小回故戶口多而不苦股實
淫蕩喜男色有相交數十年不離者所產米穀瓜果中於諸城石榴木瓜蘋果葡萄乾蔬以充貢
葉爾羌河產玉子如斗如碗如拳如粟曾有重三百斤者五色皆備 去葉爾羌二百三十里山曰密勒
台打坂為嶺高峻山皆玉如玉石相夾生者居之十九其大至千萬斤之淨玉在高峯之助人不能上
土產牛牛價登回子乘牛一駝任其自墜而取之因而傷人與牛者往往有之 葉爾羌貢玉自七千
至萬金其各河玉子儘所得交納

和闐亦回部大城北距葉爾羌七百餘里南行二十日即後藏西接外藩而道路不通層山阻格東皆沮
洳再東則星宿海矣地荒遠不陸大路無往來交接之事駐領隊大臣二員受葉爾羌大臣節制其玉
茶 餘 寄 話 卷十三 十一

喀什噶爾回部大城在葉爾羌之西北四百八十里回子布魯特特耕種處處為西陲要衝之區駐辦事大
臣二員邊防務會商參贊收普爾三千六百餘千抵銀三萬六千餘兩糧一萬四千餘石充公用又
折徵布一萬疋解伊犁稅十分抽一變價充公歲貢通緝金銀絲綢各果乾官兵另城一城不與回
子同地地肥豐收與外國交易人戶殷實其回城內屋宇修整街長數里商賈雲集皮張綉布玻璃珠寶
珊瑚玉器在在門難牲畜果更不勝紀俗侈多妓女尚宴會其屬九城皆無其盛 以上
哈薩克古大宛地回子一大國其汗曰比比呼以名不知避地廣富性畜生子十六歲即分牛羊使口
為計貴中國磁器梭布倭緞片金之屬無刑罰有不馴者衆議罰以牲畜尤甚者衆議殺之亦不賜白其
比乾隆二十一年大兵入其巢穴其比而布和乞降歸化納貢稅歲無缺額人皆回子而無門拜禮經之
事間有食猪肉者

布魯特回子之一種在按集延喀什噶爾之西北亦與伊犁接壤地廣人衆其土曰比比不善耕種其畜
能駝馬為牧業牛羊為食凍乳為酒與類特無異中國磁器細布火烟燒酒乾隆二十三年平
定回部後仰醫天威歲貢馬朝覲

按集延回子一部落二十三三年歸王化地在喀什噶爾之西布魯特邊境之外有屋宇田園米麥豆果蔬
桃杏葡萄蘋果木瓜石榴人皆貿易種子母人鄂羅斯克食米以溫都斯坦等處則見其玉器金銀絲綢
新巧器具至回疆則見其細布匹磁器漆料果蔬往來不絕愛分毫之利無髮絲不食宿回疆各
類其營運以通貨物

博羅爾西域別一種在葉爾羌之西不拜把經不通回文回語飲食無忌深目高鼻繞喉多鬚男女無
別兄弟共一妻以次宿宿而睡其靴門外見者輒止牛子女以次分屬無兄弟與或里其之次以齒地
人實以人為賦生子二三則納一子 汗即斃于他國收其價值為利性怯懦受布魯特沙爾記等據
入口悉不較

鄂羅斯即俄在邊外諸國最大東界與朝鮮南界中國西北鄰控噶爾東西一萬餘里南北止三千里白
其汗察汗沒無子遂傳女今已七代女主有所幸孕則殺所幸生女嗣位生男則謂他人種也男女蓄髮
男日以膠水刷髮令易曲卷銀鑲飾其汗之面重七錢餘有書其准男女日沐浴示潔見人接吻
為忌都城數十里官分文武皆佩刀以王金銀銅鐵飾飾刀柄以別貴賤五丁抽一以爲兵年
十六入營給以馬械終身不娶過五旬放出聽其便犯竊殺人出邊者皆殺地處不齊產
玻璃黑貂元狐狗獺銀灰乳海龍水獺之屬鄂羅斯本為控噶爾之屬國後其不復稱臣納稅而且
侵擾其境兩國交爭鄂羅斯經大創傷二十餘萬人復稱臣求和于常帝外歲增重男女各五百人送
至俄城

控噶爾西域回子大國在鄂羅斯北地廣東西包鄂羅斯之外建城極大南北徑馬行八九十日城門二
千四百餘城內大江三宮室以金銀珠寶飾飾產赤金白銀珠寶不為異比戶皆豐在西域為有教
之地然於經納馬茲拜男婦皆不殺人兵亦精銳三十五年土爾其特投中國鄂羅斯侵其邊控噶
爾出兵擊之鄂羅斯被其殺數萬重
克食米爾回子大國在葉爾羌西南冬夏溫和多沃野花木種降其茂精水法引水逆流樓上垂瀑布好
販運通海洋至溫都斯坦皆以舟

溫都斯坦回子大國在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日至克食米爾復西南行四十日即是水道亦通以象耕
茶 餘 寄 話 卷十三 十二

服車致遠皆以象有馬牛無駝羊不知游牧進米穀蔬花竹人習技巧善攻玉器大而薄如蟬翼文如
髮鏤金銀為絲織綉金漆雕鏤皆奇通貨於各國穴地為池深數丈穴極土為室亦皆潔飾以金
玉亦有機關無地上起屋者舟居者亦多而必以夜塔因地炎燥不敢烈日居處往來也有玉山多產黃
金寶石珊瑚之屬貴中國磁器九重大黃貴客至以大黃代茶人一年不服大黃則死雖苦小回亦儲
兩貯囊袋衣領時時吸嗅之然其地瘠遠瘴癘他國人至多死城之西巨澤數千里中有高山莫窮其頂出
獅子頭大尾龍黃黑毛如虎皮長五六丈時時擊頂望月欲吞往往狂飛吞月去十許里而墜死於
山谷中以獅者開地為階伏仰手於下遇有難而不至者殺獅其母而以獅以精鐵作比密布履履而
畜之日飼以牛

音底西域一國從葉爾羌西南馬行六十餘日即至地饒多寶玉非回子種而衣相相似人敬牛朝夕朝
拜有事則禱之以黃金飾其角飼養穀文為牛之室特以金絲織凡飲食器必以牛糞搗拭之而後貯
食入回疆見見殺牛者必痛罵字見世之不合牛肉者孝弟可法漢可犯而其戒終不可不謂云
涓涓不察將成江河前牙弗振及斧柯音底之俗殆亦由成而生歟

巴打克山回國風俗文字與內地漢回子字同自葉爾羌西馬行三十里至其界二十三三年葉爾羌
其地其汗戰而殺之獻尸至 上賞之三十三年後為退木爾沙所滅逃亡人口僅千餘戶
退木爾沙回國在巴打克山之西多山水宜牧畜間有種二麥者以肉為食乳為酒牛馬遍地好謀似布
魯特之俗

歐罕西域大國在退木爾沙之西溫都斯坦之東南方數千里人稠富天熱多雨花果茂盛產五金寶
金鑽石有煙瘴出得得通人言以象耕少牛見則以為異物解體俗淫男女無別尤驍勇色不計何合

金鑽石有煙瘴出得得通人言以象耕少牛見則以為異物解體俗淫男女無別尤驍勇色不計何合

金鑽石有煙瘴出得得通人言以象耕少牛見則以為異物解體俗淫男女無別尤驍勇色不計何合

金鑽石有煙瘴出得得通人言以象耕少牛見則以為異物解體俗淫男女無別尤驍勇色不計何合

金鑽石有煙瘴出得得通人言以象耕少牛見則以為異物解體俗淫男女無別尤驍勇色不計何合

金鑽石有煙瘴出得得通人言以象耕少牛見則以為異物解體俗淫男女無別尤驍勇色不計何合

金鑽石有煙瘴出得得通人言以象耕少牛見則以為異物解體俗淫男女無別尤驍勇色不計何合

班寺永安寺廣善寺昭慈寺洪濟寺崇隆寺寶淨寺寫兒菜寺陳林寺永甯寺廣德寺三竹寺...

四川澤地香寺金川寺在四川城州侯縣康熙四年題定貢期三年一次以道出四川...

明馮時可撰行紀略云滇南最爲善地六月即如深秋不用換厚衣葛一也嚴冬雖雪而寒不侵...

傳副憲白演歸語人云阿瓦即三江口有縣城一座高丈餘周八九里九門炮臺二十座...

周八九里八門炮臺二十六年始修整高丈餘大頭人居住民房數千貿易多集此...

戰使緬兵押夷民前驅迎戰亦有殺傷亦不覺惜近與暹羅構釁皆水陸兵船約百隻...

張柳漁侍御巡視臺灣歸得絕句百首述其山川景物番俗夷風情形如繪瀛海爲古...

成功降荷蘭其土城改名東都尋改東甯康熙癸亥大兵滿平島寇逆歸誠海之入...

唐特載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擄民畜而去中有僧名延素向其將號徐舍人者乞...

要未嘗不思故土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拉耳悉解漢俘千人同廷乘歸國延素返傳其事...

茶餘客話 卷十三

李贊皇之南遷也卒於崖州子孫遺爲數百口自相配正德備吳人顧朝楚爲梧州同知...

茶餘客話卷之十三終

設身符落紙如雲烟有時結綰寒荒山嶽有時長安市上人家眠氣吞九州無一錢時節到來定如
脫繭繭出舍利八萬四千贊嘆不盡而說偈言嗚呼無賴不測此殆所謂禿頭者乎

北方寺廟多建於元明時如懷太監等一寺之毀至數十萬帝師受戒其金與諸勳並行后妃公上拜殿
受戒其有為大布施者下台屬西僧者斷舌斷者斷手和傳每春三月太監齋僧必用腥肉其乾兒等
皆市井無賴甚至搗毀婦奴以養為標標妓其中任諸僧樂名曰大佛施為來世輪迴轉身成男之
地元之僧有有妻者呼曰梵嫂又曰房之波而河南大相國寺中僧皆有妻 元時胡僧哈麻等進房中
淫氣行淫之術號曰撲兒元帝皆習之胡僧又曰聖術迷入令男女交合摩騰過氣深種善根傳佛子佛
胎之說謂之秘密教見筆聖元設宣政掌天下釋教天下寺宇共四萬二千餘所僧尼二十一萬餘人

金史海陵紀以有承張浩平章政事張輝每見佛法必坐於其下失入臣職各杖二十法寶安白尊大
杖二百又張通古傳彰州僧法寶欲去張輝留之不得初官又欲留之海陵曰三品以上官皆之曰卿等
每到寺法寶正坐卿等坐其側其不敬者一小國王子能離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耳今人舉
教以希福利官安也見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食生計不乃去為僧較其賤未可與論財抗禮
聞聞老婦迫於死期謂歸信之卿等乃復效此失大臣體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是為能表何不師
之乃師法寶耶

唐沙門元覺發願文云長得人生聰明正直不生惡國不值惡王不生邊地不受貧苦奴婢女尼
根黃髮黑齒頑愚暗醜醜缺盲聾瘖凡事可惡畢竟不生黃門謂天門不能行人道者二根謂兼
男女二體兩用人道者然則今人幸生中華承平之代為丈夫子容貌端正氣質清明即大歡喜矣二根
文二形亦有以難通中誠心乃二
備具男女二形是亦造化所感而成

茶餘客話 卷十四 五

明末蕪陽城中僧尼過多 本朝定關東選僧尼少壯者一千人即成婚配一時怨女曠夫咸得其和歡
豐哉道所生之子女另編為子丁

元不魯罕皇后張子問佛師云我夫婦以師事汝止一子何不能保護師答云佛法如燈風雨至則可
蔽若燭則燈亦無如之何見山居新話

任城王疏請禁城隍寺以為如來僧教多依山林今僧徒雜居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止此釋氏
之精法王之社稷所不容國典所共棄

九 帝晚年留心典冊云不梵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一語極有味說中載僧問六祖師曰
其得人得口會佛法人得口相而道得否祖曰吾不會佛法趙州示眾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人能眼
無佛則心中有佛心中無佛則四天下皆佛矣今之學佛者只得一團相耳 佛降生時一手指天一
手指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人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或
口有或曰無字等口若佛被狗子喫則狗子定有佛性矣呵呵 某和尚因看庭前柏樹子話曰柏樹
徑山某開之笑曰使其因乾屎橛話亦自號乾屎耶問者大噱然字有轉語難徑山僧問何如是佛臨濟
曰乾屎橛既有乾屎橛的佛豈無乾屎橛的和尚恐徑山開口便落坑子裏呵呵 大慧云天命之謂性
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是千百億化身雖於道隔一層然辨才無礙亦
可喜也不得不聞無聲無臭西來大意不出乎此自誠明者定生慧也自明誠者慧生定也天地之道不
二而法門亦曰不二至誠之道無息而法界亦曰無盡成已成物猶之自利利他形著變化何異如變
易乎學者熟讀三十三章則四十二章在其中矣 戒生定定生慧定慧相生而總以戒為本本之家
知虛空不若律門為修行第一義古來宿德未有不從戒入者法苑珠林云本於仁則不殺比於義則

不盜執於禮則不淫守於信則不妄斷於智則不飲其所謂淫殺盜者即君子之三戒也人能受孔子戒
則善哉戒不外是矣故吾以釋氏之禪得曾子之一貫釋氏之律合顏子之四勿 放生戒殺雖人天小
果然小女子難感易流不妨以此引其善念與道子靈地獄變相兩市屠沽不售東坡作坡亭詩里中
有不食肉者其曰未死神已以此語使人凄然也洪州廉使問馬祖喫肉即是不喫即是答曰若喫是
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祿京江張相公一生不喫肉曾子清內部語之曰凡牛羊雞犬皆有命於人不殺宜
也若家乃無用之物天生以供庖厨食之何害公笑曰然則天下之人無用者多矣將盡殺之可乎述之
皆為絕命余戒殺有年而老病不能持齋猶食三淨肉東坡老饕佛印且禱緒以待罪過罪過數則皆西
堂禪說中語殆王元美所云學道未離遊戲者耶

王漁洋謂佛書最不可信者如云太子初生為起三時殿擇以五百妓女形容端正才能巧藝皆以行寶
璽瑤其身代代宿衛後太子啟王出遊止園樹下王恐其出家喚令回國更增妓女而娛樂之不知宮
中須許多妓女何為古來有此豫教之法乎 妙法蓮華經誦寫皆有利益然開卷即說布施如言或有
行施金銀珊瑚珠車馬尼碎瑪瑙金剛諸珍妙寶乘寶輿與歡喜布施又云衣上服價值千萬
或無價衣飾及僧子萬餘種旛旗寶蓋妙具施佛及僧如是等種種微妙云云不知出世入需
此許多長物將焉用之抑與身心有何關係祇合俗僧接為口實為清淨寂滅之累而已

程子嘗言佛書直不必觀觀之則入之矣此特程子一人之見魯男子問門之策耳
佛者本號迦文即天竺釋迦國王之太子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生有三十二相當周莊王九年
魯莊公七年夏四月常星不見夜明是也佛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二十九歲出家三十五歲得道皆見
唐李石續博物志

順治十一年定禁止創建寺廟其修理頽塌寺廟不得改建加廣大 會典九 又凡作道場止許在本家院
內不許當街傍街傍街行走違者官議處民治以違禁之罪僧道杖二十為民 康熙元年 康照六年 禮部通
計各省勸建大寺廟六千七百有三小寺廟六千四百有九私建大寺廟八千四百五十有八小寺廟五
萬八千六百八十有二僧十有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二名道二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八百六十有五名
共計寺廟七萬九千六百二十二有二僧尼道士十有四萬一千九百九十三名

沙門住方丈領眾者俗尊之曰大和尚按咸和五年石勒稱天王奉佛圖澄彌加敬號曰大和尚
造天地經云寶曆菩薩下生世間號曰伏羲善善下生世間號曰女媧摩訶迦葉號曰老子諸童
薩號曰孔某又清淨法行經云真丹國乃能從化其見後伽葉往為老子淨光童子往為孔某又還月
明儒童往為顏回三弟子者出生其國乃能從化故唐人杜嗣先有吉祥童子諸童衍教之說道家者流
亦記莊王癸巳之歲一陰之月老君遣尹真人乘月精白象下天竺于靜飯夫人口中託生佛者噫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小人無忌憚如此藏經中此類不少故應刪却

李延壽南史稱宋主北伐王元謨夜遁就速將斬夢有教誦觀音經者因獲免北史稱盧景裕以收發營
屬獻請經而枷鎖自脫臨刑刀刃可自折六朝風俗惡劣至此左道惑眾延壽修史載此猥鄙無稽之語
豈不令人噴飯近日庸臣朝權法網者處圍圍之中跪誦經咒日夜不輟君見亦多矣秋賦一一定經首
街朝前效之一一賭耶聖王之世鬼不靈信夫

今人念佛手持戒珠記數按木樨子經云昔有國王名波流梨白佛言我國寇殺殺其民因不安佛
言大王若欲滅煩惱當實木樨子一百八個常隨身心樨南無佛作南無佛無佛無佛名乃過一子
如是漸次乃至千萬能滿二十萬遍身心不亂除路曲捨得升炎摩天滿百萬遍當除百八結業障常

茶餘客話 卷十四 六

樂果此雖邪說然止心機不似近日愚婦唱嘯不已也
釋教臨卒頂赤生天覆赤生人足赤沈滯大年陸終成家人云吾頂赤脚跌汝輩勿笑賢既而果然
家人驚駭則復寤而寢遂卒

禪家合衆而不誨無怒而有制執事者不辭其勞居安者不愧其逸明道先生嘗見其會食獻以爲三代
之禮樂可與吾人姻戚同室不知其衆多反不及其整肅何也

明顯文康少時寓寺中營隣家狗烹之薪繼掛一羅漢云有煩長老送提以供養後陸少白起萬
僧寺得肥犬竟壞伽藍代炊作詩云夜半狗焚猶未熟伽藍再取一尊來二公同食才望性皆俊爽願位
至宰相而陸官僅行人豈狗豈有未飽嗔耶有志狀元宰相者當知所從事文康後柔媚爲詩詞宰相大
失本來面目矣

魏書孫惠首傳初單名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講佛經懷帝旨加惠號惠法師此儒臣加僧號之始南
史劉勰傳勰與慧僧法門於定林寺撰經功畢遂出家先婦鬻自營教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陳書
徐孝克傳制髮爲沙門改名法整此士大夫出家之始

孔子四母慈母必母也母我此神聖之極功而學人入德之門亦不外是釋氏除五惑祛三見五惑者
一曰身見謂執我所爲也二曰邊見謂隨身計也三曰見取謂執以爲勝也四曰戒取謂非因計因也
五曰邪見謂撥無因果法也止觀云見理之時方斷此惑三見者一曰俱生見如諸蟲執實不推理行住
坐臥悟起我心我即得利離利亦鈍也二曰推理見如有明智推理辨聰起於見仍屬鈍使也三曰發
得見見心猛盛皆屬於利似斷鈍使仍未斷也釋氏說法多門要不出聖人母我二字學子有志於道
於此當悟得下手工夫勉勵以幾自然可以爲堯舜可以成佛作祖

茶餘客話 卷十四 七

順治甲午冬 世祖在南海子論老子無欲以觀其妙有欲以觀其斂二句之意馮相國銓曰無欲即未
發之中有欲即發而皆中節也

周昭王甲寅二月八日世尊生於迦毗羅國藍毗尼園波羅叉樹下從母摩耶夫人右脇而出姓刹利
父淨飯天母大淸淨生時九龍吐水金盤沐浴行七步自言吾受最後生身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相好
莊嚴具三十二大人之相諸經有別一說三十二相者一足下平滿二平輪紋三手柔軟如兜羅綿四
指間網輪網如玉五諸指極長六足跟充滿七足趺相承八雙臂修直九雙膝圓如伊尼延鹿王十陰
掌嚴密如象馬王十一毛青右腋十二髮毛上十四身皮金色十四皮潤離垢十五七處充滿十六
項殊妙十七腰腋滿十八容儀紅滿十九身相端嚴二十鬚圓孤柳二十一額應獅子二十二常光一
尋二十三齒白齊密二十四牙鮮鋒利二十五常得上味二十六舌覆面輪二十七梵音頻伽二十八眼
紺紺青二十九眼睛如牛王三十面如滿月三十一眉間白毫三十二高懸鳳尾猶如天蓋更有八十種
好俱如般若等說

周穆王庚寅佛在穠澤爲阿耨摩說法升切利天梅檀像始建世尊成道八年上切利天爲母說法經九
十日優闍國王思慕如來命大目連及毗首羯摩天化爲匠人詣天宮募佛相好以梅檀香木刻像供養
既而夏滿下降中天王及大臣及國人民同往迎佛其像騰空向佛問訊佛爲頂受記曰我滅度千年
以後汝往震旦濟利天人

僧惠洪冷齋夜話景祐中光梵大師惟淨往京師傳法院以梵學著聞景靈宮鐫匠解木木既分有蟲
紋數十字如梵書狀因奏進上還都知羅宗講潤經文夏英公疎請傳法院講講其得詳異之語以獻
淨焚香審視刻乃曰天竺無此字不能辨譯右璫書曰大師宣頌上意若稍成文譯館恩例不小而英

公亦以此意觀之淨曰幸若善紋稍可等語誠教門光也異日彰謬妄萬死何補當鄭公每語客曰此人
誠可謂佛弟子也使其立朝必能盡職不苟同於人執謂異教中無人耶

茶餘客話 卷十四 八

茶餘客話卷之十四終

活死人

陽城白季文云人生世間度一日則少一日如牽羊赴屠進一步則近死一步達人不懈者亦自計無免死之方雖憂煎何益此語近愚而然有難言說得怕人是以士大夫當步步行好生之事尤須時時存可死之心則有三分道氣者矣

謝上蔡云今人作事只要誇耀他人耳目渾不顧自家受用此語煞是可參試觀萬人海中衣馬宮室文章議論皆博雅人之贊歎孰是願自家實在受用者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先子以為古今未發之妙又千金方云年醉後獨白宿枕頭暖善足能息心自瞑目

酒灼其陰燥耗真液北梨甘蔗可解酒化燥冬月宜黃食

食訖以瀝水漱口無齒疾以紙捻刺鼻噴嚏則氣通目明痰自化

古人以理髮搔背剔耳刺鼻為四傷此小安樂法

雞鳴鳥未噪人未動之先陽氣清盛宜起坐套中收此氣以白養大能益人且於死時得去古人云惟五更蛋起可以勿當自家事書謂此也以上數則皆節錄白季文語

董思伯陳眉公皆信黃白之術

鍾子晉年百十有四寓白雲觀短而髮髮半白人問何以壽曰終身不娶不多飲酒不觀數目

恐土雞神不生神土雞神不生

田藝衡玉笑零音一則云心全者以心為朽骨神超者以心為死灰元合者以神為癡影

陶儲不可與談元腐儲不可與談道疑人不可與說夢夢人不可與言命

茶餘客話 卷十五

君子寢義多夢榮小人寢利多夢辱

竹塢之樹盜之極也倚床之便好之也

倪文節云貧賤人一無所有臨終脫去一獸字富貴人無所不有臨終帶去一獸字夫脫一獸字如釋重負去病根帶一獸字如承枷紐更留惡種

神農時有白民進藥獸人有疾病則射其獸授之語語已獸為如野外銜一草歸掃汁服之即愈後黃帝命風后紀其何草起何疾久之如方悉錄于傳云黃帝嘗百草非也故虞卿曰黃帝師藥獸而知醫見芸

窺私志

李果字明之其祖實時夜坐讀書有一女子從室西地中出與果祖坐談甚美祖問汝是何鬼神耶女取筆書凡曰許身魂比雙前復入地已而問子美詩知為金掘之得一箇墨以石石面刻云金一箇界李氏孫以醫名後世果從張元素學醫得其術世稱東垣先生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唐左司郎中任正名皆好服人精向不信其言武林陸實之語余曰李敏達公在杭州獲一盜杖之杖送起不著物敏達後善視之叩其術始服人精云

不可曉也

顧亭林謂盧子言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故新壯者十日而一遊於房中年信新壯始倍倍中年中倍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亭林無子傳青主診脈動之氣一妻不二年疾作遂出之然亭林嘗稱青主君子人也張穆者云豈有勤六十老人娶妾而可為君子者乎

太原古晉陽城中有傅先生賣藥肆立牌衛生堂藥肆五字乃先生筆也青主善醫而不耐俗病家多不能致然素喜看花病者於有花木寺觀中令醫先生者誘致之一開病人呻吟即言醫旅實無力延醫耳先生即為治劑無不應手而愈也其性癖如此

吾家代有精醫者余少時亦涉獵及之初時以僕無不奇効繼乃大謬不然因減口不言醫數十年

凡遇疾作俱不服藥病無不就痊其幼多疾疾一歲中臥臥者幾半常以方書置枕畔日展閱之頗有合悟歲內實塾師患脾泄之症請醫劑方以進服不效紫坪年十三以醫所訂方增減之一服而愈

眾以為神然是時塾師甚嚴經史詩文外不許妄有所窺冠冠後病良已遂不復竟其業近年以來九絕口不談醫有以診疾求者數回拒之各問其故紫坪曰君不見錄囚者乎情罪既得縣以上之郡郡以上之司由督撫以達於部部臣不敢專請命 上裁監勾決之旨既下猶俟部科三覆奏而後行刑蓋人命之重也如此稍有枉濫罪誦之今醫家則不然三指一按五毒即投毫釐之差幽冥飲痛是 聖世於有罪之人尚反覆以求其生而醫家乃於無罪之人無端而迫就死地原其初心非必欲草菅人命久之智昏手滑視為泛常天道好還不有人禍必有鬼責吾念此輒為寒心術可不慎哉嗚呼是仁人之言也

高麗人用藥止一味兩味至三味則極多矣未有至四味者

唐東江更部一一生不服藥從無疾苦年九十七乃終六十以後與少女同臥長則遺去皆宛然子燕玉

茶餘客話 卷十五

暖老當作如是觀

索倫人遇疾病其家東草象人或如禽獸狀鼓作風詞以祭喧而後至遠處其首於道曰逐鬼病者聞之心安而疾除矣

朱子謂俗傳脈訣誤謂最鄙淺非叔和本書乃能直指高骨為關柳實曰朱子取高骨為關之說不知其正出王叔和脈經也脈訣乃宋中世人偽託或曰脈訣乃五代高陽生所著

計然云人受命於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胎二月而胎三月而胎四月而胎五月而胎六月而胎七月而胎八月而胎九月而胎十月而胎

而胎

筋風神眩皆屬肝木諸痛癢皆屬心火諸渴痛皆屬脾土諸氣憤鬱皆屬肺金諸寒收引皆屬腎水

此病之因於五運者也諸癢強直皆屬於風諸嘔吐酸皆屬於熱諸燥燥狂皆屬於火諸痙攣直皆屬於濕諸枯涸皆屬於燥諸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此病之由於六氣者也醫宗經上高明有學問者其言大都如是而同一病者入藥其症治異其方生死異其驗速異其候安得據紙上之陳言而一概執以試民命乎

在表者汗發之入裏者下泄之其在高者超越之謂吐而嘔之其慢者接收之謂按而摩之或寒或熱者宜灸或熱病者宜刺血實者結熱者宜石氣滯痰厥者宜引引結不通病生於不仁者宜刺血氣凝滯病生於筋脈者宜灸諸家治法篤信不移言之未嘗無理蓋始則尋其受病之本終則犯其致病之邪心力盡於此然心力盡矣智慧盡矣而病每發於心力智慧之外者何也則謂者多而止解其一症症少而不知其三也况病之千變萬化萬不可執一而論乎嗚呼難言之

許魯齋曰三代而後學者當以治生為急務以張儀之才昌黎猶惜其家貧多事不能卒業天實制之非

不專於學王選若自言顧先人之遺不以衣食為苦其矣讀書之難而貧窶之士為尤苦也賈誼廷試

茶餘客話 卷十五

七

今人析產及交易往往立為合同以一紙中分各執其半為券按通鑒元魏熙平元年立法在軍有功者

市肆有虛錢是錢之分按彭乘墨客揮犀云嘗有公任縣尉有舉人投書索米答以詩云五貫五百九

萬歷丙子冬山陰諸生某暴死惟胸未殮男月忽離手中持大銀五十金語人曰許初死至冥地遇已

不可宜用世間幣即易以一鐵條亦塞元寶陽明初不以為非設帳匝月而修脯金五十陽明安得此

史公度 蘇軾 蘇轍 蘇洵 蘇過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蘇子瞻

茶餘客話 卷十五

八

尤劇者因舉古今五行記所載一事梁鄧差南郡臨沮人太富而吝道見估人二羅食珍美呼差同飲差

百詩先生謂古者銀錫不分而銀皆稱錫詩如金如錫黃金錫即銀也考工記攻金之工皆曰金錫金

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〇〇其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四箱碎銀十兩其餘諸物皆稱是見七修類稿

茶餘客話卷之十五終

明初科舉詔令舉子經義無過三百字不得浮詞異說篇末大結各并己見任陳論國家時事後因功令加嚴忌諱日甚但許言前代不許及本朝久之卒刪去自餘年後又元長凡千百餘言稍支離無惡不備破題請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新軍鎗鬼一雲而上也又八寸三分鎗子無不可套也起語數十百言為雙星頭長而虛空也其篇中例用存乎某謂之某謂之某謂之謂此之謂彼假而浸假而有見乎無見乎或用卦名受之以受之以謂之扶命案不問何題篇篇相襲文風安得不壞文運安得不衰

坊刻時文與子隆萬間房書始于李庚一日知錄載安治六年會試同考官新文傳批已有自板刻時文行學者往往記誦鮮以講究為事之語則明初已有刻文但不多耳楊子當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曆壬辰鈞元錄始有批點自下房仲選題題後坊刻乃有四種曰程墨也三場主司及士子之文曰房稿十八房進士平日之作曰行卷舉人平日之作曰社稿諸生會課之作曰林曰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

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同異大指此即宋時之法為第一場四書義二場論一三場另問時務策一按此則為今之五策開法門亦異于唐宋之策問矣

明末顧大龍題十八房卷云某甲奉十八房乙讀之甲曰子知人事而未知天道也夫人不能奪天久矣使醫果能辨六脈則天之生死人者人行奪之使風水果能辨龍穴則天之禍福人者人行奪之使老官

果能辨文章則天之貴賤人者人行奪之故唐醫也低風水也言老官也三人者皆天更也敢弗敬歎凡物之雖然自有者人為政其外則變者天為政其內人作事必問其枯槁朽木何益之有惟其無益而天下之至靈者存者官者亦天下之至靈也十八房卷其文家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故弗敬歎

明末社稿以三字命名有類傳奇小說文皆荒唐虛渺淺俗大都不讀書而專務聲氣之士居多其為子之妻一句要破云子有妻之子色所由甚也通篇此意是文妖也

馬章民會試下第後留滯都下落拓殊甚以行卷謁之說司寇司寇賞其制藝庚子冬江左公車之士雲集臺下角登者支司寇諸章民而謂賢者為之可題文大為激賞讀至後比數乙壬子馬齒之前選新王于牛口之下河以方以賄終而功名復始七十年以前之歲月已淪七十年以後之星霜復壯壯盛未聞諫書而章民同取監云司寇遂逐章民而李驥才子也章民得白金八百金明年章民送狀元及第章民司寇非編心者所能及也

吾鄉陸密者視學八閩條舉關士熟用之應榜榜示循循以為戒有犯者輒責劣等罰及父師初行士論大譁久之恬然而置之文風由此益上後彭茶陵先生督學兩浙痛惡斯人之弊傲聲調千篇一律絕無性靈自傲者卷之法舉其習用之謂自開講股中股後股以及提撥頓落尾聲各標出百數十篇示為禁例痛極詆訛刊行各學嚴示諸生一時凜然遵之不敢犯彭既去任後復萌趨且家置一編裝清成狀丹黃甲乙奉為枕中之寶傳家之寶矣嗚呼與道子輩地獄相飲令人心長憐憫而反助成弊更慘毒之刑豈不一可哀乎

國朝邱先生初交何義門何年二十四歲日與之上下議論並及時文清邱將有明三百年名家制義其

中錯解題用事者盡標出為一帙凡數百條謂此乃代聖賢立說豈有使別字用語事者義門駭其

實歸而抄撰制義為行遠集恐如清邱之旨義門曰如此方見制義之尊如此方知制義之難

清邱嘗語義門云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曰汝汝作士高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曰大理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遜士鄉士縣士之屬在周禮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焉則則之士師容或可稱為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為士師奈何楊一清王宗薛應旂等皆謂清邱南星李光緒沈澹齋皆曰久願歸清邱南星黃澹齋皆謂清邱南星李光緒沈澹齋皆曰久願歸清邱南星李光緒沈澹齋皆曰久願歸清邱南星

任香谷先生嘗言其鄉一老宿尚先生者專心制義講論其精自總角至首凡六十年手不停批獲讀得失穰穰滿室至 國初年老不復應舉乃舉生平所評隨之文分為八大箱按卦名排次其乾字箱則王唐正宗也坤字箱則歸胡大家降而羅澤陽楊以及陸惠諸名家連次及之金陳章羅諸書又次及其坎離二箱則小韻大統衰貶和半良兒二箱皆歷來傳誦之行卷社稿及每科大小試獲稿之文所深惡而醜詆之者也書成後自謂不朽盛業將傳之其人舉以示者無一閱終卷者數年後並無一人過問一日有後生叩門請業願假其書先生大喜欣然出八大箱後生點檢竟日乃獨假其良兒二箱而去

先生太息流涕累日香谷先生猶及見其人

文章道合非有大力者不能開泰始也千古無道而變封禪為郡縣改井田為阡陌千古不能易其制王安石法殃民流毒宗社而詩賦論策為經義閱六百年不變豈非有大力能旋乾轉坤者始與名正而後世讀正月為征警約高指黑為青後世避之不改皆不可解

郭昆甫號好談詩文酒酣耳熱痛詆時流之女雖實言不能掩其口時方議更南北中卷禮臣有議以潮

南入中血者尾甫力爭之乃列南而楚人誦之昔邱瓊山當國亦爭粵人入南卷後人謂其受虛名而實實謂于昆甫亦云按明洪武元年會試士不過百名南卷取十之六北卷取十之四後又于南北各退五卷為中卷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應天松江蘇常徽南池太淮揚十六省府并廣德一州為南卷山東山西河南陝西順天保定真定河間大名永平十三省府延慶保安一州遼東大寧萬全三都司為北卷四川廣西雲貴廣安慶七省府和州為中卷

時文弊而坊刻愈濫俗學而講章愈行唐古流經酒酒者不知所趨是為流涕太息者也昔楊升菴慨古學之廢論舉業之廢曰士罕通經徒事末節五經子史則割取碎語碎字句血脈失其計有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二事合為一事者曾見考官程文引何氏而

以制氏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律律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費坊刻布士子珍為寶相和差訛殆同無日人說詞宋人自其末曰木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木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題用本朝有四聖字稱前代為本朝者為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為家父何異有明解方山誤以胡安定為朱子門人鍾伯敬以朱子與王無功相稱者有明三百年中時文名士學殖淺陋至是此與近日磨勘被謫諸生有稱唐之王阮者

白樂天者何異考官為國求賢固如是乎 唐時有書生習經甚熟不知近代事因談駁賈王曰某見其

吳李其竟謂駁賈是諸王封號亦是類也

艾東都稱天崇間文風敗壞高者陽奉孔孟陰誦佛老其淺陋者又目無一卷之書放言高論種種流傳於是尊程朱關二氏撰定待一書之主宋儒之學文之背謬者數盈乙不少假借其用亦良矣矣張天如選五經文字鄭永陽選四十名家詩鳥程選文在文室文閣九疇文傳陳深陽選名家制義其人

病其未醇然能各立一宗旨其法者雖佳其錄蓋選政之不可苟也如此後來選手不求根柢于書義未識時源流派別四百年來正變升降之故毫末未究而妄操月日黃口白腹成標榜因之名標榜者妄希得名招搖者因以爲利數十年來選政因之大壞王儲東選明文治風行一時然已盡破前人之法矣...

學子所習之文曰墨卷王司所閱之文曰硃卷一也王司改刻錄曰程文王司擬作之文曰擬程陸務與王樞秀才書曰程文一二可愛者往往遺塗球贊令人如湧如山近以王司之擬程爲程文未知所本...

卷十六

三

啓願八元若曹若吳又何減前人也 崑山吳喬云白六經子史以詩餘自說已意未有代他人說話者惟元人就古事作禮劇始代他人說話八比時文雖圖勢聖非注疏亦代他人說話故曰俗語也...

有謂社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社席社昆陽社而吳門別有羽社匡社武林有韻社山左有朋大社食會于吳統合于復社始干戊辰成于己巳其盟誓曰學不殖將落母胎匪非聖書母違老成人母辱厥長母以辨言亂政母干進長乃身嗣今以往犯此小刑大用積食曰語五樓歷准...

卷十六

四

選政執一時之風向定千秋之是非非可冒任人亦不輕許也昔倪鴻燾寄擬程于劉伯宗意欲登選劉報曰先生之文誇矣然以孔孟之道帖括之理按之似尙有未安處先生文章之宗也不敢遽選恐損大名而誤後生鴻燾得書以爲相愛愈重之由是伯宗聲望益隆當時有得科名易登選冊之語一公之風實乎不可及矣...

二十為廿三十為卅四十為卌皆說文本字廿音入二十并也卌音先合反三十之香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為四十按秦始皇刻石頌德多卌皆卌字句泰山碑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瑯邪

沈歸愚宗伯每云中興之中讀去聲中酒之中讀平聲引杜詩萬里傷心嚴謹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李詩醉月頻中聖迷在不事君及臣今時復一中之等句為讀其音近似有理亦本王敦美錢處山之言子謂

又續飲久判平人共醉先判一飲醉如泥皆平聲應字作平聲與宜同義作去聲乃感應之應而杜詩刺史務侯官列宿應又作平他如白香山四十著耕車司去馬一為軍司去馬銀含鑿鑿盡金層入

茶餘客話

卷十六

七

寄情四柱不長疑入我聲况對東溪野樵入把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入離燭淚粘盤粟滿入菊蕪煙酌

兼明記吳王之女名二十江南人呼二十為念北人不為之避

潘岳西征賦與嗣子局下垂發怒于一博成七國之稱亂助逆以執持恨過聽之無計茲阻善而勸

惡今辨錯之錯皆作措音何所本耶

清文對音七字乃歌賦支微齊魚虞七韻之音實聲氣之元萬賴所提出能生諸部而不為諸部所生能

書宋版者點畫無訛刻精好宋版有肥瘦二種肥者學顏瘦者學歐行款疎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

生動紙古色而極極不生蛙經水而墨不漲所以可貴

錢功甫藏書極富牧翁過從吳中必至功甫齋中飲餼餅對竟日一日功甫與牧翁云昔老矣賦詩多

人聞罕有本子公明日來當作蔡邕之贈我欲問當轉就公所借他年以屬穢事累公藉此為償何如

牧翁笑謂明即往其意色口嘿竟不復設語其後竟為雲門散矣牧翁嘗言功甫有李師師外傳一卷即

茶餘客話

卷十六

八

無鼠耗 陳元孚讀書法生則莫讀全語句熟則念讀全通數緊聯以續其斷嗚呼以正其誤未熟切記背誦既倦

不妨少住如此方少功多乃是讀書要務唐杜暹家賦書天自題云清博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道

得也葉有文采善劇曲濟南人士推為淹洽其所言真困學要訣予苦讀書不能記當時雖聞此法而不

能用年既暮對遺書所披覽已無一字下筆對索徒有恨恨見少年有志者輒述此語之不惟自愧亦

下資已無不爛熟矣 邢昺循言其即教之讀書用連讀法初一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紙并初日所誦誦之三曰又并初日

在指其耳廣川書云... 李北海書為李唐巨擘... 六研齋隨筆云成化中有士人白駱專以仿壯之筆...

南碑刻淺北碑刻深... 書法自蔡中郎後衍有三支... 也其一則由女珍傳于衛夫人而王羲學焉...

宋元名家而初無常師云... 元和中柳柳州書後生多師效之... 博聞強識工書不離近侍公權與族孫瑒同在翰林...

宋射陵書一時名盛... 今猶錄其要者之有餘師矣... 運而以胸臆揮運以少知而自炫新奇...

魏之章乎凡運筆有起止... 初作字不必多費紙墨... 後舉筆而追之似乎了了于心不能了了于手...

主後作者為實必實主相顧起伏相承... 取肥提取瘦太瘦則形枯太肥則實濁...

凡作楷先令字內開架明解得其字形... 狀但就其本體盡其形勢不拘拘于筆畫...

遊中實剛勁志肅神應心平手隨... 然君子之風穆穆然如此作行書斯得之矣...

今書俱在南對房子在內廷猶見之... 自得其法... 凡作行草書須以勁利取勢以靈轉取致...

學書讀兩日以食饋丙日死也見論衡讀日篇

東坡戲山谷曰魯直字清勁而筆勢太瘦幾如樹梢挂蛇山谷曰公字不致輕纖然間覺瀟灑甚似石壓

石刻以深溝為力以不溢為巧若瘦硬之書過工巧之刻著意為墨必陷入溝道紙質已寬裝黃時加意

與帖命更難肥其失真面目不待見而後知故于石刻觀古人書猶管窺耳而敢肆肆黃乎

顧魯公爭座帖坐次帖藥所稱右僕射唐世以中官為戲軍容使自魚朝恩始朝恩為軍容實自監英父為陝西

軍始意與朝恩其事久情好焉故善提寺行香位次當尋常為常魯公退而貽書反覆論辨力斥其非無

少容貸蓋當時朝恩怙寵肆其威權成均大司成之位昇座講易鼎覆以譏宰相元稹則可以知

其為大端之至架點者矣魯公銳然申朝廷禮秩以折其僭且以盛滿戒英父者甚至使英父佩服其言

豈有他日非肝之禍乎史稱魯公當肅宗至德初國事方草昧為御史大夫即能正百官次序如平世以

此帖徵之庶幾想見其風采也

山居隨筆一則云林居多暇士友索書者多集因戲定規條以示章記曰大澗河左界輪墨司啟仙竹編

示論蒙書僮等知悉通自漁郎問鳥逕通幽難離明非世俗之書而楊許洩真靈之吸何妨瀟灑即戲

博涉即開乞之門且撤錄之石凡持扇索書者必驗重金佳骨即時登簿明注某月日編次甲乙陸

續送寫不得前後擾越每柄為號者取題墨錢五文不為號三文其為號必係士紳及高僧羽客方許登

號不得以市井凡流混雜每柄過三六九日辰刻研磨好墨量多寡對酌墨汁稟請揮寫如乞細楷

者收筆墨銀一錢磨墨錢亦止三文寫就藏貯候發亦明白登記某日發訖其有求書卷冊字多者磨墨

茶餘客話 卷十七 五

錢二十文扇書一具三十文單條草書每幅五文紙色不佳或淡或濃者不許混送音山陰鑿口自稱

茶餘客話 卷一七

無異絲綉向有王秋山能以指中孕書紙點染作色如古名畫名字雖亦可詠近見宋繪大袖精深

妙超諸品之上矣

王元美曰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神去千年極矣

馬士英暨金陵人家有者向多後因薄其為人遂改為妓女馮玉瑛實無其人也聊就字形改之然則權

相不及一媚女也可畏可畏

徐陵與周宏謨書歸來天目得肆閑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同體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

降虛靈軒皇之口勢又邊讓意華辜賦歸平生風之廣廈兮修黃軒之要道攜西子之弱腕披毛嬙之

乘肘註云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素女撫圖吸氣還精補髓留年益壽長年忘老張平子詩明鏡中

粉卸設圖素枕張素女為我師天老教軒皇考後漢對廣川王坐靈屋為男女交置酒令姊妹飲事屬漢

時發家醫書皆作男女交狀且有及男色者後則為帝制屏高宗鑿殿皆宋人春宵秘戲圖藍本也

明隆慶御醫磁器亦多繪此式當時唐實仇英畫手特工近日推大同馬相舞字聖治太倉王式字無悅

歎羅羅龍字錫三其他粗豔不足觀楊鐵崖詩云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

對對驚鴻浴錦波元人馮海粟題殿幸小周后江南刺得李花開也被君王兩折來怪底金風衝地

起御圍紅紫滿龍堆慘絕絕絕

羅龍軒錦車出塞圖乃漢宮人馮夫人嫁乘錦車和而西戎故事揚升菴嘗言此亦佳話而六朝唐宋人無

入簡味者惟劉孝威錦車勞遠驚駭王錦車朝使候刁斗夜傳呼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遠勝

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也

董宗伯謂燈下作畫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

茶餘客話 卷十七 六

論衡有頌篇云宣帝之書圖漢列士或不在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祖父不賢故不畫圖

人物顯顯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逼真山水林泉清幽幽曠屋宇深遠極約往來石老而潤

水淡而明山勢在東泉流瀉落雲煙出沒野迥迂回松檜龍蛇竹蕨風雨山脚入水澄清水源來脉分踴

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是妙手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餅中所插飛鳥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布置迫

寒穢穢模糊錯雜約強作斷形境無真險路無出入石止一面樹少四枝或高大不稱或遠近不分或

澹淡失宜點染無法或山角浮水面水源無來路凡此數病雖不知名定是俗筆舉此以觀畫亦不大失

眼矣 以上所云止是畫日其大

畫學不以時代為限各自成法作祖書法則不然六朝不及晉魏宋元愈不及六朝與唐故畫書上自顧

陸張吳下及伯虎徵仲皆為偉觀而畫書遠求上古可也

怪曝除談曰元四大家李派粗硬無士入氣王派虛和蕭散如惠能之禪非神秀所及郭忠恕馬和之如

方外不食煙火人另具一骨相者

王弼州嘗言沈啟南於宋元名手一能變出化入俱可奪真獨於倪元鎮不似畫老筆過之

季中翰開先太常章邱人收藏甚富嘗作畫品次第明人以載文進吳偉陶成杜重為第一等倪瓚莊麟

為次等而沈周唐寅居四等持論與吳人頗異矣州與之善嘗過中翰草堂觀所藏無一佳者中翰謂

文進高過元人不及宋人亦未為定論 畫品界云戴文進如王斗精神佳妙復是巨器吳小仙如楚人

戰戰鹿下猛氣橫加於一時陶雲湖如富春先生雲白山青松然野逸杜古狂如羅浮早梅巫山雲

仙雲靄潔不同凡品莊麟如山在早秋微雨初沐倪雲林如凡上石蒼清其物雖微玉盤正感之可中唐

六如如寶蘭仙身則詩人猶有僧骨宛在黃葉長廊之下石田而下無遺焉

靈閣自鄒所南趨蘇齋管仲燈後相繼而起者代不乏人然分爲二派文人寄與則放逸之氣見於筆端...

元僧覺隱曰當以喜氣寫蘭怒氣寫竹... 王漁洋謂曾鯨謝彬近日寫真最擅...

蘇頌嘗言所貴于畫者爲其似也似猶可貴况其真者... 鍾嗣成作錄鬼簿載其相工詞曲者...

江南人家以有無雲林畫分雅俗... 太平清話一則云朱紫陽嘗得吳道子筆法...

施愚山在山陰得陳章侯白描羅漢其佳陸薪山見之驚曰吾師絕筆也...

耳惟振筆白描無粉本自頂至踵衣褶旋旋數丈一筆寫成不稍停頓...

性癖簡狎遊之時一杯在手無吝色若意不可離強有力啖以金帛不可得...

施愚山云董思白陳眉公以詞翰相推董年八十五臨歿索婦人紅衫絳襦爲服...

前辟穀數日盛爲詩歌以書別親友仍題一聯云啓予足啓予手三十年臨深履薄不怨天不尤人千百...

世魚躍爲飛龍筆而終陳臥子少時眉公極獎許而臥子不甚服晚乃心折爲作徵君誄...

凡法書名畫古帖古琴至梅月八月先將收入窄小匣中鎖閉其匣以杉板爲之內勿以紙糊四周勿令...

既多無復堅執以指微細則素如灰堆起百破碎明曉之百有一設古者非若偽造者以藥水染成...

造紙始於蔡倫有網紙縠紙縠紙徒成其名而已... 大素香有蜜香紙一名香紙縠紙縠紙...

浙中有麥穎稻稻紙吳有山拳紙縠紙小等月而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

二色白桑皮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縠紙...

古紙其表故色其裏必新墨水浸紙裏但透真古紙試以一角揭起薄者受糊既多堅而不裂厚者糊...

重紙脫反破碎其裏必新墨水浸紙裏但透真古紙試以一角揭起薄者受糊既多堅而不裂厚者糊...

王右軍守會稽謝公乞箋紙庫中有九萬版悉與之杜暹爲蔡州參軍更以紙萬番慶受百番張華博物...

志願理紙百番集賢院學士大府供紙五千番陳後主供智者箋紙一箇今人以折成頁子者謂之版...

其大者謂之番百張謂之刀五百謂之大刀又造紙謂之抄...

茶餘客話卷之十七

唐緝租而厚宋緝細而薄元緝與宋緝相似而稍不勻淨三等緝歷世久近不同然皆絲性而減受糊...



茶餘客話卷十八

夕 俗 信 仰 之 說 也 十 說

山 陽 阮 葵 生 著

唐太宗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陰陽雜書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分在性屬五音此事不精古義理乖僻者也...

俗刻玉匣記所載耳鳴心跳心驚按時占驗等法本於宋人俞誨百怪斷經當時已多非之者...

茶餘客話 卷十八

論遷葬云朱文公父卒葬於崇安之五大里後二十七年母夫人卒卜得兩地欲兩承其吉明年遷父于白水里...

世稱徐子平精星學後世術士宗之故曰子平子平名居易五季人與陳嗣南同隱華山亦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

四刻論亦止一百三萬六千靈之天下之人何止千萬亦不能不同且以瀟海之遙民物之衆等之分謂一日止生十二種人...

茶餘客話 卷十八

蔡京八字丁亥壬辰辛亥生歷中後六十年至大觀改元丁亥東都府鄭氏貨粉者以正月初五日亥時生子八字與京同...

茶餘客話 卷十八

克我者名曰官殺我生者名曰傷官食神我克者名曰財馬同類者名曰比肩以人倫言之生我者應爲父母我生者應爲子孫...

一泰卦故曰人中

王漢鼓山翰林改吏部撰遊春記中李林甫指李資之楊國忠指楊石齋賈致遠指賈南坤同此論其
且博學名文人器小往往此

詩中黃門精於韻曲有家樂一部填詞自授後至吳門寓顧秋山學圃日徵歌為雅集願亦精於音律
衆推周郎黃門和季玉洲學圃歌六絕句其自序云七月既望秋山有學圃之招同集者為徐殿撰端
熙顯編修任君高孝廉開金上舍會符顧上舍富察李明府實庵李茂才實君張上舍聖孟及主人金
子枝百研江兩茂才座上編召善歌者皆一時名流錢介五年七十八張修來年七十陳公先年六十九
徐長發陸維御皆五十七吳上王季宛成皆四十五惟沈清選年少全石節宣統行號奏各出所長妙絕
倫等及秋山執板發聲則孤韻流泉噴噴聲韻具足於空靈杳渺之間高下有無短長跌頓使
聞者心醉神移莫能名其所際也念前曲一遺獨擅吳門二十年與酒人詞伯縱飲微歌流瀟灑日擅
其勝者零可倒指比來老罷云少年不作停杯倚闌人子與秋山端樸六七八人亦其年過半百
矣天風蕭蕭雲馳木落感時感事感馬水寒李實君謂席賦六絕句和韻志別諸子繼和詩云檻外
秋風樹杪傳人聲寂寂空青移情不是人間曲却知音未詩聽噫嗚含商辨一毛粉粉蟬鳥失歌囀
停杯韻與秋風飛天水清海月高白髮年年情伴來梨園法曲譜離離何人即席題作句消得風流鐵
笛才曾記花前開拓枝十年江海寄相思兒化去花奴死豈說金華宮麗詞離離淋瀝樂曲和琴吟典
爲感秋多空開秀野開花木頭白登前復此過醉新篇廢夜眠被將風雅入歸船飲場老盡難分手悵
望秋山浦樹烟

漢代戲目有日上唐榜例今之上高筆見淮南子蓋古以翻空榜爲唐榜謂曰空梁有高低伎即今之
編戲見杜氏通典與典云翻空榜又云歲月唐指去皆云空也

京師雅伎千態萬狀以陽春爲最三四人同騰高下遠近旋轉承接不差銖黍其中套數家門凡百十種
按事物原始古有莫外應施輪舞旋舞佛頂珠剪刀揚等名亦蹴鞠之遺風也宋人有蹴鞠詩陳其
年有戲隊詞人馬履詞云嬌困騰騰深院清百無一爲向花冠尾剪他翠羽鴛鴦戲戲出朱提裏
用前詞製同移轉較向地陰一線兒首首慈慈妙論氣巧勝彈琵琶只一些些况况滑風機不自持
爲類誇捷立依金井慣務波情礙怕在枝忽憶春郊同頭昨日扶上欄杆別髮絲垂楊外有兒郎此伎
真惹人思是又一種意致矣

京師市肆標榜標識百出一家擅名必有數家假借亦影響以藉之有集成聯句者曰立道堂誠意高香
曰修德居和心廣福曰冬學讓經曰秋爽來曰日當曰學曰四世馬公道清曰三代王麻子金針曰甘
露齋祖傳狗皮褲曰香雪堂神效萬靈藥散翁筆說於大駕幸長安士民商賈轉相勸立廟榜好事者
因以爲對曰鈴轉請道淮泰院曰詳定一司勅令所曰王防禦製聖眼科曰陸官人遇仙風藥曰乾濕脚
氣四斤六日偏正頭風一字散曰三朝製陳忠烈曰四世儒醫陸大承曰東京石胡講女婿樂助樂
鈞曰西蜀賢先生弟子寇保義掛牌似此者凡數十條明末京城市肆著名者如勾欄胡同何國門家布
前門橋陳內官家首飾雙塔寺李家冠帽東江米巷黨家鞋大柵欄宋家靴雙塔寺趙家鞋雙塔廟順承門
大街劉家冷淘麩木司院劉家香帶子廟前才家丸藥而董文敏亦曾刻必通硬尖水筆凡此皆名者
一時起家領萬又抄手胡同華家柴門小巷專賣豬頭肉曰鬻子金內而宮禁外而動賊山王公進德
白晝被夜購買不息晉豫東藩官蕭帥走馬傳致日以爲常太史公所請翁伯取脂張氏賈聚邦氏滿
創河氏胃脯其所貨至爲穢尚往往鼎食盤錯宮比王侯皆此輩也
奴隸賤役始勤終怠處皆然有客謂其初至爲走趨珠稍久爲算盤珠既久則佛頂珠雅善形容

茶餘客話 卷一八

政府小史効奔走之役呼之曰小么按晉公... 今奴隸自稱曰小的亦小底類唐制二品以下有白直執衣者皆中男爲之

唐書劉季述傳曰歲奴事三歲上帝也今俗尙有一歲主子歲奴之語
羅貫忠水滸傳文淵書曰中之也是國書日亦與三國演義並列其三十六人姓名見雙聖子寶蓋
寶也叙高休出身與揮鞭後錄所載悉合本東坡小史工宋札坡出師中山留子寶子寶之屬王晉
卿晉卿遺送刀於端王邸值王賦賜... 井送人皆被留矣... 耶傳所稱小蘇學士即東坡都尉即說也... 之子二人皆驍悍權勢而叔黨終於小官可知其賢矣或謂二蘇黨禁方嚴李公麟遇蘇氏子弟至以
扇障面而過坡族孫元老上時相啓云念與黨入偶同高祖此輩傀儡師成不亦多乎鄧瀨道釋集有高
依轉官制陳京侯書三十六像付坊刻一時推名家
明山陰柳文曰小說家水滸傳不著編者姓名意必草澤之師失職憤事包藏禍心譁張爲幻盛稱形勢
備陳機械徒有以起不軌之萌牙爲世大侈而絕之可也宋史言淮南盜宋江掠京東州郡至海州張
叔夜敗之江乃降知涇州侯蒙上書請赦江以討方臘口贖不許意當時已草薙禽矣縱爲梟獍犯數
路何至被罪乃爾嘗道經東平土人指點梁山一區區一曲水非險蓋盜集在谷即流突傳中
所言皆誕妄也顧其詞鋒弄軒軒抑正邪二三校計特如林檎擲物涉戲射影往往爲市衆所述流布
浸廣遂至家有其書加以梨園粉演附會妝點鄉愚聞之慕其英勇與世道人心大有所害御史胡定奏
請毀板並禁劇部議准行而外間概不避奉離公卿大臣家案上翻閱席前唱演如故也諸城邸太常

海石過梁山泊詩云施羅一傳堪千古卓老標題更可悲今日梁山但爾爾天荒地老漸無奇評資太過
詩復不佳海石固齊人也吳幼清云大野既爾其澤俗稱爲梁山泊梁山在壽張縣東南七十里東平州
西南五十里東接汶上縣金時黃河南徙泊漸淤
水滸傳或作羅貫中作又云施耐庵作妄言誣盜其子孫三世暗啞吳人金聖歎橫加評語稱爲五才子
與史記莊子並列盛行海內迨鼎革聖歎遺殊殊著書毒天下者可不戒哉
萬貫實宋江千萬貫武松百萬貫阮小二九十九阮小八八十朱全七十孫立六十呼延策五十魯智深四
十李進三十楊志二十周九萬貫雷橫八萬貫索超七萬貫明六萬貫史進五萬貫李俊四萬貫柴進三萬
關勝二萬貫花榮一萬貫青又尊空沒文錢王英半文錢燕慶其式刻畫九品曰殺角曰斜眼曰豹牙曰雙
白曰雙箭曰斜齒曰外缺曰日見潘之而葉子請按張叔夜招安梁山泊榜文云有赤身爲國不避凶
鋒擊獲宋江者賞錢萬貫獲執花紅擊獲李進獲... 松張清賞十萬貫花紅擊獲董平李進... 圖形也水滸傳中方臘賊黨呂師囊台州仙居人亦非杜撰但賊所過乃杭州歙州嚴州六州非浙西也
青精雜記楊大年好與同輩打葉子當是紙牌遊史穆宗應歷十九年正月與群臣爲葉格戲二月爲小
哥所殺乃不祥之物劉毅一擲百萬終於作賊袁彥道脫白帽爲桓溫決賭買入集也然皆呼盧決勝不
至如葉子給水泊英雄人即不能勝葉子葉子向至日與軍遊哉
葉子戲消夜相傳始於宋太祖令後宮入習以消夜又有到鄉戲者以玉作戲狀六軀而列一二三
四五六推牌於玉盆中久之方倒中其數者爲勝哥鄉酒亦有此式
葉子戲明神宗末年而小變圖山東軍盜像而圖之以百貫滅活爲勝負見較短紀畧九悔卷謂其名曰

茶餘客話 卷一八

馬曰曰曰曰曰皆兵刀之象有捉有放有比有滅不詳莫大焉張賊名獻李賊名閱修號稱大順牌中皆有之至馬甲與而百老阮小五之名獨著則南渡馬阮之讓而明社屋矣城張文端公深惡之刻印章云馬甲與惡之門習者非吾子孫通印家藏寶錄至今張氏子孫不敢習馬甲與善夫

王曰齋學士太翁學博公戒子弟不可讀水滸傳最惡博補之戲嘗作賭卦云賭凶無攸利家曰賭姑也婦人之有而先聲其藏勝者偶而敗其常獲者寡而失不可償是以內無攸利君子賭而業廢資亡小人賭而羅於桁楊賭之為殃大矣哉象曰上慢下賊賭后以嚴刑懲懲初一童蒙之婦齊象曰童蒙之戲漸不可長也義方有訓用豫防也次二誘賭以迷往即於泥內象曰誘賭朋之傷也往入其類自戕也次三養樂衍衍酒賭酒戰士以喪名虧行象曰養樂衍衍賭也爭也喪名虧行大無良也次四迷賭嗜不食費亡有疾象曰迷賭夜以爲晝也既亡其資又疾無常也次五夫迷不復歸嗟于屋瓦友弗告象曰夫迷不復歸用傷也良友弗告不可匡也次六驚賭有悔出涕泣若成嗟者吉象曰自驚其禍斷用剛也中心有悔易惡爲感也

續像水滸傳續精藏書家珍之錢遵王列於書目其像爲陳洪授筆袁中郎賜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版刻亦精此書爲嘉靖中一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如蔡京父子指分宜林靈素指陶仲文朱勳指陸炳又云有玉嬌李一書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當即世所傳之後金瓶梅前書原本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今所刊者陋儒所補膚淺且多作吳語後來惟醒世姻緣傳彷彿得其筆意然二書皆託名齊魯人何耶

程大昌演繁露博之勝敗決于投古惟斷木爲子一具凡五子故名五木其形兩頭尖銳中間平廣如杏仁惟尖銳故可轉躍惟平廣故可饒采凡一子爲兩面一面塗黑上畫牛犢一面塗白上畫雉投子者五穴略皆一物耳

宋沈寓山作寓簡云凡擊非大不可復小猶斷木小不可復大烈像之法目與口先必小小則可增也耳

可開器此爲建事制度之法可通於吾郡俗語長木匠短鐵匠即是意

茶餘客話 卷十八

輿神祠寺觀無異有識之士望之欲嘔尤可怪者肩首題款必借當時大老辭說宋景文言前何曰顯黃龍白虎二頭後世製書由何始說文云肩首也凡戶册者皆門戶之文也如肩所載皆是以

古法擊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擊之地夜視盆中有大星起異星者其下必得甘泉此法相傳大抵皆指北地言若南方掘地三尺水源深至矣豈有數味不同者耶

骨重羊出布哈拉外藩回子地也白葉爾羌四行二千里約可至產羊極小肉瘦骨重至重回子初不甚重白大兵定葉爾羌後遂漸及內地初以爲冠帽白金三三十兩近不過十金且以爲裘矣近聞按集延西南一帶回山皆黑者至多灰色者十不得一價亦十倍之予謂不過數年後與羶羊等再久而

陳甘亦皆出產矣市里小兒呼曰古道曰古道傳聞不實可笑按布哈拉回子風俗與中國回子相似禮拜寺一百餘所男女皆不飲酒有私飲者罰錢至十兩禮拜寺塔頂下葬之

大澆布出四川越巂番地五疊山石種內生草其根俗名不朽木性純陰番民取以捻線織成布已丑劉泉使番歸一幅每幅不過數尺其實相置火中經刻不於以抹凡案油燻入烈火風處即有烟烟思積去烟即穢也仍完整故名火澆然煙一二次布色如灰三次以後布質漸變之即製成升香云火澆布出則穢白如雪出于石陳元史所謂石絨也當又足一種

究解舖一名沙場兒布出榜葛利國即西洋布之類較他種寬而軟

茶餘客話 卷十八

三代時以草爲袋盛算子及小刀磨石等物易錢袋唐四品官給隨身魚袋亦官用爲袋袋飾沒則收之今則以荷包爲帶飾中亦不復盛物新羅 皇朝禮器通考繪有定式

羅葉本于羅斯如小荷包羅斯用以約髮羅葉用以盛物作佩袋與斯音相近如佛羅斯今皆稱羅葉吾淮呼小荷包亦云羅葉或云羅葉像形也

元時郊祀大祭天子御皇衣大臣皆法服凡披裘須依款款大第否則則有礙歌云魏履中單黃帶先

謂袍蔽膝綬連連方心曲領盛服帶玉佩了當冠笏全

袂衣以玉爲之長可八寸寬三兩指如刀形有韜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袂腰帶無指約見三柳軒雜識

晉叔綽師先生向得孫退谷家藏玉刀形與此相類宋竹垞有銘然皆以爲刀也後爲羅少宰所有

萬歷三年定武職勳戚等官不許用四人帷幃肩輿交床上馬等儀見于禮部志稿
 輿大記結綖不紐紐從系疏曰生時並為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綖束畢結之不為紐也如
 印紐紐皆從系從金者乃姓
 羅仙曰指環今之戒指也按詩注古者進御于村女史書其月日當御者以銀環進之既嫁則以金環退
 之未御之先著左手既御之後著右手春秋繁露云村刑九侯取其指環蓋亦久矣
 婦人穿耳不知所始三國時諸葛恪獻權馬先編其耳范曄曰馬雖大畜其氣于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
 恪曰母之子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于仁又莊子云天子之諸御不剪爪不穿耳

茶餘客話 卷十八

茶餘客話卷之十八終

茶餘客話 卷一九

茶餘客話卷十九

山陽阮葵生著

元末諸賢入王冕自稱煮石山農始用花乳石刻私印
 明萬曆時處州山中往往出青田凍璞中剖出初木軟賦見風始結為石故名曰凍其色有淡白淡黃淡
 青三種以之鐫刻圖記遠勝銅玉近唯青田舊坑石尚有之凍石不可得矣若國中壽山石雖瑰瑤可愛
 然鑄處易剝印油易染賞鑒家不以壽山石以產田中者長山中者不可用
 國初印章刻手以程遠許容為最歸愚推顧云美何等遠後來聞復申王翰林沈補羅亦稱好手往見
 雪漁刻努力加餐飯五字凡重字作兩點又唯音知是四字以一口應四邊雖古有此體而大家不為近
 日薛小鳳刻活活潑潑四字分作二點則落落大方不失雅玩大約學字不妨作兩點若僅偏旁一角似
 未可省筆楷篆一理亦人所易曉者
 文衡山有印曰受孔子戒秦殿撰劍泉亦做為之按白虎魯文靖云臣受孔子戒又元世祖合庶希憲
 受帝師戒廉曰臣已受孔子戒矣
 漢有蔡印篆其法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多見故家藏漢印字皆方正近諫即蔡印篆也 白文印字皆漢
 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圓縱有斜字亦當取巧寫過三字印一邊兩字一邊一字宜相等兩字不可中斷又
 不可十分相接 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字最為第一 白文印
 必適於邊不可有空空則不古朱文印不可過邊 朱文印或用雜體篆不可太怪擇其近人免致詞說
 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用雜篆及朱文 印文中字有自然空缺不可映帶聽其自空古印多如
 此 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字篆字或兼用印章二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為

茶餘客話 卷十九

正也 二名者方可迴文寫於姓下著一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若單文姓某之印却不可迴文寫
 名印內不得著氏字表德方可加氏 表字印只用二字為正式吾衍所論字字不刊
 印章以小篆白文為古其或朱文及大篆鍾鼎篆者皆變體也紐以龜為正銅與辟邪次之其或以兔
 以虎以兔以馬以羊以鹿以羊以魚以猴以鼠以牛以橋者皆變體也
 漢官儀更秩比二千石以上銀印龜紐其文曰某官之章二千石以上銅印鼻紐其文曰某官之印刻曰
 某官之印今世士大夫私用圖記曰某章某印無復區別
 古人印章有曰某氏圖書曰某人圖書蓋用以識書翰圖書非泛用也今人于私刻印章概以圖書呼之
 殊失本意
 王虛舟客淮陰歲暮將歸渡江至松石齋與叔祖虛谷先生別待舟子未至見案上有斷鎖匙一送取匣
 中石以斷匙刻虛谷二字者秀中饒生動之致印出像似秀筆書邊壽民程水南諸印章皆著于筆
 交泰殿貯 御寶二十有五 大清受命之寶以章皇序白玉方四寸四分厚一寸盤龍紐高三寸 皇
 帝奉天之寶以章奉若碧玉方四寸四分厚一寸一分盤龍紐高三寸五分 大清嗣天子寶以章繼統
 金方二寸四分厚八分交龍紐高一寸七分 皇帝之寶以布詔赦書玉方三寸九分厚一寸交龍紐高
 二寸一分 皇帝之寶以肅法駕駕桐香木方四寸八分盤龍紐高三寸五分 天子之寶以祀神白
 玉方二寸四分厚八分交龍紐高一寸三分 皇帝尊親之寶以薦徽號白玉方二寸一分厚七分盤龍
 紐高一寸三分 皇帝親親之寶以展宗盟白玉方二寸二分厚一寸二分交龍紐高一寸二分 皇帝
 行寶以頒錫寶碧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盤龍紐高三寸五分 皇帝信寶以徵戎伍白玉方三寸
 三分厚六分交龍紐高一寸六分 天子行寶以冊外勳書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盤龍紐高三寸

三分 天子信寶以命殊方青玉方三寸八分厚一寸三分交龍紐高一寸七分 敬大勳民之寶以飾
觀更白玉方三寸一分厚一寸五分交龍紐高一寸七分 制詰之寶以諭臣僚青玉方四寸厚一寸交
龍紐高二寸七分 勅命之寶以飭勅勅勅玉方三寸五分厚一寸三分交龍紐高一寸八分 垂訓之
寶以揚國憲碧玉方四寸厚一寸五分交龍紐高二寸 命德之寶以獎忠良青玉方四寸厚一寸四分
交龍紐高二寸一分 欽文之寶以重文教墨玉方三寸六分厚一寸五分交龍紐高一寸六分 表章
經史之寶以崇古訓碧玉方四寸七分厚一寸一分交龍紐高二寸二分 巡狩天下之寶以從省方青
玉方四寸七分厚一寸交龍紐高二寸五分 討罪安民之寶以張征伐青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交龍
紐高二寸五分 制馭六師之寶以整戎行墨玉方五寸三分厚一寸四分交龍紐高二寸二分 勅正
萬邦之寶以誥外國青玉方三寸八分厚一寸五分盤龍紐高二寸三分 勅正萬民之寶以誥四方青
玉方四寸一分厚一寸五分交龍紐高二寸 廣運之寶以臨封疆墨玉方六寸厚二寸交龍紐高一寸
盛京尊嚴 御寶十 大清受命之寶青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盤龍紐高二寸四分 皇帝之
寶青玉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交龍紐高二寸七分 皇帝之寶青玉方五寸厚一寸八分盤龍紐高
三寸 皇帝之寶青玉方三寸八分厚一寸六分素龍紐五分 奉天之寶金方三寸七分厚九分交龍
紐高二寸 天子之寶金方三寸七分厚九分交龍紐高二寸 奉天法祖親賢愛民之寶碧玉方四寸
九分厚一寸五分交龍紐高二寸 丹符出驗四方青玉方四寸七分厚二寸交龍紐高一寸二分 勅
命之寶青玉方三寸七分厚一寸八分交龍紐高二寸五分 廣運之寶金方二寸四分厚八分交龍紐
高一寸五分 壬午春奉 詔書寶及將軍印 御製序文冠於前其奏時傳國玉璽一方特命撤
不去入讀內大哉 王言越千古帝王矣

茶餘客話 卷十九

黃崑圃先生云竊聞少司空齊橋公言察兒罕國元之禍以世雄長西北傳至庫丹可汗在位久忽欲往
西域皈依佛教其台吉那如等苦諫不聽國中無主太宗皇帝以發兵追降之其尙屬近侍以傳國玉璽倉
碎坎地而埋之兵既退有意豎牧羊其地一羊屢至坎所蹄之不已屢之復來牧覺有異試發之則屢見
焉聞於官遂進上時天聰某年也今藏 御府予案何文肅齋新集云五代後唐從珂時秦鳳石敬瑭
入洛更以玉爲之重寶獻之與宗試進士遂以有傳國璽者爲正統命金滅遼延禧遣傳國璽於秦
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刺爾氏者漁於秦乾之濱得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桓辨其文以爲歷代傳國璽上
之至正末中山大兵至燕順帝攜之北遁沙漠其木末如此以文肅言致之自五代之亂璽歸於遼遼歸
於金金歸於元在察兒罕國者又二百餘年而歸 本朝亦非偶然又王冕詩青象不將傳國璽紫龍空
引舊邸房蓋未詳矣
大內寶文玉筋篆親王郡王交職官印皆上方大篆武職官皆柳葉篆 乾隆十三年改定親王金寶都
王飾金銀印朝鮮國王金印均用芝葉篆宗人府衙聖公軍機處內務府翰林院六部理藩院都察院總
理三庫鑾儀衛盛京五部均銀印上方大篆領侍衛內大臣都統驍軍統領領餉統領火器營總領
經界大將軍將軍副都統提督均銀印柳葉篆 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順天府奉天府布政
司均銀印小篆 詹事府按察司鹽運司武備院上駟院奉宸院光祿寺太僕寺均銀印小篆 鴻臚寺
國子監一二品衙門各司欽天監太醫院左右春坊司經局鑾儀司所六科各道鹽政時憲書均銀印
鼎篆 中書科五城兵馬司三四品衙門各司欽天監各科經歷司司獄司知府知州知縣以下等官均
銅印垂露篆 觀察河漕督倉督巡撫均銀印欽差大臣銅印防均上方大篆 內繕書房學政均
銅印防小篆 五城御史府丞三庫坐帳監監各道員職造均銅印防鼎篆 部院衙門廳署庫廩

局各大使同知通判州同州判均銅印防垂露篆 總兵銅印防柳葉篆總管城守尉協領防守尉
副將參將遊擊銅印防垂露篆 都司銅印防佐領內務府管守備以下等官銅印防均銀印防垂露篆
道錄銅印防垂露篆 國師喇嘛均用轉索篆
乾隆三十四年庚寅喀爾喀親王成衮札布於烏梁海額爾齊斯特爾斯圖故都博勞獲銅印一由理藩院以
賜予見之西苑直印方二寸九分厚五分中起二環每環高二分半有柄一寸七分計高二寸七分重
六十六兩半之石正書大尉之印在書宣光元年十一月日中書禮部造共十七字印作篆以篆文考元
順帝以洪武三年庚戌相於高昌太子愛猷禮理達臘以餘兵走和林十年丁巳遣使至高麗行宣光年
號國人亦不允 高麗史 此印當即其時所製也至太尉一官元不常置漢集經世本典序云以太師太傅
太保爲三公其同列者惟大司徒太尉司空之屬又武宗紀嗣見太尉一書諸王之後一書尙書右丞相
之前因知此秩與三公同爲一品而元史表志願令缺如此耳目所及疎漏若是類庚申君北狩而後
君臣事跡荒渺無稽更何從考證耶
刻玉章者 國初推江蘇江陰林兆恩後來張炳李德先朱宏晉皆不失用筆之法故饒古致此外皆用金
剛鑽漸次鏤字與治器者無異以爲故不貴也
程大昌演繁露世傳相國寺舊扁額曰相國之寺凡四字或以之字爲寶遂命除之別添大字其文曰大
相國寺於體既該於文無贅最爲可傳其扁額字數奇不偶者往往皆增之字不知起自何時漢武帝太
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數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相之印章則四字外添一之字以應五數下及
諸卿守相印文凡不及五者亦皆加一之字以足之後世但見大初增之字遂做倣之凡印文以及門
堂額扁概增一之字以合於五殊失本意按此議亦本之編子錄語也當時印文扁勝總以五字爲
準凡三字是成四字五字是成六字皆以不知之字本意而誤予考漢文印章殊不盡然至於今人私印
篆文配合酌成之字原欲篆文合式與左庭右柱相稱何得拘泥耶實貴之吾友補羅穀村小鳳巖皆以
予言爲然

茶餘客話 卷十九

凡印色在紙上高起分許手摸可辨字數百年後紙色漸黑而印色愈明如初者爲上其法用芝麻搗取殼
胆汁中待透取起微炒黃不得令焦碎入水淨之油白淨出與水不相取油貯磁罐內切新白瓦片子
浸油內明年有新白殼時取起殼片用新片代之愈換愈妙其舊片須曬乾不耗油爲佳朱砂用舊坑美
蓉砂非此不佳研極細水飛過其黃水切不可棄另一器澄之砂凝器底尚可用入新者入湯煮去
黑汁數過以汁白不垢爲度取起用泉水或梅水漂之水垢便易半月爲度又白如雪用之若舊久不能
白也及砂油本無分兩調和得勻而止見馮開之快雪堂漫錄
端石之亞有軟溪龍尾石細羅紋石洮河綠石葛仙公岩方城石萬州懸金星石延平鳳味石皆美
材也好事者用之雀瓦未央宮瓦至有精奏武公羽陽宮瓦者夫以瓦爲硯猶以鐵爲鑄亦無實受
用魏銅雀五色青內平印工人姓名皆八分書以爲硯貯水數日不滲齊起都南城磚瓦皆以胡桃油
之當油處有細紋曰琴紋曰白花曰錫花古碑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
保則與相又有磚筒承簷溜者花紋年號皆同內國外方亦可爲硯王荊公詩云陶甄往往成今手尚託
虛名動後人則真者宋時已不可得
宋何道潛金瓦研詩當時丹油法實非魏野自注云銅雀瓦用鉛丹胡桃油掃治火之取其潤過即乾
云云果如是則亦燥烈豈堪爲研材耶讀者幸審之
東坡以黃連湯澆粉麵俟乾收之山谷以川椒煎湯澆粉麵俟乾收之近日汪松泉司空以紅花黃

明宣廟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渾液又云金銀珠寶注寶藏殿與銅俱結命鐘壇宣廟開鑄工銅幾煉始精工云六火則寶色見上命煉十二天更用赤火鑄條於飾格上取其極清先滴者為儲存格上者為他器爐式不拘古之製多取宋鑄式為之

平相過眼錄載蘇家有水晶鈎一中如空有藻一枝邵氏見聞錄載楚元輔家藏黑水晶枕中有半開繁杏一枝珍玩致沈萬三家有珊瑚盞一寶通明類水晶中有蒲萄蔓一枝

周樸園在閩中見水晶枕長三尺內桃花一枝宋牧仲見水晶內有物如粟似太極圖轉側視如上行字客寶應劉文堂先生出室藏一琥珀扇通明無雜質中有一蜘蛛蟹爪畢具至京師見將南沙和國家一扇器狀類水晶內嵌草一枝青翠如生

世傳于文恪少子碎琥珀的珠為景泰印丈口園家有琥珀大如雞卵中有一線微隙隙中一蟻終歲旋行不覺升空相問時任雲南軍時見琥珀中有蟻蟻雖大如西瓜小如龍眼荔枝者不下千餘當時不以為奇近亦不可得矣唐李嶠詩云曾為老父茶本具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觀 御製

琥珀詩序云琥珀之精凝結數千年而成是琥珀射日光內含生意中著方寸樹如蓬萊然按候舒補四時之遺傳焉非尋常珍玩者比名之曰靈珀因系以詩

其錄者有助木刺之名木難即古木刺也祖母綠也按粉耕錄載回回諸寶石其紅者有古木刺之名當國將太祖南京所藏寶玩取進內有顯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止見石光

類五 偷紅黃銅之似金者即風磨銅陳名卿云皇極殿頂是風磨銅價貴于金也續博物志云偷紅類金磁磚類五

茶餘客話 卷十九

六

顏師古漢書註大秦國出赤白黃黑青綠縹緋紅紫十種琉璃于穀山云此蓋自然之物采色光潤逾於眾玉今俗所謂琉璃即流離也乃銷治衆石汁以藥煉成者漢書所載乃真琉璃想即今之所謂寶石者是若玻璃則由海舶至與大秦無涉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寸五分以上至寸八分為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瑤珠其次為走珠次為滑珠次為珠螺珠次為官雨珠次為稅珠次為懸珠

南懷仁西人言其國取珠有大如雞卵者不用剖以蚌曝日中久則蚌殼吐珠弄之何吐急取之魏侯之珠照十二乘者凡十項羽以二斗遺張良孫權以一斛遺宗預石崇以三斛買梁氏女張方劫帝西遷至百餘斛解家懸四壁聚如星日何古之多珠耶明人歸朱宦家得珠二置縷絡七指此後未聞取珠之富者

金剛鑽狀似紫石英可以刻玉鑽之以鐵而不傷鐵乃自損第有南蠻地鑽之分南蠻地鑽用北鑽不可用色以酒黃為貴豆綠色湖水色紫色者次之貓眼亦以酒黃色為貴豆青色湖水色青藍色者次之

之五者有上一線下一片之目上一線者中含活光縷一也下一片者底色若鋪銀也助把避者色暗深綠祖母綠一名助木綠色明綠俱內有精製翅光耀者為真桃花刺色淡紅而極嬌紅亞細色如桃花刺

鴨鵝青一名青亞細色深青而微明亮種種寶石總以色如秋水者為貴微有雜色石質未融者即次之

大內有夜光木蓋貢自異域者朱竹琰查初白俱有詩第未知其形質何似歲辛卯秋雨潦潦兼旬不愈時予第紫坪在水定河任築堤之役見北岸龍神廟中有大木一段委河河堤經雨淋水滲年既久至夜有青光熒然照數尺許及霽後水涸其光漸微九月望後則頓無光矣相傳為異事予曰是無足異也

木為火之母火為水之妃水火相濟而光生焉亦物理之自然者也

明正德八年癸酉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水即自沸下有諸葛行鑄四字其釜腹內有水火二字蓋精二十七年戊申長沙有見弟二人耕土獲一扛置置鍋水即沸可炊爨不用柴炭二人送入府

視其內有一小道士篆丙丁二字于首又有諸葛行鑄數字明末猶貯長沙府庫萬歷一年甲戌平都蠻得諸葛武侯銅鼓五十三五代史淑州蠻作亂王逵撫之獻銅鼓降

唐僧皎然水晶數珠詩云佛名無著心亦空珠去珠來體常一又無名氏天竺國胡僧水晶念珠詩云天竺僧踏雲立紅綺素貫鮫人泣即今之紅水晶也蓋唐人已有此制

朱竹垞王阮亭皆有銀鑿詩初為孫北海所藏後歸宋玉叔玉叔與施愚山曹願菴各賦長歌玉叔跋流傳至京高江都復于市上得之亦賦長歌記事所謂二十年中有聚散宋孫菴未拱可悲是也杯首有岳

壽無疆四字左宋華玉造有至正乙酉年柳底松林二字林尾詩云欲造明河隔上關時人淚說買銀海如何不覓天孫錦止帶支機石還圖書碧山二字此樣後歸陸丹叔子履慶摩賞之

奇南香出占城等國志書作奇南星標榜作棋輸安南人書作奇藍近人又作伽南香樹生海南黎峒如冬青凡葉黃則香結香或在根或在枝幹最上者為黃沉亦曰鐵骨沉從土中

取出帶泥而黑沉而沉水其價三倍或在樹腹如松脂液有白木間之曰生沉投之水亦沉投之水半沉半浮曰飛沉皆為上品有曰速香者不俟凝結而取之也不沉而香特異曰花刺者香與木刺水而存香也有曰土伽楠者與沉香並生沉香性堅加燥性軟其氣上升故老人佩之少便溺產占城者佳樹為

大蠶所穴蟻食石蜜遺渣香中歲久凝而厚潤其色若鴨頭上之上也又有虎豹斑金絲結其色黃貴與鴨頭綠等

茶餘客話 卷十九

七

嶺南見四香樹幹如樹蘭葉如黃楊子如連翹而黑以夏月子熟種之亦有寄生榕樹上者園小紀云千年榕樹上生奇南香玉劍曾開云伽南香一名奇南占城國有之有生結糖結虎斑結金絲結不同生

結國人最重不以入中國乃精結瓊州亦有于伽南即所謂伽南香入手終日馥郁

交趾有蜜香樹似桂柳花白而繁其葉如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為沉與水平者為難骨香根為黃熟香皆為極香細枝葉實者為青桂香根節輕而大者為馬蹄香花不香成實乃香為難骨香

凡珠璣沉水等香居常以錫盒盛諸香花蜂窠養之則氣味尤美其盒中格置香花開時難以諸香花下格置蜜上施蓋焉中格必穿數孔如龍眼大所以使蜜氣上升也每蜜一斤用沉香四兩細細如小菴豆

大相勻之則所養之香口倍市肆中者矣

雕刻精妙者宋高宗時有僧成者能于竹片上刻成宮室山水人物花鳥纖毫具備細巧若樓而且玲瓏活動見者擬之鬼工前明宣德間夏白眼能于鳥殼上刻十六娃狀米半粒眉目喜怒哀樂具或刻于母

九瑞荷花九蕊其螺屈飛走綽約之態成于方寸小核近日嘉定竹器亦多雅製而工細適前人矣

線絲燈屏昆陵氏仿唐宋畫製此式康熙初年始有之查初曰唐畫君皆見題詠嶺南新製牙梳按漢武帝時以象牙製賜李夫人見西京雜記

終

之物 卷二十

山陽阮葵生著

磁器始於宋世宗迄今千年佳傳繁夥多矣周時官諸器式世宗批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做將來舊穠青如天明如曉薄如紙響如磬又曰明云紫霽是帶黃土官器品格與哥窑相同以粉青色為上紋取冰裂鱗血紫口鐵足者佳皆不及汝窯凝厚滋潤也定窯有素光山花一種以白色為上均州密紅若胭脂者為最色純而底有二數口字號者皆古宋龍泉密器溫州土細質厚色若葱翠妙者與官密爭豔但少紋片紫背鐵足耳章密乃宋人章生兄弟所燒見名生一弟名生二其製更加細密兄陶者為弟密弟陶者仿古龍泉密足皆鐵色哥密多陶紋名曰坡城更見重於世明成德五彩磁缸一對價值百金宜廟密器質料細而厚隱隱有精皮紋起冰裂鱗血紋者幾與官汝敵有暗花者底有大明宣德年製字樣有紅花者用西紅寶石為末調畫花為山起寶光擊口有青花者用蘇膠泥口畫花為形深厚堆堆皆發古未有為一代紅品又有元燒磁瓶字號器水東細款青花杯成化五彩蒲扇皆今世甚寶貴者然亦在龍泉密之下我朝御製越前代規款識多出秋官主政劉伴阮監製件阮名源亦異人也又有耶密紫瑯中承開府西江時所造做古密官萬不能辨今之所謂成宣者皆耶密也又熊密亦不多遠近則年密密器皆入官製

宋人言磁色磁器是錢氏有曰越州燒造為供奉物臣庶不敢用故云磁器錢氏詩云九秋風露越密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霄盤洗共移中散關遠林是唐時已有磁色矣

今似哥密碎紋者不能鐵足鐵足不能盤

成密酒杯有名高燒銀烟紅妝者一美人持燈看海棠也錦灰堆者折枝花果堆四面也雜何者上積

茶餘客話 卷二十

牡丹下露子母雞也雞器杯者士女雞器也龍舟杯者龍舟也高士杯者一面畫茂叔愛蓮一面畫淵明對酒也娃娃杯者五嬰相戲也其餘滿架蒲萄及香艸魚藻瓜茄八吉祥優鉢蓮花西番蓮梵書各式不一皆描畫精工點色深淺藍色等深而極細如蠶絲細砂最貴價在宋磁之上又有竹葉精草雞缸當亦牡丹之類余舊藏數酒器皆冠在子母雞凡五其式必多當不止此數種也

其春密式者具中逸品其後復有西家重繪越其真錫其一則時時大彬父也大彬之右今不其後有彭君實彭君陳用卿又徐氏壺皆不及大彬彬弟于李仲芳小圓壺製精又大彬之右今不可得近時宜興砂壺復加饒州之紫光采射人却失木來面目陳其年詩云宜壺作者推真否同時高子時大彬身山銀杖濮州竹世間一壺皆神高江村詩云規製古樸復細賦便堪入籍籍山家供

解第一清泉好瀟三春莢昔杜村稱澗江周伯高著茶茗二系表淵源支派其悉

昔人治一業攻一器足以傳世行遠而不朽較之抱兔園一冊飽食終日老死歸下淹沒而無聞者不可同年語矣如陸子剛一作治玉鮑天成治岸朱山治銀鑲治竹又嘉興王二漆竹蘇州姜華雨等

竹趙良璧黃元占歸德德治錫李昭一作馬勳治周柱治鑲嵌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樹雲

王吉治陶雷文張越治琴范昌白治三絃子楊茂張成治漆器江千里治漆器胡四治銅鑄氏錢氏

顧張氏顧洪氏漆器春陽燭又文衡山非方扇不書及近時薛晉臣治鏡曹秉功治器天展刻字

顧王幼君治研張玉賢大筆竹器名聞朝野信今傳後無疑也漢壬午生與老翁同庚曾贈以詩云

清澤洗滌感却塵靈光無恙見遺民少將精業供游戲晚向蓮花結淨因以底青山為老友齋前翠竹似

爾身幾年甲子欣相並何處名山許下隣

宋善韻子治銅紹興二年大甯監監督

禮記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曰以鼻向君見惠自君出也鼻柄也柄向君則口向己今俗忌以口向客似沾此意

程子言貴姓子弟一身服事於飲食玩好之物如管城子之陳醋瓶洛下之史籍遺器為口資開選燕林相國有字畫之好平生收藏甚富稍後為勢家求索殆盡與以作者輒謂非其真其真者其子孫深受其累明正德間松江宦家蕭古琴一實無奇也名聞貴公求之勿得中以禍始獻之示琴工曰偽也聲嘶而弗越乃盛怒羅織至破家其人憤死又直隸某侍郎家以庖厨擢一時身後子性皆不甘蔬食其後中落猶質衣物以供餐膳識者晒之

高江都集載直大內時見三異物一小金合大有六分內貯雕刻牙器百種凡如几椅舟車盤盃等研投壺棋局弦管升斗算子之屬具體而微不受手指用金鑄而視之其一鑲象為球周身百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鑄自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相似又皆刻磨光澤中藏微子一枚丹碧紫然其外潔白無雜非有粘連奏合之迷名鬼工球其一酒盃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茶塔波高二寸許旋木為之質黃色有木理漸如細柔軟而輕噓氣可飛動能注酒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離雲公輸或亦不能施其心目元時有神童游於芝蘿上寫天下太平四字又江南野史載應用於一粒芝蘿上寫國泰民安四字國初祝嘏之牙牌上寫桃源記當下作伴

明神宗時商人進獻黃封酒內有八寶戲反蝦蟹蚌等蟲兩開機發跳躍滿地大笑賞資不費閱帥以寶樹餉督撫以金為枝枝花葉用翠緞緞成五色備具視之如真一株以數萬計熊文煥得之以貽京師權貴見後冠紀畧

相傳洪先生好古一時名士如李太乙贈孔子木履郭滿卿贈孔子二儀履楊烟贈孔子石研與揚雄

茶餘客話 卷二十

錢研田遊贈尹喜王戎如當杖楊濟折贈康殿維劉守章贈四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桑梓曰魏新贈陶潛琴陶隱居芙蓉劉長新贈王喬笙張守珪贈八寸海鯨鱗牙琴休非贈河上公註道德經木周子恭贈古帝王元帝贈謝靈運髮髻修然贈迦婆頭陀鉢智遠贈紫雲尾琴葛洪贈藥鏡物既賤不可知藉君子亦大寶檀羅琴小說中載一世界子亦好古玩家積聚數年凍餒至死乞巧左手捧頭右執子亦執孔子擊屋椽杖進入即奏太公九府錢一枚意解願新詩按官史武帝時火起武庫焚代之寶其中有漢祖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夫聖人之履與琴頭並較之力十脫靴汚足不更得罪先師乎因語錄所載李令公收復京師時見稜子洪先生得仙時樓頭及李帥狗相如似

吳又王伯毅所製吳匏庵入學書几姚廣孝出家斗笠皆類

枕不可過高令肝縮過下又令肺縮枕席柔軟其息乃長

陸放翁詩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古今注漢文帝履不借以臨朝漢時已有舄履矣軍持淨瓶也出佛經寶島詩我有軍持灑弟子岳陽江裏汲寒流隱背背也李郭侯以松檉枝作履背備提酒器也見說郭唐詩亦有軍持灑見蘇園種志滑稽吸酒曲器名零丁野人招帖也剛卯古佩印名樓校門孫也可左可右佛影竹也見清異錄對選牛奶柿司馬溫公名苑云對選子如馬奶律令雷邊勇捷與雷同連見桂苑談藝錄婦人膝襪始於楊妃見致虛雜錄續雜記也見女紅餘志繁箭今之靴頭見朱耆馬扇馬見唐書柿木札也胡蝶吹唇作聲發為韻行卷蓋為韻載竹為管即竹管蒸餅即胡餅並見宋唐裝鏡見唐六典筆神曰佩阿研神曰澤如墨神曰回氏紙神曰仙卿筆神又曰昌化瑟曰文龜筆曰宋唐敲曰返君錦曰華由聲曰滌東岳仙樂俱見致虛雜錄續雜記一名落塵又名洛成見奚美橋橋不洛為酒杯不律為琴扶老柳樞樞杖名見表異錄多光紙栗尾筆見坡詩酒器曰夜瀟見唐人集通曉承梁小杜

稍飽食以蠟房灰用柑子密染紅合浮留食之每會席賓客前各置一枚京師小人和蘇子豆蔻貯佩囊中竟日口中咀嚼唇齒轉面自可噴噴數千刻刻致近則士大夫亦有食者既亭云橋中端坐食檳榔貴人亦不免矣范石湖云巴蜀人好食生蒜臭不可近頃在嶺南其人好食檳榔合檳灰其留食之飯昏已而醒快二物合和睡如膿血可厭今來嶺道又為食蒜者撰詩云南嶺灰香檳已菜先重幸脫囊醉遺遺胡蒜煎邱浴贈五羊太守詩云墜下腥臊堆雙子口中膿血吐檳榔又嗣粉雜志載檳榔葉可以作醬即餉醬也

杜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見本州唐則天以後洛花始盛沈宋元白亦不及也謝靈運所謂杜丹乃今之芍藥見博物志

蜜者密也精也秘也固也草木得天澤土膏抽其精英以為花萼而花中浮豔如粉如珠又其精之精蜂採取之入窟穴醞釀成蜜其所處不容人窺其王出入滾成團團何秘如之醫家製膏丸用蜜調劑奇香者以蜜養之以其能固氣不泄也鼎祖家蒸王面狸與黃雀必先以蜜塗之雖沸煉而其膏不走固之道也酥者酥也枯燥乾結之物以酥透之則釋然融解故蜜以衛內酥以攻堅二者皆神物也

後漢書顧宗紀注以餠作餠餠號為餠餠東坡過金山寺作詩送僧圓贊云洛江與中冷共作一味水冰盤著琥珀何似餠霜美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餠法詔揚州取蔗作糖如其劑色味逾西域遠甚此中國用餠之始其法始於佛氏然莫志孫休已有甘蔗餠矣 餠一名蔗胎餠呼為蔗胎見曹煥亭所刊餠譜學齋佔畢宋玉大招已有蔗胎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秦也前漢郊祀歌柏棗枌朝醒註謂以蔗以為餠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餠而三禮註餠字俱云煎米藥也一名餠則是蔗為餠已見於漢時亦明甚

茶餘客話 卷二十一 十一

楊誠齋云東園新開九徑江海棠桃杏李橘杏紅梅桃芙蓉九種花木各植一徑命名曰三三徑

荷包牡丹即富貴花約古今注古人相贈以荷葉相召以文無文無即富貴也荷葉將離也折梅插體中更肥以醃豬肉汁熱煎餅內便不放菜而結子 雞冠花法入謂之洗眼花中元節兒童唱齊以供祖先見極聽小讀

齊東野語馬騷花之技名天下即今之唐花也

安瀾花佛日盛開每朵十二瓣遇開數多一瓣故云月木見雲南志婆羅樹一名如意樹京師臥佛寺數以鼎盛

太學中舊有許養濟手植榆一以枝條久疎僅存耳辛未 慈寧萬壽寺忽爾發榮一時稱上瑞蔭南沙相國繪圖 御製詩紀之館閣中和者其家今已勒石監中誠盛事也

三月十一日為麥生日四月初四日為稻生日八月二十四日為稻生日皆官時十月十六日為寒露生日時主冬暖

唐人云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京城冬月嘗花甚盛春月獻瓜者絕少甲戌春二月二日董東山先生有食王瓜詩近來梅牙嫩頭皆二月入市王瓜茄子三月入市不為稀有事矣

人食斷腸則死虎食之百日不餓人食砒霜則死龍食之而肥見客退紀談

鴛鴦金銀花也鴛鴦忍冬花也胡蝶花紫端也 香嫩見于唐人咏歌者絕少惟樂天有之巴且杏本出哈烈國今直隸皆有之京城產者實大味甘捷手可玩色香俱佳都人呼為巴打杏山東則實小味薄

孔林楷木縱橫有文可為手板及杖宋潘潛杖銘曰生孔林承聖澤文庚庚光輝輝扶顛持危資爾德

聖祖神訓孔孟問學上何草衍學公孔純圻奏云孔林草木皆當年諸弟子各自其國種植種類繁多其最楷木者一稱楷木可為杖為棋其面為蔬為茶樹為椰子椰子油可為蠟燭一名文木惟孔林及南海有之

前明廣西思明府歲進解毒藥五方二十四味內錦地羅一筋又清食藥十味清毒藥十九味大衝藥一味藥四味

夏枯草洗面見宋人小說

楊誠齋詩蜜點梅花帶露餐又詩脫蕊收將茶粥食落英的好當香棗

冬日瓶花宜先以爐灰置瓶中則不凍或置硫黃于底亦可

眩暈者飲酒頭水則否甚驗

蘇聞齊化門外白晝突來一虎步軍統領領兵丁擒捕虎虎伏河畔軍中不至夜半躍出自東便門跳城上行至前門由馬道下城並不創艾一人直入年羹堯家踰屋上兵丁鎗擊之始下避入年羹堯之園眾以鎗斃之時年羹堯已敗將故先有此兆丙午丁未間事也見 硃批諭旨蔡琰卷中

俄羅斯烏爾海皆產貂皮而冬飲及其致取之舊傳人裸體臥雪中貂就溫因撲而殺之與狂較駘人相類為此說者蓋痛人之無良有慨而言之耳實不然也極雪大於貂甚白長光通之價亦減駘網麻大日馬狗狗小日羊狗狗發而黑黃短而外耗比貂暖過之輕不及比老羊裘輕過之暖不及狐之族七獸古產者二毛黃而長日草狐短而日沙狐俄羅斯產者五種黑而厚白日元狐其次身細而黑日狗刀其次身細而黑青日火狐此外又有白狐灰狐二種又有妖狐一曰靈狐似貓而黑年老

能幻人形又別一種云貂鼠喜食松子在深山松林內一名松狗有黃黑二種紫黑色者甚而不耀尤為難得其或土穴或樹孔捕者先設網穴口後以狗糞之類其狗出奔即入網中又有捕貂之犬嗅其踪跡所在守而不去伺其出窟之亦有有用弓者

盛京志貂鼠一名栗狗好食松皮故名栗狗山多有之其皮輕暖為裘為帽按廣志貂鼠出扶餘舊說十二宵中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蹄羊無神猴無腎犬無腸猪無筋語殊未確虎無頭馬無胃猴無脾犬亦無胃

猶產天竺不受中國之氣故暑常冷惟夏至一日暖釋氏因風吹佛經故畜之唐元英始帶入中土

索倫人捕貂以犬嘗自滅其食以飼犬犬先驅停草間即知有貂穴伏伺擒之或驚樹抄人犬皆思樹下以待之犬惜其毛不傷以齒貂亦不自戕動納囊中俟其斃人輸於官私藏毛色紫佐領處五月將軍至城場選以入貢凡三等官給價有差不入三等者聽覽

既重口重致遠知泉脈不饒渴軍人呼之曰皇船象死則象所報制龜先行文太醫院驗有無象黃以牙交鑲備皮掌尾交兵仗局

相馬經馬生地無毛者千里尿舉一脚者五百里爾傍者千里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路圖如翅目成人者千里

相馬十三法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光脊為將軍欲得強腹為城郭欲得張四足為令欲得長眼欲得高有紫鬃光鼻孔欲大鼻頭有王字大字廣門欲開汗溝欲深口中欲赤額欲滿如月駝背欲圓而長耳欲相近而堅小而厚

馬四年雨齒五年四齒六年六齒成七年右一齒缺八年上下雨齒各一齒缺九年上下齒缺十年下雨

馬四年雨齒五年四齒六年六齒成七年右一齒缺八年上下雨齒各一齒缺九年上下齒缺十年下雨

宋楊道學一為歷陽法曹遺呂榮陽公詩云雨綠紅郭外田山澗水澗欲寒天...

宋東楚湯屋字君載輯靈鑑云近世龔聖子先生身長八尺碩大美...

吳立夫稱翠巖作文宋瑞陸秀夫兩傳類選因陳壽以下不及又有題翠巖古...

朱竹垞謂靈巖南進士者南唐周文矩刻石格於京楊裴設色為之至龔高士...

宋末一僧權道衡入市鬻印一方酬價已定觀而取適龔高士至以十五緡...

元楊元城著山居新話載陸樞密君實撰張郭州世傑詩云曾聞海上鐵斗...

葉公政字克明元至正甲午以浙西幕使轉餉鄂陽與丹陽東子章會飲于...

子及君適至啟子章手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千...

溪集有蔡公政還金辭序辨葉淮人國初宣政院都事李實之子翰林直學士...

宋濬溪作王先生毅小傳云昔者山陽殷子通以儒術教授里中人...

洪武二十五年刑部尚書楊靖一武官鞠之門卒檢其身得一大珠係屬...

善也其人藏珠必有所以獻以國他人是一珠起去獄靖有陰德于人...

甲 過山陽縣傳德德少入城幸總兵官顧仕隆第大年庚辰八月北旋...

張士生學舉已鄉試第二人傳其納卷時日方過午耳乙未成進士...

青陽吳宗伯七雲與少時久客于淮與先祖處再公及劉公再祈三人...

如許離情半語無十六年來雙鬢短三千里去一帆孤家還有母非遊子...

為不願其富翁欲以女妻之先以年庚付一術士推之術士云此十惡大敗命翁以情告術士曰試易之何如因將生日移前數日而時于亦易通局俱發矣翁乃付其往讓叔子以手推之曰是某人也遂成姻任杭州太守妻受四品封叔子年十餘年諸子將為母稱七十鳩先期辦葬人笑止之某日非其生辰也因述其故家人皆驚蓋稽氏父子為所給者四十年矣

秘叔子為李太虛作圖影賦數千言秘叔子地負海涵刻畫殆盡李示超洞門心李叔則各舌極不下極美眉間一寸守杭州清介愛土四壁蕭然風雨不蔽都有好古之士必折柬招致

金道洲人望今關中長武著鈕玉樵書云才到鵝船剛一月欣傳鯉葉歌賦生平感舊雨之新捧新詩之湖海鴻寶雁旅曾經十換星霜盡骨肝不啻重逢笑語沾青衫而欲濕是誠何心指白水以為盟

悉惟執事粵自君袍方綠予服猶縹緲馬之上鞭中多瑣事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詎料儀不下秦總由勞費瑣何生亮都付荒唐悲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斯時也江邊煙艇尚插旗嶺上烽烟渾如霧縹緲萬里既地老而荒荒在昔三年往風悲而日慘兼之欄來債債半葬于快懶邊邊去琴書

行吟于汨羅江畔辱落侯之招簡問生涯原是之無窮賦語以飛翰操丹鉛何工四六節備書之辛若一歲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通亡百劫猶留殘喘謂斯人之不死意希榮念垂白之在堂奉甘唯難爰束帶

而重贈三殿又極感賦謝之觀下階書而分列五方補止五人偏處蕭瑟問關之地潘輿未送毛機還征一至于斯亡無日矣願長武者割邪國之一隅當邊陲之三面驛驛而罷于奔命歲餘而苦于頻仍地

大如丸封肉者此物居門唯穴當窟者何嫌昔僕憂生于瘴癘今則坐敗于信科望之未解者一也憶彼炎疆十二城哀居首俯茲馮瑞三十長瞻之在前豈難口之福難銷畢竟因差果錯迺酒後之羞旋至

大似谷實鐘鳴望之未解者二也願有詩焉大可怪者羅池樹鏡柑越感而仍丹南服陽生花未春而盡茶餘客話 卷二十一 七

紫雲女擊荷包飯水無遺汗之時荷客頓箸莫地有不死之草夫何三冬衣葛未聞范叔啼寒頓易五月披裘應被嚴陵叫屈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處而言以及風土人情之變真堪發人一噱笑我

長貧者矣借見入姓老米三登迨弟入秦豆芽兩頓庭前朱荔偏開歲而方苞江上秋風甫時而不見今者一望川原百年幽地無兼味官廚以剪非為豐饒之嘉蔬土人以烹葵為誣將使公劉羹藜飯即

稱於金中聖仍是贊嗟乎噫嘻來日大難居者不易沈沈夜杯如送鐵撥清澆種種顛毛伯聽銅琵琶裂謂飽口遠擲着涼之調我則何人奉張燕公富制誥之才卿其雅匹胡為淹滯尚爾卑棲謫尚長懷

仰叩高誼走七百里之使者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銘感入骨口總難宣本同學之少年竟一官而老聖明在上望吾見于掖梧亭柏之問局踴躍容當論我于寒柳關榆之下道洲題堂柱曰

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孤風七月天未幾以受代誣誤去計其時止七月耳

李公凱任鐵嶺縣丁母憂歸准入關時待秩扶柩日行百里已未以鴻博徵授翰林官開學經筵講書理明詞暢當時謂不減范祖禹一生清節不名一錢門無雜賓嘗語門人云孟子為卿于齊終不受祿君祿

且然况交際乎守身若此其嚴而彭史以傳食為泰高竟至比于禦人之貨孟氏守身之言可知今人取與不與多援孟子交以道接以禮之說以自便其私豈不謬哉

鹽城宋滋菴 有詩才給高孝子望親履 福徵詩以褒之孝子父高特勳宿遷諸生崇禎甲申開變即棄家去其兄求之數年不得久之聞海上賈卜奇中兄往卜之云當即相見察其情狀即特轉也強之

歸生一子向友一日短衣持雨蓋出不知所之向友長成數十年無消息遂望親樓于桐嶼山中每遇過客輒詢訪聲淚並下宋經其地異之紀其事而繪圖焉 金章字玉立善花鳥對發枝幹與夫飛鳴態度率有生意設色最鮮麗今淮上亦未見其傳本馮仙漫稿

輯繪寶鑑采之又杭州人金章亦善繪竹今人多誤解 馮調鼎清河人順治初進士著辨物志王阮亭稱其議論多發人神智癸酉秋余寓清邑兩月徧覽無有知是書者

新豐星號茶坡饒子著渡河集園再彭號飲牛曳著谷西堂集張養重號虞山逸民晚白廣南歸賦一柳子冠父號椰冠道人先是丁亥秋有三子秋心之刻與化李小有序之小自稱虛天游

李吉文時謙初為瀋安推官歷樂陵瀋城二縣有清白名推卸史端方廉毅潔中推為正入前後疏凡數十上皆切于吏治民生陳澤州王阮亭皆以師禮尊之引疾歸杜門不與外事後特旨起為陝西觀察使

令速赴新任人言促裝會陝西大飢出監賑務孤介不名一錢未幾卒將軍督撫以下往弔遂苦滿庭至無舍宿之具成揮淚買棺而歸其喪于淮關公之初歸也以言事忤輔臣頗有扼之者返里後不見一客

守令偵何履侵侮之公概不置問及當路者誅特召起用兩臺敦道道邑令某懼其日三至門悔罪之狀至卑屈公相待如初若無前隙者

劉六皆先生官刑部時與荷氏衛爾錫 同居一巷交好至密荷氏以黎苗變得罪遣戍黑龍江十六皆為經書行李歲時餽問不絕逾年召還後復派修高加堰六皆亦歸淮矣白首如新交契篤篤及病

作孤苦無依倚一日願張石紅綳修云吾始不起當指六皆作身後計即由真浦寄至寶園尚能飲酒盡數數日有瘦六皆經紀 身之具其口唇則業為殯堂冥交令人增友誼之重嗚呼一死一生乃見

交情如兩公者可以維世風矣 海邱先生遺書惟四書釋地三續宋商邱刻于吳門校正困學紀聞馬秋玉刻于揚州其尚書古文疏證孔廟祭祀末議孟子生卒年月考則里人醜金刊之最後其孫學林刻潛邱記此外如日知錄補正

茶餘客話 卷二十一 八

服註毛朱詩說續朱子古文疑宋劉邦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皆未刊行潛邱記乃先生未定之書零碎碎紙投入一箱拍館後家人與計待食草併入箱中學林不知挾持將他人往還手蹟及陳

言神語戲之詞悉條舉而削刷之破玉並陳大失潛邱面目予嘗刪存于之五六卓然可傳不朽又徐健著管轄國潘邱緒論一編曰國氏碎金皆潘邱書局中辨論之事今無傳本又博湖掌錄一書吳山

夫少年時猶見抄本予尋之二十年無有知是書者王漁洋解其博雅精核于錄其盤谷一條辨李愿非西平子亦全鼎之一也附錄于此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公在京師作送李愿歸盤谷序序言蓋

不挂朝籍者安得如唐書李愿傳所載乎一也退之有慮郎中寄送盤谷子詩和歌云昔尋李愿向盤谷當又在貞元八年退之未第前故得入太行訪隱淪是時西平尚在愿安得隱此二也又和歌云開緘忽

勝送歸作字向紙上若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推與賊則知序作于是年冬蓋愿嘗隱盤谷茲來遊長安不得志故序曰送歸豈得如傳所稱勸伐乎三也貞元中濟源令刻此序盤谷石上後書云昌

黎韓愈知名士也高懸之賢故序而送之此當日擊其事者僅稱之曰賢無一語鋪張其人地也李愿傳最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開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注國考最傳德初韓愈項有功即所謂有功

時也下距貞元已已歷官三十九年矣安得如序所云耶五也退之貞元辛巳冬尚在京師參調明年始授四門博士唐人最重官爵安得與歷官三十九年者雁行曰友人某耶六也愿傳澤澤而政其又云

結納權近官皆賂賂顯其人如是安得吐高輪俾退之而壯之七也西平洮州臨潭貞元七年辛未以臨洮未復請附萬年詔可是愿當為長安人安得于濟源之盤谷曰歸乎哉八也此見于居易錄所

稱愿非西平子前入亦曾論及而未有如是之核按漁洋北征日記云頃讀李川父嵩清集遊盤山記稱愿行實無考愿即西平長子唐書有傳川父號博雅何疎于考證如此云云蓋彼時玩事尚未讀潛邱

生未得科歲兩考預附三等其姓名不入新案遺衣頂項下以趨甲頂錢乙混作實在之數隱隱報部十也觀此十弊當日學政一席殆不可問賦有守者所不就待講之不顧宜矣魏環極賞其學使書云以處女之自愛者愛身以嚴父之教子者訓士可謂當頭棒喝

黃蘭處民部 居京師寓家園積水到門願其堂曰半山山後有疑野亭朝爽樓前對西山後清波映翠花水之盛而池之北北於亭歌樹不斷遊人泛舟竟夜忘返賦詩者甚多惟張文端公一首尤傳誦耳

席帽山人集有題論淮安朱安撫詔詩九鼎沸莫止大廈傾莫支太陰初陽不得燭下土小龍望望聞之陸六合掩泣向北去孤臣憑城尚南顧也知天命有所歸忍為生靈貨生路當時不死良為此至今人說

乘秋正打門附錄原詔書云一本上 皇帝聖旨諭淮安安撫使朱煥據陳楚容臣與朱安撫同年又有通家之好自戊午歸順之後不相見者十有八載今王師用伐諸道並進數內一路領運清河河將士攻取淮東未附州郡切恐城陷之日玉石俱焚臣子故人情分不容緘默且彼所以嬰城自守者無他原其本心但未知趨向之方初無執迷抗抗之意今大江南北西至全蜀悉入版圖若蒙聖慈特發使命宣示德音開其生路彼亦時時變之土也當不以數萬生靈為念乎臣昧死上言伏候勅旨准奏命遣使持旨前去宣布大信若能時時變之可保官忠慮在城守禦其將帥同謀歸順者志不殊此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至元十二年七月漢兒字書

宋楚州東漸民張商家官好施與務濟貧困不取人之報年方壯遭亂流離骨肉散落獨與一僕羈縻於射陽湖中乞食以活為賊所掠求貨不得轉於大木之下將生食之已到股數僕既脫矣見之勸

茶餘客話 卷二十一 十一

哭而出身身護護而拜曰此是我主雖本官最令赤身逃離尚無飯喫豈得更換財貨如欲飽其肉則又瘦瘠願將我以待之賊雖嗜殺亦為義所激問言嗟異或解帶縛并傳去且遺以錢帛道紹興中淮上安定高歸里資產尚餘百萬債亦存高以弟待之張氏子弟悉事之如諸父見夷志

金純字德修泗州人太學生永樂十四年任禮部尚書十八年扈行在道封山陽伯見禮部志稿

陳灝山陽人舉人嘉靖十年任禮部尚書其子見禮部志稿

楊景西孝廉有魚鱗金剛數千頭皆異種乃以其名品為八魚詩一朱魚二墨魚三文魚四龍魚五虎頭魚六水晶魚七魚八睡魚

金漳山先生令山陽修邑志以吳射陽撰西遊記事欲入志予謂此事真偽不值一辨也按舊志射陽性敏多慧為詩文下筆立成復善詩書雜記數種惜未注錄記書名惟准賢文目載射陽撰西遊記通俗演義是書明季始大行里巷細人樂道之前此亦未之有聞世乃稱為評道之書批評穿鑿附會金舟大旨前冠以成道固一序而實為長春真人秘本亦作偽可喘者矣按明部志謂出射陽手射陽去修志時未遠豈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說撰列己名或長春初有此記射陽因而行義極誕幻詭變之觀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國志三國之有演義觀其中方言俚語皆淮上之鄉音街巷巷弄市井婦孺皆解而他方人讀之不盡然則出淮人之手無疑然射陽才士此或其少年校檢游戲三昧亦未可知要不過為村巷童叟資必求得修鍊秘訣則夢中說夢以之入志可無庸也

夏履以珠湖伎有殊色工輪札與貴人倡國意無所屬崇禎癸酉國古古相過于水閣拈花分韻遂定盟焉別既久夏以手書及詩寄古古促其來時聞以身世懸軍中原多故會中中止履以怨不勝會有彭城木生者為作押衙歸于如巢大夫古古聞之作楚姬行中云彼美人兮水之隅竹閣垂簾夜讀詩顏色絕

世而獨立願自憐掩鏡泣才為衆始身無歸苦此依傍者兩線細說行感忽未平余亦和之楚歌聲又云則我胎我辭壽筆筆上手書跡宛然封將破有私記來還不審何時寄遞舊家但數言恨多願作千餘字含吐再三句重迭讀到傷心堪痛絕是夏詩當亦有可觀者殆不無楚川尋春之感又王葵園淮

校委楚蘭色藝傾一時有吳生者善鼓琴無志仕進樂詩書好飲酒家日益困窮一見稱賞音每至數沽酒擊飲金盞典衣釵以繼會割淨清開磨于淮有以爾名聞者吳生真知所為爾曰小別耳母恨遂入後堂歌曲奏楚蘭房之譜劉離武人亦知愛文墨紫青籍園亭花木水石窮極土木而牙籤錦繡插架連

牆以爾容辭閑雅有林下風今典清秘之氣吳生待之無消息侯門深海自分蕭郎一日澤清率師渡河幕府空虛蘭席卷珠玉玩好挾數婢妾泛舟射陽以爾相吳生來往還海曲流寓浙西數年事定返淮仇

儂終身家以素封

陶萬明號震黃大河術人為道士有俠士之風克賓客與大夫賢而有文章者遊爾古古訪之放飲雄辨

微岸不能下乙西古古自下邪馳至淮為當事盡戰守策不聽古古所借皆河北壯士魏瑪精利鄉人屬目疑之計不知所出萬明知之曰公以爾離離至此不以為義忍目為戎首乎悉移乘戰車中未幾還

撫謂古古不應逸去同寺有道士呂真李見古古事不成勸之浮海言勞山多異境服氣辟穀者往往往棧焉不然效仲連蹈東海而死何必僕僕為古古不能用其言

密溝在宏治間妓館環列有泗州何氏女誤嫁婿家人門察其非良自刎死有司題旌建祠表其貞女題旌本非縣志及祠內無其事

孔平仲泛漣水詩舊有石刻真偽不可知予在安邑訪之已無此石詩云漣水二十里清淺為我性傲風不復極天水相與淨秋香入崖柳晚食依漁艇彷彿會稽遊而湖似明鏡

茶餘客話 卷二十一 十二

宋內膳字國器為程人有從沈文伯乞裝羅樹碑詩云楚州淮陰陰陰羅樹霜露榮華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為有北海背荒碑雨後蝕苔藓尚想原本傳東吳見容齋四筆是宋時真木尚易得也

船尾淮山青未了馬頭隋柳綠相迎南來章句字伯成梁之子

新唐書列女傳山陽女趙者父盜鹽論死女詣官訴曰追飢而盜殺死耳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為官所賜願服依浮屠法以報即載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宋時楚州有官伎王英英喜筆札學顏魯公書蔡君謨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其佳梅堯臣贈以詩云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特靈頭魯公體見隱居詩話中郎孫謂君謨

南宋張弋字彥發河陽人著秋江煙草內有楚州絕句云落帆停鼓湖頭度因循到楚州柳下人家

曾識面笑求新句寫妝樓盡贈伎之作

茶坡鱸魚歌云淮陰近日鱸魚美不待秋風常出水市南市北何處多釣臺西去枚生里細鱸銀白如

銀入饌充盤妙無比當是淮水所產近年不復出矣

淮之方言曰紉棉紉腸行步響也雲溪友議崔淮吳楚狂生嘲伎詩云布袍披覆火燒靴補生襪履

接縫更著一雙皮履子之棉紉腸出門前

沈氏家談山陽一女巫惑其伯氏數白黑棋手中問之其數悉合更漫取不數而問之則不能知

其數此正邵子所謂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也哉丁卯周夢園檢討齊中酒為扶鸞之戲紫坪年十四時供

果中有西瓜子紫坪漫而問之亂筆曰三八之數開筆數之則二十四枚也復問曰仍前數數之則

三十八枚復問少許問之曰仍前數數之則十一枚漫取不數而亦能奇中豈邵子之說不盡然耶

唐肅宗本紀載楚州獻寶玉十三枚元寶應全日田縣名本此一日黃天符其製上圖下方近圖有孔

戊辰有得以入貢者 御製詩云方水生瑤璫雲英靜似映載防安可喻添樂得曾無猶見先王制如達
君子憐何須檢唐史附會認天符

茶餘客話

卷二十一

十三

茶餘客話卷之二十一終

茶餘客話 卷二十一

茶餘客話卷之二十一續前

山陽阮嬰生著

治河之議自漢迄今無一勞水逸之方宋金華嘗謂大禹治河之後無河患者數百年以其自大區而下
北過澤水至于大陸橫為九河同入海蓋河流分而其勢自平也今河合於海東南以入淮使一淮受
黃河安得不潰今黃河以北古道形迹尚存因而相其地勢濬為支河以達平原直沽等處既可殺其合
流衝決之勢又可收其灌溉潤澤之利而北方旱澇之災亦因之可免云云是九河故道明初尚有遺蹟
可循也近日形勢更難復古則專主河不分流之說矣

宋河渠志趙伯昌言唐顯慶使李承相捍海堤是承前建常豐堰于山陽又于鹽城海門建此堰也常豐
在山陽東南

于穀山云吳王夫差濬通江淮以窺中國後人以淮水低漚水高故立堰以防之防漚水之西入淮也舟
行必度是堰方入淮舟謂之北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即今土壩之所始也周世宗南征以舟師自淮入
江阻于此堰乃毀楚州城北老陂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始達于江

秦不華為禮部尚書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王白馬致祭河神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
做宋置撥濬夫用輕江節鐵掃濬泥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屯田其事中履見元史本傳補
齊記云江深五里海深十里河之患在不深耳

潘公印川 荒度修堰時夢漢關侯手書四字曰結敵入主且命老兵持帚以示之公覺而思之曰掃
掃也其命我東掃掃石乎試之而其流遂斷黃浦堤下陰雨輒聞聲聲居民云此蛟龍宅不可動塚成忽
中夜雷電交作挾以風風望見黑烟排空而去比曉土窟中白骨爛然在焉就視之巨龍獨角其顛骨似

茶餘客話 卷二十一

牛而長廣倍之其角似龍之火帝而稍差差抵之枯舌時以為雙龍避公戶解云見王文廟碑石所作公
事詳楊于臣淮安府兩朝實錄備載亦載此云係萬曆七年二月十八日申時事潘公及巡撫侍郎江一
麟聞于朝王元美為作蛟龍亭記王堯載詩曰馬沈沈吳練練青龍蛟骨楚氣銷即指此事

百川歸于海復何歸翻梅莊所謂河之源尾闈是也彼尾闈此泥丸委之委即源之源此源即不釋之
談也乾陽生于坎水坎水生于天乾坎水同一氣一動之後遂成天淵故水歸東海化為氣海之潮沙氣
之升降也此知源者之言也

濱者獨也以其獨入于海故江淮河濟皆以濱名今以一淮而受河濟之全安得無患乎朱竹垞詩云只
愁四濱江河合坐使三吳財賦捐南徒之勢隱隱可畏也

下河一帶地名范公堤自呂洪至徐濱連數百里環繞數十場外捍海潮內護鹽河民田利至溥也保
宋張胡二公所築文正不過贊成之蓋范功在社稷故天下之善皆歸焉近議洩下河之積水開范公堤
但堤外鹽戶燒鹽之所淡水出而鹽課場內保百姓耕種之地潮水入而田畝淹非盡善之策

或謂知象緯則可預識河之為患曰坎為水為月月中庚若龍形負之則洪水滔天大江四星在尾宿之
北其星明大則天下水災明而動則水暴出江河溢若角則水沒城郭月與熒惑太白及客星流星彗星
孛星有一犯之皆十大水禍津絕又天津九星在女虛二宿之北九星明正直吉石氏曰天津復水宿
天津亡江河為患又曰一星不見津梁絕三星不見江河決百川溢更嚴天船九次東非四瀆水位則
天時地利人事之紀思過半矣

河自古稱域羌中大嶽石山東北至冀城東西郡縣礪石凡行九千七百餘里而入海口帶堯八十載
禹治河功成至周定王五年當魯宣公七年凡一千六百六十餘年而大河東徙宿胥口改北行為東行

一五三

田政多沉水底後來太守如衛我思許青村文山姜禹門諸公皆留心民亦援例請採或業食佃力或借幣分年歸款第委之佐貳承辦有名無實不似前湖之工歸實濟不虛糜然有其舉之尚可知流不涸近更淤塞不通一遇雨水盛大雖開河經旬出水仍涸滴不出開運年運河平處拍岸涵洞亦不能久閉去路壅塞而來源滾滾將有以田爲監之慮

涵洞從前民充科首自爲修築汛兵洞頭往往私毀婦士盜拆鬼臉暗挖堤跟以致突塘漏水責令本家賠修于中取利詭陷需索盜竊每致糾首傾家蕩產視爲畏途後大吏鑒此弊改令民捐官修至今稱便惟是啓閉之間關係匪輕不容髮歷來河頭洞差衙書役本官備水不開水多不開當道不及待之時不得不飲飽飽盡役之怨其怨既繁然後開閉一次僅止數日仍復阻撓勢必三日一飲六日再飲無有窮期此農民大害也惟是廢飲之後爲數漸減其意不遂當望水之際則涸滴不流遇盛漲之時則開版撤萬畝秧苗數日盡死昔湘潭陳澧洲先生督河時每于農忙時疎書聽民啓閉無緩須臾八字揭于管洞懸示聽事前來行我思太守亦隨行之衙公舟過河堤必親身抽查出其不意聞有暗留穴隙半啓半閉者嚴治其罪管河官仍記大過至今尸祝之

大河衙本屬疲敝而二三兩帶兌運蘇常漕米拮据尤甚其苦有由查於丁運一船每年有添補篷桅繩纜竹席等用約需銀百金重運船水身工需銀四十餘兩沿途涉江渡黃提溜打關停淺起駁需銀百金回空身工並能水食米需銀五六兩統計需銀三百金所領額款止漕銀六十餘兩其餘應領行月本色七十五石獨大河衙不支本色每石僅折價三錢共計二十餘兩總計不足百兩雖抵填後有應領餘米並賣夫差餘等項然抵打茶是似介毫無所剩雖歸場後應領銀七兩二錢然較應用之油麻工匠等費難敷十分之二三入不償出實迫完公漸累漸深此致疲之由也更有屯田一項原給運丁完

茶餘客話 卷二十一 四

賦養家查大河衙屯田散在淮海二屬各州縣全係低窪沙瘠之土而河湖形勢變遷其田半沉水底非江蘇揚州淮安江西湖廣等衛土產稻者可比甚至一船之田散在三縣運丁不能親身料理每年每船領賦二十餘兩間獲微收不敷輸納或遭刁佃或遇歉歲徒賠籽種糧粒無收再查輪造一船領額大料銀二百八兩運年木植釘灰油麻等價數倍於前查江與等帶有續夫銀兩兩洲等帶有工使銀兩惟大河衙領正料銀外別無餘款且新例船式又比從前闊大而所裝之米仍係前數造費徒於往昔而運費未增于今茲較之他帶實屬向隅雖漕臣百方斡恤日夕焦勞勢不能使行月收給本色又不能收回屯田照江與等帶每船給南屯漕米三十六石初議更張多格成例一經部駁計無可施上年楊尙書欲將大河二三兩帶照鳳長等帶之例將北兩帶併爲一幫裁汰原船之牛所有裁船米石令現存之船加裝北運仍有餘米其意甚善查蘇州各幫船隻均係開大每年所裝船口俱未滿足即將大河減船之米酒派加裝則裁一船可省一船行月而聚丁加裝即多得一重五米較者不致復疲而疲者亦漸有起色惜有其說尙未得行過午尙書故

唐開史載藍田貢冰車防雜林國僧言本國海島水多凶或苦如劍發投水中者惟淮波載海而渡味甘色澈愈病析醒以爲常若彼國或一歲息則貢則淮水不至

唐開史載咸通初有趙宏者任江陰令以折獄著聲譽刑已皆以雪冤獲優考至于疑似時傷之案悉能以情偽辨之時有楚州進陰農者比隣相讎以豐歲而貨殖焉其東隣則拓地數百畝資錢未滿因以莊券質于西隣貨籍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實本利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首以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契書期明日以餘資換券止隔宿且得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緡明日覽餘緡至遂爲西隣所拒不認矣既無保券又乏簿籍終爲所迫東隣訴冤于縣迫勸無證訴于州州不能辨東隣不勝憤懣

茶餘客話

卷二十一

江陰之善政乃越江密訴于趙幸趙以地遠逾江無計以慮東隣曰此又不得理則更無由將經宿召前日計就矣乃召捕盜之幹事者數輩至淮曰有聚賭江盜按驗已具其問惡相濟者爲西隣某令請械送至此先是隣州條法持刃截江無得藏匿至擒以還然西隣自恃無未嘗至則趙感聲語寇狀囚號呼曰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日所益多金銀錦繡非農家所有汝宜歸舍之產以辨之西隣意稍開謂皆無之且不疑東隣之越訟也乃言有船若干解送客某甲納算者袖絹若干正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隣贖契者銀若干件匠某殺成者越天喜即再審曰法果非盜江者何爲誣東隣八百緡于是憐憫所死

蕭山進士邵士令山陽康熙己酉冬蔡殿撰計借過淮以鄰人往拜邵批其刺云查明回報蔡怒大言去邵亦不之理明年蔡及第以扇寄詩與邵曰去年風雪上長安驛路誰憐范叔寄語山陽賢令尹查名須向榜頭看構障其深後劉師事介人始爲解紛其釁乃釋

漕督施公世綸于康熙二十九年任淮時漕艘往來不能應期近寒守凍旋了甚以爲苦世綸嚴則運弁扣之弊俾族丁早領趨運以免稽遲新漕過淮坐北郭解船至即驗其米色好醜盈虧皆親身至河岸令開船船排視與族丁面諭不許屬吏武弁等從旁窺探舟行既速而族丁得免一切需索撞騙之費過淮畢輕舟而北止帶書吏二人弁兵十數人共乘一小舟不許坐大舫以絕賄貨納贖之地小舟令前行公船在後隨之每日端坐船中用小冊詳識晴雨風候及水之緩急淺深測某艘某日應至某處不差刻公船先行遇有水淺難行即預度某幫船重了賞令先備刺船以待其至如是偶有遲奔因私運運而藉口風逆者公檢冊示之弁各驚爲神明一年以後漕艘往返皆寬豫無欺期公深悉食了之弊皆運弁因以爲利管漕各省運艘有前明隆慶萬曆舊名至今未另命者今無故改命非股丁被割力不

能運即另有謀僉奪艘之人皆運弁高下其手期飽私囊其日例已運之族丁其罪小其挾搜未運之衛民其罪大故于報命未嘗者立杖轅門耳前示衆三四年間漕政肅清軍民安堵船無疲可民無金報按期運衛衛官員無不兢兢安分漕儲善政至今人猶戶說不忘按公字文賢號澤江漢軍機黃旗人靖海侯項之仲子少多疾長好讀書年二十六任泰州牧有強幹名康熙二十七年 上命大臣勸視下河水道從者騷擾供頓公自其不法者立治之衆皆帖然於是年夏運漕作亂後援兵過境主兵者不戰沿途騷擾公具糧道旁而令民各持一挺列而待親身押送有犯者立擒之官兵過境不敢肆志次年 聖駕南巡廉其狀擢揚州府謂此江南第一清官也旋調江甯有女巫以邪術惑人白下婦女多信其言吃素念佛公至立杖斃之會丁憂去郡民人投一錢建雙亭于署左右名一文亭康熙二十九年卒年六十

李貞甫九龍德州人順治間由工部郎官晉清江廠船政廉潔自矢材美而工良窮了無力供造係累者盡釋之復修清江書院以遺士

漕督耶北軒在淮時頗嚴明山陽令韓燾不悅于監司以病乞免耶對留之逾年即卒韓入哭慟絕遂喪一日曰善人云亡吾安所恃三日謝病去北軒爲東撫耶永清之子兄弟皆任督撫將軍

斯文製輔字紫垣治南河履歷大議著有成績可謂名臣然好新奇之論創非常之舉如車過十字河一事幾陷民生于魚鱉幸 聖祖明燭其害毅然不行其議自高堰之南車過鎮起至高郵又自高郵至白駒場入海自西至東築丈五尺高堤一長河運河橫貫其中形如十字于交界處四面建四關以時啓閉取土三百里外估工三百萬兩幸 旨令督撫會議並令土著之人公議彼時淮揚兩屬官于京師者侍讀喬萊石林編修李鎰山陽檢討卮象隨山陽給事劉國祚後 御史卮象隨山陽中劉

茶餘客話

卷二十一

之明證也

康熙五十年以前山陽府學皆二十餘名五十二年胡學使始開外縣一二名或此有彼無此無彼
有嗣此山陽每科漸增十七名過廣額則二十一二名實因兩衛無學商輅奉裁之故不備為文風僅
劣人數眾寡起見不然一百餘年之久六邑生童之多孰不知府學為公共之學豈有甘心虧損獨一
縣久不爭論之理况歷任學使一視同仁亦斷無偏厚山邑之事乃近來外邑生童味于向例紛紛投詞
妄希多撥此固不足呈辨但恐久而漸忘其所自當事亦不暇致詳為其所惑故筆之于此以待留心
梓者

衡籍歷官兵部則則入民實故明舊制 國初尚有行者吾鄉徐山孫先生在督捕侍郎例得去其籍
先生曰畏衡籍者畏充丁耳得一矜斯可免存之馬子孫有畏而懼學卒不請去當時迂之明商邱侯太
常執蒲司徒恂之父也可徒任兵部侍郎欲去成輔太常曰若人盡以為苦如國家何若吾一人以為辱
如祖宗何送不易

城東劉伶杜康橋皆好事者巧為作合供詞寄游燕之地往見有蔡疏云詩傳雅詠先歌既醉之章
有詰詞特謹德將之訓湖湖流傳既遠而古今風味故同酒星在天醴泉出地舟中之斛三百市上之
價十千爰有飲中八仙竹林七子或沉或酒或醉或醒或醒或醉或醉或醒或醒或醉或醉或醒或醒或醉
在而劉家之故巷猶存閱歲久而年深為風侵而雨刺茲欲樹豐碑之七尺剪棘茅建祠宇之三楹崇
基為石俾千秋相傳為盛事願一時共濟以落成

前輩集中多有池旬閣看紅蕖詩題劉水心詩云續粉掩映斜陽後雨前紅未已青荷縮縮出紅槍
野望迢迢晚煙遙則丹林綠樹滿湖園幸未之秋與友人攜酒同遊但見沙塵高下黃茅白草一望
茶餘客話 卷二十一 八

無際耳六十年中變易如此
雍正年間清會魏公廷建育嬰堂令准商及各官紳道官員每年捐項為經理之費時任太守彭年先
生里居魏公教請堂理其事先購楊羅祖入官圩田部價一千兩先繳一半魏公旋內擢而各省糧道不
復更捐商捐助亦停止楊田沙漲豐年止收租一二百石所欠部價五百兩微無出任公訪聞廣慶齋
歸入官地地五百畝 值七八千得此可充堂用適有 旨入官田房稅撥入地方公用任公呈請准將
廣慶齋請戶部撥歸堂用其楊田則變價繳部先奉部駁以此案係戶刑二部同辦不准是時揚州太守
以資邑係楊羅祖撥入揚州官廳堂起而相爭任公竭力籌辦得准軍先行復查戶刑二部部中初難之
繼乃請准乾隆初年淮安太守李公詳詳准關每年捐銀八十兩查部定例有此二項撥發之費始允前
後經理皆任公之力也

國初淮郡三城園亭山莊著名者甚多今其遺址皆不盡存後來名流所居聞見于詩文者其地亦多無
可考以予所知者略識于此 斬雙星茶坡之茶坡草堂在新城河北園牛車之谷西堂在新城東門
張養重虞山之古澗堂 劉勃安昭華之綠草草堂在駙馬巷 陳階六之鶴笑齋在南市橋 劉金事
詞卷之思園園中有黃山在茶橋茶巷 閱修齡再彭之谷西堂金石皮黃樹軒在新城又一蕩蕩影
閣歸巢門在平河橋之西岸又西數里為飲牛州堂 張翰存吏部教文檢討之百花廳在城北門內
依綠園在蕪湖中有雲起閣曲江樓最宏闊 黃甫及鴻財閣岩以察之坊閣上開梅花在蕪湖 徐
山球侍郎家南門大街其華平園有容園園在郭家墩 邱曉戎侍講之南齋李貞洗馬之西軒玉
藥亭皆為梅園之一在西長街 倪天章之一軒亭 張四水之澹園 杜首昌湖軒之湖亭在蕪湖
有探勝亭如室天心水面亭在湖中亭亭花水之盛 黃翁給之梅花堂之滿塘 萬年少之溪東

茶餘客話 卷二二

村居在河下又西兩所堂在北門之西岸又南村即馬驛處 馬孝廉西塘之清溪軒不離草堂在陸興
寺塔南 徐動盈之橫秋閣高臥飲白雲堂 張力臣之符山堂在清江浦 樂六舞之益園 姜水生
之愚園 邱日菴之東里山莊 張赤岸之竹堂 許念中黃門水風軒南樓在八字橋 程徵君水南
之菴菴在伏龍河即其菴處 程爽林孝廉之雅莊小人在城東非外 戴海夫之昭明齋在蕪湖
之怡齋在四長街 楊雲征之南村軒堂在府學東 楊廣文淇益之大椿樓博士孝廉景西之隱山
房老樹軒皆在南門大街 沈厚學之移菴堂 崖鴻之香水樓在湖濱 陳曾餘明經之隱莊瀟碧
亭在駙馬巷 吳子通橫山之天笠齋海雲屏陳陳敬之淇園 徐日取之北山軒堂 劉萬寶風吹兒
弟之竹葉園酒軒堂 潘春民之蓬閣書屋蓬萊仙舟在陸皮橋 陸觀察密卷之月洞孫竹民之素
園皆在北門內 周徵君白民之清來室止止齋在雙刀割巷 高明經思亭之亦愛園均在丁光橋
先嚴翁補先生之宅在新城之西宅西有水園南有山園曰冬青樓樓軒軒經堂修竹廊自吟亭古
香樓松石齋凡十餘處又夏雪軒堂在東村藍邱軒堂在南莊 先天夫子壬申歲移居城內西北隅家
塾東曰臥業齋西曰七錄齋為兄弟讀書處勺湖草堂則水面數椽講學論文之所其春風亭勝香齋
星魯頓亭皆門弟子所增葺也

邑中舊有亭樹為名流履所頻到而不知為誰何之居者亦職之東溪草堂一派亭臺菊草草月浪亭
青來園庚白堂岸堂如如居
水經注城東有兩家西者即漂母家也周禮數百步高十餘丈音漂母食信于此淮陰王下邪蓋投金增
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即信母家也
明初定都飲酒門局之詞與詩令之詞此教老之義也會典載實介以致仕官為之非科貢正途不准
茶餘客話 卷二十一 九

預此尊賢之義也又會典載民間社會有官者不得坐無官者之下又官同則序爵同則序齒若庶人
與貴者以官相見云云此貴賤之義也
鄉飲詩曰高年有德者居上座高年清篤者次之蓋清篤已別于有德者則不消不篤者可知其不專
尚齒更可知已若不考德望而專取高年則妖人市夫亦盡頭無地無之登之資德實有徒非先王
制禮之意雍正元年奉題天鄉飲酒禮特命禮部監禮以為常其慎重如此可不博考典章而泥于不
學之說乎今年淮安太守趙君聘舉鄉飲廣文官撰儀注多杜撰標前標後皆不說 三代選老之禮遺
不可考祀所載考亦誤人擬議之詞東京西周仿而行之未必果三代之舊也後周以于禮為三老中禮
南向而坐帝立于兩側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設饌至親為祖訓謹食畢帝設爵以酬此禮也經之
文而不達其意者何也古人之席以東向為尊實師祭祀皆正東向之席惟人主立朝則南面為尊耳今
也以人臣儼然南面而使人主立于其旁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方向也禮曰投坐不立投立不跪
古所謂跪即坐而膝席耳今也以人臣偃坐于上而人主跪于其前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坐起也
且禮有時而情有禮古今異便不可強同古之人君立而聽朝今有立者乎升車者立而乘今有立者乎
東京以相為三老備者讓之誰何人哉讓以不經之禮尊之陋亦甚矣宋儒學無根柢不考經制徒取
其能行周禮而究禮章制度不亦悖乎
明會典禮部志稿云庶民以禮為先後致仕官序爵同則序齒至親族則不得論爵 洪武十二
年令內外官致仕居鄉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其于外祖及妻家亦序尊卑若違則設別席不許坐
于無官者之下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許答禮庶民則以官禮禮見有優者論如律此有明之禮亦
未盡善

君子之居也清濁太分則市井切齒其賤不別則士類騰騰雨師諺云鄉人叙坐以齒雖貴為知大
夫其居鄉亦皆謙退從厚曰鄉黨莫如齒攻之一命齒于鄉其命齒于族三命則不齒于族矣况鄉乎
此吳郡都穆之言而于謙未備予謂鄉紳士庶同輩中各為叙齒可也苟非其類而亦以齒尊之不幾于
失禮乎藍田呂氏鄉約曰非士類者不以齒宋人講禮呂氏舊家斯得之

顧氏家訓言江南風俗二親若在每至生日常有酒食之事無數之徒繼以孤露其日皆為供饋饋
樂不知有所感傷程氏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傷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朕生日世俗皆為歡樂在朕
則為感傷奈何以幼勞之日更為歡樂乎泣數行下臣皆為之涕泣予謂父母生日為子者承歡戲娛
集僚屬賓親介社堂上乃人情之常或父母在堂值己生日藉是稱觴一室之內博老人一日之歡亦未
為背于理若值妻我病體之餘生而自為蓬弧稱觴之樂事雖有所不忍矣吾淮鄉紳之家皆守門法無
背理逆情之舉後因山右新安賈人禮英至淮山鶴亭利未與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鄉俗值己生日
多招賓侶以為門庭光寵近來本地之屠沽兒尤而效之而新安人于父母已故者作冥壽明符錄籍藉
口祝嘏益所未安聞昔有行賄信傳八十生辰以飯一盤一卷為壽而作偽曰今朝是我娘生日
別起佛前長命燈自米自炊還曰為娘壽得一員俾此僧可謂孝子士大夫愧此多矣

淮鄉新婦姑資進數豆其姑命之坐坐罷歸有轉席之禮白香山詩云何處春來好春深
婦家青衣轉 去時錦舖一條斜站與轉音相近殆其遺意耶淮人聘婦珍幣之下必瀝以茶更以瓶茶
分贈戚友按品茶錄稱茶樹必下子若移植則不復生子故俗聘婦必以茶為禮蓋因有取云云是宋
時已有此俗矣毛西河集稱淮人嫁娶用大西辛壬癸甲四日吟云只盼辛壬至臨作千年歡何
惜別離此只在四日間此初時有此俗今則無之也

宋趙學字叔平初寄濠水軍都守召至門下不數年叔平以館職守濠水後守名其所居為約隱堂石曼卿
有詩云熊飛清渭遠何轉龍臥南陽去不還年少客遊今都守蔚然疑在立談間叔平在官如不能言
然陰以利物者為多時議比之劉寬劉德
淮俗志以嚮嚙向客此亦有所本禮記少儀云尊壹者而其鼻解曰以鼻向君見惠自君出也鼻初也
向君則嚙向己

淮郡有耕無織王申歲離右趙文山太守慨然以興利為己任延蔡松男婦數十人以教織始于府署
堂以設局轉移候祠中城外婦女就學者數百人輸織式類示條約規模粗具迨以是冬最移去
織守者不任事因經費不充遂廢而遺之嗚呼與千百年未興之利豈易言哉

山邑地畝有京田時田之分丈量往往不清據邱和記云京田一項實時田四頃一十二畝四分四釐
時田一項實京田二十三畝六分七釐三毫京田之大如此實時食貨志六尺為步百為畝陸陸江
湖散人傳云有田奇十萬步自注吳中以二百五十步為一畝大小懸絕陳恪勳公 年尹淮日詳免增
丁文云查得康熙四十年編冊原缺了一萬四千九百一十三丁缺了銀六千四百一十七兩後丁足而
銀缺其故何居查山邑歷年水患百姓逃亡是以缺丁甚多三十年編冊前任朱令以上著無丁可增乃
將淮城北寄居買人戶及山西與徽州寄寓之人編為附安仁一團因其流寓不便多懸每戶止編銀
一二錢所以丁幾足而銀數尚缺至三十五年後重家營河決西鄉六壩水冲逃亡甚其西橋對居流
寓之人各還原籍及附近各戶又畏代完逃丁亦相繼逃去于是人去了懸反累里甲包賠所以四十年
編冊時孫令因逃丁缺額將幼丁數數編入尚不能足仍有包賠之累並未將重則改為輕則也今部駁
疑改重則總因三十年編冊之時時買易流寓入戶止以一時人丁足額而不知貽累無窮及銀數不足

上經部駁止限云下屆是額其知水患額仍逃丁日甚不准減丁安能足額今四十一一年地丁錢糧均逃
捐災民因少錢逃者不能歸返死者豈能復生部駁難為補補伏乞俯察丁足銀缺之由及不能
增徵之勢懇賜題達均荷洪慈

邑令觀風季考近日久無是項予少時見邑令公 縣猶履行之今閱陳湘潭淮海文翠有季
考學文錄之足規治淮不同俗也本縣校課文武生童各卷簿書之暇逐一披閱或濯濯如三
春柳清涼清新或蒼蒼如百尺松雄奇曲折或自成矜峙蓬蓬玉于豐年或獨著清風濯濯禾于餘歲粉
披瀟灑治足神怡羅列珍奇良難計數本縣細細校課定品評除總案時示獎賞外合牒貴學照牒
移事理俾集諸生於本月望日齊赴衙齋共為賞析將閱過各卷面相輪定非敢分甲乙之次第即以下
午未之聯登榜各懸匾聯以誌慶

徐節孝祠凡數處自宋迄今與廢不一惟治東一祠存耳考始建祠者為宋守苗仲瀾與趙康州祠相
鄰俱淮縣治之東所傳世惟忠與孝訓俗知所止一語是也後漢並呼為忠孝祠郡城東觀風門外二三
里許有先生老世及先生之墓後人即墓所建祠明代初修不鮮潘應龍先生詩出郭未嘗下車瞻
光指此祠也萬曆中曾于司李淮安增高墓墓行祭于祠又以先生故居在縣治東復即其地建祠自
城中祠成而墓祠漸圯今治東之祠未始知宋守苗公所建之舊墓否但舊與康州並祀今與陸丞相並
祀豈以康州移祀文節配其張右史故此以承祀節孝歟又按淮舊有忠孝書院在東門外遠接御史
費尼寺為之祀徐陸三公于中具胡侍郎忠孝書院碑記今亦不可考矣吾淮在宋之季年遭兵燹最酷
數百里內幾無雞犬殆定以後朝廷不復遺將改想州為淮安軍但遺廟之而已故宋時世族竟無子遺
迄今宋人之有後于淮者惟節孝先生及張孝忠二家而已甚矣忠孝之澤也

元世祖取江南渡黃河無舟夜夢一老曰汝要渡河隨我來引之手指曰此處可渡遂以物記其岸及明
至其處傍有一人曰此處可渡爾夢中語世祖曰你可先往其人先行大軍從之果渡既平定欲賞其
功老人曰我言貴皆不顧但得自在足矣遂引之為蒼刺擊與五品印機三百戶以養之見元編 山居
新話 子元城

旌德佛像在淮安最久唐太宗貞觀間自江左至淮至宋太祖乾德間復往江南蓋終唐之世皆在淮矣
按釋迦如來初為太子誕七日母摩耶棄世生初利天佛既成道念母恩遂升利天為母說法感
國王欲見無從乃刻旌德為像自健遊尊者以神力鑿三十二匠升利天諦觀相好三返乃成及佛返
人間王率臣庶自往迎像忽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為摩頂受偈曰我滅度千汝汝從實日利人天由
是飛歷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歲六十八年涼州一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左一百七十二年淮
安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左一十一年至汴京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一十二年北至上京二十年南還
燕京內殿五十四年燕京火迎還聖安寺一十九年元世祖迎入仁智殿十五年還于萬安寺一百四十
餘年其後復居慶壽寺一百二十餘年至昇平及成慶壽寺災奉迎于龍峰寺至我朝康熙癸卯迎入大
內距佛國王造像之日在周穆王五十二年辛卯至今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凡二千七百九十二年淮城
西北隅龍興寺建于晉大興二年而盛于唐西南有浮屠名燉煌塔一云尊聖臺即供養佛像之地傳
錄載釋迦生子周昭王二十四年周曆紀則云昭王二十二年釋氏生金履祥因之修入通衢至今乃
以四月八日為佛生日

歲壬午揚州使重修天甯寺增置殿宇據其佛身貌小時龍興寺已成五藥師皆諸僧其私以銅
像三尊鑿三千金商人擇日來迎同學諸子聞之走告漕帥楊曉蘭先生先生大笑即草一札與曹使使

淮郡有耕無織王申歲離右趙文山太守慨然以興利為己任延蔡松男婦數十人以教織始于府署
堂以設局轉移候祠中城外婦女就學者數百人輸織式類示條約規模粗具迨以是冬最移去
織守者不任事因經費不充遂廢而遺之嗚呼與千百年未興之利豈易言哉

云建廟以安佛也今其舍數千年之舊居而寄託于他氏之舍非佛之所樂且新佛占其上座將...

故佛子何地買佛之名既不可居供佛之誠亦不可阻莫若移此金于淮郡重修龍興寺以安佛聖功莫...

郭家池即放生池又作王家池在龍興寺後唐時極盛清南詩城碑十洲烟島路寺臨于頃夕陽川彷彿...

似之然不可考矣以予所聞于前輩父老之言國初時龍興寺中屋宇尚有千餘間環水皆處北接放生...

池大慈閣每歲後至王正廟內外列肆櫛比門雖無舍無尺寸隙地貨物山積百戲具陳端午競渡亦然...

而沿池四面竹籬花圃樓閣歌館夕笙不絕厥後日就頹頹竟至寸瓦無存于乾隆乙丑始歸里...

門壬申移居于城西北隅相距尺咫每當夕陽在衣人影落水徘徊荆棘五磔之中惟見三金身高聳十...

數丈卓立靈表各懸坐一石極上頂一簪紫斗笠圍遮半面東顧結縵于佛項自肩臂以下則任風...

吹雨淋矣石礎下有翠豕窟處予與紫坪暇即往遊十日凡五六至至則持鞭道以爲笑樂三冬湖凍...

水壑每與胡賓南于高兄弟以五片擊水爲飛隨之戲忽忽將二十餘年矣國古古遊放生池詩云綠市...

綠市千屋影隔溪香靜百花焚彼時猶及其盛也劉水心過放生池詩云僧曲曲曲臨池清官樹行行倚...

郭我今皆無有

路史天地之初有渾敦氏者出爲之治注云即古又云按地理坤鑿龍首人身今成都淮安京兆皆有...

茶餘客話 卷二十一 跋

茶餘客話 卷二十一

十一

十二

此其下品者名爲首頭今人自名稱黑頭虫也或謂標虫蓋盤古之後三皇之前皆標形焉...

城東紫雲宮前高阜俗傳爲程較金墩或爲較金墳在其下按唐書較金名知節爲峻州刺史卒贈益州...

大都督陪葬昭陵安得填于淮耶舊志載宋紹興十年韓王築城掘地深丈許見有棺埋銘云唐程...

節節墓又云遇其則破其信然耶否耶予聞康熙末年城東楊氏住水巷口因治屋掘地得一小石碑長...

尺餘有字云口宮旁一行云臣程節奉勅監造字畫類顏柳此石尙存楊氏家文學楊存德爲予言...

之意知節墓曾有事于淮宮外即後人或指其登臨憑眺之處而名之耳數墳音相近久而消泯遂造...

爲新王事以寔之

宋葉少穎著遊錄錄載楚州紫雲宮有一小軒人未嘗入一日忽見壁上題詩云宮門閉一入函凭欄...

茶餘客話 卷二十一

十三

入道以音聲而爲佛事現化此土如李之進三碑蔣之奇所傳三十六化近是而水母之事非也方水...

初李湯知中陽物出焉語詳于福地記又山海經云水獸好爲雲雨禹鎮之軍山之下其名双支斬...

宋時江京城外東南有張太廟祠至元豐中光獻太皇太后祈請有應加封爲嘉應侯京東州郡處處...

有祠頗著靈異按江京遺蹟志載侯姓張氏淮陰人稱爲張舍人死而爲神諱于東嶽主幽冥死生之...

江京以東皆祀之號張太尉祠惜不載其名不知爲何代人

李修言才性兼通善清時李霖襄化龍督河濟甯同里同年修言以霖襄性儉欲調之還官致書幣...

附百金託市油脂供養用盡產盡也霖襄謂使云汝主後房人霖襄須不足供今加買百金付修言...

吾發書矣而置之油脂脂竟散而無用

茶餘客話 卷二十一

十三

淮之清江浦金龍四大王廟碑碑姓謝氏兄弟四人紀綱統緒皆少會稽處士緒最少年向未與言心...

之金龍山宋亡日夜痛哭陰結義士以恢復不可不爲遂赴水死題詩於石曰立志平生向未與言心...

事付東流淪胥天下憑誰救一死千年不休其徒問曰公志決矣他日以何爲驗緒曰黃河水逆流是...

吾報報日也後明太祖與魯子海牙戰于呂梁不利忽見雲中有天將揮戈驅河逆流元兵大敗帝夜驚...

聞其姓名夢寐生靈服前謂曰臣謝緒也宋祚移沉淵死上帝憐我忠念爲河伯今助軍人破敵吾願畢...

矣次日封爲金龍四大王以精宮居金龍山段又葬于其地故也此施恩山集所載較詳于他編也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有楚州秋聲序讀之想見謝時慷慨情形志未載于前局中見之則錄于此

歲乙卯重九山陽謝侯景瞻率部將佐擊寇于漣水堂之北以修葺馬故事于與寓目焉是日也...

天清風柔樹壘不驚于蹄赴場合奮勇馳戰旌旗如也午整午亂合驟驟如林而馳如山而重...

如蛟龍超騰翻倒煙雲而下上飛星流珠奔迸明滅擊擄擄有未得而移移風也馬事已角紅刀架

水曹清暇

錄

飛鴻堂藏板

此為汪君初發刻起再校之本其四卷十
四頁有圈字下小注云已發改十五頁有已
挖去黑板四字下小注云已發挖印汪君手筆
也然則卷首所鈔先一序墨氣甚流
動而紙色與原書相印其印克寬之墨
跡歟

同治六年丁卯清明日百馬貞楸識

水曹清暇錄 序

序

皇上聖聰稽古文治光昭近復開日下
舊聞館凡勝蹟所留遺人文所蒼萃
嘉瑞所滿蒸見於紀載者罔不蒐
羅而備採則夫官斯地者固宜隨
時隨地攷金石訪闕遺一筆之於
書以補竹垞所未及也秀峯七姪歲

書萬卷廣覽博綜著述箋註不
下廿餘種公餘出水曹清暇錄
序於余、惟都水司昉自周禮夏
官司險掌設國之五溝五塗而
其道路魏尚書有水部郎後魏
北齊有水部屬都官尚書隋
初為水部侍郎始屬工部唐

龍朔中改為司川天寶中改司水
至德初復舊前明洪武間乃至今
名觀鄭谷寄賈嵩詩薛廷珪
授溫緒制有謂貴為金馬陸之
文昌則清署之雅稱餘暇足珍昔
何遜兼尚書水部郎范雲稱其
含清濁中今古張籍為水部負

外韓文公與相友善善史推其善詩
文及書翰行草今秀峯精吟詠工
篆籀博雅之聲著於遠近癸巳春
皇上開四庫館搜訪遺編秀峯以
秘笈獻曾仰切

恩賞古今圖書集成海內傳為盛事乃
以水曹公餘綴成是編職守之所

闕固已體諸身垂諸後而連類附
書紀事提要既不盡于水曹要必
考証確鑿洞徹源流非同于四
部七錄之所謂小說家者心誤以
水故常清才浮於事故多暇
余於秀峯賢姪所著初菴詩存
四十卷文鈔四卷以及所選歷朝詩

髓古文輯要諸子粹言部尚未窺
全豹而於是錄已知為輯舊聞所
必欣賞也因叙而歸之
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中秋月
愚叔存寬拜序

序

都水官昉於西漢少府甘泉
上林三輔皆有之而劉子政以
護三輔都水與校秘書故其
名特著魏晉尚書省始置水
部郎至唐定六部請曹水
部實居十四日之殿而東
坡有詩人例作水曹郎
向居斯職者世多謔羨之則
以何仲言張文昌之故豈非官
以人非之故乎
深初庵先生
新安山水之邦擁書百城專

水曹清暇錄

序一

去撰述及合香部署之務

暇又蕭然鉛槧不云手請

告南歸宴坐錦潭山館觴

詠之樂不減朝川以游吳

出所撰水曹清暇錄屬商

訂其體中今桂龐氏文昌雜錄

水曹清暇錄

序二

而間及時以詩詞別又並能改

齋茗溪漁隱之長洵所謂才

大矣所不有也水部今稱如

劇之引趨直畫談句稽握

算也昔日不暇終而初庵行

所至事游刃有餘且復留心

掌故通言必察識大識小是補

孫子心朱錫也請之於朱

備蓋由根柢深厚自在流出

故不以事之繁簡而或妨其有

作之功當其抗志希古悠然

有會視八極令僕不足以易者

水曹清暇錄

卷二

好而後之讀是書者又將後以

備水曹故事都水君之名其

將不專美於西京矣夫

乾隆五十有七年歲在元默因

敦二八八日嘉定弟錢

採手



水曹清暇錄卷一

古歛認莽汪啓淑述

都水司執掌天下海塘河渠橋梁道路織造船

政藏冰器用關稅之事凡水利日灌溉其竹木

卷帙以時修其閘壩礎淺堰圩隄防護蓄洩以

備旱潦舟楫礎礪不得與灌田爭利灌田之不

得與漕運爭利役以農隙凡鱗介荏蒲之利聽

民取而薄征其租凡道路塞其坑坎凡橋梁日

舟梁日石渠計工力而創修其大津不能梁者

水曹清暇錄

卷一

官給舟人量其大小難易而食之凡船有日糧

船日茅柁船日江山船日明堂船日河馬船日

河糧船日塘船日麻陽船日茅蓬船日使客船

日六撓船日小木船日戰船日哨船日船卒船

日趕緝船日雙蓬船日唬船日快哨船日沙船

日八槳船日柳船日浚船日拖風船日平底槳

船日紅船日花座船日槳船日擺馬船日八槳

哨船日六槳船日四槳船日大艍船日京報哨

船日巡船日小艍船日巡江船日水艍船日釣

船曰艍船曰艍仔船曰烏舩船曰黃快船曰紅馬船曰宜樓船曰仙船曰便民船曰杉板頭哨船曰小船曰小巡船曰快哨巡船曰海哨巡船曰雙蓬船曰大船船曰六櫓船曰兩櫓船曰四櫓船曰八櫓船曰一櫓船曰急跳船曰快槳船曰船艚船曰舳舻船曰快馬船曰樓船曰救生船曰座船曰站船凡數十種皆會其財下諸司核其成造修理斟酌多寡久近勞逸而均劑之凡織造誥敕制帛移江寧織造辨

水曹清暇錄

卷一

二

理而慎節之其藏冰以備祭祀以給各署解炎之需至于表匣厨櫃各處應用器皿皆屬本司成造移送各關木稅報銷查核有無短少刑關抽分差遣等事

營繕司掌經營興造之事凡直省城垣廨署倉庫營房皆歸稽核至於張家灣木稅及琉璃窑黑窑廠皆所司焉

虞衡司掌山澤採捕厲禁陶冶銅鉛採取東珠及軍器軍裝之類

屯田司掌管防護各省古聖先賢陵墓祠廟以及東陵西陵寢歲修工程及木柴煤炭等項本部各司員陞遷公費

宗室塞爾赫字慄菴號曉亭又號北阡季子官至少司馬酷嗜詩與蒲城屈梅翁長洲馬授疇交契所著有曉亭詩鈔四卷今錄其最佳者數篇以傳之車遙遙樂府云采蓮莫剖心剖心傷懷抱伐木莫爲車爲車馳遠道寧辭閨閣寒但恨顏色好日暮獨徬徨修途漫浩浩安得夢中

水曹清暇錄

卷一

三

身化作輪邊草春暮放舟惠河詩云吹袖涼風起白蘋荻芽蒲葉逐時新頻看烟景忘陳跡近識鳧鷖是故人草色踏殘隄上月柳陰閒息夢中身愛他呱呱長河水不遇桃花亦問津次韻胡雲村九日詩云泐漉霜氣兆嚴冬客子衣裳孰與縫耐冷青松矜晚節妬花紅葉勝春濃西風斷續橫空雁遠寺蕭條隔浦鐘誰念江南老桑苧吟肩瘦削聳雙峯柝聲詩云一响嚴城閉迢遙遍九達清隨霜氣迥繁雜漏聲移思婦未

眠夕寒蟄已斷時頻來驚短夢不管夜何其荆
卿墓詩云身入虎狼國心空百二州壯懷生死
外易水古今流白日澹將夕行人去不留採蘋
向寒渚孤種野花秋

宏善寺在東安門外前明正德年建兩壁有禹
之出畫陳奕禧書畫鶴賦今已剝蝕惟賦幸得
顯親王摹勒上石尙存寺中可揭

刑部北監乃前朝鎮撫司舊地有老槐直幹參
天相傳明椒山公手植

水曹清暇錄

卷一

四

具瞻亭在禮部川堂後蓋題名碑亭也明桂洲
夏相國言銘云奕奕乎亭巖巖乎石迺築迺構
以磨以勒其勒伊何名氏爵里其構伊何蔽蓋
風雨匪石弗久匪亭弗固適觀厥成顯晦有數
茲石茲亭庶幾永傳名實昭昭百世具瞻至今
尙存

慶豐園在東郊王家莊離大通橋八里至元二
十九年建設主事一員以司啓閉嘉靖七年於
通州置郎中一員遂裁主事之缺

文信公祠在順天府學西明初北平按察司副
使劉崧請建然是儒者像正統間順天府尹王
賢奏易丞相冠服景泰中賜諡忠烈至今歲時
祭享焉

寶坻縣有古石幢康熙十八年幢忽傾碎內有
銀匣一具長五寸許窄二寸中藏佛牙二長寸
五分重修時仍納幢內

後門鼓樓定夜每晚擊鼓一百八聲盧溝橋兩
邊石獅共計三百六十八個

水曹清暇錄

卷一

五

漢軍高其倬字章之官至大司農所著有味和
堂集頃偶披閱因摘最佳者錄之其效溫飛卿
體曉仙謠云明星出地月墮城白河斜掛西南
極丁冬細漏咽殘響蘭缸短焰青熒熒陸準翁
孫赤龍子夜看真圖倦朝起身輕夢入蓬萊官
弱海三千一杯水七曜迴光照玉堂倒持北斗
傾天漿綠華舞落玉條脫醒聞墜地響鏘鏘半
尺瑠籤報天曙宮女起收仙掌露通侯更拜白
茅人歲星却入中郎署其客意云客意全同倦

馬慵鄉心更較濁醅濃年年雲岫虛前約處處
天涯有去蹤雨氣且從滋細草鶴倩只解憶長
松連朝旅榻延新爽頻夢灤東水外峯其曉過
長新店詩云歲鼓催年急春風破凍遲山容明
遠雪柳意靜寒枝客黯傷離後村喧上集時鄉
心重無那前路有青旗頗有唐人聲韻
皇史宬有大蜥蜴長約四五尺風清月朗之夕
常出遊焉足跡大如飯盃故成中無鼠患至今
尚存

水曹清暇錄

卷一

六

馬柳泉賣子嘆云貧家有兒貧亦嬌骨肉恩重
那可拋饑寒生死不相保割腸賣兒爲兒曹臨
門一別何時見徧拊兒身舐兒面有命豐年來
贖兒無命九泉長抱戀卽木石腸吳兒讀之應
亦憮然陶柴桑云此亦人子也願役人者時留
意焉

工部節慎庫前有捧日亭其亭額相傳爲嚴嵩
所書至今尚存

固安縣內奎星樓東簷磚上宛然有一手跡相

傳爲魯班遺事云見樓勢欹傾以手按之遂留
跡焉

查浦輯聞載 國初諸大臣乘輿呵護雙藤擁
扇丙戌戒輿藤惟擁扇丁亥禁扇背燭籠題銜
壬辰冬聽乘輿呵殿藤扇俱如故近時大臣雖
乘輿設雙藤然不擁扇至各部曹咸乘騾車并
無掌扇燭籠筭輿矣

良鄉縣去順天府西南七十里漢時名廣陽唐
改固節亦稱鹽溝又名澗溝東南數省入都之
咽喉也

水曹清暇錄

卷一

七

山西翼城縣北鄉石姑山上有巨石相傳昔時
龍女入此石中故縫有莎草長數尺云係龍女
之髮天旱梳之輒雨虞衡司郎中孟氏補亭爲
予說

松鴉產熱河狀似鸚鵡而稍大毛色深絳翅尖
點翠尾黑畜久亦能學人言語

西華門內宏仁寺元人劉蘭所塑三清像頗奇
古外城西南隅聖安寺殿壁明商喜所畫亦幽

幻可翫

西頂住持釋實濟號蓮後江蘇某縣人通禪悅
工詩曾見其和文衡山落花詩十篇頗清新漫
錄其四於此其一云奈可穠華便索然骨空如
繡影綿聯非關瘦骨同寒月大抵春光總逝川
達者自知香草外賞心不著綺羅前翻憐未了
盈虛理將謂飄零又一年其二云綴將珠顆滿
雲叢一舞霓裳便曳紅狂蝶尙然窺色相靈禽
早已悟虛空講堂不盡生香雨古殿無人墮曉

水曹清暇錄

卷一

八

風閒煞上方雙檜影婆娑籠日寂寥中其三云
值此芳時景最幽綠陰無恙鳳池頭寒添鎖黛
三分恨暖趁飄香一段愁歌串平原心悄悄日
斜深院思悠悠風光不爲孤吟減腸斷春枝滿
月樓其四云空濛香霧杳無聲繡石參差疊滿
盈一片好風來席上半規淡月隔簾明短檠夢
破雖無意長笛歌殘太不情擬把高樓證千古
輞川圖畫屬柴荆
琴泉戴員外世佐同府休寧人也愛收書畫頃

過其寓出示趙松雪墨筆馬圖高房山仿米山
水文徵明著色疎林高逸圖水墨貓圖俱佳而
疎林高逸圖尤妙欵云正德庚辰歲秋八月望
後寫疎林高逸圖徵明後祝希哲題詩云聞尋
新句度前山秋老疎林落日間何處清聲奏
築空峻高澗玉潺潺甚愜予懷因漫識之

鐵選君保號冶亭滿洲正黃旗人壬辰進士歷
官吏部郎中能詩梓有虛閒堂稿一册雖不多
然頗有健句漫錄五字數聯於此其道中詩云

水曹清暇錄

卷一

九

寒砧敲客夢敗葉亂秋心沙連遙水白雲接斷
山青晚行山中詩云石形參魅影虎目誤村燈
漂母詩云百年雄主業一飯婦人功古北口詩
云斷霞垂澗沒隙月劃林來其樂府七古才氣
甚高

雍正八年正月二十日卯時有鳳凰集於房山
石梯兒溝山峯上高約五六尺尾長丈許五色
具備文彩絢爛竚立踰時向東北翱翔而去見
畿輔通志

甘茶老人鍾太安人蔣心畬太史母氏也壺德
素著兼工文章贈公非磷先生常出游太史生
四齡太安人口授四子書及唐詩以幼不能執
筆太安人乃鑿竹枝爲絲斷之詰屈作波磔點
畫日教合之成字以慈母而兼嚴父丸熊畫荻
備歷艱辛所著柴車倦游集不輕以示人余固
請於太史因得選十餘篇入擷芳集然美不勝
收漫摘數聯附載於此其游赤壁云一官團練
使兩賦好文章黃鶴樓云文字風猶壯江山氣
水曹清暇錄 卷一 十一
不磨采石磯云山靜羣峯定江流萬派喧金陵
云一片風流地千秋醉夢餘杭州云趙家孤屨
託錢氏土先還揚州云那見人騎鶴空煩蟻慕
羶真名句也
豐潤縣所製聚頭扇凡常行油紙面遍滿市肆
其佳品糊以高句麗鏡面楮繪畫人物五綵絢
爛扇邊竹骨亦嵌以象牙琿渠然極庸俗每柄
取值數金時人尙之殊不可解
滿洲正紅旗閩秀某有句云昨從玉輦橋邊過

荷葉香來不讓花成孝廉桂爲子述
南海子大關帝廟有大垂絲海棠二樹其身合
抱蔭廣幾及一畝開時渾似花塔修門海棠無
出其右愍忠寺誠不足道矣
正陽門前多買眼罩輕紗爲之蓋以蔽烈日風
沙勝國舊例遷客辭闕時以眼紗蒙面今則無
所忌也
除夕昏黃時取大黑魚一尾小者用二三尾煮
湯浴小兒遍體須七竅俱到可免出痘不可嫌
水曹清暇錄 卷一 十一
腥而另以清水濯濯如不信試留一足一手不
洗他時痘多出在不洗處此方異人所傳毋以
易而忽視之
元寶觀中有一栢枯瘁歲久長春真人耶處機
路過獨樂邨外起而摩之明年春其柯葉復生
鬱茂如故趙鑄有活死栢碑記
京師蘋果乾天津蟹脂雖能行遠殊失本來風
味惟哈密瓜則乾者反甜於鮮者
定西大將軍誠謀英勇阿公桂平金川索諾木

凱旋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上郊勞於良

鄉縣在京王貝勒公侯漢大學士各官皆從次

朝黎明 上詣郊勞臺臺中供得勝大纛對

天行禮諸王大臣將軍及隨征將士皆隨行禮

上御皇亭寶座鴻臚寺引大將軍等朝見賜

坐在京王大臣於東邊將軍并有功兵弁等子

西邊設青布幄卽本司所辦者各賞奶子茶一

甌禮畢回京

三河縣洵河紅娘子屢爲水患後鑿一石和尚

水曹清暇錄 卷一 十一

在永濟橋側酷肖僧形高尺許兩向以鎮之遂

得宴安故洵河又名紅娘子港

京中招牌有人戲集成聯者漫錄數則于此甘

露齋祖傳狗皮膏香雪堂神效烏鬚藥冬季諷

經秋爽來學立道堂誠意高香修德居細心堅

燭四世馬公道膏藥三代王麻子金針經蒙任

附槽道俱全通天蠟燭道地藥材裱背頂榻兌

換銀錢細皮薄脆多肉餛飩

居庸關又名冷陁卽薊門關在京師西北數百

里有彈琴峽壁上石刻西番咒語又有巨石類

枕刻呂黃隸書仙枕二字路最險峻曩訪張方

伯逢堯于第五臺曾經其地

太常寺有大蝴蝶通靈解人語翅長茸毛鳥雀

不能害皆呼爲老道宗室塞爾赫太常寺蝴蝶

詩引太常寺有蝴蝶黃黑相駁不知其來所自

五六月至八九月常飛舞於寺中人呼之卽至

扇上徘徊良久欲延之者告以門巷居址輒先

至其家不爽朝士多傳其事同人作詩記之詩

水曹清暇錄 卷一 十三

云萬里羅浮天一涯奉常清署夢中家誰教片

影隨風絮不戀濃香宿露花栩栩居然能解語

悠悠信可共餐霞冰霜尙有寒梅約未入離騷

莫怨嗟鹿泉趙君爲予說至今尙存

比部直隸司員外郎研畬李心耕室人楊鳳姝

吳縣農部楊大琛長女也工詩賦著有鴻寶樓

詩鈔其鳴鳳行甚高古漫錄于此詩云文德遠

被威鳳來翔昔巢阿閣今憩高岡 一 百鳥威寂

一鳴歸昌遨遊天際誰與頡頏 二 維樹有梧植

山之陽維竹有實生河之梁三解願爾周觀乎大

皇戰翼乎明堂德輝不覽昭嘉祥燦然華國以

文章四解休哉泰運邁虞軼唐和氣所感帝篤之

慶五解來傳帝命其聲鏘鏘祝我 聖祚萬億年

長六解其詠園杏一絕亦清雋詩云園柳陰垂弄

夕研小樓聽雨句爭傳數枝紅罨青林外畫出

江南二月天

內閣另有十庫以天干次目之所藏歷代帝王

及先賢遺像聞尙完好至辛字庫多宋元板書

水曹清暇錄 卷一 古

大率明文淵閣所遺斷簡殘編惜多錯亂遇有

檢閱則派漢中書涉手其橐鑰皆滿中書司掌

焉又有奇書一部凡人八字皆預算定判斷載

明證之多不爽惜人無由見之

癸未夏予客歐江偕族兄孚遐閒步經一木行

見有草書壽字板片云係天生色如霧跡得諸

深山中者細玩信非墨瀋惜未購得之

房山縣甘池在石將軍廟前池中產一目魚長

僅數寸每于清明節始出石穴游泳縣之西鄉

產石窩稻色白而粒粗其味亦極香美炊以爲
飢雖時值隆暑歷數日亦不餒

白河在通州城東一名白遂河兩岸皆白沙不

生青草故名卽通州至天津河也

史記淮陰侯傳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

斬徐廣注典客也索隱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

司馬也究未知誰是

鄒平張萬斛字幼量於長白山見巨黃石頗佳

以牛三百頭曳歸園中語人曰此似王大癡畫

水曹清暇錄 卷一 古

中物又嘗愛一竹根石大不盈寸根節宛然撫

翫渾不去手

江浙藏書家向推項子京白雪堂常熟之絳雲

樓范西齋天一閣徐健菴傳是樓朱竹垞曝書

亭毛子晉汲古閣曹倦圃古林鈕石溪世學堂

馬寒中道古樓黃明立千頃齋祁東亭曠園近

時則趙谷林小山堂馬秋玉玲瓏山館吳尺鳧

瓶花齋及予家開萬樓

黑窑廠與陶然亭接壤都人登高多往遊焉秀

水盛上舍復初九日與凌大亢宗登高有詩云
雨霽登高去秋空放眼清西山斜日澹北闕暮
雲橫縱酒成狂客銷愁仗友生不知故園菊籬
下幾枝榮縱道秋光好愁眉未得伸有情知望
遠無定是遊人花瘦江南夢風高冀北塵長吟
摩詰句佳節倍思親
吏部大堂藤花相傳嚴世蕃所植少宰右署藤
花相傳吳文定公寬手植

水曹清暇錄

卷一

十六

水曹清暇錄卷二

古歛詠巷汪啓淑述

謠諺時或應占驗燕臺新月令亦多確切然不
知誰所造演其正月云是月也厥店開瓜子解
悶喇嘛打鬼秧歌鬧于市自鳴樂奏闖將入夜
化為妓烟九訪仙和菜填倉冰始伐其二月云
是月也鷄糕祀日山桃華城笳鳴春香會攢印
冰盞鳴陀羅轉燈車賣豆塚土加溝始臭其三
月云是月也樂枝紅丁香白炕火遷于爐蘆芽

水曹清暇錄

卷二

十一

入饌蒲根肥黃瓜重于珍榆錢為糕蟠桃會靴
師報祖其四月云是月也民禁屠佛豆出芍藥
王于街茉莉出窖馬虎賣戒壇開酒肆臨池妓
攜伴了愿蘭蕙來其五月云是月也靈符發販
蒜有稅天壇摸壁官捕蟾城隍廟有市神盆添
水甜瓜始脆角黍弄丸其六月云是月也儀官
浴象象始交果子乾成棋子香海茄大于盆蝎
始孕壁虱臭桃奴出聞觀菓解其七月云是月
也蟋蟀居于市金鐘鳴學堂開青蒿結香瓜皮

鏤爲燈砧杵始惡寒衣成其八月云是月也彩
糊賣餅人祭兔鮮菓入窖渾酒熟焦色多于爐
蒲桃落架雙腸貫其九月云是月也青蠅癡染
坊賑乞花糕樹幟婦歸必返酸棗搗爲糕西風
夜吼地皮白炕火復燃其十月云是月也歷乃
頰鷓鴣居手蒲簾在戶羊始市咕咕入于怀僧
道課經荳腐凍山兔化爲猫其十一月云是月
也滑擦聚冰拖牀爲渡黃芽菜皮剝鹿角解遼
貨集土有禁苦菜食其根其十二月云是月也

水曹清暇錄

卷二

二

莽式演于庭聽眼出皮毬踢太平鼓伐儼枝登
架造化吃戲園剪庖丁爲上客

嘉興梅里鎮府庠生錢某年六旬外幕游三載
一日旋里忽有同學舊友徐姓來訪相見甚歡
煮茗談心逾時始別閒向諸子言及某年長我
尙爾雙錄可喜諸子云某已去世半載錢某愕
然曰世豈有青天白日鬼能到人家談笑喫茶
者乎遂親往徐某家探望果見供有靈座泣拜
歎息而返然亦無所害此康熙戊子年事莘園

沈君往歲爲予述

盧溝橋北有元太保劉秉忠墓明嘉靖中爲盜
李淮等所發墳石盡勒諸盜名姓官驗得之按
名緝捕無幸脫者

吳樹屏少宰女若華名瑛能詩兼工帖括著有
芳蓀書屋存稿頗多佳句其螢火一賦儼有六
朝風調漫錄於此其賦云當林塘之改夏忽雲
物之迎秋愁梧桐之急雨羨茵蓓之重樓聞蟬
鳴于深徑見蛙躡于淺流對明月而可倚乘涼

水曹清暇錄

卷二

三

風而佇留于是玉露初濃金螢乍聚傍燭疑消
依人如訴映虛牖而輕飛拂疎簾而巧渡訝星
落于簷階疑花生于庭樹旣乍高而更低忽如
散而復布弄雙影于池波撒于燈于谷路爾其
寒潛暑出暮起朝眠彩輝掩映冷焰聯延點綠
苔而並豔坐紅袖而分妍擬神火之宵照比明
珠之夜懸撲畫屏之小扇泛銀燭之前筵戀行
行而不返似去去以重還至于珠露將消銀河
欲沒嫋嫋曉風濛濛殘月自去兮自來乍飄兮

乍歇繞井兮如驚弄花兮欲竭惜夜景之漸頹
對朝光之將發更輾轉于簾櫳似再期于庭闕
豈如落霞飛後破鏡明初梁棲翡翠烟斂芙蓉
侵客夢而不熟穿林霧而如虛映玲瓏于楹外
紛的鑠于庭隅繞紅欄之曲折拂翠竹之扶疎
簷上流金依稀星宿案頭含玉點綴琴書比夫
紫燕雙飛黃鸞百吐向日呈姿銜花媚嫵弄滴
溜之好音拂差池之妍羽巢接葉而藏形託橫
釵而效舞並取力于陽和共爭恩于春雨雖出

水曹清暇錄

卷二

四

沒之惟閒亦形影之自俯詎若英連暮色彩奪
朝暉熒熒忽散熠熠成圍臨風不滅墮雨仍輝
跡未欺于暗室光常見于幽扉本無聲兮無臭
亦載止兮載飛隨昏明兮動息候顯隱兮潛歸
餘不勝載

山東鉅野縣西鄉比干廟前產無心草云能治
胃氣痛見縣志

頃周謨王侍御以令祖母楊太恭人父書樓稿
屬選詢知為邦溝昭武將軍孫女武功閨闈而

能好文且聞壺範甚嘉因選數篇尙有健句漫
錄於此紅蓼灘頭天欲暮青楓江上客添愁早
階前草色紫烟沒檻外花光泡露浮文選自有
白雲堪作紙那須采筆已成章雁字

盛京產樹鷄似雉而小脚有毛味最佳鷄鷄大
如鶴紅頰長頸而高脚

友人羅兩峯聘號花之寺僧考花之寺在山左
沂水縣周侍郎亮工有句云月明蕭寺夢花之

子在浚有花之詞阮亭王尙書分甘餘話云寺
水曹清暇錄 卷二 五

門前多花而路逕曲折如之字故名似不盡然
當另於梵經中細考也

四川石泉縣南門外有篾索橋織竹為索以十
股編成長五十餘丈狂風擺蕩泛泛如在波濤

中而土人往來如履平地
呂公堂在泡子河邊相近貢院鄉會試年赴試

者多祈夢於此相傳頗應驗
不借草鞋也不落酒器也不託炊餅也不聿毛

穎也不夜蠻夷地名也

閨秀方壽字蓬客號芝仙比部均堂方君昂之
女兒也能詩兼善丹青頃於比部案頭見其芝
仙小草中有詠海棠一絕云含烟泣露小樓東
脈脈無言始曉風好似沉香亭畔醉闌干十二
倚嬌紅甚有風致

刑部大堂階石上有血影如人形相傳是前明
楊忠烈公被拷處流血沁入石中所成

灰洞在涿州北兩傍皆高岡當中如溝車馬蹂
碾灰土即不發風亦終日迷蒙如霧如烟

水曹清暇錄 卷二 六

宋歐陽修詩論以古今諸儒謂來牟為麥者更
無它書所見殊不知毛鄭二家原有所據說文
來牟二字蓋取象形耳故廣雅以來為小麥牟
為大麥也

豐潤縣南關外玉皇閣元時建有六角石塔每
角安石龍一條成化中東南角一龍乘雨飛去

沙巖寺有十三級塔洪武中雲霧籠塔三日塔
忽飛去皆見燕山叢錄

晉法帖中用消息多調攝之意如云卿先崩甚

好消息又產後何似宜佳消息多消息本陰陽
進退之意猶言順時節適爾今則每代音耗字
施之矣

乙未仲秋晦日予偕筍河學士朱筠魚門主政
程晉芳瘦銅中翰張垣香涇明府蔣麟書星橋

進士顧宗泰草橋訪秋分韻筍河學士詩云乙
歲漸凋葉斯秋將畢令連車即西南清夢自求

雙城角三唐寺橋痕萬福徑草橋唐萬福寺橋也元改建碧霞元
廟元宮北偏輝清流西下淨古物有換移空光

水曹清暇錄 卷二 七

得兼併人非往時來游及今朝盛七人野閒步
一峯天際正芙蓉冷零落淪漣照華觀墓栢疎
可坐丹竈近宜請小睇桔槔灌旋樂壺杓聖水

部詩難期騎省字誰政編集辨聲響摹印閱名
姓清談興不惡溫克飲非營月黑漏欲沉沉深

巷愁弄低徊增昔懷倘伴適本性秋老勉言游
風聲從此勁魚門主政詩云城西荷招攜幽討

愜深願秋朔且更三荷柄猶舞萬一花為碩果
特立異柔曼時剩晚荷一枝草香供選坐稼熟幸操券

涼影落茶棚晴烟度瓜堰昔堅漁釣約今名猿
崔怨治屋擁書眠此念不忘飯衰遲慮弗逮棲
隱宜及健役從塵中行齷齪牀下巽取閒非偶
然得寸乃余寸波色蕩山光若為游客獻晚啓
最明軒空闊展談論尊疊皆樸拙風露絕纖嫩
因吟水部詩時讀秀峯近稿用佐金卮勸瘦銅中翰詩
云商飈逐運起四序以漸終訪秋幸未晚聯簾
如游蠶閒事亦頗忙早飯多匆匆選勝郊坰外
乃見西南峯草橋有積水不必江湖通浦禽小

水曹清暇錄

卷二

八

格磔疑是天上鴻疎柳十數株已遜看畫工殘
荷一兩點畧靦頰暈紅及今未彫喪霜信轉眼
濃人生無百年零落將無同時來矜智囊勢謝
齊愚公所以賢達人不敢居要衝歸路東道主
鮭菜堆盤豐明星出林未燈火飛涼蟲不復讓
三雅而俱拌一中秋窻漫歌歎街鼓又寒寒香
涇明府詩云索居意不適譬若轅下駒秋光引
游興忽落城南隅草橋不數里夾岸皆芟蘆老
菱戀柔蔓寒蟬抱枯株亭亭紅藕花一朶清而

臞賞心不在衆得此足勝無拂茵藉烟草淪茗
尋邨墟美景赴幽抱隨處隨人娛澄波綠可愛
泔泔疑重湖戢戢聚漁婢拍拍飛鳧雛沿流見
小艇隔水如可呼招之不我顧撥棹歌烏鳥遂
造偃佗宅一訪烟霞徒庭葩方爛漫選勝詎可
孤夕陽倏在樹暝色生吟鬚翩然賦歸去結軫
還郊衢主人釀初熟挽客羅梓孟玉山拚醉倒
不用旁人扶談深夜將半側耳漏滴壺明當屬
好事請續張爲圖星橋進士詩云出郭卽滄洲

水曹清暇錄

卷二

九

便覺心賞愜郊南徑逶迤十里晴烟接蔓草出
幽花修柯動秋葉潭淨波且漪荷殘翠猶疊
綠蒨草橋勝引紆游睫橋下通寒流清淺冒菱
菱遐情緬江鄉願言蕩小艇風來送餘善何必
茗與雪佇懷古賢者風流渺難躡萬柳雲已空
匏瓜露徒裒漠漠水田交輕輕鷗鷺喋此閒冥
塵踪遺趣尙可涉同懷荷招邀雜坐意逾浹天
澄澹將暮歸軫依斜堞開軒命金尊極歡醉紅
頰良會安能忘申歌媿妍捷予分得滿字詩云

丹黃參四庫全書第 2 頁

湛露淨蕭晨佳游清興滿招邀同調人脂車不
遑嬾一徑越西郊行吟恣疎散柳老惜攀援渠
清供漱盥小憩藉莎茵消煩催茗盃俄延候禽
鳴嬌脆勝絲管况多古招提禪扉隨意款境寂
市塵銷日午袂衣暖怖鴿繞香臺商飈揚梵瑄
移策過草橋瑟瑟渚蒲短顧影入激流搖漾波
紋緩遠樹曳涼蟬聞根恍如浣狎翫愔忘歸狂
思結高館少亦愛琴書先哲暮楊侃孽帶吐長
謠茅亭腹聊坦

水曹清暇錄

卷二

十

宋朱新仲詠王嬙詩云當時夫死若求歸凜然
義動單于府不知出此肯隨俗顏色如花心糞
土後漢書載王嬙原有求仍歸漢之事新仲竟
未曾見耶况陷身沙漠阻絕萬里之外焉能自
主且單于之子耽慕其色欲行胡俗豈任其跡
是迂儒之見也

俗傳凡人故後計其生年所屬或淡辰或踰二
旬云其魂復回家專鬼押之稱爲煞神有雌有
雄攷唐太常博士呂才作百忌歷已有其說而

北方信之尤盛且頗有驗

綠珠姓梁廣西梧州府博白縣人楊玉環本姓
梁父名維母姓葉亦梧州府容縣人生妃美都
部署楊康繼爲女楊元琰爲長史見而喜之從
康復乞爲繼女兩美全府而貞淫判然

蒲桃聞有十餘種而市中只三四樣餘皆充貢
予見過者數已盈十其一伏池公領孫蒲桃其
二黑蒲桃其三瑪瑙蒲桃其四哈密蒲桃其五
瑣瑣蒲桃其六綠蒲桃其七哈密紅蒲桃其八
水曹清暇錄 卷二 十一

哈密黑蒲桃其九哈密白蒲桃其十馬乳蒲桃
惟瑣瑣蒲桃可以入藥痘症內用

吳履字公之坦秀水新坊鎮人鐵筆高古款識
絕似何主臣考三字爲字者史記則有程伯休
甫又張天錫字公純嚴劉敬字中原父古時原
有之者

壽安寺在西山俗稱卧佛寺也唐時號堯率屢
更其名內塑卧佛二尊一銅鑄滲金一雕香檀
各卧一殿因如來背痛於雙樹間北首而卧僧

家遂創以新耳目寺有娑羅樹二株甚古葉如
 海桐苞類桐花夏初始放結子鮮紅可愛觀象
 臺一名瞻象臺在內城東南隅高百餘尺與城
 堞女牆並峙上有銅造璇璣玉衡渾天立運簡
 儀占風竿諸器蓋前明英宗仿元時製造其璇
 璣玉衡範銅為柱以龍承之懸儀于上如尺而
 首尾皆曲有二孔對孔直闕以候中星又有銅
 毬左右旋轉取法天象方函盛之其函四周刻
 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前明正統年銘臺下
 水曹清暇錄 卷二 三
 有小室中藏量天尺用銅人端立捧之北面室
 頂開一小穴以候日中測日影之長短中稱紫
 薇殿殿之傍有銅壺滴漏一器宏治十四年嘉
 靖二年皆重修整 國朝因舊製而加較准改
 造故占驗測量得無訛也
 北方多蝎時俗相傳春時雷始發聲默將衣帶
 作一結設遭螫時以結磨之便能止痛
 曩年西洋貢使曾獻奇草名僧息底幹譯為漢
 音名知時草歷夏秋始敷榮以手撫之則眠踰

時而起花葉皆然其眠起之候在午以前為時
 五分午後為時十分此從古以來未有之奇草
 也
 樊素小蠻人咸知白傅侍兒又有紅綃紫綃亦
 樂天青衣見野客叢書又谷兒菱角見白香山
 詩集又名春草者見劉夢得詩註
 乾隆甲申歲 內廷曾得人形人葆一枝重十
 餘兩肢體宛然有 御製詩紀之
 康熙十七年西洋古里國貢獅子虎豹諸獸皆
 水曹清暇錄 卷二 三
 畏之 詔廷臣共觀歸安嚴太史我斯有詩後
 逸去由京師出潼關三千餘里路只兩個半時
 辰信神獸也其詩云 皇帝端拱御八極坐開
 明堂朝萬國龍庭鯢海盡輸誠不貴異物貴明
 德爰有神獸毛羣王雄姿特兀金精剛產自西
 域筋骨異獨秉正色含中央銅爪鐵甲目如電
 左顧右盼生光燄有時哮呼發聲響歛山欽野
 林木戰騰躍豈受人羈縻張牙奮鬣形鬚鬣肉
 視罷虎孩犀象其餘瑣細皆紛披探微妙手九

齡贊百兒驚啼飛走竄何況盤旋親見之巖巖
最屬真雄悍吾聞 聖人有道四靈出百獸率
舞兩階側麒麟在藪白澤游懷仁效義無不集
當今 天子垂衣裳聲靈赫濯我武揚陳書旅
葵親虎觀奏賦羽獵罷長楊物無不庭遠自致
豎首雕題爭慕義臣妾贅幣理固然示以含容
非所利此物何爲來遐陬梯山航海多春秋豈
同白狼誇周滿何如赤豹歌韓侯置之不近耳
目玩長林豐草遠宮觀殺胎覆巢戒田漁懷柔
水曹清暇錄 卷二 古
服猛勤宵旰安得使之戰陣推前鋒虎豹股栗
長戈春征討不王戮後至河清海宴消邊烽
蹲鴟芋也終葵椎也落酥茄也此皆各處方言
之不同
藕塘施侍御學濂錢塘人愛書畫尤嗜石山其
寓中几案之上纍纍皆石山也然奇峭可觀者
實有四其一靈壁石高約五寸廣約三寸峯巒
聳削縹瘦透漏皆全其一崑山石號鷄骨片高
約七寸廣約五寸似美人舞態獨足亭亭其一

英德石高約四寸廣約八寸延袤迤邐絕類沿
江大山坡陀碕岸皆備左高峯上掛下石脈一
道恍如瀑布右小溪中又有石脈一線委蛇而
出宛然溪水巖壑咸具其一瀚海石高約三寸
廣約二寸有三四洞映帶有致絕類米家山勢
予每遇其齋必靜賞移晷
前明謝方石揮塵詩話云與李西涯齊名著有
桃溪淨稿盛稱其詠蛙一律腹聯云井底有天
從後大月中無地看奸雄但月中是蝦蟇非蛙
水曹清暇錄 卷二 十五
也按說文蛙蝦蟇屬本草蛙似蝦蟇而背青綠
色尖嘴細腹前漢書五行志武帝元鼎五年秋
蛙與蝦蟇羣鬪蓋蛙能鳴卽蝮蟻也周禮禁蛙
有官蝦蟇背圓腹膺背黃而癩不能長鳴截然
兩種何以方石竟莫辨也
近時宴席不甚重熊掌猩脣而獨貴鹿尾一頭
全鹿不過數金而一尾等之蒸熟片食飮盤甚
微形似豕脂惟味稍帶甜耳
新羅山在肅州之東仁和老畫師華岳自號新

羅山人然身未至其地不知何所取意也

登韻詩雖有其體然甚無味如溪西雞齊啼之

外亦鮮佳者惟杜工部鐵堂峽詩壁色立積鐵

於無意中得之殊覺奇古

予子婦陳氏胞妹瓊圃號鋤月仁和縣人善畫

工詩早寡故絕口不以文詞示人予於子婦扇

頭見其夏日有句云時花繞砌芳迎榻瓦枕何

妨隱睡鄉殊有幽味

為本猴名焉本鳥名不知何以借作語助辭且

水曹清暇錄

卷二

十六

古今人有以為名者更屬不解

水曹清暇錄卷三

古歛認莽汪啓淑述

乾清宮丹陛之下有洞名老虎洞洞上御街洞

中甃石為壁可通往來明熹宗曾于月夕與內

侍戲賸迷藏見天啓宮詞注

國子監彝倫堂前古松相傳是元許衡手植諸

生做紙每季例送光祿寺作麩袋

玉田縣城南五里產玉田沙其泉清淺甘冽沙

從地湧色白如銀攻玉者藉之以琢玉器第盛

水曹清暇錄

卷三

一

之必以猪胞若用紙帛雖數十襲亦漏

熱河西瓜有一種碧色者號琉璃瓦味最甜大

似哈蜜所產

協辦侍讀中翰張亦杖華萃偶以細故拂金壇

意勒令告病歸留別同人有詩十章槍刺典雅

可誦漫錄數章於此其詩云旅食京華闌十春

西垣長是掌絲綸曾陪鴛鴦誇仙客可許江湖

作散人臺閣規模雙眼闊師生晨夕數年親自

慙老秃竿徒濫去住臨風劇愴神一脫朝衫體

便輕思鄉不是厭承明竹竿雖許鮎魚上跋足
難追老驥行開籠鶴將隨意舞還山猿豈向人
鳴年來紅芍蒼苔句棖觸離羣折贈情文章敢
謂中青錢捧得名經已惘然韋杜但瞻天尺五
鯤鵬猶隔路三千澆愁常借他人酒遣興還吟
感遇篇最是排雲闔闔迥夢迷何處聽鈞天踏
遍東華十丈埃倦聽早鼓人蘭臺揮毫共藉書
生手調鼎終須宰相才貧極微吟渾似病門閒
舊雨漸稀來劇憐迢遞柴桑里松菊何人歲歲

水曹清暇錄

卷三

二

我天涯腸斷望江南風月秦淮我最諳新曲未
妨翻子夜舊人猶想遇何哉司空揣量三宜退
中散心情七不堪好向草堂吟賞處桃花片片
柳毵毵回首觚稜近五雲朋簪倏爾一襟分旅
懷拚作歸田賦家祭須焚誓墓文高致我慚陶
靖節虛名人擬杜司勳臨岐多少蒼涼感詩半
魂銷酒半醺
孫枝發劉必通京師時下製水筆名手也人肯
輸二三星易一牀者亦極純妙然不解縛滿鋒

羊毫一種

太醫院有古銅人相傳海中湧出者虛中注水
關竅畢通用以考驗鍼灸古色蒼碧瑩然射目
簡儀在澹象臺元耶律楚材率郭守敬造推步
索不失銖黍天巧鬼工迥稱絕技

白雲觀有長春宮卽元太祖命處耶真人者真
人號長春宮因是得名日下舊聞云元長春宮
有二一在太液池上引王惲清明日遊長春宮
詩爲據按元太液池卽今白塔山下池也至元

水曹清暇錄

卷三

三

間已爲禁地惲詩所詠多道家事元雖崇信佛
老之徒然不應使與嬪妃雜處且元制遊皇城
在中秋後若清明亦非學士遊詠禁地之時輟
耕昭儉二錄載元西苑最詳俱全載長春宮事
竹垞益據長春本行碑有浴太液諸語遂擬議
爲之考廼賢金臺集南城雜詠有西華潭詩自
註金之太液池則太液池金元實有二處本行
碑所載或非元之太液池也惜西華潭世遠蹟
湮無由徵信

頃見湖州閨秀沈省題二如居詩臨江仙一闕頗佳惜末由得其詩登之擷芳集也其詞云午睡醒來茶熟未清風淨掃心田金盞漫注水沉烟把君詩一卷細細讀花前南望不知相隔遠美人秋水娟娟魚書欲寄孽雲牋問君珠幾斛才許抵新篇

劉可成雲南寧州人隱華蓋山結廬僅堪容膝能前知人禍福晚年辟穀日惟飲酒雖履霜卧雪中而無寒色年踰古稀齒髮更生一日作偈
水曹清暇錄 卷三 四

云亥時閉子時開七十餘年去復來坐化越七日香軟如生

上智菩薩卽崇禎帝太后早薨追畫御容輒云不似詔照劉文焰貌所畫成者

山東萊州石其色深青然透明光潤卽古之菜玉也人多取爲名印亦有白色者石未出土時性軟見風卽堅或爲鑄銚久堪烹飪味妙於銅

鐵器

前明大內猫犬皆有官名食俸中貴養者常稱

猫犬爲老爺見筠廊偶筆衛懿公之鶴乘軒不足恠矣荒謬至此殊堪浩歎

甲午科龔太史大萬及姚宗政梁同主粵西試首題爲斯民也二句某房考得一卷甚佳欲行呈薦夜夢一人告之曰此卷必不可薦其人三破人婚姻大損陰陽薦必不售某以夢寐不之信仍薦之後復夢其人曰某卷係抄襲勾山陳兆崙舊作窗稿中有其文可查也薦而不售其人衣巾尙在薦而獲售援新例必除名汝雖無
水曹清暇錄 卷三 五

大處分何執拘如是耶某以夢白于主司其言吾輩識勾山文足徵眼力若置前列恐致人疑或遭磨勘附榜末應無害也及到部磨勘者復夢如前因以抄襲陳文除名蓋定數果報不可逃也

張相國允隨開府雲南時有女行六許字陳方伯德榮之庶子曰藩越十年而藩死女摘環剪指以奔喪請母夫人曲致之不可聞于陳氏陳氏之叔母在京往而禮辭女衣其喪父之衰服

以見於邑悲號相對酸鼻而不忍言遂赴安州
送葬哭泣甚哀感動路人既葬則奉夫主于室
中朝夕瞻拜時時焚香而砌土甃于其側身自
居之有嫠婦見而自訟曰女公子也而屏鉛華
受清苦至于此極喪夫之禮固如此乎吾知守
節而不知盡禮愧何如之貞女請於君姑以夫
兄之子繼昌爲後教誨成立弱冠入州庠庚子
登賢書

玉蘭馬縷皆夜合牽牛鈴兒皆晝合葵能向日

水曹清暇錄

卷三

六

鞠制頽齡不得謂草木無情矣

古來失傳之技擊壤長嘯劍器舞彈棋惜無博
雅攷據明晰而興起之

潭柘寺晉名嘉福寺唐名龍泉寺舊志云山多
柘故名今無之矣寺中向有盧師所降大小青
龍紅篋覆之今亦不見

徐暎玉字若冰吳縣閬秀爲沃田沈大成詩弟
子有南樓集且兼學佛臨沒神識不亂起坐說
偈云來從梅花來去向蓮花去去來本無心無

相亦無住

各省皆有譚名予所知者江西號臘鷄頭浙江
號鹽豆餘俟暇日續訪之

北上路程甚遙所經過州縣又多殊難記憶示
我周行太覺瑣碎頃閱前明鄞人張得中大本
北京水路歌頗便誦習漫附于此其歌云四明
古稱文獻邦望京門外西渡江水驛一程車廐
遠舜江樓頭橫石杠新中二壩相連接上虞港
內還通楫梁湖曹娥潮易枯大舟小舫重難涉

水曹清暇錄

卷三

七

東關漸近樊江來薰風廿里芙蓉開賀監湖光
淨如練繞門山色濃如苔紹興城外水如碧櫓聲
搖過蓬萊驛柯橋遠抵錢清灣劉公廟食居其
間新林白鶴路迢遞日斜始得瞻蕭山夢筆橋
高對江寺雙塔亭亭各相峙古碑無字草芊芊
猶羨文通好才思西陵古號今西興越山隔岸
吳山寺錢唐江接海門闊胥潮怒捲轟雷聲杭
州舊是臨安府藩臬三司列文武坐賈行商寶
貨煩錦繡街衢百萬戶北出關門景如畫竹籬

人家酒旗掛臯亭臨平談笑間等閒催上長安
壩崇德石門逢阜林灣邊三塔高十尋嘉禾却
過杉青聞黃江小路吳歌吟平望吳江眼中過
繁華地屬姑蘇那楓橋尙憶張繼詩夜半鐘聲
又信疑望亭無錫人烟多既庶且富聞絃歌
息毘陵暫相泊奔牛呂城容易過丹陽與丹塗
鎮江人共游鐵甕城形環上國金山塔影浮中
流揚子江邊卽江漢浩浩蕩蕩茫無岸甘露招
提鎖翠微舟人遙指凝眸看一帆送過瓜洲隄

水曹清暇錄

卷三

八

船行迅速如岸移維揚厚土瓊花觀覽游試問
黃冠師程奔邵伯高郵路界首沿流水如注菰
蒲深處浴鴛鴦湖浪滔天似潮怒寶應縣寶縣
湖荒城已廢存浮圖古淮大道通南北物阜民
康軍餉儲漕運循規事專一密密征帆蔽天日
桅檣接踵連舳艫樓按歌吹筆築清河口土
高厚淮陰城臺至今有桃源縣接古城墟宿遷
旋覺人烟輟直河下邳地漸墜子房圮橋遺舊
踪馬家淺呂梁洪篙師須倩少年雄壽亭尉遲

古名將金龍之祠屹相向守邦治水各有功來
往祈神乞陰相快馬船飛莫能遏鑼鼓催瓊號
聲喝一淺一鋪穿井泉溥濟兵夫往來渴徐州
踰境山夾溝至豐沛泗亭况對歌風臺臺下每
驚流水滙沙河谷亭間最難湍流榮回却船退
南陽棗林次魯橋澎湃水聲翻雪濤師家仲家
勢亦險新閘新后坡尤高石佛趙村頗平靜濟
寧任城及天井棲草二閘迫開河支山小驛來
俄頃柳隄金線籠暮烟小河張秋燈火船荆門

水曹清暇錄

卷三

九

阿城各二閘七級上下相勾連周家李家閘流
急崇武東昌舊城邑楊青臨青當要衝百工紛
紛共闢集衛河渡口夾馬營故城小市猶傳名
德州良店連窩城東光新橋從此經沽酒澆離
愁必與朋簪共夜深風雨打蓬牕五更驚起思
親夢明朝涉磚河順入長蘆灘乾寧興濟青縣
關河流靜海楊青站直沽楊村吹便帆河西務
河合縣灤縣相將迺城域張家灣上趨通州半
肩行李惟書籍我本江南儒宦游至於此所經

之處三十六所歷之程兩月矣其經水閘七十
二約程三千七百里薰沐整衣冠肅造鵷班列
九重紅日麗青天四海奇珍貢金闕賢能輔聖
朝共享昇平福我曹功成奪錦袍早沐恩波食
天祿
東瓜木出鳳皇城狀如柳樹皮青肉赤志書稱
可作硯且甚發墨

湖南永州康熙元年三月雨米其色黑名之曰
青飢飯人食之可愈疾見省志

水曹清暇錄 卷三 十

治火灼湯泡方用真麻油四兩下蒿苣殼十箇
煎黑撈去渣乘油熱時下白蠟二錢使其溶化
冷時入輕粉二錢調塗患處立效如神屢試皆
驗兵部職方正郎武公調元所傳
海康縣之討綱邨前海嶼之墩上有古樹擁腫
槎枒號龍王樹有井味淡號龍王泉天旱酌井
中水樹下祭之則得雨見海康縣志
黃石齋先生漳浦縣人登天啓二年進士其家
圃中有赤石長數丈大數圍母夫人夢石墜而

誕先生故號石齋誕後石旁生荔枝一株閱十
年生實味甘色潤有翰墨香及先生領鄉薦擢
南宮登翰林荔枝結實加倍先生殉節後荔枝
亦枯見陳鼎荔枝譜及福建通志

雍正十三年四月 盛京遼河得一魚重三百
六十觔無鱗刺惟背上有若骨者一行煉其油
色赤不知何名

瘞錢起於漢時直以錢瘞冢中至唐王璵祭祀
以楮鏹便於焚化然南齊東昏侯好鬼神之術

水曹清暇錄 卷三 十一

剪紙爲錢以代幣帛原不始於王璵蓋及唐而
盛行耳
祭祀熏壇香名九合蓋用沉香排草降香冰片
檀香清遠丁香蘇合油麝香九物內庫合造香
甚幽韻
龍蝨形如章耶蝨色深黑羣飛海濱人掩捕得
漬以微鹽曝乾聞人多以下酒
節慎庫始於前明嘉靖初年因工部尙書劉麟
以四司財物防有侵漁特請設此節慎庫專一

印官理之

聞之者舊云宗室瑤華道人言蒙古某額附嘗
賦得一狐其後兩足輟紅鞋足亦弓彎與女子
無異

紫筆多用兔毫而東坡間亦用鷄毛筆山谷用
猩猩筆唐潘遠西聖紀譚云南朝有老姥用胎
髮製筆尤佳則更新矣

北海李邕所書雲麾將軍碑有二其一為李思
訓作在陝西其一為李秀作在良鄉縣後入都

水曹清暇錄

卷三

十三

中被人斷為柱礎

自來鐘在永清縣譙樓上路史云唐貞觀末桑
乾河決土人於水次得一鐘篆文斑駁甚有古
致遂呼為自來鐘明尚書王遴曾有詩

駱駝遇夏日則必褪毛以避炎暑考相駝經云
行之善者如龜如龍如馬如蛇如鷹如雁

口外有一種駝懶乳其駒近身則踉蹌之駝駒
飢欲斃牧駝人有知其性者坐駝旁吹笳作鳴
鳴哀腔老駝便生憐憫心仍乳其駒

元時塑神像高手劉鑿最工宦亦顯達其所塑
都門有數處如天慶宮等處是也

長洲沈業師歸愚先生詩多規撫唐人而摹李
杜頗得神韻其詠物詩亦娟秀清新詠夾竹桃

詩云柔條灼灼復猗猗翠篠紅芳間一枝似借
淇園君子德好派南國美人姿迎風含泪憐湘

女抱節無言訝息媿自是有筠兼有色何妨開
到薄寒時詠半錢詩云姹女河間數忽停飛蛺

已破舊時青平分輪郭難成式盡改方員不受
水曹清暇錄

卷三

十三

形留得看囊仍是澁縱教使鬼也無靈沈郎榆
莢依然在圓影垂垂散滿庭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未時山東兗州府
寧陽縣鶴山毓生瑞麟身長一尺七寸高一尺

三寸玉定文頂首含肉角鼻準隆起孔若芝雲
雙瞳炯炯有光眶赤如炬兩耳卓立孔有彩毫

遍身鱗甲頭頂純綠色自肩脊至尾間皆青色
甲紋方圓相綜界畫如圓腹腋悉屬細鱗青黃
交映甲縫有黃白彩毫長五寸共一十九節通

尾青鱗節縫紅黃色尾尖有黃色彩毫一大縷
四蹄周整碧潤如玉前趾各有黃毫屬身牛尾
一角圓蹄茂質華文光彩煥發山左大中丞岳
濬繪圖志瑞 國朝麟見已非一次項偶被閱
此圖因漫錄之

虬龍冢在萬壽山後埋猫處也猫名霜者嘉靖
時所畜者毛色青性巧狷嘉靖甚愛之後死奉
敕所葬

頃見家上湖紀歲詩編該博艱澁甚有可觀漫
水曹清暇錄 卷三 十四

摘數篇於左其詠牛詩云眼底髯屯甚洪康就
手牽共半輪馬橫下括讓羊先努力食細草低
頭耕大田純離誰爲爾齋角掛殘編其喜晤金
質夫卽送之保定詩云聽傳吉語自盤山纜攝
驚魂已破顏人別十秋幾永訣身回九死竟生
還星行望國霜天外旦起治城土石間好去力
田歸有日感深安得畏投艱其晚抵臨清得盧
可臬札詩云會通河曲暮烟凝釀雪雲抵水欲
冰孤塔岸移迷語鐸遠帆旄動懸燈置郵轉

清初逢腊酌酒衝寒正舉升徒倚張橋店邊泊
忽傳魚網得神綾

張家灣之名起於元時因萬戶張璧督海運至
此故名在通州南十五里

習俗掘井之法先去浮面之土尺許以艾作團
取火炷而炙地視其土色黃則水甘白則水淡
黑則水苦凡見黑則易其地而掘

康熙三十八年崇文門內東四牌樓地方生意
最盛一日忽有道士手掇燒餅一筐挨戶極賣

水曹清暇錄 卷三 十五

每至一家輒云買大火燒三日後突遭回祿道
人所至之家靡不焚燬東西南北四座牌樓相
距各數箭遠火星飛延一時俱爲灰燼道人亦
不復見

鯊魚子從口生出大者能變爲虎爲鹿其皮堅
利可爲鎧可爲鞞肉粗淡而無味其翅去骨入
饌殊妙

前明門狀名紙皆用白者通籍後遇元旦賀壽
用紅位尊則平時皆用紅矣今時人初入泮尙

用白束過此全然用紅而山人布衣墨客恬然用之

八人轎乃南齊書明帝諸子江夏王所乘八摺輿也今人每錯會意以八轎為八座

市中所貨取燈兒即古稱引光奴也剗薄木片蘸以硫磺得火便然殊多利便

水曹清暇錄

卷三

六

水曹清暇錄卷四

古歛詠葺汪啓淑述

客有貿易江右歸云聞康熙戊申年間南昌驛旁一僧菴頗饒水竹勝有西人樂之雉髮留居焉然寡言語日惟面壁如是數載一旦沐浴禮佛辭長老云當涅槃遂跌跏菴前鼻間迸火自焚俄而頂中飛出白鶴高翔雲際盤旋久之里人悉見南昌監司周體觀曾有化鶴記

古人詠蝦醬蟹醬詩極少新城王阮亭有二絕

水曹清暇錄

卷四

一

雖只輕輕帶做亦殊不惡其蝦醬云香稻惟宜鄭宅茶清流挑菜煮黃芽東堂不乞殘鵝炙自擣廉姜謝豹蝦其蟹醬云外骨何須詫兩鉗寄同蚶醬味能兼稻黃蘆白秋風岸夜火沙頭候

蟹簾

天主堂在阜成門內東隅西洋人奉耶穌教者明利瑪竇自邏巴國航海九萬里入中原萬歷間賜第於此居之堂中佛像用油所繪遠望如生器皿頗光怪陸離

仁和吳司馬廷華義鳳行益感王一位事而作也一位鹽山縣人乾隆二年閏九月於寶坻貿易歸經天津挾重資早行至高沙嶺爲盜所害劫資去一位所乘鳳急歸宿店以首擊門店主啓戶視之鳳哀嘶若訴牽置廐中不食藟豆因疑之曰爾如有冤可導我去鳳隨躍出戶奔至一位尸所店主其鳴之官懸賞購得真盜繩以法其義鳳行詩云高沙嶺頭霧四塞北風森森殘月黑野店有客挾重資跨鳳出門未辨色長水曹清暇錄 卷四 二

主獨反奔懷疑姑令暫入廐廐下尙存昨棧豆鳳方滴淚堅不食怒嘶不翅獅子吼朝來吼聲驚四隣對鳳無策相咨詢就中鄉老號有識知鳳當有怨欲伸謂鳳此豆爾且啜爾冤我當爲爾雪轉呼同伴走前途途遇客屍認模糊先是客家夢客報尋跡至此逢鄉老八邑急啓大令知大令已若神告之懸賞大索不旬日爲客獲盜歸其貲家人語鳳得意飽食欲隨客入地一時圍阜控勒嚴雙睛尙灑臨風淚嗚呼噫嘻水曹清暇錄 卷四 三

此義鳳與人一心久不磨昔聞蘆臺有義犬與鳳毋乃稱同科老夫執筆重大義敢擬玉臺龍友之雅歌

湖廣閩秀張秀字惠中和阮亭三絕句乃雍益集板橋官渡塾中亭三絕句也惠中薄命詞三十首爲時傳誦內有記得新思明似鏡會梳高髻插金簪之句

火房蓋以宿窮民無被褥者及流丐人屋內泥塗昏糊使無縫隙積鷄毛二尺許人宿其中可

免僵凍

寧波府城內天一閣明嘉靖時范司馬東明藏書處也予因祝吳軍門進義壽至其地借全編修祖望曾登覽焉隣人相傳閣上常有光怪書雖富而蟲傷鼠嚙者甚多

腐乳題詠甚少阮亭王尚書一絕不落瞿謝巢日其詩云黃羊紫蟹解傷脾濁酒年來亦懶持才喜紅蓮香稻熟黎祁又著淡胭脂

郝伯常有天賜夫人詞因成都芊氏於中秋夜水曹清暇錄 卷四 四

被風吹至梁家相隔五千餘里人皆以為天賜因成夫婦又山東新城縣王氏先世嘗傭工於人家一夕大風晦暝有女子從空而墮自云祁氏相隔五百里餘主人以為夙緣令偕伉儷又山西汾州羊子壽於大風中墮一女子於其庭自云秦氏家在真定竟為室焉何彼蒼之屢為蹇修而不憚煩也

正月八日俗傳諸星下界京城內外菴觀寺院僧道多攬檀越施主年庚陳設祭品為壇而禳

冀得香儀亦有本家庭院燃燈自祭燈數以百零八為度間亦用四十九盞習以為常邵武府治有大石榴樹科場之歲士人視其結實之數以占登第多寡頗著靈驗

草衣道人王微字修微江蘇揚州人參禪有得壽最高 國初尚存予故選入擷芳集頃又見其所著樾館詩選佳句頗夥附錄於此其偶作詩月涼山氣淨風斷雁聲孤吳江舟次半意殘月夢幾樹斷烟愁雪夜小泛灘聲疎落雁鬼火

水曹清暇錄 卷四 五

怯啼烏閒居意暝從雲宿庭虛待月行汪夫人以不繫園詩見示賦寄春隨千嶂曉夢借一溪烟閒步菊荒籬影澹葉積澗聲微咸有思致殊可誦也

功德寺在西湖極西中有字碑二其一乃番字又有刻絲觀音一燈板菴禪師又有木球能供役使今皆不存

江都縣四望亭北有螃蟹巷巷之居民某嘗得一蟹不忍置諸湯餓聽其郭索于砌下歷月餘

其妻與所私者殺某瘞床下詰朝縣令方據案
判訟牘懈忽援堦而上令素精察疑此必有鬼
憑之者因諭之曰如有寃當命卒隨偵之蟹下
堦出卒踵至其家懈直入床下卒發地得屍令
鞠論姦殺之男婦如法懈竟不復知所往居人
異其事以甄鏹懈嵌巷壁巷緣此得名今甄懈
宛在雖歲久不少剝蝕

騶虞詩經傳曰獸名白虎黑文山海經云騶虞
五采畢具尾長於身乘之日行千里騶虞可騎

水曹清暇錄

卷四

六

奇甚騶吾騶牙是一獸聲相近而字異耳

大朝午門之外陳設象輦馬輦步輦各儀從鹵
簿及象馱寶瓶對象立柱其用象非獨取以壯
觀蓋象性馴雖獸屬而通人意其先後皆有序
次卽食料亦有品第羣臣進午門畢則交鼻作
闌退朝樂作始解

宛平王相公怡園在米市御衛跨連爛麪諸御
術極宏敞富麗竹垞朱檢討有同陸元輔鄧漢
儀毛奇齡陳維崧周之道李良年諸徵士讌集

怡園詩六首其詩云北斗依城近南陔選地偏
綵衣逢暇日珠履託羣賢山擁墻初亞林疎徑
屢穿身隨沙際雀飲啄到平泉石自吳人壘梯
懸漢棧牢白榆星歷歷蒼蘚路高高宛得棲林
趣渾忘步履勞下山無定所隨意各分曹澗白
泉初徙籬金菊未枯夕曛含畧約亂石點橋蒲
密坐千人許迷塗八陣俱不因爨烟細何處覓
行厨風磴雙亭外疎藤蔓十尋龍蛇寒自蝨鳥
雀暮長吟待結千花墜應同萬柳深隔林催未

水曹清暇錄

卷四

七

起獨坐想濃陰屢滿西南戶堂臨上下洞落成
凡幾日勝引喜先陪監史新圖格壺觴舊醖醅
謝公能賭墅會見捷書來小閣簷端起虛意樹
杪憑忽驚黃屋近更繞翠微層九日今年悔諸
公逸興能尙書期可再雪後轉須登

夜明木多產北京山澗中蓋倒木在水歷久不
朽夜則明如聚螢竹垞朱檢討有賦

房山縣有上方山由孤山口經石梯而登石梯
卽就山石畧加斧鑿僅容半趾山勢甚陡兩邊

故垂鐵絙便人攀援竹垞朱檢討有詩云山心
 夜不寐凍雀喧前窗香厨卯飯熟傑閣晨鐘撞
 柅車束櫪馬各雇輿丁雙彎環柳棧椅夾以棗
 木扛舍村入坡陀百折循崆峒萬古此積石山
 農絕耕耒短松走長根老樹撐空腔徑盡緣仄
 磴險過梯雲枉置身縹緲間若掉都盧幢層軒
 坐僧榻喘定心猶憊山頂 平堯率院居其中
 央竹垞詩云幽燕古奧室堯率居中巖花宮七
 十二下上東西嵌六時響魚鼓四面圍筠杉沙
 六曹清暇錄 卷四 八

泉細流瀆石壁遺經劔欲探乳穴勝改著短後
 衫其中路窈糾其外雲封緘百千羊須珠徃徃
 垂龍銜所嗟脚力弱畏此高嶄嶄山僧飯我腹
 朴野言多僂嗣歲期重過同把黃獨鏡左邊山
 下一斗泉頗清冽竹垞詩云昔尋一斗泉俯睨
 千花塔壯歲不知疲三日行兩巾重來筋力倦
 十五換僧臘已拚百骸困猶幸半踵納崖傾旋
 曲蝸石扁鏤文蛤雨暘迭晦明龍虎互乖合忽
 焉松門在茅屋向斜搭短綆汲澄泓微風吹颯

香精廬僧忘歸惜未攜酒榼向下招游朋仰視
 笑不答山有十三洞遊甚艱難然舊傳洞中石
 肖龍虎鐘鼓羅漢靈芝蓮花不一而足洵乎奇
 境也

唐李賀字長吉隱居昌谷晨出命小奚奴負一
 布囊得句卽投囊中暮歸再足成之故曰奚囊
 宋張文潛春遊昌谷訪長吉故居有句云惆悵
 錦囊生遺居無復處則又可稱錦囊矣

遵化縣石門峽有石將軍聳立峽西崖上儲耀
 六曹清暇錄 卷四 九

詠石門峽石將軍詩云精爽千年護石門晚風
 黃葉亂山村時危暗灑英雄淚貌古全無斧鑿
 痕故壘夜嘶惟石馬老兵秋醉只匏尊望夫多
 少山頭婦不似將軍殿塞垣至今尙存

縱囚復歸人皆知唐太宗事而後漢中山相戴
 封已先行之矣見後漢書獨行傳

懷柔縣有紅螺山去縣北約二十里頗高峻有
 泉一線湧如噴珠故名珍珠泉潭中二螺殷紅
 色入夜時吐光燄故得名麓有資福寺金朝皇

統初所建

晉傅咸有回文反覆詩溫嶠亦有回文詩故竇滔壽蘇氏效而織錦回文焉回文實非起於蘇氏宋張睽妻侯氏又繡迴文龜形詩進上賜絹三百疋

枇杷山在豐潤縣北三里許或云琵琶山蓋以形似稱之耳山土潔白如粉可擦銅錫器可飾屋壁

李玉谿詠賈誼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

水曹清暇錄

卷四

十一

生問鬼神議論正而意新又切本人事真學杜之入室高弟也

仰山寺有明姚少師廣孝畫像其自題贊云這個禿厮忒無仁聞名垂千古不值半文惜自悟之晚也

辰者日月會次之名歲有十二故分爲十二次古者列國各以其國所屬分野占徵祥周禮保章氏註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姬嘗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大周也

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疏云

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者此古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然此十二國分野乃古堪輿所傳尙有諸國苗夷亦同照臨不過大畧舉之耳其用之人事者則有十二辰之名所以紀月數其命名之義則取陽氣之出入升降以成歲功者爲言後人以此布列於天以代十二次以紀月建及日所加之時故十二時亦謂之辰焉又北極謂

水曹清暇錄

卷四

十二

之北辰又日月星謂之三辰四時謂之五辰又水星謂之辰星又房心尾三星謂之大辰

前明米仲詔園有三處曰湛園在西長安門曰漫園在德勝門日勺園在京西海淀

于少保謙祠在崇文門裱背巷卽公故宅也公被害係天順元年復官係成化二年初謚肅愍改謚忠肅

壽安寺在西山半道金章宗費數百萬帑金營八院有巨石獸蹲踞臺下者名清水院泉聲錚

琮古木葱蒨最幽勝幾忘身之在冀北也章宗又冶銅五十餘萬觔為佛像設寺役率七千人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等極諫皆棄市壽安山上有章宗手植古松經今五百年尚蒼鬱離奇初白查慎行有詩云壽安山頭一老松從下仰視青童童羽衣僊人擁蓋立柄短却作僵僂容我思躡屩苦無伴范老興到許我從婆娑初自枝亞入中乃可置一畝宮四傍四枝分四面側理橫出交蓬鬆東西南北不相顧意到

水曹清暇錄

卷四

十三

各自成虬龍中間大枝裘挈領高勢一攬收羣雄其旁峭壁截牙角直下千尺方藏鋒蒼髯翠尾掉空際蜿蜒飲澗天投虹千山萬山似搖動鱗甲未斂雲濛濛須臾夕陽轉西麓脇下髮髮生微風一聲老雀忽飛出等籟散入隣菴鐘老僧指似時代古手植傳自金章宗是時朔南罷兵革貢使一一舟車通明昌泰和號極治擊球詐馬習俗同近郊亭館恣遊宴逐獸不入深榛叢遺山野史有深意國亡事去忍更攻孤臣飲

泣記舊恨肯畏後世譏不公洗粧樓空春月白射柳圃廢秋花紅一朝故物獨留此鬱鬱幸自蟠蒼穹爾來四百四十載坐閱桑海如飄蓬輪困差堪伍社櫟瀟灑獨足驕秦封君不見報國門前數株樹託根梅落塵埃中麻姑有四人一降蔡經家與王方平談道一石勒時麻秋女於望仙橋飛昇亦名麻姑一政和中建昌人於姑餘山得道亦名麻姑一咍餘雅銀云麻姑姓黎字瓊仙唐時放出官人也

水曹清暇錄

卷四

十三

各部題本歷敘原委不無繁冗故設貼黃字數毋許踰百考唐制已有貼黃二字蓋施於詔敕耳前明崇正年間輔臣李國楫奏行撮黃之式始為定例天台縣向多楮拙土人有巧思者湊接成几椅最為古雅近見琉璃廠有以鹿角鑲成椅者殊為創見為之眼新痛父死於非命每誦哀哀父母輒為流涕門人為廢蓼莪之篇不僅晉王裒一人也南史顧歡

一萬二千八 丹 黃多日車全書 4 211

早孤讀書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便執書慟哭
受學生徒遂廢蓼莪

羅丹麀鹿蹄腕骨也偃仰橫側四面各不相同
琢磨瑩潤如玉蒙古女婦嬰童團坐持四枚隨
手拋擲為戲擲如各得一色則為四色全具以
此分勝負焉即穴幣之遺意耳

唐侃綠旗人曾隨大將軍費揚古出征昭木多
頗有功雖在軍營猶擊琴不廢操縵撫弦及凱
旋雍正年間賜以副都統銜准予告居西山下

水曹清暇錄

卷四

十四

相傳品甚高雅性愛潔有儒者風今 上曾幸
其廬賜詩褒寵焉

高粱橋至圓明圓香山夾河兩岸近開水田已
有二千餘畝并連康熙雍正年間所墾為數更
多而豐臺穿池築塘亦倍於昔故魚蝦市中不
斷菱藕肥嫩宛似江南惟少芡盤耳

近時發藍器皿顏色華美製造精緻直可方駕
景泰然工本甚昂四五寸高花瓶須二金餘資
本方成

大內有天然樹根筆筒中函石子可轉動而不
可出洵逸品雅玩也聞係前浙江大中丞熊公
學鵬所進

二十年來士大夫皆尚黑柿漆扇乳金字畫近
則復古用白帛然尚未行純金面

醉龍前漢蔡邕也潛龍後漢馬畧也卧龍三國
諸葛亮也鉄龍北宋謝德權也獨眼龍五代李
克用也不睡龍五代錢鏐王也義龍齊釋惠榮
也班龍鹿也玉臂龍藕也稚龍鯉魚也

水曹清暇錄

卷四

十五

辛卯歲祝 釐客都門率爾偕衙訥旃喬鷗都
遊西山戒壇諸勝宿於潭柘寺分韻賦詩夜午
寒甚予時初病起行笈失帶長毛大裘因借僧
衣披之訥旃咲謂予曰大類宋釋可久陪東坡
遊孤山事

鋪首似卽今之獸頭銀取龍生九子之一飾於
門戶以辟不祥而兼守禦之意故長門賦有擠
玉戶以撼金鋪轉噲眩而似鐘之句蓋銀扣之
有聲也

校

西湖捏鉢湖裂帛湖卽今之昆明湖也裂帛泉在華嚴寺北泉出石壁作裂帛聲故名寺左有洞曰翠華中間天生石牀可以小憩古來題詠甚多苔蝕惜乎不可卒讀

周元通寶古錢握之可禁瘡兼治難產見周櫟園書影



水曹清暇錄卷五

古歛認莽汪啓淑

山陽侯樹菴家鉅富人稱爲百萬侯君其尊人艱於子嗣晚乃得之賓客賀者絡繹飲醪燕會者十餘日迨樹菴十歲名客演劇踰匝月及三十歲時匱箚中所弄金銀忽化蝴蝶從封鐻間出緣窻一一飛去樹菴第坐觀歎息無可如何既而貨財之滋生於外者亦日以零落不四十年而貧七十誕日寄寓老僧房中僧爲設齋致祝

水曹清暇錄 卷五

樹菴低頭拜媿謝無以答卒貧死無斂具山陽人至今爲之嘆息程晉芳太史爲予述

眼鏡前明人始用之別名鑿隄詠者甚少同學徐蔭林有五排六十四韻甚典麗齒未中年候昏花眼就盲問醫慳秘術名匠發丹誠煉石天能補披沙地欲傾水皮凝激灑山骨斲崢嶸刮待金篦剗教玉斧瑋爬羅窮絕島梳剔遍深阮片片琉璃薄層層玳瑁輕探奇曾鐵網表異豈銅鉦鋸屑霏霏落磨稜霍霍鳴琢冰光滑澹

修月響鏗鉤製仿連環就形模合璧成桐圭頌
禁籟竹琰出嚴訪窈窕弓彎缺團團瓊底盈端
相求酷肖比喻費閒評扁鑄胚胎孕開絨礪碑
驚熊魂含烝肅虎魄發光瑩散彩輝雲母騰芒
耀日兄波澄三寸碧電閃十分明爛爛看牛背
森森睽鶴睛截肪珍楚殿照瞻陋秦京淨洗矇
朧態爭標駿驥名西洋鯨客獻南海蟹人迎劍
制遐方擅流傳遠道征載來紛越賈販去遍吳
僮街賣逍遙市招徠傀儡棚居奇誇照乘諧價
水曹清暇錄 卷五 二

莖繚繞睚邊互週遭頰上橫四圍祛障翳一握
發光晶隙裏山河現規中洲島呈霧濛披十里
月朗豁三更水剪瞳人湛星輝眸子瞪蝨心參
入細蚊睫鑑偏精稱葯君臣配分瓜子母爭榜
蒲區勝負持掩較輸贏若輩逢場戲吾儕利筆
耕雕蟲勤校勘刻鵠費經營押字丁年便編詩
丙夜清烟昏披斗帳火燄閃燈檠讀畫延朝爽
鈔書趁午晴露凝和墨黝霞暈點朱顏小楷蠅
頭搨高談塵尾撻隨時尋妙趣卽事寫閑情觀
水曹清暇錄 卷五 三

擬連城韶齠嬉相攬鯢鮓喜結盟姿憐蒲柳悴
性謝李桃榮銘佩金人固論文石友貞取攜手
版並什襲指彊并肘後囊垂錦胸前珮雜瓊全
身懸的的半面露英英瞥見腰閒掛旋看掌上
擎愛他塵不染笑我垢將萌抖擻停揮塵摩挲
罷舉觥傳觀僚佐集取用僕僮令欲試先攘袖
纔安更結纓整齊肩並聳屏當臂交撐蟻線雙
輪繫蟬紗兩角縈巧抽思乙乙幻出理庚庚鼻
觀莊嚴正看峯妥帖平雪飄髯縷縷霜覆髮莖

巡撫進呈五百二十三種江蘇巡撫進呈一千七百二十六種浙江巡撫進呈四千五百八十八種福建巡撫進呈二百零五種江西巡撫進呈八百五十九種河南巡撫進呈一百十三種山東巡撫進呈三百七十二種山西巡撫進呈八十八種湖南巡撫進呈四十六種陝西巡撫進呈一百零五種湖北巡撫進呈八十四種廣東巡撫進呈十二種雲南巡撫進呈四種兩淮鹽院進呈一千五百七十五種共採訪得書一萬三千七百八十一種永樂大典重纂修得三百二十一種

禮部大堂後夙夜匪懈匾額前明嚴相國嵩所書大門左劉必通筆舖招牌筆法甚佳相傳為董香光所書

慶公子蘭號似村文端公尹中堂繼善第六子也入泮後一赴棘闈即棄去舉子業肆力於詩古文辭築精舍栽花種竹琴書自娛間作寫意水墨杜門取閒脫去朱門華胄之習所著詩其

已梓者有絢春園詩鈔予頗愛其西園晚步詩云乘興邀同人散步西園裏小坐傍清池芙蓉映綠水偶上採蓮舟閒鷗見人起落日滿空山蟬鳴猶未已山房詩云山房寂靜隔罽塵寄跡多年意倍親鳥弄數聲驚午夢花飛幾點報殘春雲遮曲徑渾疑雨風動疎簾似有人獨卧小窗饒逸興琴書一榻伴閒身小院詩云小院烟初散青留石薜痕捲簾通燕子鋤草護龍孫客久渾如主離疎却似村低階遙映處花下別開

水曹清暇錄 卷五 五

門晤蒨菴僧云詩懷岑寂向誰開極目園林翠作堆千竹響時山雨過松風吹得一僧來殊饒韻致

彰義門內長椿寺明孝定后時鑄造方銅多寶塔宮繡千扇圖屏風智上菩薩像一軸按智上菩薩者即懷宗太后也三物至今尚存

關東鳳凰城桃花嶼山中近年亦產流黃聞之進貂皮人云

皇甫冉暝色赴春愁赴字宋王荆公極稱獎之

然王昌齡已先有寒鳥赴荒園之句

本朝大祭必以山楂作粽色紅味微帶酸見毛

西河詩話詢之內務府及光祿寺信然

虎坊橋眼藥菴有銅觀音大士一尊高幾五尺

相傳前明萬歷時欽工造以祈福者

常州趙申喬大司馬容貌奇古性峭氣岸京師

呼為冷廟龍王蘇州何焯太史短小精悍多髯

足智時人稱為袖珍曹操

崇文門外有舊園址相傳 國初益都文定公

水曹清暇錄

卷五

六

種柳千株築涼堂煖閣月榭風廊頗華麗常聚

鉅公朝士文人墨客極一時之盛今柳盡髡惟

一亭存亦屬枯花寺矣

吏部文選司求賢科石魁星最靈應會試之年

每每出現十餘年前石像毀於火又一古井天

生硃砂魚司官有得見者必膺選擢司門內有

明趙邦清行書穹碑其文云借銓衡之權而私

厚親戚鄉黨寧不媿此心乎仗清要之勢而暗

通關節苞苴誠得罪於君也萬歷庚子歲真寧

趙邦清書至今尚存

高文照號東井浙江武康人甲午孝廉洽聞強

記青年而著作等身乙未公車北上客死都門

集遂散失甚可歎惜予從友人案頭搜羅數篇

附錄以傳其聞邵二雲晉涵周林汲永年戴東

原震余秋室集諸君蒙名與修四庫全書却寄

次比部方昂韻詩云 丹絳旁求石穴書普天

光氣吐蟬魚洽聞端賴終軍豹薄技空慚黔地

驢亡去篇增安世儂

時奉 詔徵覓 皇史歲 失去永樂大典一千冊

水曹清暇錄

卷五

七

載來學富惠施車諸公袞袞承 天詔一夜都

空風雨廬太室香凝古俎尊茲茲清折映春溫

六經到底難高閣八覽居然在 國門此日桓

榮方得力舊時董子絕窺園百川派別同歸海

休問江河清濁源跋扈飛揚定孰雄槍飛斥鷃

讓冥鴻席曾累坐詞休難經到縱橫文也工後漢

書周舉傳京師語曰得解義齒三易外成名符

五經縱橫周宣光讀一詩中宋余良弼教子詩云功成欲懸知遇

合關天數咫尺驂騑北地空萬函都聚大清藏

四部騰來策府光未惜裊蹶償竹素儘容麟筆
掃縑細校從藜閣香開帙貯以巾箱玉識章仁元

宗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
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
多少人傳中秘事畧

如名將募龍驤漢廷講德會諸儒劍氣驚看動

鹿盧漬墨磨丹分几硯同和異器奏笙竽雍容

掛讓周三雅班駁文章夏六瑚回首青熒燈火

地荒江風景不堪圖屈指浮生幾甲寅孤身天

地一微塵魏收木榻經穿久劉勰雕龍自驚頻

曠典千秋遭 聖世空山四壁有逋臣大官厨

水曹清暇錄

卷五

八

味寧多羨珍重青藜照讀人又方坳堂比部自

杭買舟來湖出示西湖游作并訂交於鄙人行

將之京口秣陵北渡而還拉雜成此誌感詩云

吹來好語過西冷傾倒尊前眼其青名士不虛

生歷下賭詩曾識畫旗亭

辛卯夏入都先于箭
鋒坡酒家壁讀公題

句 點開着目妝逾澹洗出峯巒鷺亦靈格是湖

山要擡舉蘭舟又繫白蘋汀仙曹署冷且休嗤

回首科名摘領髭鬢乞身隨頰鯉鈞不由官是

白雲司鷓鴣北闕應求侶鷗鷺南湖未可期姑

讓君家三拜客綸竿穩傍子陵祠公詩有一笠
一簑一艇子

辦香獨拜子陵祠句雲天諒肯照蓬蒿敢說磁針結契牢

青紫勳名慵覓芥丹鉛事業鎮焚膏看花小隊

霜蹄騁說劍中宵夜月高但許為龍共追逐孟

窮須不棄韓豪分龍雨過水漫漫送去江行五

月寒烟柳六朝留建業文章千古屬都官曾憐

鮑照真才子

雅堂
舍人况有袁絲老將壇隨園
先生料得

登臨同話我舊遊一一認憑闌又樊公子右民

招集六客堂餞送方比部旋東酒半率成長句

水曹清暇錄

卷五

九

云飛霜莫解焦陽燥平原忽憶東頭好人與秋

風不約來涼堂一个開林杪此閒六客後先聞

此地從無車馬塵池上花猶蘇守種簾楹月照

宋時人百年主又逢公擇公子風流尤好客善

釀傾來觴十旬隨陰展出牀三尺鎮心可賴鄭

瓜功隆熾難燒不熱衷水帛龍皮都屏却松枝

一握夕陽中須臾日落金波委碧天高捲湘簾

水銀河院落奏笙歌小部珠喉次第起別有林

亭燈火深一聲長笛劃龍吟正憐黃鶴吹梅調

忽動斑駁折柳心斑駁且繫青絲縷中岳遽飄
元放雨君不見幾許相逢襍穢過主人頻蹙奈
渠句

琉璃殿遼時城外海王村也同部郎中補亭孟
皓提督琉璃殿時掘地取土得見李內貞墓誌
銘因爲遷葬且乞大興朱學士筠重爲撰碑並
樹墓前予聞亟爲跡之而內貞原石不數年間
已經遺失金石文字尙不能久良可歎也爰錄
朱學士碑以冀流傳焉其辭曰乾隆庚寅三月

水曹清暇錄

卷五

十

工部營繕司郎中太谷孟君皓時奉 命督視
京師琉璃窑廠會工人取土於廠中隙地地穴
下數丈啓石見骨節甚鉅來告君疑古墓所在
親臨瞰之有風自穴中起若焚輪旋轉十餘圍
直上撲人沙石與之俱人皆狂走辟易仆地君
儼立不動風旋轉至君立處咫尺忽上冲决雲
際散去君曰此穴中骨尙有靈卽之命工轉石
石有字命拭字誌文見讀之有曰大遼故銀青
崇祿大夫檢校司空行太子左衛率府率御史

大夫上柱國隴西李公諱內貞字吉美媯汭人
後唐莊宗時舉秀才除授將仕郎試移書省校
書郎守鴈門縣主簿次授儒林郎試大理寺守
媯州懷來縣丞亂後歸遼太祖一見器之加朝

散大夫檢校工部尙書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
袋兼屬珊都提舉使太宗初改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尙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世宗加檢校尙
書左僕射故燕京留守南面行營都統燕王牒
蠟以公才識具深委寄權要補充隨使左都押

水曹清暇錄

卷五

十一

衙中門使兼知廳勾次攝薊州刺史次授都舉
銀冶都監景宗改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次行太子左衛率府率保寧十年六月一日
薨於盧龍坊私第享年八十其年八月八日葬
於京東燕下鄉海王村孟君讀誌訖嘆曰公故
晉產也藏於燕自遼迄今八九百年予以晉人
遭之而顯于其重藏之乃命工人遷骨于高阜
大樹之左坎環以石石覆之向南起冢建誌石
於前走乞大興朱筠記其事筠按公薨在景宗

保寧十年景宗以宋太祖開寶二年己巳即位
改元保寧其十年當宋太宗太平興國之三年
戊寅公享年八十追敷之實生于唐昭宗之光
化二年己未也又按燕王牒蠟字述蘭遼史有
傳世宗紀天祿二年十月以中臺省右相牒蠟
為南京留守封燕王誌所謂燕京留守南面行
營都統燕王是矣又天祿五年六月遣燕王牒
蠟册劉崇為大漢神武皇帝又太宗紀會同元
年七月遣中臺省右相耶律述蘭送烈哥使晉

水曹清暇錄

卷五

三

又趙思溫傳思溫會同初從耶律牒蠟使晉行
册禮文字畧異實一人也至所稱南面行營都
統者牒蠟本傳失載而誌獨詳之誌又有云攝
薊州刺史使民由惠御衆在寬然則李公固茲
土之循吏也筠喜此誌既足以證遼史而重惜
李公之名不見于史而賴誌以見于後世又嘆
宋謝惠連之于冥漠君唐薛稷之於杳冥君大
歷中蘇州觀察使李道昌奏虎邱寺有鬼作詩
隱於石壁敕令致祭山兆二墳稱幽獨君並載

傳記然其姓名卒不可考今李公之未近千
無知者而忽顯于孟君孟君之厚德過昔人矣
且其葬處云京東燕下鄉海王村當今之琉璃
廠為都人士市肆輻輳之區冠蓋之所旁午也
又以知遼之燕京在今京師之西北則夫地里
之變遷書傳之闕畧皆可感也於是乎悉其顛
末而為之記時在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九月十
五日也

水曹清暇錄

卷五

五

內廷甲午京兆鄉試第二場表皇謨書黃挖
補被貼因作挖孔詩四首一時傳播第一首云
吾道真堪一喟然仰高未已忽鑽堅第一場首
題仰之彌
高似餐脈望三枚字未補鳩皇五色天眼底金
篋昏待刮年來玉楮刻將穿海山伴侶飛騰盡
慚愧偏為有漏仙今一壑風烟集不載是詩世
罕知者後特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卒于官
半塘閒筆云西山僻處一古廟內相傳有怪人
莫敢宿旗人某素以膽氣自負隻身入廟宿焉

夜半有物劈門而入青面頰髯目光如炬黑毛長尺許寒氣凌逼以兩手按旗人將鼻噓其左臂冷不可當如置身冰雪中移時怪去天明旗人回家左臂力增千筋右臂幾幾一羽莫舉如癱瘓然

拂珊申副憲甫江都名宿著有集惜未壽梓頃偶得快讀綠摘錄二篇於此其初夏偶作云早是黃梅細雨時旅愁離恨共絲絲錐無置處貧如此帶漸寬來病可知小檻獨憑人散後重簾

水曹清暇錄

卷五

五

不捲燕歸遲心情大比常年減硯篋塵封嬾作詩其旅思云二月天涯旅思交輕寒側側雪纔消一庭芳草客惆悵幾點杏花春寂寥何處借風吹好夢有時聽雨度清宵自從江令魂銷後縹渺雲山不可招殊清新可誦

玉田縣有藍水水旁藍土如靛蓄靛而射利者嘗取土和靛以貨賣

占城國人睡非至午不起非至子時不睡緬匪常兩三日不食食惟炒野麥麪澗水調之閒亦

洩爲丸掛諸頸下同一天所覆者而賦性之殊若此徑庭

頃閱黃太史之雋唐堂集有詠危危日詩一律頗新奇漫錄於此其詩云豚蹄猶可祝汗邪詠吉明禋望更奢上直五連元武宿下逢八次建除家告虔語秘錢神享飲福筵開酒伴譁在昔良方人未試聖門淵憲一咨嗟

京城有三海子衆水所歸處也水涸則藏麀兔在城南者名南海子在城中者名中海子在城北者名北海子蓋元時近處獵場也勝國及本朝皆仍其舊

水曹清暇錄

卷五

五

唐六臣注昭明文選者李善呂延濟劉良李周翰張銑呂向也

長春宮元耶真人處機歸老處也有徒孫張志敬品行修潔亦封真人至元二年就長春宮設金錄大醮有羣鶴翔舞壇前去而復來者累日詞臣作瑞應記勒之石

王戎鑽去李核而售防人奪其利也然能却友

賻其父渾錢數百萬

劉知遠有二其一為後漢高祖其一唐李密變名姓稱劉知遠

新疆巴里坤烏魯木齊葉爾羌庫車等處凡客死者親屬扶柩回籍例給執照但墨筆標判鬼方得進內地其文云為給照事照得某處某人年若干歲以某年某月某日病故某處今有親屬扶柩歸籍合給執照牌仰沿路把守關門鬼卒驗明該魂放入毋得勒索致干未便故曉嵐

水曹清暇錄

卷五

六

紀侍郎昀烏魯木齊雜詩中有幽魂未往隨官

牒原鬼昌黎竟未聞句也

粉坊琉璃街有一宅多怪異人無敢賃者一部郎某貪其租廉僦居之有戚某坐書室挑燈夜讀忽承塵上窣窣作聲俄而掛下一半截尸然解行直撲人身急以手推之而起疾呼求救家人叢集更許始蘇述所見乃如此急勸其主人他遷焉

萬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幾見月當頭明朱存理

詩洪光時王鐸曾書以為內庭楮帖

嘉靖間一醫人置當歸入京時價騰貴可獲利五倍醫曰必如直而賣醫家束手不敢用何以救人命遂散之各舖取其半價全活甚多已而有一中貴病延醫治之立愈謝以大厦并室中器皿夜夢白鬚翁謂之曰此當歸報也

水曹清暇錄

卷五

七

水曹清暇錄卷六

古歛認葑汪啓淑述

德安府崇正辛巳歲祲治西鐵石墩一民家婦拾蔬於野忽值一白鬚老人語曰爾所孕吾子也可善護之婦怖而歸告其夫夫曰流賊之後白骨填野鬼出爲祟後慎勿往然其家待蔬以活饑不能忍越數日結鄰婦以出比及野白鬚老人在焉白曰忽見星月刃其脇取子以去諸婦止聞兒啼聲婦已卧地矣呼家人扶之歸半

水曹清暇錄

卷六

一

日始蘇刀口後亦漸合竟不知爲何妖也事見府志

毛大可有賦得起晚誦經遲嘲小尼詩云西院女沙彌春眠曙不知聽迷傳板候起失誦經期慢卷身還倚壇深步嬾移漱唇看上日開卷立多時記慢成篇少心慵下字遲忽然思夜夢手弄念珠兒讀之恍然如見小尼可與義山驕兒詩并傳也

薊州獨樂寺觀音閣盤山雲罩寺定光佛舍利

塔通州孤山破塔每歲除夕皆有佛燈互相往來漏盡各返原處年年不爽好事遊客常託宿以求見焉

料估所係本部堂官所派定例千兩以上工程六堂輪辦千兩以下工程司員辦理然恐浮濫先令料估所司員料估再派承辦工竣另委司員查收蓋欲慎重之也

琉璃廠在正陽門西蓋造內用琉璃瓦窰也廠門樓名瞻雲閣廠內有官署廠外餘地頗廣樹

水曹清暇錄

卷六

二

木茂密有石橋度橋而西土阜高數十仞足供登眺街長里許百貨畢集玩器書肆尤多元旦至十六日遊者極盛奇景異觀車馬輻湊

三塔寺有二其一在浙江秀水縣今名茶禪寺其一在滇南大理府名崇聖寺

嘉興魏孝廉攀龍號松濤機穎博洽早年掇高第方成童時清明掃墓莘溪時有中表王姓患邪症是日狂言蛇太爺來急匿牀下瓶中家人異之伺竟日薄暮松濤往探中表素知松濤已

年所生恍然觸悟免松濤封其牀下之瓶投諸水而邪病遂痊

毘陵孫孝廉星衍詩才敏捷而室人王玉瑛名采薇吟筆古峭學長吉頗得三昧著有長離閣詩惜未得見友人傳抄數篇頗有健句如春眠曲怨土成雲葬玉京虛簾燕落相思淚次韻答季遠夢聽啼鳥亂愁與落花深離居曲一聲涼破楚天碧去雁叫影思離鴻山空鶴隨雲到戶蟲與葉棲亭夜坐五更霜月欺燈影一樹風鴉水曹清暇錄

卷六

三

續雁聲三月三日吹夢夜風先到樹弄愁寒雨不妨花山夕月滿無人地鐘殘有雁天皆清新不蹈前人窠臼可喜
浙江長興縣有鄉民王某者豪富而橫武斷鄉曲每買人產立契後僅與半價放債還訖勒其原券異時復索習以為常人畏其勢莫敢與爭惟有飲恨而已無何暴卒隣家偶生一牛主人視之牛忽作人言曰我即王某也陰司以我設心不善且負汝田價故罰為牛以償爾煩喚我

子來子亦凶暴聞呼大怒入門問牛所在隣人指示之問曰爾能言耶牛奮起呵之曰爾父在此汝何問牛所在因歷述某產短價某債重索皆須補償方脫我罪言畢牛死其子以錢贖歸瘞之而清其所侵鄉里因徧傳焉事具載見聞記訓

裂帛湖儲蓄玉泉山水深而廣雖備戰船操演之需設有七閘然其勢甚汗漫殊可慮

沈萬三名富字仲榮行三元末富甲江南其弟水曹清暇錄

卷六

四

名貴以詩諷之曰錦衣玉食非為福檀板金樽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瓦盆盛酒木綿裘殊堪玩味

康熙甲午歲薊州民某妻郭氏二月二十七日辰時一產三十六男官給乳母十五人且飭地方官著量賞賜云初產時甚小見風輒長事見邸報

安肅縣產大黃芽菜其尋常者二三十觔一株每年必有菜王重至七八十觔產菜王之家演

戲酬神以爲祥瑞

一幕友就館山左僻縣其廨後土垣已半圯矣
暑月乘涼皎月當空遙見野中老樹數株下停
一棺蓋蔘自啓殭屍蹶然而興垂袖婢肩迤邐
他去鷄號始歸入棺幕友思以制之潛儲易經
殘頁待其去遠踰垣糊棺蓋縫及天將曙殭屍
歸不得入旁皇無措嗅得生人之氣立趨而前
幕友驚遁殭屍循垣缺處直至幕友卧所幕友
急掩雙扉盡力頂戶殭屍怒撞不休會曉倒地
水曹清暇錄 卷六 五

而幕友亦憊卧署中人聞從內出救半响始蘇
因命地方亟焚其殭屍其尤幕友好事幾蹈不
測也

曲阜孫國學四木偕友同賦綠牡丹詩次日交
卷詩云雲衣花貌殿春殘秋永凝妝國色寒薜
荔墻邊烟漠漠藤蘿石上月團團扶持肯惹黃
裳妬富貴長留青眼看最是垂楊低覆額蕊珠
仙子碧霞冠味頗雋永同人疑而詰之知係侍
姬代作一時傳誦然孫堅不使人知其姓氏殊

屬可怪

娑婆子赤色如小荷包可療心疾下氣吾歛只
巖鎮有二十大樹其他惟北京卧佛寺有數株木
紋理細致可翫

薤露歌相傳以爲田橫門人所作按宋玉對楚
王文選云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
人蓋戰國時已有之矣

近聞揚州有游孝女年纔十七垂簾市中測字
所得青蚨以養父母名頗藉甚趙觀察翼曾賦
水曹清暇錄 卷六 六

五古援典賅博因漫錄之其詩云相字古未聞
相傳始唐末玉局崔道士北干止剽奪見北夢

宣和謝潤夫聲名徹禁闈御書朝字來知十月

十日問官得請字謂未全言責問孕得也字謂

腹有虵疾見夷堅志迨乎南渡後專家益輩出

土加畫爲王杭移點成木權相書退字日與人

甚密知其糾結深至老不罷黜權闈書囚字國

內大人一其如四無依懸縊兆可必見說斯皆

擅絕技巧中百不失至今江湖閒往往習其術

大抵游食徒星卜同一律何哉游氏女亦復矜
弄筆設案闖闖中風吹面如漆波磔或折離偏
旁或配匹卜者信手拈輒為判凶吉問女年幾
何何不處在室有嫗坐其旁一一為縷述幼小
讀詩書今年十有七親老鮮兄弟藉此養衰疾
街頭字一个堂上米一溢嗟哉女何賢曾閔出
中櫛豈惟夙慧深託業良可郵揚州銷金窩動
擲千萬鎰厨有臭酒肉途有墜鈿烏何不涓滴
分憫此嬋媛質免使傍路塵含羞對囂聒我欲

水曹清暇錄

卷六

七

竟此語或已笑迂闊

三河縣在通州東七十里蓋因地近七度河鮑
耶河臨洶河三水而得名也有新舊二城元丞
相脫脫將赴三河陸辭元主賜宴至夜分脫脫
奏曰臣明日早行矣半醉半醒過夜半元主咲
曰卿明日行亦不必早三更三點到三河脫脫
叩首謝恩盡歡而罷縣西北有泉名聖水能治
目疾

唐韓文公張徹墓銘用也字結句蓋師法易經

之雜卦故宋王荆公葛源墓誌歐陽公醉翁亭
記皆從而效之

昌平縣西有龍虎臺地勢平敞如臺非人所築
近居庸關背山面水頗具形勝又駐蹕山巖下
有仙人碁枰碁子皆具但可移而不可取又中
山口有仙人洞可容二百人洞西壁門有石鐘
下垂長數尺

唐李商隱字義山號玉谿詩派名西崑宋李義
山字後林亦能詩

水曹清暇錄

卷六

八

前明大內後門有丹漆巨槌一為支門具由來
久矣成化年間墮地中折乃髹竹為之中藏卷
三然非奇書乃王維畫見國史唯疑

敝縣會館在阜成門外有蘭心軒未經改造中
多鬼魅然頗幽靜含川胡太史珊恃其膽量孟
浪下榻隨侍家人時遭鬼侮太史終以小疾遠
亡未幾予偕公車諸君入都一聞太史惡耗隨
同至館哭之族弟杜參隨哭隨拜即殞香案之
下及舉殯後柩亭族姪錫魁移居軒中亦時見

鬼乃遷居於他寓焉

王安崑字平圃宛平縣人頗有工詩善書之名
交遊甚廣惜未見其全集

中心臺在順天府西線以短垣臺上有碑刻中
心臺三字蓋京城之中心也又有中心閣元時
所建興廢屢矣亦可供吟眺

南沙蔣中堂溥賜第在內城李廣橋左堂室宏
麗廊房曲折有平臺更爽礧高柳碧梧環列墻
垣春時桃李盛放每置酒延夢堂英協辦諸公

水曹清暇錄

卷六

九

觴詠焉

明因寺在正陽門外三里河東香光董宗伯因
僧永舜之請爲書釋迦成道記筆法遒勁勒石
嵌寺壁上惜已剝蝕

憲宗年間內城一宦族娶兒婦親家住沙河門
外彩輿歸經古墓下陡起怪風飛砂走石燈燭
幾滅輿夫樂人只得少駐移時乃息及到家啓
輿門則有兩新人出並肩而立衣裙一色宦家
不解其故姑同結花燭新郎年少執袴私喜娶

一得雙遂攜兩美同卧賀客酣飲未散俄聞新

房慘叫翁姑亦疑而遣人來偵探急排闥入則

新郎僵卧地下新人僵卧床閒鮮血淋漓椽燭

騰輝恍如白晝並無他故仰見承塵惟一大鳥

長喙利爪目光閃閃猙獰可畏亟呼取弓矢纔

啓戶而鳥已奪門飛去細詢新婦云入帳時同

形之人變而爲鳥先抓新郎之目繼來撲伊雖

傷頭面眼幸未損醫治半年雖皆得生而新郎

則竟成瞽矣高秀才青疇爲予說

水曹清暇錄

卷六

十

慈仁寺在彰義門內寺後有毘羅閣極高聳遠
眺殊暢西山蒼翠直撲窻欄閣下龕供瓷大士
像法相端嚴手捧梵字一輪甚奇巧非俗工所
能造相傳是窰變乾隆初年迎入 大內曾經
御覽

夢樓王太守文治聞予選 國朝閨秀詩以同

邑菑香鮑之蕙詩一卷見寄頗有健句畧載數

聯於此其詠晚烟云度水一痕疎復密隨風千

縷斷猶連其詠柳絮云輕於粉蝶飄無倦細若

冰花暖不銷其深秋夜坐云簾影高低分燭影
漏聲迢遞雜蟲聲其遊平山堂云千尋松落雲
中籟十里波明鏡裏天其春暮閒居云午院柳
烟迷夢蝶晴窻花氣醉遊蜂皆清俊可誦
熱河一帶蝴蝶大有五六寸對心者絕類羅浮
所產流螢火光可燭二三尺蜥蜴長有四五寸
色如翡翠

今人出門歸家送人物件稱人事已見裴松之
三國志又唐韓退之奏狀韓宏寄絹五百疋與
水曹清暇錄 卷六 二

臣充人事又杜牧謝狀云聖旨令臣領受江西
觀察使許于泉所寄韋丹碑文人事綵絹三百
疋蓋此名其來久矣

寶摩先生徐鴻臚石麒麟築室名曰可經堂後殉
國難竟雉經於其堂中金駕部鉉謂其弟曰我
每過玉河覺戀戀不能舍何也甲申死節亦竟
投玉河中可見人死皆有一定之處

九門提督銀印虎紐重八十餘兩三寸對方順
天府銀印把紐重四十餘兩予曾目擊

保明尼寺在宛平縣西黃邨即俗稱皇姑寺也
蓋前明尼呂氏陝西人正統年間叩馬曾諫阻
英宗北征復辟後追念之封為御妹建寺敕賜
寺額至今香火尙盛人不易入故罔知其所為
子偶偕旗員得遊覽焉尼稱老爺設有公案似
僧綱司之類居然戴頂穿靴儀從甚偉而西堂
班首支客所派執事亦井井有條也

陰鏗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王右丞維僅
加漠漠陰陰四字攘為己句人不以為剽竊而
水曹清暇錄 卷六 十一

反貴其風致

京師五城設有兵馬司指揮正五員副五員專
司捕盜打架其制蓋起於元世祖至元九年改
千戶所為大都路兵馬司掌京城捕盜事見元
世祖本紀近時知縣丁憂服闋不能即選得缺
願就者亦准補外而可陞府同知內而可陞六
部主事

松化石不獨浙江永康縣所產黑龍江康干河
亦皆有焉第路僻人罕知之

燕地天星分野屬箕尾北方黑色類水其上應
又爲辰星歷代有名幽陵幽州幽都幽洲者然
皆是燕地也

辛丑長安元夕厲孝廉鶚同王雪子金江聲集
家西亭水部齋中調寄慶清朝慢詞甚清新爰
錄於此其詞云瑞雪燈樓障風酒幕千門春散
京華閑情似夢小歡深醉銷佗莫趁走橋人去
故園伴侶在天涯當杯有一般好月燭影初斜
簫鼓隔牆未厭况水曹詩俊淡墨棲鴉疎香共
水曹清暇錄 卷六 三

憶窗外應少梅花從此滿城鬪草細娘催上卓
金車心期遠鶯邊古寺雁外晴沙

家語上少正卯正字人間有讀作征字殊誤蓋
少正官也卯名也李陽水人間有讀作水字亦
誤冰蓋凝字也

象房在宣武門西城牆象初至京伴送象奴交
於象房總管先行演習象有名位品級食祿亦
有等差遇大朝會則用象多馱寶瓶監門駕輦
之類若只常朝僅需六隻該班皆有一定如該

班象有病不能應差則自解煩他象充當象奴
貧窘向乞借糧預爲說明則草束糧減去亦食
否則不肯受欺頗有性靈有人欲觀象者給象
奴錢象奴引入俾吹簫栗則伸身長吟俾打銅
鼓卽卷鼻擊地冬冬宛如鼓聲若山性發則耳
中出油象奴遽以巨繩繫之並掣老象防守每
年六月初伏官校用鼓吹旗幟迎赴御河洗浴
然並不見水中交媾也

噎症多由胃腕乾枯內經云三陽結謂之隔結
水曹清暇錄 卷六 十四

熱也熱甚則乾枯不納穀矣大都思慮過度結
熱致病然亦有挾蟲挾痰挾血者宜細審詳結
熱久痰堅如脆骨卽難治香祖筆記用生鵝血
能消亦是一法聊廣其傳

康熙年間取秋時絡緯交奉宸苑畜養每設宴
則置繡籠中懸宴所唧唧有聲遂以爲例
羿妻竊不死仙藥而奔月宮名嫦娥遂主月宮
然七聖記又載有二女一名鬱華一名結璘皆
奔月而居月宮不信月宮乃遁逃之藪耶

王阮亭云古時箋啓劄子多至十幅卽前明之簡牘亦皆用朱絲闌大副啓今人日趨簡便易爲寸楮而古意無存矣殊忘漢晉人尺牘寥寥數語者多卽王右軍極尙詞華而過百字者甚少此時正是復古至於連篇累牘蕪詞贅語甚屬無味

宛平敬哉王相國怡園跨米市爛剝兩衙衙今其子孫貧窶割裂出售與人其在米市衙衙者已歸雲坡胡少寇季堂開池重建水亭傑閣頗

水曹清暇錄

卷六

十五

稱幽雅雖未有園名然方興未艾數年後定然成一勝境

常朝五十之期進大清門先投職名班齊東西相向用品級墊席地而坐毋許交談巡班御史來查察後王爺起身方可站立

西漢樊將軍噲雖出屠狗不可以堯牟中人視之能以口舌與項王爭辯終脫高祖於瀕危而又能犯顏直諫高祖其功業殊偉哉

崇正駙馬都尉鞏永固墓在永定門外聞有盜

欲啓竊之會大風雨霹靂遂止其玉印無永字另有帝甥引首今在上元嚴太史長明處

吳門友人知子選 國朝閨秀詩頃以康熙時人符受徵百果詩刻本見寄只家武曹一序惟稱金子颺天以其賢尊受徵氏詩乞序而不詳載所適及平生事畧然詩頗佳其詠白果詩寓規勸意尤可取漫錄於此其詩云隨他堅白易縑磷小玉偏能固本真卸却黃袍心似雪披將素甲色如銀敢云碌碌成何事自爾硜硜絕點

水曹清暇錄

卷六

十六

塵寄語守身勤取法滌除舊染漫逡巡

曲江董太史元度山左平原人也乾隆十七年登進士第入翰林散館改知縣官移疾歸曾語予曰少年時夢人贈扇一柄上有三截句醒後了了其詩云曹公飲馬天池日文彩西園感故知至竟心情終不改月明花影上旌旗尺五城南並馬來垂楊一例赤鱗開黃雲屈戌雕胡錦不信陳王八斗才簫鼓冬冬畫燭樓是誰親按小涼州春風苴蔻知多少併作秋江一段愁殊

不可解

孔子曰土之怪墳羊也故北人於土中能種羊蓋其性似相近

和州有蔣氏女父乃縫皮匠夫業箍桶女却通文墨有過昭關詩云潰楚復親仇當年氣吐不英雄知父子臣道失春秋山自無今古祠誰定去留不知經此者又白幾人頭

水曹清暇錄

卷七

一

水曹清暇錄卷七

古歙詠莽汪啓淑述

南海子有螞蟻墳每歲清明日羣蟻必聚成邱於此中一邱最高旁數邱高亦尺許竟日始散歷來不爽

戊子夏毘陵一帶大荒米價騰貴鄉間有名九女塘者水素澄徹從不得涸一夕龜坼泥中產大芋如鳧苾土酥之類人爭取之以療饑久亦不竭甚得一時之濟農部主政榮圃徐大榕爲

水曹清暇錄

卷七

一

子述

時俗遇金危危日貪夫多具牲牢酒食笙歌香燭以媚財神然詠之者甚少前見雲菘一律已經採錄頃見江右萬廷蘭七古並錄之詩云金危危雞鳴盥漱待朝曦男肅衣冠女塗脂堂上燈燭光陸離堂下結綵羅瑜施大戶封羊血淋漓羅列肴核豐盛棗龍井之茶惠泉醕梅檀香蘇陌錢隨霏烟不辨戶與埤小戶豚肩煮豆箕傳飢餓糝雜羹糜老夫拈香妻屢屢泥首百拜

周四陞伏地細語同一祈神之格兮黃金遺連
城之壁十朋龜如遊寶山爭攜持子求子取不
子疵此月失驗彼日宜神之聽之不我欺典衣
脫珥營盤匪前者瓦缶後玻璃幣重言甘身忘
疲霜華在戶秋風吹皚皚朔雪堆敝帷手足凍
裂皸膚皮無米何以爲朝炊憲書買得呼兒披
明年幾度金危危延蘭號梅臯壬申進士館選
改授知縣因人連累久幽犴戶有才無命良可
惜也

水曹清暇錄

卷七

二

城南松柏菴東有龍爪槐僧言已三百餘年矣
前輩詩文惜不多見徐電發菊庄詞話白門紀
伯紫曰王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山陽陳黃
門階六同飲龍爪槐樹下填詞則此地在此時
名流勝侶卽常雅集矣現存無恙

乾隆戊子歲黔中秋聞貴州鎮寧牧山左王石
潤給事外場至薦卷期忽傳內場火起驚詢其
故知非真火也蓋緣房官某嗜飲于日夕時闌
入醉鄉秉燭閱卷中得一卷文頗佳酒後興狂

輒用墨筆圈批既醒知爲誤用深惜而悔然違
于場例置之案頭弗敢薦也次日主考晚飯罷
與各簾官論文之頃而此公房內突然火起羣
奔而救至則寂然環相詫異視之案頭有一卷
主考閱之竟可中元詢以因何不薦始悉前故
主考曰何妨卽作吾圈批者竟領解及拆封填
榜知爲廖某人皆以爲廖生陰德之報然中後
廖生不認房師而以鬼爲師噫廖生其亦謬矣
兩山王牧云

水曹清暇錄

卷七

三

南旺河永樂九年尙書宋禮開會通河用汶上
老人白英策築堽城及戴村壩遏汶水導之西
南流出鶯河口南旺湖中設三十八閘以蓄水
論漕渠功爲第一萬歷元年宋公賜謚康惠立
祠于分水龍王廟之側老人亦賜冠帶生像至
今尙然

都水司河防科貯有木龍成規一冊乃江蘇泰
州州同李炳所輯卷首恭錄 御製木龍詩云
刊木遺來天用奇淤沙禦水兩兼宜密莖奚事

拳橫浦曲岸居然漲遠涯鱗次常令波浪靜蟠
拏未許螟蛟馳陳堯佐創高斌繼績奏安恬制
永垂繪圖箋釋亦頗詳悉而獨不載宋時陳堯
佐創始原尾

天寧寺在彰義門卽隋宏業寺也有十三層塔
高二十七丈五尺五寸明嘉靖壬寅五月塔頂
出烟三日

冬時關東來物佳味甚多如野鴨鱒鯉魚風乾
鹿野鷄風羊哈拉慶猪風乾兔哈實驀遇善庖

水曹清暇錄

卷七

四

手調其五味洵可口也其他石花魚灤河鯽寶
邸銀魚更不勝僕指矣

明宣宗時曾賜閣老象碁子一副於內閣見震

澤長語

蜜狗產于盛京烏喇山中其形如狗尾黑可用
爲纓

徐孝子萬侯江蘇興化縣張家莊人力田養母
暇則操舟爲活母病無力延醫邑中華神廟素
靈應求籤得烈馬真心丹詳解不得一夕忽悟

已生丙午肖屬馬或剖心可療于是持刃入廟
拜禱而剖取心恍恍神語之曰無傷去前心有
後心歸加天南星一錢薑一片飲母當卽愈萬
侯袖所剗心歸撫其創處不血不痛而已結痂
如法煎以飲母果尋愈復孝養數載終其天年
此乾隆甲戌年事也本縣竹樓王君國棟有徐
孝子傳贊皇孔源杜生洙有徐孝子剗心說江
寧耐愚陳森有徐孝子論吳縣豹全朱煜有徐
孝子記全椒棕亭金兆燕甘泉蔚堂陳常荆溪

水曹清暇錄

卷七

五

錦元王兆犀俱有詩紀其事

乙未冬吳門有丐者斃于道懷中得詩一卷蓋
其平生所作也邑人奇之聞于太守韓青田因
爲治葬而鐫其詩予惜未之見僅得其辭世一
詩云心性偏驕似野牛也曾扶杖過揚州飯籃
趁曉攜殘月歌板臨風唱晚秋兩脚踏翻塵世
路一生歷盡古今愁從茲不食嗟來食村犬何
勞吠不休

翰林院門前積土高子門限聞彤家云不宜去

前明迄今故終無動之者

頃從方比部昂案頭見含山黃羽士鶴雲墟詩
草五言古頗清峭漫附數篇于此含山浙西仁
和人歸雲洞云危樓接天半啓牖侵樹杪嵐聳
借作簾花影織叢篠暫至卽沉冥心覺絕紛擾
湖光豁遠眸日色靜更皎此中多幽人與譚皆
了了觀音巖云攬衣陟險巖浩視千萬里積滯
已豁然所悟在止止摩壁見古字靜言有至理
蘿曜非白雲森森江光起潮聲南海來補陀良

水曹清暇錄

卷之六

六

可擬我實有遐度嘯譟驚天地青牛似噉姑我
身亦螻螻瞿曇同此出大士更無異物化證觸
因一體人同豕笈撐白華傘慧光燎鬱壘德生
菴云清曉離清涼孤筇破烟靄行行裏湖盡望
望西山外孤塔卓我劍長堤解我帶奴僕使風
雲幢節籍松檜菴中西竺人邂逅稱良會陶然
遊氣初匿跡避塵寰遊仙云昔我販虛無學道
固其難靜居安息煉直造鴻濛端仙人不可見
靈儔伴亦難策我九頭獅高游青華壇躑躅扶

桑岸金烏琢玉冠曉霞浸東井涼風起微瀾廻
首抗炎堂須延縱目觀素月翳猶明白雲飛復
止瑤窗靈露濕幽人清不寐焚香誦九章生神
漸八會幽關迥長掩乘暇空翹企掣開黃金鑰
方覩元皇民間披七豕衣誠揖九皇子小兆難
洞達請宣鴻濛理搗衣曲云良人從軍久妾夢
不離邊一片搗衣月相照不相憐子客錢塘最
久惜未與之締方外交也

水曹清暇錄

卷之七

七

爲呼必辣吉人稱之曰胡圖克土漢說再來人
也次爲朝爾吉次爲勺撒次爲喇木占巴次爲
噶卜處次爲溫則忒次爲德穆齊次爲哈楞次
爲哈絲規次哈素爾次班第次哈由巴次戮由
巴次骨捻爾次顛嗎女喇嘛爲尺巴甘赤打鬼
喇嘛話曰部勺每歲打鬼有數次是日喇嘛廟
中殿上焚燈數百盞豎大旗于殿之四角旗畫
四大王像命戮由巴鳴金傳執事者齊集設大
喇嘛座于殿之東朝爾吉以下皆列坐一喇嘛

名茶勃勃氣散淨水于衆喇嘛手上名曰打淨
几案上設胡郎八令蓋以醍醐拌麩像人獸形
以供鬼食左右二甲士監之甲士以帛束口防
人氣觸八令上則鬼不食耳班第裝二鬼跳躍
一夜又側睨之向其一呼則潛匿諸喇嘛隊撒
麩以眯人眼殿上隨吹鋼凍其聲甚慘鋼凍者
以人骨爲之似簞箒類諸樂器皆奏大鈸柄鼓
聲震屋宇哈素爾十二人戴假面裝天神天將
雙雙跳舞出殿庭而下又哈楞十人裝十地菩

水曹清暇錄

卷七

八

薩花帽錦衣繼之洋洋而出手執天靈蓋盃鬮
髑棒叉杵等物旁立喇嘛數百人各持鼓鈸敲
擊鼓鈸之疾徐隨跳舞之節奏跳訖溫則忒宣
開經偈衆喇嘛朗誦秘密神咒呼聲如雷鈴聲
如雨喇木占巴以胡郎八令擲于地二喇嘛裝
牛鹿假面持刀斫地作殺鬼之狀一喇嘛戎裝
持方天戟吐火吞刀云有神附于身觀者皆膜
拜奉界單于神以問休咎界單者絹巾也又名
哈塔跳舞畢哈由巴以糖一鉢候于戶外抹衆

喇嘛之口而打鬼佛事終焉

恆山有草名神護置之門上每夜叱人見神農
本草

白塔寺乃廣寒殿舊址建自金朝元好問遺山
集已載之明人遊西苑諸作多指爲元址殊失
攷據至毛西河詩話稱白塔寺址乃係遼后梳
粧臺舊基則尤有辨今之白塔山卽元之瓊華
島宣宗廣寒殿記以爲宋之艮岳金人遷之於
此析津志謂金人運畏吾兒土以爲壓鎮者是

水曹清暇錄

卷七

九

此山也至金朝始有之遼安得豫于此建粧臺
耶日下舊聞亦未免誤引近閱廼賢金臺集南
城雜詠中有粧臺詩益知遼時粧臺原不在此
近今復因李空同秋懷詩更稱爲洗粧樓是又
訛中之訛矣

韓昌黎公送李愿歸盤谷序或謂盤谷卽今之
盤山然不應曰太行之陽而李愿有二其一爲
李晟之子其一見於元和御覽詩中未知昌黎
公所送者爲誰也

無患子核黑如堅可以去垢又名檀木相傳此木衆鬼所惡取爲器用可以厭鬼歸愚沈宗伯贈子詩曾有涉世木如無患子句

欽天監候氣臺在順天府署東北隅有石刻前明申時行記今尙存

高麗卽朝鮮國聞其取士之制有大小二科小科試以詩賦經義四書疑入式則復會試成進士大科試以表策論賦入式則復會試爲及第又有明經科暗誦三經四書便可中式

水曹清暇錄

卷七

十

釋異目號長菴湖南南昌縣人靈隱和尚之法孫也巡撫周名南請居上封寺道行高潔且工詞藻侍郎王澤宏給事車萬育暨諸名士與之酬和著有語錄及上封寺志

闕闕貿易暗號一曰扁担二曰缺工三曰眠川之類總名市語其他尙有鑊子語紐語葫蘆語練語惜無暇考證之

萬歷十五年四月陝西有大鳥高八尺赤喙黑身集西鄉縣邨墅數日飛去見省志

順治庚子歲廣州有白鏹數萬錠飛於空中自南而北一官焚香拜求之鏹飛下近簷仍復飛去有爲之賦飛鏹行者見嶺南雜記

桃花米出寧古塔叢生數寸莖端結果色紅味甘而酸置器中少刻成水俗呼高麗果清語一見哈木克

詩云可以漚紵紵卽芎也叢生宿根在地春晚自榮刈而再長歲可三焉葉有白毛刮莖取裏皮浸水中則色白故曰漚紵紵之可爲絺蓋麻

水曹清暇錄

卷七

十一

屬耳

涿州有靈椿寺寺中古椿大數十抱枝幹繁盛予所見古樹大無踰於此者

晚唐聶夷中二月賣新絲蓋絲未出而已預得人價形容賤售之苦宋史繩祖學齋帖嗶疑二是四字云二月蠶尙未生嗶嗶致辯所爲癡人前說不得夢也

祖逖墓在易州南十五里劉琨墓在東安縣東二十里

大獅子丸又名七粒丹用馬前子一味揀大而
光彩者不拘多寡將淘米水浸一百日逐日一
換浸過百日再以井華水每日淘洗三次用木
棍攪洗洗完用清水浸之如是者又七日將銅
刀刮去有毛粗皮務要淨盡最忌鐵刀剝開去
其仁內外俱洗滌至潔再以銅刀切成細絲晒
極乾取羅過細黃土拌藥入銅鍋內細炒如古
銅色爲度太過則藥性失若不及則性太猛火
候最要合宜用銅心石磨磨成細末羅過另用
水曹清暇錄 卷七 三
數觔羊肉熬極濃湯原方係用全羊湯今多用
羊肉熬極濃湯亦可用濾湯調蕎麥粉成糊拌
前藥末爲丸如高粱米大小夾飯服之每于飯
時先吃飯一碗隨服藥七粒再吃飯壓之服至
三五日卽有效一兩月後則飯量大加精神頓
異步履輕健百病不生此方主治健脾胃益氣
力去風濕痼疾凡有痼疾者皆愈如本無疾則
精神更佳但忌螃蟹鱸魚燒酒雄鷄服七粒至
三日若不甚見效則加至九粒如又不效加至

十一粒爲止比部周員外位庚所傳據云屢驗
神効
燕窩人詠之者甚少頃閱吳梅村集見一律云
海燕無家苦爭銜白小魚却供人采食未卜汝
安居味入金螯美巢營玉壘虛大官求遠物早
獻上林書
嘉靖時西內有白狐畜之籠中萬歷年間有白
燕巢翰林院
紙神曰尙卿墨神曰回氏筆神曰佩阿又曰昌
水曹清暇錄 卷七 三
化硯神曰泮妃見致虛雜組
山東滕縣陳令與邑紳某構難鍛煉成獄聞邑
公憤具控司院兗州守唐晨衡承審袒護屬員
訊諸紳時輒施三木先夾某武舉後來某生俱
堅供不移有某生者性至孝羸弱善病唐意刑
求可得飭其五伯嚴行夾訊生極呼天涕泣一
時木折繩斷唐大怒脫帽露頂拍案厲聲意在
以結黨抗官通詳治罪可以一網打盡忽從屋
後脊墮一巨蝎長幾四寸恰落唐首螫其頂心

唐痛不禁卽時昏迷吏胥尋蝎所在俄而黑烟
迷日蝎忽不見唐頭面浮腫如斗延醫調治數
月方痊因將此案開釋皆蝎之力也山左姚明
府寧甲爲子說

同司蔡主政泰鈞江右上猶縣人其嫡母彭孺
人 縣人秉性嫻靜雅善詞藻著有翠筠山

房詩鈔今錄其哭夫二章云悲風颯颯正斜曛
天末秋聲不可聞生死自來皆有命顛連未必
盡如君飛殘紅雨心腔血愁絕青春嶺際雲無

水曹清暇錄

卷七

十四

主花神終夜哭園臺水榭草紛紛全受全終古
訓垂一擔枯骨强支持腸迴燭影鷄聲後門掩
山城木落時剪紙招魂惟有淚撫棺啼父竟無
兒可憐薄幔黃昏月戀戀詩樓不忍離

滄洲舊城有大鐵獅子於今尙存相傳捕役追
數强盜于此忽焉不見因疑鐵獅腹下虛可容
人遂搜而擒之景州有翠堵波高聳入雲正定
府有銅佛身高十餘丈故直隸俗諺云滄洲獅
子景州塔正定府大菩薩

寶源局在內城石大人術術卽石亨舊居入官
後被仇鸞買得仇敗遂爲鑄冶之所

喬文衣夜半過午門前萬籟俱寂猛思日中百
億生靈今歸何處人世升沉不過如此而已洵
是名言

以者字爲號者甚少金陵張明府啟字菑園號
木者曾任湖北某縣令善真草隸篆左手畫山
水人物亦工緻

王無異與李天生初未相識一日邂逅於長安
水曹清暇錄 卷七 十五

茶肆中隔座遙擬爲某某及詢的實傾蓋便如
舊雨

斐堯明李武清園中橋名也武清侯園總名清
華廣有十里牡丹最多有綠蝴蝶一種尤妙絕
今失其種園中有高樓五楹樓上復築一臺望
玉泉諸山如在几席額曰清天白日明某宗所
書又亭名清雅明某后所書惜皆鞠爲茂草荒
烟矣

治眼生赤障者將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糝

入露一夕漉出其液以滴眼中則障自消此方見養疴漫筆予用以治人頗有驗

楚王好細腰有二說一靈王好細腰國有餓死人見於墨子又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饑色見於尹子

康熙年間河間府資勝寺無雲和尚終日默坐禪牀人與語概不答如是數十年忽一日以界尺拍案作聲泊然而化衆徒奔視案有偈云削髮辭家淨六塵自家自了自家身仁民愛物無

水曹清暇錄

卷七

十六

窮事原有周公孔聖人至今河間府僧家每多道之

魯魚人但知解以流傳訛舛如帝虎抵牾之類不知亦魚名也產天津見畿輔通志

明楊忠愍公椒山先生在獄曾畫梅花一卷自題長歌其上山東輝縣冀冢至今寶藏之

明年次年也明日次日也人皆習而用之殊不知明月亦可言也左傳云國人愈濯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

山西代州妓蔡閨字小秋閨七夕生故名與一守汎武職交好其人移駐同人餞別分韻閨得葉字詩云銀燈燄短金壘歇欲語離情舌如結今夜蕭蕭一陣霜明朝馬上看黃葉

水曹清暇錄

卷七

十七

水曹清暇錄卷八

古歛認莽汪啓淑述

康熙三十九年滿洲一刑部司官偶患時疫死去二日惟胸口尚有熱氣家人環守未忍遽殮忽然甦醒長嘆曰幸而此案我還記得不然此命休矣家人問其故云被人具控在東嶽案下差拘赴質入殿果見一幼女手持血頭跪于階下號泣索命心初甚怖東嶽云此女之父弑主夫婦凌遲不枉其女年僅十一並未同謀如何

水曹清暇錄

卷八

一

亦坐駢首現據訴冤汝為司官應此辨否某因記憶此案尚能了了回稱此女雖非同謀但伊睡于主人臥室是日其父囑令夜閒開門女果夜半聞响啓戶放入伊父致主夫婦俱被殺死是某人得以逞兇者由於潛身入內而某人得以入室者實由此女開門所以定擬大辟東嶽乃云有此情節夫復何冤隨叱退其女得令回家親族聞之莫不欣喜然其人以此遂告病事佛不復出仕

謝良琦號石雁全州人也博學能文傲睨一切恃才好異通判江蘇常州時江陵默齋胡在恪官江南提學過常特召見之時謝已丁艱縵經而往默齋怒却之謝亦不屑大咲而歸

看蠶時有鳥鳴聲曰灼山曰看火曰葉貴了烏程安吉歸安等處皆有之

大興閩秀方芬號采芝子友種園方維翰之女也幼即聰穎十一齡時阻風即有句云江間白浪青山動著有紅蘆山隱學吟稿

水曹清暇錄

卷八

二

太倉南城一窶人間倚城樓俯視見地下一錢趨下拾之乃柿蒂復登樓望實錢也默議四旁而下求之仍是柿蒂因坐而思忽一人行過拾去就視則是真錢夫一錢之細而不可倖得其生妄念者可以冰銷矣見斯友堂日記

唐時宰相稱為堂老今誤稱母少府乃縣尉也今誤稱為縣佐

德安府田隴間產秧鷄山溝中產遞鷄小於雉見人則避又有一種風鴉似烏而小腹毛白好

羣飛

已已秋宣武門外酒家早起數錢半皆紙剪慈
溪葉天樂有詩云美酒零沽斗十十當爐少婦
夜深眠曉來不信逢魑魅驚探囊中半紙錢又
高樓明月集華語誰料青蚨屬子虛市有醉人
稱瑞兆市多酒鬼更何如見竹半閣詩話
釋氏諸經凡佛號上加以南無二字翻譯卽皈
依也皈依卽俗言投順之意

開封周崑來名潯號湛園善畫人物尤精工龍
水曹清暇錄 卷八 三

馬每羈一粉本必潛心體究毫髮不苟故其神
采生動無不臻妙而筆致閒雅都無俗派甲寅
春過浙時先君子曾留下榻園中蒙贈墨龍二
螳後聞客鄂渚自懸墨龍一軸於黃鶴樓上索
價千金一制臺慨然解囊易之并延入署相得
甚歡獲數千緡而歸

元夕婦女聯臂出遊曰走百病過橋謂之度厄
周恭肅公用走百病行詩云都城燈市由來盛
大家小家同節令諸姨新婦及小姑相約束粧

走百病俗言此夜鬼穴空百病盡歸塵土中不
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兼頭風踏穿街頭雙
繡履勝飲醫方二鐘水誰家老婦不出門折足
躡曲房裏今年走健如去年更乞明年天有
緣蘄州艾葉一寸火只向他人肉上然去年同
伴今希有幾人可卜明年走長安主人肯居停
寂寂關門笑後生但願中秋不見月博得元宵
雨打燈又向正陽門上摸索銅丁云宜男也相
習成風不知何據

水曹清暇錄 卷八 四

江右合巹贊禮多用黃冠朔望酬神惟以爆竹
爭勝而無鷄豚其風尤惡劣
杜少陵詩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韓昌黎詩
銀燭未銷聽送曙金釵欲醉座添香俗子疑不
類其爲人然殊不知如來具三十二相相相尊
嚴也

巡撫見王子安春思賦寧知漢代多巡撫翰林
見楊子雲長楊賦問於翰林主人
昔人有題嚴子陵釣臺云好個嚴子陵可惜漢

光武子陵有釣臺光武無寸土又有人題西湖云西湖女兒鄉六橋花草地本無英雄心但有媚人致豪邁趨絕縱有議其粗率者然終移易他處不得

嘉興一富室大廳廂房素貯什物一日其中忽作絃管聲啓視之寂如也掩門後則仍然其家駭異盡移所貯之物掃除塵垢以覘其源而杳無踪迹及封閉則吹彈之聲愈清越每日必奏數曲久則習慣迨後衆樂齊作聲備金石客有

水曹清暇錄

卷八

五

精十番者聽之則皆南北曲調兼雨夾雪花鑼鼓非混敲也然苦喧鬧一日有正事而煩擾不休主人反喜成噴劈門突進翻其地泥惟見古錢一枚絕無他物後遂寂然

詩貴翻新又貴脫却窠臼如文震孟和沈景倩贈楚霞較書詩深得唐賢三昧其詩云烟姿月格競求親微步何如擁畫輪強似道生初說法祇將頑石聚爲人

製造庫監造金銀冊寶宮殿門神簾子各宮教

習四季衣服祭器軍器事繁故額設郎中三員司庫司匠庫使及筆帖式數十人

前明宮中需用物件皆取給於工部本朝除修宮殿凡辦器皿悉令內務府製造矣

月河寺東朝陽門南首寺首有三亭皆圮亭下有石天生似琴名石琴

雍正五年春二月江都縣司徒廟後佃農袁必榮母死已厝之中野矣閱三日其女歸徃哭諸墓聞有呼欲出聲聽之琅琅母語也因呼必榮

水曹清暇錄

卷八

六

其啓其棺則母復活掖歸問故曰被錄入陰司主者謂仍當活二十七日故放還一時驚傳爲異遠近多徃視之飲食坐立如常人惟面頰爲石灰所爆有癢損耳其復活在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二十二日復死死卽終不復活計之恰二十七日也

前明世廟年間涿州樓桑廟傍田間一古石碓相傳已數世矣一日有賈胡過而昵之購以十金田主疑駭未售後其兄責怨并擊破以觀其

異中涵空水一盂置神堂前被一小婢竊飲膚
潤面腴髮黑如漆并能知未來事近傳巨馬河
楊家籬下一搗衣砧泰西國貢使歸途見之亦
願以銀番錢十枚相易鄰里譁笑遂未成交楊
姓持鎚碎石亦惟清水一窩傳言頗甘未知誰
何有緣得飲之耳事大相類

莫太史瞻菴字青友別號鞠人河南盧氏縣人
壬辰進士館選學問賅博善畫墨蘭交友亦極
誠篤

水曹清暇錄

卷八

七

豐潤縣靈應山有二石洞洞中有天生大石硯
巖溜時滴於硯池之中金窩山有雙石門上朱
書字數行惟縱有黃金人不見七字至今尙可
辨識

古人製裘尙貂及狐貉今之元狐卽黑貂也今
之灰鼠卽古所爲青鼠也惟近日所珍洋貂洋
灰鼠暨香貂香鼠似古時所無

國朝向例除夕前數日工部堂官委司員滿漢
二人進 大內照料懸掛對聯其對皆係白綾

白絹多半楷書掛用銅絲拴繫於上

乾隆年間修南昌府志一夜有段將軍見夢於
心奮蔣太史戎服兜牟形貌偉然自述姓段披
其頸曰吾頭豈白砍耶太史次日閱新志無其
人及查舊志始悉乃史閣部麾下副將楊州死
難者亟爲補入忠義傳中又夢來謝

拜斗殿在西直門外 憲宗晚年所建今以松
江婁真人主之頗嚴肅

吳明府世賢號古心江蘇南匯縣人善畫蘭詩

水曹清暇錄

卷八

八

筆幽峭數年前借予暨沈上舍大成游龍井分
韻有五古一篇頗近選體頃因丁艱起復來京
偶談及詠物難得大雅古心誦賦皮蛋一聯云
個中偏蘊雲霞彩味外還餘松竹烟甚佳

寶和殿門外東邊有傑閣顏曰天祿琳瑯蓋藏
宋板善本書之處

藥王廟在海岱門東北角殿宇宏壯前明魏監
忠賢所建然無豐碑紀事地鄰海子萬柳籠門
清池碧藻炎月頗有蕭疎涼爽之趣

得天張司寇照舊居在崇文門外屋宇宏深有
楠木廳樓多鬼怪舊林徐明經薊坡曾暫寓薄
暮突見廳角一鬼七孔流血舊林大聲喝之尙
挺立不動移時始滅舊林急遷居焉

德勝門門額乃元趙松雪所書月城內有真武
廟靈應幾同於前門之關帝

湘雲王郎名桂湖北人久客京師雖隸樂部然
不染習氣能背誦唐人詩百餘首兼工畫蘭筆

墨楚楚有致一時騷人韻士頗垂青眼

水曹清暇錄

卷八

九

晉陽菴去宣武門二里許舊有唐尉遲敬德監
造銅佛一尊今已失或云卽稽山會館銅佛也
菴額舊傳黎秘書民表隸字今亦不存菴素寓
客地頗幽靜予因答友小憩菴中有詩云訪友
便隨喜花龕駐吟筇舊題重黎書銷沉惜難蹤
於時快雨餘乾坤肅秋容天宇無纖雲濕翠森
喬松爐香裊金縷旛影搖蒼龍惜哉古銅佛他
徙安可逢惟聞怖鴿聲啾啾雜涼蛩閒拓西面
牕遙見青芙蓉勦眼爲之豁况復聞齋鐘心曠

神頓怡一洗塵俗胸我本山澤人豈宜好爵從
計日抽朝簪退耕縱疎慵

曩年最行擋子葢選十一二齡清童教以淫詞
小曲學本京婦人妝束人家宴客呼之卽至席

前施一趨趨聯臂踏歌或溜秋波或投纖指人
爭歡咲打彩漫撒錢帛無算爲害匪細今幸已

嚴禁矣

曩年仁和董蒲杭太史世駿官翰林時偶賦方
鏡八律同人和韻頗極一時之盛畧載數家於

水曹清暇錄

卷八

十

此其原倡云塵海何人不毀方苦心良冶見鋒
芒輝煌素壁真無翳較量元珪惜少光巧製薛
家籠玳匣新磨苔水汲銀塘修眉廣額分明畫
京兆風流舊姓張修月吳剛別有方巧裁雲匣
瀉寒芒瑤臺對影當窗直粉確摩棱著手光十
幅遠山開畫冊一泓秋水剪迴塘背銘不用循
環讀斲就銀屏四堵張列女傳畫之屏風銀華
鉛水耀難方膚寸稜稜露彩芒海上仙壺歸一
照地中陰澤有輝光金輪春老空開殿鑑曲波

澄未滿塘珠被著來知穩稱回身應向玉臺張
昆吾切後玉成方細截輕冰未頓芒對劍看移
三尺水隔簾仍透四分光長疑虛白能通曙不
信空青竟溢塘銅樹寂寥珠網閉花開曾作畫
圖張曲檻常懷水一方觚稜偏愛射寒芒堂襟
納月三條影壁帶捐金二等光秋露有情飄玉
井東風無力解冰塘苔孃苔子紛投贈攜向紅
樓鎖日張逢占射覆笑東方賦物還能極眇芒
照水比犀分後色印階如日正時光繁星散彩

水曹清暇錄

卷八

十一

掠書幌秋雪作花迷野塘讒語刀環渾不象含
輝雖破莫分張箇中清艷世誰方象外頻煩露
穎芒四際不知春似海兩問真見日重光苦無
圓態難循格恃有澄懷冷挹塘昔昔秋風刮塵
起不曾先乞錦帷張嶽嶽丰裁峻抱方寒空作
作漸生芒清容不改冰霜性丈室恆依日月光
萬頃銀濤歸尺幅一天青氣吸橫塘題詩好繼
千秋鑑彙筆家聲未數張南華張鵬翀和詩云
誰引雙瞳古鑑方初開塵匣露晶芒全摹大地

山河影不借層霄璧月光倒映菱花疑藻井平
量玉水湛銀塘臺前漫學秦宮照恐有蛾眉怯
膽張漫爲圓製強爲方依撓盤龍耀角芒寶殿
四阿爭散彩靈臺一寸欲交光丰稜峻作千秋
鑑品量宏開半畝塘長價近來憑薛燭錦奩細
篋憶分張心羅周天庭和詩云青銅巧製出炎
方端正窺人溢彩芒卦位金行占兌澤坤輿井
絡湛輝光石樓曉霽霞凝闕桂國秋空月滿塘
好與軒轅聽廣樂通明仍向洞庭張飛廉營作

水曹清暇錄

卷八

十二

偶隨方丈室背看艷紫芒槃水全沉蝌蚪跡劍
花橫剪鷓鴣光星搖太白涼穿罽鐵躍鞋賓影
到塘若許水精爲近侍清朝還向玉臺張及甫
申甫和詩云祥金躍冶賦形方出柳應騰四照
芒肝膽稜稜增壯氣鬚眉歷歷有餘光霜明鴛
瓦臨高閣日射堅冰裂淺塘盡愛薛家新製好
碧湖春浪片帆張一室空明映四方措磨几席
靜含芒敷稜清氣開詩境幾折寒波潑硯光珠
只有才輝玉字鏤冰無迹出金塘不嫌太白呈

圭角好醜分明要主張
葭林梁啟心和云愛他不矩自然方
尺幅中涵萬丈芒底用磨礪去圭角
要從剛健發輝光雨過雲破天垂宇
潦盡潭清秋滿塘未許妝臺照梳
髮玉堂高處好鋪張瓦合由來總毀
方偏餘冷面對寒芒中邊界住青空
色表裏平分熨帖光無垢飛精依曲
檻不波止水浸橫塘憑君虛室能生
白儘拓窗疏稱意張其他繁不及載

廣東河源縣藍日司巡檢王學貢康熙戊寅年

水曹清暇錄

卷八

三

卒於官有女在室哀毀暴亡將就木時蹶然起坐索冠履呼其子曰我爾父也陽壽未終誤於醫冥曹見憐故借汝妹之軀以託餘年壯行之志尙熱於衷速稟上司還我微秩越數日自往見令謁求復職聲音舉止宛然學貢令含咲諷之鬢髮弓鞋可得見諸上司耶因痛哭挈眷屬而歸

半翅卽突厥雀又名沙鷄爾雅云鷄鳩冠雉是也大如鴿形類雉鼠脚岐尾後指則無京師宴

客亦用之產盤山者更佳

古人詩多複韻如曹子建美女篇重押難字木難葢鳥名一是難易之難原有兩意如杜子美飲中八仙歌重押船字一是衣領一是舟楫亦是兩意但謝靈運述祖德詩押二人字阮籍詠懷詩重押歸字江淹雜體詩重押門字王粲從軍詩重押人字皆無二義葢古人興之所到不拘拘也唐人則更多甚不勝枚舉矣

內外城皆尙擊太平鼓葢以鐵條作腔糊繭紙

水曹清暇錄

卷八

古

用箸擊之綴鐵連錢隨擊隨搖鈔鈔有聲新歲尤甚在處聞鼙鼙故海寧查慎行鳳城新年詞云繭紙輕敲作鼓聲唧環絡索鐵錚錚踏歌連臂同兒戲何限年光付送迎

戲法雖不足重然酒酣吟倦亦可一醒耳目藥法南省擅長手法北地爛熟至於近日拋彈弄盤尤爲都門絕技惜詠之者甚少毘陵耘菘趙觀察翼曾有幻戲詩漫錄於此詩云飛鳥作鳧石成羊蹇驢摺疊收巾箱古來仙人徃徃弄狡

猶豈知能事乃竟出馴僧髀而向客露禰福此
中安得複壁藏妙手空空向空撮斯須現出般
般活膽瓶風暖花霏香競盃泉清魚唼沫或設
看核釘盤匪巨棗如瓜藕如雪觀者不知何處
來傳有鬼運如與僂問渠擅此驅使百靈訣何
不搬取銅山奪金穴竊鈞應可積滿籛肱橐不
須持寸鐵答言此技胎自漢左慈非已所有莫
致之乃知雖具神仙彈指術只供寒乞餬口資
至於拋擲弄盤則未見於吟詠

水曹清暇錄

卷八

五

後漢書和帝紀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
里一候死者繼路因臨武長唐羗上書言狀乃
詔罷之蓋貢荔枝非唐楊玉環作俑也
獨直角切音濁說文鉦也从金蜀聲軍法司馬
執兩獨周禮地官封人以金獨節鼓今人誤以
臂釧爲獨簫先彫切樂器風俗通舜作簫其形
參差似鳳翼廣雅云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
六管卽聖廟中之排簫今人誤以長笛爲簫又
名洞簫故云無底又弓末亦謂之簫曲禮凡遺

人弓者右手執簫左手承附注簫弭頭也梭私
閨切玉篇且泉切音俊木名集韻須閨切音濬
木也今人誤以爲行緯機杼之屬錠丁定切音
訂說文錠也廣韻豆有足曰錠無足曰錠錠卽
燈字今人誤以銀錠子作錠子答得合切正韻
音浴前漢書貨殖傳答布皮革師古注答布麤
厚之布也答者厚重之貌今人誤以回舍作答
且有作草頭者更謬甚槽郎古切韻會籠五切
音魯說文櫓大楫也禮記禮義爲干櫓三國時

水曹清暇錄

卷八

六

卽誤爲進船具今人相沿而不覺也似此古今
同字而義各別者頗多茲畧舉之
紀曉嵐侍郎嫡母張太夫人武清縣曹氏甥也
曹氏堂柱忽生牡丹花二朵一碧一紫經數日
始萎親戚見者甚多張太夫人幼時目所親擊
人皆稱瑞太夫人尊公雪峯先生卽云物反其
常其後曹氏家遂凋落

墨菊產於朔方古來卽有宋馬楫詩云獨抱緇
衣對曉寒天然清淡惡華丹多因元亮題詩筆

澆在寒枝濕未乾然不多見

秀水朱太史葵尊性嗜鴨少時曾夢遊郊野見一大池聚鴨無數有童子守焉詢之答曰此公之一生食料也後年臻八秩偶抱疴復夢遊前處池內僅存二鴨寤時戒家人毋饌鴨適女歸視疾烹二鴨以獻太史歎曰食祿其盡此乎不久下世

水曹清暇錄

卷九

七

水曹清暇錄卷九

古歙詠莽汪啓淑述

工部大堂舊存古銅圓爐冬月熾炭夏則置冰相傳洪武時籍沒沈萬三家物也

江西上猶縣掛榜山離縣治八十里舊傳邑有登科第者則山夜出火光故得是名山高數千仞半嶺有石棋枰方五六尺人罕得見見者多如意歲丁亥同司章湖蔡泰均授徒于雲城之蕉溪別墅去山雖數里然開戶輒見之一日當

水曹清暇錄 卷九

一

盛夏日午雨霽雲蒸恍惚開山頂現浮圖高約數丈旁有瓦屋數間皆白石砌成又有茅屋一小間俱各有人出入章湖急呼生徒視之皆歷歷共見良久乃滅乃知蜃樓山市蓋實有之第人罕得遇耳

光祿寺舊因張元易種竹署中甚蕃茂黎秘書惟敬題額曰紫禁滄洲今此扁遺失而竹亦無之矣

山陰女史胡慎容號玉亭適大興馮生所著有

紅鶴山莊詩鈔予已選入擷芳集又有紅鶴詞一卷頗饒清麗之句其奇妙鳳棲梧一闕尤婉媚附錄之其詞云羅袂香微風暗度佳節重逢越自生愁緒鏡影嬾窺消幾許一枝愁壓榴花兩歲月催人容易故不是無情故惹相思句往事徒悲腸斷處雙雙燕子來還去

荊州蝎子山小喜峯口有夾山寺梵宇只數椽而梁棟佛像絕無點塵兩壁間前明人所繪天龍八部金碧五彩燦爛如新相傳寺中藏有辟塵珠

水曹清暇錄

卷九

二

二郎廟在景陵太妃園寢白椿之內廟中有石碑如鏡廣二尺餘高五六尺可鑑鬚髮俗稱玲瓏碑同司明郎中祿爲子述

滿洲鄉會試自順治壬辰科始順治中滿漢分爲二榜壬辰滿洲狀元麻勒吉漢狀元鄒忠倚乙未滿洲狀元圖爾宸漢狀元史大成康熙庚戌以後始歸一榜皆試漢文麻後改名馬中驥官至兩江總督刑部侍郎圖後官至陝西巡撫

工部侍郎

內閣大堂之西槐樹有鵲巢會試之年結一巢則中書得鼎甲一人相傳已久頗著靈驗

戴臬司永椿號卯君歸安名士秉臬江蘇時子曾相識後於同社厲孝廉樊榭處讀其倡和詩今與其孫名璐號蕙塘同司詢知漸成草堂詩集向未壽梓因借觀摘錄數章於此其詠荷花詩四章云爾雅載芙蓉其性潔以芳一名菡萏花遺密森開張舉之值長夏衆炎此獨涼花自

水曹清暇錄

卷九

三

遂生理匪以斂榮光嶢然出汗泥無添君子香次章云頗抱玲瓏心心苦積忱惻亦多宛轉絲絲長固根本與訂問淡交久要不招損有質兼有文宜近更宜遠問花花無言脈脈徒婉婉三章云五色方絢采妍媸隨所獲花於儕偶中只自安常格不矜賢士賞不受衆情役由來寂寞鄉任天乃得益莫便想離塵洪厓肩屢拍四章云我讀愛蓮說善道蓮性情獨契靜者妙與花同孤清造物寶太素幽人謝凡榮植根在初基

乃無煩熱攫君看陌上花誰歎錫嘉名其送朱
徵士還山詩云碩人性愛考槃詩豈爲逃名理
釣絲泉若出山何損潔雲因歸岫轉多姿十行
無忝鋒車詔一病能全國上知領畧烟霞元自
悅躬耕也是際昌期信安江郭水彎環鳳翽鸞
吟住故山天下良工惟用拙古來高士半成閒
橋繁洲次須勤護柳種門前莫浪攀翻笑先生
重赴闕龍身尙溷屈伸閒塞北滇南萬里車郵
籤題徧墨痕斜豪能結客非諧俗老不求名苦

水曹清暇錄

卷九

四

憶家飯顆山頭知室邇平津閣裏歎人遐卜鄰
喜與嚴灘接歸及春江好泛槎由來綸閣鹹梅
味不敵茅菴芋栗香結社徑須尋角里辭官敢
謂薄淮陽詩名添得燕郊重門榜遙分漢殿光
不用頭銜商改換如君方許署賢良又橫港云
舟居寡人事睡美不知曉晝看三兩聲曙色入
林杪忽聽水潺潺又見石齒齒一灘高一灘履
險自茲始又約亭孫人龍以芍藥餅餉客卽席
分韻詩云留花無計惜花殘滴粉搓酥并作團

饋面正資仙露沃翻階尤合鳳池餐撿描長信
宮娥扇色借華陽羽士冠方法嘗新人未說餅
師添譜與傳單已落將離事大難忽教重聚得
團圞風前聲價黃金屋身後功名白玉盤暈碧
裁紅無別恨搗香篩辣結新歡此花開遍登場
麥焚尾應同入宴看又留別嘉興鮑明府鈔詩
云春風吹波融冰潭小園梅暖苞拆含暗香早
已通鼻觀皎月况復開塵函投來佳句挾仙骨
却與花月參成三君才自足擔一石俛視餘子

水曹清暇錄

卷九

五

皆罨旣一行作吏不得達束縛何異纏絲蠶憶
昔苔雪足來徃官齋剪燭頻深談軒開前度觸
延賞交久至味同回甘浮雲變態倏瞬息我甫
轍北君轅南君今量移在鴛水天空雲淨光拖
藍汀蘭岸芷互紛錯所惜百里無峯嵐我今之
官落桂海彷彿坡老投瓊儋傳聞此邦峯競秀
當案排插青瑤簪我屢山多君歎少世事盈絀
堪微參遙持此景爲誇說虞衡有志須窮探布
帆芒屨望荒徼書囊襪被嗤空擔梅前有約吾

不負他年記取同茆菴過新喻悼舊令景四維
韜菴云我來君已逝腹痛過江潭老友今餘幾
新詩孰與談榻消寒九九約爽徑三三已少聽
鷗伴何心更擘柑皆雋永可傳

內廷靈珀一方廣狹方寸中有莖葉冬至則敷
榮暢茂夏至凋落有御製賦以紀瑞又命
廷臣賦詩真異寶也

廣西北流縣有葛洪巖相傳晉葛洪爲勾漏令
修煉於此床竈猶存巖下產米類小木耳可治

水曹清暇錄

卷九

六

肺熱味亦清香堪作羹材名葛仙米充上方歲
貢戶部主政香麓李承報所述

明末御史毛羽健娶妾甚嬖其妻忽乘傳至遣
之不及爲妻所困羽健恚極遷怒驛遞因倡裁
驛夫說科臣劉懋羽健親也附和成之驛遞一
裁遊手千萬人無所得食乃相率爲盜闖賊從
而招集以致流毒中土履宗滅社其禍實釀成
於一婦人也

任昉述異記云江南有嬾婦魚昔楊家婦爲姑

溺死化爲魚其脂膏燃燈以照鳴琴博奕則爛
然光明及照紡績則不明焉沈懷遠南越志亦
云昔有嬾婦睡機上姑怒之遂投水化爲奇獸
一枚可得脂三四斛燃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
則明

土醞舊稱苴蕙酒雙塔寺趙家所造最佳又有
金瀾酒益用金瀾水所釀者今皆不行時尙惟
紹興老酒良鄉膏梁燒酒

滿井在安定門外井高於地泉平於着冬夏不

水曹清暇錄

卷九

七

竭井秀豐草修藤綠茸葱蒨土人酌泉設茶肆
遊者頗多林堯俞有滿井詩寒泉凝碧甃一酌
冷人心素綆無妨短銀床半欲沉畦渟漁藻入
林影鳥巢深偶值隄邊叟悠然似漢陰

永平有石魚只寸許產石中破石取之味極鮮
美桐城有麥魚形與麥粒無異味亦佳最宜糟
窖卽墨勞山溪中有仙胎魚形如柳葉長二寸
許柳葉所化吾郡休寧有桃花魚寧國涇縣有
琴魚相傳琴高遺跡

董洵號小池浙江山陰人精鐵筆工蘭竹小篆尤妙曾為四川保縣主簿保縣西門外有繩橋以十數竹繩編成長半里下臨巨江奔濤駭浪日無寧晷遇大風掀簸如舞帛大吏開邊經此亦不能乘輿馬惟用土人扶掖而過信為奇險即古之索橋也

鄂羅斯西北夷也所奉女主伊處以木為城滿洲甲辰進士明善有詩云盟成交市罷防秋木柵圍城抗遠陬中夏人來談貿易象胥牽引上水曹清暇錄 卷九 八

雕樓 永安寺即瓊花島舊址在皇城西北隅蓋金人取宋艮嶽奇石所為巖洞窈窕元稱萬壽山有廣寒殿四隅有亭曰玉虹方壺金露瀛洲明宣德三年春曾命尚書蹇義等十八人乘馬遊覽復賜泛舟太液池網魚兼資御醴舊傳遼蕭后梳妝處按太岳集云萬歷七年五月廣寒殿傾圮梁上落下金錢一百廿文萬歷賜以四枚文曰至元通寶則其殿為元時所造明矣順治年

間即其地建寺俗稱白塔乾隆初年於其旁設小行宮名悅心殿

翰林院在東長安門外 鑾駕庫間壁元鴻臚寺舊署基也有清秘堂瀛洲亭成樂軒柯潛所建亭劉定之所浚井諸勝而瀛洲亭庭中富西府海棠春時花開如錦池水澄澈殊魚游泳頗有濠濮之趣同鄉程主政晉芳有詩云清華地不長凡榛招飲能容局外身作態花明當晝景安行轡挽最韶春折來簪帽慚頭白醉後臨流水曹清暇錄 卷九 九

覺眼新種竹玉堂徵故事今人何必媿前人清流灑灑響循除梅陣橫飛白戰初賞到繁枝欣願滿坐來隙地是香餘掃花且廁成仙後仰面惟看落照疎小聚也堪為典要他時誰繼竹垞書後圃又有柯公手植翠栢二株 勝國都下諺云吏科官戶科餽刑科紙工科炭兵科阜隸禮科看至今尙然 禮部儀制司有優鉢羅花開必以四月八日至冬而實如鬼蓮蓬脫去其衣有金色佛一尊不

知所自來也

順治初年江蘇崑山縣唐順泉在生誠實死已十三年矣一夕魂歸附其三子媳云予已爲神封寧濟侯頗知冥間事子家無大罪惡止以汝姑及小男女傾溺器手卽上竈竈神時上告天曹滅汝姑壽并降疫於合家而污穢竈神之罪皆歸汝姑只有兩月在世矣屆期信然

慈慧寺蜘蛛塔相傳明時有蜘蛛聽金剛經寂化瘞於塔內故名雙林寺有神虎橋橋舊有四石虎後一虎於夜中逸去不知所之故今名三虎橋

水曹清暇錄

卷九

十

時俗通稱老先生見史記賈誼列傳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

神木廠所積大木皆永樂時物最巨者曰樟扁頭或稱張點頭圍大二丈外長四丈餘又有王二姊嫌河窄混江龍等名俱刻有字爲記皮爛心存對面人立尙不相見

前明嘉靖年間寶坻縣大龍潭出一水牛大如雄犬人若逐之抖毛出水射人如雨可二丈許年餘始不見

萬壽寺有大鐘永樂時姚廣孝監鑄者重八萬七千觔徑丈四尺長丈五尺內外刻華嚴經一部華亭沈度所書也鑄時年月日時皆丁未徙置時亦四丁未

直隸王烈婦深憐文學張仲子之室也年十九適仲子合卺之夕卽爲夫禱疾漸垢舅姑賢之

水曹清暇錄

卷九

十一

執婦道八載殊謹夫死無子治葬畢以夫所遺佩條自經於室王生近顏曾爲立傳

鷹青山人李錯字鍊君隱居盤山予少時西岡鮑明府鈐爲予極稱述頃見其睫集詩格雖不甚高然亦苦心鍛鍊因摘錄數首其醉紅秋望詩云日月驚心劇乾坤放眼空塞寒霜欲度山迥樹新紅虛聲委蛇出生烟冥漠通境寬情自隘愁絕理難攻徃事浮雲似秋聲落木中貴游銷賤骨白髮變青童縱酒捐齊瑟鳴鬻廢楚

弓死生諸態見哀樂幾人同苦節偏求守迷方
固易窮虞卿原自窘柳下詎爲工獨客憑荒檻
危亭戰北風寢正端在望揮涕對飛蓬洞庭秋
月行詩云沙棠之舟木蘭楫淺塘曲渚紛相入
涼風拂水水欲波洞庭無人愁奈何此時片月
當人起哀猿苦號啼不止何處參差吹夜闌相
思移注繁聲遠金幢翠旌騎不前九疑滴滴空
翠寒夜久風吹月西墮欲墮不墮曲入破其臨
水詩云几上殘編倦不收溪邊沙鳥默相求看

水曹清暇錄

卷九

十三

書忽下千秋淚臨水翻增萬里愁老去襟懷偏
憶遠古來辭賦已悲秋壘中同學今誰在獨許
青山照白頭

琉璃河在良鄉縣南四十里上有大石橋嘉靖
年閒各處捐銀三十餘萬兩永陵又助銀九萬
三千兩始得成有明張居正碑記

杜子美詩合昏尚知時合昏木名朝舒夕斂卽
夜合花也京俗稱馬櫻樹

白塔寺在阜成門內遼壽昌二年所建藏釋迦

佛舍利二十粒香泥小塔二千形制如幢色白
如銀至元八年修飾加玉杵石闌檐掛華鬘身
絡珠網明天順二年改名妙應寺又有黑塔青
塔不知所在矣

大通橋至通州河通稱通惠地勢高下懸殊至
元郭守敬奏置七閘方能蓄水以運南來百貨
而用蹇驢曳之頗擅利濟且夾岸叢蘆高柳画
橋雀舫佛宇漁舟櫛比如畫南人久離鄉土者
至此不覺心曠神怡乙未夏午予偕同寅菰塘

水曹清暇錄

卷九

十三

戴璐曉瀛邛文愷漑餘徐煨藁莊夏璇源同遊
予有四絕句云夾岸修楊綠帶烟蹇驢解挽楸
頭船鄉情暫釋塵襟爽灰洞原來別有天葛衣
踈爽水風涼弭楫時聞杏子香蘆葉蕭蕭蛙閣
閣恍疑睡起魏家塘草綠裙腰水熨羅荷風槐
影寫清和如移雙獎吳江岸只欠彎彎月子歌
扁舟一葉水鷗輕籬燕新蟬亦有情數盡村橋
忘日午聯塗遊跡喜雙清

魚藻池在今崇文門東卽俗呼金魚池居人界

池爲塘歲種金魚以獲利內庭池沼臨幸則取
給焉帝京景物畧云沼塘植柳覆之端午都人
走馬於此今則闕然矣

沙色明殘月江聲壯曉風予渡桐江詩中句也
鄉思先花發春愁較雪繁予懷歸詩中句也江
春青滑笏樹晚綠扶疎予錢唐江詩中句也遠
帆疑下碇高浪欲粘天予柳上詩中句也壯心
隨燭短鄉緒共更長予客夜詩中句也日喚庭
花如中酒風柔池柳欲飄烟予默齋詩中句也

水曹清暇錄

卷九

十四

句瘦每嫌庭鶴胖懷澄恰與澗泉清予山齋遣
興詩中句也多承听柳還青眼堪笑溪鷗早白
頭予還鄉詩中句也辛巳春綿潭書室爲祝融
所侮拙稿盡化黑蝶全篇不復記憶

長壽花出緬甸形類水仙黃色燦爛如金惜不
甚香龍女花高五丈有奇圍七尺餘葉如木筆
大倍之冬不凋花於秋如盞瓣類蓮潔白似玉
攢叢黃鬚中一鬚長四五寸結頂狀如意出瓣
外香類優曇聞數里一開千數百朵遠望疑層

雪滇南惟此一本豈古之瓊花與俗傳爲龍女
所植竭智分之無不立槁樹在大理蒼山感通
寺前張觀察法爲予所述

光祿寺有餗梨木酒柞可盛醞三十石洪武中
籍沒沈萬三家中物永樂時移貯寺中
廟市西城則集於護國寺七八之期東城則集
於隆福寺九十之期惟逢三則集於外城之土
地廟斜街

婁縣國學錢世徵雲樵室人朱蕙字靜芳號紉

水曹清暇錄

卷九

十五

齋事姑以孝聞雲樵赴試順天留京十五年家
貧無力延師自課其子及姪皆有成所著名綉
餘小草

象棋俗傳爲堯所創以敬丹朱者然其時尙無
炮製可疑司馬溫公有七國棋楊升菴又有三
國棋惜今世不甚通行

黃金臺有三其一在大興縣東南其一在易水
之東南其一在昭王所築館郭隗之宮今皆不
存矣

司馬司字唐人有讀作仄聲者如白香山一爲州司馬琵琶琵琶字亦有讀作仄聲者香山詩金屑琵琶槽是也

魏曹植遭兄丕逼七步作詩世艷稱之唐開元中史育於明皇前五步成除夕五律一首亦頗工穩其詩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回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已入後園梅明皇雖授以左監門衛將軍然世多知陳思七步之敏而史育捷才湮

水曹清暇錄

卷九

六

沒殊爲可惜

烏魯木齊深山中常見尺許小人男女老小皆有其音啾啾春間亦出至行帳前人追捕之則跪而哀泣獲之則不食而斃縱之洋洋圍圍而去回顧徘徊其地多紅柳稱爲紅柳娃絕侍郎昀爲予述

石季倫之富云初殺一巨商全沒其私財後得豪於當世見沈作喆寓簡季倫臨刑曰若輩利吾財耳竟是一段果報

七月十五爲中元節時俗多以是日祀其先世而湖北當陽縣則於是日延接親戚其俗殊不可解

天地日月各壇三才燈方廣盈丈以堅木爲匡以鐵絲爲網燭巨如椽工部監造太常寺經理懸掛然火

水曹清暇錄

卷九

七

水曹清暇錄卷十

古歛詠葬在啓淑述

陶靖節文有云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又有詩云得知千載後正賴古人書又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又云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又云詩書敦夙好林園無俗情又云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靖節忘情名利尚且讀書不輟何今之人多不好學

二月初一俗稱為中和節云起於唐李泌市中

水曹清暇錄

卷一

貨太陽糕以祀太陽星君

陶潛好用酒字李白好用仙字李賀好用死字

白居易好用醉字鄭谷好用僧字溫岐好用平

橋韋莊好用夕陽皆信手筆滑之故

滬城以絨繡成山水人物閭中以紙織成花鳥

人物寧國府以碎石堆成眞草聯扁蕪湖以竹

奏合篆隸燈屏深陽以眞花片堆粘扇頭條幅

花卉生氣宛然皆巧奪天工也

西域蒲萄有十數種而瑣瑣葡桃最足珍貴然

題詠者甚少頃閱黃百學詩漫錄其篇云蒲桃

出大宛傳來昉自漢武帝遣貳師費兵餘十萬

得種植離宮彌望敷柔蔓秋風馬乳垂釀酒供

御讌茲以瑣瑣稱名同類殊判老幹大於斗細

梗亦蠱健不比架棚中緣施等葛覃皤皤止溪

翁一編時把玩開表已八旬憤樂忘憂儲殘暑

動涼颺階葵色初變屋壁忽生香侵晨鳥聲亂

掀窻一仰願芳實檐層綻呼童命采擷升木如

綵緣掛筐掄先熟次第留明且餉我一瓷甌盈

水曹清暇錄

卷十

二

貯封楮幔殷勤命品題折簡親濡翰捧讀開緘

視芳馨滿鼻觀初疑舍利子還道青晶鉢手嘗

連數顆甘露牙根濺自慙跛鼈才胡能一詞贊

况逢大雅宗更難長楊獻強抽凍芋盟應爲掀

髯粲

湖州有一楊姓醫生善諧謔并弄戲術人呼爲

楊白嚼康熙二十九年欲製外科膏藥私囑土

工覓新屍天靈蓋恰值人家有委土工焚一新

女屍遂竊割其頭乘夜攜至楊舍楊密接而藏

於門側是夜皎月映戶楊見其頭漸長幾及丈餘髮皆直豎大驚急投門前河中復湧出於水面數次楊踉蹌歸語其家人未畢暴卒事見徐慶信徵錄

端一端五兩日內外京城居民不汲井泉云避井毒也日須皆預汲儲

嘉興一醉漢宵行失道偃偃岐路遙見燈光明微急就之則橋畔有草舍叩門意欲借榻否則乞其指引焉剝啄間卽有少婦啓扉畧道意而

水曹清暇錄

卷十

三

婦已首肯然其地隘甚婦曰我祇一床同宿可否其人見婦殘粧未卸姿態妖嬈方謂求之不獲一聞斯言喜出望外問曰有姑乎曰無有夫乎曰無其人卽裸而登床催婦就寢婦啞啞笑息燈解衣推之曰床窄睡須少進其人依言又推之曰再進些連推之而翻然一跌已落於河矣幸有漁舟停泊驚起救之詰其由備告所遇漁人曰水鬼耳彼見君年少故以色誘之然其伎亦狡矣哉其人尙不信仰首視之則屋宇俱

無唯倚橋古柳數株耳

秋晚少年多畜蝓蝓形類蝨斯而善鳴天寒則漸僵剝芻藏之於身得暖呱呱而啼飼以銀珠通體皆紅爭誇笑樂竟有能過冬者

順治二年浙江石門縣資福院僧鋸木爲水車解開樹時內一株有太平二字厚五六寸皆透字黑色宛然墨痕遠近聚觀乾隆二十八年予客温州同族兄孚遐亦曾目擊一木板內福字其理殊費解也

水曹清暇錄

卷十

四

水床形類矮炕跌坐頗適炕足微裹以鏡一人曳之其行如飛 太液池金鰲玉竦等處皆有之然惟部曹辦事人員方得乘坐至於外城護城河中更可附搭其價頗廉可省賃車稅馬之費也

維西在滇南麗江府之西與蜀地相近夷人所處然有數種內有各古宗者卽唐吐番之後無姓氏兄弟數人共娶一妻或欲獨妻則羣爲之不反而女家亦不之許兄弟之子女卽互配竟

同禽獸不意同一天壤而有此類也頃有友人
從維西來具述如此殊可駭異

相牛經不著作者姓氏託名甯越亦猶禽經託
名師曠鶴經託名浮邱耳然齊民要術已載其
文似兩漢人之書

江鴻臚蘭購得古琴四張一鐵一石一竹一銅
形製大小不一然皆古致可愛信非偽製可見
古人無物不造

臺灣有綠珊瑚亦名綠玉樹其種自呂宋國來
水曹清暇錄 卷十 五

樹多榦枝而無花葉光潤真與名稱先師張柳
漁先生出差巡視目所親覩

黃秋海棠人家園亭甚少昔年予於丹塗縣丁
角鎮見之分其苗歸不活金朝蔡伯堅曾有詩
蓋其來舊矣

戒壇寺古松顯靈宮古栢韋公莊柰林黛色參
天清陰覆地長夏往遊令人忘暑

康熙五十八年鄱陽縣青湖夏姓園中來異鳥
虎頭駁色大如犢其聲甚厲不畏彈射居三日

飛去不知所之見邑乘

鐵雀色黑而肉腴有似江南黃雀然無人用糟
製者前明盤饌已尚之見酌中志

明孝定皇后夢九蓮菩薩授經覺而錄出絕無
遺忘乃敕僧入大藏并捐金造慈壽寺塑菩薩

像騎九頭鳳象教中素所無者故陳萬言慈壽
寺詩有怪底花開客浮名逐夢來句

赤肚子未詳何處人嘉靖年間曾住密雲縣大
悲菴時出遊民家豕圈中與豕同臥而身無穢

水曹清暇錄

卷一

六

氣又在滕家巷一民家檐下壘磚如井箕坐其
中終日不言不食人與之食則食與之衣則裂
之赤身蓬首覆以片氈盛暑祈寒不覺也許內
臣繪其像人俱呼之爲仙會大旱強令禱雨凡
八日不食得雨乃食人益異焉

寧都魏叔子禱家藏文本屏三其一山水有瀑
布下注而復瀉爲波瀾其一羅漢騎獅子頭目

鬚眉畢具其一有鳥翔起展翅垂尾頭頸歷歷
若丹鳳然此蓋天地日月精華所鍾在木在石

皆一例也

錦帶花維揚人稱為海仙蓋初得於海州山谷間枝長而花密若錦帶然其花未開如海棠而繁麗媿娜過之惜無香無子第可鈎壓其條移植他所花譜以海棠為花中神仙此花不在海棠之下宜以仙為號也無名子有詩三章云一堆絳雪壓春叢娟娟長條弄曉風借問開時何所似似將繡被覆薰籠春憎窈窕教無子天為妖嬈不與香盡日含毫難比興花中應是衛莊

水曹清暇錄

卷一

七

妾何年移植在僧家一簇柔條綴彩霞錦帶為名卑且俗為君呼作海仙花

寡人古時不獨為君自稱元后閒亦道之如葩經燕燕末章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之類蓋莊姜自稱也如此類者尙多

予長女婿洪榜字蕊登號初堂己酉選拔戊子舉人迎 鑾 召試 欽賜內閣中書學植頗

優下世時外孫方回年甫數齡故其所作詩文竟致散逸頃逢瑤峰梁中堂甚稱其朝考卷中

黃金臺賦因漫載其篇云溯舊聞於日下徵遺事於昭王有燕臺之故址因郭隗而揚芳百尺凌雲猶憶夫築宮置館于金市駿奚論於服阜飛黃地以人傳當日之經營莫攷各因事志後來之景慕能詳懿招賢之茂典得致治之大方碣石初開匪黃金之足貴望諸已至洵騏驥之之惟良寧畏齊疆知故鼎將陳於磨室誰言秦帝豈地圖敢問於督亢惟斯臺之不泯撫徃記而益彰爾其排空萬疊拔秀千尋赤雲杳杳起

水曹清暇錄

卷十

八

霧沉沉秋風易水之傍斜連烟草落日燕山之外廻出寒林棲多太子之烏應疑栢列蔭有先公之樹最愛棠陰當夫緇衣好篤杖杜情深羣賢畢至髦士相欽陋楚國之章華都那相禮比周家之靈囿矇矓論音君歌臣賡既式金而式玉樂先辛後胥鳴玉以懷金是以人輸忠盡國護異才連五諸侯之兵直抵臨淄而不阻下七十城之地僅餘莒墨之未摧功則高於桓文欲盡道量之極業幾同於湯武方舉大綱以恢追

尋故地憑弔荒臺雖復基縈碧蘚迹點蒼苔高
壇埋於風雨峻級圯於蒿萊讀樂毅之書猶餘
想像述燕昭之事不禁低徊此諸葛隆中抱膝
尤深其企溯夏侯許下著論遂表於新裁者也
彼夫銅雀徒誇凌敲不度望似通天玆逾連璐
系以陸雲之詞重之邊讓之賦亦有握日通霞
棲鸞遶鷲光銜消暑之珠花發恒春之樹馳方
士之所刑競求仙而不悟孰若茲臺動好賢之
深思發望古之餘慕方今 聖化遠敷文德覃
水曹清暇錄 卷十 九
布闢顓俊之門廣書升之路偃伯靈臺之上勲
過三五之期圖畫雲臺之中人逾四七之數彼
霸國之遺風豈千古之隆遇
梅聖俞秋日家居詩懸垂低復上鬪雀墮還飛
相趁入寒竹自收當晚闌自謂獨創新格然杜
集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四十韻中神女峰
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已
先有之矣故詩至少陵無體不備所以爲詩中
之聖也

山川壇在天壇地壇之西周廻六里太歲壇先
農壇皆附其中環壇皆是藉田壇內古井相傳
有龍螫焉

山左蒲留仙好奇成癖撰聊齋志異後入棘闈
狐鬼羣集揮之不去竟莫能得一第

桐城左君國林欵客烹蟹十二客有胡姓駭然
曰昨夢十二人來求救吟曰我本甲冑士馳名
秋水鄉哀鳴來乞命急救十工堂左驚曰何不
早語我也由是左君遂戒食蟹後終南雄推官

水曹清暇錄

卷一

十

有政聲

憫忠寺在宣武門外唐貞觀十九年太宗征遼
東歸憫陣傷將士建以超度亡靈中有蘇靈芝
行書寶塔頌碑其石凹處蓋史思明僭位時所
更改平定後仍舊鐫故多陷文耳寺廣百畝僧
人多植卉木清陰籠戶最爲幽雅而西府海棠
尤多爲近時遊覽勝處且天石上人根器本深
交游復廣故文人韻士咸麀集也寺中舊有大
銅鑊可容數十石米唐時所造近竟不知其所

去矣

宋徽宗興畫學嘗試諸生以萬年枝上太平雀為題當時竟不知萬年枝為何樹無中式者後密詢之中貴乃冬青也

近時酒筵所尚海錯惟鮑魚最古秦時即有而王莽於漸臺中尤極嗜之次則淡菜唐李賀詩云淡菜生寒日至於燕窩海參前明始興然只見於饋遺尺牘亦無人吟詠之 國初吳梅邨纔有詠燕窩海參五律二章

水曹清暇錄

卷一

十一

勤學三年而不窺園非獨董仲舒後漢桓榮十五年不窺園

興安嶺相近伊蘇河源出古北口必經由之處也嶺上松毛冬時盡落

烟艸一名淡巴菰又名金絲熏又名相思艸產於呂宋國前明始入中華翊菴瑣語云出入閩崇禎末年中國方盛行然唐時已有相思若烟艸句明人詩集內詠之頗多 國朝韓慕廬先生屬及門專詠最多仁和倪一擊秀才緝有烟

艸志八卷

世傳神童詩五言三十首蓋宋時吾宗名洙者所撰洙浙江鄞縣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仕至觀文殿大學士

梅檀瑞佛在內城西鷲峰寺唐名淤泥寺質似沉檀然萬歷中慈聖太后已傳真金衣褶無縫兩目上視左手微仰右手微頰其體無所倚著足下可通一線相甚端嚴奇古信非近代人所能造元學士程鉅夫有記頗詳素著靈異王公

水曹清暇錄

卷一

十二

大人捐施迨無虛日殿前樹有一碑歷載從周朝以來瑞佛周遊所止之處年歲鑿鑿可考在人揚請然寺中無禪僧皆住刺馬多半又皆在京無賴少年投充並非外來者

國初江蘇有製麥為燈者亦曾充貢 上以麥係五穀後苑張燈懸之中央故王士驥詩云江南五月麥初黃野老慙慙進尙方織就絲絲水比潔鏤成葉葉玉分光誰高市上千金價不數宮中七寶裝聞道聖人昭儉德瑩然一盞照中

央近時竟不復見江右則新創瓷燈湖南則新
創錫燈吾鄉蕪湖舊有鐵皮燈之外又製攢竹
燈三者各省頗通行

玉泉山上有觀音洞山麓有呂公洞相傳洞賓
先生曾經宿此皆金章宗避暑宴遊之地當時
有芙蓉殿望湖亭看花臺卷幔樓遺址皆漫渙
難尋矣

蕭史煉丹以第一轉與弄玉塗面并不專尙素
潔故後有額黃程粉之製額黃以石黃着額釋
水曹清暇錄 卷十 十三

名顏赤也近代則全尊白矣
月池在涿州西南二十餘里外其廣幾及百畝
蛇曲蚓迴泉瑩波淨夏秋之時芰荷映蔚頗供
遊眺近聞漚蕪其半矣

前賢有以一句詩而得盛名者代不乏人予戲
集成數聯如張春水張叔夜以春水詞得名可對趙倚樓
趙嘏以長笛一聲謝蝴蝶謝無逸以蝴蝶詩得名可對鄭
人倚樓句得名鮑孤鴈鮑當以孤鴈詩得名可對趙蹇驢
鷓鴣鄭谷以鷓鴣詩得名可對趙蹇驢
趙諷以蹇驢賦我梅河豚梅聖俞以河豚詩得名可對雀
畫箇中句得名

黃葉崔不離以黃葉聲多酒不辭句得名挖墳賊裴說以社工部墓詩擬鑿孤墳
破句可對長嘯公范鎮以長嘯却敵賦得名予曩年客遊邗

江曾賦旅簞有秋痕句時金廣文兆燕江方伯
春沈上舍大成諸君皆呼予為汪秋痕
吏部銓政近時可謂至公每月朔日投供十九
籤缺二十說堂廿五掣籤其籤分二筒一缺名
一人名考其始蓋起於前明萬歷年閒孫公丕
揚也

順治年間尙承前明餘習友朋徃來名刺多稱
水曹清暇錄 卷十 十四

同社同盟後楊給事自西具疏遂行禁止五十
年來即無科第之家葭葦之戚而咸稱年家眷
故無名子有口號云不論鑿官道官不論兩廣
四川俱通名一概年家眷

女媧氏觀世音菩薩西王母藍采和世俗皆作
婦人之狀殊屬謬甚然以訛傳日久遂牢不可
破矣
文木產安西積海中桐樹成林枯皮剝落埋海
沙中經千餘年人取得者斲為几面屏風有天

然溪壑樹石之形

趙州栢林寺殿壁左右有唐吳道子所畫水一

壁文水一壁武水至今尙存

辛未秋蒙古台吉必力滾達賴獻白鹿毛色純

潔性且馴目睛如丹砂壬申秋木蘭園中復獲

一頭毛色亦縞潔誠不易得物也

數十年來各省爭建會館甚至大縣亦建一館

以致外城房屋基地價值騰貴吾鄉歛縣會館

在阜城門直街中有蘭心軒頗幽靜然多不吉

水曹清暇錄

卷十

十五

南院又苦隘卑時被穿窬之累

近年洋菊其管放一種名承露盤大幾盈尺且

耐久惜皆蒿艾所接竟難留種花兒匠之狡獪

殊堪痛恨

草橋地勢低窪廣有水田且土潤宜種植故蒔

花者頗多又近豐臺春時牡丹芍藥連畦接壟

復富蓮塘長夏荷香飄拂策蹇巡行頗似江南

風景

今人稱妻父爲丈人或曰泰山有丈人峰故推

而及之也何不據爾雅釋名之稱外舅妻母之
稱外姑豈不雅甚

之乎也者皆可入詩李太白問月詩我今停杯

一問之笑歌行笑矣乎溫飛卿推賢見射乎王

龍標垂竿幾年也又薄暮見漁者

都察院庫中有巨鱗一年之中時或夜出能應

休咎門戶不啓而自出入自如殊可異也

原任四川布政司張公寶南先生予舊雨也曾

爲予云其太夫人嗜甲魚一日厨人市得大甲

水曹清暇錄

卷十

十六

魚解其首有小人長三四寸許從甲魚頸中躍

出旋繞甲魚之旁厨人大駭失刀驚仆醒時小

人不知何去甲魚亦不復敢羞焉

鶴林玉露稱曰黃綿襖子小說拾遺稱酒曰

水綿襖

閩中紙織字畫山水人物花鳥真草隸篆皆有

殊爲新異偶閱留青日札嘉靖年間沒入嚴嵩

家物已有紙織字畫蓋前明卽行之矣上世似

未見諸書中

直隸任邱縣文園李學士中簡詩禮傳家諸女
皆能吟咏惟學溫學慎所著得見餘尙未徵有
漫識於此學溫字蘭貞濟南學署秋日歸寧夫
子字問歸期答詩云高城秋色深瑟瑟寒颼至
侵曉倚南樓青天來雁字節序過授衣黃菊驚
離思展矣懷君子卓犖才未易昨日拆緘封宛
轉深情致上言秋雨多窻蘭向憔悴不問歸來
期循諷潛制淚人事多乖外關山隔迢遼雖無
帷車來空媿寶釵寄欲行還躑躅暮野憂魑魅

水曹清暇錄

卷十

七

長吟感蕭颼浩嘆悲陰暄眺望連日夕反側不
能寐轉蓬離本根飛揚滿天地岡松與澗石歲
晚同心契春水詩云春光何處好溪水綠烟生
蘸柳偏多態浮花最有情泥融知燕喜風靜覺
鷗輕爲問桃源路漁舟小渚橫學慎字以漪題
十美圖詩云雕弓金羽學男兒十載從戎百戰
歸錯認昭陽陪幸者輦前一咲墮雙飛蕉簟清
涼珊枕明涼侵玉骨醉初醒綠雲一朵西風裏
低襯仙裙上畫屏絕世天姿出自然碧苔階畔

曉風前相看似欲盈盈下石上三生證鳳緣將
飛未舉態嬋娟誰識瑤臺白在仙見說漢臯虛
解佩流風回首悵長川金屋羣推絕代名淡妝
臨鏡轉亭亭化身却入丹青裏莫訝蛾眉門尹
邢自從辭輦掩長門舊事淒涼不可論團扇曾
牽懷袖影幾回相對憶君恩漢宮明月照邊關
馬上啼紅去不還非是琵琶解愁思玉顏容易
到天山東觀書成帝用嘉能將事業洗鉛華聞
中韻事從頭數幾个名姝號大家輕盈無迹踏

水曹清暇錄

卷十

八

青塵十二金釵一可人玉笛聲中金谷晚誰將
小幅爲傳神霓裳妙舞對花叢一曲山香扇底
風可是羊家張靜婉小垂手態似驚鴻
圓明園西海甸有虎城築以養虎豹又有百獸
房畜熊羆麋鹿諸獸盛以樊籠虎城上則罩鐵
條門枋刊明某年某月某官所進計重若干觔
每日給豕肉數觔有人觀則市鷄鴿與食

水曹清暇錄卷十一

古歛訥莽汪啓淑

元耶律楚材政事文學俱佳貌亦魁梧長髯輪耳予向見其遺像長鬚分三線身披深紅只孫晚年得楊文秀造墨法用桐油煤命子鑄製一萬錠名玉泉萬笏卒葬瓮山南麓前明有人造園曾發其冢項顛大倍常人幸有為之解救得仍掩埋乾隆庚午歲特旨建詞并命家文端公為碑記亦異數也

水曹清暇錄卷十一

癸未夏予客溫州會遊馬氏園中有池僅畝許蓄赤鯉殊鯽甚多長皆竟尺拊楹拍手則羣聚金刀梭擲波面紅鱗潑刺如花亦奇觀也
濮陽山民刷石石內得一白龜唐懷州疑真觀道士於柱中得一蝦蟇天寶中李應物開砥柱石中得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為平陸縣如意中濟源路致淳家水碾柱中得鮎魚長尺餘猶生夏侯攷開貞陵堅石中得金釧半股潯陽役兵鑿石石中得小石碑視之乃王逸少所書頭

眩方王文秉破石得金蠶杜精破石得活魚於理殊費解也

蒙泉在真定府封龍山之半安敬仲詩略云作聖有奇功誰知在蒙養宣尼贊周易妙旨存象象千載紫陽翁人安再宣朗工夫益精密為我重指掌敬仲名熙私淑於劉容城而蘇天爵實出其門著有默菴先生集

徽稱朝奉相傳宋時封朝奉郎因為稱蓋尊之也按宋人范正敏遜齋閑覽云魏遠可朝奉

水曹清暇錄卷十一

二

喜為謔談則當時不獨徽郡人稱朝奉矣
安徽泗州東門外釋迦寺門前嵌地有大青石用水潤之便見寺院樓閣僧佛形像貝多古樹其紋甚細至今尚在

湖南益陽縣民間往往有夜寢與同室人合曉而鬪者名曰沙魘土人習慣不以為怪但取冷水向人面上噴之俄頃稍醒飲以茶湯越日始蘇長沙周克鵬孝廉為予說

潞河一名沽河見太平寰宇記然有東西之別

一經安樂故城與螺水合名東路河一經狐奴故城與鮑耶水合名西路河

一枝軒隸書扁額前明吳璉王穉登伯穀筆也在詹事府署中丙申歲陸太史費墀於土中挖得之

戰國策荀卿謝春申君一篇見之韓詩外傳篇中引詩爲證蓋其體也編國策者亦收入之而不去其詩殊與本書之體不類樂毅報燕王書辭句卑弱絕不類戰國時人筆氣及閱劉子政

水曹清暇錄

卷一一

三

新序則其中載之乃悟亦編者誤取劉書以入之耳

門側之堂謂之塾故南書房上書房在乾清門之東西也

東坡先生和蘇堅遊蜀岡送李孝博奉使嶺表詩計十韻墨跡刻石在竹西禪智寺按東坡宋

元祐七年出知揚州其時蘇堅主簿寓揚李孝博奉使嶺表過揚蘇堅與遊蜀岡作詩送之東坡次其韻者萬歷己卯陳文燭守揚時因比部

袁福徵之贊襄重摹壽石順治辛卯王漁洋司理揚州又屬宗定九重刻之和詩并徵時人賡

詠有禪智倡和詩一卷其碑歲久殘蝕覃溪學士翁方綱因門生蘊山謝啓昆守揚囑訪搨寄

蘊山和詩二章寄覃溪而覃溪亦和二篇并書長跋寄蘊山刻石嵌東坡碑側運司朱孝純太

史程晉芳主政方昂中書吳興仁諸名士亦皆和焉覃溪遂名續禪智倡和集亦來徵予作勉

和一首云養痾疎翰墨不語全寒蟬忽披衆傑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一

四

構思卷春江烟緬懷元祐初坡公已華顛詩筆最淋漓炳若列宿懸鴻爪印竹西騎鯨去遊仙

接武與起廢幸賴諸後賢覃溪翁學士才思奔巖泉好古謝太守遙對山嬋娟他時溯歸路禪

榻風翩翩文章有結習撫卷一慨然予詩未免續貂然亦一時韻事

盤山在薊州西北二十五里一名東五臺一名四正山一名盤龍山一名徐無山魏田疇隱居于此因名田盤山今稱之爲盤山者蓋猶廬山

本名匡廬省文也紫葢宿猿二峯最奇特峭拔
千相寺後山有巨石以指搖之輒動又有石如
人着幘頭號石尉遲二龍潭水清冽素湍仰出
沿歷溪澗以注洵水又有潮井澤鉢泉亦甘淡
實箕尾之巨鎮也北地多童山此則松如偃蓋
到處泉噴甲午春借衛三德威遍遊覽焉
遼東諸山皆產貂貂居樹穴中晝匿夜出捕虫
鳥食土人於秋冬時隕霜之晨地如薄雪視貂
跡而根尋焉張毳幘以宿畜三大一守幘一逐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一

五

貂一獵野獸供人食犬根貂跡至其樹下則將
樹旁穴用土四塞留上下二竅以草烟熏灼貂
畏煙升樹杪張網而取如跳竄別樹則以木弩
射之

刑部四川司有白雲樓福建司有甘露軒明王
世貞李攀龍等唱和其中極一時之風雅
琉球國初名流求隋大業元年始有此國名
國朝定例兩年一貢并許其子弟入國子監讀
書編修徐葆光有中山傳信錄侍講周煌有琉

球國志教習潘相有琉球入學見聞錄皆載伊
國掌故

盛京遼陽路有蝎臺金大定中修城取土役夫
得石函啟之中有石塊圓滑天成搖撼作聲破
而視之二大蝎其尾相鈎見風乃死

劉貞女係平谷劉登庸太守弱息幼時客都門
與山陽程勳著之子允元締婚後允元隨父回
淮安家業中落劉太守無力回藉客死天津貞
女惟以針指自給守貞不字直沽右族聞其賢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一

六

名爭倩媒灼求親貞女匿跡尼菴閉絕人面而
允元以有原聘直至五旬餘亦義不再娶丁酉
夏允元在漕船教讀隨帮北上行次天津聞人
競傳劉貞女事心動赴菴訪之果為其原聘室
人也縣令金之忠聞而異之查訪的實當堂合
卹資其奩具送歸一時稱之太守蔭南荆如棠
為賦貞義行其詩云倚嗟夫婦人倫首男義女
貞古無有彼蒼作合終有時白首依然成配耦
岑川程氏家山陽好客人呼小孟嘗需次京華

一第
八
廿
賣
多
日
全
書
第
一
卷
下

名藉甚殷勤爲子擇齊姜蒲州太守衣冠族有
女深閨掌中玉一見傾心縞紵投百年願把絲
蘿續佳兒嬌文甫髫齡一語才通締結盟銀河
有待雙星度未屆魚軒百兩迎從來世事有銷
歇富貴榮華如轉睫鴈羽終成南北阻燕飛竟
作東西別弱冠乘龍願未諧相思何處問鸞釵
堂前空有宜男祝牖下曾無季女齋矯首浮雲
暗於邑迢迢京洛無消息夜月時繁寡鵠愁年
年祇抱鰥魚泣之子伶仃立路隅蒲東歸櫂返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一

七

鄉閭家園蕩盡妻涼甚一僕扶攜到直沽腸斷
同懷諸姊妹空門寄跡甘願領隻影熒熒繡佛
幢臨粧臉有烏雲在妾意君心各自留斷蓬飛
絮兩悠悠任他隣女誇紅袖望我良人矢白頭
苦志貞操神所佑分明暗室朝曦逗偶逐蒲帆
直北行其中自有機緣奏繫纜沿洄一水濱征
車僕僕擁飛塵路旁爭說劉貞女觸撥羈人記
憶真叩門尋訪深深語罷織停針聽覩縷莫認
浮游蜂蝶踪須知本是鸞凰侶風流令尹畫堂

開五色花封手自裁豆蔻梢頭春已去合歡枝
上月方來同心結縮無差異上如青天下如地
蘋藻思將婦職修結褵不負先人意帟布相莊
食案邊一經追憶轉凄然赤繩繫足三千里
日盟心五十年輕裝結束回南鶩魚水新歡豔
行路卜築枚臯舊宅邊親操井臼相依住唱隨
琴瑟有和聲一日賢名遍楚城好共青燈酬絡
緯羨伊黃髮警鷄鳴肩輿迎到黃堂側舉止幽
閒大家則貞義長昭彤管輝作歌示我邦人式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一

八

山陽吳生恒宣又演義貞記三十二齣誠爲
聖世治化之盛也
曩在姚徵士培謙家見柴窰茶盞一枚翠光瑣
璨陸龜蒙所謂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峰翠
色來信非虛語

甘肅大通縣學生員陳煥聲家赤貧七歲喪父
有成人風哀毀骨立十二歲母邁疾思食蘿葡
往園挖取土中得銀三兩母卒得備衣衾入殮
稱爲天賜煥聲行七上有六兄伯仲繼亡叔季

欲分產母不能止孝子泣勸以祖宗七世同居
今無故離析何以見先人于九泉兩兄感悟翕
然式好如初男女四十餘口同爨母嘗患胃疾
醫言陳倉米可愈孝子徒步赴西寧購米出城
則夜深矣至紅崖灘遇賊劫奪孝子以實告賊
憐之送至臨莊而返母得陳倉米食之尋愈其
後母沒葬于下灣東山之麓離家十里結廬墓
側獨居三年每夕焚香墓前有青狼二隻咆哮
而至孝子呼母顛天狼遂掉尾而去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一

九

熱河東塔子溝山澗中產魚石一石一魚或四
五魚不等游泳宛然第性燥易碎

藍靛厥卽金章宗鹿園舊址也去大通橋不遠
地平土沃古樹頗多

許天錫曉發張灣詩黃鸝啼歇曉陰開兩岍垂
楊蔭綠苔葉底輕花看不見暖風吹入短篷來
韻致甚佳然北地青苔頗不經見而張家灣則
更少也

湖南寧鄉縣香嚴巖前有巨石下垂形如鐘人

默往擊之隱隱有聲語則無音

金瘡鐵扇散用真象皮五錢切薄片用小鍋焙
黃色以乾為度勿令焦龍骨五錢用上白者生
研老材香一兩山陝等省無漆民間棺殮俱用
松香黃臘塗於棺內數十年後有遷葬者另易
新棺其朽棺內之香蠟謂之老材香東南各省
無老材香以數百年陳石灰一兩代之其效與
此同寸栢香一兩卽松香中之黑色者松香一
兩與寸栢香一同鎔化攪勻傾入冷水取出晒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一

十

乾飛礬一兩將白礬入鍋內熬透便是以上六
味共為細末貯磁罐中遇有刀石破傷者用藥
敷傷口以扇向傷處搨之立愈忌臥熱處如傷
處發腫及血凝煎黃蓮水用翎毛洗塗之卽消
痊後仍戒酒色一月此方乃明中丞所傳屢治
皆效刑曹伊主政恒瓚見示慢錄於此

綏寧縣寡麥故造麩醬者惟搗米粉以代之號
米醬

瀋陽邊門在鳳凰城東南三十里鳳凰山下木

柵爲繚垣築屋三椽中爲門章京司之康熙二十八年設領催一名兵九名後遞增焉

嘉靖三十七年正月陝西鄠縣散官聚芝爲山以獻名曰仙應萬年芝共一百八十餘本見名山藏

盛京鑲紅旗佐領達基之父某獵於山中見一麗婦自言迷失路欲求攜歸母家某心計深山中何得有婦人必妖狐也嘗聞人血禁狐可使不得變化欲驗其術遂呼其乘因暗破鼻出血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一

十一

塗婦面婦果不能去至家遂爲夫妻生達基其家亦不諱其事達基曾向人言予母常戴氈帽不肯露頂蓋頂心空洞歷歷可見五臟見盛京通志

松化爲石蛇化爲鼈楓化爲人雀化爲蛤山蚯化爲百合朽麥化爲蝴蝶予又曾見桂枝化爲青虫其半尙是桂枝小蟹化爲蠟干變萬化不可以理測

頃於姚生江春古錢摹本上見一種壓勝頗奇

長方式一面刻陽文立仙一面刻曼倩二字下詩四句云本是眞仙侶才爲世所高偶因向天苑三度竊蟠桃

泰山南有芍藥溝連岡被礪二十餘里皆芍藥也見王萃二十四泉卓堂集

曩者家鄉見樂器有稱提琴者虎拍者頃見律呂正義乃知提琴乃奚琴之訛虎拍乃火不思之訛又有蘇爾奈喇巴下巴拉滿喀爾奈等樂器不敢強作解人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一

十二

礪泉秦殿撰大士每日能書三萬字近則桐門章中翰煦每日能書一萬五六千字

城南閭舊有慈悲菴屆乎南廠之中地窪故饒蘆葦在處野水淪漪康熙丁亥歲工部郎官江藻監督琉璃窑時偶遊其地樂之爲重修葺增建高亭額曰陶然春中柳烟蕩漾於女牆青影中秋晚蘆雪迷濛於敲斫斜陽外頗饒野趣甚得城市山林之景磊齋江臯陶然亭記亦清潤可觀附錄其文云天下之境至無定也惟人性

情足以移之然人能移境而境不能隨人處幽境者未必皆高人抱遠心者偏難適閒境勢使然也久寂而思喧狀勞而趨逸又人情之常無足異者歷紛華之境多幽曠之思居羣動之中懷獨適之趣非其人之性情與山水相洽能自得其真乎長安都會瞻雙闕而走九衢炎風朔雪朝夕靡寧雖平泉金谷有經年罕得一至者况習俗移人冠蓋軒車應酬交錯棋亭弓劍裘馬飛揚挾趙瑟彈秦箏遊冶弋獵於聲利之場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一

十三

踵相接也欲求寬閒幽僻之野清遠遊覽以自適其性而怡其情者幾人哉家補齋魚依官長安時抱此懷而未得此境也今 聖天子端拱於上風物恬熙公卿百執事靖其爾位敷政優優舉國遊華胥矣先是甲戌之歲魚依以水部督窰廠陶冶之地適在城南離闌闐而遠塵囂流水半灣潺潺沙渚葦葦生綠波相蕩居然有濠濮閒意顧而悅之依僧舍構小亭盡攬其勝兄弟過從逍遙觴咏其樂陶然因以陶然名

其亭竟爲此中開一幽境至甲申補齋叠承天寵游歷清要朝無闕事官有餘閒休沐之暇廣延同志更撤其亭而軒之牕櫺洞開四虛朗照遠岫高林爭來拱揖入我畫圖環以修廊曲折相引下鑿方池注水砌植幽花時卉與庭槐交蔭碧葉凌空如張翠幄更拓基之東偏叠石爲平臺臨臺架屋三楹大啟其牖以招遠景西山蜿蜒出天外朝嵐夕陰青浮几案時而春花鬪芳秋葉微脫則錦林繡幃舒卷雲霞時而月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一

十四

浸平川雪飛林塢則瓊臺瑤樹掩映虛空無不怡神悅志以陶然自適於清虛之境也非其性情足以移之哉補齋魚依生江漢之間登大別以望衡山侍其先公仕嶺南下九江登匡廬伯氏治嵩洛仲氏治滇閩山川靈竒磊落之氣磅礴於胸中其立 朝氣節激昂不同流俗其遠心靜氣瀟灑出塵不忘林壑寄興于斯以成幽境性情之越人也遠矣他日乞鑑湖而開綠野如漢之二疏吾知車轍馬跡擁茲亭而餞送欣

慕者不知其幾也余老矣不作春明之夢者將二十年池塘春草得登斯亭樂爲記之更十餘年予將攜仙人九節杖遲君黃鶴樓頭北望燕雲得無猶戀戀於斯乎人生聚遇固非境之所能定也歷八十餘年來雅集題詠實多惜無好事者爲緝小志耳

摩訶菴在阜成門外嘉靖丙午所建傍於慈壽寺殿前後多老松古檜又有高樓可供眺遠倚闌則西山蒼翠撲人襟袖勝園黃鳳翔宿摩訶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一

十五

菴詩云颯風卷落照倦鳥棲故林獨坐招提中悠悠愜我心徘徊不能歸借榻紆長吟小牖月華入踈闌雲氣深中庭有孤松清宵騰梵音人世日代謝幽懷無古今續紛逐塵者羈縻空陸沉僕夫休戒曉吾意欲投簪天啟年間魏璫偶過樓下惡之卽日命拆去其樓後漸頽廢張晴峯名衡直隸景州人辛丑進士性曠達官工部水曹郎貧甚不能舉火一日貨錢過慈仁寺見心愛書卽傾囊買之攜歸啜茗展讀怡然

忘饑

胡勵齋博學而善天文其言星辰躔度推測毫髮無誤前來修門與西洋專家議論人皆歎服勵齋所著有中星譜周天現界圖步天歌等書行於世

莆田庖人女吳荔娘字絳卿幼敏慧好索有題吳興嚴靜墨竹三絕句其詩云繡閣遙鄰墨妙亭開簾煤麝動芳馨晴窗書破紅兒紙誰識金鑿未十齡琅玕嫋嫋影縱橫千尺寒梢一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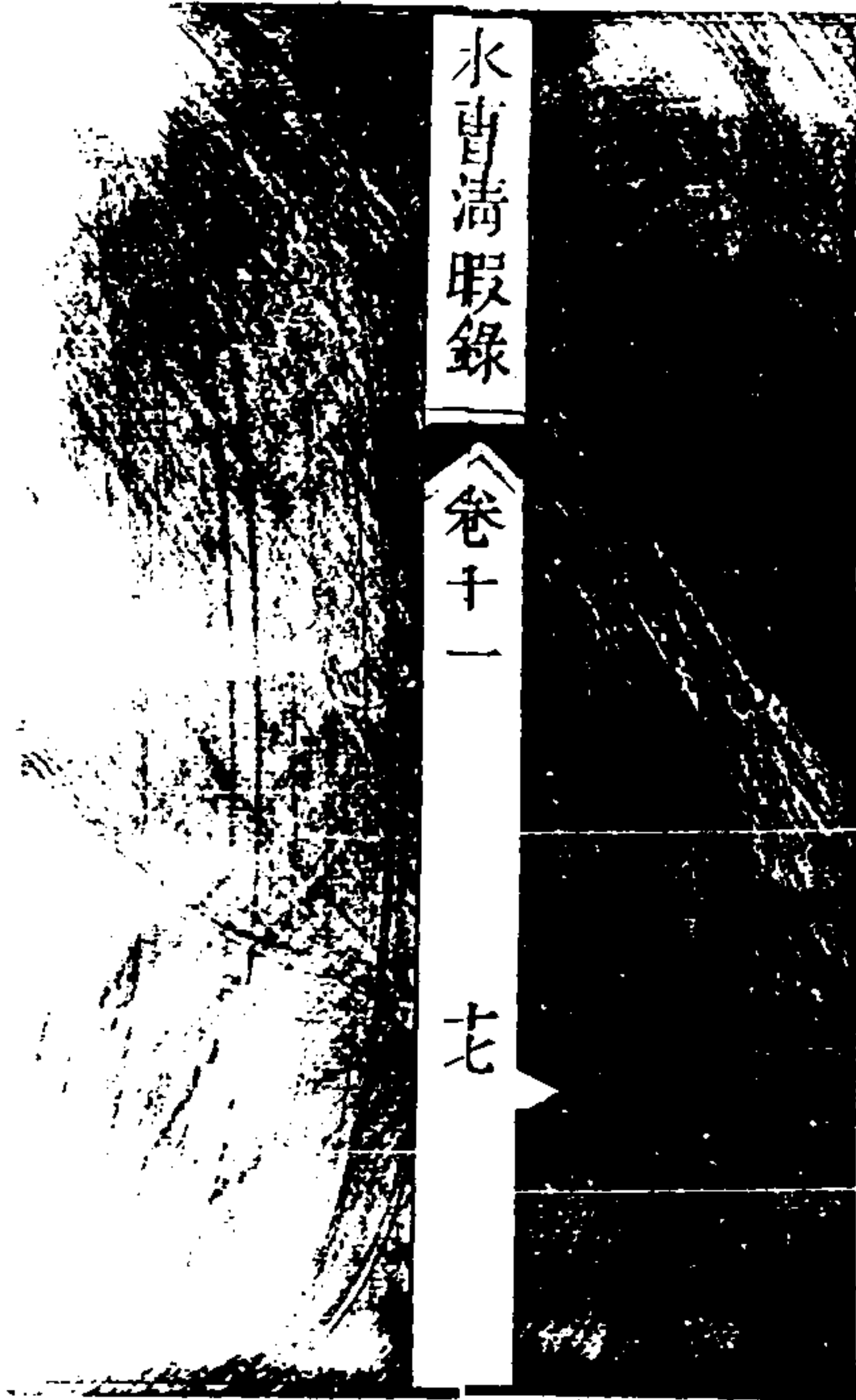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一

十六

媿我未能工水墨此君風韻却輸卿賦茗才華總角年揮毫風致自翩翩他時理棹苕溪上其結香閨翰墨緣殊不惡也
莫葉解知晦朔堯階草能指佞蘭花必待女種則蕃紫薇怕癢罌粟宜中秋夜女子着艷色衣撒其子則花茂而色麗屬爲草木無知可以人而不若斯耶
昔有野僧訪張伯雨時伯雨齒邁慵於晉接乃書杜句花逕不曾緣客埽以謝之野僧走筆足

成一律云久聞方外有神仙只住華陽古洞天
花逕不曾緣客掃石床今許借僧眠穿雲去汲
燒丹井帶雨閒耕種玉田一自茅君成道後幾
人騎鶴下蒼烟末二句蓋寓譏諷然殊不思已
所學佛諸祖之後徒演苦空又見誰忝得牛車
最上乘也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一

七

水曹清暇錄卷十二

古歎詠莽汪啓淑述

宋王荆公詠竹云人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材
老更剛曾與蒿藜同雨露終隨松柏歷風霜玩
味詞意具見其抱負不凡惜乎太執拘耳

金山縣朱涇鎮陳姓娶一妾頗美甚嬖之忽為
怪物所據反拒陳與同寢間亦現形乃一黑胖
少年捕之不得後其妾漸癡迷陳延武林某道
士治之妾於牀間忽大叫曰法師饒我怪遂去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二

一

鑿葯經時妾始神定詢之如夢寐事

市賣盆菊多用艾根所接頗有細種以及異樣
變種之花然不能留苗良可惜也

前明婦人首飾花鈿多尙燈光石及蜜蠟近時
皆用登萊石藍田玉而禽魚述云鱗魚之鱗石
灰水浸曬乾層層起出以作女人花鈿今竟絕
無之矣

內外城向有酒館戲園酒饌價最貴初南來者
未悉每受其累一夕幾費十金近奉禁止誠善

政也

嘉興秦吉兩孝廉結伴公車北上行次山東而吉病力疾行兩日憊甚秦因勸吉賃一招提養荷吉乘輿與至寺見齋匾即駭然日子儼裝之夕夢人送一匾即此二字迨將終於此乎秦慰勸之吉夜就枕恍有人來叩見稱是長班報喜云吉老爺已補河神現有委牌呈看約三日後騶從來迎次日病勢沉綿吉語之秦疑信參半荏苒數朝吉忽云接我者已在門矣急書遺囑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二

二

况秦付其弱息且戒子姪讀書爲善果報無爽訂秦他日經由尙可圖晤隨卒秦爲經紀後事兼慮寄存旅櫬終非妥計決計不赴春明傾囊買舟送吉柩歸一時戚里頗稱秦之高義下科秦即獲雋兼得館選年餘乞假南歸泊舟草壩突夢吉來輿從頗盛悉如人間拜謝扶柩且報秦之福祿頗綿蓋吉平素爲人正直秦語同鄉同官人故知之

莫是龍遺字一篋以助貧友嫁女願有孝賣隸

儲金以葬徐侯齋高士皆不負學書也

臨川游氏有女字宛平張生既冠而天魂化蝴蝶飛入游氏之室集女掌上女大慟過門送殮矢志栢舟簪石錢侍郎載有詩紀其事

東坡適判事而寫生之興偶發遂以硃筆畫竹數竿人皆以爲創格殊不知卽丹竹也產恩平縣邑乘且云采其稚者以灰煮之可績爲布更異矣

浦江朱太史濂六歲入小學師取季泮蒙求一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二

三

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餘言九歲卽能詩有道士樓節翁乞之操筆立成四韻有步罡隨踢脚頭斗噴水能轟掌上雷句故有神童之稱

明華亭陳繼儒客元龍姚氏家姚氏有僕吳忠服役甚勤伺徵君寢後輒於樓下鼓琴徵君延與語呈一題桃花詩云遊子訪桃源桃源在深處不必問漁郎谷口隨花去陳賞之勸其託疾辭主他去何松人之不樂人有佳僕也

寶泉局土地祠所塑阜隸四人素靈感爐頭鑄

工皆時祭賽比年頗不安分凡匠工之年少稍清秀者夢中每被鷄姦手足如有所繫不能轉動口不能叫醒後大便竟有青泥後遇伶俐匠工記其面貌則宛然四隸中一人也公啓於司局之官而毀其身其怪乃絕

國初上海縣烈婦施氏徐維生之室也適徐二載卽賦栢舟公姑貧老族人唆使欲奪其志氏剪髮毀容斷一指以誓竭力紡織供甘旨并葬其三世之喪臨窆有數白鶴悲鳴繞墓三晝夜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二

四

人咸以爲節孝之瑞事見邑乘

舊唐書寧寇軍東北有居延海海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杜子美集有留花門詩云花門旣須留原野轉蕭瑟盡回紇留兵花門其意易明今則訛稱爲留花門殊誤

順治庚子歲吉安山中忽產異蜂兩翅黃黑色相間隱隱有王字人遂稱爲瘟王集人廬舍必須齋禳沿江七百里一時喧傳後被長汀黎明府將蜂釘於堂柱嚴行禁止訛言始息

長汀縣稱迂闊拘牽之人曰牛毛吾邑稱顛狂之人曰硃砂硃可一咲

易州熱河山中杏樹倒於礪水中千年光如水精夜置暗室毫髮皆見

史記滑稽列傳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按優孟楚莊王時事也在淳于髡之前二百餘年似有錯謬

月經見素問紕變見佛經紕變又見說文有所避見漢書月客見神仙服食經入月見唐人詩水曹清暇錄

卷十二

五

句皆指天癸水言也

乾隆十六年八月景山遺失陳設古玩數件內務府官疑挑土工人所竊集訊之忽一人佯俛然長跪訴曰我常格也係正黃旗人年十二歲入市買物被工人趙二圖姦不從用刀殺死埋於厚載門外堆炭地方求官申冤言訖仆地俄復躍起自稱我卽趙二內務府官移交刑部掘地驗尸眞實訪其父母始云一月以前失兒尙未知其故也復訊趙二吐供如繪擬斬立決事

見邸抄

柔卿本夢樓王太守文治家女伶色藝皆工後長成夢樓養爲己女許配士族曾見其病起一絕云卧病深閨欲淡旬晚來強起怕傷神秋心自是人先覺不信黃花瘦似人

雲間張司寇照第三女名應芝生時庭產瑞芝故名幼聰慧二齡卽能識去來二字易地試之不爽三歲卽知男女之別不與家人授受什物時司寇乞假歸江蘇見父作家書知再拜問起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二

六

居如成人五歲適屆天旱都中百寮咸求雨應芝聞之亦於日中拜跪祈禱六歲爲庸醫所誤天卒

向在吳門骨董漢士崑扇頭曾見胡淑貞一絕句筆法道媚相傳是狐仙詩也疑其託名者頃閱宜興縣志始悉確有其事因錄其詩云閒題麗句寄瑤臺邀取飛瓊駕鶴來遲日暖風烟景媚碧桃花下其持盃風致殊覺可人

德州雅雨盧見曾運使五短身材精神炯炯學

亦淹貫謫官守臺有出塞集詩文佳者頗多予

尤愛其生祭蔣蘿邨文想奇筆健洵爲可傳其詞曰先生之壽七十有七先生之壯如其壯日先生曠達不諱其恤先生有教乃載之筆先生書來示我云云昔同轉運與君爲寅今同謫戍與君爲鄰我欲生祭乞君一言僕謝不敏非甘懶惰詎老兕生無乃不可旣而思之公非欺我辱公之教奈何弗果爰卜吉日乃駕黃驪羔羊烝炙酪酥淋漓滴乾餼管酒載攜載隨造廬展笑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二

七

大放厥詞昔公早達久食天祿遭際堯廷而登憲副有其志之非僕所錄僕識公晚蓋始投荒過公信宿示我周行何以圖報祝壽而康今年聞公報三周歲憶公語我軍臺有制諸馳形徒考績爲例瓜代爲常喜而不寐何期命宮磨蝎流連 帝聞臣罪未聞臣年草霜風燭能否再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僕忝同羣敢忘敦慰言之違心聽之無味破涕用奇于是乎祭世之祭者羅鼎列牲豈無醑奠誰進一觥豈無呼告誰

應一聲禱爾曰誅莫若及生我聞設臺防厄魯
特雪山為窟師老難克鬼能為厲殊便殺賊生
不如人死當報國我聞西域佛教常新恆河沙
數皆不壞身此去天竺無間關津一靈不昧便
入法門我聞閻羅即包孝肅其家廬州僕曾為
牧牧不負神神應電矚為問年來神頗憶不我
聞冥司分隸城隍我輩頭銜頗與相當定容抗
禮謙尊而光豈如井底妄肆蛙張我聞此地李
陵所竄苗裔及唐猶通祖貫遊子河梁妙絕詞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二

八

翰地下相逢定非冰炭我聞歸化葬古昭君青
塚表表血食為神乃心漢闕同鄉是親死如卜
宅請傍佳人凡諸幻想謂死有覺有覺而死不
改其樂若本無知何嫌沙漠滄桑以來誰非委
壑公曰信哉君言慨慷君浮我自我奉君觴飲
既盡興食亦充腸飲食醉飽是為尚饗
吾鄉蕪湖湯姓以鐵打成山水花鳥初為掛屏
近亦製而為燈前此似未有詠之者頃金國博
兆燕誦其少作二絕云傾亞玲瓏意匠周巧工

丁緩信難求鑪錘神技休相詫挾術祇緣繞指
柔寂歷空明霜夜深小山儒士抱冬心而今海
內珍勞鐵誰探荒山匿甘金

佛法世傳漢明帝永平七年始入中國然考秦
時沙門室利房等已至始皇以為異囚之夜有
金人破戶而去漢武帝時霍去病過焉支山得
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歸帝置之甘泉宮金人即
今佛像也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二

九

祇也春秋傳曰其工之子勾龍為社神周禮二
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故子貢曰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也
前明唐伯虎童婦皆知蓋以善書畫文章也宋
朝已有兩唐伯虎王鞏隨手雜錄云全州進士
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獨溫因不殮數日還魂云
初若夢去見冥官曰誤矣遣歸謂伯虎曰到人
間須轉法華經為報并當勸人誦之伯虎請查
他日某得祿否冥官曰雖得祿第微耳遂甦後

任梧州推官年六十餘卒唐子西之兄亦名寅字伯虎

人稱詩經爲毛詩蓋大毛公亨小毛公萇曾作詁訓傳耳然毛公之前六國時已有仲梁子作傳矣

內外城俗稱小兒聰慧者爲乖角竊疑乖字似非佳語頃閱馮山語錄云去就乖角僧體全無可見乖角乃狡猾之意也俗人不察誤稱遂傳訛耳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二

十一

曩年客邗溝曾見董賢小玉印思作一歌適被催租人敗興頃從魚門程太史晉芳集中見有此題詩極博雅議論純正因錄其篇云雄狐化雌氣不振榮落匆匆抵朝薜漢家會鑄鄧通錢後代猶傳董侯印龜銜方紐二寸盈衛將軍董不記名篆文道勁類披籀四規汗血紅絲縈牢耶石耶綬若若後來年少仍高爵避塵拜謁有孔光何事單于偏錯愕賜珍賜第未足酬便房窈窕身後謀若教禪授法堯舜國璽奚待文母

投反膺高視者誰子胸藏銛刀暗相擬免冠收綬太倉皇斷袖恩深爲君死君不見將軍猿臂力挽強馮公白首還爲郎秉珪列爵天所吝翻使若輩懸青囊我聞衛青玉印元朝出古物斑斕鐘鼎匹已驚高塚矣邠連尙有豐功傳鉅筆吁嗟此玉何不辰穢名鏤刻垂千春桓魋之馬申侯璧一笑迷途紛接迹

時人多稱銀爲朱提殊不知朱提見漢書地理志蓋出銀之處非銀號朱提也蘇林漢書音義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二

十二

朱音銖師古註提音匙

廷杖將應杖之人北向直伏兩杖俱下如滿杖四十卽是八十蓋五代劉銖已先有之謂之合歡杖

廣武一縣名一地名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此廣武在滎陽婁敬傳上以警匈奴不可擊以爲妄言阻軍乃械敬至廣武此廣武在晉陽卽太原郡之廣武縣也

香山去圓明園約廿餘里獨有翠色中有碧雲

寺最爲幽勝故公鶴詩有句云西山千百寺無若碧雲竒也又有永安寺由畫廊登慈恩殿之右香爐岡下巨石二狀如蝦蟆石下二井清冽堪淪佳茗然近日不可得遊矣

灑馬騎達驛詐馬卽騙馬也縱馬先馳飛步迫及騰身騎上或翻鞍或翹立鞍上種種逞其迅捷耳

古人鑽龜以卜粵西則以鷄骨占年塞北多羊肩幣以規吉凶夫人爲萬物之靈何休徵反兆水曹清暇錄 卷十二 十三

於畜類也

房山向有玲瓏巨石高約三丈廣幾七尺色青潤而洞透米萬鍾曾竭力欲運安勺園行次良鄉石重竟不可致乾隆年間取入萬壽山之樂壽堂錫名青芝岫

月中斫桂人名吳剛月中又有一仙名宋無忌今時知吳剛者多知無忌者則甚少然同見于段成式酉陽雜俎中何顯晦迥絕

唐崔戎爲華州刺史徙交海百姓遮留不得行

抱持其鞞泣崔戎棄鞞單騎而遁今之良吏臨去民人脫鞞想其遺意也

羽緞羽紗出外洋荷蘭暹羅諸國王阮亭香祖筆記云康熙初年入貢止一二疋今蘇杭市井中人亦皆服之矣又云滿刺加哈烈出鎖袂一名梭服亦以鳥毳爲之今則罕見而近日又興羽毛縐一種又出番巴一種並有碎花圍花顏色雅致者價甚貴似前此所無也

宋閩秀李清照所著漱玉集雖不得見然王阮水曹清暇錄 卷十二 十三

亭香祖筆記云伊兄西樵所撰然脂集止覓得

其詩二句少陵也自可憐人更待明年試春草此外了不可得阮亭又於陳士業寒夜錄尋得和張文潛涪溪碑歌詩二篇豈未見雲麓漫鈔有上樞密韓公工部尙書胡公二篇其小序云紹興癸丑五月兩公使金通兩宮也易安父祖出韓公門下見此大號令不能忘言作詩各一章以寄意待采詩者其詩云三年夏六月天子視朝久凝旒望南雲垂衣思北狩如聞帝若日

岳牧與羣后賢寧無半千運已過陽九勿勒燕
然銘勿種金城柳豈無純孝臣識此霜露悲何
必羹捨肉便可車載脂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塵
泥誰當可將命幣厚辭益卑四岳僉曰俞臣下
帝所知中朝第一人春官有昌黎身爲百夫特
行足萬人師嘉祐與建中爲政有臯夔漢家畏
王商唐室尊子儀是時已破膽將命公所宜公
拜手稽首受命白玉墀曰臣敢辭難此亦何等
時家人安足謀妻子不必辭願奉天地靈願奉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二

十四

宗廟威徑持紫泥詔直入黃龍城北人定稽顙
侍子當來迎仁君方博信狂生休請纓或取犬
馬血與結天日盟又詩云胡公清德人所難謀
同德協心志安脫衣已被漢恩煥離歌不道易
水寒皇天久陰后土濕雨勢未回風勢急車聲
麟麟馬蕭蕭壯士懦夫俱感泣閭閻嫠婦亦何
知瀝血投書干記室葵工踐土非荒城勿輕談
士棄儒生露布詞成馬猶倚峭函關出雞未鳴
巧匠何曾棄樛櫟芻蕘之言或有益不乞隋珠

與和璧只乞鄉關新信息靈光雖在應蕭條草
中翁仲今何若遺氓豈尙種桑麻收將如聞保
城郭嫠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當時
稷下縱談時猶記人揮汗成雨子孫南渡今幾
年漂零遂與流人伍欲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
山一抔土而彤管遺編亦載有曉夢一篇云曉
夢隨疎鐘飄然躡雲霞因緣安期生邂逅萼綠
華秋風正無賴吹盡玉井花共看藕如船同食
棗如瓜翩翩坐上客意妙語亦佳嘲辭闕詭辨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二

十五

活火分新茶雖非助帝功其樂何莫涯人生能
如此何必故歸家起來歛衣坐掩耳厭喧譁心
知不可見念念猶咨嗟又感懷詩云寒窗敗几
無書史公路可憐合至此青州從事孔方君終
日紛紛喜生事作詩謝絕聊閉門燕寢凝香有
佳思靜中我乃見至交烏有先生子虛子又春
殘詩云春殘何事苦思鄉病裏梳頭眼最長梁
燕語多終日在薔薇風細一簾香至釣臺集亦
載有夜發嚴灘一絕云巨艦只緣因利往扁舟

亦是爲名來往來有魏先生德特地通宵過釣
臺至風月堂詩話且載有逸句云詩情如夜鶴
三繞未能安又詩話雋永亦載有逸句云南來
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
導北來消息欠劉現此數種非僻書也阮亭豈
皆未見耶

夏枯草名乃東冬至後生五月即枯故名夏枯
蜩斗名活東枇杷花名欵冬亦名欵東

法雲寺在西山之後萬峯圍裏寺在山巔而遠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二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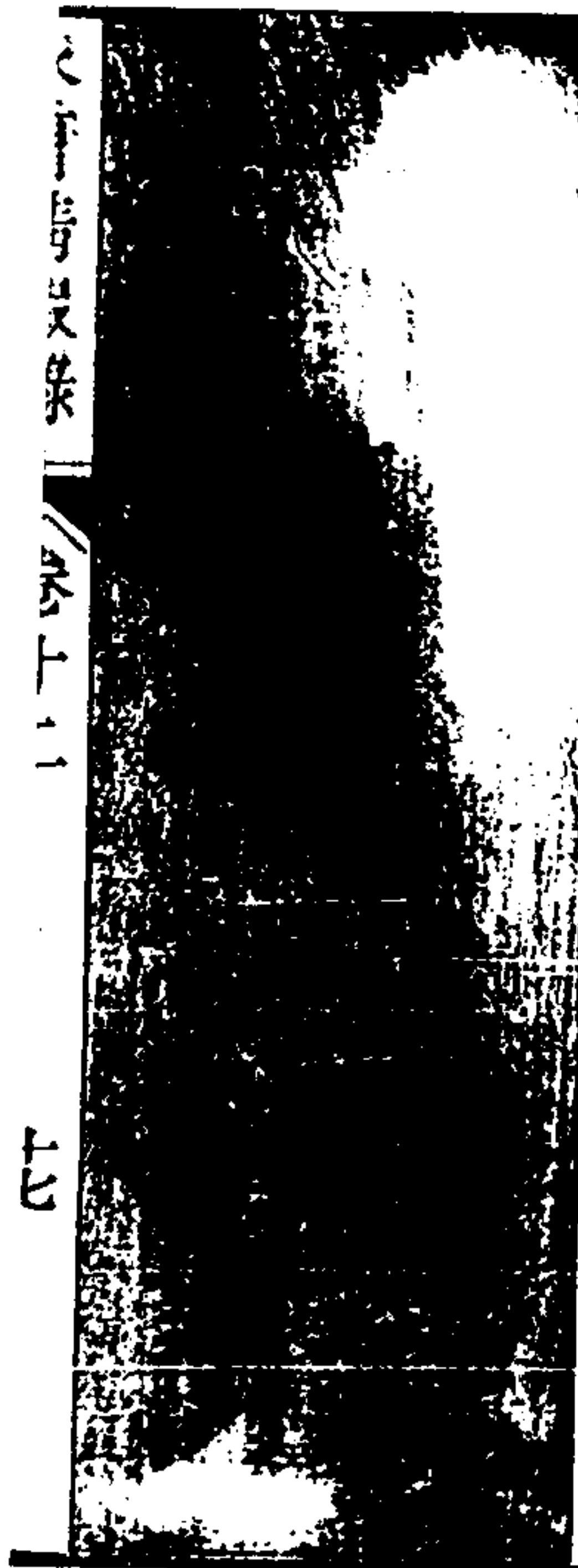
望不見寺左右有礪泉跳珠濺玉滙於寺門內
方池之中金章宗時名香水院有大銀杏樹二
株大約數十圍翠色參天殊可觀也惜遊跡所
罕到

提督琉璃廠木倉冰窖街道廳馬廠等差皆每
年奏派更換

正陽門月城西有關聖帝君廟最靈感求籤者
日數百人所發籤直指人心後時多應驗故香
火極盛

新疆烏魯木齊巴里坤等處泉甘土沃花草繁
盛多不知名虞美人花有大如芍藥者聞之換
班人云

綠蠶遼東產也康熙年間瀛臺蠶房曾育之子
公成龍目擊以告阮亭王司寇見居易錄



水曹清暇錄卷十三

古歛

詠莽汪啓淑

回部平定後奉正朔歲納貢更獻其繩技之戲
予曾見之矯捷幻變實有可觀編修程晉芳有
回人伎樂府一篇形容酷肖且寓規戒洵是傳
作其詩云回人伎勤政樓頭揭竿起乞薛倒刺
何足言都盧尋種差可擬深凹醜凸為一部碧
雲嫋嫋連竿尾吹螺打鼓響多端欲上先如畏
勢難偏從疑憚出奇巧足捷身輕肖飛鳥上竿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三

一

手足皆放空一身盤旋隨迴風又向竿頭施軟
索天高地虛難立脚豈知繩軟足更軟有如蟻
附膠黏著回人隊倏爾翻身半天墜已身則定
人胆碎面不汗沾神弗恃一人猶曰繩可勝更
三兩人以次升或相擊刺或揖讓往來在換交
肩肱 宸懷對此深怡悅內府金錢頒賚物拜
賜欣欣笑舞歸羶風成陣過城闕回人回人吾
語汝汝毋以技相矜詡 聖人意在柔遠人假
之顏色妙鼓舞不然曷視我中土何奇不有景

不聚即如繩技亦所長纖腰矩步呈樂方明眸

迴轉耀雲日險竿直上華裾揚豈如爾曹態惡
俗佳處不能傳委曲回人爾戴者天仰者日生
爾仁心去邪術城西既為汝置營城北方為汝
築室貸爾殘魂賁爾家 九重恩意海無涯倘
云獻伎喻芹曝厥忠厚意猶可嘉回人回人毋
黷貪毋劫奪錯雜民居庶寧帖不然司寇真之
法毋俾易種為臣妾程本選君負此才筆宜其
改官玉堂也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三

二

豐臺芍葯妙絕天下瑰麗實過鼠姑濃芬馥鬱
亦鮮其雋且性耐久不似錢唐蘇臺邗溝材地
柔弱午時欲睡洵是艷品
銀魚不獨產之析津寶坻亦出云生蛤山之下
秋深霜降上溫水中散子映日遠望波皆銀色
人因候而網之

豐潤縣有古銅鼎其銘文云維甲午八月丙寅
帝若稽古肇作宋器審厥象作牛鼎格於太室
從用享億寧神休維帝時寶萬世其永賴家上

湖太史師韓考核以爲政和時製邑令潘應椿
子中表弟昆也有古鼎歌豐潤古鼎何瑰奇銅
花土暈光陸離傳聞出世始宏治邑人鑿井初
得之薦諸廟堂備禮器我來作宰欣詳窺隆隆
大腹耳旁出廣尺有咫崇殺茲明於斤者重五
十厥象爲牛三足垂有銘在中類篆籀四十一
字皆可稽八月丙寅歲甲午帝若稽古盟神祇
肇作宋器格太室用享億萬無差池粵稽牛鼎
出儀禮聶氏圖說今留貽三足牛首飾其類魚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三

三

鼎難狀將誰欺子邕所尊作牛體六家畫鳳亦
畫犧可知古圖已矛盾出奴入主嘗交咄况復
紀年用甲子創自新莽古未知此鼎欵識洵摹
古按圖同異終游移卽今宋制祇詮宋劉宋趙
宋還紛岐或謂肇造始孝建雕鐫物象妙二儀
孝武御治維八月用享太廟理亦宜武陵初起
元嘉末斯時宋室方陵遲上溯永初三十載明
堂未立荒本支大明五年制粗備有司始奏列
鼎彝陳氏考古傳漫錄歲月無乃多參差南朝

重器誰輦致鬼物著手安所施上湖老人精鑿
別證以史冊良無疵政和改元歷四稔龍集甲
午符其辭郊廟制作悉從古法物一一爲清釐
鑄金磨石森羅列尊爵俎豆餘盤匱維時詔定
明堂制九階四陌開宏規五室旣成位列丙用
據福地縈堂基聿隆禋祀衍列祖鼎作此時應
無疑我聞靖康丁板蕩寶器北去半騰馳辟雍
石鼓亦零落此鼎乃獨完無虧瓊色席裹走烽
火斯時豈有神護持玉魚金雁尙出土沉碑埋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三

四

劍猶難縻矧茲範金昭象物斃井詎譌爲釜錡
榮光燭天地軸振倩爾畚鍤里鬻鬻薦之貴宮
配犧象明馨黍稷歆吾師要知神物不終沒升
沉顯晦原有時請看煇煇天廟器摩挲我日忘
勞疲骨重神寒自千古劉趙著代何足推試爲
作歌紀其盛邑人寶貴恆於斯鼎重五十觔高
一尺二寸五分闊尺有六寸耳旁出高三寸舁
口圓腹足高七寸足上作牛首形足下作牛蹄
形古色陸離殊可觀也

本部軍需庫舊貯吳逆三桂鐵冑一頂形製甚巨想其首定魁梧節慎庫舊貯一古玉笛惟三孔吹之聲不協律然古色爛斑非近代物

覺生寺在西直門外雍正十年取萬壽寺沈度所書全部蓮華經大鐘懸此而建寺焉

貴州思南府文鷺洲產異石每多肖形湖南長沙縣周克鵬明府予世交也會語予云伊伯周宣武曾官其地得一黑石長三寸許闊徑寸中有白質蜈蚣一條頭足皆全作翻身勢家藏多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三

五

年近爲梁臬使敦書索去

良鄉縣廡有神馬一匹骨相權奇嘴蹄跋扈人多莫敢近去來無定踪相傳爲廡神坐騎號曰神馬良鄉令陸耀署中西賓張國學竊有神馬篇其詩云良鄉縣馬三百匹苜蓿春肥百不一可憐骨瘦如堵牆那得蹄高誇踏鏡連朝絡繹來官差食料纔半出馬牌豈無一二大宛種長途力盡死卽埋廡中一馬雄顧盼似向天育圖中見額高九寸毛盡拳鏡夾雙瞳燄如電縣中

健兒控不得云是廡神之脚力無端馳突跡無窮條爾歸來汗流赤或聞此語變顏色事涉虛無勿爲惑君不見周王八駿天下行又不見夏后雙龍天降精任爾騰驤號神駿呈材天廡名始成彼獨胡爲但放縱抑或不過王良控倘鑿駑駘能死忠盡貶情性乘時用嗚呼盡貶情性乘時用

倮直官吏連直也唐志新到官府併上直謂之倮直一作豹直亦曰伏豹蓋取不出之義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三

六

凡驟馬打破迎鞍用粟米炒焦研末以真麻油調敷數次卽愈屢試皆驗

頃過弔河朱學士筠書齋見案頭春星草堂詩二册詢知爲海鹽石帆吳孝廉熙所作也石帆爲吳忠肅公麟徵元孫丁酉舉鄉闈戊戌公車北上行次山左車覆被碾負傷天卒年僅三十餘耳有才無命良可惜也緣摘錄其數篇於左其遊子吟云東風吹揚花飄蕩靡所底男兒辭故鄉一去幾千里非是慕遨遊無計安桑梓茅

店一聲雞征人次第起霜寒風如刀太息發軔
始相逢同鄉人陌路皆知已殊方異苦樂兩地
味生死依依還山雲瀟瀟赴壑水無情尙有歸
哀哉行旅子其曉行云出郭風淒淒殘星沒平
楚夾路桑柘陰深入不知處晨光一相照苦霧
滴成雨悠悠曉行人一步一延佇其題家復園
叔雅集詩冊後詩云滿花深處啓松關綠水紅
闌面面環聞道衣冠盛江左祇今文譙想人間
畫中雲氣西冷近社裏詩篇北宋還太息復園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三 七

荒宿草猶誇高會繼香山其西嶺詩云幽居倦
炎蒸駕言陟西嶺西嶺佳有餘孤賞興彌永巖
花侵衣碧松陰覆體冷林棲寂無聲石瀨喧復
靜溪廻颯長風雲歸明片影幽阻淡孤懷窈窕
駐修景稍覺晚涼生差喜人跡屏徒倚烟光前
去留惜俄頃其登樓詩云霜落南天一雁來登
高客思正難裁隔溪寺迥鐘聲遠背郭園深竹
逕開烟雨晝迷徐福島江湖夜轉伯牙臺不堪
歲宴仍留滯日夕山城畫角哀其自歎詩云支

離誰數可憐蟲柄舌方心百未工底事生涯拋
不得流年強半壁光中食藿衣屨陋巷間此生
三上不曾閒憑誰喚醒篝燈夢滅穀亡羊總一
般皆清麗典雅可傳亦可謂不死矣
毛紹蘭號雲樵浙江遂安縣丁酉拔貢戊戌至
都 廷試不與南歸有留別同人詩四章其次
云來時楊柳正依依忽覺敲窗葉又飛怯夜驗
蛩偏未歇驚秋客燕已遄歸但能索米居原易
頗悔燒丹力尙微此去淮南見雞犬雲中莫哂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三 八

素心違其末云飲餞連宵醉似泥彩毫分綴巧
雲低白華先生暨葉衡蘭畬仲則笙
間素中蔚林諸同人俱在贈章波濤漫遣
填烏鵲時屆
七夕才調誰當頌碧雞望 闕心飛環
極北住家夢穩釣臺西清時敢便成歸隱還待
花香引馬蹄清潤可誦
吏部禮部翰林院詹事府衙門皆奉祀昌黎韓
文公爲土地然不知其何所據
予向客甌江曾見木中天生福字深爲神異頃
閱魏叔子文鈔文木屏記云余客橫溪得文木

之屏一方九寸攢嵐積嶂夾山之閒瀑布噴下
流于無際屏陰亦然文皆隆起可捫而得也一
方六寸空濛中見羅漢騎獅子頭目口耳鼻鬚
眉卷髮毛尾畢具天地生物精巧何至于此良
可駭也

頃在桂副車未谷處見林吉人蕉白端石硯形
製質樸銘文古雅漫錄於此其辭曰離汝一生
則俗依汝一生奚福不得不藏汝于園

智化寺在今內城貢院後前明崇祀闍惡王振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三 九

之所 國初磨其穹碑毀其穢像改爲萬佛樓
人心太快

程志乾字學堅儀真人編修晉芳之再從弟也
工於詩有旅邸七夕云情當離合誰能遣事卽
荒唐亦可憐爲人所傳誦又旅夜云寒雞失候
多啼月旅夢無蹤只戀家

孔明心書前明胡少室以爲歷代藝文書目從
未見載遽斥爲僞然其辭氣醇雅恐蘇明允尙
難擬議豈近世人所能假託耶

邢臺縣陳大有者充府快役與一女優相狎納
以爲妾年餘歡愛漸疎陳時外出遊於廟會集
市縱博酣酒經月不歸女優頗有懷春之思夜
忽有怪突入女室藍髮赤面容醜惡可畏與
女求合女畏而堅拒之怪曰汝本優也不過愛
鈔吾按日與金何辭爲女仍不從然四肢已似
束縛不能轉動任其淫蕩臨行與錢二百夜以
爲常黎明視之皆楮錢耳而女飲食漸減形容
憔悴困憊日惟思睡醫藥無效大有歸而與女
同寢置刀枕傍欲以殺怪方合眼女已被污覺
而逐之渺無所見大有深以爲恨時有寧晉男
覲孫拐子者工跳神之術大有延之於家求其
驅逐拐子焚香設饌瞑目危坐許時遽告陳大
有曰鬼病也應在東南二三里外有泥塑小鬼
頭上無塵土者仆而碎之怪卽可除陳大有遂
行歷諸大祠宇最後至東嶽廟果有泥塑鬼形
頭上光潤無塵土大有欲毀其像恐爲廟祝所
覺乃雇一竊賊乘夜撲爲粉齏有血流出其怪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三 十一

尋絕女病亦瘥忽而廟祝瘋狂披髮持刀不時登大有門指名喝罵曰跟馬奴何敢壞吾金身拐子用術為貪財鼠賊行竊為受賄吾皆不較止誅爾首惡一人大有震懼不敢出爭鄰里從中調停許以演戲奉神金粧塑鬼廟祝許焉大有一如所命廟祝心疾頓愈而女亦無復鬼祟矣此乾隆甲午歲事也嘉定令半塘姚君為予述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三

二

閨秀屈鳳輝字梧清浙江平湖縣孝廉屈宗到之姊也所著有古月樓詩鈔工於詠物其洋鷄詩云也有啼聲出苑牆攜來毛羽話殊方短籬小試籠中翮五夜寒驚海外霜莫倚花冠爭飲啄敢從金鉅鬪文章可憐舊侶今何在萬里波濤是故鄉其美人蕉詩云冷翠篔簹窻月影通珊珊弱骨不驚風芳情萬縷深如海併入牽心作碎紅皆清新可誦
燕窩石在昌平州形類益其下刻燕窩二字畿輔古蹟志云遼時遺物也至今尚存

炸子橋有松筠菴古藤高柳門徑幽邃高念東侍郎珩祈請歸田後暫寓居焉馮益都相國文毅公過訪之念東有詩云戶倚雙藤禪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才王阮亭和云二老前身二大士相逢半日晝爐灰他年古寺經行地記取寒山拾得來今寺尚存而古藤高柳已摧殘矣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三

七

甚多陳欲去之另以備卷頂補方欲粘簽即聞鬼聲四起徐至窻外長嗥尋入室中揶揄擾至黎明諸鬼乃去陳以考院久無人居疑狐為祟亦不之怪造程商酌去取程聞之大慟失聲言曰先君子皓首科場三經獲雋皆以正副主司意見不合抑落孫山之外由今追昔不覺感傷至此卷之疵類愚亦見之其去取何關輕重第以愚念及之情不能禁祈於格外錄之陳勉從其請榜後來謁則祝振聲一村學究二公為歷

甫其故詢以有何陰隲祝因自敘春夏務農秋
冬訓蒙不惟不能為陰隲亦不知何者為陰隲
固問之乃曰幼受文昌陰隲文自二十八歲時
每晨漱口焚香拜讀一過今年五十八歲矣行
之三十年而不倦生平惟有一事他無所知三
公曰汝能讀即能行即此已是陰隲因厚贈之
戊戌公車赴禮部試見其人朴誠無文呐呐如
不出諸口其言或不誣也

京師羅城築於前明嘉靖四十三年六月見明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三 十三

世宗實錄

魚門古鄒城也見名勝志老友程君晉芳生非
其地而以為號想由景慕前賢耳
元朝塑像劉鑾最有聲譽然尚有阿尼奇者畫
像塑像亦極精工元史有傳
頃閒蕨塘戴主政璠見示已卯春時隨休寧金
公畿南學幕晚駐寶店壁閒見女子題詩六首
筆墨柔媚惜乎漫漶姓名剝落不可辨識僅有
一首尚為完美其詩云極目蕭蕭易水聲一腔

幽恨最難平燕丹已是無家別枉指歸期馬角
生詞憶凄惋急錄而藏之篋衍及至秋末回京
重經此店則店壁已重粉矣

湖廣沔江有水陸寺寺前有澱潭深不可測名
蓮花潭初秋涼月之夜閒有蓮花浮出潭面香
氣襲人

碧雲駁蓋魏泰所作嫁名於梅堯臣當時士大
夫每以私怨肆口謗人此書幸人皆知出於魏
手故聖俞不蒙其咎至元人陸輔之一跋全未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三 十四

深晰極稱許其足補當時遺事非後人可擬殊
屬憤憤

慶壽寺亦名大慈恩寺在內城西邊碑乃金党
懷英分書党素工篆隸然世不多見

蟪蛄即蟪子一名壁錢一名長脚幽州人謂之
親客蓋此蟲上人衣必有親戚至也

賣皮貨客每於九月晦夕聚飲候至宵分交子
之時占驗西北風急則冬令必嚴寒皮貨希得
善價交相酬酢歡呼達旦

蕘山先生者名永年嚴嵩僕也雙山主人者名徐賓張居正之僕也

柳柳州有罵三尸文蓋祖東方朔罵鬼書按三國志華陀傳言漆葉青黏散久服去三蟲三蟲卽三尸蟲道家稱爲三彭名彭璠彭瓚彭璫又名三姑青姑白姑血姑是也於庚申日上天言人過惡故有守庚申之說

華亭吳六益訪家鈍翁於京邸時六益被酒自誦其所作游五嶽諸詩音韻琅琅鈍翁擊節極水曹清暇錄 卷十三 十五 稱賞之

萊陽姜主事核在禮部以言事廷杖遣戍安祿之宣城縣遂自稱宣州老兵予曾得其牙印甲申後賦詩曰橋陵千點淚獨在敬亭山及將終屬其二子安節直節曰敬亭吾戍所也吾未聞後命而君亡必葬我於是二子從之不以國變而亡君命真純臣也良可悲歎

後漢兩王霸字元伯者爲上谷太守封淮陽侯字儒仲者王莽篡位棄冠帶隱居守志

紀曉嵐侍郎會爲予述在烏魯木齊得悉昌吉築城掘土至五尺許獲紅繡花女鞋一製作精巧尙未朽壞然入土已五尺許非近時可知而昌吉婦女無纏足者殊不可解

定制六部滿侍郎只許坐車前有二役引路入署却喝長道

康熙年間惟翰詹兩衙門稱老先生今則無人而不稱老先生矣

近年上元張燈惟前門外各大店中及西河沿水曹清暇錄 卷十三 十六

綢緞舖人參舖打磨廠東西江米巷中稍有可觀而大柵欄火寶塔鐵門之大判官則每歲必設也

寶山閨秀毛蕁華詩人海客之女也聞蟬詩云雨過空林逸響清蕭疎碧樹寄寒聲何因長占高枝上每向風前嚶嚶鳴頗有寓意

陳本忠字伯思昌平州人乙丑進士現任農部主政最工制舉文性亦極嗜咕嗶純熟之至無日不作帖括然詼諧瀟灑絕無迂腐習氣善庖

饌處境非有餘而宴客劇精美豐盛

水曹清暇錄

卷十三

七

水曹清暇錄卷十四

古歛訥菴汪啓淑述

丙寅秋客秀州曾見前明楊忠愍公繼盛手製一葫蘆罇上有小行書云釀成四海合歡酒欲共蒼生同醉歌歎署嘉靖己酉歲秋九日詩椒山共二十五字英氣凜然不知流落誰手

廣西平樂府昭平縣有獐婦名閉阿陸生於前明嘉靖十二年至國朝康熙丙午歲已一百三十四矣子孫曾孫皆故惟一元孫扶掖之年

水曹清暇錄

卷十四

一

亦五十餘矣平樂司理迎之至署贈以簪珥食物能漢語尤善飯雙眸碧色髮由白重黑轉黃齒凡三易矣

墨菊產於朔庭中州近日亦有宋馬揖詩云獨抱緇衣對曉寒天然清淡惡華丹多因元亮題詩筆灑在枝頭濕未乾

金山縣金山每歲廟神誕日有魚名黑隘大者如山羣引海族來朝率午方退事見邑乘孝廉周軼韓錢唐人性豪直善鑿有膽量少年

借友夜泛西湖友謂軼韓曰淨寺長橋之側多鬼君敢往乎孝廉欣然前行衆友尾之遇夜撒網者乃周管墳人也孝廉假其網命僕負之偕行乘月遍遊近山僻路一深林中隱約見紅衫少婦詫謂其僕曰深夜安得復有少婦獨出定是鬼矣少婦聞聲直撲向前冷氣逼人孝廉與僕亟撒其網少婦遂不見而得尺許枯木聚友亦至其攜至管墳人家還其網用鋸鋸其木血水淋漓適見有盛油小瓶因就火煎之木化青

水曹清暇錄

卷十四

二

煙臭不可聞周孝廉親向予說

紹興蕞山戒珠寺晉王右軍羲之遺宅也前殿祀右軍中殿供奉世尊後樓有卧佛床第衾枕錦帳珠簾邦人兒女夜不安寐者禱則必應報賽無虛日

瀛臺在太液池之南一名趨臺一名南臺入紫光閣門乘小舟可達夏月上嘗御瀛臺內殿辦事部郎或陪奏或侍班或帶領引見方可得到紅荷綠柳翠藻銀蘋景最幽勝

丙寅春予薄遊吳門天平山石鉢菴登一小閣壁間有采香女史題詩云羣峭摩霄漢春雲碧似煙筍輿閒裏到粥鼓靜中緣已悟無生理羞參杜撰禪憑闕凝睇好梅竹削婢娟墨痕未燥書法纖媚詢之菴僧云頃有大家內眷數人來遊曾索筆祝想必題詩也惜無由考其姓氏書中偶檢得舊抄漫錄於此

水曹清暇錄

卷十四

三

一巨獸其形如馬而高幾倍紫鬣黑尾能食虎於是虎患息獸亦不知所之事見邑乘陵夷卽陵遲也陵遲細微之意陵遲處死蓋云細細處死耳

高僧傳支道林養一鷹或問之答云當以神俊故唐司空圖退栖詩有支遁何妨亦愛鷹句今但傳其愛馬何也

瑤峯梁相國會稽人封君名文標幼失怙恃多病醫家已覆不治遇異人授丹三粒服之遂強健以資官刑部司獄恤囚苦除積穢蒸濕種德

甚深受知於勵文恭公得達 天聽擢本部陝
西司主事平反積案無數故公得大魁天下官
至極品天之報施不爽若此

龜蟲無詠之者休陽黃夏松社著五律一篇似
有所寄託其詞曰溫飽無如汝秋宵底不平爨
餘紛短羽燈下苦長鳴豈爲桐焦惜應傷笑曲
情黃梁方夢夢慎勿遽相驚

百行惟孝最重前明通州孫秀才某母故貧無
以襄大事憂戚甚夜有巨鼠十數曳錢十幾貫

水曹清暇錄

卷十四

四

委床下遂獲濟其用人咸以爲孝感所致

常熟蔣文恪公溥賜第在內城西李廣橋髫年
讀書平臺夜午每呼童僕雖有應聲而無人至
一夕喚館伴令持燭欲出屋小遺屢喚屢應而
終無人進室起見月籠窗戶遂獨出外見一人
枕限而卧心疑家人倦睡就視之乃一阜衣方
巾狀如世俗所塑土地者忽爾不見
人被蜂螫拔去刺後以熱酒洗之卽愈被蜈蚣
咬取大蜘蛛覆所咬處吸去其毒卽愈其蜘蛛

須投水中一過方不死

民母嫡母也見漢書服虔註又伯厚漢制考云
始生子爲鼻子

吳殿撰錫齡同郡休陽人也大魁後無幾卒於
京邸瀕危謂其夫人曰我前生某僧也因募修
徽州孔道數十里之功乃獲此報又以爲沙彌
時不守戒律故弗永年歿後其夫人感痛遂自
經殉之蓋三十年前某寺僧念某路崎嶇行旅
維艱發愿募修而慮人之見疑與吳殿撰太翁

水曹清暇錄

卷十四

五

約募得金悉歸太翁司出納僧頗竭勞悴遂得
周道如砥僧尋圓寂吳太夫人媿身時見僧來
後堂乃生殿撰公

常言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見新唐書陸象
先傳

崇禎壬申年四月二十一日大通橋下水聲如
雷有白獸似犬擁波而馳至下流十里小聖窩
而伏見帝京景物畧

貓食薄荷則醉鳩食桑椹則醉虎食犬則醉魚

食茶葉則醉雞食蜈蚣則醉

聚燕臺在蕃育署卽前明上林苑也去都城七十里每歲秋社燕將辭巢必各將其雛千百成羣來聚此臺呢喃竟日然後分翔而去

長洲閨秀程夫人顧信芳號湘英著有生香詩稿予已撰入擷芳集其詞亦清麗可喜漫錄數闕於此其菩薩蠻云春雲剪剪春烟薄春歸無計留春著獨立小橋風飛花滿袖紅鱗鴻鄉信斷離夢天涯遠芳草綠羅裙雨痕和淚痕其搗

水曹清暇錄

卷十四

六

練子云雲漠漠水濺濺短棹夷猶破曉烟疎柳斷橋迷翠靄一川風雨暮秋天其浣溪沙云柳色銷魂草帶烟點溪荷葉小如錢畫梁雙燕舞翩翩夢裏好花空自惜愁中春色若爲憐病餘無奈困人天

虎邱寺正殿階級俗稱五十三參進香女婦憚於登頓令輿夫肩而上之及下山又以危險心怯每命輿夫倒擡故丹徒鮑臯竹枝詞云妾自倒行卽自看省卽一步一回頭

太夜池卽西海子在西安門內周遭約有數里上跨石橋東西列白石坊表曰金鰲曰玉螻其瓊花島五龍亭立橋上望皆可見雖盛夏時經過清風拂面綠水迎眸亦忘炎暑且有紅荷綠芰吹香人面白蘋紫荇敷翠波心恍若置身於小李將軍金碧畫中誠大觀也

乾隆乙丑歲簡齋袁太史枚改官知江寧縣五月十日天發大風城中晝暝如晦有韓姓女子年纔十八被風吹至銅井邨離城已九十里矣

水曹清暇錄

卷十四

七

其邨民詢明來歷送交女家然其女已字同城李秀才之子李疑風無吹人至九十里外之理慮有別故投牒簡齋求斷退婚簡齋援引元朝郝文忠公陵川集爲據愷切開導秀才始肯迎娶終成夫婦

延平山有朱竹丹徒縣有黃秋海棠龍巖州有紅茉莉京師盧師山有白櫻桃安得小庭植此諸异卉而日婆娑其下也

宋王元之小畜集有還揚州許書記家集詩云

高陽許公精六義獨向聖朝生後嗣因將先集
進九重高步金臺曳珠履自注云許渾孫進家
集得官當時進書之賞其重如此

鄭櫻桃男女有二人皆美麗一爲石季龍優僮
一爲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

武清縣卽舊雍奴唐時改名去通州五十餘里
舊城因洪武初遭水患乃遷於西八里許元衛
帥府鎮撫衙縣南八十里有三角淀卽古雍奴
水淀周廻幾二百里別名筍溝

水曹清暇錄

卷十四

八

五指之名曰巨指曰食指曰將指曰無名指曰
小指見春秋正義然巨指又名巨擘將指又名
中指註疏又以足大指爲將指也

薊州西北有盤山因田盤先生家於此耳一名
盤龍山蓋以形似稱之也高二千仞外骨中膚
石如人力所壘奇峯怪岫莫可形容山分上盤
中盤下盤上盤有巨石以指搖之能動數人搖
之則反不動有潮井龍潭及澤鉢泉中盤有白
巖嵐光雲氣迷濛望如濕銀下盤有廣濟寺其

山周圍約百餘里有茶子菴環翠亭法藏寺懸
石亭舍利塔無梁殿天成寺李靖菴舞劍臺雲
罩寺雙峯塔仙師臺諸勝跡除夕有神燈之異
北方幽境惟此收靈鬱秀爲最

燕地苦寒冬時比戶皆卧熱炕西山之煤價不
甚昂頗獲利濟予性雖不便然甚喜之擬作一
長詩以紀其事頃閱朱少章弁聘遊集有炕寢
五古形容殆盡因錄於此用代予意其詩云風
土南北殊習尙非一躡出疆雖仗節入國暫同

水曹清暇錄

卷一四

九

俗淹留歲再殘朔雲滿崖谷禦冬貂裘敝一炕
且踞伏西山石爲薪黝色驚射目方熾絕可邇
將盡還自續飛飛湧元雲燄燄積紅玉稍疑雷
出地又似風薄木誰容鼠棲冰信是龍銜燭陽
曦助喘息未害搖空腹惠氣生袴襦仍工展拳
足豈惟脫膚鱗兼復平體粟負暄那用詫執熱
定思沃收功在歲寒較德比時煥雖餘炙手焯
寧有爛額酷矧當凝沍晨炎帝獨回轂元冥眞
退聽祝融端可錄嗟予亦何者萬里歌黃鶴偃

仰對窗扉妍暖謝衾褥壯懷羞龜媚晚悟笑突
曲因思墮指人暴露苦皴瘵頻年未解甲蹈此
鋒刀毒遙知革輅中盱食安豆粥陪臣將命來
意懇誠亦篤有奇不能吐何術止南牧君心想
更切臣罪何由贖此身雖自溫此志轉煩促論
武貴止戈天必從人欲安得四海春永作蒼生
福聊擬少陵翁秋風賦茅屋

南書房在乾清門內西邊坐南向北 上書房
在乾清門內東邊坐南向北諸 阿哥 皇孫

水曹清暇錄

卷十四

十

肄業處也

油牕明亮勝於蠡殼光潔絕似玻璃惜乎質脆
然價甚廉產於西山石洞中蓋白石耳逐層鏤
出便皎薄如帟僅三寸不能得寬廣者

繩匠術術有休寧會館蓋前明許相國維楨舊

第也屋宇宏敞廊房幽雅有古紫藤二馬繒花

一相傳乃相國手植

龍能易骨象能易牙蛇能易皮駝能易毛鹿能
易角螺能易殼蟹能易螯

大藏經廠在西安裏門街北前明貯釋藏諸經
今仍其舊焉

唐賢多工書如溫飛卿素無書名然有人偶得
其詩稿筆法精雅蓋唐時有書學見唐書百官
志凡貴臣子弟性識聰穎者以為宏文館學生
而平人有善書者亦得名入所為上有好之下
必有甚焉者矣

前明京官皆不用傘惟入幃考試官及狀元歸
第方得用之 國朝京官即部屬康熙年間尚

水曹清暇錄

卷十四

十一

乘肩輿輿前有掌扇雍正初多乘驢車而扇亦
不用今驟車有極華者而扇却未覆

宛平縣西約二百里有百花山頗多花卉有不
經見莫之能名者然產毒蛇長只七八寸人一
被蠶竟不救

燕京歷代事跡最多宜於懷古之作故饒佳句

而悔餘查慎行次學政劉雨峯燕臺雜興十首

尤賅博雄健故全錄於左其詩云九關王氣鬱
千秋如此風光蕩客愁東路雲垂遼海闊北條

山勒太行收天蟠宮闕瞻螭尾地擁塵沙散馬
頭老柳不禁吹笛意夕陽疎影傷高樓千古荆
丹事最奇誰教秦騎竟橫馳漁陽鼓動天方醉
督亢圖窮悔已遲他日酒徒猶擊筑向來博道
抵爭基無聊尙有酣歌會不似東方但苦饑北
史流傳樂未央上都幾處闢球場幕南地空聞
傳箭花外樓高見洗粧紫色蛙聲雄八族烏衣
馬糞咲諸王分明裂帛湖邊月及照三朝舉國
狂十三陵古隔巖關往事低摧父老顏黃鳥哀

水曹清暇錄

卷十四

十三

歌經國恤紅巾新籍點朝班金戈運啓驅除會
玉匣書留想像閒斫却冬青人盡識稜恩羊虎
尙斑斑直放江湖日夜東異時黨論比狂風清
流禍起名賢盡甘露謀疎國運終一紙興亡看
覆鹿千年灰劫付冥鴻時平翻幸吾生晚不見
郊原戰血紅班馬文從一代編世家人物數華
顛藏書已獻言何諱焚稿無期客問年莫道汗
青從蠹蝕好憑頭白寫蠶眠諸公衮衮皆才彥
珍重須教信史傳帳殿崔嵬今聞寥凱歌連歲

奏鉦鏡雲深雁路朝盤馬雪點孤裘夜射雕都
護玉門關不設將軍銅柱界重標職方別載魚
龍國咲指烽烟薄海銷恩波一夕滿江湖下詔
蠲租例久無忽見黥黎成感涕始知草野愛微
軀龍船旗鼓三江戍馬鞭雲霞五岳圖盡道登
封儀注古秦松容易比貞符朱門榮戟列東華
金谷筵開辨咄嗟雪麩分漿啜梢柑霜刀剪韭
妬萌芽歌喉欲斷從絃續舞袖能長聽客誇歲
得狂生無藉在欲捻書籍問東家百分一棹過

水曹清暇錄

卷十四

十三

觥船何限關河載酒前投筆生涯經絕域定巢
歸計失驚絃縱橫野馬羣飛路跋扈風箏一綫
天曾是征南舊賓客摩挲脾肉也潏然
天壇在正陽門外周十里圍邱臺高七層郊天
諸祭幃幔器皿純用藍色
薊州甘泉寺有蛇亦名小青龍然不似譚柘寺
盧師之所畜也與人狎習時盤宿於禪榻亦不
蠶人兼能致雨
箬漠鱗國語也熱河山澗魚名似鱸而味鮮美

蒙古語謂之集伯格吉林語謂之赭鱸

瑛中翰寶字夢禪號問菴滿洲正白旗人大學

士永公諱貴之長子也能詩善畫與予同有印

癖愛潔耽閒品度瀟灑官內閣中書以足疾辭

杜門削迹日惟種竹藝花信是雅人

李嗣號春麓山東金鄉縣人禮部祠祭司主事

雅善詩餘一日過予寓怡南寄黃柑至因共剖

之春麓隨填綺羅春一闕頗佳爰錄於此其詞

云喫手黃金充盤嫩乳漱漱清泉流齒蠟蒂融

水曹清暇錄 卷十四 古

封最是泥山之里消幾日秋風水驛裏殘葉載

來燕市伴銀鱸紫蟹同嘗洞庭風物可曾憶傳

餘芳馥滿袖堪咲歸遺恁晚一燈眠未試擘新

霜採取箇中滋味把詩卷並咀清香早羞煞北

山酸李 坐中出樊榭山房見待從君共覓江鄉

買舟斜照裏

常言俗語多有來歷蓋人習以為常多不討究

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見南史求忠臣於孝子

之門見孝經緯風流罪過見北史三世仕宦方

會著衣吃飯見魏文帝詔書三十六策走為上

策見齊書好物不須多見晉元帝曲宴賦多言

多敗見金人銘鵝蚌相持漁翁得利乃蘇代對

燕王語吹毛求疵見韓非子噴有煩言乃衛敬

子謂衛靈公語見咲大方數米而炊見莊子官

久自富見史記貨殖傳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見

說苑談何容易見非有先生論寧逢惡賓莫逢

故人公孫宏語酒囊飯袋見論衡開心見誠馬

援對隗囂語求田問舍劉先主語人面獸心見

水曹清暇錄 卷十四 古

宋書明帝紀名士風流見齊書掩耳盜鈴見通

鑑上不上下不下見田季安傳如此甚多不勝

枚舉

內城蘇州衛術有苦井宏治年間元旦有術士

汲井水至甜井中易水而來向井咒詛其水遂

甜直隸有苦水舖經 今上更名甜水舖其水

果變為甜

晨食隣切早昧爽也以曰辰蓋古人不夙春黎

明而起即以曰春米而食是其時候俗誤信釋

名以爲日光復伸爲晨謬甚

劉公敵安徽潁川衛人乙未進士官吏部賦性曠達嘗飲酒慈仁寺古松下游人至不論識與不識卽招之同飲淋漓酣暢而後已

曉園族兄往年賃居闔王廟街屋院中有大棗樹前明所植每當月明之夜時遙見橫枝坐一紅衣女子垂足於下了不畏人近則無所親擲以磚石亦不懼主人云從不爲害疑是棗樹之精族兄賃住雖不久終無他災異也

水曹清暇錄

卷十四

六

曩年吟侶鷓鴣亭戴廷禧下榻余家開萬樓時一日早起謂余日夜夢遊一靈山遇絳衣仙女極娟麗吟詩一章爲余誦之適有客至未及寫出頃記憶僅得一聯云草香侵曉袂花露滴春衫漫錄於此

考試武進士弓箭每在紫光閣下看溜冰搶行頭每在瀛臺

大內夏月所用冰塊皆係工部監造冰窖冬月藏冰屆期送入以供內用都水司經理之

歲修東西各 陵每年 欽點二司員經費在節慎庫支領帶諸匠工往辦如有數千兩工程則 欽點大員督理

婁縣諸生孫某女玉貞工詩十五天折臨歿有句云來宵樓外三更月空照梨花一樹春同邑張茂才與載輓詩云明月梨花景剎那激之悼女淚痕多奮遺鴛結師心巧詩勝龍褒信口哦閨世偏憐年歲促遊仙半是病愁磨他生須做紅樓客慎莫當歌喚奈何

水曹清暇錄

卷十四

七

水曹清暇錄卷十五

古歎詠莽汪啓淑述

秘魔厓西大圓通寺藤胎大士及火裏金剛像皆奇古惜今皆不存矣

鮑中書之鍾一日於書牕前見墜一蜘蛛家人欲撲殺急止而縱之次夕忽被胡蜂螫其手登時紅腫而蜘蛛自來書案因聞人言蜘蛛能咬蜂毒遂取置患處俄頃紅銷痛止而蜘蛛僵矣似報之者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五

一

雍正初年奉宸苑畜白孔雀一雙觀者頗多題詠山陰寶意居士商盤時為庶常有五言古詩一篇甚佳

揚州衛運弁馬坦直隸獻縣人其署駐高郵州係前明總鎮廢衙房舍深邃多半闕敗其傳其中多狐崇坦居之無所患坦于公餘嘗與室人圍碁遣興一日正下子時忽聞承塵之上微作笑聲坦心知為狐也詢之曰僊人有何好笑答曰笑賢夫婦雅好牧猪奴戲而無高著耳奴名

七僊姑頗為碁友所推尙輸家老太太四子如老太太者乃第一國手欲以局勢相傳奈去此道甚遠不可教也坦曰仙姑可肯現形賜教否狐曰奴母女名登仙籍不顯以貌示人汝署中二小婢蘭香蕙香吾所鍾愛令其掃除淨室設箕蒙以黑帕下縛牙箸隨箸指點黑白分明奴于暗中教導賢夫婦作壁上觀其藝自進坦如法佈置二婢皆默聽指使狐意所向無不適也其老狐每贏二子七姑亦時負四子坦或三五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五

二

日一請或十餘日一請其旨奧妙坦夫婦時多不解一日向州司馬姚掄有名一元者述其異姚曰須得一高棋人與之對局方可以辨真偽適有江都令楊某來署州事楊頗自負國手掄有邀與同往至坦之室適都閩某亦在坐共坦四人列坐西階東階設一客座二婢扶箕以待俄延箕動且作軟語婢曰請諸位老爺入客位掄有曰做堂翁仰慕仙姑高碁敬求對局箕再運動婢曰老太太海外雲遊仙姑可以手談數

十著後楊大驚異曰真仙著矣僕萬不能及祈
仙姑稍讓勿令我全局俱輸楊每下一子籌思
再四而箕隨著指示畧不經意局終楊負二十
餘子楊素好勝有奕名至是汗流浹背巧辯曰
仙姑碁品誠高然余心尙未服如下某一著時
則某多輸數子何乃見不及此箕忽又批曰太
爺原討饒讓今以讓著藉爲口實何涵養之未
深而介介于勝負也衆慙其復行對局楊慚拂
衣而去此乾隆丙申年事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五

三

神異經十洲記僞託東方朔名洞真記僞託郭
子橫名然文筆甚古似非六朝以後之人所能
作也

張鳳孫號少儀吳門名士也戊午秋赴北闈名
落孫山抑鬱旅邸忽患回尿之症初似白濁小
便不利飲食如常三日之後所積既多坐卧不
寧腹鼓如箕百藥莫效諸醫束手親友代爲遍
求治法遇一老者云有一方須用雌牛陰毛如
男患此症者則用左邊女則反是煎水熏七日

七夜之後小便自然徐來若一曲身阻折則仍
無濟但其痛不可忍必須多人挾之毛少湯多
人多不信然已莫可如何姑試之而七日後果
然大通尿既下盡人便清爽惟狼狽甚大服參
耆方得痊可後來少儀年踰古稀官至觀察精
神頗健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五

四

乾隆甲午歲河南臨潁陳翁有子某爲名諸生
時方鄉試翁於家營建客廳忽折一梁差人於
鄰村尋買翁鬱悶晝寢而匠亦偶無事假寐夢
至數里外一集市見有奔走匆忙者如報錄人
狀匠問曰汝報錄人乎其人曰然匠曰某村陳
秀才曾否有名其人曰有之匠曰汝不識路徑
吾爲導引至其家何如其人言不敢煩勞自當
得星而往匠曰於夜閒報之乎其人漫應之曰
然醒言于翁翁亦與同夢及客廳落成豎匾因
係陳姓又以夢徵額曰德星堂用太邱故事已
而榜發竟無名以爲夢不足信及丁酉歲始捷
而闈中詩題爲德星舉主司爲項太史家達戚

民曹蓼生一為德清縣人一為星子縣人德星之說蓋驗于此

族姪文亭昨以蕪湖圍秀絳雲黃鳳詩囑選尙有憶外詞一闕調寄如夢令頗佳其詞云晝永春愁如病望斷天涯芳信薄倖慣飄蓬空把金錢卜盡愁聽愁聽人道端陽將近

頃承盛秀才灑元寄贈金朝官印一鈕方幾二寸生砂活翠頗堪賞玩云從或軒陳森年少尹得來陳官陝西巡檢日厠卒掘解後隙地見之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五

五

文曰提控所菜字印背刻興定元年九月行宮禮部造真書考興定元年乃金宣宗珣由昇王卽位之五年宋寧宗嘉定十年丁丑也先是宣宗以貞佑二年甲戌徙都于汴梁明年乙亥蒙古焚燕宮室殆盡兩河蹂躪國勢日蹙越二年因而改元興定

大興朱學士筠竹君品學兼優洵為一代文人視學安徽時提拔孤寒表揚節烈人甚德之而以吾郡老儒江永汪紱入祀鄉賢祠尤為善政

摹印雖小道然能知大方得古趣而不落匠氣殊不多見曩年錢唐推丁龍泓敬為能事近時

輩下惟蠻儀衛雲麾使虛白劉君淳漢軍閒散嘯崖甘君源尙宗漢燈者其寓公則黃吏目易董主簿洵頗高古

日勿誤易

廣平縣飛狐口及熱河隣近皆產飛狐銳首長尾毛深褐色翅如鸞裙四足縮軟翅中前二爪後五爪能飛然只丈許

廣西容縣老君洞天生石人龐翁濯體手持一杖綬寧縣遇仙洞天天生石大士衣褶纓絡頭面宛然蓋天地之巧無所不有耳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五

六

曩年江浙盛行洋蟲飼以沉水香屑穀花生搗用酒衝服云能益精益產黔省名九香蟲潛伏涯石下土人掀石取之以售人信能宜子洋蟲蓋託名也

綏寧辰溪水族最多而獨無蝦甲魚有大至四五十觔者見包汝楫南中紀聞
珉明府玉字霞川號琢如鑲黃旗人以明經出

宰含山諸邑後聖吏議羈跡西曹然詩筆頗清
麗著有拄笏軒詩鈔年來尤發奮讀書造詣更
不可量漫錄數篇於左其寄懷善旭田詩云秘
苑橫經日金門射策年座陪多士末心折大巫
前粹質南金貴精心碧玉縝百家資斧藻二酉
悉窮研風雨神隨腕珠璣效落天萬言輕寸晷
一紙重千緡春老香心醉秋高健翮騫桂枝談
笑掇柳葉等閑穿品彙需陶鑄經綸待仔肩故
人欣鵲起薄宦媿螭拳出祖時初夏分襟路幾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五

七

千風流瀛海郡雲涌岱宗嶺魯酒難消夜齊姜
詎解憐亂蟬鳴古驛一鳥下荒烟節物更南國
良朋隔古燕聞雞慙劍澀聽雨憶床聯岑寂尋
山屐迢遙訪戴船霜嚴孤鶴警風勁塞鴻偏冉
冉歲云暮溶溶月復圓琴樽虛几席松竹翳林
泉髡柳因風折寒梅待驛傳江鄉足離思短札
未能宣其詠雪竹詩云誰傳粉本寫簣營千個
垂垂爾許長寒玉瓊瓏明渭畝冷雲重疊傍瀟
湘凍禽雜語棲難定白鳳因風勢欲翎最是亞

簷搖瘦影月櫺清映竹書光其送沈北山還杭
州詩云秋好延佳客風流得隱侯詩如蒼鶻健
人比白雲幽湖海名徧遠丹青技獨優煩君埽
空關乘輿到滄洲其濡須塢詩云長江西來拍
涯怒兩峯屹立削天柱誰憑塹險扼上流魏北
吳南爭一塢建安之歲競吞噬樓船蔽天沸金
鼓飛揚日月白羽光百萬健兒盡虓虎老瞞鴟
吻信猖獗碧眼紫髯亦英武巖城巖岷嶮偃月寒
夾寨臨波截橫堵千秋江左擅形勢六代川原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五

八

咸揖俯傳聞宋若更修築木棚金垣鑿牙弩貌
貅再集鐵鎖沉戍士還憐烽檄苦雄圖伯業幾
乘除舊壘荒烟蹟難數至今四海歸一家淨洗
甲兵還太古雲中巢子螺髻青波上釣磯沙燕
舞江平如鏡散霞綺落日蘆芽響柔櫓昔稱險
要今坦夷但見遙山似看嫵格局皆老
鳳洲筆記稱蘄州周氏蕙苴酒爲第一清冽秀
美今則惜無之矣
青蚓崔子忠工圖繪明末頗有聲譽時稱南陳

北佳陳蓋謂老蓮也昔予客錢唐丁隱君敬無不敬齋曾見青蚓伏生授經圖人像古拙衣服雅馴頃又於沈員外世煒小酉山房見洗象圖雖用石青硃砂然古致磊落信是高手

五雜俎云京師天無時不風地無處不塵物無所不有人無所不為近則玉燭常調頗無勁颺疾暴街衢灰土亦稍凝淨蓋人傑地靈耳

京師所產水果其最佳者馬乳葡萄蘋婆果無核棗蜜桃龍鬚菜白櫻桃皆吾鄉所無者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五 九

淶水亭雜識載功德寺唐真覺禪師役使木毬呼僕延客皆令木毬往來嘉泰年間寺遭火災木毬自滾入池故得不壞功德寺今為檀栢下院詢諸闍黎無知其事者究竟不知木毬之所終矣

夕照寺在崇南坊前明所建本朝修葺然無碑記可考今為寄頓旅櫛之場矣

香山有巨石二狀如蝦蟆石下有二井相去僅尺許水不甚深然清冽甘芳迥異他處

土爾虎特國在鄂羅斯西去京師二萬餘里其主名阿玉氣康熙五十一年曾進貢隨差兵部職方司郎中圖麗琛答問由張家口喀爾哈經鄂羅斯國所屬揭的河鴉班沁喀山各處至土爾虎特國阿玉氣汗遣其部下台吉番僧及莽武特頭目恭迎 諭旨後排日筵宴五十四年三月復命繪其沿途山川輿圖名異域錄以進又云鄂羅斯西北尚有圖里耶斯科西費耶斯科博爾託噶里牙付蘭楚斯雅爾馬尼牙宜大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五 十

里牙宜斯巴尼牙狄音和爾斯提音布魯斯奇博爾斯奇別穆斯奇賽薩林穆斯奇昂假爾斯奇賀蘭斯奇博玻林穆斯奇肆班斯奇各國南面尚有哈拉哈兒叭哈薩克策旺拉布坦布魯特莽武特布哈爾哈薩兒什伊爾欽哈什哈兒庫策阿克蘇吐爾們沙障諸國

傳奇多半海市蜃樓然閒有考據如梳粧跪池頗覺形容方山子太懦但東坡忽聞河東獅子吼及容齋隨筆所載山谷與季常兩簡則懼內

實似有之

曹習菴中允仁虎嘉定縣人吳中七子之一也
詩文典雅腹笥賅博惜不輕梓全集以傳海宇
頃偶見其庚寅消寒雅集寒齋十二詠甚佳漫
錄於此其詠瓊簾云換却湘筠箔蠻瓊製早成
壓風宵有力捲雪曉無聲野馬飛難到檐禽掠
不驚留香宜寂坐罕地倍盈盈其詠風門云堊
戶窮冬候仍留小扇洞高低全暎日啓閉自當
風薄楮糊偏淨單繩引最工未須簾幕障虛白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五

二

愛疎櫬其詠煤炕云十笏封甌地縱橫石炭藏
煖應同鍛竈寬更勝編林體粟全消凍盆花易
放香冬烘君莫笑跌坐卽溫鄉其詠炭爐云楫
柁初生燄盈盈品字堆客借燒栗坐僮趁煮茶
來烟向重簾放春從密室迴莫教停宿火留待
暖深盃其詠煖硯云炙得紅絲硯陽和在案頭
池方知凍解石小看雲浮玉注傾長潤銀毫蘸
不留熱中應笑汝卽墨待封侯其詠火盃云范
錫成羹器當筵活火承金壺湯尙沸碧醖酒偏

騰自異孤鐙煮直疑列鼎登饒奴知不禁煨食

候堪乘其詠圓案云莫訝模稜搗壺觴地較寬
座休分上下話自愛團圓四面圍似好三隅反
定難客來占不速隨意席能安其詠矮几云方
壽東西列中央一几陳明牕長透影細厨不生
塵抱膝攤書慣支頤把瓊頻嗒然閒隱處虛左
待嘉賓其詠套杯云子母傳杯撻花瓷箇箇圓
徧管宜大戶分勸到長筵酌彼隨賓主中之判
聖賢劉家數三雅何似十卮全其詠掛瓶云界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五

三

壁亭亭影陶瓶質少瑕一層依雪紙半面插唐
花合付琴囊伴休愁燭素遮絡來橫幅伴相映
折枝斜其詠酒籌云筵半傳觴政牙筒出鏤籤
每隨航使送頻對燭奴拈摘句詩牌小分巡酒
陣嚴座中探欲徧百罰各無嫌其詠烟筒云學
得餐霞法筠竿巧製宜吹噓長日便冷煖一心
知入手同操管隨身等似鱗箋筵分送早便抵
滄春旗

崇效寺在外城西南隅古叢花寺也康熙年間

有僧某頗得聲譽新城王阮亭秀水朱竹垞諸前輩皆有詩贈之至詩卷今尚存寺頃方以部昂邀蔣編修士銓翁洗滌方澗程編修晉芳陸太僕錫熊吳編修錫麒及予聯吟其中前明奉天門常朝御座之後內官手持一物用黃絹包裹之似扇其實非扇名卓影辟邪永樂時外國所進見菽園雜紀然不詳著形狀他書又皆不載當俟博雅考訂之

歷朝年號正統與僭偽相同者甚多漢武號建水曹清暇錄

卷十五

三

元晉康亦號建元苻堅亦僭號建元蕭齊高亦號建元漢武號太始張元說亦僭號太始漢宣號甘露孫皓亦號甘露苻堅亦僭號甘露漢宣號黃龍孫權亦號黃龍漢和帝號永元張茂亦僭號永元蕭齊東昏亦號永元漢成號永始高雲亦僭號永始漢哀號建平石勒慕容盛慕容德亦僭號建平光武號元武晉元亦號建武石虎亦僭號建武蕭齊明亦號建武漢明號永平後魏宣武亦號永平王建亦僭號永平漢章號

建初西涼李暠後蜀李特羅尚皆僭號建初漢章號元和唐憲亦號元和漢和號元興孫皓亦號元興晉安亦號元興安流永初南宋武亦號永初漢安號永寧晉惠亦號永寧石祗亦僭號永寧漢順號永建李恂亦僭號永建漢順號永和閩王延鈞亦僭號永和晉穆亦號永和沮渠牧犍姚泓亦僭號永和漢冲號永嘉晉懷亦號永嘉漢桓號建和刊鹿孤亦僭號建和漢桓號元嘉南宋文亦號元嘉漢桓號永興晉惠後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五

十四

魏明元亦號永興苻秦亦僭號永興漢桓號永康慕容寶乞伏熾磐皆僭號永康漢靈號中和唐僖亦號中和漢後主號建興孫亮亦號建興慕容垂李雄皆僭號建興晉武號太康遼道宗亦號太康晉惠號永安孫休亦號永安沮渠蒙遜亦僭號永安後魏孝莊亦號永安晉帝奕號太和曹叡亦號太和後魏孝文亦號太和禿髮烏孤石勒字勢楊溥皆僭號太和唐文亦號太和晉孝武號太元張駿亦僭號太元晉恭號元

熙劉淵亦僭號元熙蕭齊和號中興拓拔朗亦
 號中興蕭梁敬號太平孫亮亦號太平馮跋號隋
 末林士宏皆僭號太平梁聖宗亦號太平陳後
 主號至德唐肅亦號至德石晉號天福劉漢亦
 號天福宋太祖號乾德王衍亦號乾德輔公拓
 反江東皆號乾德明成祖號永樂而隋郭子和
 張重華五季蠻賊張遇賢及宋方臘先已僭號
 永樂其後天順正德與前代重者不可勝紀
 前明公安袁宏道嘗謂都城古大樹有三其一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五 五
 戒壇老松其二顯靈宮古栢其三韋公寺柰子
 樹皆婆娑蔭廣數畝
 懷寧月邨茂才余鵬飛青年美才倜儻不羈予
 素器之頃赴宦秦友人之聘予親家並山吳珏
 有詩送之云此才猶自滯菰蘆萬里誰憐雁
 孤烟柳隋隄三月路風沙漢苑五陵都家貧未
 敢輕彈鋏志壯何勞諍繡道誠侯亭官吏接
 翩翩爭指阮元瑜
 長白山在故會寧府南六十里橫亘千里高二

百里其巔有潭周八十里深不可測南流為鴨
 綠江北流為混同江 本朝發祥之處也
 鸚哥花產貴州鄂西林學士有句云鸚哥幾
 樹紅見西林遺稿
 西十庫在西安門內沿明舊制以天干排號已
 字以下有不全用者 本朝封錮日久其人參
 貂皮貴重物則置保和殿後兩小殿中
 前明筆工劉必通善製硯尖鼠鬚筆及水筆頗
 有聲譽招牌相傳為董香光所書其筆至今都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五 夫
 門尚盛行也
 宋歐陽文忠公官刑部時有看海棠及看竹詩
 不以簿書鞅掌而廢吟詠
 都中有無核馬乳葡桃山東有無核棗吾鄉有
 無核小柿子嶺南有無核荔枝無核則從何得
 種殊不可解
 古人有以一詩而得名者如唐之崔鶯鶯趙倚
 樓鄭鵲鳴宋時賀梅子梅河豚之類 本朝王
 阮亭因和李清照漱玉詞人因呼為王桐花雀

不雕人呼為崔黃葉近時霍泰軍松舟人呼為
雷杏雨庚寅秋予薄遊邗溝有涼琴無俗韻於
簞有秋痕句沈茨田江亭諸君因呼予為汪
秋痕

水曹清暇錄

卷十五

十七

水曹清暇錄卷十六

古歎認莽汪啓淑述

京城佳釀素稱竹葉飛甯煮東莢雪梨花湛白
甕底春濃窩兒米釀藥酒則推史國公狀元紅
黃連液五加皮茵陳綠橘豆青益壽延齡保元
固本外販又有張灣燒酒清河乾榨汾州白燒
潞水思源易州易酒滄州滄酒南來最好紹興
陳醞杭州花露鎮江木瓜無錫惠泉儀徵包酒
蘇州女貞然價極昂却總不及光祿神酎玉泉
水曹清暇錄卷十六
醴酒醇而清香也

穿心瓦罐詠之者殊少韓石錢侍郎載有五律
一章云莫笑中無有懷之熱滿腔熬煎深可耐
肝膽直難降園曉雪聲竹月高松影牕微哦放
翁句湍轉一條江予近亦作黑小子歌一章云
讀倦寒凝夜方永地爐無火香猊冷強撥冰缸
漉舊醅欲溫乏器心恹恹黑小子來殊利便親
持鸞頸挑燈爛俄頃香生芳韻浮數杯預把湯
春占物貴得時言可銘失船一壺值千金入越

何須具章甫賦成興發且高吟並載於此亦知
蒹葭倚玉聊博觀者一咲

無花果卽古度也俗稱蓬鬆果左太冲吳都賦
松梓古度李善注不華而實子皆從皮中出大
如安石榴色赤可以煑食今北方甚多

裘文達公曰修一肩微側手亦參差目光射人
具異相傳說所生太夫人禱於南京燕子磯水
神廟夜夢紅袍神來曰與汝好兒後果孕遂生
公故文達公臨終謂家人曰我是燕子磯水神

水曹清暇錄

卷十六

二

也今將復位汝等隨太太扶柩回江西時經此
向關帝廟求籤如得上上則我已復位矣如其
言果得上上籤闔家哭奠於水神廟并立木主
於廟而解纜焉

唐朝制度凡細馬送尙乘局者尾旁印以三花
其餘雜馬送尙乘者印以風字於右膊印以飛
字於左膊今鳴人緊急者稱飛風蓋取如馬之
疾耳

甘州地高經年不聞雷聲惟風最大至黑風起

咫尺不辨空中且有火光如電予姻婭中有官
其地者爲予所述如此

惜薪司在西安門街南巷之內前明宮中所用
紅籬炭皆於此收發籬以土紅塗刷故曰紅籬
本朝關支柴炭皆仍其舊而籬不復刷紅亦
儉德也

湯侍御世昌仁和人諸生時就鄉試僦居貢院
之隣苦炎熱臭穢旁一大宅空鎖閉詢之爲前
杭州守柴君所買爲公館者因有鬼祟人莫敢

水曹清暇錄

卷十六

三

住餽司餉人假以暫居而樓上牕櫺尙完畧爲
灑掃遂移榻焉樓西房中委棄竹箱雜物亦置
不顧明燈讀書不覺夜半忽有披髮女人突立
樓心湯公大聲叱之女惶恐曰不知貴人在此
竟無狀矣退而至於西房膏沐以出則一妓好
女子也踈而詠曰妾姓朱名筆花前杭州太守
柴公納爲姬正妻奇妬值妾媵身賄囑穩婆將
生桐油塗妾下體以致潰爛而卒兒被正妻認
爲已出今已長成而不知爲妾所生他年君爲

湖北主考子應出門下懇公將妾冤告之囑將妾尸改葬墻東井邊有八角磚可驗也指房中破竹箱云是妾昔年藏有零星首飾太守哀悼惟恐觸目傷心未攜歸去有人翻動妾出怖之故人驚爲怪崇今舉以奉贈湯公慘然諾之後其事皆驗湯公與予交契故詳悉焉

漢翟方進喪母踰月卽起視事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此輩人未知何所足取

詩品貴乎翻新脫去前人窠臼方是自已詩然

水曹清暇錄 卷十六 四

須立論繩正不落魔道纔是上乘如閩縣魏憲明妃怨一章怨而不怒其詞曰婉轉辭明主迢遙嫁異鄉青蛾傷漢月紅淚染胡霜暫得恩波日徒成怨別腸無金酬畫士是妾誤君王深得風人之旨

彭芸楷先生曾述其同鄉奉新縣郵民李姓一婦媿身然越數日不產其家女婦伺候勞倦因倩鄰婦孫姓守夜孫婦攜長子往其子嗜學在外廂明燈閱書次日亭午門尚未啓里人疑之

劈門入則產婦死於床諸婦死於房孫姓子死於廂右手執書如故左半身似火焚者合卺奇之鳴於官相驗埋葬

相思石似雲南所產棋子而賦形微小分置盤中夜必合爲一處云產某邑廳事階前石穴內昔年予曾得數對惜皆爲友人強索去而復忘其縣名矣

韋約軒中丞謙恒太翁官學博時上司委勘沙

田太翁素悉衝淤賠課之累盡心查核凡已攤

水曹清暇錄 卷十六 五

御田產愷切詳求題豁蒙准施行免受累者百餘家故約軒公得中興甲開府黔南也

都門市中水果味之美者桃有八種而肅寧最

佳梨有五種而大谷最佳栗有三種而盤古最

佳葡萄有六種而馬乳最佳棗有五種而密雲

小者最佳李有五種而麝香最佳瓜有九種而

蜜瓜最佳柰有二種而綠柰最佳菱有三種而

小紅最佳杏有三種而黃杏最佳菜有天壇龍

鬚尤鬆脆可口至於蘋婆文官果西山之白櫻

桃雖浪得名殊無足取也

中州陳伯恭太史崇本名門華閎然好古瀟灑
曾見張中翰瘦銅董香光書卷心醉焉欲以精
婢伴雲易之瘦銅猶戀戀未能割愛誠一段佳
話也

予長女夫戊子孝廉洪榜洪坑人也其邨月形
山前古栢一株凡攀折一枝半葉者必遭疾病
遇本邨保安賽神卽鋸巨榦供瓶亦平安無事
屢驗不爽

水曹清暇錄

卷十六

六

簡齋袁枚浙江錢塘人也以翰林改授知縣宰
上元後入都感舊同年陞遷不一仿劉禹錫元
都觀看桃詩有一絕句云曉日曛曛玉殿開春
風回首認蓬萊三千宮女如花貌都是明妃去
後來

常言口號多有古人詩句如晚飯少喫口活到
九十九乃古樂府也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
乃女貞蕙蘭詩也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乃
唐杜荀鶴詩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乃唐

曹鄴詩也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乃唐崔戎

詩也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林寬詩也黃泉

無客店今夜宿誰家乃明高啓詩也閉門不管

憊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乃南宋陳隨隱先人

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乃唐

羅隱詩也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乃宋趙師彞詩也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

鳳凰池乃宋張唐卿詩也一葉浮萍歸大海人

生何處不相逢丁冠詩也兒孫自有兒孫福莫

水曹清暇錄

卷十六

七

與兒孫作馬牛乃宋徐守信詩也自家掃去門
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乃事林廣記平生不作
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乃宋邵雍詩也善惡
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見螢雪雜說是
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見事林廣記
漢文帝除肉刑然武帝時司馬遷猶下蠶室考
周禮司刑疏云孝文除肉刑蓋除墨劓與剕三
者其宮刑至隋時始除耳

宋詩人方岳有二其一字巨山號秋崖吾郡祁

門人也著有秋崖小稿其一字元善寧海人著有深雪偶談皆有能詩聲

楊柳青地名也瀕水近丁字沽岸多楊柳一望青青頗似江南風景徐寶摩抵直沽詩樹蒸夜氣三分雨帆掛秋風一葉雲可想見矣潘季緯詩客路蘼蕪綠人家楊柳青其景如繪

古詩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淵明歸田園詩只換桑巷二字剿襲之弊古人亦不免耶

隱峯禪師姓鄧閩人也侍馬祖居銀山山在昌水曹清暇錄 卷十六 八

平州東北六十里山勢險峻緣石梯而登元和

中參五臺路出淮西屬官軍與賊對仗禪師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瞻望為之罷鬪焉

密雲縣有密雲山在縣南十餘里一名橫山縣之得名因山也密雲山有泉名聖水泉上有初月亭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發唐陵者溫韜也發南宋諸陵者楊璉真伽也

唐時緝事衙役稱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前明

稱番役例著白褲 本朝名大班兒九門提督主之

鏡山丁掌科田澍有詩名頃因乃孫已得縣令遂移疾乞假歸留別都人有句云亦知葑菲才無棄其奈桑榆影漸低甚得情致

賈家衙衙江南客寓第二層屋素多鬼魅滌齋熊公少年入都不信神鬼曾寓其處一夕三鼓後室中明如秉燭見一黑人自提其頭流血淋漓滌齋大聲喝問何人黑人以手指口似不能

水曹清暇錄 卷十六 九 言隨不見次日滌齋遷寓亦無他故

介亭周主政位庚字遷岐行九廣西臨桂縣人癸未科進士與館選大考降刑部主事能詩畫人極誠樸交友敦篤藉以大通橋差不時獲與

唱和 頃於琉璃廠見一鬼工毬對心四寸許牙色微黃共十三層以銀針撥之層層可轉

梁家園官房一所中有晴雲閣俯臨積水地頗幽靜甲午歲澄園程農部世淳曾寓其處因拉

予下榻焉宛在秦淮河房予時攜歌者吳門華
耶童郎沈郎澄園與其妻弟吳君辛策雅善絲
竹每逢良夜明燈置酒角韻徵歌西峯張殿撰
書勳雅堂鮑中書之鍾鐵簫林秀才森紫樹龔
明經怡訥旃衛上舍德威時同唱和頗得一時
之雅

天壇中隙地產益母草守壇人煎以爲膏售人
頗道地春時又產龍鬚菜生食香脆可口然須
麻油清醬薑汁拌之

水曹清暇錄

卷十六

一

上元乾清宮大宴設鰲山燈預於上年秋時收
養蟋蟀明燈時置其中宴畢樂止唧唧蟲聲自
燈中出

琉球國人稱其國王曰屋書稱貴公子曰綠若
秀美人曰耶蘇

哈蜜在燉煌之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其地惟產
瓜有淡黃粉紅碧色三種不及待其熟卽摘裹
重氈運至京師亦有剖而焙成條者耘菘趙觀
察翼有詩云甘瓜來自燉煌西重氈裹壓明駝

蹄或長如枕大如斗覆棚培土法未稽路遙價
貴競珍重綠膚弗忍刮以錐副之猶恐太暴殄
截來寸寸成方圭其中應有汁滿腹日久暈入
紅玉肌甘芬不數文官果清脆欲賽哀家梨惜
哉到京已冬節切處先愁寶刀折僅堪杯酒佐
解醒未得巾緜效消熱潤肺雖同咽清露戰牙
不免嚼寒雪我思此瓜亦熟秋夏期郵千萬里
到乃遲色味幸非香荔變節候已等標梅悲李
廣本足侯萬戶數奇毋乃不遇時古來物產可

水曹清暇錄

卷十六

十一

移植曷弗試種當陽陂杜詩陽陂可種瓜君不見舊葡
分根自大食茉莉購種從波斯菠稜舊爲婆羅
菜安榴故是塗林枝高昌葡萄上苑茂大宛苜
宿離宮滋卽如西瓜產回紇胡嶠出塞驚絕奇
今已蔓延徧中土功妙驅暑逾涼颺可知芸生
信蕃變遷地亦有諧土宜阿誰好事姑藝此未
必踰淮橘爲枳倘同萍實結滿畦六七月閒涼
沁齒老饕斯時快大嚼寧羨刷藕調冰水
後漢書馮衍傳有挑其鄉人之妻者一段乃學

戰國策陳軫言大抵前漢書多學公羊穀梁史記而後漢書則全學前書

華陽臺在涿州之野昔燕丹太子與樊于期荆軻置酒聽美人彈琴處其址已無可考燕丹不思躬行仁義以化暴秦乃欲藉刺客行劫始王而斷無罪彈琴美人之手忍心背理故宜其終於敗忘也

王莽倘未曾篡漢而身先卒豈非賢相狄仁傑倘其志未申而身早亡遂成庸奴蓋人有幸不幸耳

水曹清暇錄

卷十六

十三

霸州城中有引馬洞直達雄縣相傳宋時楊廷朗所穿

康熙年間有妓餅兒一時頗擅名譽朱竹垞調寄一斛珠贈以詞云肌香冰雪生成命薄愁重叠近人三五圓時月弱似春綿瑩比玉盤潔溫柔休把紅綾湮翻來覆去轉心熱多少垂涎恁時節風韻他年留待夜深說其弱似春綿益用束皙餅賦紅綾餅蓋唐時聞喜宴例賜新進士

見避暑錄話變變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時惟能說餅蓋用吳筠餅說其巧思殊為可喜

西藏札卜札雅貢木椀然云係草根結成者製以為椀食物能解諸毒此前代所從未有之奇珍也

閔貞號正齋其先江西南昌縣人後僑居湖廣廣濟縣因幼孤不獲養其雙親效丁蘭刻木而朝夕奉祀焉故得孝子之名工丹青精篆刻愛潔耽書品頗高雅薄遊修門一時名公鉅卿欽

水曹清暇錄

卷十六

十三

其孝愛其藝咸下交焉正齋儼居之室手自裝葺遂曲折幽雅精潔洵是可人

時下凡百花卉咸備所不能過冬者惟桂花荔枝至於梅花竹子 內廷植之苑中亦皆茂盛西山潭柘蔚然成林只有茉莉夜來香等即藏暖窖亦難過冬即活亦不能有花然北產晚香玉濃郁亦足敵之矣歸愚沈業師曾有七律二首云燕市名葩兒女知較於茉莉故遲遲遞將暮院氤氳氣靦出美人冰雪姿布席合傾銀鑿

落對花應品玉參差且停五夜勤澆灌為報深
白露滋豈是盈盈薛夜來丰神彷彿見瓊臺
乍經夕照澹無偶相對晚粧嬌不猜風砌玉寒
宵欲午紗厨香透夢初回鬱金堂裏盧家婦觸
撥愁腸未易開

近時盛行骨種黑羊皮帽其毛烏而潤倍於游
色皮板潔白耐久然價昂甚高者須七八金一
頂按骨種羊出西北口外以全羊骨埋之地中
次年驚蟄發雷則小羊蹶然出土但臍帶尙聯

水曹清暇錄

卷十六

十四

須馳馬伐鼓則駭而走再飼以草則長然終不
及胎生羊之肥碩也

核

寶源局每年鑄錢三十八萬六百四十千乾隆
四年該銷每千工本銀九錢一分三釐

曩年予客滬城時在洋貨行聞人領襟見一髻
漆小佛龕中藏穀佛一尊佛面已雕出米芾塗
尙穀皮也坐金蓮花座上龕裏泥金屈戌提繩
下皆赤金惜未問其出於何國以後四十餘年
竟不復見

大西天經殿在太液池上五龍亭之東北大慈
如寶殿兩壁皆繪龍神海怪威靈照耀又有
三大軸所畫佛像莊嚴而兼凜烈形彩陸離相
傳乃前明商太傅喜筆也

妾字說文从辛从女辛音愆蓋有過犯之女給
事而得接於君者俗解以為立女謬甚又國名
又人名漢時有妾胥妾心曲禮買妾不知姓則
卜之春秋女爲人妾妾不娉也娉同聘

水曹清暇錄

卷十六

十五

欽點御史滿漢二員一年一換

陳藩被害友人朱伯厚隸官追哭之而徐稱未
聞有知己之報

棋盤街卽正陽門內大清門前街也蓋以方石
砌成故名都城人烟湊密惟此處寬爽秋夜月
明恍如瑤池瑤海

商邱宋牧仲先生第四子名著字錦含二十一
歲夭折雖已采芹學詩纔數月故僅存和尊人
乞大江一截句其詩云駘蕩輕風日欲斜雲烟

縹緲接平沙舟人指點江天外朶朶芙蓉是九
馬予長子繩文號海門卒平亦二十一歲詩賦
稿已哀然成集年來東西遊走未暇綜理災之
稟梨不禁嗟惋也



下頁詩又象

簷曝雜記

簷曝雜記卷一

陽湖 趙翼 雲松

軍機處

軍機處本內閣之分局 國初承前明舊制機務出納悉關內閣其軍事付議政王大臣議奏康熙中 諭旨或有令南書房翰林撰擬是時南書房最為親切地如唐翰林學士掌內制也雍正年間用兵西北兩路以內閣在太和門外保直者多慮漏泄事機始設軍需房於隆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處地近宮庭便於宣召為軍機大臣者皆親臣重臣於是承旨出政皆在於此矣直廬初僅板屋數間

簷曝雜記

卷一

今上特命改建瓦屋然擬 旨猶軍機大臣之事先是

世宗憲皇帝時皆桐城張文和公 廷玉 為之

今上初年文和以汪文端公 由敦 長於文學特薦入以

代其勞乾隆十二三年間金川用兵皆文端筆也 國

書則有舒文襄 赫德 及大司馬班公 第 蒙古文則有理

潘院納公 廷泰 皆任屬草之役迨傳文忠公 極 領揆席

滿司員欲藉為見才營進地文忠始稍假之其始不過

短幅片紙後則無一非司員所擬矣文端見滿司員如

此而漢文猶必自己出嫌於攬持乃亦聽司員代擬相

沿日久遂為軍機司員之專職雖

上亦知司員所為其司員亦不必皆由內閣入凡內院

之能事者皆得進焉而員數且數倍於昔此軍機前後不同之故事也

按出納詔命魏以來皆屬中書故六朝時中書令極貴必以重臣為之而中書令官尊不常親奏事多令中書舍人入奏於是中書舍人亦最為權要地唐初猶然高宗時始分其職於北門學士元宗時又移於翰林學士於是中書門下之權稍輕迨唐中葉以後宦者操國柄設為樞密使之職生殺予奪皆由此出而學士及中書俱承其下流是以樞密一官極為權要昭宗時大誅宦官宮中無復奄寺始命蔣元暉為之此樞密移於朝臣之始地居要津人所羨羨故宣

唐書雜記

卷一

徽使孔循欲得其處輒語元暉於朱全忠而殺之朱梁改為崇政院以敬翔為使後唐復名樞密以郭崇勳為使明宗時安重誨為使晉高祖以樞密使劉處尚不稱職乃廢此職歸其印於中書而樞密院學士亦廢出帝時桑維翰復之再為樞密使周世宗時王朴為之是五代時之樞密院即六朝之中書其於唐則國初之中書中葉之學士末季之樞密合而為一者也至宋金則樞密使專掌兵事與宰相分職當時謂之兩府而他機務不與焉元時軍國事皆歸中書省明太祖誅胡惟庸後廢中書省不設令六部各奏事由是事權盡歸宸斷然一日萬機登記撰錄不能

不設官掌其事故永樂中遂有內閣之設批答本章擬擬諭旨漸復中書省之舊其後天子與閣臣不常見有所諭則命內監先寫事目付閣撰文於是宮內有所謂秉筆太監者其權遂在內閣之上與唐之樞密院無異矣 本朝則宦寺不得與政

世祖章皇帝親政之初即日至票本房使大學士在御前票擬康熙中雖有南書房擬旨之例而機事仍屬內閣雍正以來本章歸內閣機務及用兵皆軍機大臣承旨

天子無日不與大臣相見無論宦寺不得參即承旨諸大臣亦祇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

唐書雜記

卷一

按五代宋金樞密院皆有學士供草制也今軍機司員亦猶是時之樞密院學士

廷寄

軍機處有廷寄諭旨凡機事慮漏泄不便發抄者則軍機大臣面承後擬擬進呈發出即封入紙函用辨理軍機處銀印鈐之交兵部加封發驛馳遞其遲速皆由軍機司員判明於函外曰馬上飛遞者不過日行三百里有緊急則另判日行里數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者即此一事已為前代所未有機事必頒發而後由部行文則已傳播人口且驛遞遲緩探事者可催捷足先驛遞而到自有廷寄之例始密且速矣此例自雍正年間始其格式乃張文和所奏定也

軍機印存 大內需用則請出用畢即繳進自用兵以
來軍報旁午日或數起難於屢請屢繳故每請印出則
鈐就封函數百以便隨時取用而封函無專員收掌不
免狼籍遺失宜專派一員登記月日數目庶更爲慎重

軍機大臣同進見

軍機大臣同進見自傳文忠公始

上初年惟訥公親一人承 旨訥公能強記而不甚過
文義每傳一 旨令汪文端擬擬訥公惟恐不得當輒
令再擬有屢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傳一 旨
改易亦如之文端頗苦之然不敢較也時傳文忠在旁
竊不平迨平金川歸首揆席則自陳不能多識恐有遺

簪曝雜記

卷一

忘乞令軍機諸大臣同進見於是遂爲例諸臣既感和
衷之雅而文忠實亦稍釋獨記之勞然

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後閣內閣本章畢有所商確又
獨召文忠進見時謂之晚面云

軍機不與外臣交接

往時軍機大臣罕有與督撫外吏相接者前輩嘗言張
文和公在雍正年間最承

寵眷然門無竿牘餽禮有價值百金者輒卻之訥公親
當

今上初年亦最蒙 眷遇然其人雖苛刻而門庭峻絕
無有能干以私者余入軍機已不及見二公時傳文忠

爲首揆頗和易近情矣然外吏莫能登其門督撫皆平
交不恃爲與援也余在汪文端第凡書牘多爲作答見
湖撫陳文恭件函不過獐錦二端閩撫潘敏惠公同年
也餽節亦不過葛紗而已至軍機司員更莫有過而問
者閩督楊某被劾入京人各送幣囊數事值三十餘金
顧北墅雲入直詫爲異事謂生平未嘗見此重餽也王
淑田日杏所識外吏稍多扈從

南巡途次間有贈遺歸裝刺百金過端午節充然有餘
輒沾沾誇於同列是時風氣如此

軍機非特不與外吏接也卽在京部院官亦少往還
余初入時見前輩馬少京兆環嘗正襟危坐有部院

簪曝雜記

卷一

五

官立階前輒拒之曰此機密地非公等所宜至也同
直中有與部院官交語者更面斥不少假被斥者不
敢置一詞云

軍機擬擬之速

軍機擬述 諭旨向例擬定後於次日進呈白西陲用
兵軍報至輒遞人所述 旨亦隨擬隨進或 巡幸在

途馬上 降旨傳文忠面奉後使軍機司員歇馬擬繕
馳至頓宿之 行營進奏原不爲遲也然此營至彼營

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兩營之間尙有一尖營以備
聖駕中途小憩者 國語謂之烏墩司員欲誇捷遂倉

猝繕就急飛馳至烏墩進奏名曰趕烏墩斯固敏速集

事然限於晷刻究不能由盡事理每煩 御筆改定云

軍機直舍

余直軍機時直舍即在軍機大臣直廬之西僅屋一間
半又逼近隆宗門之牆故窄且暗後遷於對面北向之
屋五間與滿洲司員同直則余已改官不復入直矣扈
從木蘭時戎帳中無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黃匣
作書案而懸腕書之夜無燈檠惟以鐵絲燈籠作座置
燈盤其上映以作字偶紫拂帳蠟淚污滿身非特戎帳
中為然木蘭外有 行宮處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
耳余歸田後歲庚子

上南巡余恭迎於宿遷見 行宮之軍機房明隱淨几

齋膳雜記 卷十

華裯繡毯當筆者倚隱囊欹而坐頗顧盼自雄余不覺
爽然失也

聖躬勤政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長夏時天已向明至冬月纔五更
盡也時同直軍機者十餘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
詰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則每日輪一人早入相助謂
之早班率以五鼓入平時不知

聖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

上自寢宮出每過一門必鳴爆竹一聲余輩在直舍遙
聞爆竹聲自遠漸近則知

聖駕已至 乾清宮計是時尚須燃燭寸許始天明也

余輩十餘人閱五六日輪一早班已覺勞苦孰知

上日日如此然此猶尋常無事時耳當西陲用兵有軍

報至雖夜半亦必

親覽起召軍機大臣指示機宜動千百言余時擬擬自

起草至作措進呈或需一二時

上猶披衣待也

聖學一

上聖學高深才思敏瞻為古今所未有

御製詩文如神龍行空瞬息萬里平伊犁所撰告成太

學碑文屬草不過五刻成數千言讀者想見

神動天隨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尋常碑記之類亦有

齋膳雜記 卷十

命汪文端具草者文端以屬余余悉意結構既成文端

又斟酌盡善及進呈

御筆刪改往往有十數語只用一二語易之轉覺爽勁

者非親見斧削之迹不知

聖學之真不可及也

聖學二

上每晨起即進膳膳後閱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撫摺子

畢以次召見諸大臣或一人獨見或數人同見日必四

五起最後見軍機大臣指示機務說有銓選之文武官

則吏兵二部各以其員引見見畢日加已皆燕閒時矣

或作書或作畫而詩尤為常課日必數首皆用 硃筆

作草令內監持出付軍機大臣之有文學者用摺紙楷書之謂之詩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筆令註之者則諸大臣歸遍繙書籍或數日始得有終不得者

上亦弗怪也余扈從木蘭時讀御製雨獵詩有著製二字一時不知所出後始悟左傳齊陳成子帥師救鄭篇衣製杖戈註云製雨衣也又用兵時諭旨有硃筆增出埋根首進四字亦不解所謂後偶閱後漢書馬融傳中始得之謂決計進兵也

聖學淵博如此豈文學諸臣所能仰副萬一哉余直軍機時見詩片乃汪文端劉文正所書其後劉文定繼之由詩片鈔入詩本則內監之職迫于文襄供奉并詩本

詹曠雜記

卷一

八

亦手自繕寫矣御製詩每歲成一本高寸許

聖射

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見武官畢即在宮門外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為率番必三矢每發輒中圓的九矢率中六七此余所常見者已巳歲十月偶在大西門前射九矢九中錢東麓汝誠嘆為異事作

聖射記進呈不知

聖藝優嫻每射皆如此不足為異也

皇子讀書

本朝家法之嚴即皇子讀書一事已迥絕千古余內直時屆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時部院百官未有至者

惟內府蘇喇數人謂開自身人往來黑暗中殘睡未醒時

復倚柱假寐然已隱隱望見有白紗燈一點入隆宗門則皇子進書房也吾輩窮措大專恃讀書為衣食者

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體乃日日如是既入書房作詩文每日皆有程課未刻畢則又有滿洲師傳教國書習國語及騎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則文學安得不深武事安得不嫻熟安乎皇子孫不惟詩文書畫無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敗理亂已了然於胸中

以之臨政復何事不辦因憶昔人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如前朝宮庭間逸情尤甚皇子十餘歲始請出閣不過宮僚訓講片刻其餘皆歸寺與居復安

詹曠雜記

卷一

九

望其明道理燭事機哉然則我朝諭教之法豈惟歷代所無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皇子善射

一日至張三營行宮

上坐較射皇子皇孫以次射皇次孫綿一方八

歲亦以小弓箭一發中的再發再中

上大喜諭令再中一矢賞黃馬褂果又中一矢輒收

弓矢跪於前

上若為弗解其意者問何欲仍跪而不言

上大笑趨以黃馬褂衣之倉卒間不得小褂則以大者裝之抱而去童年嫻射已是異事而此種機警在

至尊前自然流露非有人教之信天界也

慶典

皇太后壽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乾隆十六年屆六

十慈壽中外臣僚紛集京師舉行大慶自西華門至西

直門外之高梁橋十餘里中各有分地張設燈綵結撰

樓閣天街本廣潤兩旁遂不見市塵錦繡山河金銀宮

闕剪綵為花鋪錦為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

不可名狀每數十步間一戲臺南腔北調備四方之樂

假童妙伎歌扇舞衫後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顧方驚右

盼復眩遊者如入蓬萊仙島在瓊樓玉宇中聽霓裳曲

觀羽衣舞也其景物之工亦有巧於點綴而不甚費者

續修雜記 卷一

十一

或以色絹為山岳形錫箔為波濤紋甚至一蟠桃大數

吋屋此皆粗略不足道至如廣東所構翡翠亭廣二三

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萬眼楚省之黃鶴樓

重簷三層牆壁皆用玻璃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鏡則

為廣棚中以大圓鏡嵌藻井之上四旁則小鏡數萬鱗

砌成牆人一入其中即一身化千百億身如左慈之無

處不在真天下之奇觀也時街衢惟聽婦女乘輿士民

則騎而過否則步行繡鞞雕鞍填溢終日余凡兩遊焉

此等勝會千百年不可一遇而余得親身見之豈非厚

幸哉京師長至月已多風雪寒侵肌骨而是年自初十

日至二十五日無一陳風無一絲雨晴和暄暖如春三

月光景謂非天心協應助此慶會乎二十四日

皇太后鑾輿自郊園進城

上親騎而導金根所過纖塵不興文武千官以至大臣

命婦京師士女簪纓冠帔跪伏滿途

皇太后見景色鉅麗殊嫌繁費甫入官即命撤去以是

辛巳歲

皇太后七十萬壽儀物稍減後

皇太后八十萬壽

皇上八十萬壽聞京師鉅典繁盛均不減辛未而余已

出京不及見矣

大戲

續修雜記 卷一

十一

內府戲班子弟最多袍笏甲冑及諸裝具皆世所未有

余嘗於熱河行宮見之

上秋獵至熱河蒙古諸王皆觀中秋前二日為萬壽

聖節是以月之六日即演大戲至十五日止所演戲率

用西遊記封神傳等小說中神仙鬼怪之類取其荒幻

不經無所觸忌且可憑空點綴排引多人離奇變詭作

大觀也戲臺淵九筵凡三層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

自下突出者甚至兩廂樓亦作化人居而跨駝舞馬則

庭中亦滿焉有時神鬼畢集面具千百無一相肖者神

仙將出先有道童十二三歲者作隊出場繼有十五六

歲十七八歲者每隊各數十人長短一律無分寸參差

舉此則其他可知也又按六十甲子扮壽星六十人後
增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來慶賀攜帶道童不計其
數至唐元崇僧雷音寺取經之日如來上殿迦葉羅漢
辟支聲聞高下分九層列坐幾千人而臺仍綽有餘地

烟火

上元夕西廠舞燈放烟火最盛清晨先於 圓明園官
門列烟火數十架藥線徐引燃成界壽欄杆五色每架
將完中復燒出寶塔樓閣之類并有籠鴿及喜鵲數十
在盒中乘火飛出者未申之交 駕至西廠先有八旗
騙馬諸戲或一足立鞍鞵而馳者或兩足立馬背而馳
者或扳馬鞍步行而並馬馳者或兩人對面馳來各在

騰身

馬上騰身互換者或甲騰出乙在馬上戴甲於首而馳
者曲盡馬上之奇日既夕則樓前舞燈者三千人列隊
馬口唱太平歌各執綵燈循環進止各依其綴兆一轉
旋則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轉成平字以次作萬歲字
又以次合成太平萬歲字所謂太平萬歲字當中也舞
罷則烟火大發其聲如雷霆火光燭半空但見千萬紅
魚奮迅跳躍於雲海內極天下之奇觀矣

木蘭殺虎

上較獵木蘭如聞有虎以必得為期初出塞過青石梁
至地名兩間房者其地最多虎虎槍人例須進一二虎
其職役也乾隆二十二年秋余扈從木蘭一日停圍

上賜宴蒙古諸王方演劇而蒙古兩王相耳語

上瞥見趣問之兩王奏云適有奴子來報奴等營中白

書有虎來搏馬是以相語

蒙古王隨駕另駐營在大營較里外

上立命止樂騎而出侍衛倉猝隨虎槍人聞之疾馳始
及探得虎窩僅兩小虎在

上命一侍衛取以來方舉手小虎忽作勢侍衛稍陝輸

上立褫其翎頂適有小蒙古突出攫一虎挾入左腋又

攫一虎挾入右腋

上大喜即以所褫侍衛翎頂予之其時虎父已遠惟虎

母戀其子猶在前山回顧虎槍人盡力追之歷重嶽騰

絕澗

騰身

卷一

三

上勒馬待至日將酉始得虎歸虎槍人被傷者三人一
最重賞孔雀翎一枝銀二百兩其二人各銀百兩虎已
死用囊駝負而歸列於幔城自頭至尻長八九尺毛已
淺紅色蹄粗至三四圍蓋虎中之最大者

跳駝掠腳雜戲

未至木蘭之前途次每到 行宮

上輒坐宮門外較射畢有跳駝布庫諸戲皆以習武

事也跳駝者牽駝高八尺以上者立於庭捷足者在駝

旁忽躍起越駝背而過到地仍直立不仆亦絕技也布

庫亦謂之掠腳本徒手相搏而專賭腳力勝敗以仆地

為定其人皆白布短衫窄袖而領及襟率用布七八層

密縫之使堅韌不可碎初則兩兩作勢各欲俟隙取勝繼則互相扭結以足相掠稍一失即拉然仆矣既仆則斂手退勝者跪飲一卮而去

蒙古詐馬戲

上每歲行獮非特使旗兵肄武習勞實以駕馭諸蒙古使之畏威懷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

上至熱河近邊諸蒙古王公例來迎謁秋八月

萬壽節行宮演大戲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賜蟒緞諸物行圍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也每行圍質明趨事其王公侍

上左右聽指揮惟謹十餘圍後必諏日進宴

簾曝雜記

卷上

古

上親臨之是日設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隨駕之王公大臣奏樂多絃索極可聽又陳布庫詐馬諸戲布庫不如御前人而詐馬乃其長技也其法驅生駒之未羈勒者千百羣令善騎者持長竿竿頭有繩作圈絡突入駒隊中駒方驚而持竿者已繩繫駒首舍已馬跨駒背以絡絡之駒弗肯受輒跳躍作人立而騁騎者夾以兩足終不下須臾已絡首而駒即帖伏矣此皆蒙古戲以供

府賞者也歲歲如此不特上下情相浹且馴而習之於驅策之中意至深遠也又喀爾喀四大部地最遠每歲則以一部來入覲

上雖歲歲出塞而其部須四年一覲若間歲一出則其入覲須八年矣此又馭喀爾喀之長計也

犬斃虎

虎食犬常也獨圍場中犬能斃虎其犬銳喙高足身細而長望之如蛇之四足者侍衛逐虎不能及則嗾犬突而前嗾必三犬虎方奔不暇回噬一犬前嚙其後足虎掙而脫一犬又噬其一足虎又一掙兩掙之間一犬從後直嚙其頤而虎倒矣然犬侍人為威非有人嗾之不敢也

鷹兔

鷹窠中往往有兔即鷹所生也其走能與鷹之飛同捷凡鷹見兔必逐而搏之此兔度不能避則仰而簇四足於腹俟鷹至劈而開之則鷹為所裂矣

木蘭物產

木蘭在熱河東北三百餘里本蒙古地康熙中近邊諸蒙古獻出以供

聖祖秋獮今每歲行圍大約至巴顏溝即轉而南不復北矣巴顏蒙古語謂富也其地最多鹿故云山多童惟興安嶺稍有樹全楊莊為熱河總管嘗奉旨採木於木蘭謂余云巴顏溝之北多大木伐之從羊腸河流出熱河宮殿材皆取給於此有落葉松蓋氣益寒則松葉亦落矣木蘭出藤茹最佳每秋獮駐營後土益肥故所

美俗呼銀盤蔬茹取其形似非也蓋營盤之訛爲銀盤耳地有鼠土疎而墳一鼠在土中穿突土輒高起如塚余初入木蘭見遍地皆塚疑此中無人居何得有此後在戎帳中日將暮坐褥前尺許地漸墳起詫爲異事袁愚谷謂勿怪此有鼠在其下也明早再入視則高尺許如塚矣然後知向所見皆鼠宅也野雞味最鮮初在草中爲人馬所驚輒飛起然飛只在兩山間不能越山而過力竭則撲而下入草中尙能衝十餘丈過此則以首伏叢薄不見人卽自以爲人不見矣俯而拾之尙活數十錢卽買得故可煮湯以待雞之至也凡水陸之味無有過此者土人云木蘭中多榛松子野雞食之故

簪曝雜記

卷一

其

內尤美云

蒙古食酪

蒙古之俗羶肉酪漿然不能皆食肉也余在木蘭中有蒙古兵能漢語者詢之謂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窮夷但逢節殺一羊而已殺羊亦必數戶迭爲主割而分之以是爲一年食肉之候尋常度日但恃牛馬乳每清晨男婦皆取乳先熬茶熟去其滓傾乳而沸之人各啜二碗暮亦如之此蒙古人饑粥也

蒙古尊奉喇嘛

蒙古俗最重喇嘛喇嘛非特近邊諸部落也凡喀爾喀準噶爾及土魯番青海西藏等處無不虔奉恐後喇

嘛之首號胡土克圖猶內地所稱大和尚也尤以西藏之達賴喇嘛爲大宗謂之活佛相傳卽如來後身世世輪迴者將死則自言托生處其弟子如期往奉以歸謂之瑚畢勒罕至十六歲始放參則又爲達賴喇嘛其實僞也喇嘛死弟子號諦巴者訪某家生子輒托言喇嘛後身而迎以歸幼卽教以經典至放參後有來謁者諦巴先爲述其家世令喇嘛見之一二語道著輒共驚爲前喇嘛轉世也故崇信尤甚然西藏路遠西北各部不能往參則各有胡土克圖掌佛教於國中者其王亦執禮惟謹小亦各嚴重於一方母胡土克圖出行無不膜拜道旁以金寶戴於首獻之但得其一摩頂便以爲

簪曝雜記

卷一

七

有福歡喜無量并不必胡土克圖也卽凡爲喇嘛者諸番亦無不尊奉之所至讓宮廬與居宰羊馬奉酬酪夜則妻妾子女惟所欲謂之供養惟恐不得當其俗然也雖愚而可憫然千百年來習尙如是故 國家於西北諸部亦因其俗而加禮於胡土克圖有時竟得其用如乾隆十五年西藏王朱爾墨特那木扎爾有異志駐藏大臣傅清及拉布敦誘而手刃之其番衆咸挺而爲亂達賴喇嘛出諭遂止三十一年喀爾喀部青滾雜卜斷驛道而叛鄰部將應之其地有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怵於定邊將軍之言獨不從亂遂皆戡其明驗也是以上亦有國師號章嘉胡土克圖住京師之梅檀寺每元

旦入朝黃輿車所過爭以手帕鋪於道伺其輪壓而過則以為有福其車直入東華門蓋尊寵章嘉正所以帖服外夷乃長駕遠馭之深意余嘗見章嘉顏狀殊醜劣行步需人扶然蒙古經及中土大藏佛經皆能背誦如瓶瀉水汪文端嘗叩一佛事輒答以某經某卷檢之果不爽則其人亦未可淺量矣

黃教紅教

喇嘛有黃教紅教之別黃教者專以善道化人使勉忠孝息爭競達賴喇嘛及大胡土克圖皆以此重於諸部也紅教則有術能召風雨并呪人至死平西陲後嘗取準夷之習此術者入內地令之祈晴雨亦有小驗

六

達瓦齊

達瓦齊既至行獻俘禮繫白組跪闕下上以其未抗拒也特赦之封以親王賜第擇宗室女配之然不耐中國風俗日惟向大池驅鴛鴨鬧其中以為樂而已體極肥面大於盤腰腹十圍膾氣不可近其從人亦皆厄魯特故羶益甚十步外即令人掩鼻然性淳厚忠謹嘗扈從行圍

上下馬坐茵未至方小立達瓦齊輒手捧落葉堆於地請

上坐

上大笑賞銀幣以寵之

黑水營之圍

黑水營之圍孤軍陷萬里外凡三月得全師以出誠千古未有之奇事也將軍兆惠既深入葉爾羌賊眾我寡且馬力疲不能衝殺乃佔一村寨掘濠築壘自守即所謂黑水營也所掘濠既淺壘亦甚低賊可步履入遂日夜來攻而我兵處危地皆死中求生故殺賊甚力賊懼我兵致死欲以不戰收全功別築一壘於濠外為長圍守之如梁唐所謂夾城者意我兵食盡當自斃也而營中掘得窖粟數百石稍賴以濟賊又決水灌營我兵世之於下流其水轉資我汲飲已而隨處掘井皆得水又所佔地林木甚多薪以供爨常不乏賊以鳥槍擊我其

簷縣雜記

卷十

九

鉛子著枝葉間每砍一樹輒得數升反用以擊賊惟拒守既久糧日乏僅瘦駝羸馬亦將盡各兵每乘間出掠同人充食或有夫婦同掠至者殺其夫即令妻煮之夜則薦枕席明日夫肉盡又殺此婦以食被殺者皆默然無聲聽烹割而已某公性最齋會除夕明公瑞常公鈞等皆至其帳聚語屈指軍糧過十日皆鬼錄矣某公慨然謂吾出肅州時有送酒肴者所餘餽餉今尚貯皮袋中呼奴取出供一啖時絕糧久皆大喜過望既飽而去則私相謂曰某公亦不甯此事可知矣不覺泣下蓋自十月初旬被圍至此已將百日無復生還望也而上已預調兵在途富將軍舒參贊率以進援果毅阿公

又以駐馬至遂轉戰而入兆將軍亦破壘而出兩軍相遇乃振旅歸是役也地在萬里之遙圍及百日之久不傷一人全師而返 國家如天之福於此可見然向非預調索倫兵在途將緩不及事於此益見

俄羅斯

西北諸國惟俄羅斯最大我 朝平準夷後西北萬里悉入版圖準夷西北為哈薩克而哈薩克外皆俄羅斯地也中國之正北山居庸關五千里始至喀爾喀之烏里雅蘇臺為邊境盡處亦與接壤其地有一種人號烏良海有我 朝之烏良海亦有俄羅斯之烏良海此正

簞曝雜記

卷一

二十

北之連界處也乾隆二十二年間會遣使來借遼東之黑龍江運糧則其國境又與我東北之黑龍江相接也回部之外為拔達克山而拔達克山之外又係俄羅斯地則其西境又包眾回部矣不寧惟是康熙年間我朝徵大西洋國之能占星者西洋遣南懷仁高慎思等由陸路來亦假道俄羅斯三年始至則其國西境又直至西海矣兆將軍西征時聞西北有蕞國者其城周五百里皆銅鑄成豈即俄羅斯耶抑別一國耶俄羅斯至今為我 朝與國不奉正朔兩國書問不直達宮廷我朝有理藩院彼亦有薩納特有事則兩衙門行文相往來其字又與蒙古異內閣嘗另設中書二人專習其書

文以便文移其印則圓如三寸盤而油硃堆紙上厚數分不與內地印色同也紙亦潔白可愛其國歷代皆女主號察罕汗康熙中

聖祖嘗遣侍衛托碩至彼定邊界事托碩美鬢眉為女主所寵凡三年始得歸所定十八條皆從枕席上訂盟至今猶遵守不變聞近日亦易男主矣

茶葉大黃

中國隨地產茶無足異也而西北游牧諸部則恃以為命其所食糝酪甚肥膩非此無以清榮衛也自前明已設茶馬御史以茶易馬外番多款寒我 朝尤以是為撫馭之資喀爾喀及蒙古回部無不仰給焉太西洋距

簞曝雜記

卷一

三十

中國十萬里其番舶來所需中國之物亦惟茶是急滿船載歸則其用且極於西海以外矣俄羅斯則又以中國之大黃為上藥病者非此不治舊嘗通貢使許其市易其入口處曰恰克圖後有數事掇約

上命絕其互市禁大黃勿出口俄羅斯遂懼而不敢生事今又許其貿易焉天若生此二物為我 朝控馭外夷之具也

回人繩伎

回人有能繩伎者與內地不同內地走索之法椽兩竿於地以索平繫於竿而人往來其上耳回人則立一木高數丈者其顛斜繫長繩屬於地回人手橫一木取其

兩頭輕重相等不致欹側則步縵而上直至木之顛并
蹠一足而僅以一足踏於縵口唱歌良久始下真絕技
也

上每出行武備院嘗以其人奏伎後偶有一人墜而下
者

上憫之自此不得設

方輿彙言

卷一

三

詹曝雜記卷二

杭應龍先生

陽湖 趙翼 雲崧

余十餘歲頗能作時文如明隆萬間短篇一日可得四
五首先府君子容公觀其文義謂他日不患不文而經
書尚未盡讀遂不令復作專以讀經為業十四歲始發
筆為之輒有發揮處十五歲先府君見背余童騃專弄
筆墨學作詩古文詞賦四六之類沾沾自喜而舉業遂
廢有杭應龍先生與先府君交最厚憫余孤露謂不治
舉業何以救貧乃延余至家塾課其幼子念肥而使長
君杏川次君白峰拉余同課二君久以舉業擅名者也

詹曝雜記

卷二

余時年十八猶厭薄不肯為至冬有莊位乾明經移帳
於杭課先生從子廷宣書舍與余同一廳事日相憇息
始勉為之然馳騁於詩古文者已數年一旦束縛為八
股轉不如十四五歲時之中繩墨矣明年補諸生遂不
得不致力後藉以取科第得官皆應龍先生玉成之力
也及余得中書舍人以歸而先生已不及見余有詩哭
之云我歸但有徐君墓公在曾憐趙氏孤至今猶抱痛
焉

汪文端公

汪文端公詩古文之學最深當時館閣後進羣奉為韓

歐

上亦深識其老於文學歿後

上以詩哭公有云贊治嘗資理論文每契神公之所以

主知者可想已余自乾隆十五年冬客公第至二十三

年公歿凡八九年此八九年詩文多屬草每經公

筆削皆極心廢理不能更易一字嘗一月中代作古文

三十篇篇各仿一家公輒為指其派系所自無一二爽

此非遍歷諸家不能也金釐玉煉橋新修成橋柱須鐫

聯句余擬云玉宇瓊樓天尺五方壺員嶠水中央自以

為寫此處光景甚切合公改尺五作上下二字乃益覺

生動即此可見一斑矣公又好獎借後進余嘗代擬東

岳廟聯云雲行雨施不崇朝而徧天下理大物博祖陽

氣之發東方已進 御奉 殊筆圈出公方繕書適金

檜門總憲至謂必出自公手公曰非也乃門人趙雲崧

所集句耳又嘗代和 御製司馬君實玉印詩中一聯

云不名符宿望比德稱高賢亦非甚佳句

上命內監持示南書房諸臣謂畢竟汪由敦所作不同

諸臣皆宜師事蓋諸臣皆說成名印此獨云不名於君

實二字較切耳諸臣皆諛公公又以余答其說項如此

及公歿諸公皆以公故物色余謂公所捉刀者必好手

也及屬草持去其所擊賞者未必佳而著意結構處轉

序公集有云公死而天下無真知古學之人天下無真
知古學之人而翼遂無復知己之望由今思之安得不
潛焉出涕也

傅文忠公愛才

傅文忠文學雖不深然於奏牘案卷目數行下遇有窒
礙處輒指出并示以宜作何改定果愜事理反覆思之
無以易也余嘗以此服公公謂無他但辦事熟耳尹文
端以南巡事隔歲先入覲公嘗命司屬代作詩相嘲中
有句云名勝前番已絕倫聞公搜訪更爭新文忠輒易
公字為今字便覺醞藉可見其才分之高也文忠不談
詩文而極愛才余在直時最貧一貂帽已三載毛皆拳

簞曝雜記

卷二

三

縮如蠅一日黎明公在隆宗門外小直房獨呼余至探
懷中五十金授余囑易新帽過年時已殘臘卒歲資正
缺五十金遂以應用明日入直依然舊帽也公一笑不
復言嗚呼此意尤可感已

觀總憲愛才

總憲觀公 最愛才余初不相識也扈從木蘭有宮詹
溫君屬余代和 御製詩數首溫即公婿也公與溫皆
扈從公見溫詩詢知為余作即令溫致慰勸明年再扈
從公先過余邸以捉刀諉誑自是公應制之作皆以相
屬後余入翰林公為掌院派撰文定京察一等皆公力
也前輩留意人材不遺葑菲如此

大臣身後邀 恩之例

汪文端師兩子今少司農承需前龍川令承壽皆余授業弟子也師一日忽語余桐城張文和公先以得罪歸今既歿

上仍遵

世宗遺詔還其配享鉅典 恩莫大焉其子學士君自宏泥首闕廷奏謝乃寄聲問余應入京否抑或循故事呈本籍巡撫代奏毋乃不知事體余始知大臣身後有卹典其子例當謝恩而生前官禁近受 眷最深者尤當請闕謝也及師歿長君郎中承流木蔭官既扶柩歸奉 恩繪葬祭如禮歲庚辰服闋赴京補官而病歿於

齊曝雜記

卷二

四

揚州吾師身後遂無復登仕籍者承需以書來告余忽憶師前語因令其以 御賜祭葬來謝萬一蒙 恩旨或可得一官遂作書趣需來而需亦至余為白於傅文忠文忠訝其以何事來余告之以故或因此得蒙 恩授一內閣中書文端一脈不墜矣文忠喜曰此可謂善於覓題明日即代為奏方是時京師諸公卿皆以為文端既歿其子復何所望而賀賀來也雖舊在門下乞餘光者亦日笑之次日

上至瀛臺奏甫入

上即命內監高姓者山問汪由敦二子在此朕欲一見已而又一內監秦姓者山傳 旨帶領引見及 駕出

二子迎輿前免冠叩頭謝

上駐輿垂問奏對畢

上意似不甚嘉許因問二人履歷奏云皆監生試而未

中

上曰汝明年可再試試而不中可再來 諭畢輿已行

文忠奏云明年乃會試此二子皆監生不能入禮闈

上命各賞一舉人理藩院尚書富公德來傳 旨率二

子叩謝而文忠以余先有內閣中書之語未得遂也又

奏云小者無所能大者書法似其父

上又命以前賞其長子之蔭官賜需而賜需舉人於是

文忠來傳 旨又率二子迎輿謝一刻間凡三叩頭而

齊曝雜記

卷二

五

需得戶部主事轉過於內閣中書矣是日滿朝大小臣

工無不感

聖天子垂念舊臣恩施逾格有泣下者兼頌文忠之垂憫故人子弟而并以余為有畫策之能抑知此事實因師前論張文和語而觸發之然則吾師前語其有意乎無意乎由今思之竟如樗里子之智能計及身後者吾師真哲人也自余為二子創此例後裴文達錢文敏王文莊諸公歿其子皆仿此得授內閣中書云

辛巳殿試

辛巳殿試閱卷大臣劉文正公劉文定公皆軍機大臣也是科會試前有軍機行走之御史陸朝棟上一封事

請復迴避卷卽唐人所謂別頭試也

上意其子弟有會試者慮已入分校應迴避故預爲此奏乃特點朝棟爲同考官而命於入闈時各自書應避之親族列單進呈則賈別無子弟而總裁劉文正于文襄應迴避者甚多是歲

上方南巡啓蹕時曾密語劉于二公畱京主會試疑語泄而賈爲二公地也遂下刑部治罪部引結交近侍例坐以大辟於是軍機大臣及司員爲一時所指摘且隔歲庚辰科狀元畢秋帆榜眼諸桐嶼皆軍機中書故輩語上聞有歷科鼎甲皆爲軍機所佔之說及會試榜發而余又以軍機中書符傳文忠爲余危之語余不必

簞曝雜記

卷二

六

更望大魁而余以生平所志在此私心終不能已適兩劉公又作閱卷大臣慮其以避嫌擯也乃變易書法作歐陽率更體兩劉公初不知已列之高等及將定進呈十卷文定公慮余卷入一甲又或啓形迹之疑且得禍乃遍檢諸卷意必得余置十名外彼此俱無累矣及檢一卷獨九圈當以第一進呈九圈者卷面另粘紙條閱卷大臣各以圈點別優劣於其上是歲閱卷者九人九人皆圈者惟此一卷文定公細驗疑是余以語文正文正覆閱大笑曰趙雲崧字迹雖燒灰亦可認此必非也蓋余初入京時曾客公第愛其公子石庵書法每傲之及直軍機余以起草多不楷書偶楷書卽用石庵體而

不知余另有率更體一種也文定則謂遍檢二百七卷無趙雲崧書則必變體矣文正又覆閱謂趙雲崧文素野馳不羈亦不能如此謹嚴而文定終以爲疑恐又成軍機結交之局兆將軍惠時方奏凱歸亦派入閱卷自陳不習漢文

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爲記但圈多者卽佳至是兆公果用數圈法而惟此卷獨九圈餘或八或五遂以第一進呈先是歷科進呈卷皆彌封俟

上規定甲乙然後拆是科因御史奏改遂先拆封傳集引見

上是日閱十卷幾二十刻見拙卷係江南人第二胡豫

簞曝雜記

卷十

七

堂高望浙江人且皆內閣中書而第三卷玉惺園杰則陝西籍因召讀卷大臣先問本朝陝西曾有狀元否皆對云前朝有康海本朝則未有

上因以王卷與翼互易焉惺園由此邀

宸眷翔步直上而余僅至監司此固命也然賤名亦卽由此蒙

主知臚傳之日一甲三人例出班跪余獨掛數珠

王陞座遙見之後以問傳文忠文忠以軍機中書例帶數珠對且言昔汪由敦應奉文字皆其所擬

上心識之明日諭諸大臣謂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

狀元無足異陝西則本朝尙未有今當西師大凱之

後王杰卷已至第三即與一狀元亦不為過次日又屢言之於是鄉會試翼皆蒙 欽點房考每京察必記名及授鎮安府赴滇從軍調廣州陞貴西道無一非奉特旨

上之恩注深矣向使不歸田受 恩當更無限尋以太恭人年高乞歸侍養凡五年丁艱又三年在家之日已久服闋赴補途次又以病歸遂絕意仕進此固福薄量小無遠到之器亦以在任數年經歷事端自知吏才不如人恐致隕越則負 恩轉甚是以戢影林下不敢希榮進也

偶閱圖書載紹興八年廷試初以黃公度為狀元陳簾曝雜記 卷二 八

俊卿次之高宗召問二人鄉土何奇輒生二卿黃對曰子魚紫菜荔枝蠟房俊卿對曰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高宗曰公度不如卿遂賜俊卿第一瀛奎律髓記宋高宗自丁未至壬午所取首甲科者十一人一丞相一樞使三尚書五從官惟公度以忤秦檜即被論歸至檜死召為考功郎中而卒是其命本不應顯達故登第之始即遭挫折此預兆於幾先者也

殿試送卷頭 殿試前有才之士例須奔競以所擬對策首二十餘行先繕寫送諸公之門卷內有當切題處固不能預擬而頌 聖數語則不拘何題皆可通用也謂之送卷頭延

攬者即以是默識之然亦須視閱卷大臣之為人當兩劉公主裁數科則營進者轉或被擯辛巳科余固慮及此而不使知矣癸未新進士褚筠心及余門人董東亭湖本一榜中巨擘詩文楷法掄魁有餘東亭惟恐不得前列余告以兩劉公不可干以私且其衡鑒自精有才者亦不必干余往事可驗也東亭竊以為不然而吾鄉少司空劉圃三先生好汲引與文定又從兄弟也特為

東亭送卷頭文定既入閱則先覓東亭卷謂同列曰此吾鄉董潮也文正亦覓筠心卷出示曰此吾向日延請在家修書之褚廷璋也兩人遂不入十卷褚卷第十一董卷第十二而十卷進呈者或轉遞焉此又因營求而簾曝雜記 卷二 九

失之者也然兩劉公及而不受干謁之風又令人思矣

武闈

武闈但以弓馬技藝為主內場文策不論工拙也余嘗主順天乙酉科武鄉試其策有極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蓋緣夾帶小本字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謄說錯耳又如國家字應擡高一字則凡泛論古今處如國家四郊多壘社稷危亡之類亦無不擡寫武生自稱生則應於行內稍偏乃又將生人生物生機殺機之生字一概偏在側邊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場已挑入雙好字號則不得不取中幸武闈無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汪劉二公文學

汪文端即應奉詩文門生有才者或為代作可用即用之不必悉自己出也劉文定公亦令諸門生撰稿却不肯襲用一語而其中新料新意又必另入爐錘改製而用之蓋為刻稿地也於此見文端之大亦見文定之精

劉文正公塞陽橋決口

劉文正公臨事雖頗剛急然實有釐剔奸弊人受其福而不知者辛巳歲河決陽橋公奉命往塞決口時奪流者數百丈婦工薪木皆數百里內村民車載而來縣丞某掌收料物欲藉以營利雷難百端有五六日不得交納者人馬守候芻糧皆告竭公一日易服微行見薪車千百輛環列河干私問之得其故乃大怒至公館亟請巡撫奉王命旗牌至使伍伯縛縣丞來欲先斬然後入奏巡撫及司道以下為之長跪良久始釋而數千兩料物一日盡收民皆驅車返矣此雖細事亦可見公察弊利民之一端也

尹文端公肅清江南漕政

尹文端節制兩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在嚴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糧以腳費為名率一斗準作六七升公初巡撫江南奏明每石令業戶別納兌費錢五十二文而斗斛聽民自概有遺粒在斛之鉢邊者亦謂之花邊令民自拂去其時有司簽書吏入倉收漕

莫肯應也其後桂林陳文恭撫吳胡文伯為藩司皆守成規那絲毫假借有某縣令戈姓每石加收一升五合輒被劾坐絞漕務肅清者凡四十餘年皆文端遺惠也宜吳人思公至今猶不置云

程文恭公遭遇

在宦進退莫不有命余外舅程文恭公為禮部侍郎時在班行中無所短長方疑侍郎一席亦不能久會圓明園失火舉朝大臣咸趨救公踉蹌入正值上坐小輿出文恭跪道左請

聖安而先入及後入者皆未得見也

上遂心識之明日賞救火諸臣幣物特命給一分自是

詹曝雜記

卷十一

十一

聖眷海歷吏部尚書拜大學士為一時賢相其端皆自救火之日起

兩中鼎魁

王新城記康熙中有中進士被革後再中進士者乾隆年間有馬全者山西人已中武探花由侍衛出為參將與同官相爭嘗被劾革職入京在九門提督衙門充兵又應鄉會試中式庚辰殿試竟得狀元凡兩得鼎魁亦奇聞也後官至提督征金川戰歿

相宅董仙翁

董華星達存吾邑人壬申進士精六壬奇門術相宅尤

奇驗壬申將會試須臾宅貢院前余與之約同寓矣時
 余客座師汪文端公第公為余賃一宅余不敢却乃囑
 內弟劉敬與偕董寓董所親擇也又有吾鄉符天藻亦
 附焉二場後余詣董私問其寓內當中幾人答曰三人
 俱可雋恐符君或失之蓋夜臥須各按本命定方位而
 符懷疑不我從也出榜果董劉俱成進士余與符落第
 又江蘇巡撫莊公有恭 延之相衙署董為改葺數處既
 落成公將出堂視事董止之為擇一吉日時而出屆期
 坐甫定轅門外忽傳鼓報喜則加官保之信適以是刻
 至矣今藩伯康基田令昭文以家中有子弟應秋試預
 叩董董詢其先塋何向教以塋之某方立一燈竿子弟
 簪纓雜記 卷二 十二

董仙翁

揣骨史瞎子

術家又有揣骨聽聲之法多瞽者為之北史高歡未遇
 時與司馬子如等逐赤兔遇盲嫗自言善暗相因徧捫
 諸人言皆貴而俱由歡齊文宣帝試皇甫玉相術以帛
 巾祿其目使歷摸諸貴人無不驗齊文襄時有吳士雙
 盲妙於聽聲文襄令劉桃枝趙道德等列試之言皆中
 五代史李守貞為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
 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其子婦符氏聲驚
 曰此天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

天下復何疑哉遂反後守貞敗符氏為周世宗繼室果
 為皇后此揣骨聽聲之見於史傳者也近時亦有精
 其術者雍正年間浙東有史瞎子者遇男子則揣骨女
 子則聽聲音休咎奇中徐文定公元夢撫浙時其孫舒
 文襄赫德相國方卯角而休寧汪文端公由敦以諸生
 為之師文定令史相師弟二人史曰皆大位也時舒以
 世家貴公子其顯達固意中事文端則寒諸生念不到
 此謂史特因弟以及師聊作周旋語耳是夕史獨偃偃
 到書塾謂文端曰君勉之將來官職聲名在主人之上
 文端益惶恐不敢當史曰非調語也君寒士諛君何所
 利正以我之命某年當有厄某年當得脫計君是時已
 簪纓雜記 卷十 十三

簪纓雜記

卷十

十三

登顯仕我之厄或由君而解故鄭重相托君是時幸勿
 忘今日言當力為拯之已而或進史於
 世宗憲皇帝奏對後忽奉 旨發遼左為民至
 今上御極之十年 詔軍流以下皆減等發落時文端
 公果為刑部尚書乃檢史舊案則係 特旨發往不載
 犯罪之由同列多難之文端以其罪不過軍流正與
 恩詔相符乃奏釋焉既入京仍容於文端第則益蹈晦
 不肯言禍福矣歲庚午文端長子承沆方應舉文端夫
 人望之甚切請史決之史曰即當得六品官六品者惟
 翰林修撰及部主事時文端方直禁近子弟若登科第
 必不至分部其為狀元官修撰無疑也母夫人方竊喜

無何文端為是科主考官承沈迴避不得試共以史言為妄矣其冬 特旨賜文端蔭一子承沈果得主事官正六品其奇中如此余以是歲客文端第故知之甚悉其他奇驗尙多不勝縷述也

兼管部務

一部有滿漢兩尚書四侍郎凡核議之事宜允當矣然往往勢力較重者一人主之則其餘皆相隨畫諾不復可否若更有重臣兼部務則一切皆惟所命而重臣者實未嘗檢閱也但聽司員立談數語即書押而已故司員中為尚書所倚者其權反在侍郎上為兼管部務之重臣所熟者其權更在尚書上甚至有尚書侍郎方商

唐縣雜記

卷十一

古

軍需各數

上用兵凡四五次乾隆十二三年用兵金川至十四年三月止共軍需銀七百七十五萬實到五百五十八萬十九年用兵西藏至二十五年共軍需銀二千三百一十一萬實到二千二百四十七萬三十二年用兵緬甸至三十四年共軍需銀九百一十一萬三十六年用兵金川起至四十二年止共軍需銀六千三百七十萬以上係章湖莊在戶部軍需局結算之數五十二年臺灣用兵本省先用九十三萬鄰省撥五百四十萬又續撥二百萬又撥各省米一

百十萬並本省米三十萬石加以運腳約共銀米一千萬

京官趨勢弔喪

傅文忠公扈從熱河而其兄總憲廣公成歿於京文忠乞假歸治喪廣公家受弔之期凡三日已遍訃矣其最後一日則文忠到京日也前兩日遂無一人至者文忠到則各部院大小百官無不畢至雖與廣公絕不相識者亦以文忠故致賻而泥首焉輿馬溢門巷數里不得驅而進皆步行入

鐘表

自鳴鐘時辰表皆來自西洋鐘能按時自鳴表則有針隨刻指十二時皆絕技也今欽天監中占星及定憲書多用西洋人蓋其推算比中國舊法較密云洪荒以來在璿璣齊七政幾經神聖始洩天地之秘西洋遠在十萬里外乃其法更勝可知天地之大到處有開創之聖人固不僅義軒巢燧已也鐘表亦須常修理否則其中金線或有緩急輒少差故朝臣之有鐘表者轉快期會而不悞者皆無鐘表者也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鐘表甚至儻從無不各懸一表於身可互相印證宜其不爽矣一日 御門之期公表尙未及時刻方從容入直而上已久坐乃惶悚無地叩首階陛驚懼不安者累日

西洋千里鏡及樂器

天主堂在宣武門內欽天監正西洋人劉松齡高慎思等所居也堂之為屋圓而穹如城門洞而明夾異常所供天主如美少年名邪酥彼中聖人也像繪於壁而窈出似離立不著壁者堂之旁有觀星臺列架以貯千里鏡鏡以木為筒長七八尺中空之而嵌以玻璃有一層者兩層者三層者余嘗登其臺以鏡視天赤日中亦見星斗視城外則玉泉山寶塔近在咫尺間磚縫亦歷歷可數而玻璃之單層者所照山河人物皆正兩層者悉倒三層者則又正矣有樓為作樂之所一虬鬚者坐而鼓琴則笙簫磬笛鐘鼓鐃鐃之聲無一不備其法設木架於樓架之上懸鉛管數十下垂不及樓板寸許樓板兩層板有縫與各管孔相對一人在東南隅鼓鞀以作氣氣在夾板中盡趨於鉛管下之縫由縫直達於管管各有一銅絲繫於琴絃虬鬚者撥絃則各絲自抽頓其管中之關振而發響矣鉛管大小不同中各有竅竅以象諸樂之聲故一人鼓琴而衆管齊鳴百樂無不備真奇巧也又有樂鐘并不煩人挑撥而按時自鳴亦備諸樂之聲尤為巧絕

梨園色藝

京師梨園中有色藝者士大夫往往與相狎庚午辛未間慶成班有方俊官頗韶靚為吾鄉莊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後寶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畢

舊雜記

卷二

六

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狀元夫人之目余皆識之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藝稱也本淳歿後方為之服期年之喪而秋帆未第時頗窘李且時用其乏以是二人皆有聲縉紳間後李來謁余廣州已半老矣余嘗作李郎曲贈之近年聞有蜀人魏三兒者尤擅名所至無不為之靡王公大人俱物色恐後余已出京不及見歲戊申余至揚州魏三者忽在江鶴亭家酒間呼之登場年已將四十不甚都麗惟演戲能隨事自出新意不專用舊本蓋其靈慧較勝云

京師偷拐之技

舊雜記

卷二

七

偶入戲館占席以待客橫二千錢於案忽衣冠者三人自外來中一人若與董素相識者遽向揖董答揖揖甫下而錢為其人之同伴者撤去掛於肩揖畢問姓氏其人故驚愕作誤認狀深抱不安董回坐而案上之錢已失撤錢者尚立於旁反告之曰戲館中有錢豈可橫於案如我之掛於肩斯可耳實則掛肩之錢即其錢也董熟視竟不敢言又一少年以銀易錢於市方諧價忽一老者從後擊而仆之且罵曰父窮至此兒有銀乃私易錢不孝孰甚遂奪銀去旁觀者謂是父責子也少年問絕良久始甦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銀已去不可追矣又有藏利刃雜稠人中剪取腰間雜佩或至割衣襟一幅

去混號謂之小李被剪者覺而獲之雖加毆辱弗怨或
旁人指破則必報矣有女郎坐香車一書生行其旁兩
美相顧頗有情小書生後將下手書生不知也
方回顧女郎不便語但以口頰隱示若有人伺於後者
書生覺而斥之小李遂去未幾車轉曲巷女郎口忽爲
小刀劃破

狐祟

京師多狐祟每佔高樓空屋然不爲害故皆稱爲狐仙
余嘗客尹文端第其廳事後卽大樓樓下眷屬所居樓
之上久爲狐宅人不處也嘗與公子慶玉同立院中日
尙未暮忽有泥丸如彈者拋屋而下凡十數丸余拾其

簷曝雜記

卷二

六

一仰投之建瓴之屋安卽拋下矣乃若有接於空中者
不復下亦一奇也余僦屋醋張衙衛其屋已數月無人
居初入之夕睡既熟忽夢魘若有物壓於胸腹者力掙
良久始得脫時月明如晝見有物如黑犬者從廳格中
出明日視廳紙絕無穿破處先母命余夕以二雞卵一
杯酒設於案默祝焉詰朝卵酒俱如故而其物不復至

洪經略行狀

先輩嘗言洪文襄公承時常明崇禎十五年松山被陷
時京師傳聞公已殉難崇禎帝輟朝特賜祭九壇其子
弟在京成服受弔撰行狀送諸公卿矣方祭第九壇而
公生降之信至遂罷祭而行狀已遍傳人間順治元年

從入關爲內院大學士次年出經略江南諸省逋寇以
次削平後再出經略楚粵滇黔諸省西南底定皆其功
也歸朝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受弔撰行狀不復敘
前朝事但自佐命入關起有好事者嘗得其前後兩行
狀訂爲一本云

李太虛戲本

李太虛南昌人吳梅村座師也明崇禎中爲列卿國變
不死降李自成本朝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
者其年家子也嘗非笑之一日視太虛疾太虛自言病
將不起巨源曰公壽正長必不死詰之則曰甲申乙酉
不死則更無死期以是知公之壽未艾也太虛怒然無

簷曝雜記

卷二

九

如何巨源又撰一劇演太虛及龔芝麓降賊後聞本
朝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爲追兵所躡匿於岳墳鐵鑄
秦檜夫人跨下值夫人方月事迨兵過而出兩人頭皆
血汚此劇已演於民間稍稍聞於太虛適芝麓以上林
苑監謫宦廣東過南昌亦聞此事乃與太虛密召歌伶
夜半演而觀之至兩人出跨下時血淋漓滿頭而不覺
相顧大哭謂名節掃地至此夫復何言然爲孺子辱至
此必殺以洩忿乃使人俟巨源於逆旅刺殺之此事得
之於蔣心餘編修

徐健菴

先輩嘗言徐健菴乾學在康熙中以文學受

知方其盛時權勢奔走天下務以獎拔寒峻籠絡人才為邀名計故時譽翕然歸之其所居繩匠衙後生之欲求進者必僦屋於旁俟其五更入朝輒朗誦詩文使聞之如是數日徐必從而物色有所長輒為延譽當時

繩匠衙宅子僦價輒倍他處所甄拔初不以賄惟視其才之高下定等差相傳鄉會試之年諸名士先於郊外自擬名次及榜出果不爽非必親自主試也徐方主

持風氣登高而呼衡文者類無不從而附之以是遊其門者無不得科第有翰林楊某者其中表也八月初遇

徐於朝徐問欲主順天鄉試否楊謂幸甚徐曰有名士數人不可失也及夕則小紅封送一名單至計榜額已

詹曠雜記 卷二 三

滿語朝主試命下矣揚不得已與諸同考官如其數取之榜發而京師大譁名帖遍街市

聖祖聞之降旨親審楊窘甚求救於徐徐謂毋恐姑晚飯去翼日有稱賀於

上前者謂 國初以美官授漢兒漢兒且不肯受今漢兒營求科目足覘人心歸附可為有道之慶

聖祖然遂置不問蓋即徐令人傳達此語也嘗有人日具名紙謁其門必餽司閤者十金而不求見但囑以

名達徐而已閤人怪之密以白徐徐令甯見之其人故作踏蹶狀謂吾誠意尙未到不敢求見也強之而後入

徐問曰足下有深營未報乎曰無有也然則何為遂巡

不敢言固問之始以情告欲得來科狀元耳徐曰已有

人可思其次其人謂他非所望寧再遲一科徐許之然徐不久罷歸其人竟不第

高士奇 康熙中直南書房最蒙 聖祖知眷時尙未有軍機處凡撰述 諭旨多屬南書房諸臣非特供奉書畫廣和詩句而已地既親切權勢

日益崇相傳江村初入都自肩襆被進彰義門後為明相國家司閤者課子一日相國急欲作書數函倉卒無

人可閤以江村對即呼人援筆立就相國大喜遂屬掌書記後入翰林直南書房皆明公力也江村才本絕人

既居勢要家日富則結近侍探 上起居報一事酬以金豆一顆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暮率傾囊而出以是宮廷事皆得聞或規知

上方閱某書即抽某書翻閱偶 天語垂問輒能對大意以是

聖祖益愛賞之初因明公進至是明公轉須向江村訪消息每歸第則九卿肩輿伺其巷皆滿明公亦在焉江

村直入門若為弗知也者客皆使僕從偵探盥面矣晚飯矣少頃則傳呼延明相國入必語良久始出其餘大

臣或延一二入晤不能遍則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見請俟異日也諸肩輿始散明日伺於巷者復然以是

見請俟異日也諸肩輿始散明日伺於巷者復然以是

見請俟異日也諸肩輿始散明日伺於巷者復然以是

見請俟異日也諸肩輿始散明日伺於巷者復然以是

見請俟異日也諸肩輿始散明日伺於巷者復然以是

見請俟異日也諸肩輿始散明日伺於巷者復然以是

聲勢赫奕者亦益多江村率以五鼓入 朝至薄暮始出蓋一刻不敢離左右矣或有譖之者謂士奇肩襍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貲若干即可得其招權納賄狀

聖祖一日問之江村以實對謂督撫諸臣以臣蒙主眷故有餽遺絲毫皆 恩遇中來也

聖祖笑頷之後以忌者衆令致仕歸以全始終猶令携書編纂以榮其行可謂極文人之遭際矣

按宋史盧多遜爲相時太祖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或先白已輒通夕閱之遇

王雲錦

雍正中王雲錦殿撰元日早朝後歸邸舍與數友作葉

子戲已數局矣忽失一葉局不成遂罷而飲偶一日入朝

上問以元日何事具以實對

上嘉其無隱出袖中一葉與之曰俾爾終局則卽前所失也當時避察如此雲錦孫日杏語余云

簷曝雜記卷三

陽湖 趙翼 雲松

粵西灘峽

粵西灘與峽皆極險府江之昭平峽橫州之大灘右江之勞灘雞翼灘左江之歸德峽果化峽余皆身經其地而昭平峽最險余初至桂林由水路赴鎮安任先是大雨十七晝夜是日適晴已刻自桂林發舟日午已至平樂舟子忽採杙焉余以久雨得晴方日中何遽泊趣放舟而不知其下有峽之險也舟子不得已乃發舟山上塘兵亟呼不可開而舟已入峽不能止遂聽其順流下但見滿江如沸有數千百旋渦詢知下有一石則上有

簷曝雜記卷三

一渦余始慄然懼然已無如何幸而出峽舟子來賀謂半生操舟未嘗冒險至此也余自是不敢用壯矣後余調廣州自桂林起程百僚餞送有縣令緱山鵬亦在座余至廣十餘日忽聞候令溺死峽中矣橫州大灘長三十里舟行石縫中稍不戒輒墮粉亦奇險也自黔江下至常德府有清浪灘略與橫州灘相等兩處俱有馬伏波廟而黔中之頭難二難三難共三灘路雖短而險更甚

鎮安民俗

鎮安府在粵西之極西與雲南土富州接壤其南則處處皆安南界也崇山密菁頗有瘴然民最淳訟獄稀簡

縣各有頭目其次有甲目如內地保長之類小民視之已如官府有事先訴甲目皆跪而質訊甲目不能決始控頭目頭目再不能決始控於官則已為健訟者矣余初作守方欲以龜斷自見及至則無所事前後在任幾年僅兩坐訟堂郡人已歎為無留獄則簡僻可知也此中民風比江浙諸省直有三四千年之別余甚樂之願終身不遷然安得有此福也

鎮安水上

鎮安故多瘴癘鈕玉樵粵述謂署中有肉毬肉脚時出現而瘴毒尤甚入其境者遂無復生還之望及余至郡未見有所謂肉毬肉脚者瘴亦不甚覺問之父老謂昔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三

二

時城外滿山皆樹故濃烟陰霧凝聚不散今人烟日多伐薪已至三十里外是以瘴氣盡散云惟水最清削極斯衣盪漾一二次則膩盡去不煩手搨也是以不論貧富皆食稀脂以潤腸胃余嘗探其水源在城西三十里地名鑿隘塘水從山腹中出有長石橫欄之長三十餘丈水從石上跌而下作瀑布極雄壯城中望之不啻數百疋白練也漚而成川繞城南而過川皆石底無土性故魚之肉甚堅而無味又東流亦從山腹中出左江蓋滇黔粵西諸水大半在山腹中通流其見於溪澗者不過十之一二而已後余在貴州探牟珠洞乘炬入三里許忽聞江濤洶聲以炬照不知其涯溪益可見水之

行山腹中者如長江大河非臆說也牟珠洞之水終歲在黑暗中無天日光水中生魚遂無目尤見造化之奇

鎮安多虎

鎮安多虎患其近城者常有二虎中一虎已黑色兼有肉翅月明之夕居人常於欄房上見之蓋千年神物也余募能殺虎者一虎許償五十千居人設阱獲及地弩之類無不備終莫能得蓋羊豕以誘之弗顧也人之為所食者夜方甘寢忽腹痛欲出便其俗屋後皆菜園甫出門至園而虎已銜去矣相傳腹痛即虎傷所為云人家禾倉多在門外以多虎故無籍者余嘗有句云俗有鬼神登放蠱夜無盜賊虎巡街蓋實事也余在鎮兩年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三

三

惟購得一虎五豹豹皆土人擒來虎乃向武州人釣獲者其法以木作架懸鉄鈎鈎肉以餌之虎來搏肉必觸機機動而虎已被鈎懸於空中矣

聞山西奇嵐州在萬山中最多虎故居民能以一人殺一虎其法用槍一枝高與眉齊謂之齊眉槍遇虎則擲之使發怒輒騰起來撲撲將及則以槍柄拄於地而人鞠躬一蹲虎撲來正中槍尖斃矣或徒手猝遇虎則當其撲來輒以首撞其喉使不得噬而兩手抱虎腰同滾於地虎力盡亦斃余在鎮安曾以百千募湖南虎匠至半年迄無一獲安得奇嵐人來絕此惡孽也

獨秀山黑猿

鎮安府署東北有獨秀山高百丈山之半一洞深不可測其中有黑猿不輕出出則不利於太守余在郡時以詳請前守韋馱保回京事將被劾上官檄余赴省而猿忽出滿城人皆謂太守當以此事罷官矣有老者熟視久之謂舊時多俯而下視故官覆今猿向上當無慮且得遠未幾余得旨赴滇從軍遂免劾然馳驅兩年勞苦特甚猿蓋先示兆云又天保縣令送一黑猿來繫於檻有門子勦之相距尚七八尺忽其右臂引而長遂捉門子之衣幾為所裂而猿之左肩則已無臂乃知左臂已併入右臂矣即所謂通臂猿也此猿竟不為人簞曝雜記 卷三 四

樹海

鎮安沿邊與安南接壤處皆崇山密箐斧斤所不到老藤古樹有洪荒所生至今尚葱鬱者其地冬不落葉每風來萬葉皆颭如山之鱗甲全身皆動真奇觀也余嘗名之曰樹海作歌記之其下陰翳始終古不見天日故虺蛇之類最毒余行歸順州途中有紫楠木七十餘株皆大五六抱莫有過而顧之者但供路人炊飯而已孤行者無炊具以刀斫竹一節實水米其中倚樹根而炊炊熟則樹根之皮亦燃久之火盤旋自外而入月餘則樹倒矣倒後火仍不滅旅炊者益便焉使此木在江南

不知若何貴重而遭此厄可惜也余嘗欲構一屋材擬遣匠剋尺寸斷之雇夫運出終以距水次甚遠一木須費數十千遂不果

肉桂

肉桂以安南出者為上安南又以清化鎮出者為上粵西潯州之桂皆民間所種非山中自生者故不及也然清化桂今已不可得聞其國有禁欲入山採桂者必先納銀五百兩然後給票聽入既入惟恐不得償所費遇桂雖如指大者亦砍伐不遺故無復遺種矣安南入貢之年內地人多向買安南人先向潯州買歸炙而曲之使作交桂狀不知者輒為所愚其實潯桂亦自可用但簞曝雜記 卷三 五

麵木酒樹

洛陽伽藍記有所謂酒樹麵木初不解所謂余至廣西乃知麵木即桄榔樹也大者五六圍長數丈直上無枝至顛則生葉數十似拼欄其樹中空滿腹皆粉可得十數斛沸湯滓之味似藕粉粵人嘗以此餽遺又廣東椰子樹每一椰子內必有酒半杯小者一勺許甘香清冽味勝於米釀數倍此即酒樹也

三七雞血藤

南方陽氣上浮而陰氣凝於下故所產多有益於血陰

者有草名三七三極七葉其根如蘿蔔為治血之上藥
 刀斧傷血方噴流以其屑糝之立止孕婦產前產後皆
 可服蓋其性能去淤而生新故產前服之可生血產後
 服之又可去淤也然皆生大箐中不見天日之處近有
 人採其子種於天保縣之隴崗暮崗亦伐木蔽之不使
 見天日以之治血亦有效非隴暮二崗不能種也雲南
 有雞血藤膠治婦人血枯證最靈余在滇買數斤然不
 知其藤何似憶在鎮安見大箐中有藤粗如椀長數百
 丈延緣林木間不知其起止意即雞血藤也遂兼買其
 藤攜回鎮安取箐中藤相比藤斷處有汁赤色與滇藤
 無異乃知即此物也煎膠治血亦效惜不久改官去遂
 不得多煎

詹曝雜記

卷三

六

山羊石羊

山羊之血治刀斧傷最靈是物生山箐中嘗食三七故
 也粵人餽遺多有贗者余在鎮安土官有饋生者似羊
 而大如驢生取其血較可信又一種石羊身較小其膽
 在蹄中凡山巖陡絕處能直奔而上力乏則曲蹄於口
 俾之力輒完復奔而上故其膽可止喘

蛤蚧

蛤蚧蛇身而四足形如號虎身有癩五色俱備其疥處
 又似蝦蟇最醜惡余初入鎮安路旁見之疑為四足蛇
 甚惡之問土人乃知為蛤蚧也郡衙倚山處處有之夜

輒聞其鳴一聲曰蛤一聲曰蚧能叫至十三聲方止者
 乃佳其物每一年一聲十三聲則年久而有力也能潤
 肺補氣壯陽口咬物則至死不釋故捕者輒以小竹片
 勸之使咬即攜以來雖已入石縫中亦可乘其咬而掣
 出也遇其雌雄相接時取之則有用於房中術然不易
 遇也藥肆中所售兩兩成對者乃取兩身聯屬之耳其
 力在尾而頭足有毒故用之者必尾全而去其頭足

陰杪

密箐中有一種陰杪其木橫生土中不見天日有枝無
 葉在泥沙下自生自長世莫之知也將出為人用則一
 枝或透出土否則人過其上足步有空窸窣聲知其下有

詹曝雜記

卷三

七

此木矣其色微黑質理似鬆薄而有絲劈其端可自根
 拽至顛不斷也驗其真偽以此木作小匣暑日入煮肉
 其中隔宿不敗是以作棺埋入地屍千年不腐又有一
 種則深山中大樹年久自死倒入泥沙中為土氣所滋
 土木之性已相浹故作棺亦歷久不壞余在鎮安嘗得
 一具但未知生於土中之物抑或倒入泥沙之物本以
 備大恭人送終大恭人以二十年前已作觀歲加漆光
 緻可愛而此具僅厚三寸許遂不肯易余擬留以自用
 云

邊郡風俗

粵西土民及滇黔苗獠風俗大概皆淳樸惟男女之事

不甚有別每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邊其歌皆男女相悅之詞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愛我我不愛你之類若兩相悅則歌畢輒攜手就酒棚並坐而飲彼此各贈物以定情訂期相會甚有酒後即潛入山洞中相昵者其視野田草露之事不過如內地人看戲賭錢之類非異事也當墟場唱歌時諸婦女雜坐凡遊客素不相識者皆可與之嘲弄甚而相偎抱亦所不禁并有夫妻同在墟場夫見其妻爲人所調笑不嗔而反喜者謂妻美能使人悅也否則或歸而相詬焉凡男女私相結謂之拜同年又謂之做後生多在未嫁娶以前謂嫁娶生子則須作苦成家不復可爲此游戲是以此俗成

簷曝雜記 卷三

婚雖早然初婚時夫妻例不同宿婚夕其女即拜一鄰姬爲乾娘與之同寢三日內爲翁姑挑水數擔即歸母家其後雖亦時至夫家仍不同寢恐生子則不能做後生也大抵念四五歲以前皆係做後生之時女既出拜男同年男亦出拜女同年至念四五以後則嬉游之性已退願成家室於是夫妻始同處以故恩意多不篤偶因反目輒至離異皆由於年少不即成婚之故也余在鎮安欲革此俗下令凡婚者不許異寢鎮民間之皆笑以爲此事非太守所當與聞也近城之民頗有遵者遠鄉仍復如故云

西南土音相通

廣東言語雖不可了了但音異耳至粵西邊地與安南相接之鎮安太平等府如吃飯曰緊考吃酒曰緊老吃茶曰緊伽不特音異其言語本異也然自粵西至滇之西南徼外大略相通余在滇南各土司地令隨行之鎮安人以鄉語與楚人問答相通者竟十之六七

緬甸之役

征緬之役其詳具余所撰緬事述略中余以鎮安守於乾隆三十三年奉命至軍時果毅公阿里衮方爲將軍命余參軍事未幾今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雲巖阿公桂亦以總督兼將軍至兩將軍合營仍在幕府明年四月傳文忠公極來滇經略余以故吏又素筆以從時

簷曝雜記 卷三

方議冒暑與師不必避瘴大兵從騰越州西渡戛鳩江經猛拱猛養直抵緬甸所居之阿瓦余在滇一年餘知暑瘴不可不避必俟霜降後瘴始退軍行無疾病始可展力且大兵旣渡戛鳩全在江外萬一不能如志則歸路可虞嘗力言之而公意已定不見納惟偏師應援一節公初議大兵渡戛鳩別令提督五福統偏師五千從普洱進以分賊勢時方閱地圖余指謂公曰圖中戛鳩普洱相距不過三寸許其實有四千餘里兩軍旣進東西遠隔聲息不相聞進退皆難遙斷前歲明將軍之不退由不得猛密路消息也公始瞿然問計安山余謂大兵旣渡戛鳩之西則偏師宜由江東之蠻暮老官屯進

取猛密則夾江而下造船以通往來庶兩軍可互應公是之乃罷普洱兵改偏師循東岸以進其後大兵西渡遭瘴氣多疾病而雲巖將軍所統江東一軍獨完遂具舟迎公於猛養渡而歸又以此兵敗賊於蠻暮攻賊於老官屯得以蕙事余自愧在軍無所贊畫惟此一節稍可附於芻蕘之一得憶昔直軍機時公於漢員中最厚余滿員中最厚雲巖公今征緬之役因余說而改偏師因雲巖公統偏師而得善歸此中似有機緣也

雲南天氣之暖

雲南天氣炎蒸余在蓋遠軍營度歲布帳不敢南向則而北以避日炙然其地多西南風則又於帳南合縫處用橫木支一罽使透風又令僕役伐焚夷村中大竹數十環植帳外稍可禦暑然其地距騰越不及三百里遙望騰越山巔積雪乃經春不化殊不可解又大理府之下關六月中常有雪團賣於市喝行者以當飲水焉詢其山來則取諸點蒼山最高處也相傳五臺山有千年不化之冰六月長霏之雪塞外苦寒固宜爾滇南極炎地乃亦有此余嘗疑地氣有寒暖不同而天氣皆涼是以滇地雖暑而山巔雪仍不化也未審是否

人變虎

滇觀察士模為余言普爾邊外人有能變虎者新授孟良上目以先捧印其人也余以將軍命檄之來永昌令

詹曝雜記

卷三

十

其變虎竟不能

象

璞因隨經略至猛拱每晨起途中多有糞堆如小塚土人云野象糞也其象不受人驅策故謂之野象必誘而馴之始供役誘之之法掘地坑布席而土覆之若平地數百人雖鼓銃擊象過而陷之象體重而坑深陁不能出也則餓之數日然後問之肯給役否象點頭則馴其坑前地迤邐斜上使步而出一點頭則終身受入役不復變蓋象性最信也負重有力一象能馱千斤馱一位故緬人出兵隨路有馱也象不點頭則不使出餓數日再問之亦有餓死而終不點頭者

詹曝雜記

卷三

十一

碎蛇緬鈴

聞孟良邊外有碎蛇每日必上樹跌而下至地則散如粉俄又合成一蛇蜿蜒而去蓋其生氣鬱勃必一散以泄之也為接骨治傷之勝藥然余在滇未得見又緬地有淫鳥其精可助房中術有得其淋於石者以銅裹之如鈴謂之緬鈴余歸田後有人以一鈴來售大如龍眼四周無縫不知其真偽而握入手稍得暖氣則鈴自動切切如有聲置於几案則止亦一奇也余無所用乃還之

安寧州溫泉

滇南處處有溫泉其熱者可以燂雞鴨惜無人為之費

池架屋徒流注於野溝荒港而已一夕駐師象達見山麓亂草中烟氣騰上探之則溫泉也然氣息殊惡蓋山下有石炭或硫磺則泉雖溫而不離其母氣惟下有硃砂者氣最正兼可愈風濕之疾滇城西六十里爲安寧州前明楊文襄一清故里也有溫泉極佳有司已築室其上余自滇回粵紆道赴之門外小石山數座皆穿穴透漏土人謂之七竅通天款扉入有內外兩池皆正方借池底仍沙土但四周甃磚可坐而已聞驪山之泉下有石版鋪底此不及也然官斯土者已爲此泉所累每大吏出省安寧其首驛也必往浴焉供張畢具又相傳有某督者日須此泉浴姬妾亦效之日費三十斛知州

詹曝雜記

卷三

三

者另製木桶使氣不泄常雇六十人更番作水遞至督署尚暖可浴也在大吏不過一盆水而有司爲之憊矣

永昌府珍珠泉

永昌府城外九龍山亦名太保山下有易羅池方二丈許池底常噴出如碎珠者萬顆斜而上將至波面輒散爲水不可見池中有魚其首皆俯趨蓋泉初出時味最甘故魚慣趨而下也池水流出又有一大池可五六十畝頗有烟波浩淼之致傳文忠經略來滇明中丞特構一亭於湖中比杭之湖心亭而架曲木橋以通之頗可憇惜堤上無樹若植桃柳數百株當稱小西湖也黔之威寧城外有葡萄泉亦從池底湧出其類大如葡萄色

嫩綠亦如之惜無廊檻映其旁但一破亭而已余方欲經始適去官遂不果

響水塘瀑布

天下瀑布皆洶湧下注而已滇中廣南府有地名響水塘者其瀑乃自下而上躍出半空初在三里外即聞轟雷聲漸近里許則對面語不相聞望見白雨濺空皆噴而上高十餘丈碎點飛濺濛濛成一片烟霧濶可十畝真天下奇觀也噴而復落流爲澗驛路在澗之右少焉循路而上則與瀑頂相並乃知其上又有大山大山諸水灑於此跌而下正值大石如盤陀者觸而激射是以濺入空際非真有逆流之瀑也

詹曝雜記

卷三

三

寶石碧霞洗

猛密土司有三寶井分三處如鑄脚其城即隨而圍之故號三角城地屬緬緬會封禁甚嚴必土司先以文申請會遣人莅視始得開人絕而下遇石即取以出石中有有寶者有無寶者歲只開一井故一井常三歲一開欲休其地方使生寶也寶石之次爲碧霞洗則猛密山中有之不必井出寶石有紅藍諸色舊時質大而光厚并有映紅映藍二種貯水缸則滿缸如其色近已不可得碧霞洗亦有諸色今亦多石滓光淡不能融透蓋搜採者多不待其精神足也聞中漳州諸山有水晶則其上先有氣土人因得掘取之掘盡則他處又生有紫者

綠者頗珍重白者不貴也聞和闕之玉亦歲歲長成每
秋八九月玉山大霧數日則其水中石即變玉故有純
淨者有不脫石質者乃知此等寶物生生不窮非上古
所有至今始得之也

乩仙

扶乩請仙到處皆有不得謂無其事也大約人死後必
有數十年靈爽為符呪所召則降乩而來非必純陽輩
也其中亦靈蠢不同皆余所親驗者余鄉孝廉王殿邦
善請仙在京師時余邀來決事隔宿先草一疏至期焚
於香案殿邦不知何語也而所判語輒針鋒相對其降
壇詩尤切合余廳事後門聯有富貴平安字外人所不

詹曝雜記

卷三

古

見而是日香案供水果與門聯又不相值也降壇詩輒
云香烟篆出平安字水果嬌成富貴花則豈非仙從廳
後門過而來耶先至者為回道入即純陽也則呼余為
趙子後至者為盧道人則呼余探花公似亦各視其身
分以為相接之高下而其所判詩起句後循其文義下
文亦可意揣而得應作某字余方思及而乩已書矣大
約每字總比余早半字工夫後余在永昌果毅阿公之
子豐昇額後亦書亦能請仙阿公夜約余及同在幕府諸
公候仙至則幾不能成文理判一字後停筆半晌不續
時夜已深余急欲退知其非通品也則反暗為傳遞余
初不扶乩但余意中想到一字默出諸喉則乩已書矣

余故緩之輒又停筆於是為足成絕句而畢事乃知所
符召者不分仙鬼也如王殿邦所請則不必畫符但念
呪一揖即至蓋其家設壇虔奉已久相熟習云

鎮安倉穀田照二事

余在鎮安別無惠民處惟去其病民者一二事而已常
平倉穀每歲例當春借秋還其穀連穗故不斗量而權
以稱出借時盛以竹筐每稱連筐五十斤筐重五斤則
民得穀僅四十五斤耳及還倉則五十斤之外加筐五
斤息穀五斤又折耗五斤共六十五斤為一稱民已加
十五斤然相沿日久亦視為固然不敢怨余赴滇從軍
之歲粵西購馬萬匹濟滇軍有司不無所累遂於收穀

詹曝雜記

卷三

五

時別製大筐可盛百二十斤者收之民無可訴也及明
年余自滇歸已無購馬費則仍循舊例六十五斤可矣
而墨吏意殊不足然未敢開倉也余府倉亦有社教當
收即令於稱之六十斤處鑿一孔貫繩於其中不可
動移聽民自權筐五斤係前官及當時所扣息穀
五斤頃交司庫故六十斤為一稱於是民之以兩
筐來者剩一筐去城內外酒肆幾不能容余適以事赴
南寧而歸順州牧欲以購馬歲所收為額州民陳恂等
赴寧來控余立遣役縛其監倉奴及書吏荷校於倉外
而各屬之收穀皆不敢踰檢矣又天保縣令某先與署
府某商謀謂民間田土無所憑故易訟宜按田給照以
息爭端實則欲以給照斂錢也而時未秋民無所得錢

先使甲日造冊將於秋收後舉行而不虞余之自滇歸

也夏六月余忽回郡廉知之以此令向日尚非甚墨因

語以此事固所以息爭而胥役等反藉以需索則民怨

且集於官不如自以己意出示罷之尚全其顏面也然

計其所失已不下萬餘金某方街次骨而民間皆知以

余故得免此橫錢是以感最深每余出行各村民輒來

昇輿至其村巡歷而過又送一村其村亦如之父老婦

稚夾道膜拜日不過行三十里至宿處土銜瓦盆雞豚

酒禮各有所獻不煩縣令供頓也及余調廣州時方赴

桂林途次得旨即赴新任不復回郡時署中惟一妾

巾車出城滿街人戶無不設香案跪送又出一族孫鶴

詹曝雜記 卷三 六

冲在郡交代畢來廣時街民送亦如之是歲九月陳恂

等七十餘人又送萬民衣傘至廣計程四千餘里距余

出鎮安已六七月矣亦可見此邦民情之厚也

榕巢

查儉堂禮為粵西太平守署園有大榕樹一株其餘旁

出者四儉堂謂可架屋其上也乃斫木為書室名曰榕

巢并以白號為明廳淨几掩映綠陰中退食後觀佛而

上品書畫閱文史頗為退閒勝地丁艱去接任者來熟

觀笑曰此中大便甚佳遂穴其板作厠舍

詹曝雜記卷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廣東珠價

廣東珠價初未嘗貴自某巡撫收買於是價日增而珠

之來自外洋者亦無所不有有蠓蚌二種蠓珠有底稍

平狀如饅頭而色微赤蚌珠則有極圓者光潔白可愛

然圓者亦不易得也品珠先論形體稍有欹側及皺紋

弗貴也珠又多疵體或圓矣而有一二點黃暈又珠之

累也圓而無疵矣又須有精光乃為上品或因有微疵

而稍加磨治則光閃爍不定矣余嘗見一顆重三錢大

如龍眼果惜有黃暈如豆許然已索價萬金若無疵雖

二萬金不得也數珠亦用此莊嚴數珠一百八粒或用

碧霞洗或用珊瑚及青金石伽楠香之類價不過三四

千金其旁有記念三掛掛各十顆以珠為之每顆重四

五分欲取其形體光彩一樣相同者須於數百顆中選

配始成大約重四分者以四五千金為率重五分者以

六七千金為率此記念也記念之末又有小垂角須體

長而上銳下圓者每顆重六七分則價七八百金重八

分以上則千金矣三垂角又以三千金為率而數珠之

後又有一絲縑懸於背者中為背雲下為大垂角背雲

徑二寸非一珠可滿也則中嵌一大珠重六七分者價

率三千金旁嵌四珠重五六分者價亦如之大垂角亦

珠也其形亦上銳下圓而重須二錢以外始相稱則索價不貲率五六千金矣又有佛頭四顆間於百八珠之間則以碧霞洗及珊瑚之類為之大者亦須二千金總計數珠一掛必三萬餘金始完善而珠之形又有天然奇巧者或為葫蘆形或如膽瓶狀此又偶然一遇欲求成對雖數年不得余在廣一年所見珠頗多然置之暗中絕無光不知古所謂夜明珠者又何物也

廣東蠶船

廣州珠江蠶船不下七八十皆以脂粉為生計粹難禁也蠶戶本海邊捕魚為業能入海挺槍殺巨魚其人例不陸處脂粉為生者亦以船為家故冒其名實非真蠶

簪曝雜記

卷四

也珠江甚濶蠶船所聚長七八里列十數層皆植木以架船雖大風浪不動中空水街小船數百往來其間客之上蠶船者皆由小船渡蠶女率老妓買為己女年十三四即令侍客實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黃色傅粉後飲卯酒作微紅七八千船每日皆有客小船之繞行水街者賣果食香品竟夜不絕也余守廣州時制府嘗命余禁之余謂此風由來已久每船十餘人恃以衣食一口絕其生計令此七八萬人何處得食且纏頭皆出富人亦哀多益寡之一道也事遂已聞潮州之綠篷船較有佳者女郎未笄多扮作僮奴侍側官吏亦無不為所染也有狀元夫人者尤絕出某修撰視學粵東試湖畢以

夏日回廣州所坐船不知其為綠篷也夜就寢忽篷頂有雨滲及枕邊急呼羣奴奴已各就妓船去莫有應者忽艙後一麗人艙而執燭至紅銷抹胸膚潔如玉褰帷來視漏處修撰不覺心動遂暈焉船日行二三十里十餘日至惠州又隨至廣州將別矣而麗人誓欲相從謂久墮風塵中今得侍貴人正如蛻骨得仙若復淪下賤有死而已請隨入署為夫人作婢以歿世淚如雨不止百計遣之不去贈以五百金始歸而不知正其巧於索賞也及歸而聲價益高非厚幣不得見人皆稱狀元夫人云

菱塘海盜

簪曝雜記

卷四

番禺縣菱塘十數村世以海盜為業其船日多槳船蓋海船皆趁風使帆此獨用槳故不論風之順逆皆可行其槳有至三十六枝者行劫皆以白晝遙望他船如黑豆許則不能追及或大如鴨則無有不追及者矣至則兩頭用鐵鈎拽其船而羣盜持刀仗往劫亦有盜船仍被盜劫者此船一二十人方劫得貨貨又遇盜船三四十人者輒復為所劫此類甚多幾莫能致詰也其出海口有水汛兵護察則例有私稅以出海一度為一水率不過月餘乾隆三十五年盜魁陳詳勝者率其徒出海久不歸汛兵計其期已過會出哨遇之遂索補稅焉盜乞緩期候厚獲當倍償兵不許則相爭兵以烏槍斃四

盜盜亦以壓船石擲傷兵於是兵以拒捕告而制府入
奏責有司速緝購得同爲盜之黃姓者許發覺後免其
罪始得陳詳勝等而無左證入其家搜得分贓單一紙
不書姓名而有暗記由是訊出二十餘人又從二十餘
人訊出他案八九十人共一百八人律載江洋大盜不
分首從皆斬則俱鬼籙中數也余念法不可追而諸盜
未有殺人案則情稍輕因畧爲條別有懼而未敢從者
有患病伏於艙者有被誘作火夫炊飯者甚至年二十
以下則指爲盜首之孀童初不肯服尋知爲生路也亦
忍恥認之案既定立決者三十八人駢戮於教場地爲
之赫其餘皆遣戍絕徼自是海盜稍清然不數年盜又

簷曝雜記

卷四

四

熾巡撫李公湖乃殺至三百餘人云

閩省海盜率借商船行劫蓋盜不能製大船則數十
人駕一小船出海遇商船奪而據之逼商人入艙蓋
以板而鐵釘釘之使不得出及行劫既飽則駕至僻
岸各攜所得而去商人在艙下屬耳無人聲始敢撞
板而出盜已不知何往矣

粵東沙田

粵東沿海地往往有漲沙居民見水中隱隱有沙距水
數寸則先報陞科俟其沙出水面先種草數年然後築
隄分圃試種禾秫又數年始成良田然報墾者率以多
報少如報一百畝其所規度必數百畝而粵東又有例

所墾田浮於報額而爲人首告即以所浮田賞之於是
先報墾者方種草築隄黠者已覬其旁知其有所浮輒
首而得之而報墾家雖有欺匿實已費數年費力一旦
爲旁觀奪去其何能甘於是每至收穫輒相鬪動至斃
命余謂宜改例量以十之一賞告者而所浮之田仍令
原墾者陞科庶免爭奪方欲請於大吏會遷官去遂不
及竟其事

西洋船

西洋船之長深廣見余所咏番船詩而其帆尤異桅竿
高數十丈六十餘抱一桅之費數千金船三桅中桅其
最大者也中國之帆上下同潤西洋帆則上濶下窄如

簷曝雜記

卷四

五

摺扇展開之狀遠而望之幾如垂天之雲蓋濶處幾及
百丈云中國之帆曳而上祇一大繩著力其旁每幅一
小繩不過攬之使受風而已西洋帆則每繩皆著力一
帆無慮千百繩紛如亂麻番人一一有緒畧不紊又能
以逆風作順風以前兩帆開門使風自前入觸於後帆
則風折而前轉爲順風矣其奇巧非可意測也紅毛番
船每一船有數十帆更能使橫風逆風皆作順風云

諸番

廣東爲海外諸番所聚有白番黑番粵人呼爲白鬼子
黑鬼子白者面微紅而眉髮皆白雖少年亦皓如霜雪
黑者眉髮既黑而亦黧但比眉髮稍淺如淡墨色耳白

為主黑為奴生而貴賤自判黑奴性最慈且有力能入水取物其主使之下海雖蛟蛇弗避也古所謂摩訶及黑崑崙蓋卽此種某家買一黑奴配以粵婢生子矣或戲之曰爾黑鬼生兒當黑今兒白非爾生也黑奴果疑以刀斫兒脛死而脛骨乃純黑於是大慟始知骨屬父而肌肉則母體也又有紅夷一種面白而眉髮皆赤故謂之紅毛夷其國乃荷蘭云香山縣之澳門久為番夷所僦居我朝設一同知鎮之諸番家於澳而以船販海為業女工最精然不肯出嫁人惟許作贅婿香山人類能番語有貪其利者往往入贅焉

騾馬與人性相通

廣曝雜記

卷四

六

騾馬不能言然性靈者能與人心相通余在滇從軍得一騾色純黑高五尺甚瘦雖加芻豆飼之不肥也然力甚堅勁日行百餘里雖竟月不疲性極靈上下岡坂宜左宜右不待攬以轡真如四體之不言而喻也上峻嶺時每數里輒勒住聽其稍喘余或下而藉草坐則騾侍立於旁以頸相就若相勞苦者時有騾馬三十餘歸粵時盡以贈同人獨此騾不忍棄隨至鎮安青芻香林稍酬其勞調守廣州亦隨往後余赴黔上水四千里不能載往遂送番禹張令甫一夕死矣豈此騾宿世有所負於余而使之償宿逋耶抑其性貞烈不肯易主而自斃耶音在幼泉自京丁艱歸以所乘青騾參於姊婿吳仲

賢處閱二年餘忽死未幾幼泉訃至計其日卽驟死之日也又李欽齋制府嘗有一公子極聰慧五六歲卽能騎馬愛廐中一馬乞於公公卽與之後公子殤馬亦同日死則冥冥中人馬似有相關者不可解也

三界廟

粵西之梧州南寧三府有三界廟最靈鄉露亦雅云神姓許平南人采樵得一衣輕如葉帶內有字能召風雨知未來事明宏治中制府捕至覆以洪鐘積薪燒之至夕發之不見後人遂為立廟曰三界亦曰青蛇廟人或饗神則蛇出飲食倘有許願不償者雖數百里蛇必來索人呼曰青蛇使者云今廟之在梧州者氣燄尤著商賈之演戲設祭以申祈報者殆無虛日祭之時果有青蛇自龕中或梁上或神之袖中出而飲酒食雞卵見人不避食畢蜿蜒而去余友馮尉一炬之官南寧其隨行之妻弟高某偶溺於廟側是日卽病不數日遂死余初赴鎮安時長兒廷英以病留南寧月餘幾不救矣內子設祭於廟時久旱甚暑適是日大雨初涼兒病遂霍然後余自廣東赴貴西任途次三兒廷俊甫周昨忽患異證連日昏惰不乳不哭醫莫能愈也過潯州以羊豕祭三界廟是日五更卽能哭出聲數日大愈此余所親驗者不得謂鬼神之事渺茫也

廣曝雜記

卷四

七

黔粵人民

黔粵土司地苗猺獠之類前朝叛亂無寧歲非必法令不善實其勢盛也黔東為羅施鬼國率苗人所居黔西為羅甸鬼國率猺人所居客民僑其間不及十之一二故無以鈐制而易於跳梁然客民多黠在其地貿易稍以子母錢質其產蠶食之久之膏腴地皆為所佔苗猺漸移入深山而凡附城郭通驛路之處變為客民世業今皆成土著故民勢盛而苗猺勢弱不復敢蠢動云惟粵西土民故猺獠種今皆馴習畏法蓋粵西土俗本柔懦也

黔中猺俗

凡土官之於土民其主僕之分最嚴蓋自祖宗千百年

詹曝雜記 卷四

以來官常為主民常為僕故其視土官休戚相關直如發乎天性而無可解免者粵西田州土官岑宜棟即岑猛之後其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土民雖讀書不許應試恐其出仕而脫籍也田州與鎮安之奉議州一江相對每奉議州試日田民間砲聲但遙望太息而已生女有姿色本官輒喚入不聽嫁不敢字人也有事控於本官本官或判不公負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雖有流官轄土司不敢上訴也貴州之水西猺人更甚本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其四十八支子孫為頭日如故凡有征徭必使頭日簽派輒頃刻集事流官號令不如頭日之傳呼也猺人見頭日答語必跪進食必跪甚至捧

鹽水亦跪頭目或有事但殺一雞灑血於酒使各飲之則生死惟命余在貴西嘗訊安氏頭目爭田事左證皆其所屬猺人羣奉頭目所約雖加以三木無改語至刑訊頭目已吐實諸猺猶目相視不敢言轉令頭目諭之乃定讞

土例

土民事事有土例如出夫應役某村民自某塘送至某塘欲其過一步不肯也凡交官糧及雜款舊例所沿雖非令甲亦輸納惟謹彼固不知有所謂朝制但祖父相傳即以為固然也有流官不肖者既徵數年將滿任輒與土民約某例繳錢若干吾為汝去之謂之賣例土民

詹曝雜記 卷四

欣然斂財餽官官為之勒碑示後後官至復欲徵之土民不服故往往滋事

滇黔民俗

滇黔民情最淳征緬時派滿洲索論兵各五千每站過兵須馬七百夫二千皆出之民間上軫念民艱按例加倍給僱價然多為有司移用民之應差者未必得也其夫馬皆民間按田均派余自滇歸一日小憩道旁墟官廟有生監及村老十餘人咸集見余至皆跪迎余問其何事皆不敢言固詰之則結算兵差費耳問以費若干則糧銀一兩科至六兩餘余謂朝廷給價已加倍何至煩爾等出財皆云藩庫例不先

發令有司墊辦有司亦令民墊辦俟差事畢始給今差雖畢而給與否未可知且有司亦多他用民等幸不誤差不敢望給直矣其謹厚如此至黔中苗人應徭役一家出夫則數家助之故夫役尤多第不肯與漢民同辦必分日應差恐漢民不公或被辱使云

苗獮陋俗

苗獮俗惟男女之事少所禁忌兄死則妻其嫂弟死則妻其婦比比而然水西安氏雖已改流而其四十八支子孫仍為頭目頭目死妻欲改嫁而貨產不得將去則於諸叔中擇而贅焉叔亦利其產而樂為婚也故往往有妻年四十餘而夫僅二十者至家中婢女率皆無夫

八縣雜記

卷四

十一

聽其與人苟合生子則又為奴僕是以苗獮家奴僕皆無父也余嘗在畢節籍一馬戶家有老婢名大娃者問其夫則曰未嫁及點奴子有二童皆其子也可為一笑然其俗大概如此不為異也仲家苗已有讀書發科第者而婦女猶不著袴某君已作吏矣致書其妻謂到任作夫人須袴而入其妻以素所未服寧不赴任滇之永昌城中雖播紳家亦聽婢女出外野合每日納錢數十文於其主而已俗名青菜湯謂不能肉食謹可買菜作湯也嘉禾沈百門又言湖南苗俗亦相同惟為女時無所禁既嫁則其夫防察甚嚴不許有所私云

仕途鹽膏頓異

余出守鎮安萬山中一官獨尊鼓吹日數通出門駭聲如雷冬月巡邊與前騎而引者凡十餘隊後擁羣驕騎又十餘可謂極秀才之榮矣然心竊自恐不能消受一日方盟而適內子對鏡曉妝余瞥自見面目於鏡中謂內子曰君觀此面可稱此無仕否未數日而以詳請前守回籍事幾被劾會有旨從軍乃得免然滇中兩年跋涉萬餘里坐征鞍寢戎幕依然舊時出塞况味也既回鎮安忽調廣州乃大豪富署中食米日費二石廚屋七間有三大鐵鑊煮水數百斛供浴猶不給也另設水夫六名專赴龍泉山擔烹茶之水常以足趺告演戲召客月必數開筵蠟淚成堆履屐交錯古所謂鐘鳴鼎食

八縣雜記

卷四

十一

殆無以過然僅一年遷貴西署在威寧萬山巔冬月極寒下凌經月不止彌望皆冰雪自書吏差役門子轎傘夫皆仰食於官否則無人執役矣書吏行文書每日紙幾番封幾函俱列單向官請給天下無此貧署也兩年之間寒暄頓異若此統計生平膺仕惟廣州一年然在廣時刻無寧暑未嘗一日享華腴也召梨園宴客亦多命僚友代作主而自向訟堂訊囚每食仍不過鮭菜三碟羹一碗而已則固性所習亦命所限也

湖南祝由科

湖南有祝由科能以符呪治病余與陳玉亭同直軍機時皆少年暇輒手搏相戲玉亭有力握余手輒痛不可

忍余受侮屢矣一日在郊園直舍余憤甚欲報之取破
梳一梳語玉亭吾閉目相擊觸余梳而傷非余罪也余
意閉目則玉亭必不敢冒險來犯而玉亭又意冒險來
余必不敢以梳擊也忽聞梳端指一聲驚視則玉亭已
血滿面將斃矣蓋梳著唇間也急以湯灌之始避呼車
送入城是日下直余急騎馬往視玉亭而馬忽跳躍亦
跌余死半刻方醒及明日見玉亭玉亭故無恙後其家
人語余奴子始知余之跌即玉亭所為祝由科能以傷
移於人也方術妖符固有不可以常理論者然湖南葛
益山以此治病最擅名人稱葛仙翁余在滇時將軍果
毅公患左肩一小瘡本舊時騎馬跌傷臂其筋牽結而

簷曝雜記

卷四

三

成者至是為庸醫所誤皮破不能合演撫明公德特為
招致葛仙來治之用符水噴患處刀割去腐肉愈割而
大竟不效而去

肩輿牽纜

揚帆牽纜皆行舟事然雲貴作吏者肩輿上山必用絳
夫其絳以色布為之承應上司或有全帛者蓋山路
高昇輿而上須藉此得力也余在貴州出行亦用之因
憶昔在山東途次見挽小車者順風則張小帆於車可
按作一對因得句云笑看南俗轎牽纜好對北方車掛
帆章湖莊云甘肅寧夏府有沙山亦用纜挽轎
緬甸安南出銀

銀本出內地如五代時五臺山僧繼顛以採銀佐北漢
之類宋以前不取於邊地也今內地諸山有銀礦處俱
取盡故採至滇徽然滇中惟樂馬廠歲出銀數萬而已
他皆恃外番來粵閩二省用銀錢悉海南諸番載來買
易者滇邊外則有緬屬之大山廠粵西邊外則有安南
之宋星廠銀礦皆極旺而彼地人不習烹鍊法故聽中
國人往採彼特設官收稅而已大山廠多江西湖廣人
宋星廠多廣東人大山自與緬甸交兵後廠丁已散無
復往採者明將軍曾過其地老廠新廠兩處民居遺址
各長數里皆舊時江楚人所居採銀者歲常有四萬人
人歲獲利三四十金則歲常有一百餘萬資回內地當

簷曝雜記

卷四

三

緬甸攻廠時各廠丁曾馳稟滇督謂只須遣官兵三千
來助聲勢則廠丁四萬自能禦敵時滇督恐啓封疆釁
遂不果宋星廠距余所守鎮安郡僅六日程鎮安土民
最懦鈍無用矣然一肩挑針線鞋布諸物往輒倍獲而
歸其所得銀皆製錫貫於手以便攜帶故鎮安多錫銀
而其大夥多由太平府之龍州出口時有相殺事恃人
眾則擇最旺之山踞之別有糾夥更眾者則又來奪占
以是攻剽無寧歲安南第主收稅不問相殺事也有一
黃姓者廣東嘉應州人在廠滋事由安南國王牒解廣
督余訊以所得幾何而在外國滋事如此渠對云利實
不貲礦旺處畫山僅六尺只許直進不許旁及先索餉

直六白金始聽採即有人立以六白金餽之則其利可知也

雲南鐵索橋

鐵索橋多奔流急湍不可累石為柱則以鐵索大如臂者貫於兩岸之崖石或十餘條或二十條用木絞使直而建屋其上鋪板作地平翼以欄楯橋長者或數十丈望之如飛樓虛閣往來者不知行於空中也滇中以瀾滄江橋為最昔李定國燒斷以拒我師吳三桂用竹筏過兵至永昌既遂定國始動帑三千金修之道旁今尙有碑記而黔中盤江一橋視瀾滄更勝鄂文端節制三省時改驛路於此所創建也

廣東雜記

榕樹黃果樹

閩粵間榕樹最多其材一無所用而蔭極大曠行者皆憩息焉余嘗作詩咏之所謂以無用而為有用也其根尤奇昔在鎮安府署後獨秀山有榕一株根千百條沿緣山腹透入石罅如鼠鑽穴蛇入洞固已奇矣及至廣州廳事後又有一株根大五十抱相傳有神每太守到任必灑酒祭之然皆無鬚也又有一種有鬚者其旁出之餘忽生鬚如流蘇下垂及著土則又成根久之千百根合成一根故根益大榑榑嵌空不可名狀土人謂無鬚者為雄有鬚者為雌余謂當反其名稱如人之有鬚者必男也滇南有黃果樹亦然楚人敬之為神樹其鬚

垂地不敢稍損故根益多余嘗過遮放土司有一株蔭大三四畝其鬚之著土成根者亦大盈畝千百根或離或合中多窠竅如千門萬戶大處可布一席小處僅側身過亦有不可過者余嘗屈曲行其中竟日猶未遍幾不能出信天下之奇觀也

甘肅少水

甘肅地少水水甚珍余嘗遣一僕至臯蘭每宿旅店有一盂水送客盥面盥畢不可潑去店家澄而清之又供用矣凡內地諸水不通流者謂之死水久則色變且臭穢不可食甘省獨不然土井土窖絕不通河流但得水即藏入雖臭穢弗顧也久之水得土氣則清徹可飲矣

廣東雜記

卷四

五

余友章湖莊 為寧夏守為余言甘省處處以得雨為利惟寧夏不惟不望雨且懼雨緣地多鹹氣雨過而日晒則鹹氣上升彌望如雪白植物皆萎故終歲不雨絕不為意然寧夏稻田米最多則專恃黃河水灌注水濁而甚肥所至禾苗蔬果無不滋發不必糞田也田水稍清則放之又引濁水田高水下水能逆流而入於田亦事理之不可解者

蝦蟇街也

湖莊又云甘省多雨雹大者或擊斃牛馬每雹時輒有蝦蟇千百飛入空中喧叫口皆有雹噴下蓋龍氣所攝而上也用烏槍轟之始散去

甘省陋俗

甘省多男少女故男女之事頗濶略兄死妻嫂弟死妻其婦比比皆是同姓惟同祖以下不婚過此則不論也有兄弟數人合娶一妻者或輪夕而宿或白晝有事輒懸一裙於房門即知迴避生子則長者與兄以次及諸弟云其有不能娶而望子者則僦他人妻立券書期限或二年或三年或以得子為限過期則原夫促回不能一日留也客遊其地者亦僦以消旅况立券書限即宿其夫之家限內客至其夫輒避去限外無論夫不許即其妻素與客最篤者亦堅拒不納欲續好則更出僦價乃可亦湖莊云

簷曝雜記

卷四

逆回之亂

湖莊又云逆回蘇四十三之亂攻蘭州城甚急西門外即黃河灘多石子布政使王廷賢預令運城上賊至擲之故不得近賊又於西門外關帝廟神座下掘地道已至城內矣實火藥其中方燃藥線忽大雨如注線濕不能發遂止於是恨神不佑盡拔其鬚而去事平後蘭州感神之功益崇像設廟宇壯麗更倍於昔

洛陽橋

少時見優人演蔡忠惠修洛陽橋有醉隸入海投文之事以為荒幻及閱明史則鄭人蔡錫守泉州時事也余在泉州過此橋果壯麗橋之南有忠惠祠手書碑記猶

在旁有夏將軍廟即傳奇所謂醉隸夏得海也橋名萬安而曰洛陽者其地有洛陽社此水亦名洛陽江也按閩書亦以此事屬蔡錫并記橋圯時有石識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以為錫之證而堅瓠集名山記皆以為忠惠事又云其母先渡此江遇風舟將覆聞空中有聲呼蔡學士在風遂止同舟數十人問姓名公母方有娠心竊喜發誓願如果符神言當造橋以濟行者後公守泉而母夫人尚在遂奉母命成之而附會者又謂呂洞賓遭劫時避於公爐內得免乃謝以筆墨公造橋時以之書符檄故能達海神云其說不經而府志兩存之究未知其為襄與錫也今按忠惠手書碑記一百五十二字

七

但誌其長三百六十餘丈廣丈五尺洞四十有七用錢一千四百萬有奇而其他不及焉使其奉母命且有海神相之則安得不誌親惠而著神麻然則醉吏一事非忠惠可知也至橋之長三四百丈固雄壯然閩橋如此者甚多福州之南臺長不及而廣過之石視萬安更新整即泉州一府如通濟橋長八十餘丈順濟橋長一百五十餘丈大通長二百餘丈鎮安長三百餘丈盤光四百餘丈東洋四百三十餘丈醴水二百四十二道安平八百十有一丈醴水三百六十二道其他以數十丈計者更指不勝屈也蓋閩多海汊而又有石山汊濶而取石易故規製如此余所見天下橋梁演點之用鐵索閩

之用石皆奇觀也

閩俗好勇

閩中漳泉風俗多好名尚氣凡科第官闕及旌表節孝之類必建石坊於通衢泉州城外至有數百坊高下大小駢列半里許市街綽楔更無論也葬墳亦必有穹碑或距孔道數里則不立墓而立道旁欲使人見也民多聚族而居兩姓或以事相爭往往糾眾械鬪必斃數命當其鬪時雖翁婿甥舅不相顧也事畢則親串仍往來如故謂鬪者公事往來者私情兩不相悖云未鬪之前各族先議定數人抵命抵者之妻子給公產以贖之故往往非凶手而甘自認雖刑訊無異詞凡械鬪案頂凶

簞車雜記

卷四

六

率十居八九也其氣習如此使良有司能鼓之以忠義緩急用之可收有勇知方之效惜乎官其地者率以斂賄為事為民所積輕且深怨於是身家者尚不敢妄為而慄悍之徒相率而為盜矣

井水灌田

灌田或用桔槔或用戽斗有急流處則用水車未聞恃井汲也山左人間用轆轤汲水不過灌畦蔬而已泉州則禾田亦以井灌田各有井井之上立一石柱而橫貫一木為闌板橫木之上繫一長木根縛石而杪懸竿竿末有桶挂其竿下汲滿則引而上之木根之石方壓而下則桶趁勢出矣其用略如鱗魚之架而俯仰更捷

或井深而桶大石之力不能歷使出則又一人縶於木之根以曳之余嘗有句云一田一井澆禾遍此是泉南古井田亦異聞也蓋泉州在海邊地之下皆水所滲故汲之不竭云然久旱則井亦涸

斷水禦海寇

海水不可飲故凡海舟必有水艙取淡水入其中余在廣因祭南海神廟適有西洋船泊獅子洋遂登焉其高七八丈水艙深亦如之凡取淡水處皆有程至某地取水可至某地涓滴不敢多用也聞 國初海澄公黃梧初附時有朝臣問以禦海寇之法曰海寇不能不取水於內河凡入內河取水處皆設砲臺使不得入即困矣

簞車雜記

卷四

五

河底古木灰

歲丙午江南大旱余鄉河港皆赤裂百餘日居民多赴烟城濠中掘黑泥和麩作餅相傳此城本沈法興聚糧處年久化為泥也鄉人以各河底皆有黑泥亦掘之至五六尺許輒得泥如石炭者然不可食以作薪火乃終日不熄其質非土非石有大至數圍須用斧劈者有碎疊成塊縫層層可揭者細驗之則大者本巨木層疊者則木葉所積年久爛成塊也江南人惟沿村有樹河港

之在野者罕所植間有之亦必取作器小則伐為薪其孰肯砍而棄諸河意必洪荒以來兩岸本多樹隨山刊木時始伐而投之歷千萬年成此耳是歲數百里內河港俱掘得漏湖大數十里湖底亦有之余弟汝霖買數百斤猶存

簷曝雜記

卷四

三

簷曝雜記

陽湖 趙翼 雲嶽

詩有四始五際按詩緯汎歷樞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卯天保也酉所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者天門出入退聽居易錄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下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

大戴記夏小正管子弟子職孔叢子小爾雅古書之存者皆三子之力也

簷曝雜記

卷五

一

人乎自慶歷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詞毀周孔疑孟子譏書之循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况傳註乎 李昉兼進賢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此淳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言也漢魏間守經甚嚴此語必有所本 全上

孔廟易文宣王號為先師易塑像為木主相傳嘉靖中張璠所建白然明太祖初年已易木主矣水東日記云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學亦以塑像為常不知何時始也聞廣州城隍舊設木主景泰中都御史易塑像云一說太祖改塑像為木主而舊時塑像各學生自

俱不忍毀壞遂遷於夾室後功令稍弛仍奉以塑像迨至嘉靖中始易木主云

詩看用事字看用筆畫看用墨

杜少陵年譜係黃長睿所著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乃有次第然後少陵之出處老少粲然可觀

三言詩起於散騎常侍夏侯湛 李東陽有云揚風帆

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 徐東癡云龍鱗鳴井深淺樓

高高去何遠

六朝以來絕少題畫詩自杜少陵規為畫松畫馬畫鷹等大篇搜奇抉奧筆補造化嗣是蘇黃諸公極妍盡態物無遁形以後益務鬪勝矣

簞屨雜記

卷五

二

古來構園林者多壘石為嶽空險峭之勢自崇禎時有張南垣創意為假山以管印北苑大癡黃鶴畫法為之峯壑湍瀨曲折平遠巧奪化工南垣死其子然號陶菴者繼之今京師瀛臺玉泉暢春苑皆其所布置也揚惠之變畫而為塑此更變為平遠山水尤奇矣

寶誌公墳本在鍾山而今雞鳴山有誌公肉身遺像者

明太祖將以鍾山為陵并欲取靈谷寺以擴兆域禱於

誌公得籤詩曰世間萬物各有主一釐一毫莫亂取英

雄豪傑本天生也須步步尋規矩後終以鍾山為陵啓

誌公瘞用兩大缸合成誌公端坐其中指甲已長繞腰

三匝遂遷之於靈谷寺而八功德水竟帶去至今尚在

靈谷寺也後太祖常召太常不至內侍曰遣往靈谷祭誌公去矣乃命即雞鳴山塑像祭之 楊儀明夏記

唐末黃巢明末李自成皆以流賊起事至陷宮闕僭偽

號無一不相似後巢敗奔於太山狼虎谷為其甥林言

斬首自成敗奔於九宮山為村民鋤死亦無一不同二

賊死後又皆有傳其未死者謂巢依張全義於洛陽曾

寫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着僧衣天

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杆看落暉 按此本元微之贈智度僧詩 自成死後

亦有傳其為僧於武當者又無一不相似乃其敗死又

皆以破毀祖墓所致王氏見聞錄巢犯關有一道人詣

安康守崔某請斬其金統水源祖墓果得一窟窟中有

簞屨雜記

卷五

三

黃腰人舉身自撲死道人曰吾為天下破賊訖巢果敗死自成祖墓在米脂相傳中有漆燈漆燈不滅李氏必與邊大綬為米脂今亦發其塚果有一蛇遍體生毛向日光飛出咋咋而墮是日自成即為陳永福射中左目後雖陷京城旋亦敗死是二賊又無一不相似也然皆因發塚而滅青烏家風水之說豈真有徵驗耶

又黃巢所至殺掠獨厚於同姓并黃岡黃梅等縣亦

得免禍張獻忠亂蜀時亦於張惡子張桓侯廟大有

增飾牛金星以下第舉人作賊凡進士官必殺舉人

出身者不殺後其黨殺一縣令詢知舉人出身乃棄

而奔逃此亦流賊之相似者

張誼宦遊記聞載有白粥一首小早年來稻不收至今
煮粥未曾稠人言箸插東西倒我道是挑兩岸流捧出
堂前風起浪將來庭下月沉鈎早間不用青銅照面目
分明在裏頭白粥詩

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
兩日堪爲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問羹湯
莫言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長白粥詩

豆腐詩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脫盡見精華一輪磨上
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割處
玉無瑕个中滋味誰知得只合僧家與道家豆腐詩

池北偶談載海鹽徐咸著西園雜記謂大禮之議張桂
簞曝雜記 卷五 四

之論確不可易諸元老大臣徒以朝廷大議出一書生
不勝其憤遂不論事之是非相率力排之其實非至公
至當之論云又引黃毅菴野記瞭搜云有不可解者大
禮之議主張桂而詆楊廷和也是阮亭之意亦以張桂
爲非蓋習於前明緒論而不敢創爲異說爾明史謂張
桂之論千古不易諸臣徒見漢諸儒之成說而不究
事勢之不同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此真作史者之卓見
也

池北偶談謂元時以契丹高麗女直竹因反竹亦反木
里洞反竹溫渤海八種人爲漢人以中國人爲南人
按元時亦有不盡然者初取遼金以遼金人爲漢人繼

取南宋則以南宋人爲南人

邱文莊世史正綱云王安石行新法欲去異議者彼皆
先朝舊人素有聞望去之無名乃爲祠祿處之此安石
增置之法非祖宗故事也云云然王旦致仕後已嘗爲
玉清昭應宮使則不自安石始矣蓋祖宗時本已有之
不過一二老臣以示尊禮崇奉之意至安石則增置益
濫耳陸放翁以寶謨閣學士致仕亦有十樣錦之祠祿
則庶僚亦得邀此恩例此又安石後所濫加者也
汴梁王金甲弔其師劉文奇詩云門無司馬求書使室
有黔婁正被妻

韓翃詩新衣晚入青楊巷細馬春過皂莢橋此不過屬
簞曝雜記 卷五 五

對字面好看耳青楊巷在荊州梁何安居白楊巷蕭春
居青楊巷皂莢橋在揚州晁無咎揚州詩云皂莢村南
三四里春江不隔一程遙相去數千里湊合有何味耶
雲間某相國之孫乞米於人歸途無力自負覓一市傭
負之嗔其行遲曰吾相門之子不能肩負固也汝傭也
胡亦不能行對曰吾亦某尚書孫也此語聞之董蒼水
尚寶卿王延詰王文恪之子也性豪侈有持宋槩史記
來售者索價三百金延詰給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後可
來取價乃選善工就宋版本刻就其人如期至索價又
給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真贋持去而復來曰
此亦宋槩而紙不如吾書豈誤耶延詰大笑告以故取

新制數十部并板亦贈之其人太喜過望今所傳震澤王氏史記是也以文恪之清正而其子豪富如此今蘇州布政司署相傳亦文恪舊第四分之一則其富可想矣

京師前門開帝廟籤夙稱奇驗于順治己亥謁選往祈初得籤云君今庚甲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是年十月得揚州推官以明年庚子春之在揚郡瀕江故曰江頭也然終未悟玉兔重生所指子以崇禎甲戌生實在閏八月過閏中秋遂擢拜國子祭酒於是乃悟 居易錄

劉雲山常州醫也康熙丙午杭州有巨室子病亟忽有

簪履雜記

卷五

六

人到門曰我劉雲山也投一七而霍然贈之金不受曰他日尋我於毘陵之司徒廟巷可也後某至廟側有老人曰雲山死三十七年矣其生時常信鬼神曾為斯廟廣其祠宇而自為像於神旁尚可識其形容也巨室子入拜其像宛然 陳松崖書

儀真縣地名仙人掌有柳耆鄉墓按避暑錄柳死旅殯潤州王平甫為守出錢瘞之真潤地相接或即平甫所葬也阮亭真州詩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為弔柳屯田正指此然按獨醒雜志耆卿死葬襄陽縣之花山每歲清明詞人集其下為弔柳會然則柳墓不在真州也 建總兵楊富有雙童生二子楊子之名曰天金地舍

後楊歷官江西提督又樂陵男子范文仁亦生子余內兄張賓公親見之 池北偶談 陳丈人年百餘歲知縣周惠隆延之詢其所得曰無他知事遲回頭早耳

江陰君山以春申君得名其山臨江為一邑勝境有聯云此水自當兵十萬昔人曾有客三千 盧仝之死今據戒菴漫筆謂甘露之變座上見收年老寡髮收者以丁釘其顛而去

水南翰記人家擇風水子孫百世計誰知後來者反賣祖宗地其地若果佳其家長富貴其人賣至此其地必不利

簪履雜記

卷五

七

宋壺山贈地理師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世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墓時本貧賤迨其富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又錢仁夫詩云尋山本不為親謀大半多因富貴求肯信人間好風水山頭不在在石頭

行過前山又後山尋龍不見又空還想應相去無多路只在靈臺方寸間 亦堪輿家言

成化己丑會試題老者安之三句有舉子破題云人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李西涯為主考批曰若還如此等着他等一等 湯沐公餘日錄

江陰周岐鳳狂放得罪逃避錢雅論以詩云一身作客

如張儉四海何人似孔融 全上

湯沐公餘日錄部曹馬汝弼以失火事罷官陸龍阜慰以詩云非災敢謂池魚及是福終當空馬歸

蕭何封鄼鄼有二音音贊者在南陽音嗟者在沛王楙野客叢書引唐書劉晏傳釋文并引楊巨源讀鳥姚合諸人詩以證之當作贊音其音嗟者乃誤也云云 全上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字片文屢過猶未識其偏旁

簷曝雜記 卷五

居易錄述吳梅村師謂予在廣陵日了公事夜接詞人比之劉穆之則知阮亭曾拜梅村為師也

張謐官遊紀聞元世祖欲吞巴蜀嚴船萬艘阻絕江流使魚不得下時有張王二守並屯要害百計拒敵不肯屈服每懸魚竿上以示有餘世祖遂潛師而退釣魚名山者以此按攻合州是元世祖之兄窩濶台非世祖也西瓜已見五代史胡崎傳而江以南猶未有種也自洪

忠宣使金移種歸始有之 亦見李

古辣水用錫罐貯之上刻永樂二年熬造礮重二斤水八兩香氣酷烈 全上

左蘿石有古辣水詩又有古姓者自號古辣泉云古辣本賓橫間地名以墟中之泉釀酒埋之地中取出名古辣泉

人參背陽向陰一名土精生上黨者佳入形皆具能作兒噉今則產遼東之北者最貴重有私販入山海關者

簷曝雜記 卷五

至大辟至上黨參則無有過而問者矣古今地氣不同抑物性有變易耶

今人稱子弟之不成材者曰不郎不秀湯沐公餘日錄明初民間稱呼有二等一日秀謂故家右族穎出之輩一日郎則微裔末流羣小之輩稱秀則曰某幾秀稱郎則曰某幾郎人自分定不相跨越

李西涯有子兆先明敏絕人而好遊蕩公一日題其書室云今日花街明日柳街有限光陰秀才秀才其子歸亦題公書室曰今日黃風明日黑風變理陰陽相相 公
張忠定 廷 屢典鄉會試得人最盛其廳聯云門多將相

文中子身繫安危郭令公

小說載李空同督學江西一生偶同姓名李出對句云

爾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應聲對曰費無忌

長孫無忌公無忌我亦無忌

兵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與給事中某同寓僧寺某

如廁甚急夏戲之曰披衣履履而行急事急事即對曰

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

常輪也見齊東野語

張道宦遊紀聞安南使入朝出一對云琴瑟琵琶八大

王一般頭腦程篁墩對曰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

金山一小沙彌善對太守某出對云史君子花朝白午

紅暮紫應聲曰虞美人草春青夏綠秋紅 一个十字

管輅雜記 卷五

四个口字 一个口字四个十字

今人謂干謁求財者曰打秋風靖江一縣令得客所送

扇題還之曰馬駝沙上縣新開城郭民稀牛草菜寄語

江南諸子弟秋風切莫過江來

全上

楊一清童時有其國公與其尚書同席各賜以杯酒一

清以兩手接之尚書出對曰手執兩杯文武酒飲文乎

飲武乎楊應聲曰胸藏萬卷聖賢書希聖也希賢也

宮人詩曰金針刺破南窗紙偷引寒梅一線香蟻蟻也

知春富貴倒拖花片上官牆

碧謎路迢迢而非遠石叠叠而無山雷遙遙而不雨雪

飄飄而不寒

采石李太白墓過客留題甚多有一詩云采石灣頭一

堆土李白文章冠今古來的去的一首詩魯般門前弄

刀斧

荷葉魚兒傘蛛絲燕子簾

陳詢出為同知同僚餞之 令各用三字分合以韻相

協以成句終之陳循云轟字三个車余斗字成斜車車

車遠上寒山一徑斜高穀云品字三个口水酉字成酒

口口口勸君更盡一杯酒詢自云轟字三个直黑出字

成熱直直直焉往而不三熱

一字或去上或去下仍各成一字如章字上去立則下

成早字下去十則上成音字 兌 克 息 晝 糞

管輅雜記 卷五

黨 熊 葉 蕪 篲 筵 巢 奔 蒼

上下無異 中申車 四圍無異 田 十 同 井

中去一字為別字 窮 穹 麻 床 闕 間 間

問 屁 尼 痴 疾 瘋 窠 鴉 鴛 霧

韻例各成一字 由 甲 干 士

中申置上別成一字 田 古 困 杏 因 杏

否 回 回

中一畫在上別成一字 目 百 曲 西 尹

一字易置為二字者 可 丁 召 叨 兩字各異

音同者 賸 核 鍊 拍 銘 真

水南勅記國子祭酒和詩有以璵弓作弓璵者蓋生璵之曰璵弓難以作弓璵似此詩才欠致標若是此人爲酒祭算來端的負廷朝

天然對偶用經書句者天維顯思民亦勞止維汝一德於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之美閒暇而明政刑會通以行典禮

禮樂自天子出籩豆則有司存欣欣然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各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祐發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聞俎豆未學軍旅之事聽鼓鞀則思將帥之臣宜聰明而有作不作聰明

詹曠雜記 卷五 十一

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

卷五

十一

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是爲馮婦也無若宋人然 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翁 斷送一

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 迅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 無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識燕歸來

水底月如天上月眼中人是面前人 天若有情天亦老 月如無恨月長圓 江州司馬青衫濕

黎園子弟白髮新 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覺魏

微但媿媚 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爲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 宰于晝寢於子與何誅子貢方

人夫我則不暇 孟孫問孝於我我賜也何敢望回

目

目字加雨點不作貝字看 貝字欠雨點不作目字看

木了又一口不作杏字猜若作困字猜又是呆秀才 莫道南風常向北北風也有向南時

城外俱是土饅頭城中盡是饅頭餡 五風十雨梅黃節二水三山李白詩 祝枝山學佛語作父袋謎無佛物 不開口開口便成佛

盤多羅詰 多羅破多利 多佛物多難陀 客少主人多 天高皇帝遠

張文潛宛邱集仲夏詩雲間趙盾益可畏淵底武侯方

詹曠雜記 卷五 十二

卷五

十二

熟眠 此龍當更云湯燂諸葛耳相傳有送鵝及梅于孔云湯燂右軍二隻醋浸曹公一瓶

福州仁王寺有僧喜唱望江南或爲言於當事延主一劑又不得意作詩云當初只欲轉頭衙轉了頭衙轉不堪何似仁王高閣上倚闌閒唱望江南此與匆匆不暇

唱渭城相似 爆李婁詩東入吳門十萬家家爆穀卜年華就鍋排下黃金粟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美人占喜事白頭老

叟問生涯晚來枕飾諸兒女數片梅花插髻斜 俗語作對燒炭用柴必橫柴而豎炭煎漿下飯須熱飯

而冷漿

紙書梅花有詩云羌笛有聲吹不落騰飛無水亦常開

俗語 精日 節令 團日 禁 孔日 窟籠 蓬日 勃

籠 忍日 熬 足日 鼓 視日 看日 望 按日 擊

浮日 吞 擊 移日 捕 流日 倘 虹日 吼 竅日 洞

筋日 快 臥日 黨 築日 還 跑日 波 立日 站

趨日 跑 繫日 閃日 伴 藏物日 團 熱酒日 頓日 盪

瀉酒日 飾 門開日 閃 非常事日 吃異 喜事日

利市 憂事日 鋪 階磴日 假礫 自誇日 賣弄 首

飾日 頭面 鞵襪日 脚手 器日 家伙 取物日 擔日

拳 瘡疾日 打擺子 相助日 幫輔 小食日 點心

拳 瘡疾日 打擺子 相助日 幫輔 小食日 點心

拳 瘡疾日 打擺子 相助日 幫輔 小食日 點心

拳 瘡疾日 打擺子 相助日 幫輔 小食日 點心

拳 瘡疾日 打擺子 相助日 幫輔 小食日 點心

拳 瘡疾日 打擺子 相助日 幫輔 小食日 點心

拳 瘡疾日 打擺子 相助日 幫輔 小食日 點心

拳 瘡疾日 打擺子 相助日 幫輔 小食日 點心

拳 瘡疾日 打擺子 相助日 幫輔 小食日 點心

拳 瘡疾日 打擺子 相助日 幫輔 小食日 點心

拳 瘡疾日 打擺子 相助日 幫輔 小食日 點心

拳 瘡疾日 打擺子 相助日 幫輔 小食日 點心

拳 瘡疾日 打擺子 相助日 幫輔 小食日 點心

拳 瘡疾日 打擺子 相助日 幫輔 小食日 點心

正德三年會試王整梁儲為主考官教坊演戲一人問

曰今年會試文何如一人答曰王良天下之賤工也如

何得好文章

金星士有勸世詩有生有死自家知人不同頭也是癡

傀儡一場雖好看一倖終有散場時

一字易置為二字者可丁召叨古右字異音同者細相

鈐

借刪朱子中庸首節章句

朱子註天命之謂性三句不知費幾番參究然後落筆

固已無復可議而愚竊尚有未安者天以陰陽五行化

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

生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第思孟子云大之性牛之性即同是物類已不能同性

況能與人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乎蓋物

之中清濁本不同有與人性相通者如蜂蟻君臣虎狼

父子鳥反哺羔跪乳雞司晨犬守夜牛負重馬健行是

也聖人因得而品節之如牛穿鼻馬絡頭皆馴而服之

非必棲鳥於泉蓄魚於木而後謂之品節也有與人性

不相通者如豺虎之暴蜂蠶之毒跋行象息蠕動甚至

池蛇鼠獍亦何莫非率其所賦之自然而所謂理者果

安在乎况又有五常之德乎聖人於此亦惟有如周公

之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固無所施其品節之方物亦不

受聖人之品節也益可見人性物性不可混而同之也

子思專就人身上指示性理故言無弊朱子從陰陽五

行上指示性理故言無弊朱子從陰陽五

行根源說下故不得不兼人物而言既兼人物而言又於人所得天賦之理處不另為劃清故語多窒碍也今借刪數字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經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之生刑一物字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二字亦可刪五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如此註解似覺意圓而義密至於末節有萬物育焉之句則又是人道之極功而非謂人物初生時同得天理之全也愚陋之見未知然否

題席帽山人王逢梧溪集

是集久無刻本余從江陰葉保堂明經處借得抄本頗完善一再讀之知其生長於元末明初與揚維禎倪瓚

舊學雜記

卷五

六

袁凱輩相友善而始終不仕蓋自托於元之遺老欲以隱節自完故其為詩大槩以扶植名教激揚風義為主如余闕李黼石抹宜孫陳友定達謙帖木兒等捐軀殉難及他節婦孝子義士無不各有小序以表之嘗勸張士誠降元官太尉詩中即以張太尉稱之其後士誠僭偽號則不復齒及蓋隱援陶淵明甲子紀年之義亦可見其用意以在矣古體詩音節高古時有漢魏遺韻近體亦老成樸實不落纖佻固不屑與羣悅家爭工陽靡也保堂以鄉人輩遺墨不忍聽其湮沒將付梓以傳可謂能扶大雅之輪矣

河套

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地在黃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餘里饒水草明初設東勝二衛承樂後以地遠難守遂廢為既脫正統十四年有額森蒙古寇寧夏留千餘騎於其中然尚未為所佔據也天順間有阿勒楚爾舊名阿潛來居之又有伽嘉色楞額入套將為久居計王越等往勦雖屢捷而寇據套自如柳嘉色楞又糾元裔們都將居套內稱汗成化四年項忠討滿四恐其乘冰凍與套寇合乃急攻獲滿四可見是時寇久已居套矣成化九年王越製寇于紅鹽池大捷寇始徙北去西陲得息肩者數年成化十一年余子俊以延慶地平易寇屢入套我反居外寇反居內故築邊牆千七百里以限內外宏治元年小王子漸入套中田沒為寇宏治八年韃靼北部伊果刺伊木王等入套駐牧于是小王子等相倚為邊患小王子居東方號土默特其分諸部在西北者曰濟農曰諸達二部據有河套時入寇濟農先入諸達自豐州來會之相倚為邊患總督劉天和擊敗之然終未逐出後濟農死諸達獨盛嘉靖二十六年諸達求封貢詔不許時曾銑上言寇居河套將百年出套則寇寧夏三關入套則寇甘肅應請水陸並進三舉則寇不能支當遠徙矣帝方嚮之而帝意忽中變故嚴嵩得以陷銑及夏言於大辟究而論之套地水草肥美自永樂棄廢之後又無漢人居之故寇

舊學雜記

卷五

七

河套

得竊其始猶未敢遽為巢穴中國每歲發兵搜奪其時寇常為客而我猶為主迨後駐牧既久寇且視為故土彼反為主我反為客矣今套地實即鄂爾多斯守藩服惟謹與四十八家蒙古及喀爾喀諸部落長為不侵不叛之臣自無庸驅之他徙然則駕馭外藩固在朝廷之盛德使之不敢生心也哉嘉慶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因慎廟有龍河套一節因是考套中屢委於此

假印大案

嘉慶十四年冬有署吏蔡泳受王書常與王等私雕假印憑空捏造事由向三庫及內務府廣儲司庫共十四次并詐傳諭旨稱欽派辦工大臣姓名用偽印文書

屠屠雜記

卷五

六

咨行部院衙門以致各堂司官被其欺蒙給發銀兩有商人王國棟亦以工程在廣儲司庫領銀看出假印事遂取歸

皇上念此案干涉大小官員甚多惟恐稍有枉濫默禱於天正當節屆近年天氣開朗瑞雪應期因即照軍機大臣所擬蔡泳受王書常與王均即處斬仍先刑夷一次再行正法并傳集各部院書吏環視俾知警懼其為從之謝興邦商會秋後處決餘犯陶士燧等七人發黑龍江為奴其失察之堂司官分別黜降有差

海盜來降

閩粵外洋自盜首蔡章倣投滋事海氛不靖已十餘年

率後為官兵所擊溺死繼有朱漬為首者及數年漬死其弟朱渥獨不願為匪嘉慶十四年冬率黨三百三百餘人自首出投海氛已稍熄矣而外洋尚有郭婆帶本名郭學顯張保仔二股船數最多剽掠亦日久郭婆帶亦願為良民張保仔邀其相助不赴并與保仔奮勇鏖戰殺其夥黨百十人擒獲三百餘名自率其眾五千餘人亦於十四年冬收入平海內港赴官呈獻並繳大小船七十餘隻炮四百餘位閩浙總督百齡具奏其事

上喜其悔悟自新賞給郭婆帶官把總令其隨同捕盜又同時有盜首東海霸陳勝等四百餘人亦帶領船隻炮械來投首地方文武官乘機勦捕又殲賊六七百人

屠屠雜記

卷五

九

余初不知外洋有如許盜賊今據邸報投首及擒獻賊獲者不下萬人真

天子如天之福自此東南數省當長享清晏之福矣

簪曝雜記

陽湖 趙翼 雲松

高名衡

王阮亭居易錄記明崇禎中高名衡工詩畫嘗在京畫白練衣內有花二十五種寄其夫人張氏并題五七言絕句錄中載其四首以為風雅中人按名衡字平仲以御史巡按豫省劾熊文燦表薦孔貞會為其所愚專以撫流賊遂改侯國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來攻汴梁名衡偕推官黃澍祥符縣王變總兵陳永福等拒守七晝夜賊退去名衡出豫按代李仙風為豫撫是年十二月自成又攻汴名衡偕陳永福及巡按任濟等不解甲者四十晝

簪曝雜記 卷六

夜十五年二月十三日賊放火藥攻城為浮土所殲而退三月賊再來攻以必拔為期策長圍困之直至九月十五日朱家寨馬家口黃河兩路大決汴城全淹始獲周王以出仍回城拒守帝念其勞得以乞病歸錢謙益記其守城詩所謂同心石礮俱糜碎身與金錢總棄捐者也則名衡實為封疆勞臣何以居易錄絕無一字及之但云守汴有功而已

駱養性

王阮亭池北偶談故明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崇禎時熊開元姜埰以言事下錦衣獄一夕帝御筆論養性取此絕命養性附奏繳御筆詞言官有正當明正典刑

今以昏夜殺二諫官臣不改奉命適帝意亦解遂得不死按東華錄養性入 木初順治二年為天津總督奏請田賦悉照明代原額其遼餉五百萬新餉九百萬練餉七百三十萬一概刪除得 旨允行是時天津尚沿明季設有總督故養性得之而竟能奏免天下二千餘萬之加賦可謂天下陰受其福而不知我 國家萬年有道之長實基於此是養性之功不特救熊姜一事也阮亭乃反遺之未免合其大爾其細阮亭又謂宋荔裳猶及見之而不言其現任官位蓋已致仕退閒矣駱養性掌錦衣衛乃周延儒所薦也後背延儒與中官結反刺延儒陰事皆上聞帝乃大怒延儒由是賜死

死

王承恩

崇禎帝松煤山時從死者諸書所記不同馮夢龍甲申紀聞謂太監王之心程源孤臣紀哭謂太監王之心王之俊燕都日記謂司禮監王之俊神志略謂王之心從死王之俊王德化俱自盡陳濟生再生紀畧謂王之心從死其司禮監王之俊則被賊追賊時自盡王世德崇禎遺錄謂京城陷帝以太子二王托太監王之心栗宗周王之俊三人帝極王之心從死宗周之俊獻太子二王於闖賊是皆無王承恩姓名惟徐 愛得日星不晦錄謂太監王承恩於十九日殺死然不 口從帝同縊國事

簪曝雜記 卷六

補遺及國變錄則謂帝與王承恩對面同縊今明史載同縊者係王承恩蓋據我朝順治十一年上諭褒卹明季殉難諸臣十六人內獨有太監王承恩其時鼎革之際明末內監多有在宮禁執役者我

世祖章皇帝詢得其詳故獨褒卹之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以熊賜履等所進明史稿載王之心係屬錯悞特命改王承恩可見稗官小說多有不可盡信者而本朝修明史時考訂必求確核真可傳信千古

按吳梅村所輯綏寇紀畧補遺獨載帝與王承恩對

縊於壽皇亭內監皆未知因御馬至山後甃草一瑞識之始尋得云梅村成書在順治壬辰比

簞曝雜記 卷六

三

世祖褒卹王承恩尚在前梅村所輯已得其實可見其

臨文不苟矣

張家玉

明史張家玉傳闖賊陷京城家玉抵書罵賊被縛去長揖不跪賊以殺其父母恐之乃跪其實父母尚在粵也然諸野史所記皆無此事燕都日記謂家玉上書闖賊請表彰死節諸臣賊始而欲腰斬繼而免罪仍署宏文院日星不晦錄家玉名下註罵賊綁出要副旋放劫灰錄謂家玉年少貌美聲巨詞辨賊曰吾殺此曹多矣未有如此不畏死者乃釋之家玉恐不得脫乃轉為文譽賊乘間南走惟紳志畧謂家玉上書闖賊請賓而不臣

賊怒欲剛之顏色不變乃釋而愈欲降之不可遣人往拘其父母乃跪云是為親屈膝事非無因然諸書皆為之諱則以家玉歸廣東後起義興復百折不回死猶不肯以頸血汚敵手其大節固已卓著此等權宜營脫之處固可畧而不論也至修明史則不妨瑕瑜互見耳

華爾芬燕邸日抄亦謂家玉已極口罵賊矣綁出要

副遂爾回心為烈不卒君子惜之通鑑輯覽以家玉

會謁闖賊廷議不予諡

湯若望南懷仁

余年二十許時閱時憲書即有欽天監正湯若望監副南懷仁姓名皆西洋人精於天文能推算節候然不知

簞曝雜記 卷六

四

其年壽也後閱蔣良騏東華錄則湯若望當我朝定

鼎之初即進所製渾天星毯一牀地平日晷窺遠鏡各

一具其官曰修政立法順治九年湯若望又進渾天星

毯地平日晷儀器初日修政立法或前明所授官或其自署至欽天監正

湯若望號紫元教師又從康熙七年治歷南懷仁奏監副吳

維紐所造八年時憲書十二月應是九年正月又一年

兩春分兩秋分種種錯悞遂革惟短職授南懷仁為監

副按國初至余二十許時已一百二十餘年而二人

在朝中已能製造儀器必非少年所能當亦在三四

十歲則余識其姓名時蓋已一百五六十歲矣後閱明

史徐光啓傳以崇禎時歷法外訛請令西洋人羅雅各

陽若望以其國新法相參較書成即以崇禎元年戊辰為歷元是崇禎初已有湯若望則又不止一百五六十歲嗣後又不知以何歲卒也

明史外國傳西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其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如徐光啓輩是也

牛金星

盧氏縣舉人牛金星以磨勘被斥投降李自成自成奇其才辨與謀議帳中後私歸取其妻子為族中送官坐斬得減死論自成又得之大喜偽署宏文館學士說自成以私恩小惠收人心創為迎闖王不納糧之謠傳之

簞曝雜記 卷六 五

民間并為之分等威申職守創官爵名號大加置署自成既僭號拜金星為天佑殿大學士及自成自京師敗歸陝金星子佺為其襄陽府尹金星隨自成自陝南奔其同黨宋獻策等皆道亡金星乃依其子佺於襄陽此綏寇紀畧所記也以後不知下落料已失勢死矣及聞王阮亭池北偶談則金星又嘗為我朝京卿蓋奸宄之雄見自成勢盛妄思為佐命功臣及本朝定鼎又知天命有歸則背偽主而仕與朝尚為得策也

洛陽伽藍記

佛教之入中國已見陔餘叢考今按楊銜之洛陽伽藍記晉永嘉中洛陽僅有寺四十二所今城內外共一千

餘寺其最雄麗者為永寧寺後魏靈太后胡氏所造浮圖九層高九十大刹又高十丈西域沙門達摩遍歷諸國謂閻浮提所無也 按白馬寺漢明帝遣人向西域求得四十二章經以白馬馱來因以為名此一寺最古後魏顯祖好浮屠之學國俗化之故梵刹之盛實自後魏始 報德寺孝文帝所立為馮太后薦福 景明寺承明寺瑤光寺皆宣武帝所立 秦太上君寺胡太后為其父母追福 胡統尼寺太后姑所立 景樂寺融覺寺 中覺寺皆清河王懌所立 尼寺彭城王總所立 平武穆王捨宅所立 龍華寺廣陵王所立 宣忠寺城陽王徽所立 高陽寺高陽王雍之

簞曝雜記 卷六 六

宅雍為爾朱榮所害故為寺 追光寺東平王畧之宅建中寺樂平王爾朱世隆所立 長秋寺劉騰所立 吳寧寺司徒楊椿所立 又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為寺故列刹相望 龍華寺眾羽林所立 菩提寺西域人所立 法雲寺西域烏傷國沙門摩羅所立 又胡太后曾遣比丘惠生及燉煌人宋雲向西域取經惠生有行記亦載伽藍記內 按佛教既無益于身心性命又無益于國計民生不知何以風行若此今且更千百倍焉此固愚民易為所惑然其始亦必有奇異動人之處是以所至皈依如晉書載記內所誌而經解難臨刑枷鎖自脫之類大槩或竟有其事即如

御藍記所謂盤陀國王捨位與子向烏傷國學婆羅門
 况四年盡得其術還復登王位就池咒龍龍變為人向
 王悔過實足駭人觀聽是以人皆信嚮到處崇奉烏傷
 國有如來晒衣處龍王寺有如來履石之跡婆樓城有
 如來投身餵虎處王城南摩休國有如來剝皮為紙拆
 骨為筆處再西行五日有如來捨頭施人處辛頭河有
 如來作摩竭大魚以肉餵人處有如來挑眼施人處雀
 離國有如來為尸毘王救鴿處那竭城有如來浣衣處
 雖皆出于附會然能使天下人人附會必非無因蓋佛
 教多在呪語偈語如張道陵在鶴鳴山造符呪傳之至
 今猶有驗者并里俗之祝由科圓夢等技雖不識字人
 習之亦能驅使鬼神不可盡以為誕妄也世間萬事無
 不有豈可以方隅之見概之哉

庚申外史

權以衡所著庚申外史元順帝為宋德祐帝之子一事
 最為斟酌得宜謂之真則無確據謂之假則當時朝野
 咸有傳聞故開卷即書文宗崩遺命以明宗子妥懽帖
 木兒為嗣此順帝得嗣位之由來也下又敘明德祐帝
 入元封瀛國公瀛國公幼君也既長願為僧于白塔寺
 中號合尊大師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出游過
 其地憐其老且孤留一問問女與之延祐七年女有娠
 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

上有華文五采物色得之乃問瀛國公曰子之所居得
 母有重寶乎曰無有惟今早生一男明宗大喜因求為
 子并載其母歸是雖未明言此子即妥懽帖木兒而明
 宗先有子懿璘只班立未踰月而殤此外別無他子則
 即妥懽無疑也順帝入即位後又載尚書高保哥奏言
 昔文宗在時嘗述明宗謂陛下素非其子帝聞之大怒
 問當時草詔者何人虞集馬祖常以文宗御筆呈上乃
 捨而不問是又明順帝非明宗親子則其為瀛國公遺
 體不待言矣故余應袁忠徹程克勤諸人各有記述并
 詩歌而權以衡此史于真贋疑信之間可謂措詞盡善
 矣至其敘至正元年京師大飢戶部遣郎官求糧於擴

庚申外史

廓有普賢奴謂使者曰他將帥出師皆朝廷供給芻糧
 今察罕父子出兵大河南北不曾費朝廷一錢乃來求
 糧耶參政張至道嘆曰三十二年天子豈可使無一頓
 飽飯吃乃運五十車送京按至正十一年天下亂始有
 額上紅軍起十三年額州沈邱人察罕帖木兒起義兵
 克復汴梁其養子擴廓直至至正二十一年察罕被田
 豐刺死始統其父軍安得以徵糧事繫於至正元年且
 張至道謂三十二年天子則應是至正二十七八年之
 事何得倒置耶

後寇紀畧

吳梅村著後寇紀畧一書記明末流賊之禍仿蘇鶚杜

陽雜編何光遠鑑戒錄之例每卷以三字命題雖不免小說家纖仄之體而記載詳贍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其大者朝章國典兵制軍餉勳戚之封建藩邸之支派以及國變後諸臣死事之忠節無一不廣搜博採甚至流賊之混號亦詳其氏名并賊屬之偽官亦註其姓字不知當日何以有如此許檔案作爲底本蓋直聚崇禎十七年邸報奏疏部議一一考核又參之以傳聞揣之以情事而後成書其自敘謂北都之殉難者以宏光中禮臣表忠之疏爲鶴而緒聞佐之豫省以御史蘇京優卹之疏爲鶴而緒聞佐之然不特此也保定則有陳禧之甲申上谷紀事其他各省訪輯詳載雖滇黔邊

簞曝雜記

卷六

九

裔亦搜剔不遺其心力可謂勤矣每卷後又各有論斷文筆雅潔各成一則古文又可見其深於古學也

補遺內爲項水心煜周介生鍾力辨其從賊之冤謂甲申三月十九日京師陷煜於四月十八日已到南都宏光卽位已在拜舞之列不知更有何時何地可以從賊鍾本篤厚友悌人不少實大負生平乃元末紅巾有姦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之語現載陶九成較耕錄忽移以誣陷鍾入之爰書遂至正云此何說乎云云余初疑梅村文人氣類未免意存迴護及觀第九卷李自成僞官如宋企郊鞏煇陸之那張燁然喻上猷揚王休黎志陸史可鏡等內

二人皆當時名士而皆直書其從賊不諱并謂可鏡在省垣有聲降張獻忠爲長常辰巡撫官軍械至南都伏法則因其從賊者之必書可以知不從賊而誣爲從賊者之辨之非徇情也惟李國禎列於正祀武臣七人之內書云襄城伯贈太子太師進侯李貞武公國禎自註云襄城之死稍後矣然不屈而死祀之可也進侯則過矣云云然明史李潛傳謂國禎被執卽降旋以拷賍自縊死則謂其不屈而死者誤也想梅村先據禮臣表忠之疏書於正祀武臣內後知其拷賍給死故又於贈劉雪舫詩內有寧爲英國死不作襄城生之句可見其一字不假易矣

簞曝雜記

卷六

十

補遺內有云蔣德懋李建泰范景文視從前之充位者相去遠矣下又云建泰風骨峭拔性慷慨負重名又云建泰以督師出京疾甚不能軍保定官紳方誓守城建泰求入城見勢急欲用知府邵宗元卽以活一城生靈宗元不可及城陷建泰遂降於賊是亦可見其直筆

卷十內張獻忠有愛將皆養子共十人撫南將軍曰劉文秀安西曰李定國定北某軼其名而平東亦不著其姓名此外又有艾能奇第化龍張能馬元利等共八人獻忠將盡屠蜀人平東力諫曰王轉戰二十年所過屠城無寸土今出萬死得斯土庶幾可立霸業今又屠之

某等何用生為願先百姓死獻忠乃止獻忠謀自蜀入秦平東又為之破馬嶺於漢中是平東者既能為獻忠止殺又能為獻忠禦侮實盜賊中之賢者梅村何以不著其姓名按獻忠愛將十人內尚有孫可望白文選今恭讀

御批通鑑 輯覽乃知平東即孫可望定北即能奇而偽都督則白文選也梅村不直書蓋可望後為李定國所敗降於我 朝封義王其子猶襲封慕義公想梅村著此書時可望正官於 朝不便明其出自盜賊故諱之耳 白文選後隨李定國死於蜀

明史孫傳庭楊嗣昌左良玉及流賊李自成張獻忠等 詹曝雜記 卷六 十一

傳大槩多取之於吳梅村 魏源紀畧 益梅村於順治九年即輯成此書而 本朝修 明史 則在康熙十七年以後時天下野史碑乘碑誌之類皆送史館故 明史 於此數傳皆以 紀畧 為底本其間稍有不同者卷七內楊嗣昌伏毒死下又云嗣昌自縊死卷八內亦稱嗣昌縊死此未免岐誤 御批通鑑輯覽則云楊嗣昌自殺又自崇禎十四年以後李自成攻汴梁凡三次據 紀畧 謂是年正月之攻高名衛以巡按偕陳永福等拒守七晝夜賊退去名衛以守城功擢河南巡撫其後兩次拒守皆巡撫任內之事而 明史 謂三次皆巡撫高名衛拒守 益 天皆名衛拒守故下復分 別巡按巡撫以首文耳 通鑑輯覽則初次守城係名衛巡按

任內之事後二次守城乃巡撫任內之事與綏寇紀畧同 綏寇紀畧卷九云自成入西安長安知縣吳從義死之乃即此卷內隔五頁又云自成封吳從義為太平伯自成敗回陝從西安逃出時吳從義尚從之至武昌豈兩人耶

甲申三月十八日 明史 謂太監曹化淳開彰義門延賊入 紀畧 謂太監張永裕開齊化門延賊入是時賊兵多各門皆有攻擊不止一處也

京師陷 明史 謂宮女魏氏投河死從者二百餘人而不及費氏 紀畧 謂宮女費氏為賊將所得將成婚費氏以

詹曝雜記 卷六 十三

刀刺殺之亦不及魏氏 益本兩事各記所紀通 益本兩事各記所紀通 魏氏俱載 李自成之死 紀畧 謂通城九官山有元帝廟山民賽會謀捍衛間井自成以二十騎上山又止其二十騎自成以單騎入拜不能起山民疑為劫盜取鋤碎其首既而見其腰有金印且有非常衣始知即賊首自成也 明史 則謂自成率二十騎掠食為村民所圍不能脫自縊死或又云村民方築堡見賊少爭前擊之自成腦中鋤死此數事亦微有不同其餘皆符合而 紀畧 凡十二卷 明史 只以三四十頁括之可見修史者剪裁之苦心也惟洪承疇馳驅勦賊自崇禎二年至十一年無一處不身在行間而 明史 所列勞績尚不如 紀畧 之詳則正史與

野史體例固各有不同耳他如以親兵日都虞候以勇士為曳落河以番部為典屬國以汎地干把總為候尉吏以撫降者為安集榷以闖人為豎頭鬚此則過求典雅而反近于街博也

聞之故老云明崇禎十五年松山為我朝兵所敗

傳聞督師洪承疇已殉難崇禎帝卹典極隆賜祭十

六壇其子弟在京已刻行狀散帛各方祭第十四崇

禎帝將親祭通鑑輯覽謂賜祭十六壇而承疇生降之信至後金聲

起兵徽州與門人江天一俱敗總督洪承疇諭降天

一誦崇禎祭承疇文以愧之承疇入本朝為江南

等省經畧又為川湖雲貴經畧歸歿于京師其子弟

簞曝雜記

卷六

三

又刻行狀不復敘前朝事即從從本朝入關起有

輕薄子得其兩行狀訂為一本以作笑端云按承

疇歷官惟在前朝勦流賊最勞勩本朝國史未必

敘其在前朝之事類紀畧一書纖屑備載蓋其在前

朝實有鞠躬盡瘁之忠不可泯沒者不必復責其半

途失節也

冒賑大案

嘉慶十三年淮揚大水

皇上不惜數十萬帑金賑濟災民有山陽縣王仲漢冒

開飢戶領賑銀入已上司委試用知縣卽望李毓昌查

賑毓昌新進士以清白自矢遍往各鄉村查出浮開飢

戶無敢伸漢懼許分肥不受既竣事置酒餞別是夕毓昌暴卒於公館淮安府知府王毅來驗口尚流血竟不問以頸有繩繫遂以自縊報家人李祥顧祥馬連陞皆雇募長隨并伸漢撥來聽差人包祥亦長隨也棺斂畢皆散去未幾毓昌有叔李泰清來省視見遺衣有血痕頗疑之密訪亦有所聞遂赴京以身死不明控都察院具奏

上命山東巡撫吉公提屍柩來濟寧檢驗口內尚有血痕通體骨青黑的係中毒捕獲五長隨鞠訊乃知伸漢賄囑諸長隨乘其主酒渴飲以鴆又繩繫頸若自縊者上大駭怒以為從來未有之奇諸長隨皆凌遲處死內

簞曝雜記

卷六

四

手灌鴆之李祥解至毓昌墳上先刑夾一次剗心以祭

其王顧祥馬連陞先責四十板包祥創謀亦先刑夾一

次王仲漢斬決臬示先驗屍之王毅以符贖亦斬決其

餘查賑狗隱之同知教官皆連坐分別定罪加贈李毓

昌官知府其繼子李希佐欽賜舉人一體會試赴京

控告之李泰清亦賞給武舉人又御製五言排律三

十韻以旌異之頒詔天下各地方官諒無不警惕矣

或者慮將來地方官因此遂不敢報災辦賑不知

聖天子視民如傷惟恐一夫不得其所豈肯因噎廢食

惟回來辦賑之法本尚疎畧蓋徒察弊於事後而未能

杜弊於事前也放賑時雖有委員監放既賑後亦有委

員覆查然官吏不肖者多或徇隱或分肥終屬有名無實救荒之策究莫如減價平糶多設廠庫俾遠地不致向隅限以升斗俾奸民不能囤販倉穀不足則買運以續之此最為實惠及民之善政其有災重必應發賑者飭各地保開報飢戶官為核實印繕寫姓名凡一州縣之內各鄉必有村鎮聚集之所計不過數十處發賑之前先將飢戶姓名并人口之多寡賑期之久暫分貼此數十處聚集之所使人人皆得見之事後抽查亦易見虛實則地方官自無從浮開飢口即無從虛領賑費不防弊而弊自絕

聖主可無慮官吏之中飽而有司亦不必避嫌而避災

簞曝雜記 卷六 五

不報或轉致滋事也

明末職方郎李繼禎疏言國家發金錢活數十萬生靈而農桑復業賦稅常供所得不止數十萬金錢也今已從賊者雖多猶有限未從賊而將來必至從賊者無限今日平賊之費與他日平賊之費孰多今日借出之錢與他日借出之錢孰多不待詞之畢而可決矣又官允李明睿疏言先時發出一錢可當兩錢之用急時與十錢不敵一錢之用

銀杏樹

嘉慶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常州府學大銀杏樹一株腹中忽發火從隙處迸出青綠色有四五蛇冒火出初十

日辰刻方槐樹仍無傷意鬱如故按李戒菴漫筆明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常州府學銀杏樹西南一枝忽火發發中欲燄水不能灌至二十二日方止樹亦無害未知今被火之樹即嘉靖中被火之樹耶或謂此乃文明之兆嘉靖元年府學有華鑰中解元今歲非會試之年俟日後驗之

唐末董昌反以卯年卯月卯日卯時僭號見吳越傳史元末周子旺反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時僭號見庚申本紀頭有肉角

梁武帝時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十二歲蕭侯見其頭有肉角長寸許見梁史余亦曾見二人一江蘭阜陽湖人一

簞曝雜記 卷六 六

徐姓嘉興人頭上皆有肉角高寸許年亦皆九十餘蓋壽相也然二人皆貧苦皆無子則亦非吉徵

八仙

俗以鍾離權呂洞賓等為八仙後蜀孟昶生日道士張素卿進八仙圖乃李耳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李八百范長壽葛永瑄也詳見黃休復茅亭客話又圖畫見聞志作李阿長壽仙見易錄

居易錄載昌平洲柳林村夜有物似馬食人田禾羣伺之不可得乃相約弓矢射之馬被創逸去眾隨血跡尋之至周皇親墳一石馬身有血痕始知食禾者即此馬也余遠祖廉使公諱放明景泰甲戌進士任山西按察使諭榮亦有此異相傳每

志阿魏三錢研青蒿一握細切向東桃枝一握細剉甘草如病人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便二升半先以童便隔夜侵藥明早煎一大升空心溫服服時分爲三次服調檳榔末三錢如人行十里許時再一服丈夫病用婦人煎婦人病丈夫煎合藥時忌孝子孕婦病人及腥穢之物勿令雞犬見服藥後忌油膩濕麪諸冷硬食物服一二劑即吐出蟲或泄瀉更不須服餘藥若未吐利即當盡服之或吐或利出蟲皆如人髮馬尾之狀病即瘥又云此方得自神授隨手取效陵川進士劉命字彬叔傳吐利後虛羸氣喘不安以茯苓湯補之白茯苓茯苓神各一錢人參三錢遠志去心三錢龍骨二錢防風二

詹曝雜記

卷六

五

錢甘草三錢麥門冬去心四錢犀角五錢剉爲末生乾地黃四錢大棗七枚木二大升煎作八分分三服溫下如人行五里許時更一服謹避風寒若未安隔日再作一劑已上二方須連服之
又云治癆背疽一切惡瘡初起時採獨科蒼耳一根連葉蒂子細剉不見鐵器用砂鍋熬水二大碗熬及一碗如瘡在上飯後徐徐服吐出吐定再服以盡爲度如瘡在下空心服瘡自破出膿以膏藥傅之京兆張伯玉榜示傳人後昆仲皆登第 又治一切惡瘡服瓜蔓方懸蔓一枚去皮用穢及子生薑四兩甘草二兩橫紋細切用白灰酒一碗煎及半濃服之煎時不見銅鐵患在

上食後服在下空心服亦見續夷堅志又云張戶部林卿說有加大黃或木香或乳香沒藥者病瘡先疏利次用瓜蔓方日以乳香棗豆粉溫下三五錢防毒氣入腹外以膏塗傅之自無不愈

用生何首烏五錢青皮三錢陳皮三錢酒一碗河水一碗煎至一碗溫服治瘡不論久近即愈

魏象樞初無子或教以空心日服建蓮子遂生子李奉侍有子十一人云亦服此方有驗

食河豚中毒者陶九成錄方或龍腦浸水或至寶丹或橄欖皆可解又槐花炒微黃與乾胭脂各等分搗粉水調灌即效

詹曝雜記

卷六

十

子總憲 傳三秘方云皆有奇驗治噎食倒食症一方用真柿霜拌稻米蒸飯食之八日不飲滴水效又一方用虎肚燒末存性好酒調服效治傷寒症用糯米粽無棗者和滑石末碾成錠曝乾燒炭浸酒去炭熱飲之七日內者即汗七日外者次日汗
碧玉露漿方中秋前後用無五梧子青布數段每段長四五尺五更時於百草頭上將細竹一根掠去蛛網乃用青布繫長竹上取草露水絞在桶中絞至布色淡則另換青布陽光一現即停絞所取露水用蒸餾貯之用男乳一杯蜜一杯參湯一杯露水一飯碗和勻綿紙封口次日五更燒開水三大碗將此和勻之露水隔湯熱

熟緩服之治虛勞極效

撲打損傷方以十一月採野菊花連枝葉陰乾用時每

野菊花一兩加童便無灰酒各一碗同煎服立效

又一方取未退胎毛雞和骨生搗如泥作餅入五加皮

傳傷處接骨如神

治失血症方取未熟青黃色大柿一枚好酒煎至九沸

去酒取柿食之奇效

麥粉用陳醋熬膏貼無名腫毒神效

宋劉昌詩治喘方麻黃三兩不去根節湯浴過訶子三

兩去核用肉二味為籠末每服三大匙水二盞煎減一

半入麝茶一錢再煎作八分熱服無不驗

簷曝雜記

卷六

主

治男婦氣血虧損喘嗽寒熱重症用人參一分真三七

二分共為末無灰酒調服三煎三煎皆如前日服三次

有奇效

治腫毒初起取雞子用銀簪插一孔用透明雄黃三錢

研極末入之仍以簪攪極勻封孔入飯內蒸熟日食三

枚神效

居易錄謂蛤蚧出蜀中雌雄相抱婦人臨產暈掌中兒

即易下余守鎮安其地最多雄聲蛤雌聲蚧能有十二

聲者為上狀如蛙而有青綠色多在石縫中以竹片剔

之輒來嚙嚙則至死不放其力全在尾然不能雌雄並

獲葉肆所售必以對者乃以兩枚托為成對耳非真對

也誌云能潤肺補氣壯陽余為守時有僕人路陞病癆

瘵症每日和肉食之半月全愈矣

有人病瀕不下求於凡仙列云牛膝車前子三錢共五

錢同到為籠末將來白水煎空心服之果愈

固齒及血馭方生地黃細辛白芷皂角各一兩去黑皮

并子入瓶黃泥封固用炭火五六片煨令炭盡入白僵

蠶一分甘草二錢并為細末早晚用

爛眼邊單方

先洗眼用桑葉數張燈心三十寸紅棗七枚明礬一撮

泡湯洗淨用猪苦膽一個白蜜四文猪苦膽割破白

蜜灌下用棉線結口貯在茶杯隔湯煮之片刻用羊毛

筆搽爛眼皮邊即愈除根

神效洗眼方

昔揚州有一趙知府年九十有餘患眼疾雙目不明二

十年矣後遇陳八相普長方用桑白皮不拘多少假過

存性將水一碗煎至九分澄清洗眼不至一年內如童

兒一般長方不可隱藏在家若不傳出家貧壽夭

洗眼日期開明於左

正月初八 四月初八 七月初八 十月初十

二月初十 五月初五 八月初五 十一月初十

三月初五 六月初七 九月初三 十二月初八

若閏月望日洗亦可

若有善信君子抄寫此方傳出世者功德無量浙東句章童廣凌刊送

桑葉洗眼方

立冬日採桑葉一百二十片懸風處令自乾每用十片水一碗於沙罐內煎至八分去渣溫洗日齋戒忌葷酒
正月初五日 二月初一日 三月初五日 四月初八日 五月初五日 六月初七日 七月初七日 八月初八日 九月初十日 十月小則廿九日 十一月初十日 十二月初一日
人被火燒皮肉焦爛出蟲如蛆者用杏仁為末敷之即愈

詹曝雜記

卷六

香

有老人九十餘某公嘗問何以得壽答曰好吃的不多吃不好吃的全不吃
求子之法婦人服四子湯男子服四物湯候月經淨後入房左手足用力精過後令女人亦側左身而睡益男血女氣常各不足故各補其所虧也
治喘方麻黃三兩不去根節湯浴過訶子二兩去核用肉共二味為粗末每服三大匙水二盞煎減半入臘茶一錢再煎作八分熱服無不驗 居身錄
治腫毒初起方取雞子用銀簪插一孔用透明雄黃三錢研極細末入之仍以簪攪勻封孔入飯內蒸熟食之日三枚奇效 全上

高郵一學官自言少患血症用青布非五楮子染者于荷稻或草木上接秋露最潔者以篋餅盛之分作十八碗作三次服每次大碗入人參湯五分冬蜜人乳各一鍾煎服久而益健 居身錄

治疫氣傷寒等症麥門冬三錢烏梅三枚棗三枚芫荽梗三十寸燈心三十寸竹葉三十片煎服 全上

梧州鯖魚膽治眼疾立效山羊血治血凝亦神效 全上
治跌打損傷方以十一月采野菊花連枝葉陰乾用時每野菊一兩加重便無灰好酒各一碗同煎熱服 全上
又一方未退胎毛小雞一隻和骨生搗如泥作餅入五加皮傳傷處接骨如神 全上

詹曝雜記

卷六

香

治失血症未熟青黃色大補一枚好酒煎九沸去酒取柿食之神效 全上
麥粉不拘多少用陳醋熬膏貼無名腫毒神效 全上
魏象樞無子或教以每晨空心服建連子遂生子李奉倩亦服此有效
空中木通連白葱鬚三寸半酒半水煎服治疝有效
用生何首烏五錢青皮三錢陳皮二錢酒一碗河水一碗煎至一碗不論久暫即愈
黑豆丹方用黑豆五斗洗乾後蒸三遍去皮又大好麻子三升浸一宿取出亦蒸三遍令開口去殼用豆五升麻子仁三升先搗豆黃為細末再搗麻子仁極細添下

黃勻作丸如拳大入甌內蒸過從晨至夜參子時住
大曉出甌至午曬乾搗為細末服之但以不飢為度
附食他物第一頓七日不飢二頓四十九日不飢三
日不飢四頓千日不飢如更服永不飢矣渴則飲
汲水或大棘子漿若要重吃他物用葵菜子研細末
湯冷服下亦可 或糖浸等

一切發背毒癰用蝦蟆肝一個銀硃五分再用好墨
磨搽甚效 或漆山等

菜地曲餅泥水調治狗咬瘡 全上

翻胃病用梨一個以箸鑽一服入胡椒一粒紙裹灰
煨熟去椒食梨三五個試之極效

詹曝雜記

卷六

妻

治積塊用白頭老鴉以青靛一二碗煮食其肉將骨磨
末麪糊丸酒下

治喉閉方用梧桐子一二十粒研細加少醋服下痰自
愈

治心疼青靛半盞長流水半盞調服

治男婦氣血兩虧用人參一分真三七兩二分共為末
無灰酒調服二煎三煎皆如前服三次有奇效

土虺蛇傷人最毒用水牛耳中垢膩塗咬處甚效或急
摘桑葉取白汁滴傷處亦效

治鶴膝風用碗鋒界破蝦蟆腹留繩等縛置患處待動
行後時蝦蟆受毒極死再易一枚不過兩三枚即愈

治發背用蒼木去黑皮加地龍即蛇鹽梅等分搗成泥
豬膽調圍四周空頭漸愈 傳是孫真人方

治癩狗毒蛇咬傷者以人糞塗傷處極效須新糞乃佳

治廣瘡用乾荷葉濃煎當茶吃六七日即愈 全上

治虎傷服香油可解其毒 戒菴

治病眼用石礬水磨之有腥氣塗兩背能已 居身錄

詹曝雜記

卷六

妻

欽賞三品職銜准重赴鹿鳴宴謝摺

原任貴州貴西道臣趙翼原任刑部郎中臣姚鼐
為恭懇代為奏謝

聖恩事奉

上諭本年庚午科鄉試據廣厚奏江蘇省原任貴州貴西道趙翼現年八十四歲安徽省原任刑部郎中姚鼐現年八十歲均係乾隆庚午科舉人循例懇請重赴鹿鳴宴等語趙翼姚鼐早年登第耄齒康強實與際周甲之期壽考叶吉庚之歲允宜加錫恩施以光盛典趙翼着賞給三品頂戴姚鼐着賞給四品頂戴俱準重赴鹿鳴筵宴以示朕加惠耆儒至意欽此臣

翼臣

兼竊自思樛櫟菲才草茅陋質昔年入仕曾無補於涓埃中歲歸田但專營於著述猥以林居晚景適逢鄉舉初程蒙

皇上寵加舊秩以賞銜准隨新班而赴宴禮筵有座聽廣樂於笙簧章服增榮耀襴衫於黼黻與作人之化彌知

聖壽之無疆遊化日之舒又及引年之優賜

恩施非望感切難名惟有咏歌太平虔祝

神教兒孫經書奮迹世為忠貞率鄉里孝弟力田各勤耕鑿以期仰報

高厚洪慈於萬一所有感激下忱伏乞代為陳

奏恭謝

天恩

按歷科以來惟庚午鄉試多有重赴鹿鳴者姜瑞山松江詩抄云康熙庚午上海人陸秉紹中副榜

有和黃宮詹會先後同年詩云車騎鳴鑾赴鹿鳴歌後附高年卻誇藥樹題名外添得三朝一地仙 遇甲科名曾有幾邦舊 幸御重新東山久繫蒼生望六十年前榜上人 余中式乾隆庚午科順天鄉試亦有吏部侍郎黃叔琳來會先後

同年蓋即黃宮詹今嘉慶庚午余又與姚鼐及漢軍施奕學浙開周春闈闈林田培共六人皆重赴鹿鳴是

庚午科必有重赴之事其他如黃宮詹詩所稱王文恭重赴癸卯此外則近年梁同書翁方綱皆重

簪曝雜記

赴丁卯餘不多見也

又按少司寇阮吾山茶餘客話記東莞尹之遠順治丁酉舉人至康熙丁酉科以巡撫會先後同年

重赴鹿鳴筵宴主司嚴思位贈詩云六十年前攀桂客天留碩果到今時已從石室傳丹訣復與瓊

筵泛玉卮金粟山頭清白吏珊瑚洲畔去來辭非

潛非見窮經術百歲常為後輩師康熙乙卯鄉試松江進士唐昌期以萬歷乙卯亦會先後同年有

客贈詩應揚杖履追前哲鷄薦科名接後賢乾隆已未趙執信亦與新舉人會先後同年沈歸愚贈

詩有後先已未亦同年之句余中庚午科亦有侍

邱黃叔琳崑剛來會先後同年次年辛未崑剛并
會會試同年其家本住京師乃邀新進士至家大
合樂釐下稱盛事庚辰會試史文靖貽直相國亦
循故事壬午閩中黃莘田亦會先後同年又浙江
丙子科有吳大焯順天甲午科有孟琇雲南己酉
科有饒興俱重赴鹿鳴饗與年正百歲特賜進士
壬子科湖北萬年茂福建陳材理德湖南覃昌
明亦俱會先後同年庚戌科會試稽相國璜重赴
瓊林

跋吳氏三老圖

鄉先輩胡忠安公年老致政家有兄弟三人俱康強無

簪曝雜記

三

恙乃築壽愷堂醵詠其中明史載之傳爲盛事今吾鄉
又有吳氏昆弟三人長瑞豐年八十四次載功八十二
次太和八十白首相對雍睦一堂至老不析產兒孫兩
三代或儒或賈皆能守其家雖校之忠安公名位聲望
有大小之不同而家門聚順和氣致祥實足稱昇平人
瑞也

老境

昔文徵明八十七歲時嘗自謂燈下猶能作蠅頭細書
作畫猶能爲徑丈大幅足見其老而強壯神明不衰余
今年亦八十六矣既不能書又不能畫以詩遣日亦安
得許多詩思惟范菊公景仁言端居靜坐不起念慮雖

兒童喧譁近在咫尺亦不見聞黃山谷謂景仁深於學
佛故得此養閒之法而余則浮躁性生此心不能一刻
不用又安能竊景仁之緒餘也

妖民吸精髓

徽州歙縣顏子街有妖民張良璧能吸童女精髓
年已七十餘鬚眉皓白而顏貌只如三四十歲人
其術誘拐四五歲女童用藥吹入鼻孔即昏迷無
所知用銀管探其陰恣吸精髓女童猶未死抱送
還其家或數日或十數日始殞命人皆不知其中
傷也忽一日門扇有罅縫同被誘之女童瞥見之
歸語其父母事遂敗露此聲既揚縣尉某先拘其

簪曝雜記

四

妾某氏訊供諸被害家亦爭控於官然無職証良
壁到案挺身長跪抗論不撓謂從古無此事何得
以莫須有之事誣陷人嚴訊三日并呼其妾質對
始吐實二十年來被拐者共十七人其四人尚無
恙餘十三人皆被戕適有同鄉御史吳椿官於朝
合邑士民公札寄知椿據以入奏

皇上飭地方有司訊得實情良璧照採生炙割律凌遲
處死妾及子皆遣戍失察之官吏黜革有差此嘉
慶十六年八九月間事

書史印曾死孝事
不滅性親喪而以身殉過矣然在死者非必以身

殉為期而傷慘之至有不期而殞其生者君子未嘗不哀其志而惜其命也溧陽史印曾字綬紫父汝杰官潞安府同知印曾幼隨任事父及母謝氏印能得其歡心父解官歸母病印曾奉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骨柴立如枯腊籲禱不效母歿呼搶不欲生長號擗踊嘔血數升而死是真死孝者矣

書劉慕陔緜州救難民事

緜州為蜀省最衝要地杜甫所謂緜州州府何磊落顛慶年中越王作者也歷代沿革載在州志嘉慶五年忽有白蓮教匪徒倣倣偷渡嘉陵江漸逼潼綿肆搶掠適毘陵劉慕陔以名進士來牧是州嘆曰是不可以徒手

簷曝雜記

五

障也乃先捐米五百石錢千緡為士民倡士民見公為民保護如此無不踴躍樂捐不數月得白金六萬兩鳩工定材不匝月工成屹然崇墉七民扶老攜幼入城俱得倚毘無一被戕者將軍魁公亦領兵萬餘駐綿之金山驛相距僅三十里恐有匪徒混入難民內城下有船數十艘不許撥往濟渡募陔目擊帖危不忍以非已部民遂怒視請於將軍不得繼以涕泣跪求願供其軍令狀如有不測惟州牧是問於是萬餘人咸得生路其自舊綿赴新任也迎者送者父老旌幢兒童旗傘幾於錦天繡地在籍李翰林調元付有句云百堞能容千戶在

一號先救萬人生今競稱劉使君城蓋自古官民之相

愛未有盛於此時者僉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劉使君也予嘗讀明史宋禮周忱等傳謂皆能殫公心以集事而其才又足以濟之然事之有迹者易以傳而事之因人者難為繼如慕陔之築城濟渡二事實兼昔人之長行當與漢之樂公社唐之狄梁公生祠並垂不朽矣

西山煤

煤本屋塵其產於山而可供爨者曰石炭今舉以煤稱之

京師自遼建都以來千有餘年最為久遠比城池宮殿朝廟苑圃及水陸運道經累代締構已無一不完善通順其居恒日用所資亦自然輻輳有若天成即如柴薪一項有西山產煤足供炊爨故老相傳燒不盡的西山煤此尤天所以利物濟人之具也惟是都會之地日益

簷曝雜記

六

繁盛則烟爨亦日益增多雖畿甸尚有禾梗足資火食而京師常有數十萬馬驟藉以芻秣不能作炊爨之用是以煤價日貴余在京時煤之捶碎而印成方擊者每塊價錢三文重二斤十二兩今價尚如舊而每塊不過斤許矣此不可不預為籌及也聞直隸真定府之獲鹿縣有煤廠產煤甚旺距京不過六百里似可以獲鹿之有餘補西山之不足其間或有水道不通之處量為開濬如淮右之五丈河俾船運常通則永無薪桂之患宜與山中人善捕虎者用黏膠散布於亂草上虎來必就草打滾則草盡粘在身愈滾愈粘虎性急不耐煩滾愈急輒嗥吼而死此亦前人未有之奇也

余歸自象山杜門不出晨起聞剝啄則若去門入陳
子玉田以書來問訊並緘寄其所著餘話視余余展
讀甫數則遽已津津愈讀愈不厭既乃惟恐其卷盡
喜曰有是哉說部之書固子之屬也然使以己意為
結造而或失之誕或失之鄙則其無當於觚墨者無
論至剌取古人書而行說之或不免為勦襲之陋穿
鑿之非若此者亦無取焉茲餘話一編即不過自叢
言脞史文詞韻語中來一經粘綴如掘得玉合子底
必有蓋或加以考訂復具有理致令閱者心開目明
是其浸淫乎卷帙者以講論為哺乳則有之矣而顧
取金樓子黃嬾之語以自謙乎哉陳子籍歸安烏程
人往余分校澗閣於糊名中識之不忘疇昔奉是編
遠用相質為亟題數語於簡端而於手答間則復寓
之意曰願與剗剗氏謀之以訂於世之同好者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秋九月湘陰曾光先序

金樓子載有人把卷即睡因呼黃卷為黃嬾而唐人
遂以黃嬾作晝睡之稱錫路架鮮藏書兼疎津逮顧
不免如金樓子所嘲午餘飯罷往往採取一編遲宜
林之來而當瞞瞞間見有情事相等意語相類及足
以適口悅目者偶一染神都於其起而筆之為消閒
之餘話亦吟嚙語耳大雅君子必無取焉書以志媿
錫路自識

黃嬭餘話卷第一目錄

文章穩字

鄭風勺藥解

東風菜

晉平公

虞師晉師滅夏陽二則

名流舉動

晏元獻任誕

蘇子赤壁賦

續修四庫全書

栢封大夫

陳蕃榻

晉人帖

黃初詔

華歆擲金

劉備

張承吉

東坡善射

項羽

葛微

玉米田

文字紅裙

劍汝

讀書耐謔字

王逸老

麤官麤才

東坡貧家詩

兄弟相嘲

黃嬭餘話卷十日

以醉為富

菱花

傳延年

黃嬭餘話卷第一

吳興 陳錫路 玉田

文章穩字

文章下字最貴是穩而得之或難易不同朱文公云
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才用便用着宋景文
云人之屬文有穩當字第初思之未至也二公皆
甘苦有得之言

鄭風勺藥解

鄭風贈之以勺藥韓詩云勺藥離草也崔豹古今注

黃嬭餘話卷一

云牛亨問董仲舒曰將離相贈以勺藥者何答曰
勺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陸佃農師有一說
勺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耳路按江淹別賦下有
勺藥之詩云云蓋取董子之解農師解殊猥褻不
經此不足存無論然如董子解則當如後人折柳
贈別之情亦非用以博趣按本草注勺藥猶婫約
故朱子第云勺藥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以
勺藥為贈而結恩情之厚則士女相與戲謔之意
且於此寓焉爾又陳鵬飛詩解云勺藥溱渭之地

富有之羅願爾雅翼勺藥當春暮被除之時故鄭
之士女取以相贈更可見是因物寄情無事曲解

東風菜

左思吳都賦東風夫留文選注云東風菜名元遺山
春日書懷詩流年又見東風菜注謂東風菜見本
草菜部按本草此菜先春而生故有東風之號生
嶺南平澤菜名東風自是大好詩料又廣州記云
東風華葉似落娠婦比象復奇而艷

晉平公

黃嬭餘話卷一

晉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公伸一足曰
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為其無欲故
正坐以養之也見嵇康高士傳讀此愈知平公之
禮賢而孟子入云則入等語綜舉故是曲盡

虞師晉師滅夏陽二則

虞師晉師滅夏陽壁馬一結公羊穀梁二傳不同公
羊傳云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
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
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穀梁傳云荀息牽馬

操壁而前曰壁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按同此戲語一是獻公戲息一是荀息自戲穀梁傳作荀息自戲亦有意蓋荀息請以壁馬假道而獻公未遽許之然息料敵如見所謂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語已輕僞迨亡虢五年而舉虞固應有此諧戲以自實其玩弄之情是為穀梁文前後照應處行文有變化之法故不必倣公羊定作獻公語也

黃嬭餘話卷一

呂覽權勳篇述晉獻公假道事末云荀息操壁牽馬而報獻公喜曰壁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以穀梁文二句作獻公語又與穀梁本傳不同按薄長二字特風趣未經人用

名流舉動

大凡名流舉動輒成佳話茲得數條撮記於此王仲祖病劉真長為稱藥荀令則為量水見世說中峰和尚草堂成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搬運中峰塗壁見蘇談又蔡君謨一帖云梅二馬五蔡九皇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於普照寺仲塗和墨聖

俞按紙君謨揮翰

晏元獻任誕

晏丞相殊知南京王琪張亢為幕客汎舟湖中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琪是南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曰晏稍使柁不正也見孔平仲談苑語林紀之茅順甫云晏同叔亦如是誕耶

蘇子赤壁賦

黃嬭餘話卷一

蘇長公赤壁賦有長公親書墨跡在文衡山家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作食字不作適字何元朗四友齋叢說記之路按朱子語錄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答之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謝疊山文章軌範本注食字說同朱子王弼州又以漢書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引師古注謂能多飲酒費盡之意釋之王肯堂字泰筆塵云食字之義世罕解者弼州說亦非是按內典

一切有情皆依食住故有眼以色為食耳以聲為食等語然則耳得之而為聲口遇之而成色正是食義蓋字泰之說如此已上訓食字諸說紛綸看來筆塵解比舊說較長然作適字自穩作食字轉有痕迹篇中正不須此元朗又云今刻本作適字疑長公自加改竄斯言得之矣

栢封大夫

人知松封大夫不知栢亦封大夫河南志嵩山天封觀有古栢三株武后封五品大夫五色線記之可

黃嬭餘話卷一

五

見古事未嘗無對李誠之咏松云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指松而不及栢於持論為漏畧於詩義即為偏枯

陳蕃榻

陳蕃懸榻待客有二人其一為徐穉孺子南昌人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見徐穉傳其一為周璆孟玉臨濟人前後郡守禮命皆不至蕃為樂安太守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見蕃本傳二事絕相類頗思

仲舉生平所至定懸一榻幾成故事按孟玉在當

時亦致有標格世目陳仲舉昂之如千里驥周孟

玉瀏瀏如松下風然下榻事世願獨稱孺子王子

安滕王閣序徐孺下陳蕃之榻因譜南昌人物固

是切合主賓他如趙冬曦詩徐榻思方建左車理

自均杜子美詩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牧之詩

穉榻蓬萊掩膺舟鞏落停此等不可枚舉凡所稱

引畧不及周豈詩家率多蹈故習熟抑周事雖與

徐同而徐之名尤重於周周為徐掩故耶惟明初

席帽山人王逢詩二句周璆實下諸侯榻王式虛

蒙博士徵斯為僅見云

晉人帖

晉人帖寒食近小住為佳耳辛稼軒詞明日落花寒

食得且住為佳耳用晉人語人稱其工釋惠洪栢

林寺詩吾行無疾徐住佳去亦得又妙得翻用法

黃初詔

魏黃初四年有鴉鵂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

汙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

黃嬭餘話卷一

六

智之士處于下位者乎否則斯烏何為而至其博
舉天下偽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數行
詞旨風流斷非六朝已下所能道當不徒以文告
中創體目之也

華歆擲金

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
瓦石不異華捉而擲棄之劉辰翁云捉擲未害其
真強生優劣其優劣不在此評未當彼歆既捉而
又擲之是亦慮為幼安笑捉則其真擲則其偽也

劉頎以為未害真尚未經勘破在

劉脩

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脩即身為名公所知不覺
狂喜素術報呂布書云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
劉脩未審立德聞之當復作何語

張承吉

唐詩人張承吉之子虔望小字冬瓜時有合出瓠子
之譏蓋以承吉名祐故也金華子雜說則云虔望
嘗求濟於嘉興裴弘慶署之冬瓜堰官虔望不服

弘慶曰祐子守冬瓜已是過分亦以瓠子為戲然
非小字冬瓜之謂或又云冬瓜堰張祐所居故王
元之有冬瓜堰下甘肥遯之句范攄雲溪友議乃
謂酒徒朱冲和嘗嘲張祐云白在東都元已薨鸞
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祐牛屎堆邊說我
能李日華紫桃軒雜綴因之以為宋時嘉湖地皆
懸流重重設堰埭用牛挽船過堰而徵其稅置官
領之唐人詩所云牛屎堆邊識張祐者以祐曾為
冬瓜堰官也諸說未審誰是據唐人所咏可稱惡

譏然東坡有言馬糞之穢也一經僧虔所居便為

佳號則是牛屎之污又足以辱承吉乎

東坡善射

東坡嘗自言三不如人謂飲酒唱曲奕棋也然却善
射公有次韻子由聞予善射詩一聯云共怪書生
能破的亦如驍將解論文劉績霏雪錄云爾王元
美作長公外紀惜未及之

項羽

項羽喑鳴叱咤一絕世虜豪男子于文義應非所解

唐韋蟾嘲李瑒詩云渭水秦川照眼明希仁何事
寡詩情料應學得虞姬媚書字才能記姓名調侃
希仁却借項羽作口實然讀羽垓下一歌音節悲
壯正使後世饒詩情者為之未許能爾又唐傅奕
考覈道德經衆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
人開項羽妾冢得之羽美人之見幸者人知有虞
耳庸詎知淺斟低唱外乃復有耽嗜玄虛整理鉛
槧如此一侍兒亦是大奇

葛薇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其葛
薇逃山而死按采薇之歌見於本傳服葛語稍僻
故人知有食薇不稱其服葛

玉米田

歸州有玉米田屈原耕此產白米似玉見楚紀陳眉
公書焦云屈原耕田人多不知路謂楚詞卜居篇
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靈均固有此志

文字紅裙

韓公醉贈張秘書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暈不解

黃嬾餘話卷一

九

文字飲惟能醉紅裙陳善捫虱新話謂退之亦未
是忘情者退之自有二侍姬名絳桃柳枝張籍所
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者也且又嘗有詩云
銀燭未銷窓送曙金釵半醉座添春此豈空飲文
字者後山詩話亦云此老有二伎號絳桃柳枝言
不可不慎東坡語張文潛又云觀退之詩疑若清
苦自飭者然有云艷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
此老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云愛文字飲人與
俗子同科按已上諸君子之言以矛陷盾都不肯
放過退之惟東坡雨中飲酒詩有云試將文字惱
紅裙此則文字紅裙兼有之翻用韓詩却可為文
潛語解嘲也

劍汝

歐陽公瀧岡阡表劍汝而立於旁俗本或易劍為抱
洪景盧据曲禮鄭氏注正之甚明今人詩文中又
或以劍字為新代抱字用則非按抱字正字通云
即懷抱之義蓋謂抱之於懷也與鄭氏注劍挾之
於旁義自不同歐公文要是當時紀實語不然抱

黃嬾餘話卷一

十

字見詩書劍字出曲禮亦何新異而必取此耶

讀書耐諂字

昔人云讀書須耐諂字陳眉公謂如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橋閱居耐俗漢看花耐惡酒此四語比况最好可謂曲盡神致因念北齊邢子才有書不甚讐校以為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正以緣耐得思緣思得適初非有二旨也

王逸老

李赤自謂歌詩類太白故曰李赤見柳子厚集王應

麟困學紀聞云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

白樂天也頃得一條亦相類南唐王文秉工小篆

自號王逸老欲與逸少相抗世以其人猥瑣不與其書名

麤官麤才

唐時長安舊俗以不歷臺省出領廉軍節鎮者率呼為麤官見尤袤之全唐詩話又東坡談錄云唐之盛時內重外輕任方面者目為麤才孫光憲北夢瑣言載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鬱

嘆息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落句云麤官乞與真拋却賴有詩名合得嘗又嘗自目為麤才有柳營茅土倦麤才之句孫謂薛不得本分官有此輕薄然麤官麤才之稱亦屬當時口語云

東坡貧家詩

嘗見羅大經玉露記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以為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竊疑貧女巧梳頭巧字與下拙字相左但所見數本皆然後閱蘇

集是好字為之首肯豈羅亦漫憶之而漫筆之或

傳寫之訛耶

兄弟相嘲

盧氏雜紀王縉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筆者誤叩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揚文公談苑韓浦韓洎能文洎嘗輕浦曰吾兄為文如草舍予文乃造五鳳樓手浦因人寄蜀牋題詩云十樣鸞箋出益州新來寄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按二事正堪作對古稱文人相輕不謂兄弟

間有此嘲謔因思大蘇小蘇詩文稱伯仲而東坡
別子由詩曰豈獨為吾弟要是賢友生子由作東
坡贊曰人曰吾兄我曰吾師為師為友互相推重
其視彼殆可以一笑也

以醉為富

詩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朱傳富猶甚也一於醉而日
甚也鄭箋則云童昏無知之人彼酒一醉自謂日
益富唐宋詩家並用鄭箋樂天自題酒庫詩天將
富此翁注引劉仁軌詩有此句以一醉為富也又

云醉來枕麪貧如富注詩一醉日富陸龜蒙詩且
須謀日富不要道家貧東坡詩而况彼區區何異
一醉富其義亦然

菱花

菱花開背日芡花開向日故芡暖而菱寒說見東坡
仇池筆記及陳郁話腴蕭山來集之樵書云古人
稱鏡為菱花蓋凡花向日獨菱花背日而開鏡之
為物向日而照則不可以鑑物惟背日而照則明
彩頓生故取義於菱花說甚有理

傳延年

菊之別名一曰傳延年困學紀聞舉朱新仲詩有三
徑誰從陶靖節重陽惟有傳延年之句按侯寧極
藥名譜藿香名霍去病若取與傳延年作對亦不
數長卿晚翠簡子秋紅之句也

黃嬾餘話卷第二目錄

三多三上

醫俗

借書

仁字

孟子文

不貳過解

陳文惠松江絕句

水竹居

黃嬾餘話卷第二目錄

邨康節居洛陽田宅

不惜二則

山谷帖

醉

花露玉魚

夜航船

麩炭

敷水

羅紉

西子

北臺馬耳

柳河東箕子碑

王荊公讀孟嘗君傳

面上眉

癭瘤

柳絮落泥中

墮淚之言

王佛大

黃嬾餘話卷第二目錄

東坡帖

頰頰

黃嬭餘話卷第二

吳興 陳錫路 玉田

三多三上

後山詩話云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歸田錄云予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耳三多三上之說非六一公身親閱歷不能為此言

醫俗

昔人謂士俗不可醫而元裕之詩云人若不解飲俗病從何醫是謂酒能醫俗也然亦須如王孝伯痛飲讀離騷蘇子美漢書下酒乃得山谷云士大夫胸中不用古今澆灌則俗塵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要知人果書味填胸即涓滴不飲當其心醉已復儵然自遠不則舖糟飲醕止得若芋狀貌正恐俗滋甚耳

借書

借書四癡說各不同李濟翁資暇集作癡玉府新書作啜嚴有翼藝苑雌黃云當作瓶酒器也一作鷓

鷓夷亦酒器當從嚴說為是劉孟熙云爾考韻書

瓶字注盛酒器古以借書則知以瓶為癡者訛也借書以酒最是文人韻事又宋葛勝仲嘗以酒券從尚公輔假太平御覽酒券假書更自趣絕

仁字

今人言果核中物曰仁若桃仁杏仁之類味此稱目可見仁之一字是一團生意在合之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之說正謂死活不同耳

孟子文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一段既畢而繼之子濯庚公一段幾二百字其旨以謂使羿如子濯得尹公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前段結尾自常為文者處之必云如子濯孺子施教於尹公之他則可不然後段之末必當云以是事觀之羿之不善取友至於殺身其失如此然後文體相屬茲判為兩節若不關聯而官商相宣律呂明煥立言之妙豈步趨模倣所能彷彿哉已上語見容齋五筆路觀蘇明允論龍斷章云季孫曰異哉子叔疑及古之為市

者兩段不相關續而宮商相宣律呂自應文情蔚然又云但解龍斷二字正意已躍躍言外於逢蒙章云文勢於前段已欲絕而文情正爾躍踴下文引取友之端以證惡得無罪之語不須聯絡呼吸正與龍斷章同此論蓋始於明允而容齋為敷說如此亦愈以見孟子文之妙也又荆溪吳氏林下偶談云孟子七篇不特義理廣大而精微其文法極可觀如齊人乞燔一段尤妙唐人雜說之類蓋倣於此

黃嬭餘話卷二

三

不貳過解

釋常談論語內唯不貳過貳字不作二字何也貳者副也益也蓋不文過飾非之謂非謂顏有過不至兩度也其說頗精隋書李穆傳云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顏回之貳哉對自安故非歇後可比

陳文惠松江絕句

張文潛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本見皆作香字魚未為美則安得香哉野客叢書辨之以為

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又云鱸魚香比鱸魚鄉甚覺氣味長旨哉斯言然猶未伸其論竊謂讀此詩宜自知耳其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纒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香且如文潛所論要指出松江為鱸魚之鄉乃此詩不必有鄉字而松江之景宛然在目亦東坡所云善畫者畫意不畫形善詩者道意不道名也若落一鄉字便成死煞路又考宋熙寧中屯田郎林肇治吳江日

黃嬭餘話卷二

四

水竹居

取文惠句作亭江上以鱸鄉名之見高德基平江紀事及龔明之中吳紀聞等書屯田誠好事但以鱸香作鱸鄉不免失作者之意
醉吟先生池上篇序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云云大氏言一室之中有水有竹耳薛野鶴云人家住屋須是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方好更說得有致李羣玉詩長愛沙洲水竹居具此意也

邵康節居洛陽田宅

周輝清波雜誌邵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若使今人為之將貽詭寄免科之誚矣又云或謂田宅乃三公所予者按此所記未詳似耳食語邵伯溫聞見前錄述此甚脩錄之康節慶歷間過洛館於水北湯氏始有卜築之意至皇祐元年自共城遷居焉洛人為買宅於履道坊西天慶觀東趙諫議借田於汝州葉縣后王不疑同鄉人買田於湖南延秋村

黃嬭餘話卷二

五

康節復還葉縣之田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珂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遺材為屋三十間請康節居之富韓公又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買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恥矣于是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嘗有詩謝諸公又云今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韓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康節初不改也按此可知

康節在當時為人所慕愛如此然以康節視之則寧與行窩有異乎蓋康節居洛陽有十餘家如康節所居安樂窩起屋以待康節之來是謂康節之行窩亦聞見前錄云

不惜二則

崔豹古今注云不惜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漢文帝履不惜以視朝是也按不惜二字為詩家所常用嘗見賈思勰齊民要術記崔實四民月令十月可拆麻緝績布縷作白履不惜注云草履之賤者曰不惜頗疑惜與借字形相近文帝之履不惜或是不惜之訛則豹為臆說矣且稱草履之賤者曰不惜意尤明曉也

黃嬭餘話卷二

六

小說中載有仙人鳳子者隱于農一日鄰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可借吾之草履乃不惜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草履擲與化為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履為不惜此尤附會可笑揚子方言自關而東絲作之者謂之履麻作之者謂之不惜劉熙釋名亦因之方言在崔氏月令之前似屬可信

但以不借名履殊費曲解正不如不惜之義為長

山谷帖

周公謹雲烟過眼錄云黃山谷有一帖花四枝謾送
餘春尚可賞否戴花人安否前輩風流可想也按
此帖十六字亦涪翁戲墨耳讀之芬人齒頰字字
可作詩材

醉

醉酒者顏曰醉顏目曰醉目亦有稱醉耳者如東坡
詩自知醉耳愛松風會揀霜林結茅舍釋惠洪詩

黃圃餘話卷二

七

下有跨驢人蕭蕭吹醉耳是也又坡詩有我笑劉
伯倫醉髮蓬茅散之句醉髮二字亦新

花露玉魚

貴妃宿酒初消苦肺熱晨遊後苑吸花露以潤肺
又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刻一玉魚兕含之藉其涼
津沃肺並出開天遺事花露解渴玉魚滋津二方
不知太真從何處得來嘗見談薈云南宋宮人有
含光水玉魚傳是楊太真潤肺物此恐是好事者
為之也

夜航船

夜船惟浙西有之凡篙師于城埠市鎮人烟湊集處
招集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見陶九成輟
耕錄蓋里語也而古樂府已有夜航船曲吳曾漫
錄云樂府夜航船正謂浙西可見里語相沿古今
不改張祐詩僧歸夜航月皮日休詩樞酒三瓶寄
夜航並借此里語入詩耳

麩炭

老學菴筆記云謝景魚家有陳无已手簡一編有十

黃圃餘話卷二

八

餘帖皆與酒務官託買浮炭浮炭者謂投之水中
而浮今人謂之桴炭恐亦以投之水中則浮故也
又云白樂天詩日暮半爐桴炭火知其語已久然
按白詩是作麩炭不作桴炭桴炭二字諸書亦不
經見老學菴浮炭之解誠是至以麩作桴又誤證
白詩却屬傳會

敷水

敷水在華州東境以羅敷所居得名其水出羅敷谷
舊唐書元稹傳有敷水驛新唐書華陰縣注有敷

水渠樂天詩屢見之野店東頭花落處一條流水
號羅敷又垂鞭欲渡羅敷水處分鳴騶且緩驅又
上得藍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温飛卿亦有
敷水小桃詩敷水小橋東娟娟照露叢凡用敷水
並風致可喜

羅紉

王阮亭香祖筆記引馬永卿之語曰常見李西臺所
書小詞中羅敷作羅紉後讀漢書昌邑王賀妻十
六人其一人嚴羅紉紉音敷採桑女之名偶同阮

亭謂敷作紉必有据依當詢之攻六書者于分甘
餘話又云不知敷紉二字何以通用按此是李西
臺之誤而馬永卿承之阮亭亦不深考也蓋昌邑
王傳執金吾嚴延年女羅紉為故王妻師古注紉
音敷要知紉字之形特與紉字相近彼亦未嘗是
紉字李西臺以採桑女之羅敷書作羅紉本是支
離兼出謬誤永卿又音紉為敷訛以傳訛豈彼所
讀漢書皆麻沙板本而阮亭乃欲于六書求之不
已慎乎

西子

西子吳亡後存沒殊不可考越絕書吳越春秋及唐
人詩篇所咏小說所記互有不同杜牧之詩西子
下姑蘇一舸逐鷓夷未盡為後人所信然西子從
范蠡去正所謂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孔文舉戲語
合是牧之此詩註脚

北臺馬耳

宋孫奕示兒編云東坡雪後詩試掃北臺看馬耳未
隨埋沒有雙尖次公曰馬耳山名殊不知王晉之
與霍辨雪夜對談曰看北臺馬耳萊何如左右曰
有兩尖在坡正用此事趙未知而妄為是說耳按
以馬耳為山名本趙次公注趙又云與臺相對蓋
因東坡超然臺記有云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
矣又云南望馬耳常山本是確鑿可據故永嘉王
氏吳興施氏注本並因是無異詞孫說亦不注所
出正未可信

柳河東箕子碑

柳河東書箕子碑有云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

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成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此人事之或然者也先生所以隱忍而不去意者有在於斯乎數語是寫出宗臣愛國之意故有此纏綿惻愴使人讀之正不知是淚是血謝疊山以杜牧之題項羽廟詩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之句為似之却是儼不於倫

王荆公讀孟嘗君傳

謝疊山論王荆公讀孟嘗君傳一篇得意處只是擅

黃嬭餘話卷三

十一

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定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字而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于劍鋌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巧偷却被疊山抉出然粹乍讀之亦自令人不覺此正是盜狐白裘手也

面上眉

王弼州語吳峻伯吾譬如面上眉雖少用處自不可

無見鄭仲夔清言按明初詩人楊孟載自號眉菴詩名眉菴集其寓意正如此

瘦瘤

南唐僧齊己項有瘤贅時號詩囊見霏雪錄嘗觀晉書杜預傳預攻江陵江陵人以其病瘦以瓠繫狗頸示之一瘦瘤而或蒙雅稱或遭虐謔如此然而元凱武庫之號則何必減詩囊耶

柳絮落泥中

蘇子瞻見叅寥子禪心已作粘泥絮不逐春風上下

黃嬭餘話卷三

十二

狂句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見游覽志餘按柳絮習見語而子瞻云爾者蓋陵陽有言子瞻詩長於譬喻如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又如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等喻非一故知惜此老收得者亦良有會心處耳

墮淚之言

王子敬謂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預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伎劉辰翁云此正墮淚之言人不能識

是解人語

王佛大

王佛大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此語致有味相親即程子所云浹洽非沈湎之謂也所惜忱非能然故卒用飲敗耳

東坡帖

東坡書與毛國云歲云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云云侯鯖錄及誠齋雜記並摘載之路更愛其與王元直一帖黃州真

黃嬾餘話卷二

廿一

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孃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衆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酸情絮語頗亦可誦

頽類

詩家之咏花態都以悲笑喜啼之語摹寫如生至言其紅則或以醉比之如劉長卿桃花色如醉之類

是也惟東坡紅梅詩丹鼎奪胎那是寶玉人頽類更多姿頽普丁切怒色婦人怒則面赤宋玉神女賦頽薄怒以自持坡詩正用此字以花之紅比之美人之怒色從來未有人及

黃嬾餘話卷二

廿一

黃嬾餘話卷第二

黃嬭餘話卷第三目錄

江淹文集中壁魚

蘇二

和仲同叔

九三郎

禿鬚翁

雙生子

張師錫老兒詩

消渴

鮑昭

世傳王荆公咏菊詩

翻用落帽事

桂月村

種金銀

原夫之輩

荔支寄舉之首

小狀元

孟浩然句

黃嬭餘話卷三目

淇園竹

漂母圖詩

趙母救女

白老

金鑾

溫庭雲

詩材

雞飛牛鳴

炊鏡

花朝月夕

蝶粉蜂黃

黃嬭餘話卷三目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6

黃嬭餘話卷第三

吳興 陳錫路 玉田

江淹文集中壁魚

江淹文集中壁魚化為野繭越女縲絲成曜光綾見大業拾遺記何物幻變有此奇寶張景陽一匹錦郭景純五色筆才鬼所憑精靈洵復不可窮詰耶

蘇二

蘇子瞻世稱長公或稱大蘇然子瞻固行仲按老蘇先生三子長景先早卒見歐陽公墓誌黃山谷避

黃嬭餘話卷三

暑李氏園有句云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詩仙蘇

二來謂東坡也山谷又嘗稱東坡為二文云

和仲同叔

子瞻一字和仲子由一字同叔陸深玉堂漫筆云懷素自叙帖近刻石于蘇州兼刻古今題跋內蘇轍同叔城一跋云予兄和仲蓋謂東坡自題曰蘇轍同叔云云又東坡遊羅浮山詩還須畧報老同叔自注子由一字同叔和仲同叔之字人亦罕稱

九三郎

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於梧藤間道旁有鬻湯餅者共買食之猶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嘆東坡已盡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見老學菴筆記九三郎之稱並仲叔等字俱足考蘇氏行次

禿鬚翁

世于東坡先生稱號不一如髯僊長帽翁之類詩流習稱之山谷詩翰林若要真學士喚取儋州禿鬚翁趙德麟侯鯖錄記之云謂東坡也

黃嬭餘話卷三

雙生子

容齋續筆謂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為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為長謂先後當有序引何休語雙生之子質家据見在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後生以為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五筆又載西京雜記一條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者前生宜以前生為弟光曰昔殷王祖甲

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囂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囂亦當為弟矣若許釐莊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勃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椿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馬容齋謂此說最可證按以後生為長之說本是未順據光所徵引則以前生為兄者亦不獨殷商為然也廣博物志載一條語簡而明並錄之或問一產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為兄為其先胎也答曰此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後乎

張師錫老兒詩

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韻載吳處厚青箱雜記而趙與皆賓退錄亦記之其第三十六韻有養和屏伴伴如意拂相連之句趙云屏字可疑路謂養和與屏作伴如意與拂相連是用四項器具作對本無可疑而趙云屏字可疑豈未明養和之義或不作器

具名目解則必連下句如意誤作稱意解拂字誤作拂逆解而屏字乃不可通不然何疑耶唐書李泌傳泌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張詩上二字用此

消渴

醫書有消渴之症其分為三消曰高消曰中消曰下消消者易消之謂也病皆煩渴引飲故名消渴消渴二字畧分輕重然可對舉司馬相如常有消渴疾老杜詩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又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觀其屬對皆是平用或單舉一字亦可如盧綸詩相如渴甚貌逾衰李義山詩侍臣最有相如渴是也又如後漢李通傳通素有消疾亦謂消渴也惟如方秋崖揚梅詩并與文園消午渴作消解其渴意此是誤解又按李通傳消疾下太子賢注為消中之疾叢書言相如消渴即所謂消中凡此消中之解亦失偏舉蓋消中即中消也特消疾之一耳設以消中為消渴則可乃以消渴為消中則不可

鮑昭

侯鯖錄云世以鮑昭字明遠讀李義山詩嫩割周顛
韭肥烹鮑照葵乃知名昭非路按晉文帝諱昭故
改昭君為明君韋昭為韋曜唐武后諱照故唐人
以鮑照為鮑昭如韋莊詩欲將張翰松江雨畫作
屏風寄鮑昭是也正不知義山詩何以不避耳

世傳王荊公咏菊詩

世傳王荊公咏菊云黃昏風雨過園林殘菊飄零滿
地金戲之者有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

黃嬾餘話卷三

五

看之句西清詩話謂是歐公語歐公嘉祐中見荊
公詩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之云云
荊公聞之曰豈不知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歐陽
九不學之故也高齋詩話謂是蘇公語蘇公跋此
二句蓋為菊無落英故也荊公曰蘇子瞻讀楚詞
不熟耳二說不同俗說又有謂王介甫咏菊蘇子
瞻續之得罪介甫謫子瞻黃州菊惟黃州落瓣子
瞻見之始大媿服云云近時宋牧仲筠廊偶筆辨
之謂考黃州志及諸書絕不載此事又云寓黃數

載種菊最多亦不見黃花落地後惟盆中紫菊纔

落數瓣心竊疑之因考史正志菊譜後序云花有

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

黃者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于枝上花瓣扶疎

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

滿地矣又云按此則菊原有落不落二種更無黃

州菊落之事賦詩相笑乃歐王二公事與子瞻無

涉蓋牧仲之言如此然謂歐王二公事特西清詩

話云爾若據此為信則高齋之說又是謂何至楚

黃嬾餘話卷三

六

詞落英之解或主飄落之落或不主飄落之落說
者亦各不同大都此一段話所見異詞所聞異詞
用資譚柄則可彼此有無固均不足深辨也

翻用落帽事

三山老人語錄云自來九日多用落帽事東坡詞破

帽多情却戀頭尤為奇特按此蓋取其翻案然翻

用落帽事已有于老杜詩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

旁人為正冠後山詩話稱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

又宋徐淵子有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

老孟嘉牢裹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一朝
士和云呼兒為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
金英滿頭插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羅鶴林記之
以為興致皆佳未易優劣路謂有杜句在前亦終
不脫窠臼

挂月村

東坡詩不用長愁挂月村蓋用杜東屯月夜詩月挂
客愁村高季迪梅花云愁在三更挂月村又用坡
詩

黃編餘話卷三

七

種金銀

雍伯種玉事世以為奇不知金銀亦皆可種五侯鯖
載薛瓊至孝家貧採薪遇老父以一物遺之曰此
銀實也命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句日發田又句
日開花花有銀色若鈿螺結實皆銀永壽縣碑云
建信侯婁敬晚得道居好時明月山北能種金其
地曰種金坪今人往往得金云因升考十洲記影
娥池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西京雜記又
載有白銀樹黃銀樹可知天地精華之氣鬱積旁

礪隨處可以溢發碩能種者少耳

原夫之輩

王保定據言賈島不善程試每試自疊一幅巡案告
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呂氏詩律云謝無逸詩有
老兄自是原夫輩是用此事

荔支寄舉之首

古今詞人好事者每以科第之名品題花木如梅號
花魁杏稱及第花固矣宋人詩楊柳也如新及第
向人爭舞綠羅衣是以及第名柳又慈恩傳粉綠

黃編餘話卷三

八

衣郎稱醪醑見陶穀清異錄亦有及果實者如荔
支有狀元香之名之類國史補一則李直方嘗第
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為首楞梨為副櫻桃為三
甘蔗為四蒲陶為五或薦荔支曰寄舉之首以寄
舉品荔支尤雋世有寄籍獲舉者詞人宜必有取
小狀元

宋祥符中梁固張師德皆第一人及第固狀元灝之
子師德狀元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狀元魏野以詩
賀之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見王

關之澠水燕談錄澠水又云孫何孫僅學行文辭
傾動場屋何既為狀元王黃州覽僅文編書其後
曰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後榜僅果
第一黃州復以詩寄之云病中何幸忽開顏記得
詩稱小狀元粉壁乍懸龍虎榜錦標終屬鶴鴒原
路謂二孫先後得狀頭亦是科名盛事而黃州之
詩若符券然又大好一則詩話也

孟浩然句

古人詩雖單詞隻字俱非可及往往脫簡流傳後人

黃嬭餘話卷三

九

極意擬之不能得詩話中散見非一孟浩然有到
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有擬
補者或作醉作賞作泛作對後得善本是就字乃
知其妙路按此兩句九箇字都是俗字有此一就
字下之便字字飛動化俗為雅若溪漁隱所謂詩
句以一字為工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其妙固不
可思議

淇園竹

宋牧仲筠廊偶筆云余弟子昭為司勳郎家宰黃公

問曰淇園之竹自古稱之余數過其地絕無一竹

何也子昭對曰淇竹自漢已無之矣公曰有據乎

曰有昔漢武時河決瓠子令羣臣自將軍以下皆

負薪置河以薪柴少下淇園之竹以為楫蓋明驗

也公為嘆服云云據此似謂淇竹已絕於漢武時

然按淇竹東漢時尚有之光武朝寇恂為河內太

守行大將軍事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朱子註

詩淇澳章云淇上多竹漢世猶然且觀朱子語則

必自漢而還方始斬伐殆盡而以寇恂事徵之即

東京之世猶有存者又可考而知也子昭但取河

渠書溝洫志語為對援據亦有所未盡

漂母圖詩

漂母圖二絕句云一飯常懷報德深歸來不忘贈千

金豈知漢祖酬功日不與王孫共此心千金報德

未為侈阿母何須便怒為若使王孫知此意肯教

鞅鞅受誅夷王行甫耳談載之二詩可謂善于持

論近人有論淮陰者謂使漢高如淮陰之報漂母

則信必不死使淮陰如漂母之不望報則信亦不

黃嬭餘話卷三

十

死即是此意

趙母救女

世說趙母嫁女教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况惡乎按此即詩無非無儀之意不為惡無非也不為好無儀也凡以婦人磚瓦之姿道以順為正慎勿為好一語却是絕妙訓詞

白老

白樂天晚年極喜義山詩云吾死得為爾子足矣義

黃嬭餘話卷三

十一

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見蔡寬夫詩話路戲為之說李洞稱賈浪仙為詩祖宋吳邁遠嘗語人曰吾詩可為汝詩父王溪生命意亦居然可知矣

金鑿

雲仙雜記樂天女金鑿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此必有誤按樂天集中傷金鑿子詩甚多有云病來纔十日養得已三年又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非男猶勝無慰情時一撫一朝舍我去形影無

處所又云與爾為父子八十有六旬忽然又不見邇來三四春又云纔知恩愛迎三歲未辨東西過一生則金鑿以三歲殤明甚彼雲仙之說何為哉

温庭雲

北夢瑣言温庭雲字飛卿或作庭筠舊名岐又桐薪云温岐改名庭雲字飛卿而他書或作庭筠不曉所謂據此兩說則飛卿名似當作庭雲

詩材

唐子西云平居作詩須收拾詩材以備用此學人之

黃嬭餘話卷三

十二

言陸放翁詩有云詩材滿路無人取此詩人之言也

雞飛牛鳴

翻譯名義牛吼地謂大牛鳴聲所極聞也按唐人詩有相去一牛鳴之句盖用此又阿含經云人民村邑相近如雞飛雞飛牛鳴內典語形容都有致

炊僮

荀子仲尼篇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僮也楊氏注云炊與吹同僮當作僵可以氣吹之而僵王彥輔要

辨其非是以謂僥與竟同炊乃爨也危辱之事可立而待也炊爨而盡猶所謂一餉間也楊用修謂荀子炊僥語猶俗云一頓飯時意亦取塵史但所釋俗語未當所謂炊者是炊爨之頃與食頃亦小異李義山李賀小傳有云如炊五斗黍許時陸放翁詩有云強坐一炊時皆以炊爨為言惟論語終食之間朱子云終食者一飯之頃是為一頓飯時耳

花朝月夕

黃嬭餘話卷三

十三

世稱花朝月夕蓋以二月十五日為花朝以八月十五夜為月夕也其實花月之候亦顧人之能知會賞何如耳蘇東坡在嶺南嶺南氣候不常嘗以為菊花開時即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陽和淵明九日詩以此觀之誰謂花朝月夕定湏時日拘耶

蝶粉蜂黃

周美成詞蝶粉蜂黃都退了楊東山援道藏經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辨舊注以蝶粉蜂黃為唐人

宮粧者之誤王野客引李義山詩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蜂黃胡荅溪又引宋子京詞淚落胭脂界破蜂黃淺之句並以宮粧注為不妄路謂東山之說固自有據而宮粧亦必有此故詩詞並及之乃觀周詞意正當作宮粧解則於下句尤聯屬蓋周詞云蝶粉蜂黃都退了枕痕一線紅生玉茗溪謂方睡起時宮粧退盡所見惟一線枕痕斯得其解矣

黃嬭餘話卷三

十四

黃嬭餘話卷第三

黃嬭餘話卷第四目錄

西湖比西子

小茶

環肥

溫泉宮

糝言二則

杜牧之赤壁詩二則

周僕射

郝夫人語

黃嬭餘話卷第四目

扣腹

蔡邕無子

羊祐為蔡邕外孫

窓眼

參軍新婦

桃花夫人

梅耦長落梅詩

蘇東坡贊

針史

花妾

韋蘇州答鄭騎曹求橘詩二則

酒貧

萍氏

鮑娘詩句

煮粥詩

二宋貧困

蓮坡詩話一則

淡飯之味

黃嬭餘話卷第四目

坡詩用西施事

熟記

杜甫謚文貞

王弼州論畫竹

司馬長卿

二

黃嬭餘話卷第四

吳興 陳錫路 玉田

西湖比西子

東坡詩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以西湖比西子自是新語前此未有人道而東坡屢用之次韻答馬忠王又云祇有西湖似西子潁州西湖詩亦云西湖雖小亦西子坡公必深喜是語故屢見于詩而後人稱西湖為西子湖遂成故實也又李詡戒菴漫筆云佳茗比佳人未經人道惟東坡詩有云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黃東發云從來佳茗似佳人恰與欲把西湖比西子是天生之對

小茶

元裕之五歲德華小女詩牙牙嬌女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注云唐人以茶為小女美稱坡詩佳茗似佳人意或本此

環肥

嘗戲論環肥燕瘦亦春蘭秋菊各一時之芳耳太真

外傳明皇在百花苑便殿覽漢成帝內傳飛燕身輕製七寶避風臺恐其四肢不禁戲妃曰爾則任吹多少蓋以妃微有肌也妃對曰霓裳羽衣一曲可掩前古頗思妃所自譽辭氣間亦復有自嫌在豈豐肌膩理固不逮躡步纖腰耶為之一粲

溫泉宮

太真外傳華清宮有蓮花湯為貴妃澡沐之所按華清宮本名溫泉宮天寶六載更名華清宮陳眉公辟寒錄紀一條殊艷異溫泉宮池水冬夏常溫可

黃嬭餘話卷四

二

浴有楊妃月水二點浸入石中宛然如新云

批言二則

鄭侯升批言凡口不言以意相示皆曰語陳後主詩眼語送杯嬌此眼語也李白詩佳人當牕弄手語此手語也云云却不及眉語按劉孝威詩牕疎眉語度溫庭筠詩眉語柳稔詩家用眉語非一又寧王憲寵姐能作眉言見女士龍輔女紅餘志批言又引爾雅翼蟻以鼻語按爾雅翼並無此句又李白詩佳人當窓弄白日閒將手語彈鳴箏是兩

句批言并作一句誤古樂府手語出朱弦注彈琴謂之手語李詩本用此意批引與眼語類解亦誤所謂手語者如唐人崑崙奴傳崔生謁一品紅綃妓與之手語此乃是也

杜牧之赤壁詩二則

杜牧之赤壁詩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彥周詩話以為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其謂周郎赤壁之戰所關甚大此詩意不

黃綱餘話卷四

三

應切切于二喬故譏之如此然牧之此句蓋有見于曹瞞當日惟是為不能忘情觀其屠鄴疾召甄有今年破賊正為奴之嘆則如二喬皆國色亦不欲置之銅雀臺上乎如此立意下語是抉出老奸心事來

路所窺牧之詩意如此復得宋人鄭叔友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

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于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于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款款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右一段議論字字淋漓古今同慨牧之詩况為頌曲周郎設想那不用是為切切若持此意讀此詩覺愈有味

周僕射

世說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敬羨謂隱字費解不如晉紀蔭映二字按晉紀是

黃綱餘話卷四

四

謂伯仁善俯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此言初下車隱數人隱字亦有意試看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則誰不為其所隱耶

郝夫人語

王右軍郝夫人戒其二弟愔曇曰王家見二謝來傾筐倒屣見汝輩來平平爾可無煩復往按二謝謂安萬也右軍第二子凝之婦叔郝夫人語較量彼此厚薄宛然意氣聲口儻亦是右軍之一蔽乎

扣腹

楊玠娶崔吏部女崔家富於篇籍成婚之後頗亦游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知覺崔遽令檢之玠扣腹曰已藏之經笥矣見談藪扣腹語頗雋亦是坦腹後一段佳話

蔡邕無子

楊升菴云昔人謂蔡邕無子讀羊祜傳祜蔡邕外孫祜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闕內侯然則邕實有子可補傳缺王弼州宛委餘編又引蔡充別傳祖睦蔡邕孫也一句證邕有子

黃嬭餘話卷四

五

亦同升菴之說路按後漢書蔡邕本傳固不言有子列女傳董祀妻云蔡邕女名琰字文姬與平中遭亂陷沒於南曹操素與邕善痛邕無嗣遣使者以金璧贖之云云白樂天酬微之詩各有文姬才穉齒自注蔡邕無兒有女琰字文姬又三國志王粲傳粲在長安中郎將蔡邕曰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王荆公詩中郎舊業無兒付正用粲傳語也昔人謂蔡邕無子最有據則蔡襲或是邕從子子抑為之後者未可知安得因祜傳乞封舅子事

而遠定邕有子耶

羊祜為蔡邕外孫

紫桃軒雜綴云蔡邕女不止琰一人又有一人嫁羊祜父道道先娶孔融女生祜後娶蔡生承二子俱病蔡度不能兩存乃專養祜以得濟而承竟死其賢如此非失節之琰可比按此本王楙叢書而紀錄有誤叢書云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承竟病死其賢如此古

黃嬭餘話卷四

六

列女無媿云云此說雖不知所據然固謂叔子蔡出也考羊祜傳云祜蔡邕外孫樂天詩亦有中郎餘慶鍾羊祜之句若如雜綴所云是祜為孔出而蔡止生承一人矣乃祜傳固不云孔融外孫也君實蓋羸憶叢書之說而漫筆之致有此誤耳

窓眼

雜綴云周美成詞午粧粉指印窓眼蓋謂粧成指有餘粉拭於窓牖之眼真得女娃嬌妮之態宋人乃謂人眉間名窓眼是以粉指印眉心耳若爾便成

惡境路觀叢書云或謂眉間為窓眼說非無據然直作窓牖之眼亦似意遠雜綴正本此勉夫又云僕嘗至一菴舍見窓壁間粉指無限詰其所以乃其主人嘗攜諸姬抵此因思周詞意恐或然也

參軍新婦

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戲語可發一笑坡詩賀陳述古弟章生子云參軍新婦賢相敵誤以參軍新婦作夫婦用大失檢或摘坡詩他謬甚多顧不及此何耶

黃嬭餘話卷四

七

桃花夫人

息夫人人稱桃花夫人杜牧之題桃花夫人詩注云即息夫人而不言所謂或云桃李無言即息夫人也此解桃花之稱似涉度詞按漢陽府城北有息夫人廟在桃花洞上人因稱桃花夫人見漢陽府志宋徐照亦有題桃花夫人廟詩云一樹桃花發桃花即是君

梅耦長落梅詩

宣城梅耦長落梅詩一絕背城花塢得春遲凍雀啣

殘尚未知聞說綠珠堪絕世我來偏見墜樓時漁洋詩話稱之按此本廣平梅花賦有如綠珠輕身墜樓二語本是現成而宋人落花詩已有綠珠樓下堪惆悵宋玉墻頭又別離之句於耦長尤為數見不鮮

蘇東坡贊

杜于皇咏坡公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少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此四句都用山谷語按山谷贊東坡真有堂堂子瞻出于峨眉之句又詩有飽喫

黃嬭餘話卷四

八

惠州飯細和淵明詩云云杜故不免擄擄鈍翁說鈴及漁洋詩話並稱之亦不可解

針史

荊州街子葛清自項以下遍體刺白居易詩凡二十餘處人呼為白舍人行詩圖此事大奇王阮亭香祖筆記云爾按葛清事見酉陽雜俎雜俎所載劄青一類甚多統謂之黥又清異錄云自唐末無賴男子以劄刺相高或鋪輞川圖一本或砌白樂天羅隱二人詩百首至有以平生所歷郡縣飲酒補

博之事所交婦人姓名年齒行第坊巷形貌之詳
一一標表者時人號為針史然則如街子所為亦
殊不足齒數阮亭獨為之詫歎何耶

花妾

杜牧之晚晴賦雜花如妾如婢山谷詩香草當姬妾
不須珠翠粧或用此

常蘇州答鄭騎曹求橘詩二則

常蘇州詩憐君卧病思新橘試摘猶酸亦未黃書後
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後人多言率爾成

黃嬭餘話卷四

九

章不知南朝有人于紙尾寄洞庭橘三百顆正用
此事此丁用晦芝田錄所云後山談叢常詩云云
余往以為盖用右軍帖中贈子黃柑三百者比見
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
盖取諸此合觀二書所記可見古人下筆未便率
爾雖小詩讀者亦須稔其根柢如楊用修所謂願
中有物嚼味自長否則但垂飢涎耳

東坡云世傳王子敬帖有黃柑三百顆之語此帖乃
在劉季孫家韋蘇州有詩云云盖蘇州亦見此帖

也余亦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鬱
鄴侯三萬籤按東坡所云亦第見黃柑三百之語
又一帖其所未見但黃柑三百為子敬帖而後山
槩以為右軍此誤也

酒貧

齊邱子云其夫好飲酒者其妻必貧樂天詩家緣嗜
酒貧語自切當

萍氏

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按實草酒譜云萍

氏古無其說本草述水萍之功能勝酒名萍之意
疑取之解雖新却未的時解酒之為物起風波于
杯勺其沉溺人甚于水萍之草無根而浮名萍為
其不沉溺也故水禁酒禁萍氏蕪掌之此解較有
理致

鮑娘詩句

清波雜志衢信間驛名允谿其水作三道來作多
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後蔣穎叔和之云盡日
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後蔣穎叔和之云盡日

行荒徑全家出瘴嵐鮑娘詩句好今夜宿江南頰
叔豈固欲和婦人女子之詩特北歸讀此句有當
于心故戲次其韻以志喜耳按其說良是蓋詩人
之感致往往如此白傳詩有云吳娘暮雨瀟瀟曲
自別江南更不聞自注吳娘曲為江南吳二娘曲
所謂鮑娘之詩猶之吳娘之曲樂天身去江南而
憶吳娘之曲頰叔身到江南而稱鮑娘之詩並出
一時之託寄而有此一首和韻之作亦遂俾鮑娘
之詩句津津牙頰間矣

黃嬭餘話卷四

十一

煮粥詩

戒菴漫筆載煮粥詩一首不知誰作食貧者諷之殊
不知貧之為病也記之左方煮飯何如煮粥強好
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二升用兩日堪為六日
糧有客祇須添水火無錢不必問羹湯莫言淡薄
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長

二宋貧困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至節無以為具以劍
鞘上裹銀一兩辨節笑曰冬至喫劍鞘年節當喫

劍耳記王彥輔塵史入何氏語林馮先生甚貧猶
有一劍元憲諧語解頤可想其風操也

蓮坡詩話一則

近人蓮坡詩話中載四句云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
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盐醬醋茶
曾記明人小說稱一安貧士嘗口占云柴米油盐
醬醋茶七般都在別人家我也一些憂不得且鋤
明月種梅花游戲之句亦被前人道過

淡飯之味

黃嬭餘話卷四

十一

沈作喆寓簡云予雖不事口腹然每飯必有魚肉蔬
茹雜進食氣為五味所勝蓋未嘗知飯之正味也
今年居貧久遂至絕糧典衣得米炊熟一餐不雜
他物穀實甘香甚美八珍何以過欣然自笑予年
六十有九始知飯之正味其餘不知者蓋多又俛
文節思言嘗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喫
三口以知飯之正味人食多以五味雜之若淡喫
則本自甘美不假外味又云先喫三口白飯則已
過半矣後所食者雖無羹蔬可了載經鋤堂雜誌

按文節所言與寓簡語如出一口陸務觀則以七字盡之曰食淡方知飯味甘吟咀間殊令人津津也

坡詩用西施事

東坡代人留別云他年一舸鷓夷去應記儂家舊姓西趙次公注云按寰宇記載西施家施其姓也所居在西故有東施家西施家今云舊姓西偶不契勘耳野客叢書謂坡公不應如是之疎鹵恐言舊住西傳寫之誤近時陳申父辨之曰西施焉知非

黃嬭餘話卷四

十三

其名而必曰施姓西居耶果爾則孟子當云施子不當云西子矣何故以居為號也長公定有說非誤路按通志氏族畧姓苑云西門豹之後改為西則是吳王夫差時尚未有西姓又西施一作先施枚乘七發使先施徵舒賜文段干吳娃間隙傳子之徒云云文選註先施即西施也觀此則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之說亦未足盡信西子之稱終不可得而詳但知其為美婦人而已

熱記

避暑錄云制科六論以記問為主然前輩獨張安道吳恭政長文題目終身不忘其餘中選後往往即忘之蓋初但熱記耳按熱記二字新可以笑制科之陋也

杜甫謚文貞

王弇州宛委餘編云偶閱張伯雨贈鈕憐大監詩跋云曾為杜甫請得賜謚曰文貞虞奎章集紀其事浣花翁得謚于元亦奇聞也

王弇州論畫竹

黃嬭餘話卷四

十四

山谷云右軍字似左氏大令似莊周王弇州卮言則云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却類莊子是移山谷語作品目

司馬長卿

揚子雲作太玄夢口吐白鳳他如五代劉贊夢金龜唐張鷟夢紫文鸞鸞論者並以為文章名世之兆成都舊事有一條臨邛令王吉夜夢一螭蟄在都亭作人語曰吾翌日當舍此吉覺使人于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蜀人

因呼彭蜺為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彭蜺云云此事尤奇可佐譚塵錄之

黃嬭餘話卷四

十五

黃嬭餘話卷第四

黃嬭餘話卷第五目錄

梅聖俞篋袋

啼鶯

正午牡丹

莊子犧牛之喻

詩用周郎顧曲事

初三

十三月

一月得四十五日

黃嬭餘話卷五目

夫君

渠儂

開素

昌黎詩

老學菴筆記一則

故園月

春時天氣

七人聯句詩記

詩有僧字

惡客

渴字無對

二花

山水畫

亘史一則

楊朴詩

琵琶記 三則

李後主詩

張子野

化鬚疏

黃嬭餘話卷五

二

黃嬭餘話卷第五

吳興 陳錫路 玉田

梅聖俞筭袋

梅聖俞時時於座上忽引去奮筆書一小紙內筭袋中或竊取而觀皆詩句見孫公談圃路戲謂聖俞筭袋中物不知視錦囊何如亦大率是佳句都可織蠻布弓衣也

啼鶯

葉石林有賀新郎詞首曰曉起啼鶯語或疑其誤頗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禽經云流鶯不解語

黃嬭餘話卷五

一

啼鶯解語按此可知古人考核之精一字不苟下孫綽蘭亭詩啼鶯吟修竹正作此解不然既言啼乃復言吟耶

正午牡丹

埤雅有收牡丹圖者叢下有一猫未知其精麤有別畫者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凡帶露花則房歛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

則如一線耳人稱其善求古人之意竊謂觀於此者求古人之意又不獨區區一畫也維文章亦然蓋有文章之妙其精氣神光在阿堵中而讀者以鹵莽失之則是負古人之意不既多乎

莊子犧牛之喻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

黃綱餘話卷五

二

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見秋水篇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見列禦寇篇按犧牛之喻與神龜之喻義旨無二史記莊子列傳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蓋用列禦寇篇語張守節史記正義但引秋水篇

語而曰莊子與此傳不同是未可以謂不同也

詩用周郎顧曲事

六朝詩緣知曲不誤無事畏周郎又周郎不須顧今日管絃調是同一翻用法王績咏妓詩不應令曲誤持此試周郎另出新意李端聽箏詩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與王同意而語尤工信詩之無窮也

初三

古人以五月五日為重五以九月九日為重九亦稱

黃綱餘話卷五

三

三月三日為重三閻朝隱詩三月重三日張說詩暮春三月日重三是也惟白樂天只用初三二字却有致如暮春風景初三日流世光陰半百年畫堂三月初三日絮撲窓紗燕拂簷他如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又微月初三夜新蟬第一聲又弓勢月初初三二字疊見非一趙仲白題曾茶山詩集云清于月出初三夜是用樂天詩語

十三月

正月秦避始皇諱稱征月又稱端月宋避仁宗諱亦稱端月嘗見歐陽修賀年節詞順三微之首月則又稱首月王右軍避其家諱作初月有初月帖春秋緯有長月之名趙與時賓退錄云後漢陳寵傳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又隋書牛弘傳云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鐘為宮十三月不以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趙錄此二條乃言正月亦可稱十三月趙為此語亦是喜新而所徵引却未脩按

黃嬭餘話卷五

四

春秋緯元命苞及樂緯諸書並云夏以十三月為正又十三月令人之魯見管子

一月得四十五日

東坡詩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語意頗竒然亦只是無事日月長日長如小年之謂耳漢書食貨志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注曰每日又得半夜為四十五日此最切實乃周公夜以繼日之義非閒曠者流連光景之比也

夫君

詩家稱友有夫君二字夫讀作扶蓋如夫人夫夫之類近人胡廷佩訂謫雜錄有夫君一條竟作如字讀其言曰古人稱友曰夫君如孟浩然遊精思觀迴王白雲在後詩云衡門猶未遠佇立望夫君皮日休送蟹與魯望詩云病中無用霜螯處寄與夫君左手持此類甚多又云此二字本自通稱九哥思夫君兮太息指雲中君也思夫君兮未來指湘君也世俗但知婦目所天用耳按胡此言是以夫君夫字為如字讀殊不知楚詞九哥朱子註夫君夫字固云夫音扶詩家之用夫君正本楚詞且觀李義山詩之子夫君鄭與裴四字排用明屬語助胡乃作婦目所天同義可笑也

黃嬭餘話卷五

五

渠儂

渠猶晉人言伊蓋梁陳已來語也見任淵山谷詩註按俗謂他人又曰渠儂詩家亦用之

開素

野客叢書謂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肴之具

以相煖熟名曰開葷于理合曰開素引南史東昏侯喪潘妃之女闍寺王寶孫諸人共營殮羞云為天子解菜作據開素二字勉夫若自謂創語然白香山集已有之按香山集中有詩題云三月五日齋畢開素當食偶吟又戲不夢得詩有月終齋滿誰開素之句又韋賓客皇甫郎中欲攜酒饌出齋奉謝詩云散齋香火今朝散開素盤筵後日開二字樂天屢用勉夫並不引及此豈未見白集耶

昌黎詩

昌黎詩舉世盡從愁裡老誰人肯向死前休是以俗語為詩最盡嘆慨之意王勉夫以為豈可誣舉世之人盡從愁裏老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多耳不若曰浮世多從忙裏老不知韓詩次句誰人肯向死前休已藏得忙字在如王所改便是合盤且詩家正不必過着拘泥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周果無遺民耶嵇荀鶴襲此二句而易休字為閒字一字之不同則尤點金成鐵矣

老學菴筆記一則

放翁老學菴筆記余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克一人外皆無復舊人雖吏胥亦無矣惟賣卜洞微山人無恙亦不甚老話舊愴然西湖小昭慶僧了文相別時未三十意其尚存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郊廟壇壝過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遺像乃一老僧使今見其人亦不復省識矣云云其敘述存沒之感字字痛心因思人生舊遊之地不數十年而知交零落俛仰增悲其約畧似此者亦復何限哉每披覽及之輒作數日惡

故園月

隔千里分共明月凡人故園濶別對此殊難為懷岑參在西安幕府有詩云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常應物作郡日亦有句云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西樓岑詩悲壯韋詩旖旎婉約如聞小窓中細語蓋所歷之境不同故着語亦異要其所感則一也老學菴記此四句而以豪邁閒澹當之似猶未盡其指

春時天氣

江鄰幾雜志好事者記一春好天氣不過二十日路
謂樂天對酒詩一春能幾日晴明斯言蓋大畧盡
之矣

七人聯句詩記

楊君謙循吉七人聯句詩記為夜雨詩凡共二十一
韻記中並七人叙坐之次亦詳書之而復列一圖
於後王古直徐栗夫南面坐陳一夔王存敬北面
坐侯公繩左邊側坐趙栗夫右邊側坐楊君謙為
主人坐侯公繩下一展帖間覺當日情景宛然在

黃嬭餘話卷五

目殊令人神往也尤愛其取會中勝事逐一件繫
最可觀為筆之如左曰兩栗夫徐栗夫趙栗夫曰
三同鄉古直老人王存敬同鄉陳一夔侯公繩同
鄉趙栗夫楊君謙同鄉曰四不受酒不揖入座不
讓得譴不怒至酒不狂曰五難得良會難得合席
人難得蓮花白酒難得鄉談難得雨難得曰六供
事楮先生墨氏筆奴硯子杯兒燈明府曰七人各
占王古直老徐栗夫髯陳一夔性慢王存敬短趙
栗夫面白侯公繩口吃楊君謙病曰一大奇六人

皆官而古直老人以隱者野服居首席

詩有僧字

貴耳錄云詩有梅花字便清絕李君實又謂黃葉落
葉入詩最饒意象路則以為詩中有僧字其風致
殆不減黃葉梅花由鄭谷詩壇而外但是逢僧處
都足使人意消至讀潘道遥夜涼疑有雨院靜似
無僧之句則尤為清中之清矣

惡客

唐元結以不飲者為惡客故黃山谷詩高陽社裏如
相訪不用閒攜惡客來言不飲者不必至後人又
以痛飲為惡客東萊呂氏云爾左右佩劍者彼此
亦相笑宜醉宜醒竟未知誰是也

渴字無對

癸辛雜志衛山齋云凡字皆有對如飢之對飽寒之
對煖悲之對歡之類是也獨有渴字無不渴一字
對之此雖戲言亦似有理云

二花

獨孤及詩美人挾瑟對芳樹玉顏亭亭與花雙雙字

下得奇嘗見朱揆釵小志記阮文姬鬢插杏花陶溥公呼為二花所謂雙者亦如二花之意歟

山水畫

楊誠齋曰杜蜀山水圖詩沱水流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彫梁此以畫為真也曾吉父詩斷崖韋偃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洪景盧曰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云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嘆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以真為假以假為真均之為妄境也按二說相似或有以美女譬之好花以好花譬之美女意亦類此宋牧仲筠廊偶筆記王太史澤宏題畫冊云世間凡事當畧存畫意此數字似融會前說得之殊簡括有味

亘史一則

江盈科亘史外紀陳琮性灑落構別墅實邑之北邨前後塚壘或輦盛語之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陳笑曰不然日中日見此輩乃使人不得不樂江稱此語可入世說路謂淵明詩有云感彼栢

下人安得不為歎陳語亦只是此意

楊朴詩

宋楊朴處士有村居感興一絕一壺村酒膠牙酸數個胡斂徹骨乾隨着四婆裙子後杖頭挑去賽齋官四婆乃楊之妻陸放翁云不知斂何物疑是餅餌之屬

琵琶記三則

琵琶記傳奇託名蔡伯喈言人人殊王元美藝苑卮言云高則誠琵琶記託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聞

黃梅餘話卷五

十一

說郭所載唐人小說牛僧孺之子繁與蔡生同舉進士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如此胡元瑞莊岳委談則云高則誠琵琶記蔡為牛壻莫知所本偶閱玉泉子云鄧敞初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僧孺之子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昏寧斯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頗已寒賤未能致騰踔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歸李拊膺大哭牛氏請見曰吾父為宰相縱不能富

貴寧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惟夫人今願一與共
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即
僧孺近人黃九煙又記一說云符秦時慕容楷字
伯邕別妻入關贅權門故妻造訪棄而不納高則
誠因作琵琶記所見諸說不同毛氏琵琶本則引
大園索隱曰東嘉與王四友善四後棄其妻而坦
腹于時相不花家東嘉作此諷之託名蔡邕者以
四少賤嘗為人傭菜也牛丞相者以不花家居牛
渚也又引真細錄云云其說與索隱同據此兩說
遂斷以為為王四作無疑路按陸放翁詩有云斜
陽古柳趙家庄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
得滿村聽說蔡中郎觀此詩則中郎事在宋以前
已傳人口其所謂滿村聽說者或因慕容楷或因
鄧敞或因蔡節度而託名中郎都未可知至東嘉
此記疑只取古人舊說演作新詞耳初非託始于
東嘉而東嘉亦未必別有所諷也如有所諷寧不
能自立主名而必取夫姓事相同者以使人有疑
似之情乎此則索隱真細等書彌不足據以為信

黃嬾餘話卷五

十一

明矣

又閱田藝蘅留青日札亦載王四事而謂元人呼牛
為不花故謂之牛太師是同以明人紀元事已與
大園索隱不花居牛渚不同則所云東嘉為王四
之說並見其妄日札亦引放翁詩後二句謂東嘉
有感於此詩故作琵琶記託名中郎此并是臆說
又誤作劉後村詩後村集並無此詩也

黃嬾餘話卷五

十一

楊升菴謂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傳奇蔡
崇簡杜撰無稽不學之過云云是以東嘉此記真
為蔡邕作又屬夢囈邕父名稜自見邕本傳注特
據邕祖碑而詳其字耳槩以為見注亦非

李後主詩

李後主賜慶奴詩一首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魂銷
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頭姚寬
西溪叢語云慶奴似是宮人小字詩似柳詩按此
詩有多少風情感致下二句是說柳却不必定是
柳詩也讀者當自辨之

張子野

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此宋子京語也范公稱
過庭錄記張子野一叢花詞云不如桃杏猶解嫁
東風歐陽永叔尤愛之子野謁永叔永叔倒屣迎
之曰此乃桃杏嫁東風郎中歐公標目又與小宋
不同世但知野以三影自誇否則稱為張三中而
已

化鬚疏

北史李庶生而天閻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方以錐
遍刺作孔挿以馬尾種鬚有方大是諧譚沈石田

黃嬭餘話卷五

十四

有化鬚疏其小序以謂趙鳴玉髡然無鬚姚存道
為之告助于周宗道於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鬚補
諸不足請沈啟南作疏以勸之其疏云伏以天閻
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
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乃因人而舉康樂著舍
施之迹崔諶傳挿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
先生一毛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
仁乞諸鄰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綠坡
而飾我當櫛櫛擊地以拜君把鏡生歡頓覺風標

之異臨流照影便看相貌之全未容輕拂于染髮
豈敢易撚于覓句感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文人
游戲筆墨有此新趣真乃無所不可

黃嬭餘話卷五

十五

黃嬭餘話卷第五

黃嬭餘話卷第六目錄

湖目

糲頭欲有葱味

吳興山水清遠

淵明有妾

高力士詩

少陵可殺

以詩構訟

曹植詩

黃嬭餘話卷六目錄

老蘇族譜引

杜陵詩

馬士英畫

阮亭郎當驛雨中句

人漫入詩

遺簪墜腹

菊似交情

半人

蜂鬚當鼻 二則

繡囊

賣魚論斗

作包子

昌黎早衰

潤筆

坡詩用字有本

荆公詩改字

莊子草木怒生

陳簡齋詩

黃嬭餘話卷六目錄

翰墨勳績

二

黃嬭餘話卷第六

吳興 陳錫路 玉田

湖目

詩家稱蓮子為湖目殊不可曉按湖目二字見於酉陽雜俎歷城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魏袁翻在湖醺集叅軍張伯瑜諮為血羹不就袁曰取洛水必成也時清河王諮何義得爾袁曰可思湖目清河未解退語主簿房叔道房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嘆服云云蓋其言如

黃嬭餘話卷六

一

此今若以湖目二字為蓮子之稱袁當日不煩作此異號房固不言出自何書且房謂藕能散血而蓮子與藕尚隔一層則思之亦屬無謂竊意湖目目字宜作如名目之目解袁曰可思湖目猶謂可思湖名耳良以茲醺集之湖非他固蓮子湖也房對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正謂湖名蓮子則有藕可知藕能散血宜羹不就故俾思之而自得也語俱含而不露致堪繹味近人蓉槎蠡說謂湖目何以稱蓮子亦是索解不得又謂洛水有何干涉明人

湘煙錄則云洛水洛字恐誤當作湖路謂若作湖字乃更費解按沈括筆談言水以洛名者最多洛與落同義謂水自上而下有投流處為洛水然則所謂取洛水必成者彼亦定有所指耳

糗頭欲有葱味

李滄溟食糗頭欲有葱味而不見葱唯蔡姬者所造乃食其法先用葱不切入餡留糗頭上一竅候其熟即拔去葱而以麵塞其竅謝在杭文海披砂記之滄溟此癖殆有甚於縮葱侍御耶

黃嬭餘話卷六

二

吳興山水清遠

吳興山水清遠唐宋已來詩人多艷稱之狀其景者或曰水晶宮楊漢公詩吳興城闕水雲中畫舫青簾處處通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是也或曰水雲鄉王唯正詩苕溪水雲鄉蘇東坡詩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是也或曰極樂園林希上地圖詩遠郭芙蓉拍岸平花深蕩漿不聞聲萬家笑語荷花裏知是人間極樂城是也已上見近人鄭元慶箋釋石柱記又考唐末五代

時里諺曰放爾生放爾命放爾湖州做百姓戴兜
思經鋤堂雜志按此是謂湖州自昔有休養生息
之樂故有此諺迨觀戴表元詩行遍江南清麗地
人生只合住湖州表元剡溪人其傾倒于湖州如
此則猶之云水晶宮極樂國也世有諷是數詩者
知不能不味乎其言

淵明有妾二則

竹坡詩話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皆不知所對一
人曰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

黃嬾餘話卷六

三

路按雍名份端名佚雍端皆年十三則固非一母
先生與子儼等疏有云汝等雖不同生此亦可證
也

嬾真子亦謂雍端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又謂先生
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是謂淵明不當有妾也
古者士一妻一妾有妾亦恒事何累清德耶嬾真
云云大似窮措大見識

高力士詩

竹坡云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黃

魯直作食笋詩云尚想高將軍五谿無人採是也
張文潛作薺羹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
城日至前則是高將軍所作是薺詩非笋詩也二
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何故路謂竹坡之
彼此未決亦不看唐書力士本傳耳按本傳力士
流巫州於園中見薺菜土人不解喫賦詩云兩京
作斤賣五谿無人採貴賤雖不同氣味故常在是
魯直詩為誤用無疑路又見侯鯖錄云高力士咏
薺菜詩云云為黃魯直所稱力士詩既為魯直所
稱顧能記其詩而忘其為何詩此尤不可解也

黃嬾餘話卷六

四

少陵可殺

杜少陵之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斧一具
而告之曰欲子砍斲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
家矣見竹坡詩話何物兵曹作此惡謔然比之杜
少陵可殺之語則此猶和平之甚也宋乾道間林
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
到少陵妙處時仲舉微醉大呼曰杜少陵可殺鶴
林玉露記之尤足令人絕倒

以詩構訟

南唐孟歸唐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嘗賦瀑布詩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鄰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訟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為勝後歸唐在京師江州羣吏往京師者猶指曰訟詩生也見廬山雜記以一聯詩而構訟于官故是佳喙東谷贊言記一事尤可笑為類列之以資拊掌華陽有狂生粗知押韻一夕乘酣訪鄰曲隱翁見主人庭中月色如畫梅花盛開乃朗誦宋人詩曰窓前

黃梅雜話卷六

五

一樣梅花月添個詩人便不同蓋自負也主人亦朗誦宋人詩曰自從和靖先生死見說梅花不要詩蓋恐其作詩唐突梅花狂生忿主人嘲已肆詬而去明日主人到縣訟之縣官呼狂生試詩甚劣笑謂狂生曰姑免問罪押發去百花潭上看守杜工部祠堂

曹植詩

曹植詩巢許蔑四海商賈爭一錢子昂感遇詩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用其語也又晉書桓譚傳或

問桓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曰昔者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蓋亦用植語

老蘇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異世踈慨然寤嘆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于總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

黃梅雜話卷六

六

身也悲夫鶴林玉露記之謂老蘇之文正淵明詩意良然又謂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路以為此不必論其孰勝此詩此文自鶴林並列之但覺詩譬則經文譬則傳詩味含蓄文亦昔人所稱渾厚中和其足以感人則均也

杜陵詩

玉露云杜陵詩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

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路觀張端義貴耳集記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長不能寐起坐悽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為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云云按杜詩一聯數意者甚多萬里悲秋一聯全與頎詩相似頎詩字字用意情味淒深宜為杜所取也

馬士英畫

黃嬭餘話卷六

七

馬士英畫學董北苑而能變以己意黃俞邵題一絕半閒堂上草離離賸有遺踪寄墨池猶勝當年林甫輩弄麈貽笑誤書時王阮亭嘗云蔡京書與蘇黃抗行瑤草胸中乃亦有邱壑觀黃詩又題云瑤草為後人揶揄若此已上見近人讀畫錄然考林甫當日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中興唯白雲身外即丹青其畫山水蓋小類李中舍云

阮亭郎當驛雨中句

西風盡日濛濛雨開遍空山白笈花此阮亭使蜀山

路中見白笈花所得句也隴蜀餘聞及香祖筆記並載之居易錄又稱升菴集滿城幾日黃梅雨開遍全似白笈花之句折上見無言

人漫入詩

王阮亭云藥花入詩最新如人漫枳壳皆見唐人詩按人漫句路向與家孟同輯人漫譜于唐詩中嘗摘採之如頎况詩人漫長舊苗韓翃詩應是人漫五葉齊溫庭筠詩煙香風軟人漫蕊又如章孝標蟠桃花裏醉人漫釋栖蟾茶味敵人漫等句非一非僅賞其新色亦頗資咀味也

遺簪墜履

北史韋曼謂孝寬曰古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按遺簪少陵婦事少陵之原有婦人中澤而哭曰鄉者刈薪而遺簪吾非傷亡簪也不忘故也墜履楚昭王事昭王出奔而亡其履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忍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以曼之言合本事語讀之並覺悽惋有致

菊似交情

宋人詩菊似交情看歲晚枝柎相伴到離披可與論菊可與論交也

半人

半人之稱有二一習鑿齒鑿齒以脚疾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馬既見大悅之以其蹇足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見晉書習鑿齒傳一桑維翰維翰身短面廣每對鏡自嘆曰七尺之身何如一尺之

黃編餘話卷六

九

面後登第同榜四人陳保極戲謂人曰今歲有三個半人及第以維翰短陋故謂之半人見續世說陳保極之戲維翰正暗用晉書語近人平昌識小載湯若士宰遂昌稱遂昌有個半秀才葉澳爾瞻乃一個也按所謂半個或別自有說而其語則亦微有規仿云

蜂鬚當鼻二則

珊瑚鈎詩話杜甫徐步詩云花蕊上蜂鬚力在一上字按堪雅蜂蝶皆以鬚嗅鬚蓋其鼻也解此可知

上字之有味人不能到

芥隱筆記載王仲言自宣城歸得杜詩三帙多與今本不同畧記其如某句某句云云路閱之殊不逮今本不知當時出何人改竄即如蕊粉上蜂鬚一句只易一字便是兒童語此固不足存芥隱筆之無謂

繡囊

馬融夢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為繡囊出武陵記按繡

黃編餘話卷六

十一

囊二字可與絳帳作對恰並是扶風故實也

賣魚論斗

皮日休釣侶詩一斗霜鱗換濁醪注云吳中賣魚論斗酒乃論觔按段公路北戶錄引短書雜說以魚為斗注謂梁科律生魚若干斗此當為賣魚論斗之自又按張邦基墨莊漫錄吳中魚市以斗計一斗為三觔半云

作包子

玉露補云有士大夫于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太師

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
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為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
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曾無疑乃周益公門下士
有妾之作志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某于益公
之門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焉能作包子哉按
此雖一時戲語然鍾繇以左氏為大官厨公羊為
賣餅家則是古人取喻已髣髴有之

昌黎早衰

昌黎祭十二郎文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
而齒牙動搖又云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
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按此文為貞元十九年
作據洪興祖韓子年譜公生大曆三年戊申數至
貞元十九年癸未則三十六歲時也又按公與崔
羣書有云僕近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
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
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此為癸
未前一年書是三十五歲其癸未年所作詩則有
齒落詩云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

落勢殊未已存者皆動搖盡落應始止云云有哭
楊兵曹凝陸歛州慘詩人皆期七十纔半豈蹉跎
併出知已淚自然白髮多云云已上並出年譜所
定合而觀之可以見昌黎之早衰而詩若文皆紀
實語

潤筆

白樂天修香山寺記曰予與元微之定交生死之間
微之將薨以墓誌文見託既而元氏之老狀其臧
獲輿馬綾帛泊銀鞍玉帶之物價當六七十萬為
謝文之贄予念平生分贄不當納往反再三訖不
得已回施茲寺凡此利益功德應歸微之云云按
一墓誌文而以七十萬為贄唐人重潤筆至是可
以為侈矣韓文公輦金如山恐非虛語

坡詩用字有本

黃常明詩話坡詩白衣送酒舞淵明有疑舞字太過
者及觀庾信答王褒餉酒云未能扶畢卓猶足舞
玉戎蓋有所本路謂坡舞字本庾信固然亦須知
葛巾漉酒之淵明於此與復不淺舞之一字元非

唐突耳

荆公詩改字

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
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
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
始定為綠容齋續筆記之按如所改諸字此一句
中只是一意定綠字便包得別一種意思在更深
婉有味正如古詞有云春歸也只消戴一朶茶蘼
宇文元質易戴為更斯可併看也

莊子草木怒生

莊子草木怒生怒字極有味嘗以所見論書論畫之
語而有契焉楊永符能草聖自號手怒見陶穀清
異錄又元僧覺隱曰吾嘗以喜氣寫蘭以怒氣寫
竹按此兩怒字正與莊子語同一會心李君實云
草新生者不惟翠色流眸可愛勢奕奕上出高一
尺者意騰躍過五六尺此莊子所謂怒生亦謂之
菁英凡物莫不有之其在文則彌貴耳數語最說

得精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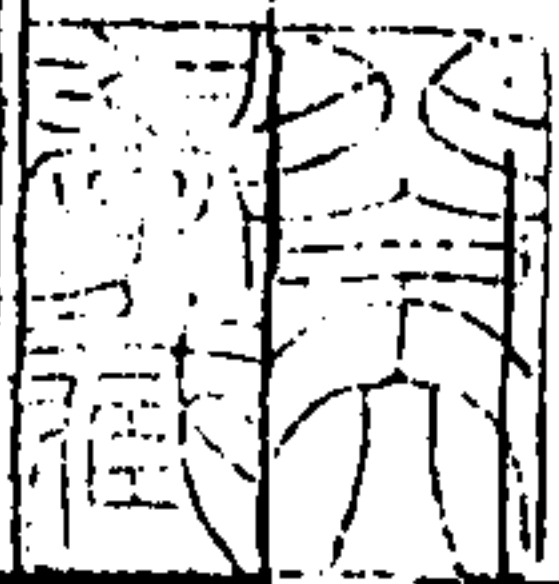
陳簡齋詩

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此陳簡齋得意句也六硯
齋筆記稱簡齋手寫詩卷有句云夢裏不知涼是
雨醒來微濕在荷花書法高朗詩句幽雅可喜按
此兩句正不如前語之自然

翰墨勲績

曹植與楊修書云豈徒以翰墨為勲績司空表聖詩
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賞詩是于翰墨論
勲績者

黃嬭餘話卷第六



黃嬭餘話卷第七目錄

司馬溫公論茶墨

西湖斷橋

羅隱手植海棠

吳仲孚傷春絕句

梁顥四則

安雪

張子厚詩

花之寺

九曲珠

東家雜記一則

孟業

藝香山

細腰事所記不同

飲濕

糟糠之妾

菊妃

韓昌黎壽陽驛詩

黃嬭餘話卷七日

小生

晒

何遜詩

討春

方暉

陳元孝二子廟詩

嫁

蘇子瞻一字子平

數目字成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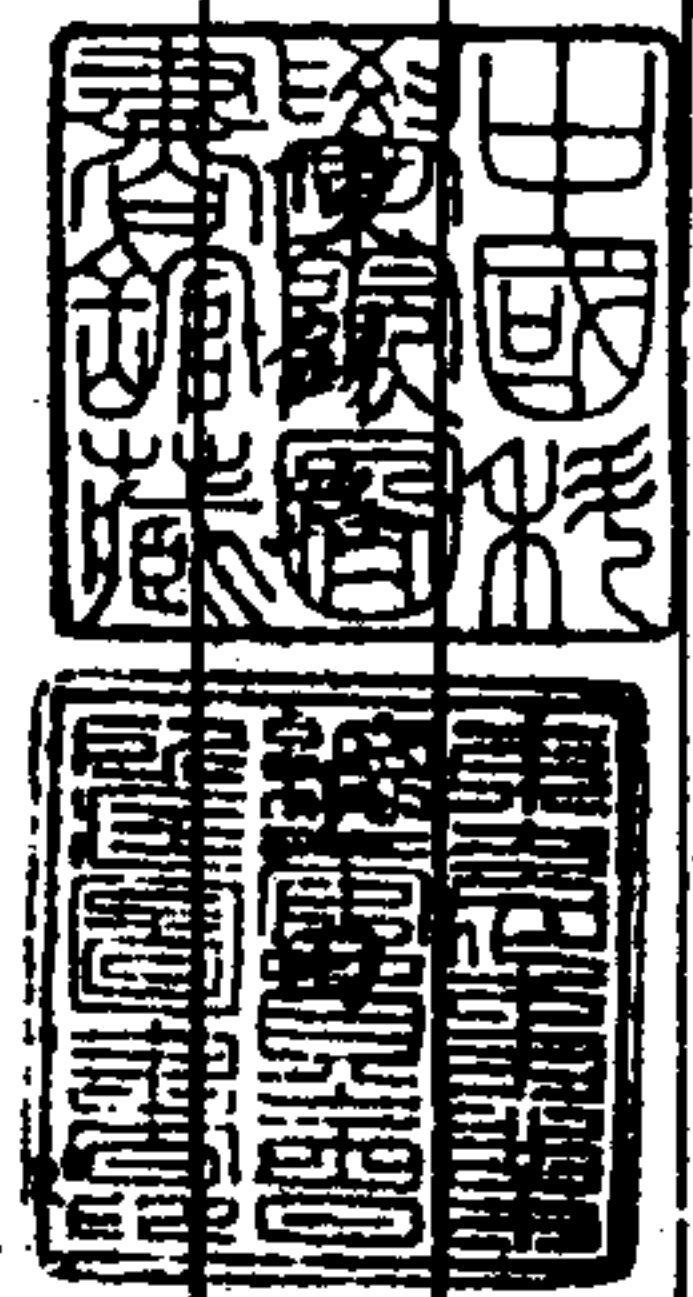
黃嬭餘話卷七日

二

黃嬭餘話卷第七

吳興

司馬溫公論茶墨



司馬溫公云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陳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乾而惡濕襲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愛玩則同也見張舜民畫墁錄按溫公之論茶墨與坡公語畧同水之以色四字曼曼獨造

西湖斷橋

黃嬭餘話卷七

西湖斷橋以張祐孤山寺詩斷橋荒蘚合得名謂孤山路至此而盡也元錢惟善作西湖竹枝曲有云阿姊住居段家橋山妬娥眉柳妬腰有友人戲之云此段家橋初見見瞿宗吉歸田詩話然如張羽詩不嫌泥濘極一舸段家橋貢性之詩路經蘇小墓船泊段家橋皆如此用又有書斷橋為短橋者周公謹癸辛雜志云淳熙間王氏子與陶女名師兒共沈西湖有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云云按此詞為順受老人吳禮之所作其全篇載花菴中興以

來絕妙詞選中短橋不作短橋本作斷橋而就公謹之所記觀之是斷橋亦可作短橋也

羅隱手植海棠

杭州錢塘縣有羅隱手植海棠一本王元之題詩云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見明人姜南明叔剔齒閒思錄彭淵材恨海棠無香惟昌州海棠獨香故世號昌州為海棠香國元之此詩手植庭花滿縣香儻亦重江東之流風餘韻為若髣髴間得其香氣

黃嬭餘話卷七

如此邪詩人之言故非有實耳

吳仲孚傷春絕句

吳仲孚傷春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嬾傷畧平生到杜鵑有瘵先生者吳之老儒也聞吳誦此詩至屈膝拜之曰子真謫僊人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不少置矣見齊東野語王阮亭池北偶談亦載之阮亭云觀此可悟作詩三昧韓退之詩似論蘇子瞻詞似詩昔人謂如教坊雷大使舞終非本色

正是此意路憶容齋隨筆載吳僧法具字圓復能詩有一篇云燒燈過了客思家獨立衡門數暮鴉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窓明月屬梨花按此詩格調風味全與吳詩相似容齋稱之亦謂其可咀嚼云

梁顥四則

陳正敏遜齋閒覽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洪容齋辯之云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為口實以國史考

黃嬭餘話卷七

三

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云云按雍熙二年為乙酉至景德元年甲辰相去二十年顥年止四十二則計顥登第時年纔二十有二安所得八十二歲之妄遜齋語蓋出當時好事者之言而遜齋輕信之而妄傳之俗語不實流為丹青此類是也

明人陳汝錡伯容甘露園短書辯梁顥一條語多可笑然足以起人之惑為正之于此短書云遜齋云

云予初以為信閱本傳始知其誤傳云顥雍熙二年狀元及第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九十二自雍熙二年至景德元年相距二十年則顥以七十三及第非八十二也又云顥不獨及第晚而生子亦晚顥長子固固卒于天禧三年年三十三是顥生固時年七十六矣顥幼子適適卒于熙寧三年年七十是顥生適時年八十九矣七十三而及第七十六而生長子八十九而生幼子亦異數也又云容齋隨筆謂考之國史顥年

黃嬭餘話卷七

四

四十二卒則及第時纔二十二耳豈國有二史而宋有二梁顥乎抑又誤也遜齋誤增容齋誤減已上語並見短書按此則不但謂遜齋誤亦并謂容齋不看宋史也然其說殊屬夢囈蓋容齋宋人所考之史乃宋時之史宋有呂夷簡撰三朝國史今不得見據王稱東都事畧顥本傳顥卒時年四十二則可知容齋之考證確然無疑至伯容所閱之史當屬元脫脫等所脩之宋史故彼此有不符也脫脫史云景德元年權知開封府暴疾卒年九

十二想彼亦先有遯齋八十二歲狀元及第之說
在胸故云九十二卒然使顥及第時果八十二歲
則雍熙二年至景德元年相距已二十年其卒時
當百有二歲而不止九十二歲矣脫脫既不暇熟
計而伯容乃算其及第之年為七十三歲又謂顥
不獨及第晚而生子亦晚一則曰七十六而生長
子再則曰八十九而生幼子誕妄之說不一而足
夫不看本傳者誤于流俗不根之談而看本傳者
又誤于異代纂修之史迨執其所見反以國有二

黃嬭傳諸卷七

五

史宋有二梁顥等語詆訶容齋是不為醉人之罵
坐乎

按顥有三子固述適據伯容所考固卒于天禧三年
年三十三則是顥生固時年二十六也適卒于熙
寧三年年七十則是顥生適時年三十九也蓋顥
年止四十二而或誤為九十二加上五十年故伯
容有生子亦晚之說殊不思七十六而生長子八
十九而生幼子亦非恒情所有即此可以辯卒年
九十二之誤矣

何喬新椒丘集題梁顥墓云顥年四十餘登第官至
秘書卒年五十子固亦登第為執政名載宋史而
好事者相傳謂八十二舉狀元至其子孫亦無知
者詩以訂之詩曰四十登科五十七史官還載秘
書梁誰將鶴髮欺公道遂使龍頭失故常世俗故
應多信耳子孫何得誤傳芳有靈地下還知此獨
對泉離笑幾場按顥之登第史亦不載顥之年若
干但稱其卒時年四十二此乃鑿然可據者子固
繼世擢第一至直史館早卒亦未嘗為執政椒丘

黃嬭傳諸卷七

六

云云不知所据何史而賦詩訂正亦復可笑

妥雪

溪南詩老辛愿亂後還家詩棠梨妥雪霑新雨楊柳
颺綿颺晚風按妥雪墮雪也妥與墮通杜少陵重
過何氏詩花妥鶯猶蟻已用此字三山老人語錄
云西北方言以墮為妥

張子厚詩

王阮亭古夫于亭雜錄云紫微詩話載張子厚詩并
丹已厭嘗葱葉庾亮何勞惜者根案三九二十七

乃果之事與元規何涉張誤用而居仁亦無辯證
何也路按此是阮亭之誤庚亮惜難事自見亮本
傳張未嘗誤用而阮亭乃以果之事當之可笑且
蕪與誰有別若使果之事則豈可云蕪根邪

花之寺

唐人方干詩師在西巖最高處路尋之字見禪關蓋
謂層巒疊嶂中盤旋而上之形如之字也五代劉
昭禹亦有之字上危峰之句青州沂水縣有花之
寺周櫟園詩有云月明蕭寺夢花之又云佳名獨
愛花之寺蓋兩用之花之名不知其何義王阮
亭云或問之士人謂寺門多花卉而徑路窈折如
之字形故以為名云

九曲珠

陳晦伯學圃蕙蘇記衝波傳云孔子去衛造陳途中
見二女採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答曰夫子遊
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得還來問我採桑孃夫
子至陳大夫發兵圍之令穿九曲珠乃釋其厄夫
子不能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言女出外以一瓜

黃嬭餘話卷七

七

獻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教以蜜塗珠
絲使蟻通焉如不肯過用煙熏之子依其言乃能
穿之于是絕糧七日按此荒誕之語殊不足信楊
升菴丹鉛錄記說苑語云云比衝波傳為畧升菴
謂此與列子兩兒辨日事相類言聖人亦有所不
知也又謂珠孔本人所鑽世豈有九曲珠此一語
甚辯可破其妄

東家雜記一則

東家雜記首列杏壇圖說記夫子車從出國東門因
觀杏壇歷級而上顧弟子曰茲魯將臧文仲誓將
之壇也親物思人命琴而歌其歌曰寒暑往來春
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閒
花滿地愁按此歌大似後世七言絕句詩雜記為
先聖四十七代孫孔傳所編不知其何所徵而有
此亦不敢信

孟業

語林孟業甚肥或以為千筋晉武帝欲稱之乃作一
大秤掛于殿壁業曰臣肉雖千筋而智無一兩于

黃嬭餘話卷七

八

是稱業果得千筋按肉重千筋甚奇一兩之語亦未經見為之句云孟業無一兩之智陳思有八斗之才

藝香山

藝香山在長興縣北一十五里西施種香之所見樂史寰宇記西施越產浣紗會稽或有之矣藝香事不知何緣在長興也

細腰事所記不同

王楙野客叢書云傳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荀

黃嬭餘話卷七

九

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國多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飢也人君好細腰不過宮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天下之事訛謬之遠大率如此不獨一細腰事也按叢書之所論是但其引諸書語未廣且諸書中或以為靈王時事或以為莊王時事王亦未暇詳書而明正之也茲為備列于左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然後帶循墻然後起戰國策莫敖子華對楚威王

曰昔者先君靈王愛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韓非子淮南子並云楚靈王好細腰國多餓人荀子則云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尹文子亦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有飢色按此則諸書中之稱靈王莊王其互有不同如此而劉夢得踏歌行有為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以細腰事屬襄王又不知何據並記之以諗于考古者

飲濕

黃嬭餘話卷七

十

放翁詩名酒不來唯飲濕蓋用東坡詩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濕飲濕二字甚趣張宛邱有句云飲濕先生今已矣啜醪留得與門徒飲濕先生尤稱得妙

糟糠之妾

計孝廉東故貧士嘗置一妾晨夕設食唯麤糲而已張夫人孝廉室也正諺曰古聞糟糠之婦不聞糟糠之妾如何鈍翁說鈴記之王丹麓採入今世說向見王敬哉談助載松江朱處士嶺雜筆有云有糟糠

之妻而無糟糠之妾故三十五外無子始可以納妾云云同一語也朱以正論而張以排調出之故自別具風趣

菊妃

武義縣有菊妃山以地多蘭茝故名之見海錄碎事張宛邱呼金鳳花為菊婢若以蘭茝為菊妃金鳳宜乎作婢矣

韓昌黎壽陽驛詩

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妾一曰絳桃一曰柳枝皆能歌

黃嬭餘話卷七

十一

舞初使王廷湊至壽陽驛絕句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唯有月團團蓋寄意二妹逮歸柳枝踰垣遁去家人追獲故鎮州初歸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自是專寵絳桃矣又邵氏聞見錄云孫子陽為余言近日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退之有倩桃風柳二伎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云路按此二詩昌黎集皆有之以洪氏韓子年譜考之二詩為長

慶二年所作是時公年蓋五十五矣今觀其詞意乃有爾許深致蘇東坡所謂此老子箇中興復不淺其果然邪按倩桃風柳名與語林小異

小生

李陽冰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見海錄稱謂甚奇又按小生二字吳枋宜齋野乘謂見漢書朱雲傳及張禹傳者皆責人之辭若自稱小生則始于韓退之詩小生何足道又嗟我小生值強伴云云陽冰在退之前觀陽冰語則知自稱小生亦非始于退之也

黃嬭餘話卷七

十三

哂

海錄齒本曰哂大笑開口則見故謂哂為笑按此有誤曲禮笑不至矧註齒本曰矧是矧字不作哂字哂乃微笑之謂又按哂與攷同丁度集韻云笑不壞顏曰攷

何遜詩

何遜入西塞詩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只易四字人工損其天質矣

蔡條西清詩話乃謂雖因舊而益妍類獺補痕此不得為知言也

討春

陸龜蒙招襲美詩序闔閭城北有賣花翁討春之士往往造焉見松陵集討猶探也尋也以討字易探代尋唐人詩句中亦間用此一字

方暉

沈約咏月詩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蓋月暉入戶而方故曰方暉二字奇確

陳元孝二子廟詩

伯夷叔齊采薇而食野婦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都之草木也于是餓死見古史考近時陳元孝恭尹二子廟詩云欲薦春薇無處采西山元已屬周家人賞其命意之工不知渠是使事

嫁

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將嫁于衛嫁猶言往也故下文弟子云先生往無反期

蘇子瞻一字子平

蘇子瞻一字子平同時與子瞻往來詩常有稱子平者文與可月岳齋詩有云子平一見初動心輦致東齋自磨洗又云子平謂我同所嗜萬里書之特相寄詩題下注云詩中子平即子瞻也

數目字成句

羅隱京中正月七日立春詩云一二三四五六七萬木生芽是今日遠天歸雁拂雲飛近水遊魚迸水出全用數目字為一句詩中所無

黃嬾餘話卷第七

黃嬭餘話卷第八目錄

沒骨花

小鴈

輩

文尊

杜牧之詩用豆蔻

重頤

胡明瑞

神樓圖

黃嬭餘話卷八

文王別稱

詩文貴善于運筆

吳中山歌

看屋

軟半

解語花

詩情如鵲

草書

王西樵詩用汨字

枝官

炊熟日

王昭君妹

管子書稱毛嬙西施

手業

露筋祠

得句

靈檀

好德如好色

黃嬭餘話卷八目

酒債詩債

蔡琰琴事

仲長子昌言語

硯北

黃嬭餘話卷第八

吳興 陳錫路 玉田

沒骨花

徐熙畫花落筆縱橫其子崇嗣變格以五色染就不見筆迹謂之沒骨花其說舊矣李日華紫桃軒又綴有一說王晉卿收得崇嗣畫芍藥名沒骨圖考鄭虔胡本草云芍藥一名沒骨花李因疑前之說為未然按芍藥一名沒骨花亦他書所未見存此說以資多識可也

黃嬭餘話卷八

小鴈

李賀送小季之廬山云小鴈過鑪峰影落楚水下吳正子注云小雁恐為長吉之弟大曰鴻小曰鴈喻小季也按稱季弟為小鴈精絕

輩

後漢書循吏傳云迄奉延篤先後為京兆尹時人以輩前世趙張輩類也此也吳書張溫傳溫少修節恭頹雍以為當今無輩梁書任昉傳昉聞聲藉甚王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新唐

書朱泚傳源休頌令言曰成秦之業無輩我者皆

用此字

文尊

蘇子瞻在蜀以鉅竹尺許截為雙筒謂之文尊見夏樹芳詞林海錯路又見東坡題跋坡在黃州取諸郡所遺酒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尊文尊義尊名並雅韻

杜牧之詩用豆蔻

杜牧之贈別云娉婷嫋娜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過捲上珠簾捲不如韶孟熙霏雪錄謂本草云豆蔻未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少而娠也楊用修辯之云孟熙所引本草是言少而娠則非牧之詩本咏倡女言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如豆蔻花之未開耳此為風情言非為求嗣言也若倡而娠人方厭之以為綠葉成陰矣何事入咏乎語見丹鉛錄周櫟園書影以為丹鉛錄之辯誠是第未明證何以如豆蔻花因詳載桂海虞衡志所言紅豆蔻花之狀謂觀此始知詩人用豆蔻之自

益顯漢事秘辛渥丹吐齊之俗云云路謂牧之詩用豆蔻只是比其美而且少未經事人若用修之語為信然耳亦無取櫟園解而必證其所以用豆蔻之自讀黃山谷詩則可以見矣山谷于廣陵早春用牧之意作詩云春風十里珠簾捲彷彿三生杜牧之紅藥梢頭初繭栗揚州風物鬢成絲紅藥謂揚州芍藥繭栗借用王制語以言花苞之小詩話類編云爾蓋牧之詩自用豆蔻山谷詩又用紅藥凡或比女郎之美彼此皆可以當之而不予其

黃嬭餘話卷八

三

開于其未開則取夫花之初含亦如花蓋夫人之義有謂花不足擬其色如花蓋之翾輕也云爾然則牧之詩所云豆蔻梢頭二月初不過此意孟熙少而娠之說固屬穿鑿若如櫟園解則亦不免近癡耳

重頤

韓詩有美一人碩大且鬢薛注鬢重頤也重頤二字新他書未見按吳志伊任臣字彙補鬢一添切音煙含怒也鬢為含怒是又一義若在韓詩于語難

通

胡明瑞

胡明瑞應麟詩為弇州所稱最服膺弇州嘗製一印章其文曰瑯琊衣鉢亦昔人偷江東之比歟

神樓圖

劉南坦性好樓居而力不能構文徵仲作神樓圖以遺之此可知南坦之清操而徵仲乃所謂知己也徵仲有停雲館聞者以為清閼之比及見不甚寬廠徵仲笑謂人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構皆從圖

黃嬭餘話卷八

四

書上起造耳二公風致抑何相似

文王別稱

國語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是稱文王為文公也張衡思玄賦文君為我端著兮欲飛遯以保名注謂文君文王也

詩文貴善于運筆

王岐公作元宵應制詩蔡持正問公使何事岐公曰鰲山鳳輦耳童子厚竊笑以為陳言且疑為所給迨詩成果用此二事所謂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

海上駕山來是也子厚嘆服以為不可及詩話中
多載之按此是即舊為新之句尋常事一經運用
便得精采乃爾大凡詩文都不免要使事用古總
須善于運筆善運筆則無不可使之事無不可用
之古所見宋人小說中記有二條可喜併錄于此
俞成螢雪叢說云有士人在場屋間賦帝王之道
出萬全絕無故實遂問一老先生答云只有一舉
空翔庭三箭定天山好使要在人斡旋耳或謂此
事乃人臣非帝王不可用疑誑之後于程文中見

黃編餘話卷八

五

一人使得最妙曰一舉翔庭空竇憲受成于漢室
三箭天山定薛侯稟命于唐宗施彥執北窓炙輶
錄云黃致一初進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為螢
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以其兒童易之漫告之
曰螢則有若所謂囊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
畔草又若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
也其事皆牢落不羈同場姑以塞其問元非事寔
耳致一乃用此為一隔句云昔年河畔曾叨君子
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發解

吳中山歌

葉盛水東日記稱吳中山歌多有可為警勸者記其
一二云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
夫婦同羅幃多少飄零在外頭南山頭上鶉鴉啼
見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爺心喜前娘兒女好
孤栖按此種歌詞不知何人所作今吳中搵舟者
多歌之當更闌夜靜風細月明時倚蓬注聽殊使
人意思淒感路又憶宋趙彥衛雲麓漫抄亦載月
子彎彎之句且引唐人章孝標詩長安一夜家家

黃編餘話卷八

六

月幾窈窕歌幾窈窕以為同此意云

看屋

今俗以畫室出門留一人居守者謂之看屋此二字
唐詩有之王建寒食行云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
看屋少年行乃知斯語由来久矣

軟半

物中分曰半詩家所稱強半蓋言一半有餘也白樂
天題朗之槐亭云春風可惜無多日家醞唯殘軟
半瓶軟半猶言小半此二字僅見

解語花

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時太真夕酒醉未醒侍兒扶
而至明皇曰是豈妃子醉邪海棠睡未足耳見太
真外傳李正封牡丹詩云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
酒上指楊妃曰粧臺前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
之詩見矣見南部新書既以妃比花又以花比妃
都緣明皇心目間有解語花在雖復彼此形容政
恐有所未盡耳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
與貴戚宴賞左右皆嘆羨帝指貴
妃示左右曰爭
如我解語花

詩情如鵲

李易安有句云詩情如夜鵲三遠未能安晁无咎稱
之見朱弁風月堂詩話按二句新色照人却能挾
出詩人神髓而得之女子尤奇

草書

張芝每下筆作楷字輒云匆匆未暇草書東坡詩留
詩河上慰離別草書未暇綠匆匆又云為君草書
續其終待我他日不匆匆皆用其語見東坡詩注
然古諺有云家貧不辦素食匆冗不暇草書則此

語亦是成言

王西樵詩用汨字

漁洋詩話西樵作憶萊雜詩有潮勢汨三韓句或疑
汨字所出汪編修琬謂正以獨造見奇鈍翁說鈴
又云按郭景純江賦潛演之所汨渥正此汨字意
但郭語連用為稍不同路讀莊子達生篇與齊音
俱入與汨偕出司馬注謂汨涌波也郭氏以為迴
伏而涌出者汨也王用汨字殆取諸此此為工下
生字亦復得切響可誦爾

枝官

莊子有駢拇枝指之語所謂枝指者手有六指也韓
非子云吳起教楚悼王損不急之枝官枝官之稱
當與枝指同義

炊熟日

冬至後百三日為炊熟日以將禁火先具饗殮也見
歲時雜記按陸放翁詩有云稚子孤行八百里喜
逢炊熟可還家自注家僮自行在來報子布寒食
前可到家唐人以寒食前一日為炊熟又按寒食

一稱熟食秦人呼寒食為熟食見杜詩注

王昭君妹

白樂天同諸客嘲雪中馬上妓云雪裏君看何所似
王昭君妹寫真圖昭君有妹史所不載人亦罕稱
不知樂天何據也

管子書稱毛嬙西施

程良孺讀書考定云管子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
美人也自管子至吳越二百一十三年矣如果一
西施不應先及王阮亭池北偶談記其語按此論

青浦餘話卷八

九

已見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墨莊謂管子小稱篇毛
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怒氣于面不能以為可
好考齊威公小白之元年丙申是歲生致管仲至
越滅吳計二百一十三年而管仲之書已言毛嬙
西施是二人者皆前古之人矣豈越之西施冒古
之美人以為名邪是有兩西施矣而毛嬙亦非越
王之美姬明甚云云觀此則一西施兩西施墨莊
已蓄此疑而殊不知管子一書半是後之好事者
所加前人固已論之黃氏日抄云管子書龐雜重

復似不出一人之手葉水心云管子非一人之筆
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為以其言毛嬙西施及
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人筆耳

手業

今俗稱百工技藝之徒皆謂之手業言藉手以為業
也按柳州梓人傳有捨其手藝專其心智之語又
陶穀清異錄木匠謂之手民藉手為業古人以稱
木工而今人以為百工之通稱亦未嘗不可

露筋祠

青浦餘話卷八

十

高郵州南三十里有露筋祠相傳有女與嫂過此天
陰蚊甚嫂過河邊田舍挽共投宿女曰吾寧死不
可失節乃露坐草中時秋蚊方殷質弱不勝撲搔
至旦血竭筋見而死居人憐之為立祠云見王象
之輿地紀勝江德藻聘北道記則云自卽伯埭三
十六里至鹿筋梁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為蚊所
食至曉見筋因以為名段柯古續酉陽雜俎云江
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
咕噉血滴筋露而死王肯堂筆塵列此三說以為

始則訛鹿為人既又訛男為女世事徃徃皆然故特表而出之云云路按露筋事傳聞異辭本無的據然如女與嫂之說頗可以風君子亦存其可風者立廟塑像一聽人之尸而祝之此不得與五撮鬚杜十姨之訛同日語也

得句

得句如得官唐人句也全唐詩話稱裴說詩以苦吟難得為工嘗有詩云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乃知由苦得樂樂復不啻得官耳

靈檀

謝霜回有七寶靈檀之几几上文字隨意所及文字輒形隸篆真草亦如人意讀書偶忘一字一句無不現出霜回寶之故道經云世有靈檀則百事可圖見玄觀手抄按此覺張燕公之記事紺珠未足為異

好德如好色

孔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大學釋誠意云如好好色子夏之言曰賢賢易色凡論好善而皆比

之好色蓋取常情為喻常情只是色字為足以揭其所好之誠故若聖人賢人立說皆必極之于是而義乃盡耳

酒債詩償

詩僧可朋自號醉髡每索酒債無償則以詩酬之有詩千餘篇名玉壘集見類說酒債詩償大是醉鄉佳話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孫濟賃緼袍而償罕此風趣也

蔡琰琴事

韋莊詩筆云班姬扇蟬悲蔡琰琴按鳴蟬事屬邕不屬琰韋蓋誤用後漢書蔡邕傳記邕二事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在陳留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徃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于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螿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螿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

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為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又蔡琰琴事亦有二條其一邕夜鼓琴弦絕琰聞之曰第二弦邕故斷一弦而問之琰曰第四弦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以不知見劉昭幼童傳其一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私于壁孔中視鄰家蠶箔明旦繭多類之雖眉目不甚悉而望去隱然似愁女蔡邕見之厚價市歸縑絲製琴弦彈之有憂愁哀慟之音問

黃嬭餘話卷八

七

女琰琰曰此寡女絲也見賈子說林已上四條係中郎父女琴事皆奇聞佳話因讀韋莊詩而彙錄之亦清言之一助云

仲長子昌言語

仲長子昌言云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于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溫飢飽之為修短驗于物者也論養生者盡于此觀之路觀嵇康答難養生論云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云云又云溫肥

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正取昌言後一段語而淮南子有云暑氣多天寒氣多壽則昌言北方云云又本于淮南

硯北

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言几案面南入坐硯之北也硯北二字甚雅元陸友友仁有書曰硯北雜志其自序以為蓋取之段語云

黃嬭餘話卷八

百

黃嬭餘話卷第八

定香亭

筆談

揚州阮氏琅嬛儂館
琴板

定香亭筆談敘

余督學浙江時隨筆疏記近事名曰定香亭筆談
篇破紙未經校定戊午冬日任滿還京錢唐陳生雲
伯偕余入都手寫一帙置行篋中己未冬雲伯從余
撫浙旋南孝豐施孝廉應心復轉寫去付之梓人其
中漏略尚多爰出舊稿屬吳澹川陳曼生錢金粟陳
雲伯諸君重訂正之諸君以其中詩文不妨詳載遂
連篇附錄於各條之後余不能違諸君之意因訂而
刊之竝識其緣起如此

嘉慶五年長至日揚州阮元記

定香亭筆談序

定香亭筆談卷一

揚州阮元記

嘉興吳文溥錄

浙江杭州學使署西園有荷池池中小亭翼然四圍竹樹蒙密入夏後萬荷競發清芬襲人亭舊無名余用放翁詩風定池蓮自在香意名之曰定香亭命青田端木子癸國瑚賦之清思古藻絕似齊梁人手筆

定香亭賦

端木國瑚

謝公水月杜老乾坤抗心古哲怡志名園榜修月斧塔斲雲根井惟容轄市豈臣門神清藻想氣馥蘭言聞空香而入妙儼寂定而無喧榜曰定香亭

定香亭筆談卷一

卷一

宜標碣地展三弓居容十笏碧淺楹低綠沈屏凸晨光雨後三徑草薰午韻晴初一欄花發友相問兮冰心世不知兮仙骨噓翰墨以繪林招烟霞而彌窟水曲雲平橋連虹斷鳴綠頭低雁紅齒短露氣沈寒日光抱暖苔侵午澗蝸舍紋移藻漲春陰魚鬪影散簾疊浪而香連簞舍漪而翠滿人疑陸海潘江地是蓬壺桂館亭則宜春梅花絕俗塵不凝紅莓還襯綠紙帳寒幃銅瓶臥褥品逸於仙心閒似鶴句淨鏤冰神清照玉愛處士之清淺黃昏遇高人於水邊籬曲綠檻晨潤朱華夏榮露白羽

定香亭筆談卷一

卷一

詩蕉雪王維之畫來物外之清虛去胸中之芥蕙高密列座公幹升堂孽賤韻僻擊鉢聲長虹光躍硯霞氣流觴性諧荀令文述歐陽蛻頭雲暗塵尾風涼句奪五花之簞心嘔古錦之囊為想永和人物雅宜江左文章額已畱題碑誰作記手淨薔薇心清茉莉古綠摹文硬黃搨字筆花夢驚墨藻心醉寶色星迷神光電萃地惟奎壁之虛案是玉皇之吏

定香亭避暑最宜夏日余嘗坐此校書客有過訪者茶瓜清讌流連竟日竹陰沈水游儵在空不知人世

正三伏也

題定香亭

謝啟昆

一簾虛白自生光鼻觀微參別有香鷺立影橋新
雨過校書人在水中央

蓮性時時淨與通非關花氣撲疎櫳小池縹碧茶
烟散一陣風來憶放翁

華亭張子白 若采 至杭州七夕攜穉石翁畫荷花展
讀於定香亭上池荷瀉露盆蘭吐芬把酒論詩極一
時清興余題畫云蓮花過雨清宜畫蘭箭臨風韻似
詩記取丁年秋七夕定香亭上晚涼時

定香亭筆談

三

定香亭在池中央由石橋三折乃達余名石橋曰影
橋作文記之以其為眾影所聚也

影橋記

阮元

浙江學使者駐於杭署在吳山螺峯之下宅西有
園園有池池中定香亭與岸相距由石橋三折乃
達余名之曰影橋蓋眾影所聚也池中風漪渙然
是有池影亭倒映於池是有亭影亭與橋皆紅闌
是有闌影岸邊豆蔓牽牛子離離然是有籬影其
樹則有女貞枇杷桐柳榆穀其花則有梅桂桃荷
木芙蓉其草則有竹蘭女蘿是皆有影每當曉日

散采夕月浮黃輕雲在天繁星落水霞圍古垣雪
糝幽石而影皆在橋魚躍于下鳥度于上蝶乘風
于亭午螢弄光于清夜而影亦在橋至若把卷晞
髮挈榼攜燈度橋而來者其影無盡皆可以人之
影繫之故余以影名橋為眾影所聚也而橋之自
有影於池也不與焉

余初至杭州於大門內及內宅西園補種桃梅雜樹
數百本作補樹詩夫使星三年而易樹木十年而成
是所望於後來者之培植矣

補樹詩

阮元

定香亭筆談

四

繞樹數春花出牆量古木當年種樹人此意良不
俗官閣雖清嚴三年若郵宿矧茲奉簡書日月隨
轉轂與樹相盤桓一年尚不足去者或不戒毀薪
且徹屋不見新樹栽惟見舊樹仆我從歷下來住
此吳山麓蒼苔三徑深老桂一冬綠所嫌行栗彫
如髮漸宜禿橐駝負樹來隙地數弓斲小梅影橫
斜春意半含蓄門庭植桃李左右各六六植根必
使深膏雨及時沃譬如為學人慎勿苦局促春風
一以吹鳴鳥樂清淑夜深明月來虛牕橫畫幅吾
情欲陶寫素不愛絲竹惟此栽者培頗可娛心目

百年計樹人一年計樹穀十年樹木心所冀來者續

余值南齋時與秦小峴錢裴山二君每五鼓在禁中即索筆相見其時小峴裴山皆值軍機處也及余視學來浙適小峴觀察杭嘉湖裴山亦在杭州嘗以雨後招游西湖余有句云共舒中禁鏡前日來看西湖雨後山

秦小峴觀察招游西湖晚謁表忠觀適錢裴山同年過訪未值 阮元

天使浮雲自往還春晴喜借一舟閒共舒中禁鏡定香亭筆談卷一 五

前日來看西湖雨後山吾輩冠裳烟水上君家祠宇竹松間好將千首新題句都就詩人子細看時新落成詩千餘首

嘗侍家大人射鴿子於西園與諸友人聯句余有句云投石散水暈客以為摹擬克肖天長林庾泉道源以他心竟能度對張子白其衷將直取又以臍射道成惡對子白志傳爾雅名一用經語一用史語亦工亦確

嘉慶元年正月人日同人射鴿子於浙江學署之西園即事聯句

虛亭開春首西琴胡修竹挂日脚朋戲盍素心白子

張若耦進踐清約揚觴酒已具道源射鴿與可託鴿鼓音微轉中之程贊寧射鴿二時射韻非錯對棚借梅列定甫量步破苔薄西十北十符里

循左个右个作護飽藉之茅伯元當箭懸以幕加福委髯奴西設侯用文鞞尺壁肉倍好白子大泉輪

滿廓五花疊成圓庚兩儀換丸躍星緯各成天中月望不畱魄紅點嵌星星甫定白堊圍鰲圖圖雜

元黃里紛披範青獲堵者竹象交元伯絕之毓為索敦弓我既張西鳴鏑匠復削志傳爾雅名白子臍射

道成惡混沌破七竅庚相攘出六鑿講譜法深穩中之湘圃封君年編須人嬰鑠西琴先生年七

乃射拂編燕飲決看誰先甫定袒衣盍云各燥濕擬重輕

里陰晴辨今昨恃力挽取強元伯敢遠立反卻心摹飛衛神西笑勝投壺樂竿將一一吹白子淵遂深深

拓是謫者叱者庚亦翩若矯若吻厲驚飢癯中翰飛聽匪鴛笏人不及瞬甫定喝者或曰著叩鳴善於

問里響應真如諾投石散水暈伯擲彈碎花萼儼絲貫於鍼西若鎖投以鑰其衷將直取白子他心竟

能度虛中窺轂輾庚無極存佳郭或挈貳疊雙中

或連參斷繳或四鍬井儀定或五兩統落或觸植

顛墮里或維綱綰綽揚或隼出塵元伯抑或蛇赴壑

止或陷區與西斜或拂枝格拙每成獨笑白子巧翻

致眾愕既徹待獲旌庚乃飲無算爵功力相箴規

之得失互嘲謔雖藝近乎道甫定此禮其猶醜當風

醒薄醒里臨池度曲約餘情看洗馬元伯畫者更盤

礪西琴封君時周采巖為馬圖

學署西園賓客所居有花木池館之勝下榻此地者

分韻孽牋殆無虛日有西園詩事圖

蘇州江補僧錄良庭先生之子習浮圖家言長齋持

定香亭筆談卷一七

偈作字苟不合六書者不下筆也居西園者三年

武進臧在東鏞堂通儒玉林孫也受業於盧召弓學

上經史小學精審不苟殆過其師每歲除夕陳所讀

書肅衣冠而拜之故又字曰拜經歲戊午居西園為

余理經籍餐詰事其弟禮堂學亦深持父喪白衣冠

而處不與人見

元和李尚之鏡錢辛楣宮詹高弟深於天文算術江

以南第一人也居西園為余校李冶測園海鏡推算

立天元一細草

重刻測園海鏡細草序 阮元

測園海鏡何為而作也所以發揮立天元一之術

也算數之書九章尚已少廣著開方之法方程別

正負之用立天元一者融會少廣方程而加精焉

者也李敬齋自序稱老大以來得洞淵九容之說

日夕玩繹而鄉之病我者使爆然落去而無遺餘

蓋其精心孤詣積累數十年而後能神明變化無

不如志若此泊乎明代算學衰歇顧箬溪應祥作

測園海鏡分類釋術測圓算術等書以立天元一

無下手之處每章輒刪去細草而但演開帶從諸

乘方法舍其本而求其末不知妄作之罪應祥實

定香亭筆談卷一八

無可辭焉

國朝梅文穆公肄業

蒙養齋親受

聖祖仁皇帝指示算法始悟西人所譯借根方即古

立天元一之術流入彼中者於所著赤水遺珍中

論之甚悉於是立天元術又得章明文穆之功斯

為鉅矣其為術也廣大精微無所不包大之而躔

離度數小之而米鹽凌雜凡它術所能御者立天

元皆能御之它術所不能御者立天元獨能御之

自古天文家若元郭太史守敬所造授時術中法

號為最密而其求周天弧度以三乘方取矢亦用立天元術載在授時術草者可覆而按則其為用亦神矣哉以元論之又非獨如是已也今歐邏巴本輪均輪橢圓地動諸法其密合無以加矣原其推步之密由於測驗測驗既精濟以算術則有弧三角法所以算弧三角者則有八線表所以立八線表者則先求六等邊四等邊以至十四十八等邊其求十八等邊十四等邊二法則用益實減實歸除所謂益實減實歸除者究其實即借根方借根方即立天元一然則西法之精符天象獨冠古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九

今亦立天元術有以資之也試以是書所列一百七十問反覆研究考之於二千年以來相傳之五曹孫子諸經蓋無以逾其精深又證之以數萬里而外譯誤之同文算指諸編實不足擬其神妙而後知立天元者自古算家之祕術而海鏡者中土數學之寶書也惜流傳之本不可多得元視學浙江從文淵閣四庫書中鈔得一本寧波教授丁君小雅杰又以所藏舊本見贈但通之者鮮因屬元和李君尚之銳算校一過其文字隱奧難曉及立術於率不通者李君又雜記數十條於書之上

下方蓋敬齋此書為數百年絕學元知學友中惟尚之獨能明之其精通妙悟即今之敬齋也且其所以發明古人之術闡釋

聖祖之言者為功亦鉅矣哉歛縣鮑君以文廷博請以其書刊入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集即以畀之及其刻成而為之序如此

測圓海鏡跋

李銳

天元如積之學盛於元亡於明而復顯於本朝梅文穆公赤水遺珍天元一即借根方解發三百年來算學之蒙可謂有功矣惟立天元術相

定香亭筆談

卷一

十

消與借根方兩邊加減實有不同文穆於此似猶未達其旨蓋相消之法大略與方程直除相似但以右行對減左行或以左行對減右行故日相消西人易為加減雖得數不殊究不如古法之簡且易也浙江學使阮閣學雲臺先生學貫天人振興絕業以言立天元者莫詳於海鏡惜其流傳未廣將重付剞劂出所藏舊鈔本寄示命為校勘爰依術布算訂其算式間有轉寫脫漏設數偶合處輒因管見所及是正其譌凡若干條極知固陋無補古人質之閣學幸垂誨焉

歛方湛崖溥能文工小楷嘉定張農聞彥會辛楣先

生弟子經史算術詩畫篆隸靡不精妙吳江程竹厂

邦憲揚州程中之贊和皆工書能詩居西園二年

歸揚州懷西園四律

程贊和

一載名園住高枝許其棲不分牀上下小隔屋東

西竹徑濃雲合蕉牕夜雨低歸來看屐齒猶有舊

苔泥

碧沼新荷發香風透薄綃池清常浴鳥泉遠不通

潮小閣玲瓏啟虛廊曲折遙還思集吟侶同過未

關橋

定香亭筆談 卷一

十一

日午逡巡起無人為報關偶借棋客去常共睡僧

閒謂補倚樹墜涼葉開牕延遠山往時游賞處一

一畫圖間

良夜清如許吟儕興尚乘歌聲迴落月人語聚寒

鐘此別路千里相思墨幾升何當重喚渡鴻跡儘

堪憑

興化顧藕怡仙根詩境澄澹嘗至杭與余同游西湖

諸山歸時余贈以一絕云湖光山色上吟衣幾日閑

游便欲歸歸去詩情定何許清晨登隴看雲飛

吳江郭頻伽唐以萬梅花擁一柴門圖屬題頻伽先

有水村圖吳江女士汪玉軫題之云深閨未識詩人

宅昨夜分明夢水邨却與圖中渾不似萬梅花擁一

柴門頻伽乃倩奚鐵生補圖余和前韻題之云香夢

夜飛梅萬樹不知春水隔江村屬君細逐夢行處一

路栽花直到門

元和蔣蔣山微蔚治經史小學兼通象緯著述甚精

詩文才力雄富無所不有歲丙辰與余為越東之游

走筆為甬東詩八首傳誦至海外有少游浙游諸集

余為總訂之曰經學齋詩並序之謂其研精覃思夢

見孔鄭賈許時不失顏謝山水懷抱也

定香亭筆談 卷一

十一

蔣蔣山經學齋詩

題阮雲臺學使琅琊訪篆圖

琅琊山色青迤邐扶桑海水搖漣漪一臺特立頽

殘碑先秦之刻今猶垂當時秦皇此登陟平沙萬

騎堂堂馳從官再拜頌功德虎視六合無雄雌鐫

銘泐石示不朽傳之二世方畢之臣斯擲筆就斧

鑕臣高引鹿來堂墀望夷宮中忽荆棘千年此石

荒山陞荒山野火幸不到不然亦如成山嶧山之

采泰頂無子遺吁嗟古刻在人世殘星落落如娥

義岫嶮詰屈彊作偽天門巖暴無文辭此碑止存

八十有六字風吹日炙山鬼悲高臺三成石僵立
海神禮日初專祠何時祠圯碑欲裂海雲昏黑埋
蛟螭使君好古多風雅遣官曾到山之下披圖示
我認須眉云是當年訪碑者訪碑剔洗松煤楷華
蕤漸吐雲烟開季深肉好變雄勁生馬控勒去復
回珊瑚之枝紫芝萼翩翩鸞鳳充庭階我聞使君
兩載按齊魯力按金石披蒿萊公孫呂戈破土得
師曠墓畫出豕纜縋山入水力求索丁尊辛鬲羅
胸懷當年賓從惜無我儻得親行手拓尤當佳官
齋坐覺發光怪幘頭詩筆覃谿諧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三

阮雲臺閣學出所藏寶武印見示並屬作歌

井中玉璽奪月光銅盤折矣天蒼涼桓靈之際代
更嬗無端一印關興亡蟲沙名姓紛無數龜紐至
今猶左顧知是將軍一片心土花蝕損精靈護中
官得志黨錮危大臣何用椒房私批鱗特佗黃門
獄想見庭前解綬時筦霸雖休李杜死明年竟應
童謠矣長樂初收北寺寒此印定然隨指使太白
灼爍宮門開刊章中變臣之苗五校既散臣力竭
大將軍敗非天哉漢家自此悲無奈轉眼雒陽城
又破火氣銷將國運殘一十八朝彈指過煌煌手

鑄蛟螭文黜澤化作荒郊雲可憐不得此印力慟
哭都亭授首人肘後藏來餘寸組棄置甘心埋故
土漫隨壞鐵到人間恨不親鈐誅節甫摩挲陡覺
雙眸明銀章流落難爲情小物千秋增感喟誰傳
賣印是游平

過蓮花莊訪趙子昂故居

西風試問茗溪渡碧浪秋蘋零曉露風流不見趙
王孫醉踏道場山下路荒烟千頃淨玻璃曾是王
孫染翰時移家更卜湖西住門外殘荷鼓擢遲道
昇爲室雍爲子一門風雅真鍾美只餘隱恨感滄

定香亭筆談

卷一

四

桑司戶居然作承旨一聲白雁起風沙蕉萃秋江
菡萏花蝦蟆更急三宮去國破王孫尚有家蒼松
團雪圍香葉月明元鶴淒涼泣王孫此際老無悰
止向豪華誇事業詩情畫意自千秋粉謝香消水
發漚老屋摧殘人代速空亭三十六鳧鷗只今訪
古重停躡采蓮不唱當時曲桐孫雖在石無存洗
出清波依舊綠水晶官畔月河邊身後王孫亦可
憐一樣青門傳舊裔召陵猶劇種瓜田

團扇曲

湘雲掩素流華月秦娥小鳳驂金闕西風不到六

鉢衣齊紈皎潔如霜雪裁作團欒空寄遠可惜相
憐却相怨一夜哀蟬激玉階蘭房顛顛啼紅淺願
君滿水常無波空遣庭樹彫涼柯君不見深恩如
水羅衣薄已向尊前奏花落

謁王文成公祠

良知學始文成公左顏右孟相離容心齋語罔出
莊叟尼山一貫將毋同初歷曹郎見風節龍場謫
豈吾道窮苗獠化導居非陋蠻貊行矣本在躬督
師電掃淨橫瀾寧藩南贛空言功爾時讒佞惑簧
鼓九華宴坐君心通程朱正學公豈背後儒自作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五

長城攻鄉賢有派足興起公非於陸無折中白沙
定山雜儒釋況公並未稱禪宗人生之蔽在無恥
赤子心足開昏蒙廷杖既開士習廢闔門奔走斯
澆風公倡是學挽末俗狂瀾復障歸諸東試觀後
來士習振三案與國持其終念臺清修世所尚系
出公學追公蹤東林高顧亦私淑九死必不附進
忠實學之效乃如此有明一代昭發矇我過公里
謁祠宇真才名世豐跋隆龍谿德洪皆嫡嗣猖狂
止一顏山農大書壁間止公謗在天正氣如長虹
秋夜

初月在簾鉤清輝似水流秋風與秋露和月作新
愁秋露下河漢秋風涼女牛若爲傳此意西北是
高樓

甬東詠古八首

蠓關紛紛浪自誇至今舊俗尚繁華空留君子六
千戶猶記甬句三百家海外風濤多島嶼夢中軍
士半蟲沙夫差瞑目無疆滅又見東甌走傳車
回浦章安劇變遷孤城築後少烽烟誰云陽朔更
州治不信孫恩號水仙漢代尚傳南部遠晉家失
計一隅偏三江口外頻防禦故轍齊梁豈偶然

定香亭筆談

卷一

六

改郡開皇自不同恩息唐室廢興中幸看巨寇干
戈戢得見遺氓賈賤通決口森嚴安巨鎮鄞江守
護詭奇功千年府治從茲定奏藁分明憶薛戎
武肅英風拓土疆鎮名底事自朱梁丸泥獨力支
磐壘鐵弩餘雄及大洋航海建炎心瀕洞關心德
佑事興亡東錢湖畔增惆悵史相頹祠尚夕陽
鏗險黃巖起國珍醢徒何意有經綸十年竊據分
諸縣一道降師散決句金盞山深狼露靜石蟬門
黯海舟淪可憐血戰慚吳楚枉受元封負此身
信國舟防老將才三時分哨令嚴哉何期中葉經

倭入復見南塘備海來烽影雌生螺髻嶺礮聲潮

湧碇江臺舟山本自稱天險鎖鑰無端為寇開

招寶巖前番船過蛟門控扼竟如何七場嵯窳新

丁盛四所軍營舊衛多海月江珧齊入市浹湖雨

浦盡通波居人指點靈山岸一罍烟中見普陀

鮫宮蜃市出危樓千里驚潮一郡收風挾剛威來

颶母山盤遠勢自台州天封塔古唐碑廢阿育王

空梵迹畱此地海東門戶重壯懷不僅為清游

蔣山年甫冠弱不勝衣而學問淵博未可輕測兄事

余余贈以詩云君年纔可著儒冠眼底何書不盡看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七

平子算章通象緯少陵詩律老波瀾耳如能聽尤當

慧我竟為兄大是難喜得談經開左席官齋行舫共

春寒蔣山重聽故五句及之

蔣山以治耳聾食符久之無驗余嘲以詩云君是最

智者母為智者愚豈真特健藥恐是詭癡符

蔣山兄于野 弟希甫 皆能詩幾於王謝家子弟

人人有集矣人稱三蔣

丙辰春余與林庚泉 道源 蔣蔣山 徵蔚 同至甬上以

春夜江上聞角聯句余有句云南國春情多在夢古

人心事重防秋庚泉極賞之

春夜江上聞角聯句

一江花月換邊愁 此銓山蔣修隅知廉句也頓覺

蒼茫滿客舟 庚泉 南國春情多在夢古人心事重

防秋 雲臺 詩中我已驚吹鬢 庚泉 城上誰能獨倚

樓半夜潮生風獵獵 蔣山 壯懷銷盡為清游 庚泉

松江楊篔簹山 之瀨 與蓉裳荔裳為昆弟篔簹山與蓉裳

同守伏羌圍城時會親射殺一賊荔裳從征廓爾喀

今又襄苗疆軍事皆近日文人所罕見者篔簹山工詩

詞尤清豔余贈詩云楊氏毘陵號二裳篔簹山更足號

三楊一家詩事兼戎事共織弓衣入戰場

定香亭筆談 卷一 六

嘉定錢可廬 大昭 辛楣宮詹之弟也著作等身嘗助

余山左浙江兩地校士之役可廬注廣雅有蕉隱注

雅圖余題之云蕉之為物雅所無稚讓所學在漢書

列傳嘗解馬相如埤蒼傳至曹江都選學須問曹公

徒試注子虛之巴苴案芭蕉始見於上林賦於古無

聞說文蕉字即樵採之樵列子以蕉覆鹿即所樵之

草木非芭蕉也

武進陸邵聞 耀通 詩才清拔非唐人不道隻字詞更

清空婉約劇似宋人其季父祁生 繼輅 詩筆超妙於

太白清放側豔之處兩得之人稱二陸

石門吳會尹余易其名曰會貫能五言長律時修表
忠觀新落成命之賦詩會貫用八庚全韻爲五排不
遺一字於工穩中時露神韻余稱之曰吳八庚嘗贈
以句云秦家五字劇縱橫曾出偏師陷長卿寄語蘇
州漫相許語兒還有小長城仁和周雲熾亦有百韻
詩

試杭州時新製團扇適成紈素畫筆頗極雅麗嘗以
仿宋畫院製團扇命題詩佳者許以扇贈錢塘陳雲
伯文杰詩最佳卽以扇與之人稱爲陳團扇杭州向
無團扇因是盛行焉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九

仿宋畫院製團扇

陳文杰

江南三月春風歇櫻桃花底鶯聲滑合歡團扇翦
輕紈分明採得天邊月南渡丹青待詔多傳聞舊
譜出宣和入懷休說班姬怨羞見會憐晉女歌班
姬晉女今何有攜來合付纖纖手闌前撲蝶影香
遲花間障而徘徊久樓臺花鳥院中春馬畫楊題
竟道真歌得合歡詞一曲祇應畱贈合歡人

翁名謙

春深羅綺裁宮中鶴翎鸞羽承雕權霓裳三疊織
圓月玉階一夕迴輕風蘭膏鬢髮嬌初起簾捲碧

陰涼似水粧成匣底對菱花衫趁風前飄杏子當
年院體學宣和畫狀元稱沒骨多花鳥寫生工宛
轉雲烟過眼任摩挲馬遠圖中畱一角彷彿徐黃
慣雕琢添得楊家妹子詩六宮粉黛爭相握今番
畫本是誰傳翦出圓規儼昔年憐他袖底團團影
不逐秋風成棄捐

陳甫

南宋冰紈北宋遺草蟲沒骨花折枝澄光綴綴出
機素玲瓏畫月秋遺規漢宮春深已無色霞綃霧
縠風烟蝕宣和浴及渡江來待詔諸公有遺式當

定香亭筆談

卷一

十

日河陽擅寫生馬家一角筆尤精紅梅貌出宮紈
豔畱得楊家妹子名舊跡收藏藥特健半是明宮
半元汴檀栢筠邊仿製工春羅重翦團團面當年
障面是何人今日臨風更寫真一輪擎出懷中月
還是錢塘舊日春

趙振盈

團扇復團扇冰絲織就鴛溪絹製出團團明月形
巧式由來傳畫院當時宮樣翦裁新圖成滿面江
南春紹興祇候知多少可似宣和待詔人今番學
得當年樣花卉翎毛各殊狀金碧樓臺寶鏡中綺

羅人物冰輪上動搖懷袖生微涼纖雲一片凝清
光秋氣不生長信殿春風好入奉華堂欲倩良工
製一握漫遺芳姿歌捉搦但畫長安漢苑春不畫
殘山馬一角

杭州諸生之詩當以陳雲伯文杰為第一其才力有

餘於詩之外故能人所不能其詩舒和雅健自然名
貴於七言歌行尤得初唐風範同時能詩者有陳曼

生鴻壽其才略亞於雲伯而峭拔秀逸過之陳瀛芝

甫又亞於曼生余嘗稱為武林三陳雲伯弟文湛亦

能詩曼生弟穀曾善屬文

定香亭筆談卷一 三

陳雲伯綠鳳樓詩

鐵笛

梅根飛出仙雲黑不鑄鐵簫鑄鐵笛元冰一握朱

唇寒青天吹作芙蓉色螺文百結螺花鋪秋星歷

歷排明珠昆吾夜斷瘦蛟脊誰與作者來南圖上

款我聞中郎舊截柯亭竹寧王醉弄唐宮玉秦庫

昭華不可尋唐家玳瑁今誰屬尺八何如鐵鑄成

水仙夜舞雌鳳鳴江城楊柳不堪折倚樓愁聽關

山聲草堂夜雨開金粟淚痕洗盡湘江綠鐵厓曾

賦冶師行玉山誰奏花游曲八月秋風下洞庭魚

龍夜伏暮山青鐵心譜出梅花弄吹與羣仙月下
聽

琅嬛仙館所藏漢李廣銅印歌

嗚呼飛將軍數奇不封侯結髮大小七十戰惟餘

一印千秋留將軍起家良家子得士能令士心死

無雙才氣泣公孫刁斗行軍安足比雁門秋老生

邊塵將軍此印應隨身篆文劃斷瀚海雪虹光透

出天山雲紅沫稜稜土花暈定為將兵作符信

謝罪曾鈐幕府書酬功誰授梁王印我思漢文恭

儉稱賢主禁中頗牧思良輔賈生不相廣不封縱

定香亭筆談卷一 三

遇高皇亦何補又聞武帝恢雄圖丁零善開邊

隅但以私親封衛霍不使名將當單于老去藍田

甘棄置東道行師復何意一代威名右北平但留

虎鈕旁邊字銅花不覺摩挲久當年曾縮英雄手

志士成功自古難庸夫獲福從來有君不見李蔡

為人居下中肘後黃金大如斗

月夜海上觀潮

雙壘夜靜風蕭蕭口潮不足觀夜潮明月照海海

水白碧雲捲盡青天高漏聲初起潮未起夜色沈

沈越山紫萬里滄溟靜不波一片空明接天水須

史戰鼓轟如雷潮聲已逐風聲來玻璃世界忽破
碎水底湧出金銀臺百道銀河向空立是水是月
迴難別娥輪照影魚龍飛雪浪濺空星斗溼靈胥
白馬驂翱翔頃刻應已臨錢唐寒潮湧月月不去
依然雲盡天青蒼歸來小臥劇清曠花影如潮滿
秋帳鄉夢驚迴夜不眠尚有餘聲來枕上

夢游羅浮吟

仙鬢雙立天風迴海濤捲雪羅浮開瘦蛟吟月癡
龍蒼白雲一抹羅浮合羅浮之山四百峯峯峯亂
插青芙蓉溼翠滿衣風浩浩夢中識是羅浮道冷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三

雲臥地枝橫斜月明光照千梅花梅花如雪月如
影美人翩翩衣袂冷霓裳淡襯仙雲嬌倚樹為我
吹瓊簫瓊簫一曲聲嗚咽滿地紛紛落香雪酌我
酒贈我花雲中遙指仙人家醉邀胡蝶為我舞流
珠簌簌月當午一聲長嘯歸去來側身東望思蓬
萊四面花光暗成霧月中不辨來時路

漢宮詞

九雛釵壓雙鬟重紫雲帳掩流蘇夢漢家火德正
靈長連臂深宮歌赤鳳宜主纖細合德香帝子甘
老溫柔鄉碧唾初染石華袖朱唇小點慵來粧乍

年相見張公子倉琅燕啄王孫矢白頭博士淖方
成已向披香悲禍水長信宮中秋復春合歡團扇
舊承恩捲簾悵望昭陽月誰省當年却輦人

齊宮詞

趙鬼西京工讀賦玉壽芳華起無數夜夜風搖九
子鈴玉兒穩踏蓮花步一雙寶劍摩紅肌重樓新
換青琉璃寶孫別喚王侯子阿兄更有梅蟲兒玳
瑁帖箭銀鏤弩射雉歸來還捕鼠雉頭鶴鬢白鷺
縷早有吳儂憐貨主三橋鳳度長圍長練兒已軍
朱雀航寶卷尚作女兒臥飛仙帳底春夢涼建康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五

龍門激淮水太息崔陳枉如此風輦無端迎蔣侯
虎賁有敕停荆子雲龍門外虎幡揮閱武堂前舊
市非玉笙鈿笛吹花落楊柳年年作雪飛

隋宮詞

大業垂楊初賜姓迷樓面面官腰凭錦帆行樂不
思歸零落故宮仁壽鏡三千殿脚扶龍舟香風吹
暖長淮流寒螢影奪二分月景華夜照仙人游十
斛甲煎鑲香露院院花枝紛作隊紅迎鳳輦寶兒
花綠寫蛾眉絳仙黛長星勸汝酒一杯李花已逐
楊花開麗華含睇歌玉樹紅梁未醒吳公臺瓊花

歸去春魂蹙金合同心
葬寒綠十年歌舞劇繁華
空留南部烟花錄
紫泉宮殿冷棲鴉
曾是當年帝子家
太息阿廢墳畔草
年年青到玉勾斜

贈吳文澹川 文溥

馬首秦關雪樓船大海風
平生奇絕處都在一編中
草檄驚戎幕橫刀揖上公
歸來何所適湘漢待征篷

烏棲曲

美人進酒雙玉壺
燭花豔照紅羅襪
銀河珊瑚珠斗小
老鳥一聲天下曉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三五

蟲聲唧唧鳴東壁
迴文小字當牕織
銅龍夜轉雙蛾低
欲棲不棲烏夜啼

春暮

樓閣半斜暉
開簾待燕歸
落紅飄畫扇
新綠上春衣
竹露和烟滴
楊花貼水飛
靜中忽聞響
梅子墮塔肥

餞春和吳蘭雪 嵩梁 卽送旋里

聽鶯時節正天涯
自酌清泉餞落花
每到春深如送別
況逢客裏是浮家
者卿小調歌楊柳
謝傅閒情感琵琶
我亦新愁消未得
凭闌每到綠陰斜

秋夜

木葉西風正怒號
雁聲流響落寒濤
匣中夜夜秋鯨吼
笑看月明橫寶刀

京口

江流萬里海天長
門戶金焦鎖建康
北去雲帆通楚越
南來戰壘賸齊梁
重重樹色開秋霽
袞袞潮聲走夕陽
獨倚蓬牕醉杯酒
隔江燈火認維揚

邗江

邗江流水學羅裙
歌吹聲遙不可聞
山色綠沈禪智寺
草心紅上阿廢墳
蕪城鴉散春堤雪
隋苑螢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三五

飛日暮雲莫向珠簾問
消息年年愁煞杜司勳
康山懷古

檀槽翠袖佐金樽
絕代風流此狀元
七子詩壇畱片席
二分明月弔詩魂
已拚姓氏酬知己
尚有名山當子孫
三百年來訪遺宅
琵琶聲斷畫樓存

塞下曲

長城萬里接陰山
老戍荒邊未許還
倦枕觸牀眠不醒
夢魂飛度玉門關
百戰威名百戰身
年年戰血洗邊塵
封侯畫像尋常事
生縛樓蘭最快人

陳曼生種榆仙館詩

遊道場山

家居傍湖山春和愜遐賞半年殫吳興奇勝阻孤
往命儔峴山麓舍船逐林莽近畦俯慈鬱遠翳挹
涼爽石亂泉響競篠密炊烟上疎紅補女蘿瘦雲
削仙掌其勢折而北羣附獨雄長拾級轉漸南絕
頂露平敞塔鈴瘖不聲天風落虛幌衆鳥起舊枝
一磬度清響碧湖渺杯水煙翠撥雙槳此時塵虛
空昔遊固可仿頗聞孫太初茲山結霞想

方干舊詩侶近苦纏病魔淪茗資沁脾神旺欲薦

定香亭筆談

卷一

辛

嗟希真動狂態休文流高歌天氣黯將夕猶復捫
煙蘿始知素心侶形迹無偏頗新綠媚晴嶂恍惚
逢雙娥低頭暈霞頰如此花光何相憐更相照顏
色愁春波

渡揚子江

落日銜霞上柁樓大江煙水赴鄉愁風兼鶴鶴盤
雲度浪蹴蒹葭帶岸流吳楚橫分瓜步月金焦直
送秣陵秋牙檣錦纜紛如織可羨忘機自在鷗

訪吳丈澹川東津溪舍

長嘯華山頂吟詩滄海秋步兵餘白眼從事有青

州草長柴門遠花開野水流相看不知老爛醉更

何求

夢遊羅浮吟爲雲伯弟作

羅浮四百三十有二峯峯峯落月香芙蓉芙蓉欲
殘冷紅瘦礪底盤雲澀苔繡梅花如雪一萬株花
酣月大來仙姝羅裙豔妒五色蝶蝶夢如烟昏花
靨青鸞舞采喚不醒玉簫一闋愁娉婷月姊偷窺
動銀押花奴解事防金鈴碧海橫影玉龍合腥滕
六睥睨吹鴉翎虛空擊碎琉璃瓶寒氣慄慄不可
以久處仙之人兮向我語斯是朱明曜真之天上

定香亭筆談

卷一

天

接清虛廣寒府試逐輕鷗整鶴膝夜深同按霓裳
譜

湖州郡齋壁間管夫人畫鶴

叢篁拂青霄新雨沐翠痕傳神到闐闐搖筆溪煙
昏餘工畫飛奴雜香幕上翻其數且累百厥徒乃
實繁斂神遂生物侔彼造化恩啄息無所求羅網
安足論嘉名溯官齋藉澤異代存琉璃嵌作籠目
眩手重捫隱約勝四頭意態翔遊鷗比翼露神俊
靈孕自吐吞不受塔鈴怖詎佐人日殮驚詫飽眼
福賓客戒勿喧碑版盡埋沒墨妙輪淑媛紅羊換

塵劫底用哀王孫

白蓮花

縞衣仙人顏如花
凌波緩步飛素霞
明璫翠羽豔冰雪
闌干十二馳香車
吹香不散墮入水
縠紋冷浸銀蟾死
香月團團結淨因
瓊枝綽約瑤池起
瑤池隔斷水晶簾
一片空濛夜氣嚴
祇覺月華添晶皎
教誰香味挹虛恬
無情有恨離離重
天末相思誰與共
記得南山第一橋
鐵簫聲破閒鷗夢
湖頭女兒打漿迎
折花欲贈珠淚傾
嬌紅未乞鄰家種
荷葉荷花空復情
花枝低鞞催吟急
鈴華洗盡春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五

痕溼一羣翠羽背
人飛十隊霓裳向
風立花如彼姝姝
不如容華絕代讓
芙蓉晚涼池館碧
雲合醉倒花魂月
魄初

題朱丈吟陔齋壁

蕭蕭雨三個不減
萬箇簫疊石臥清
影開簾受細香雨
絲寒酒盞花片豔
琴囊遲我十年到
春橋舊草堂

題錢恬齋

昌齡

所藏王元章萬玉圖

嬾迂十萬圖夷門
詫奇絕就中弄古
香萬樹橫溪雪雪
消溪流清月落霜
華照見冰玉姿點
點同

心結剗奇煮石農
但寫聲騷屑空色
窮形相麤丸

著靈潔疎密間橫
斜規浦復矩洩一
枝十丈強一

瓣波三折滿幅盪
春光餘景不一設
我昔蘊槎枒

畫理商老鐵奚岡腕底苦不運
說者輒宛舌回谿

草堂開茶瓜供小
榻先澤富貽甯行
行標鑒別茲

圖五百年豈受六
丁掣收藏歷三世
縑素未磨滅

奇奧究造化題句
破禪悅開拓萬古
胸過眼白雲

曳圓類珠走盤勁
擬筋入節萬玉誰
瑕疵瑤階寸

肪截始知宗伯畫
葦石先生胚胎授神刻
文孫幼穎悟

舍飴聆緒說弄筆
塵俗捐清芬久撥
擷小鶴丁子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五

復真詩豪發唱走
煩熱戛玉必萬響
我遇氣先竭

主人繼其聲雜杏
促報決書來誇飛
仙那許闕寒

劣羅浮夢綿邈西
溪筵幽咽何如招
吟筇鄧尉探

芳冽衝煙踏瓊瑤
臨風振蕤薛相遇
無極翁共扣

長生訣

傲裘二首

一裘三十載檢點
劇生憐尚為嚴寒
禦難同敗絮

捐感如新白髮雅
稱舊青氈阿母會
縫紉相看淚

涌泉

故交吾與汝歲晚
不勝情策蹇江南
夢投竿富清

盟清貧人跌宕奇暖酒縱橫俗眼空皮相披襟爲不平

題畫

萬縷千條織晚春溪煙如夢月如塵扁舟只送落花去行盡江南不見人

雪夢圖

冷香壓夢夢不飛夜深月上梅花肥花魂幻出翠眉嫵雪色翻亂紅綃衣梨雲漠漠不識路縹緲羅浮憶前度瘦影難教倩女支明妝欲奪姮娥素珊却下疑無蹤雪膚花貌參差逢緩步筠廊情宛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三

轉忍寒紙帳語惺忪夢中天地同長久夢醒年華總孤負一聲玉篴起高樓飛花如雪空搔首人生難忘是仙緣蟾鏡分明夜夜圓雪霽花明江上路春歸夢到渡頭船

塞下曲

白骨青燐瀚海頭琵琶一曲起邊愁眼前滴盡征人淚併作黃河地底流

弓彎霹靂射天狐驚落雙鵬萬衆呼好語將軍休見妒凌煙容得幾人圖

桃花馬上雪花殷飛過崑崙第幾山回首江南好

明月祇應夜夜夢中還

湖上餞春同吳蘭雪郭頻伽何夢華

一雨失春紅衆山如夢中不知芳草路綠遍畫樓

東別意黯湖水吟殘擘晚風歸雲近南浦底事太

忽忽

解后得良友春殘酒不辭人兼色香味船載畫書

詩孤岸晚花瘦暮溪新燕遲小園畱一宿梅子解

相思

葛嶺

明月香風十二樓平章湖上恣清遊半閒未許神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三

仙占後樂寧知將士憂蟋蟀聲驕蘋草捷鬼車啼

斷木棉秋福華編就看如夢流水桃花爲爾愁

文橋小園

平江足煙水送客渺愁予復爾賦高會可當讀吳

書冷花晴蝶外秋草夜蟲餘此月照今古勿憂雙

鬢疎

湖樓夜集

風水搏不起悄然雙白鷗流雲過高樹銜月上層

樓落葉遙山夢鳴榔隔浦秋胡爲帶遊典閒繫木

蘭舟

陳瀛芝蕓香閣詩

泛河清觀蘆花宿秋雪芬

沙河繞郭縈彎環回頭尚見臯亭山延緣數里棹

百轉只在白水明沙間秋光蕭爽秋水窄秋林渡

頭楓葉赤一灣一曲路乍無劃然開出連天碧夕

陽欲落風蕭蕭白鷗浩蕩秋心遙幾度吳霜清雁

路催成秋雪滿江臯昨夜秋聲吹浙瀝萬疊飛花

入蘆荻棲鴻驚作雁門看叫殘冷月無顏色棹波

人影如剡溪雪花一片迎人飛又疑臥游香雪海

千樹萬樹光迷離一庵綠流花四面面面花深庵

定香亭筆談

卷一

畫

不見人間六出未成花老僧八月先知霰此中風

景武陵源春到桃溪水有痕嶮舍漁汀疑斷港煙

光鳥影又前村霞梢一抹鐘催暮棹入漁郎棹歌

處若教寫作水村圖天邊只少遙峯露

宿萬松嶺聞松濤

高城百疊盤連岡湖光江色長蒼蒼重門一徑入

空翠此下舊是松門坊我來三月暮桃柳餘春芳

日落不落半江黑月升未升千林黃忽聞聲自天

半來四座不語驚且僵疾如鐵騎奔天間風雨雷

電隨飛揚又如洞庭廣樂張湘君鼓瑟聲琅琅伍

子之山肯毋場意中水天河微茫開門尋聲不可

見但見江鶴水鶴飛迴翔須與海門匹練起銀山

雪浪相撐塘松頂明月森光芒上開諸天下龍堂

奇相弄珠冰夷調簧瘦蛟驅海鬼成梁戈戟復振

摩雷碩松影滿地秋心涼夢遊恍惚驂飛凰

送人之虔州

鬱孤臺下碧連天曾泛崎城下瀨船貢水東來灘

八百庾雲南接路三千故關鎖鑰山程雨暮客帆

檣水郭煙暇日榕陰凭遠目諸公吳語憶當年

巢昆

定香亭筆談

卷一

畫

紅豆

山薑子老木棉飛點點殘紅秋樹垂珠海有林皆

作紺珊人無淚亦凝脂西風幾度勞纖手隔幔誰

家唱監詞多事門前見梧子一般零落動相思

西湖采蓮曲

湖山湖水空濛裏一角曉涼三十里鴛鴦好夢沙

際圓猶有採香人未起宿煙半翦開湖雲菱花菱

葉秋鏡分歌聲彷彿湖東去雙槳含情兩回顧可

憐斷絲徹底柔可憐苦心常悠悠昨夜涼堂月如

水參差一聲出簾底三更畫船風露多花光人影

紛婆娑回頭不見玲瓏月一堆蒼煙浸遙碧曉蟬
聲出柳毵毵次第輕風花氣酣喚醒湖頭涼夢足
隔堤猶唱好江南

雲伯自言近體詩抒寫性靈不及仁和龔素山雁嘗

誦其佳句如送弟云貧賤始教身作客文章終望爾
成名寄友云年壯漸悲分手易家貧纔覺讀書難雷
別云人生知己多岐路客子歸心入暮秋客中除夕
云殘歲來朝成過客故園今夕亦天涯謝人招看桃
花云我緣漁父曾迷棹說著桃花便轉頭又云重來
祇恐花惆悵依舊劉郎未得仙皆極纏綿悱惻之致
定香亭筆談卷一

又夜從花影轉秋帶樹聲聽十字殊妙

素山詩亦有極幽豔跌宕者曼生復爲誦其不寐句
云胡蝶夢醒花得月蝦蟆更斷雨兼潮西溪云明月
白諸嶂梅花香一溪夜坐云花影入秋方有韻竹聲
如雨不生愁焦山梅花云花開太古雪香入大江潮
棲霞云松根分石瘦山勢抱江圓胡蝶云影留芳草
不知瘦夢入落花惟有香旅懷云孤館秋聲皆入耳
高樓月色有同心
頻伽纏絲悱惻人也詩文皆極幽秀生峭之致詞尤
雋永謝蘊山方伯謂與蘭雪相伯仲居西園者月餘

郭頻伽靈芬館詩

九日鳳皇山登高作

朝暎欲上浮雲走好事天公作重九青山入夢呼
起來萬朵芙蓉一招手客中節物尤可憐坐窗不
遊何其慎故人導我九節杖上挂三百青銅錢前
時意行不知路只向萬山深處去今朝有說須登
高已輕列岫同兒曹舍舟不覺遠徑指南山南雲
中鳳皇翩欲下鞭笞鸞鶴飛相參慈雲之嶺據其
腹四角方亭一峰獨其上十八盤一盤路一曲前
者回頭獲善願後者僕行鶴俛啄一盤一盤行不
定香亭筆談卷一

止一峰一峰來脚底忽然望眼開其頂乃如砥平
原淺草五百弓海色江聲一千里烏虜世間萬事
不到絕頂安得奇半途而止長已矣排衙石古作
人立石色蒼然如積鐵披蘿帶荔山之阿疑是陰
厓鬼神入當時南渡何匆匆萬里不見龍媒通君
王好武仍好色教戰無乃同吳宮冬青樹老鳥呼
風嚴霜初上秋林紅寒鴉落葉紛紛而來下白日
忽墮蒼煙中起尋別徑行緩緩有竹僧房門可款
歸去方知腰脚疲悲來祇覺登臨懶我生三十一
重陽多在他鄉少故鄉故人歸計明年遂相約攜

壺問上方

莫釐峯望太湖作

一峯明一峯七十二芙蓉遠水欲浮去暮煙相與
濃斜陽糝金碧人影亂魚龍便擬移家具因之買
釣蓬

雨中放舟

晴即登山雨放舟看山冒雨坐船頭可憐樵子不
知滑脚下白雲如水流

西湖餞春借吳蘭雪陳曼生何夢華

湖頭誰浣紗湖面明朝霞良友忽相見暮春初落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七

花船如天上坐人以水為家蘭雪襍被舟中已三日矣及此渺

然去我生安有涯

雨過

浴罷新涼透葛輕隔簾時墮溼流螢微雲不道天

空閣愛向銀河疎處行

蘭雪出近作相示即書其端送歸西江

閉戶何年著此身天涯風雨感茲辰出為小草能

如我夢有名山肯待人應俗文章游子淚及時艱

菜異鄉春憑君早晚匡廬住海內相望亦比隣

觀潮

秋風不肯自作氣却遣江湖助聲勢羣山相顧為

斂容子胥文種後先至八月十八聞尤雄月魄消

長與渠通螺螄門外沙岸廣林林衆影如沙蟲老

鼉窟中自打鼓殷殷薄雷催作雨天山萬馬夜合

圍緣邊四郡色如土一痕微白一綫長鱗眼試作

初熟湯玉繩轉斗河漢澹電影劃破琉璃光小舸

鳧雁波中翔若進若退低復昂屏息以待吼不動

斗然遇之如蹶張兩岸聚觀數千指鼻息不聞面

灰死呼吸深愁立不牢脚底饒鯨白齒齒我從去

秋發興狂所見不逮一豪芒豈知壯觀得今日海

定香亭筆談

卷一

美

若有意相誇張天公何惜萬金藥重起杖叔出奇

作我無筆力挽萬牛歸對秋鐙坐孤酌

湖上雜詩

油壁車輕緩不妨暮煙澹澹水生光雷峯一塔頽

唐甚只替游人管夕陽

一湖純浸四山陰萬鼓鏗鼓日照林尚有數峯晴

不得又吹飛雨過湖心

頻伽詩佳句如友人過訪云故人舊約梅花記遠客

歸心小草知即事云月與梧桐尋舊約秋將蟋蟀作

先聲仰蘇樓云樹搖殘滴有時響雲與暮煙相間生

小集云滿眼青山秋土老打頭黃葉酒人來謝人餉
梅花水仙云詩人冰雪陳無已寒女神仙謝自然西
湖春感云湖山跌宕朝廷小花月平章蟋蟀秋二月
落花如夢短一湖新水比愁多偶成云山低風急兼
疑雨夢醒月明如有人夜發云水當殘夜自然自我
與露蟲同此涼夜聞潮聲云吹水魚龍秋有力側身
江海夜初長述昏云卻月橫雲張遇墨宜男長壽阮
修錢皆吸露餐霞不食人間烟火者

吳蘭雪 嵩梁 江西東鄉人余於邗上題襟集中讀其

詩欽爲才士戊午春蘭雪來游湖上襍被宿湖舫十

定香亭筆談

卷一

堯

日值春暮與江浙詩人賦詩餞春打槳而去

吳蘭雪香蘇山館詩

秦良玉錦袍歌

五花戰馬千金戟馬上紅粧能殺賊健兒羅拜秦

將軍氣蓋西川貌傾國平臺召見詩寵行天子臨

軒賜顏色官錦歸來換戰袍鏤金錯繡皆天澤崇

禎之季軍政荒本兵獨倚楊嗣昌盡驅流賊入巴

蜀斬刈黔首如牛羊白桿縱橫三十萬將軍盡室

來酣戰旌旗五色陣雲高帳下女兒亦驍悍烽火

連天笳震地殺賊逾多氣逾厲賊中望見錦袍來

百萬瑯玕同日棄雪花如席天漫漫錦袍雖暖邊

風酸寄衣一千五百襲將軍愛士同飢寒張令軍

前鼓聲死本兵不恤將軍恥嘲兵二萬請分糜妾

家甘爲朝廷毀巡按巡撫嗟何人劉之勃與邵捷

春按圖扼要十三處奇策不用徒因循此時錦袍

慘無色半污蠻血沾征塵沙場百戰蛾眉老畫像

敢望登麒麟成都一破金甌裂石柱孤城堅似鐵

巾幗蒙恩四十年耿耿丹心照邊月美人名將兼

純忠天以壽考酬其功左家良玉媿且死晚節一

敗非英雄思陵身殉福王走南渡衣冠復何有六

定香亭筆談

卷一

堯

宮紈綺燒成灰秦家錦袍猶世守海內承平二百

年岷山劍閣無烽烟匹婦何敢奮螳臂窮寇乃與

相鉤連計日 王師大斬獲擄汝鼎鑊供炮煎攻

心有術當革面內地戢亂殊籌邊宣恩一檄定感

泣各習井臼投戈鋌請爲將軍崇廟祀祠官奉職

春秋虔忠義所昭魑魅化一矢不用三軍旋錦袍

樂府蠻女唱弓衣合繡都官篇

蟻磯靈澤夫人祠

虛堂劍珮晝無聲門外青山遠黛橫宮女如花猶

列陣洞房燒燭記論兵銷魂萬古黃陵廟遺恨三

分白帝城比似湘靈心更苦寒江嗚咽暗潮生
舟中自訂癸丑甲寅詩卷述懷

燕市蹉跎百感侵歡場未散已沾襟吹笙易醒游

仙夢擊筑難銷壯士心海氣蒼蒼連碣石岱雲浩

蕩接淮陰支離病鶴籠初放隻影江湖瘦不禁

盛名何敢匹鄒枚一代公卿盡愛才幕府高秋張

燕出元戎小隊送詩來座中跌宕揮金戟花裏沈

酣倒玉杯午夜軍門猶未掩記從湖上櫂歌回

平生襟抱托青霞鳳泊鸞飄亦可嗟十載論文交

海內羣公傾蓋慰天涯放翁團扇暮詩社賀監金

定香亭筆談 卷一

望

龜擲酒家曾許俊游陪杖履山陰夜雪鏡湖花

石溪春暖燕南飛誰誦新篇入翠帷五色繡絲傳

唱滿千金賦價倦游歸盧儲知已推紅袖羅隱逢

人問白衣辜負瘦吟樓上句才兼仙佛古來稀

建業姑蘓又廣陵當筵絲筆最飛騰樓臺春晚頻

移棹絲管宵闌獨翦燈年少風懷花正綺天寒離

緒酒初冰誰知縱飲酣歌地中有唐衢淚數升

寶幄鈿車白玉驄瓊花璧月錦帆風山橫北固斜

陽裏寺在南朝細雨中越水浣沙誰絕艷吳門乞

食有英雄登臨莫抱千秋感身世茫茫亦斷蓬

富春江色釣臺邊朵朵芙蓉浸碧蓮素鯉上竿鱗

未損紅粧照水影都妍經過雲樹俱無恙我與溪

山最有緣二十四鷗相識久往來不避載書船

展印衫痕翠未消湖山入望又迢迢西泠花信遲

三載南渡風流訪六橋疊雪樓頭天漠漠湧金門

外柳蕭蕭錦袍鐵弩今安在請為錢王賦射潮

江寧孫蓮水 韶工詩師事隨園絕有家法嘗佐余校

士山左倡酬頗多別後寄其春雨樓詩見示佳句如

西溪草堂云綠水紅桃雙畫棹斜風細雨一青蕪聞

鶯云圓到十分同調少訴來三月別愁多銅陵江夜

定香亭筆談 卷一

望

行云天空疑化水燈遠欲沈江上畢秋帆尚書云名

世文章軼燕許狀元風度陋蕭曹揚州云紅蓮雨歇

秋燈亂白紵衣涼小調新贈王夢樓太守云風雨驅

馳一枝筆江山歌舞兩船花望九華山云殘雨吹風

斷遙青渡水來泊彭湖大姑塘云多情月每隨歸棹

再到山如檢舊詩永濟寺云江光搖佛面石色上僧

衣樓名春雨者蓮水有春雨詩最為隨園所賞故也

余見隨園詩弟子當以蓮水為第一

孫蓮水春雨樓詩

寄懷蔣藕船吳蘭雪

雨過月如洗天涯渺素心琴聲滿庭雪花影半牀
陰春夢風前短江雲別後深何時理歸棹邗上共
題襟

春雨

當牕不斷雨絲斜引得苔痕上碧紗入夜最宜新
種竹捲簾可惜早開花誰家破竈燒寒葦一路香
泥帶鈿車應有綠燕門外長教人無夢不天涯
無限關河兩鬢絲潺潺偏值冶春時寒侵幽夢重
衾覺水長平湖畫舫知芳草色濃迷路遠啼鴛心
倦出花遲只愁綠葉從今滿又誤尋春杜牧之

定香亭筆談

卷一

望

吳孃一曲總消魂走馬江城畫欲昏客路怕逢寒
食節酒家慣住杏花村遠烟如夢迷山影新綠和
愁上柳痕多少樓臺圖畫裏玉鞭敲徧不開門
濕雲壓屋夜冥冥落盡春紅響未停孤枕夢驚千
里斷小樓人坐一燈聽尋來舊事愁空結問到流
年酒欲醒九十韶光彈指去天涯樹色又青青
漢上
輕裝漢上暫勾留載酒春宵汗漫游如此江山又
明月看花直上最高樓
寄王西林

吳江楓落記分襟柳色晴川感客心小別信如春
鳩杳相思情比暮潮深畫橋烟雨青溪舫落日雲
山碧海琴良夜花關渾不掩知君或有夢來尋
游赤壁遇雨

不辭觸熱到江樓捲地風來暑忽收萬片頽雲沈
赤壁一天急雨過黃州夕陽嵐翠晴猶濕古木平
臺爽似秋欲看西山千丈瀑更從樊口下輕舟
西山寒溪寺懷古

寒溪寺外青山暮山中百道飛泉注曾是吳王避
暑宮沿溪尚有前朝樹紫髯霸業定三分一面風

定香亭筆談

卷一

望

當百萬軍秣陵王氣雄天塹赤壁江聲走陣雲此
地當年盛樓閣閒攬江山入寥廓蜀江波浪自黃
牛漳河臺榭空銅雀轉眼舟師下武昌千尋鐵鎖
盡沈江殘磚猶刻吳黃武贖土都歸晉太康於今
廢址人經過寒烟衰草牛羊臥右憑鄂渚左斬陽
蒼茫戰壘愁無那徒倚臨風日又曛赤烏遺事忍
重論老僧指點山頭石猶帶當年試劍痕
曉過京口
片帆東指海門遙唱罷天雞正上潮風露滿身人
獨起半江紅日看金焦

錢唐張鄒谷迎煦余以試詩古識之補弟子員旋侍其尊人雪濤洽至兩粵吉制府幕時黔中狎苗不軌擾及粵西迎煦與父同在戎幕飛書草檄之暇不廢吟詠從征一年大功告竣以軍功得學博嘗呈其從戎草一冊多喬梓倡和之什雪濤幕游半生故福郡王尤契重之自云足跡徧天下所未至者吉林伊犁西藏諸地而已常從征臺灣功成可得五品官辭不受亦奇人也著有之萬集

張雪濤之萬集

臺海從軍詞

定香亭筆談

卷一

望

弱冠登壇掃穴庭凌烟勳業早圖形於今上相臨戎帳那有櫓槍未墜星

殊恩特錫左旋螺百道樓船鎮駭波唱徹潮雞鼉

鼓歇不知海道幾更過

海洋以更計程更六十里

霓旌席捲陣雲重狡穴摧殘兔絕蹤一夜水沙連

名外火灰飛九十九尖峯

山名

射生矯捷筠弓小度水輕便莽葛新

朝木濟渡番人呼為莽葛

鯨影潛消雙鹿耳蛟涎不捲七鯤身

凱歌鏡唱互琤琮竹馬銅鳩戀節幢萬解舟輕雙

席穩青山一髮是蚶江

琴劍飄蕭遍九州從戎晚晚涉滄洲金鼇背上揚帆渡奇絕平生是此游

大軍征苗端江舟中作

邊關此日想犁庭星掩天狼羽檄停荷殿重尋迴

雁路黔粵皆舊游地彎弧休上射烏亭蠻江屈曲流應赤

愚鬼啁啾燐不青笑爾么磨成底事空憐蹀躞馬

蹄腥

百色進兵

畊市靜無驚嫖姚捲甲征險穿蛇蚓路倦聽鷓鴣

聲紅飯青葵裏烏蠻赤脚行 王師洵神武玉石

定香亭筆談

卷一

吳

自分明

官軍收者浪

飛騰峻阪鐵衣羣戰氣雄開瘴嶺雲八陣遠勤諸

葛略五溪重度伏波軍怒螳奮臂身先縛黠鼠潛

蹤穴已焚十萬降苗馬前拜好安隴畝事耕耘

西隆新月

少年映月能作蠶頭書摩挲老眼愁今余冰輪三

五花隔霧何況一鉤斜出纖纖初荒邊戰罷瘴雲

捲牽牛猯猯侵夜犁苗畝銀弓幕挂影熠耀寶鏡

匣漏光羅疎蠻峰齧齧登屏障秋林髣髴環山陞

機槍夜落妖鳥盡談兵底事還躊躇軍門橫槊歌
繞樹衝廬倚杖思前除咄哉兒女見高不見濶想
見清輝滴淚同蟾蜍

八渡戎帳作

細柳圍營鼓角鳴種廬地占數弓平雨聲似打鳥
篷急鏡影疑聯棘院明斥埃依崖蜂聚落刀矛列

隊蟻縱橫老夫笑指圍棋局一著分明未落枰

張鄒谷讀畫樓詩

樟樹鎮

六師未動報功成黃石磯前妖鳥驚定策幾先平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七

大難觀兵事後笑無名千秋碑碣蒼崕峙

王文成公討宸濠紀勛碑

兩戒山河亦手擎太息金川門早啟當年誰與挽天傾

夜過峽山飛來寺風利不泊

日落滄江暮靄霏深林遙映佛燈微扁舟絕似拋

梭急古寺曾傳袂雨飛蠟屐一雙懸後約齋鐘百

八息塵機歸帆他日容吾到千仞岡頭笑振衣

虎頭門泛海

曙色潛衝宿霧昏明霞百道湧朝暎煩寃精衛填

難盡鎖鑰於菟勢獨尊十粵渺如浮地肺三山好

去探雲根輕舸也擬垂棹客斜趁秋潮出海門
端江舟晚

據關曾處遲來庭角吹樓船去不停鞞鞞晴波搖
夕照獵獵小隊列津亭村村榕蔭濃垂綠朶朶蓮

峯遠送青醉倚吳鉤一長嘯魚龍驚起晚風腥

鬼子劍

鬼子之白白如雪鬼子之黑黑如漆對客含笑雙
眼碧腰間插劍長三尺八解劍長跪奉上官劍未出

匣氣已寒陰風蕭蕭雷氣團上有奇字橫闌干細

如錐薄如紙光鑑髮未繞指以刺人人立死鬼子

定香亭筆談

卷一

八

劍殺苗子吁嗟乎我兵一萬三千人安得人人盡
持此

營眺次韻

雙聳吟肩細柳間孤城環列百重山勛名新息標

銅柱威勇崑崙破石關萬幕戈鋌屯虎豹千絲網

密制魴鱓爾曹畢竟成何事誰是生公爲點頑

西隆新月次韻

竹訊久闕平安書清宵立月常愁余從戎萬里閱

春夏又見素魄生秋初西隆城西一鉤挂昏黃淡

映菴花畚遠火明滅星影動蠻峰暗靄蟲吟疎

巖人靜夜寥寂但聞刁斗聲環陸鄉園此日美鱸
稻刀環入夢心躊躇明河耿耿自迢遞離緒乙乙
難祛除何時乘風放歸櫂滄波詠對銀蟾蜍
大兵渡紅水江

千山環翠壁一水滾紅沙舟楫波心鷁旌旗谷口
霞樹懸人面果岸發象蹄花乞命多猺猓牽羊伏

路义

游桂林棲霞洞

桂林山最奇有骨而無肉幾點棲霞山玲瓏洞聯

六洞門六重俗呼為六洞選暇此散策路陡兩崖蹙老僧籌

定香亭筆談

卷十

晃

火來導我入山腹下行百餘級洞門廣如屋土紋

纏靈芝洞口地俱芝紋石室黯蒼玉洞暗火光得境窄語

聲促上下與左右怪石相排轟或平如刈田或高

如張幄或攢如蜂窠或窘如蝸角壁上跌笑佛蓮

花繞其足漁人立頎然撒網向江隩滄泉無底深

相傳有龍浴石牀薄如葉仙人作碁局垂空騰怒

螭橫道駭奔鹿鍾乳千萬年珠孔八九曲后土不

容脚義馭折翻軸忽焉啟雙門路岐步躑躅右洞

至者少云通九疑麓寒風吹颼颼微窺逼矚睽寒

衣向左行畧約臥飛瀑呿呿聞鳴雞熹微露朝旭

蛇行四五里至此躬猶鞠劃然別有天疑不在塵

俗開朗桃花源黑暗阿鼻獄直是穿胸脇豈徒識

面目袖間出浮雲日中無列嶽回首望諸峯蒼烟

裏犖學作詩紀奇景追逋翦雙燭同游者郭三名

棟字春木

胥江舟夜

水月浩無際遙山一抹微宵然流梵磬知是近禪

扉沙白照成雪江空寒到衣風帆疾如鳥吟罷過

巢磯

梅關

定香亭筆談

卷十

手

五嶺雄關半壁支盤空磴道雁飛遲將軍一去長

畱姓丞相千秋尚有祠明發便非炎瘴路得歸剛

及笄樓時題橋誰奮相如筆他日重來未可知

石門方蘭坻薰山水花卉得宋元人之祕法同時錢

塘奚鐵生罔亦以山水花卉擅絕武林斯時浙東西

求一鼎足者不可得蘭坻工詩有山靜居詩鈔

方蘭坻山靜居詩

白鴿篇為樹鄉程氏所蓄雙鴿作也明義抱節不意見之微禽因書其事

翩翩雙白鴿玉立棲花房主人殊愛惜調護非尋

常雕籠貯深幄紅粟開陳倉屏雀少顏色軒鶴難

輝光朝放夕來歸鈴聲隨風颺主人一朝貧有鴿
無礙糧衆鴿難忍飢聯翩適他方惟有兩白鴿徘徊
主人堂朝飛尋燕麥野啄充飢腸夕歸畏狸奴
貼羽依空梁素翰日摧頽相顧增淒涼恐負主人
恩他適亦不祥雌雄不相捨歲月情如常虺蛇夜
深至一雄搆其殃雌也急鳴救力弱勢莫當奮身
奪毛羽銜泥瘞秋塘啄食不敢吞先爲死者嘗悲
鳴守其側終夜哀枯桑淚落杜鵑赤碧草不肖芳
寧爲並命鳥不作逆毛鴿生被主人愛死戀主人
有感茲白鴿義懦士心懷剛

定香亭筆談

卷一

至

畫墨竹

山澤間矐不知肉從事毛錐頭已禿硯池中有梅
花泉一竿兩竿寫蒼玉纖風午夜搖空庭鳴璫翠
羽來湘靈湘靈清怨入瑤瑟二十五絃聲泠泠散
入深宵不成夢影上闌干舞青鳳酒醒香殘看未
眞墨痕著處秋陰重

漢銅龍虎輓轡鏡歌

蒼銅模糊土花蝕鴈足高擎漢時物無足日鏡有
足銳金藕玉芝光奪月乍疑蠶杓肖形模却訝羽
觴差彷彿器憑機鈕名輓轡象畫辰寅定時日幹

旋玉虎並牽絲缺落金龍尚存質花燦會迴舞袖
翻蠟殘還憶權筵別星分銜璧珠旖旎雨斷空塔
正明滅題詩樊榭名姓畱稽古汲郡原委失呂大臨考
古圖不載或云荒塚闕幽光攜出陰房貯膏漆生
用長檠照珠翠死憐孤焰明骸骨魂銷底作有情
癡身後猶畱子孫吉上篆文曰宜子孫吉病夫經眼意千載
忍凍摩挲歎奇絕夜深刻燭賦難成眼前爲有西

京筆

書趙子固畫水仙卷

玉葉金蕤欲狀難王孫辛苦託豪端魏塘夜月花

定香亭筆談

卷一

至

前出沐水春風畫裏看一片丰神無俗韻十分清
瘦逼人寒故宮草沒冬青老歷劫猶憐墨未殘
鐵生曠達耿介闕門謝客雖要津投刺乞書非其人
不可得見亦不能強也六法之外隸古篆刻靡不精
妙詩抒寫性靈超然絕俗如其人汪稼門方伯志伊
欲以孝廉方正徵之不就

奚鐵生冬花盒詩

游寶石山

我登寶石山山瘦削寒碧巍然窳堵波天半卓孤
立迴疾蕩空林霜葉鳴策策側步怯迴梯逼面起

蒼石賞奇心固幽造極境忽闕屬目送飛鴻煙江
一痕隔冉冉去野雲轉瞬已無迹浮生正如斯胡
為苦形役不若來山中優游愜所適前轉青蘿岡
遂造佛子宅山僧頗解事挈瓶聘歡伯狂醉臥松
根不知煙磬夕

龍挂

墨雲擁山天地黑狂飈怒捲波濤立蜿蜒曳尾垂
海東水氣冥濛腥霧濕是時旱魃恣作威勢列赤
幟牽朱旂田禾焦槁溪澗涸疲民苦渴仍苦饑一
朝茫洋薄光景觀此神物蟠空飛行人咋舌不敢

定香亭筆談

卷一

畫

語舟子紛拏無泊處俄驚霹靂震山谷雨點滂然
急飛鏃我方探奇向巖麓湖滄獨傲僧廬宿一夜
掀扉翻瓦屋曉看拔起千年木

墨竹

蕭郎兩重吾未見老可千畝誰為傳平生食笋不
計數有時吐出胸中煙涼堂汲水潑清影一一小
鳳飛秋天夢魂今夜落何處滿篷明月行湘川

呂紀畫雁

昔觀徽廟寒磧圖雪色凜凜開江湖西風蕭颯吹
黃蘆陽鳥十百如相呼間廳今展青瑤軸又見衡

湘秋一幅誰其作者呂指揮老筆盤旋驚衆目能
開生面寫荒寒衰柳疎花散碧灘萬里來時關塞
遠一行飛處水天寬指揮昔直仁志殿豈特徒工
寫羣雁進規立意秉忠貞藝苑今猶稱筆諫宅相
雙石能繼聲畫禽最得禽之情誰知更有呂文英
寫得人呼小呂名

題畫絕句

小閣平闌映水光東風無樹不鶯簧桃花記得江
南岸一片春帆帶夕陽

沙岸風微水不波林居高下隱巖阿便當此地從

定香亭筆談

卷十

畫

耕釣月一犁鋤雨一蓑

亦屋高低烟樹重陰崖飛瀑玉淙淙溪翁不放尋
詩艇荷鋤劇雲何處峯

竹烟松露濕蒼苔小結團茆面水開不覺秋容已
如許時流紅葉過溪來

一徑緣通千个竹三間青繞萬重山客來蕭澹無
他供臥聽秋聲畫掩關

一片春烟濕酒旗杏花紅壓竹間籬雨多到處溪
流急獨柱吟筇立少時

臨水數峯無限好最宜雨裏復雲中今朝溪上移

舟去看到斜陽又不同

夕陽流水繞孤村數盡歸鴉烟樹昏恠底竹風無
賴甚又吹寒月入柴門

一片秋心寫亦難霜痕雪影散晴灘琵琶撥盡當
時淚賸有飛鴻叫暮寒

千頃蘆花看作雪數峯寒翠遠堆烟道人撥棹不
歸去自愛五湖秋水船

錢塘高邁巷樹程善畫山水雖未及鐵生而筆有士

氣詩學李昌谷頗有奇古之致姚嗣懋花卉法暉南
田山水亦秀逸

定香亭筆談卷一

畫

高邁巷詠雪八首

碧翁有情媚詩客碎翦吳雲作飛雪草堂四照盡

梅花麗殺千珠萬珠結夢寒肌粟生被池畫屏書

幌冰蟾姿高吟靜翫太古色曉寒炙硯調冰絲草堂

粉色爲天玉爲地萬落千村失幽翠柴門晝閉婦

子閑不說奇寒說奇瑞東隣西舍多農家長林偃

仰顏垣斜連雲宿麥已如願醉眠何意聞啼鴉村舍

迴風絕界天如夢塔鈴無語雲衣凍四座曇華照

石臺一色玉毫圍鐵鳳音塵寂寂僧兩三放慵睡

味方清酣水激象澈倩誰悟古佛無語香凝龕佛

雪花浸漫撲溪水斷板橫斜排雁齒寒驢躑躅興

自豪獨挂偏提沽酒子東坡賦序南方釀酒未大
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

流澌欲斷水底天短蘆叢棘清無烟無聲詩合有

聲畫多在寒林老屋邊野橋

銅龍轉絲澀瓊液密壓紅關暗雕格簾鉤半卷濃

笑春白地光明錦千尺粧成怯繡倚隱囊竹爐漸

暖餅笙簧鶴翎縛帚未須掃小試心傳切玉方粧

顏雲壓波落如掌乾坤淨拭冰壺爽估客休嗟行

路難一笛江天景無兩大帆峩峩挂虛空三湘五

湖西復東看山玉照一千里柁樓倚醉呼長風舟客

定香亭筆談卷一

畫

銀濤蒼茫山影破側翅哀鳴雁難過江天萬里一

老漁醉來便著蓑衣臥短篷出沒興未孤清響戛

戛鳴殘蘆富春礮溪兩不識船頭篤速輕如鳧源

駿骨連錢汗流血弄雪搏風四蹄熱游龍小隊踏

銀沙勁箭穿空獸迷穴千乘萬騎西海頭雪花浴

鐵刀光浮追奔殺賊亦如此直送黃河出塞流獵

仁和高爽泉壘工書楷法絕似虞永興夫子廟堂碑

能詩如梅莊餞別徐惕菴太守大榕云古洞春深龍

有氣澄潭秋老水無波從此詩城屯虎豹請看天上

下麒麟庭宇不除欽仲舉英雄已去弔斬王桃花一

港空明月古木千章自夕陽春草云新愁舊恨縈三
月細雨斜陽送六朝連天綠意迷酥雨一片紅心葬
落花皆極清麗同時工書者錢唐張賓連 國裕 江聽
香 步青

國朝詩餘作者與宋元並軌遠軼明代六家詞分擅
其勝其以學術餘事為之而兼有衆美者惟小長蘆
釣師嗣後厲徵君樊榭清空婉約得白石叔夏正傳
建炎湖山之妙尚可於移宮換羽間得之近者吳穀
人太史 錫麒 汪劍潭學正 端光 並稱高手吳最縝密
汪則哀艷而郭頻伽 磨 尤二娛 維熊 後起獨出一時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五

並秀頻伽仿表聖詩品撰詞品十二則深得三昧

頻伽詞品

千巖巉巖一壑深美路轉峯迴忽見流水幽鳥不
鳴白雲時起此去人間不知幾里時逢疏花娟若
處子嫣然一笑目成而已 幽秀
行雲在空明月在中瀟瀟秋雨冷冷好風即之愈
遠尋之無蹤孤鶴獨唳其聲清雄衆首俯視莫窮
其通回顧蕪澤翩哉飛鴻 高超
海潮東來氣吞江湖快馬斫陳登高而呼如波軒
然蛟龍牙須如怒鷗起下盤浮以十里萬里山奔

電驅元氣不死乃與之俱 雄放
夫容初華秋水一半欲往從之細石凌亂美人有
言玉齒將粲徐拂寶琴一唱三歎非無寸心繾綣
自獻若往若還豈日能見 委曲

美人滿堂金石絲簧忽擊玉磬遠聞清揚韻不在
短亦不在長哀家一梨口為芳香芭蕉灑雨芙蓉
拒霜如氣之秋如冰之光 清脆
雜花欲放細柳初絲上有好鳥微風拂之明月未
上美人來遲卻扇一顧羣妍皆媿其秀在骨非鉛
非脂眇眇若愁依依相思 神韻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五

人生一世能無感焉哀來樂往雲浮鳥仙銅駝巷
陌金人歲年鉛水迸淚鴉雞裂弦如有萬古入其
肺肝夫子何歎唯唯不然 感慨
鮫人織綉海水不波珊瑚觸網蛟龍騰梭明月欲
墮羣星皆趨淒然掩泣散為明珠織女下眎雲霞
交鋪如將卷舒貢之太虛 奇麗
好風東來幽鳥始呀陽春在中萬象皆動一花未
開衆絲入夢日多微詞如怨如諷如有玉管快作
數弄望之邈然鶴背雲重 含蓄
清霜驚秋微月白夜其上孤峯流水在下幽尋欲

窮乃見圖畫恹恹心動日喜極而怕跌宕容與以觀

其鱗翩然將飛倘復可跨述靖

襪組成錦萬花為春五醞酒釀九華帳新異彩初

結名香始熏莊嚴七寶其中天人飲芳含菲摘星

扶雲偶然咳唾如珠如塵禮豔

名士揮塵羽人禮壇微聞一語氣如幽蘭荷雨夜

歇松風夏寒之子何處秋山槃槃萬籟俱寂惟鳴

幽湍千漱百曛奉君一丸名雋

仁和錢金粟福林綜覽經籍兼工詞翰下筆機速刻

畧可待華實竝茂之士此為翹楚福林本名林以時

定香亭筆談卷一

有同名者改今名偶見其懷人詩錄之

錢金粟懷人詩

風引雙旌度玉關臨岐西望慘離顏誰能更作還

鄉夢萬里黃河一片山沈武威震

疎雨梅花總斷腸銀鑪春夜細凝香樓頭憶煞紅

襟燕公子三年住晉陽邵上舍垂德

不曾識面鈔詩與憶在髫年感更多埋骨蒼涼何

處是潺潺秋淚落如河武進黃景仁見余少作以

所未收者可知

攜家聞道赴滇池從此歸期未有期間訊西風好

憑仗秋江鴻雁欲來時許昆明悖

春暮枕琴眠綠陰千巖萬壑引人深鯉魚只隔半

江水三日不來煩我心王舒濤

征騎蒼茫不肖還喜唸詩句效南蠻無端恨別兼

懷古秋雨秋風六詔間汪鴻文

樂家石瀨響潺潺文杏幽篁靜掩關吟罷五言斑

管颯背他春鳥畫春山袁蘭村通

清明寒食味悽悽細草狂花古尉犁頭白孤臣易

垂淚不關萬里望金雞全太守士潮

生計天涯作未曾老來猶似打包僧家鄉好景君

定香亭筆談卷一

知否冬釀唐花舊馬騰再仲兄種

天祿藏書任與看更騎驄馬踏長安玉臺一序鈔

都徧誰識徐陵是諫官從兄御史杖

一笑居然鷓鴣儔花前薄醉厭鳴騶故擁胡牀學

鄉語畏人強喚作黔州從兄開州樹

一片黃榆下早秋關門黯黯閉鄉愁知君立馬無

窮意畫角殘陽古薊州家兄謝菴校時

渾源洲前沙草春昆明池畔淚沾巾不堪兄弟分

南北萬里同為旅食人舍弟叔美榆

仁和孫思澄仁鼎能詩氣格清穩尤長于詞詩句如

春柳云細眼欲窺新水色長眉初畫遠山痕素絲影
散纔經剪金縷衣裁懶疊箱當門葉暗驕驪繫垂手
枝長蛺蝶飛對菊云秋光放眼十分好白日吟詩一
字無

錢塘陳秋堂豫鍾深於小學篆隸皆得古法摹印尤

精與曼生齊名秋堂專宗丁龍泓兼及秦漢曼生則
專宗秦漢旁及龍泓皆不苟作者也曼生工古文擅
書畫詩又其餘事矣

落葉詩佳句甚多馬秋藥履泰云虛白一時添客舍

冷紅隨意落漁罾吾弟仲嘉亨云夕照紅翻雅背重

定香亭筆談

卷一

三

荒山黃跡馬跡

定香亭筆談卷二

揚州阮元記

錢塘陳鴻壽錄

丙辰秋按試至嘉興與試詩人雖多尚未厭余所望
試畢將行有諸生獻其父詩南野堂集二帙舟中閱
之知為嘉興吳澹川文溥所作披吟終日定為浙中
詩士之冠關中草閩游編尤為直逼古人澹川居湖
北汪撫軍新戎幕及歸浙謁余於杭州與語兩湖戎
事瞭如指掌頗具才略不可徒以詩人目之余出先
大父征苗刀示之澹川走筆作歌震奪一席

吳澹川南野堂詩

定香亭筆談

卷二

入關

前山復後山莽莽山頭月古人復今人累累山下
客朔馬當風嘶征車夜中發星河落人面冰雪稜
馬骨壁立上蒼蒼雞鳴關影白

太華青濛濛三峯開芙蓉聳身踏落雁危步攀蒼
龍高高白雲上倏忽生虛空宵然天地始六合惟
清風自此九萬里不知其所終黃河走碧海攬結
衣帶中逝將洗頭畢濯足扶桑東

我行越陝州清曉望潼關終南散霜氣衣上峯影
寒解鞍息僕馬登城眺孱顏風雲起四塞渭洛交

我前東北橫大河中斷龍門山特險不能守爭雄
良可歎

信宿驪山下雨歇聞林鳩虛巖韻幽籟返照明高
秋韋公蘊真素想見逍遙游泉石餘綺麗衣冠邈
巢由勝事行已矣空山我何求

九峻何嶢兀涇水注其麓山風吹野色霜草寒無
綠去鳥戀餘暉流雲動疏木當時祀睢上佳氣連
黃屋炎精颯已遙神物代相屬鬱鬱松柏林下有
狐兔宿立馬意蕭條秋山問樵牧

太乙下深黑雷霆駐虛空有龍宅其湫飛雨白日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二

中南游女媧谷北上銅人原荒岡翳叢楚古闕生
墟烟山河美如此人壽速若彼去去且爲歡沽酒
新豐市無使明月來照我持空杯

跨馬出咸陽緩轡行平疇清吟苑柳下迴眺陂塘
秋笑言展嘉讌漁弋陪良儔蒲苴引微繳詹何蠶
輕鉤素心既已諧畢景彌悠游商風忽驚暮颯然
吹古愁甘泉廢馳道玉樹凋崇邱往者能幾時我
懷殊未休

藍田好山水漢陂秀蘭杜蒼然紫閣雲暮入終南
雨漠漠藤蓂村梢梢竹團團荷蓀過前林歸漁聞

別浦藹此父老情爲我致清醑久客憶江南興盡

非吾土

青青原上麥烏鳶自相逐我行苦朝饑藹然飽春
綠望雲陟高邱采芳下西麓念我堂前圃白華有
餘馥媿彼循陔詩徒倚迴車轂

杜陵曲

金鞍玉勒杜陵客駐馬垂鞭望南陌楊花如雨不
溼人竹枝如烟澹暮春忽憶江南春暮好踏青湖
上多芳草如此風光獨異鄉杜陵花月使人傷

秋夜曲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三

華星耿耿月當戶美人池上歇歌舞芙蓉香老秋
風多風吹流螢亂如雨夢裏輕羅不覺寒醒來步
屐生離緒滿天清露送歸人隔院啼螿續人語

紫驢馬

紫驢馬蹀躞萬里何雄哉不追赤日到西極安知
河水從天來崑崙落空小於指星宿滿地紛如埃
紫驢馬去復回生還醉倒酒泉郡馬頭春色桃花
開不見前年大雪十丈高連天人馬凍殺青海邊
青門觀侯生舞雙劍贈益都沈八丈歌
侯生袖中有秋水飛出芙蓉亂青紫虛堂白日走

精靈夾電穿空血人皆須臾一擲幾千里碧海無
聲老蛟死座中蒼髯七十翁滿酌金罍爲生起自
言年少時頭角亦頗奇彈碁與擊劍游戲無不知
雲門山中有老屋穆陵關南春草綠千年猛虎射
殺之徒手向前拔箭鏃朝馳燕馬問盧龍夜脫胡
鉤舞鸚鵡美人如花客如玉往往哀絲聞豪竹分
金呼管鮑作賦邀鄒枚肝膽時因酒邊露笑口却
向杯中開聞道秦皇古碑在與酣獨上琅邪臺當
時搔首隘八極未肯埋沒隨蒿萊豈知如今意蕭
瑟入蜀游秦計轉拙青門瓜落秋風多白頭看劍

定香亭筆談

卷二

四

當悲歌途窮景短奈老何嗚呼途窮景短奈老何
招勇將軍寶刀歌

將軍偉然淮海豪身長九尺腰帶刀讀書萬卷不
得意要扶鼇極搏鵬霄天生奇材必有用持戟殿
前色飛動名標宿衛蒞親軍出試戎韜歷蠻洞乃
者紅苗暗九谿苗氛毒漲谿東西夾岸旌旗天杳
杳萬山鼓角風淒淒將軍手提三尺鐵夜半橫行
入虎穴飛落空中霹靂聲白是乃光赤人血五寨
榛蕪路已通南山隅負尚潛蹤爾時總制張經略
馳檄將軍趨首功將軍突出問道口矢石在前追

在後裏瘡轉戰九死餘繼險梯空身不有捷書申
報大府來柳柁赤立啼塵埃力勸受降止盡殺豈
知骸骨半成灰橫坡老雉將不免苦賴將軍丐殘
喘好生惡殺天地心忍以民命同雞犬至今九谿
千萬家將軍功德流無涯試看當時寶刀在英靈
出匣生風沙不見于公駟馬呂虔佩早卜他年子
孫貴公侯將相非偶然義結仁深動天地此刀殺
人復活人蛟龍氣涵江海春寄語世間報恩子勿
棄螻蟻爭麒麟

吳大帝廟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五

殿角響琅璫松陰壓畫廊神鴉寒觸火石馬夜窺
霜山色金陵在江流玉殿荒飛揚懷古意烟月墮
茫茫

落雁峯

黃河洗秋色太華削青金飛雁不到處白雲吹滿
襟天清玉女下日出蓮花深我欲此爲宅蒼然萬
古心

三原夜發

馬背江南夢春星滿客衣可憐楊柳月空照故園
扉累歲依人活全家飽食稀老親應倚望無米亦

來歸

登華山

二華中天積翠開巨靈高掌壓雲臺無邊紫塞秋
風起一片黃河落照來呼吸便應通帝座登臨誰
是謫仙才蓬萊清淺崑崙小人代茫茫去不回

琅邪臺

琅邪臺古穆陵秋指點金銀十二樓天地東來橫
碣石滄溟北去抱神州秦皇功德誣三季夏諺諸
侯勸一游往事浮雲向空盡老懷飛舞不能休

江頭野步

定香亭筆談 卷二

六

未暇見斜月獨行聞遠鐘秋風先我至江上落芙蓉

白荷

已愛輕羅步屐新更憐珠露洗秋塵卷簾垂手明
如玉月滿西洲不見人

元大父招勇將軍於乾隆五年征苗有戰績家遺佩
刀澹川作歌後兩浙詩人繼有作者

招勇將軍寶刀歌

朱彭

秋河閃閃明星高當天拔鞘天為搖鯨鯢可斷鐵
可截瞥見百鍊將軍刀將軍起家備宿衛八尺身

長氣精銳引滿時彎玉靶弓騰空獨縱金絲轡龍

鱗袋貯呂虔刀獨立昂藏一戎帥憶昔旌麾駐九

罅跳梁狡狴喧鼓鼙青布纏髻身裹皮短刀林立

利若犀懸厓絕壁紛拳躄綿亘山谷連東西狼烟

冲天鳥不集將軍提刀竟深入一片刀光電影飛

鹿駭狼奔盡驚逸五寨居然一日平報捷軍門仰

何疾南崗大箐賊尚屯將軍間道披荆榛墮坑傷

足不暇捫直搗巢穴清餘氛生擒俘虜幾千輩苗

欲乞生向刀拜將軍殺叛不殺降那忍株連同拔

薤後車捆載獲芻糧勁卒搜羅陳器械笳鼓喧闐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七

奏凱還饒歌作罷真雄快餘苗歸洞荷生成謀建

生祠奠醪醴歌呼跳月醉蘆酒五十餘年慶太平

近傳騷動辰州旁出洞標掠還遠颺嗚呼安得再

生將軍鎮苗疆賣刀買牛輸官倉 聖世服疇歌

樂康

湯禮祥

將軍一身萬人敵腰橫寶刀鐵三尺飛空一片夜

霜寒壁壘旌旗盡無色昔年奉檄征紅苗九谿寨

前殺氣高負力恃險隘且驕深林密箐愁猿猴黃

雲慘慘黑風急將軍提刀出復入戰血淋漓戰袍

赤

捷軍門五寨

尚縱橫

接萬帳降人馬前泣將軍

受降不殺降

歸苗疆戰績戎韜邁前代

犵狫聞名說

今重人兼重刀不數區區呂

度佩酒醒月落

抄蛟龍躍出腥風多若將此

刀鎮蠻府威靈所

無兵戈君不見漢家將軍馬

伏波天南銅柱高幾幾

朱為弼

靈臺偃伯清妖氛平苗之績推將軍將軍已往佩

刀在凌烟玉具同銘勳鵬鵠碎花露銜鏐螭獸喪

定香亭筆談

卷一

八

膽逃紛紜何年金精司鼓鑄拔翰逆落星辰紋苗

民當日肆劫掠九谿賊砦屯如蟲飛毛坪前檄馳

羽龍家溪畔鳴鼓叢將軍提刀奮神勇電光閃處

開風雲短兵相接斬萬級呼聲震谷迴斜曛餘賊

橫坡息殘喘神鋒所值破竹分渠魁既殲檣槍落

刀乎此日無乃勤將軍凱旋報經略自洗血刃湖

之瀆雅歌投壺整以暇部勒諸將屯輓轅腰間三

尺一不用纏以鹿皮裹元纁降苗如蟻來紛紛男

者一縵女足鞞經略大礮聲礮礮將軍入辨色聞

聞奈何崐岡玉石焚遂開軍門受降虜白虎秋氣

化作春氤氳至今祠廟峙銅柱

辰州苗疆有銅柱乃馬楚時所立見吳任臣十國春秋苗民奔走薦苾苾秋堂傳觀奇寶出蛟

龍白日氣員員忠仁之心脫光守匣中夜吼聲不

聞從來名將不顯武必有哲嗣光斯文將軍文孫

今昌黎泰山北斗士望殷寶此赤刀作大訓文章

黼黻佐 聖君行看奕世偉鐘鼎呂虔三公何足

云

陳文杰

風稜滿堂秋氣來寶刀出匣驚龍雷星辰搖搖海

水立白虹一劃青天開將軍昔日初通籍入直明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九

光親執戟腰間三尺青芙蓉英風顧盼生顏色

詔書命典荆江兵獍花犴鳥迎雙旌戰氛欲起白

日暗寶刀夜作蛟龍鳴苗人鑄刀尺有咫鵝膏如

雪洗龍子一夜狼烟九谿起短刀林立三百里萬

夫斫陣聲震天將軍突出為衆先霹靂在手陰風

旋髑髏墮地輕於烟九谿寇黨南山連負嶠虎踞

崇山巔縋險轉戰驚飛仙苗降拜刀光前令嚴

殺賊不殺民以殺止殺全窳鱗寶刀拭淨不復用

戰場花草生青春畏威戴德苗心死從此苗人不

反矣甲兵洗盡事春農匣中刀臥 河水淮南學

士將軍孫秋濤三折開龍門家傳文武世忠孝手
編家乘書前勳秋夜沈沈月如練滿堂賓客開文
謙寶刀捧出四筵驚一片寒光射人面想當盪決
陣雲開萬馬聲中激飛電百戰歸來血洗稜健兒
十萬傳觀徧古來戰績紀紛紛殺戮成功從未聞
君不見秦國銳頭白豎子漢家猿臂李將軍

歛鮑以文廷博居湖州之烏鎮長往來武林博極羣
書家藏萬卷雖極隱僻罕見著錄者問之無不知其
原委嘗刻知不足齋叢書及四庫書提要有夕陽
詩盛傳於時人呼爲鮑夕陽余贈以詩云清名卽是

定香亭筆談

卷二

十

長生訣當世應無未見書何處見君常覓句小闌干
外夕陽疎

仁和朱朗齋

文藻

能詩畱心文獻好金石老而貧居

艮山門外清溪前丁巳戊午間助余編錄兩浙詩數

千家雨久穿屋流余贈詩云雨後清溪繞屋流藤牀

著膝看魚游先生竟似陶貞白萬卷圖書不下樓

錢塘何夢華

元錫

博雅嗜古精審金石久居曲阜乾

隆乙卯與余同至杭州僑居西湖余嘗贈以詩云却

因風木常多病不爲清狂始詠詩一種閒情誰解得

夕陽林外讀碑時夢華昔在曲阜嘗步行孔林外得

漢孔君碑黃小松司馬易爲寫林外得碑圖

仁和趙晉齋魏博學精於隸古尤嗜金石文字歐趙

著錄不是過也予試杭州得其書牆暗記移花日一

詩決爲名士拆卷果晉齋也

錢塘陳春渠

振鷺

年七十清癯似鶴楷隸竝得古法

恬然閉戶以詩自娛蘇公詩云神清骨冷無由俗斯

人頗似逋翁也鄉人重之舉孝廉方正

錢塘何春渚

淇

詩翰儵然遠俗清介自守老於布衣

余以孝廉方正徵之春渚以詩却云章服榮身孰肯

辭性耽疎放未能移閒臨遠水荷衣稱深入雲嵐竹

筮宜薦士孔融真可感恩親毛義不勝悲此情尚冀

垂憐察況是才非十駕時予荅詩云清聲無奈左雄

知老戀林泉未肯離若論不求聞達好此人曾賦却

徵詩

錢塘朱青湖

彭

老詩人也著有抱山堂詩集杭之學

詩者皆宗之家故貧甫能雕板旋燬於火青湖累被

火至是凡三矣遷居後仍近吳山乞余書抱山堂扁

其舊扁爲丁龍泓所書余贈詩云白髮吟詩獨閉關

著書常被八人刪龍泓未見山人癖別起書堂又抱

山

朱子湖抱山堂詩

七言詞

烏鵲過停金梭思之子望銀河銀河混漾流晴雪
半規月上遙山缺天邊牛女遠相望不獨人間眷
離別吳姬妝成出畫樓水晶簾卷涼雲秋綵縷穿
成月半落花陰漠漠凝雙眸月影花陰相度處漸
覺熹微天欲曙天欲曙黃姑去淚沈瀾灑秋雨
寒夜對月聽李玉峯彈塞鴻曲

一天寒夜靜孤月明百衲古琴几上橫霜颺忽向七
絃起滿座都作飛鴻聲鴻雁銜蘆過塞下斷續飛

定香亭筆談

卷二

圭

鳴自嘔啞黃沙白草遠連雲天作穹廬蓋四野聲
聲掩抑風摧毛風前相失求其曹如繩不斷戍樓
外一聲直上狼烟高乍隔狼烟看不見金軫旋揮
調忽變千仞誰將矰弋施將軍欲啟頭鷄燕振翎
高飛避爵羅殺虎城邊競傳箭警然孤影向關來
傷弓更覺鳴聲哀邊笳亦嗚咽邊馬皆徘徊龍沙
回首一南望明妃愁上單于臺愁對斜行乍明滅
交河日暮行人絕隴外漫漫去路長側耳遙聽尚
淒切此時流響不在絃月光滿地寒如雪玉峯子
舍爾琴爾琴漫作邊關音水仙一操移人意與爾

還從海上尋

疊浪崖歌

攝山之高百餘丈中有危崖屹相向纍纍碎石千
萬重游屐來觀疑疊浪上有撐空如織之高峯下
有六朝不彫之古松此崖迴合入樵徑浪花都帶
嵐烟濃蒼茫彷彿春江瀉長風欲把濤頭駕乘興
堪為汗漫遊石帆高挂從天下定有琴高控鯉魚
山前招手遙相迓我疑五丁力獨神鑿石散作波
鄰鄰又疑天吳移海水一夕忽變青嶙峋造物茫
茫不可測諧談未許憑胸臆且自支筇厓畔過芒

定香亭筆談

卷二

圭

鞦韆踏浪看山色
月夜訪孫楚酒樓遺址過城西聞笛作
一醉下高樓揚舫向石頭伊人渺難卽異代迴舍
愁風月自千古江山又九秋城西誰擫笛閒步亦
清游
登妙高臺
長江遠自岷峨來金鰲昂首高崔巍樓閣千尋白
浪湧山川四望青天開林烟匝岸見歸鳥雲氣盪
胸無點埃誰畱坡仙看落日浩然獨棹輕舟回
垂虹橋秋望

楓葉蘆花徧遠灘蕭蕭風露作新寒秋光三萬六
千頃獨向垂虹橋上看

山陰邵夢餘無恙詩學極深各體皆善標格稍遜吳

澹川而性靈才調過之真勁敵也佳句五言如陶然

亭云秋聲千樹盡雪意萬山來宿舊縣云霜樹寒生

野天河靜對門清涼山云泉聲松頂落花片竹陰飛

吼山云石隨雲過水樹對屋飛泉夜發秣陵云水門

沈夜月山影上秋河渡太湖云雲懶眠孤嶺湖平立

遠帆自吳門旋白下云古岸生春水長江擁夜雲樓

霞云山花眠麝暖池月照魚涼七言如燕臺云雲覆

定香亭筆談

卷二

古

黃沙吞朔塞河流白日下燕山北固山看雪云雲痕

四合沈諸島雪色中開見大江永濟寺云莎草綠盈

三月雨桃花紅入六朝山姑蘇云四時花月吳趨曲

兩國兵戎越絕書晚泊石城云荒壘齊梁猶上月大

江吳楚自分星禹陵云風雨鬼神趨古殿鶯花士女

拜春山戢山云婦女同仇兵氣合山川重秀霸圖開

九日登通州城樓云霜下邊聲來朔塞日斜河色上

城樓又云地夾關河三輔合天無風雨萬山開燕子

磯暮望云霜中草樹聲難靜月下江山影倍寒揚子

暮潮空自落秣陵秋色幾回看雨泊三塔灣有懷云

大江殘夜生新水微雨扁舟夢故人晚過揚州留別

云烟際白帆浮巖社雪中紅樹認揚州渡江云丹徒

城郭烟中度白下江山雪後看栖霞放舟云青山入

夢曾知己明月同舟當故人蘇堤曉步云一湖靜臥

羣峯影小雨香生萬樹花秋夜云鶴影倦依涼月立

雁聲寒帶夜霜飛皆清新俊逸雅近自然夢餘原名

颺曾官江南越中商寶意後僅見此君

邵夢餘燕雪齋詩

京江晚渡

遠海淡無色微風夜潮長陰霞江面生新月渡頭

定香亭筆談

卷二

古

上放舟出瓜步衝波時盪槩大江無靜流浪打石

城響

鳳凰山對月

離離雙梧樹冷流素輝朗月令人曠興言上翠

微崇厓緣古堞面面層巒圍中橫萬里江烟水空

霏霏東指棲霞嶺西望采石磯夜山如殘畫淺碧

痕依稀席地羣呼飲金波漾餘輝長嘯拍洪崖清

妙暢天機空谷蒼遙響籟息聲漸希醉臥仰明月

四空星滿衣俯視松頂雲却在鳥下飛晶晶玉宇

澗竟御天風歸

發龍潭至白門作

捨舟踏亂山一路入空碧村墟方曉霽屋帶斷雲
濕虛谷多回風松響滿孤石暗水流廢畦初陽照
蒼壁空野見微絲中有早春色一峯稜稜明認是
棲霞雪十載江南游層巒多所歷行客與青山相
見如舊識林岫雖故蹊烟景自新得譬彼清泉流
涓涓無滯迹人行元化中奚用感今昔歲去不可
留百年皆過客且酌白門酒勞此髮未白今宵照
梅花已非昨夜月

題望雲思親圖

定香亭筆談 卷二

六

朔風無寧日老樹無寧枝枝繁根乃枯成茲憔悴
姿親年不滿百百年有窮期子知養親日已非親
壯時事親日苦短況乃長別離白雲東南來招搖
西北馳親舍隔萬里眠食何由知朝得父母書長
跪讀書詞得歸慎莫留不歸慎莫思煢煢父母心
淚下如縷縻仰視南歸雲猶在天一涯

送章芝厓出塞

男兒既不能脅肩濫吹王門竿又不能赤脚歸荷
南山鋤短衣揖客上馬去北游直踏醫無閭我聞
路出飛狐道北方健兒身手好箭血秋紅幕下塵

鬼燐夜碧原頭草古來戰壘長城多花開塞下歌
邊歌已報將軍營鐵嶺不須甲士枕朔戈陸海自
昔稱不毛十年生聚成腴膏如花女兒十五六晝
騎蒙駝夜魚羔送君曉度居庸口夕陽繫馬關前
柳一夜新霜筆策寒行人爛醉邊城酒城上黃雲
如水流松山白月挂城頭西風吹起遼東雁無限
關山望越州

道出白溝河書初白先生夾馬營詩後

平沙颯颯來陰風萬木脫盡飛蒿蓬白溝自昔界
遼宋百年戎馬曾交攻黃袍聖人眞英雄鼎定洛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七

邑開岐豐玉斧劃河棄勿有謬達大度誰能同五
季殺戮禍已亟拓疆忍復興兵戎兒孫孱弱成南
渡安可追咎祖若宗錢王入夢索舊土中有天意
非夢夢汴京破壞宮闕毀藝祖寧不悲塵蒙燕雲
十六州作賂事由石晉難爲功若云割界太示弱
亡宋況復非遼東我聞德至四裔守無德焉用爭
提封君不見秦滅六國吞寰中長城萬里防邊烽
楚人一炬咸陽空

游焦山飲梅花樹下贈楊明府

一山如斷雲四圍海氣白中有千藥萬藥梅江流

倒漾花光碧楊侯邀我酌梅花拂衣便坐花陰不
夕陽沈沈不到地交柯密蔭餘若鐵幽根半埋霹
靈厓寒枝高壓虬龍宅一度花開一歲春孤清不
門江南雪試問梅花爾誰植昔年曾否焦仙識碧
海風迴有異香空山雪滿無行跡我疑古梅花卽
是高士魄一客爲橫琴一客爲吹笛玉管朱絲調
未終綠英飛下流霞席我抱梅花醉欲眠一身都
化青天月

題唐陶山 仲冕 岱覽圖

赤日躍海危巒紅九土色破青濛濛活雲如虬踏

定香亭筆談 卷二

六

雙足嘯聲吹墮松風中碧天飛下雙白鶴化爲綠
髮青玉童爲言洪厓在絕頂方攜雲笈還崆峒名
山五千禹域內茲嶽如海稱朝宗獅蹲虎伏不可
數牛眠鵲起多幽宮山川圖經久廢蝕幾人筆力
開鴻濛廿年冥想結崇巘君夢所見將毋同豁然
頓悟振衣處卽此萬仞高穹窿三十六盤重復重
天門浩浩來天風一枝七尺披雲笈一兩不借踏
雪椽凌雲醉拂日觀峰袖間攜滿青芙蓉釋山自
號陶山子況近先隴悲楸松 君旆厓于陶山卽代
山支麓也遂著岱覽
三十卷自著書聊述倚廬志作圖尚感前游蹤惜
號陶山子

我五嶽未登一正思開拓層雲胸名山入手如可
從徑欲吹竹騎蒼龍乞君奇書秦樹東手披或有
仙人逢

望岱

陟擁層雲起蒼然見嶽形勢盤平野闢色聚萬峰
青草樹浮春氣煙霞降帝靈東封七十二時有翠
華經

出都

此去猶爲客何嘗是故鄉獨憐霜雪盛其奈道途
長雲氣屯空塞河聲響夕陽迴瞻關路晚煙樹極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九

蒼蒼

登長干塔

聳身窺萬仞一鳥上雲來日月摩空得江山劃地
開松藏靈谷寺草歇雨花臺滿目南朝迹憑誰語
劫灰

泊棲霞

不到棲霞麓蒼茫已八年一帆涼月下重泊寺門
前高樹橫秋漢空山響夜泉幽居聞最勝應探碧
峰巔

履海

一片東溟土狂濤盪四邊雲橫成列嶂潮白失青天
戍屋懸魚網沙田藝木棉太平寧廢武橫海盛樓船

登香鑪峯大雪折從西嶺而下

到此天如握雲低千萬重層陰生海角大雪下鑪
峰乍喜過危石偶然來遠鐘野僧歸荷篠多在半

山逢

送李雪帆之楚

萬木變秋聲西風滿 帝城高樓一夜雨曉送故
人行杖策游燕願狂歌入楚情獨憐關北雁辛苦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二十

共長征

逢婁鑑塘

北風吹雨雪深夜故人來酌酒聊相勸孤懷且暫
開煙霞同抱癖山水獨憐才遲爾西冷去輕舫訪

野梅

錢唐懷古

鐵騎長嘶薄建康議和議戰總淪亡鸚鵡春散將
軍壘蟋蟀秋開宰相堂海上孤兒沈趙氏夢中故

土索錢王須知天意成南渡長嶽山先號鳳凰

天后廟

闕下銀濤萬里來霞宮遠對紫溟開月高旌旆排
雲出風定魚龍拜浪回千炬神鐙飛遠艦百花香
樹擁層臺明禪願獻安瀾頌秋雨秋潮靜九垓
曉過故關

朝暉遠射嶺煙開鳥壘高盤漢將臺山勢劃天分
岸立河聲驅石過關來戍樓雲擁旌竿滿戰地風
迴畫角哀今日時清仍設險少年誰是弄繡才

渡滹沱河

燕臺畫角動邊歌木末平原見大河阜帽烏裘歸
上黨黃沙雪浪渡滹沱荒村日淡收蘆荻空積風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三十

寒飯駱駝獲鹿城頭西指去暮雲紅處亂峰多

次龍安驛

白雲深處見棲霞古戍樓明夕照斜馳道四圍開
碧嶂 宮門一路近桃花江山自古稱佳麗野老

逢人說翠華曾讀去年蠲賦詔

帝心深念野人家

重過金山題寺壁兼示龔春林

四年浮宦江南路往返揚州十六回昨歲春風二
三月醉吟一上妙高臺載邀良友扁舟去又見名

山古剎開好語遠公莫相笑過門原是昔人來

永濟寺題壁

人語近江樹犬吠出叢薄夜聞柝杵聲知有孤舟

泊

客夢破孤磬漸聞啼曉鴉一夜山風歇僧掃門前

花

萬松嶺

種松三萬株翠滿亂峯頂夜半山月生一松一月

影

舟行

紅杏花開客放舟春風日日泛春流一帆明月投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三

淮浦兩岸青山出兗州

遠戍空濛接呂城微風料峭半帆行一江春雨絲

絲暮臥聽吳娘轉柁聲

出白門

杏花如雪柳絲輕渡口濛濛細雨生惆悵行人過

江去十三樓畔正清明

蕙

百畝風光轉漸和幽芳也入楚臣歌從來香草如

君子但得花開不厭多

錢塘宋著香大樽官國子助教嘗裹糧為天台之游

所為詩飄然凌雲有謫仙之意其子咸熙通經學嘗

注夏小正

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之士浙江舉者十二人

仁和邵右菴志純翁蓮叔名濂錢塘陳禮門振鷺海

寧陳仲魚鍾楊純一秉初嘉興莊韶九鳳苞李中玉

毅海鹽張芑堂燕昌鄭縣袁陶軒鈞慈谿鄭簡香勳

定海李申三異占義烏樓萃千錫裘辭不就

錢唐何春渚淇奚鐵生岡朱青湖彭鄞蔣樗菴學鏞

山陰陳默齋騎尉廣寧以難蔭官有孝行敦氣節甚

具才略精審金石兼工詩翰所著有壽雪山房詩余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三

題之云古人原不厭廡官只恐新詩遇賞難誰似憐

才李文靖馬前識得夏金壇余欲以孝廉方正薦之

辭不就

海寧陳仲魚鍾於經史百家靡不綜覽嘗輯鄭司農

論語注諸書而考證之浙西諸生中經學最深者也

舉孝廉方正江南陳方伯奉茲嘗謂所舉孝廉方正

江蘇錢可廬大昭安徽胡維君虔浙江陳仲魚三人

可概其餘余謂方伯之言誠能識拔宿儒然安徽當

以程易田瑞田為第一而胡君亞之

海寧錢馥布衣也精於六書小學年四十矣余欲以

弟子員屈之不就試旋卒其友邵右菴志純拾其餘

論為書一卷右菴余所舉孝廉方正士也古文有法

秦小峴觀察深於古文於右菴有深契焉

海鹽張芑堂燕昌舉孝廉方正入省有胥吏弄文阻

之欲其來解也芑堂拂袖去云吾若與猾胥接一言

有負辟薦矣予聞之即徵來省特別薦章中芑堂本

王韓城師所舉優行生名望素符真士無虛聲也尤

嗜金石嘗自摹吉金貞石文字為金石契又嘗登范

氏天一閣摹北宋石鼓文勒石于家余借其本合明

初拓本重撫十石嵌置杭州府學明倫堂兩壁竝贈

定香亭筆談卷二 五

芑堂詩云銘鑄彝款象儀每看一字百摩挲却因

好古生偏晚不見蘇頌韓獵碣多

陳雲伯擬曹堯賓小游仙詩有云曾向紅雲侍玉皇

羽衣長染御爐香海棠萬樹愁春雨夜夜通明問綠

章此意非堯賓所及堯賓身肥重岳陽守云余初得

堯賓詩以為可驂鸞鶴今見之牛不能載錢塘梁眉

子祖恩云百首仙詩破曉寒羽衣來謁岳陽官千年

重見堯賓過不跨青牛跨彩鸞

游仙詩佳者甚多俞雲莊寶華云夢入仙宮賦曉寒

黃金為屋玉為欄衍波牋上唐人韻記得銜名署彩

鸞方蘭騷懋嗣云朱鳥牕深戶半扇月明間愛鶴梳

翎紫雲一曲彈神雪多少仙人花下聽龔素山雁云

猶憶當年舊謫居詩巢花護未攤書有人獨折芙蓉

立多少神仙總不如姜怡亭學云司香內史劇娉婷

菖蒲衣垂九子鈴閨苑無風門不閉萬花堆裏誦黃

庭

春草詩佳者陳雲伯云南朝煙雨重三節北里鶯花

第五家小院空堦迷蛺蝶荒陵春水問蝦蟆又云客

路有時愁細雨天涯何處不斜陽玉關消息知何似

綠徧前朝舊戰場陳曼生云梅花夢後春纔到燕子

定香亭筆談卷二 五

歸時客未還陳瀛芝云屐痕淺淡連宵雨簾影淒迷

一片山許柯云青袍欲借階前地綠鬢愁生鏡裏顏

堦堦生春皆礙馬靡蕪望遠莫登山孫夢麟云綠楊

細雨清明路紅杏春風上巳山吳清漣云美人若贈

同瑤珮燕子如歸正落花

春草詩多清麗芊眠之作陳壽蘇文湛詩云雁塞龍

堆道路長客愁如海正茫茫煙濃古戍思盤馬落日

平原好牧羊萬里秦關春似繡千秋漢冢土猶香遙

知紅袖刀鐙夢歌到蕪蕪已斷腸可謂淋漓悲壯矣

余以海塘賦試杭士陳文杰許柯胡敬陳傳經文

壯闊胡敬水仙花賦僅三百字孤絃冷韻一時傳誦
又有闌干賦亦佳

水仙花賦

胡敬

爾乃冰堅曲沼雪積閒庭凡卉彫景仙葩吐馨藉
玉盤之瑩潔貯金屋之娉婷芳心綻黃稠葉披綠
豔質纏金幽姿琢玉揚秣陵之素華展凌波之芳
躡含脈脈之深情隔盈盈之一曲顧影裴回將開
未開移春有檻避風無臺若妃逢洛浦曳輕裾而
乍來日暄煙蕩撻酥洗黛珠璣綴裳瓊瑤結佩若
神來洞庭迷綽約而多態碧沙文石淺步無塵閉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三

門獨笑幽懷泥人恍如神女逢交甫于漢濱冷豔
涵虛澄波微漾神光陸離芳悵恍恍又如湘靈鼓
雲和而來往羌窈窕兮纏綿濯寒波兮色鮮映玉
壺而莫辨照銀魄以增妍羅襪凌風銖衣疊雪與
晚蘭兮比貞同庭梅兮表潔洵含芳兮足嘉亦餐
英兮可悅伴歲寒于吾廬兮對形影之清絕

闌干賦

胡敬

玉階迢遞金鑲葳蕤微雨宵霽和風曉吹戶暗虛
掩簾長正垂望遠情怯憑虛境危何緣徙倚得暢
追隨則有十二闌干橫斜位次疎不遮風長還

地亭畔橫陳池邊低置礙竹斜通妨梅巧避苔點
香浮露含光膩倚徧迴廊寒生半臂爾其碧玉珍
奇迴文形勢石氏新樣楊家奢製七寶裝成百花
繁綴掩映璇闈周遭瓊砌盡態極妍增華崇麗南
朝隋帝之樓西漢王根之第窈窕瓏玲際檐傍橋
值物賦象任地班形接芙蓉之行障連翡翠之迴
屏春老則飛絮如雪人去則涼蟾滿庭至如門草
閒娃吹簫侍妾戲罷秋千慵移步屣院古苔新迳
回林接小立花陰低垂星靨同凭如玉之春纖微
露留仙之裙褶若乃巡檐索笑負手吟詩茶煙漾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七

際雨花散時黃絹千首紅藤一枝繞百匝而未厭
愛四圍之竝施屈曲扶徧欹斜步遲況復層巖翠
滴飛閣丹明虹霓迴帶井榦崢嶸夾翠磴以直上
亘丹青而乍橫盤空陡豎倒景孤生眩轉難定攀
躋屢驚與夫門鴨聲喧流螢光炯點綴紅橋迴環
金井藥苗煙叢石涵秋影莫不采錯熒煌雕搜完
整護金谷之穠華助玉津之芳景沈香亭北倚多
時無限春光心已領

闌干賦陳雲伯句云宛轉迴文玲瓏卍字花片分紅
苔痕引翠畫閣三重迴廊十二畫靜無人月來有影

芳草閒階梧桐古井鸚鵡籠低鴛鴦瓦冷愁看花落
笑指雲生煙波白舫神仙碧城簫韻一聽琴心三疊
荷葉穿珠桃根繫楫銅銀屈戌玉篆翠墨移來花影
眉住柳絲小作勾留此日間凭之處最堪惆悵昨宵
敲過之時陳荔峯後亨句云桐陰徑轉花影聽移蝦
鬚簾押鹿眼色籬地勢橫斜天然位置雅稱名園亦
宜蕭寺院靜晝長廊迴路接吟聳詩有步傳響屐虛
堂敞處涼夜深時蛩語欲碎漏聲轉遲曲連畫檻平
接雕楹樓空月上亭古苔生皆有神韻復亨今改名
嵩慶

定香亭筆談

卷二

无

杭州諸生能以明人法律為時文者湯畫人錫藩為

最根柢亦深

錢塘有王仁和有王立仁海寧有王有壬其詩文

工力亦相近也

嘉興李穀有孝行嘗割股以救親鄉人稱之余曰毀
傷肢體非孝也然以親故為之則凡可以愛其親者
無不為矣且吾知其若仕必能致身於君矣時舉孝
廉方正予特徵之列薦章中

試嘉興時兼以繪事有老諸生周封者山水蒼秀於
風簷中寫秋山聽瀑圖即前一日試士詩題也此外

有錢善揚乃蕪石翁之孫花卉極有法陳球
沈瀚之山水虞光祖之花卉皆錄之

杭州試畫錢塘朱壬山水花卉翎毛皆有法壬即青
湖子也徐鉞之山水梁學姚榕之梅花張國裕陳國
觀之花卉皆錄之

嘉興有三李超孫富孫遇孫皆秋錦先生良年後人
克繼家學

嘉興吳侃叔東發老諸生也博古能文識古文奇字

定香亭筆談

卷二

无

刻之耳所言

嘉興有二吳吳澹可謂登高能賦吳侃叔可謂

器能銘

嘉興張叔未廷濟詩文斐然留心金石於海上得

晉甄一日萬一敗日蜀師曰太康二年日永寧二

年日元康二年其不全者日吳氏日儒墓日萬因

八甄顏其齋予為書八甄精舍額平湖朱椒堂為

賦五言長歌贈之

八甄精舍歌贈張叔未

朱為弼

周家埤埴之工不可見最古惟數西京五鳳甄

精入地字帶土花紫 建初俱載洪氏編

官地近接蛟蜃窟潮落寶氣騰出沙邊此

金非銀非瓊玉 心眼下燭窮九淵赤脚入

水退四五尺手 網網得珊瑚鮮萬歲不敗

追冰斯古文同吉陽利善祈延年蜀師例 六景

蜀夫合良丁合土功致名乃傳其餘大 力

康作法寶昇天監相後先滄桑劫餘僅存一二

字缺月隱霧斷虹凌秋煙拊掌大笑攜歸嵌齋

常伴一枝樵李春秋前精舍前陽衡文兼精

一子要收爨下桐木柯亭移 王翁仲 識

釋 版鐘鼎皆精研君 蘭紙命我 衣句

謂 志就凡將篇并出脫本 我凡五紙一

十 字珠璣連丹甌銀甕已早地寶出方今

聖人稽古真同天夫君著作碑兼柳雅他時蘭臺

粉署神神仙一語贈君君宜銘座右莫學八甄學

士耽高眠

嘉興楊蟠父謙嘗注暴書亭詩父子竝深朱 以掌故

命之修竹垞小志蟠尤長於詞嘗試花 久筆圖

植場

題花影吹笙圖

定香亭筆談 卷二

生綃瑩淨看幾番絨出煙色 吳柳外惺忪簾額

羅疎微黃淡月相映條然坐到深宵好奈料峭春

寒猶凝對冰半臂添來壓住滿身花影 猶愛

玲瓏石畔玉笙細弄處清韻堪聽冷浸丹唇響轉

銀簧度出林梢花頂笛空翠吹簫譜把一一新

聲重訂算生來不 神仙怎得老 松清與

余試嘉興詞人偶讀范石湖花影吹笙滿地淡月

詞意以花影吹笙圖為題調疏影佳者凡五六闕既

乃屬石門方蘭士 錢唐 西梅 洛 補二圖吳江郭

頻伽錢唐陳 伯皆有詞

定香亭筆談 卷二

疎影 題花影吹笙圖 郭 慶

潑水正玲瓏澹月簾影垂地悵望銀河閒弄

參差竹 儂知是誰思橫枝清瘦疎花活漸飾滿薄

羅衫子只枝頭翠羽雙棲窺見那時情事 難忘

黃昏院落畫闌十二曲曲同倚半攏春纖半度

脂香炙暖一行銀字年來白石風情減有自作新

詞誰記但每逢 花月嬋娟便想畫中雙髻

陳文杰

苔階露溼正晚風料峭輕涼時節小院無人閒理

瑤笙香唇定然寒徹南朝玉塞關山遠訴別恨聲

聲嗚咽漸滿身花影玲 吹醒一天明月 猶情

小樓清夜箇儂在月下鶯管徐歇倚遍闌干羅袖

微拉纖手映來如雪繡囊銀字都零落空夢斷餘

音清越料祇應花外銀蟾照見斷紅雙鬢

暴書亭久廢為桑田南北坵種桑皆滿亭址無片甃

而荷鋤犯此地者其人輒病豈文人真有靈魄耶余

就其址重建暴書亭石階石柱可久不廢

暴書亭扁為嚴太史繩孫所書亭圯而扁未毀仍懸

亭中舊有楹帖為吾鄉江檢討楮書竹坨集杜句云

會須上番看成竹何處老翁來賦詩聯木久無余重

人香亭筆談 卷二

書刻于石柱間

暴書亭

阮元

久與坨南訂舊銘江湖蹤跡髮星星六句歸築三

間屋萬世

頭秋芋熟落帆亭

畔古槐一早死雙孫老誰暴遺書向此亭

檢討後人藏有竹坨圖海陵曹秋厓岳所畫余屬周

采巖方蘭士摹之竝和檢討百字令詞和者三十餘

人載竹坨小志

百字令

和朱檢討自題 竹坨圖原韻

阮元

元生歸矣記江南春雨扁舟初泊自種坨南千箇

竹老讓嬾雲閒託繭線牽魚弓枝射鴨足伴填詞

樂畫圖長在肯教蹤跡零落 今日水淺荷荒巖

低桂蠹殘址雉廚酌何處牆邊樓影小會展秋牕

風懷儒老乾坤書懸日月莫漫悲亭壑重摹橫卷

遠山還染三角

王昶

南湖放櫂正春殘兩岸楊花漂泊一卷生綃重畫

取彷彿前賢棲託茆屋灣環蓮漪澹沲負此幽居

樂潞河羈旅潮生還看潮落 料是投老歸來書

亭醜舫昔雨同絃酌記向竹西頻話舊悽絕蒼荒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井幙者碩凋零雲初衰謝重見開邱壑丁丑戊寅 問余與稼

翁同寓邦溝又與伯承同官陝右語及南北坵燕 廢悵惘久之今稼翁早歸道山伯承亦下世而芸

臺學使將修復 之是可喜也 他時過訪叢筠應滿籬角

吳錫麒

二分竹外記江湖載酒歸來曾泊老盡篔簹人不

見往蹟畫圖重託菱葉波長藕絲鄉闊讓與閒鷗

樂寥寥琴趣翠聲天半吹落 誰復黃雀風中鬥

雞缸滿相對斜陽酌秋水藉袈橋口路遮護幾層

雲幙危石能扶虛亭更茸高致傳巖壑明年筍候

一尖選迸紅角

錢楷

五湖三畝歎斯人仙去浩荒蓬泊一片研經心事

在研經室學賸向畫圖尋託流水門前綠楊牆外

買斷垞中樂竹猶無恙幾番青復吹落擬向梅

里停橈小樓添處整頓還商酌學使有重修且覓

丹青傳粉本依樣圖書簾幙舊句重翻新詞競唱

別又成邱壑攜歸日下填詞聲價爭角

張若采

長蘆秋老有乘槎仙使荒灣初泊棧觸研經心一

片多少古懷難託看竹敲筇披圖岸幘更印林泉

定香亭筆談卷二

五

樂蓉綉樵取翠雲千片飛落還憶歷下移碑鄭

鄉表墓到處羞清酌試展畫圖仙館似學使有現

清影斜飛簾幙亭廢重修書殘更暴對畫成林壑

圍牆栽竹游人遙識亭角

朱文藻

柳邊竹外後百年星使畫船重泊亭北垞南遺址

在韻事丹青堪託萬卷藏書雙周甲子藝苑談資

樂舊圖作于康熙甲寅今圖作于煙雲新染免教

名蹟流落憶昔景仰宗風手編年譜系述勞斟

酌文藻會編竹繡水橫塘曾盪槩何處春風柔幙

襍賦詩窮翦鬢鬢改歲序蛇奔壑江鄉歸老做廬
同此牆角

修暴書亭落成重題一闕 阮元

南垞荒矣問書船潞水何人停泊經卷詩篇零落

後魂夢向誰棲託把酒能招披圖相慰畢竟歸來

樂結成亭子我今重為若落才見五馬行春雙

鳧漾水攜畫同斟酌尚有孫枝桐葉在護爾秋風

簾幙疊石栽花引牆圍竹依舊分林壑者番題柱

夕陽休礪牛角

余以養蠶詞試杭州詩士得絕句四十餘首錢塘江

定香亭筆談卷二

五

鑑云美人莫惱秋羅薄一箔紅蠶兩鬢絲仁和諸嘉

樂云蠶孃若肯拚荒歲金屋新妝頓減來著意相反

便覺新警他若陳甫之記得前溪寫簾箔鳩聲梯影

畫江南沈毓蓀之流水滌澗桑不斷東風吹出剪刀

聲徐鉞之誰家少婦看花去猶恨羅裙繡未成陳復

亨之葉價怕昂絲怕賤蠶孃心事費評量皆能自出

機杼嘉興以鴛鴦湖詠鴛鴦命題亦得絕句數十首

張霖云阿儂生小湖邊住見慣雙飛雙宿時丁子復

反之云阿儂生小湖邊住不見鴛鴦相對飛但見鴛

鴦湖畔水雙流相合不相違曹言純詩云湖邊盡種

連枝樹好讓鴛鴦到處棲沈大成反之云知他水鳥成雙宿開得芙蓉自竝頭楊蟠云曾記數來三十六果然十八對成行吳曾貫云度却金鍼還倦繡有人斜倚畫闌看亦佳

偶閱韓江雅集有陳授衣章養蠶句云蠶孃養蠶如養兒用意甚佳金匱錢梅谿詠有養蠶贈內絕句云支持兒女眠初穩十萬生靈正待餐又云經綸吐盡為人用畱取輕身一對飛皆吐屬不凡余苔梅谿詩云蠶利蠶工賴長官蠶多葉少養蠶難梅谿更有驚人句十萬生靈正待餐梅谿工於八法尤精隸古與定香亭筆談卷二

山左桂未谷韻齊名欲以八分寫十三經復鴻都舊觀

余試嘉興既限鴛鴦湖詠鴛鴦復限射雕七律戲謂幕中友人曰既歌石帚暗香疎影不可不唱東坡大江東去也嘉興吳書城詩云日落邊城耀錦袍將軍射獵試鳥號雕盤峭嶺千尋出帛裂秋雲一箭高記取平蕪灑血定知清塞失霜毛歸來解帶應酣飲猶有腥風出繡炭可謂典酣落筆丁子復有句云自有將軍能絕塞共看都尉獨過橋用北齊斛律光事對李廣事亦典雅可誦

嘉興試銀河篇佳者頗多惟丁子復烏雲一抹起銀浦灑作承平洗兵雨二句最洽余意余亦有擬古銀河篇蔣山謂頗似唐人

銀河篇

阮元

七月銀河秋露涼八月銀河絡角長九月銀河終夜轉曉天殘月已飛霜儂家生小長安住漢家轉戰輪臺戍儂在黃姑渡口行郎向銀河最西處銀河夜夜入高樓樓上風清易覺秋更有高樓在城北樓中想亦有人愁鳳城砧杵停中夜珊珊疑聽河聲瀉河聲若肯向東流乘槎會見征人下可惜定香亭筆談卷二

定香亭筆談卷二

毛

華年若逝波年年清露入秋多宮中百丈銅仙老為問紅顏更若何紅顏半在鴛鴦殿多少秋風落紈扇不見昭陽日影紅惟有銀河鎮相見安能三五月常盈掩住銀河不得明又恐流光千萬戶愁人別有一般情

丁子復

秋河伴月案戶牖蒼龍掉尾連箕斗白雲飛盡夜未曉金波無聲瀉空杳仙槎徑渡水清淺癡牛服箱車輪轉白練橫斜冷不收宵寒織室機聲秋靈誰飛來兩兩翼鈎星耿耿秋繩直櫂檣掃落摧寒

芒西流向曙迴清光烏雲一抹起銀浦灑作承平
洗兵雨

金衍宗

秋羅雲薄涼蟾入金井梧桐珠露溼銀河案戶聲
西流夜深烏雁南飛急練痕遙挂暮天長新月如
鉤欲讓光十二樓中簾盡捲不知隔斷是紅牆盈
盈一水橫銀浦城上烏啼聞戍鼓刁鐃望斷玉關
秋砧杵敲殘雲渡古此時別殿晚風天紈扇西風
又一年秋屏銀燭涼初透玉枕薰籠悄未眠況復
高樓愁永夜天街一片金波瀉羅帶風飄下玉階

定香亭筆談

卷二

美

流蘇月冷臨芳榭別殿高樓共幾時仙槎何事獨
歸遲人間悵望銀灣畔碧海青天那得知

金光烈

井梧葉落秋風起碧天夜靜涼如水箕南斗北火
西流耿耿銀河千萬里仰視流光照女牛羽車雲
輦幾經秋素影遙連鳩鵲觀清輝先入鳳凰樓鳳
樓鵲觀夜還曙一水盈盈不可渡縹緲如聞玉宇
笙高寒下滴金盤露誰家機杼動離情天漢無聲
似有聲蟋蟀階前霜乍冷芙蓉塘外月還明關山
萬里同今夕悵悵河梁終歲隔天上虛傳織錦梭

人間那得支機石奉使尋源憶漢家客星遠訪徧
天涯若從井絡西邊去試泛張騫八月槎

桐鄉金以報有詩才幼孤賴其長嫂節婦王氏教育
成之余書其貞壽圖後云昔宋興宗幼立風概謹事
寡嫂南齊韓靈敏事節嫂如母竝重于史官以報其
益敦品力學以副之

余在吳興試蘋花詩佳句如歸安孫五封云五字風
流在江南日暮春武康徐熊飛云小朵最宜涼雨後
清芬無奈晚風時孝豐施應心云幾點輕鷗閒似爾
一秋涼水淡於前歸安芮寅云細雨清香通款乃晚

定香亭筆談

卷二

美

煙深影聚蜻蜓烏程馮潮云八月疎香依水木一年
好景記汀洲安吉郎遂鋒云八月涼波何澹沱六朝
清韻重徘徊江南花事日應晚湘水故人應未來
余於丙辰秋按試吳興中秋日試詩士以詠東坡丙
辰中秋作水調歌頭事命題烏程張秋水鑑詩云離
合悲歡十二時一番同缺一番思前身本是來天上
除却君王總不知可謂得詩人敦厚之旨矣
張鑑菱花詩云漁婦曉來皆對鏡隣舟歸去便成歌
用典雅切

德清許積卿宗彥績學甚深於天文尤能會中西之

通徐養原乃西瀋編修天柱之子天算之功頗精自言學之二十年矣

歸安楊鳳苞子初見其西湖秋柳詩以為才士也繼至吳興鳳苞以經解入試于先儒之說剖析原委甚為精核尤深于音韻之學謝蘊山方伯聘之入幕以侍老母疾辭不就

孝豐施小愍應心年未及冠詩學漢魏六朝以近體作饒歌橫吹諸題舊錦新裁甚為奪目

施小愍今樂府上之回

定香亭筆談 卷二

罕

萬乘向回中蕭關野燒紅樓臺望行月笳鼓警邊風西極來天馬前軍拂彗虹甘泉故宮在落葉滿秋空

將進酒

終日勸君醉良工未可觀江河杯酌盡天地酒人寬對月金尊滿圍風繡幕寒放歌心所作得意且為歡

石雨

流黃搗錦石石上水曾經南浦春波綠西洲蓮子青寒沙明遠渚涼雨散繁星載酒何人過蘭橈不

暫停

隴頭

隴頭流水去天涯隴上征人苦憶家寒雁自憐蘇屬國驕驄不戀李輕車秦川萬里開冰彩嶺樹千年著雪花嗚咽數聲驚別夢朔風何處動清笳

洛陽道

長秋寒夜幾聞鐘大道春光處處濃遙憶層城見楊柳相看雙闕似芙蓉龍銜寶帳三千所鳳卸珠簾十二重蕩子更工蘇合彈五花驄馬好游從紫驪馬

定香亭筆談 卷二

罕

黃雲海樹隱邊笳滿路烽煙滿積沙老去秋風移首蒼羞看夜月映桃花獨棲聊謝紅梁燕共飲難將白鼻騮錦作連錢珠作絡馳歸應是日初斜

孝豐吳蘅臯應奎

余兩試其文均置高等不知其能

詩試畢自呈其讀書樓初稿苦吟綺思絕似長吉樂府歌行尤佳始知錦囊佳句不受風簷迫促也設蘅臯生自呈其稿則吾失此人矣然則吾所未見之才亦多矣為之慨然

吳蘅臯讀書樓詩

古豔曲

秋來明月照高樓少婦當窗黯欲愁驄馬長年驅
遠道芙蓉別浦隔空洲重重芳樹浮雲合穆穆金
波亂水流書札不堪頻目斷天邊莫問大刀頭
熟知絲布澀難逢莫唱吳聲最懊儂不分房空樓
病鴉誰憐骨出比飛龍長檣鐵鹿三千里大道朱
樓十二重浪語移湖安屋裏繞牀那得種芙蓉
十重樓閣九重牆本是盧家舊畫堂院院東風紅
芍藥池池春水紫鴛鴦柔柔婀娜嬰蘭婦憎馬瑯
琊大道王相望含情不相見祇憑飛夢越河梁
油壁青驄記舊遊團團初日正當樓齋房芝草皆
定香亭筆談卷二 望

水罷和憐笙歌何處繁華會乍著青裙尚惘然
康徐雪廬熊飛幼客平湖備受孤寒之苦勵志于
學詩有才力尤工駢體文嘗有啟投余云春風未至
先欣桃李之心時雨將來已動蘭若之色是能不失
唐人風範者
徐雪廬風鷗詩鈔
登支硎山曠然亭
遠山來自天目峰元氣盤結蒼精龍龍行一曲一
城郭地脈騰躍皆趨東觀音山頭萬丈壁上有磴
道凌煙空湖光山色抱三郡氣勢收納亭之中我
定香亭筆談卷二 望

昔倒拖青玉筇登高手摩竹柏桐繁霜既降山骨
露木葉掩映斜陽紅浮雲出山風轉蓬今日又到
王宮吳郎石子存舊約桃花落盡重相逢連山
木吐萌甲春雨一洗爭惹龍紛紅駭綠森滿眼
洪濤鼓蕩千芙蓉飛流濯足興未窮飄飄更倚巖
前松扶輿靈秀莽奔放下方一片青濛濛人生何
事戀榮辱白髮容易摧春容掉頭竟泛五湖去豁
然天地翔孤鴻
登穹窿山
我昔手攜赤藤杖紅樹林中躡星上丹霞滿山風

裂破天雞不斷空中響二十年來孤往客芒屨又
 踏山邊石入林恍惚失來徑四面崇巒插天碧山
 雪瀑挂千仞溪上桃花深一尺花間磴道蒼苔蘚
 斑玉清洞府非人間眼前突兀耀金碧靈真出沒
 松風寒森然動魄翠微裏七十二峰生足底鬼神
 驅使洞門雲遮斷微茫太湖水上山下山一片白
 呼吸雲華生羽翼古臺嶢嶢臨不測我忽登之亦
 奇絕空山萬古春茫茫放眼一氣同青蒼征帆過
 雨去不息遠山多處吾家鄉田園半荒歸未得夢
 寐長在天一方赤松仙人倘可遇此身願學張子

定香亭筆談 卷二十一 器

房

焦山尋瘞鶴銘

仙人御風行控鶴如控馬何年委靈骨遺跡荒山
 下長江湛春容月共寒潮瀉幽竹碧濛濛廊陰雨
 飄瓦殘碑叢古苔林樾映清灑瑤池失清唳露白
 仙音寡天末三層樓吹笙懷隱者

與京口諸子重登蒜山春波閣

倉然淮楚到尊前勝侶重逢啟別筵高樹濤聲過
 白晝大江帆影落青天驚心風雨登臨日回首英
 雄馳 年十萬長刀殲寇地那堪海道尚烽煙

廬蓮花莊懷趙子昂詩云花時鶴徑仍芳草門
 鷗波易夕陽施小憩歸雲菴懷孫太初詩云菴前
 唱晚來起月下鶴聲秋裏聞俱饒神韻

思翁最喜趙吳興離華秋色圖所撫不止一本余
 其癸卯年所臨畫幅帶水長林浮煙遠岫草樹松
 韻雙清吳興山水以清遠移人然濟南據岱麓
 七十二泉隨地湧出匯為明湖水木明瑟萬荷
 流出城北滌澗華不注前每當秋霖初晴橫雲
 與如圖畫中矣余兩年歷下復至吳興思翁此
 而懸行館自題長句且命多士題之

香亭筆談 卷二十一 器

吳興試院題董文敏摹趙松雪離華秋色圖

阮元

思翁本是江南客老與吳興門風格一卷分從舊
 墨林自染青山上生帛歷下青山有離華山前元
 正草窗家吳興清遠家何處碧浪秋蘋自作花道
 入同住鷗波裏為畫齊州好山水秋色山光尺幅
 西風鄉思千餘里我曾兩載按齊州萬朵荷花
 尺樓七十二泉流不盡青煙兩點離華秋離華
 也真絕畫意詩情不能說螺黛濃開那尹眉
 別昆吾鐵白雲如帶樹千株雲外單椒翠

影孤若愁難到雙峯下試看華 此幅圖華亭妙
筆朝朝見壁上雙峯壓吳練我今攜畫到吳興空
見秋山大如弁弁山南畔小詞場秋 題詩千百
行好山到處看不足又上何山望弁陽

蔣徵蔚

明湖秋水明如練我在江南不能見離華山色鬱
蒼寒我向吳興畫裏看此圖本是鷗波筆點染生
綃誇第一癸辛街破草牕寒流傳更到香光室香
光妙筆擬鷗波平遠青山擁髻螺無端描出單椒
影想見豪端秋氣多雙峯秀澤橫雲衣暮靄朝嵐

香亭筆談

卷二

吳

青未了練帶頻將跣注躡天容畫出眉痕小有時
著意作深秋樹杪千尋紫翠浮雨點空蒼畱不得
煙早已徧齊州三間屋近依山住本是齊州棲
隱處可憐泗水老潛夫苦憶當年山下路作圖聊
復慰思鄉一段風流未可量只今讀畫多生趣想
見丹青各擅場竭來我訪鷗波屋菡萏霜清殘竹
未離華深惜不親游欲乞弁陽成小築

徐熊飛

秋山卓立秋波清古香觸手煙霞生單椒秀澤忽
在眼林巒婉媿明秋晴香光主人足天趣簪紱不

淡山林情幽花開老畫禪室染筆欲與鷗波并螺
峯兩角落縑素絮雲一抹橫輕清點綴生青塗活
碧嵐光澄淡波無聲昔聞公謹溯蒼雪弁山深處
開柴荆王孫特為寫鄉思離華青峭當軒楹雲煙
過眼入橋李幾時尺幅歸華亭華亭所摹非一本
今觀此本尤為精華不注山岱麓北明湖倒浸青
蓮莖霜風淒緊木葉脫秋氣白若銀河傾吳興山
水但清遠安能瘦削由天成想當林臥契巖谷粉
黹墨難勞經營古來妙手兩文敏每借山水通仙
靈試來展讀白蘋館齊煙千里飛空青

定香亭筆談

卷二

吳

烏程陳無軒學博 勤學修節能詩工書鄉黨以孝
廉方正薦之以有官之人未能合例中止
道場山歸雲庵有孫太初墨蹟手卷并明人字畫極
多陳無軒彙裝為三卷余在湖州以官帖向山僧取
觀畱帖為券閱畢仍以卷易帖以防胥吏竊匿且為
後來長官取卷之例

題孫太初墨蹟卷後

阮元

山人化作秋雲飛吳山松冷雲初歸草菴白塔不
能至惟見白雲明夕暉去年道場山上去杖策直
叩枯禪扉聽詩頗有古錦版侑茶不用黃金徽今

秋移文入山去直取朵雲來棘園滿堂賓客共翦
燭把卷羣歎所見稀山人詩翰清似鶴華陽真逸
猶嫌肥後來過客五百載縑楮半為山人揮蒼煙
過眼月露溼疑有雲氣沾人衣此卷不可染塵俗
送爾以詩歸翠微

以元人十臺懷古詩及序試湖州詩各有佳什序文
尤多沈博絕麗之作武康徐熊飛云瀟湘過雨雲夢
生煙章華之鸞珮璆然朝陽之蛾眉宛若彭城水落
項王有戲馬之鄉督亢霜高燕昭築求賢之館亭長
歸來已為天子泉鳩諡後空怨僉人歌風則雲氣連
定香亭筆談卷二

天望思之華荒地雲擁愁來波流恨去山圍故國
鶯啼三楚之花火入荒陵鴛化六朝之瓦烏程張鑑
云浮雲南北憐舊曲於銅鞮溝水東西惜商歌於玉
樹臯盤細馬徒呼劉表之鷹夜冷蛻膏不下武王之
鴨金仙已去聽漳水而無聲玉馬徒畱寫昭陵之遺
影臺邊鴛瓦虛覆寶衣帳上銅溝愁窺鵲鏡烏程周
聯奎云鹿游茂苑三層少碧玉之階蓮落梧宮滿地
有紅心之草笑當塗之鑄雀二喬已嫁英雄誦賦筆
之凌雲七子獨推貴介歎凌暑避如迎北牖之風鳳
去臺空漫鎖南朝之月銅仙已別淚灑秋香鐵馬頻

來露飄夜月歸安姚樟云重踏乾谿之雪來攀鶴市
之花花谿茂苑懷春之蘿苧猶香翠被玉鞭問鼎之
英雄安在殘山賸水偏歌金縷聲聲衰柳斜陽吹落
碧雲片片冀北山川遙通朔氣九州人物盡自東來
鄴下之霸圖已歇漳水東流金陵之王氣全收雲山
北向香分履賣憶春朝寒食之期燕冷烏棲正白下
西風之候歌殘金鳳路指銅臺聲怨紅鵲洲寒白鷺
桂宮星暗依稀愛子之來歸玉碾塵生彷彿麗人之
入夢三千年一萬里歌臺舞榭盡平沙落日之中前
三國後六朝蘭殿珠宮生春草秋風之感
定香亭筆談卷二

姑蘇臺 徐養原

風冷梧宮怨若何越來兵燹等閒過捧心士女愁
麋鹿嘗膽英雄枕甲戈香徑平煙迷夕照寒村浣
石冷秋蘿生憎枹鼓親援日消得高臺幾度歌

章華臺 周聯奎

度材截嶽氣憑陵誰信三休到未能驕志曾隨長
鬣相雄風偏愛細腰登投龜肆詬真同戲當壁爭
端曷可憑却笑乾谿終走死渚宮荒冢野花凝

黃金臺 溫純

歎息昭王尚有臺英雄於此劇憐才春歸黍谷思

鄒衍秋掃苔基問郭隗濟上論功昌國最薊門長
望霸圖開誰言天下無奇士不為黃金不肯來

朝陽臺

胡澍蒼

巫山雲雨本荒唐一夢千秋枉斷腸
誰謂何曾原宋玉微辭從此感襄王
須知神女心無玷其奈文人筆太狂
暮暮朝朝空想像楚天極目但青蒼

歌風臺

姚樟

大風雲起古臺平莽莽河流泗水聲
帝業已歸三尺劍長陵不與一杯羹
祖龍歲月先奔逝逐鹿山河幾戰爭
知道他時王諸呂九原猛士泣韓彭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五

戲馬臺

邵保初

虞歌雖逝總消沈百尺高臺自古今
竟有浮雲齊沛水苦無王氣壓淮陰
彭城九日空秋草塚下千年有壯心
輸與尚書臺上客百餘祖饒發高吟

望思臺

唐晉錫

嫡孽稱戈且莫論繡衣持節最驚魂
求仙下策成巫蠱開塞荒兵到子孫
突出銅人原可怪遠殞金玦豈無冤
傷心不待壺關請未上高臺已淚痕

銅爵臺

鈕芳春

清漳流水繞荒墳猶見三臺倚夕曛
文獻鄴中傳

七子英雄天下竟三分名香綺履埋荒草
古瓦殘觚落暮雲太息當塗貽祚短
墓門誰表漢將軍

鳳凰臺

孫姚桂

振衣直上鳳皇臺鳳去千年竟不迴
三國遺風空寂寞六朝舊事重徘徊
依依飛鳥望中沒葉葉征帆天際來
莫負崔家黃鶴句較量終遜謫仙才

凌歊臺

施應心

宋主凌歊遠擅名當年于此會羣英
揮戈遂使羣姦戢伐獲從知霸業成
百里湘潭搖翠堞三千歌舞住雕甍
可憐丁卯橋邊客雪水雲煙動古情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五

歸安嚴元照沈潛經史小學淡於時名
余於錄遺識之所著娛親小言頗精覈

吳興風土宜蠶桑田之多與稻相半
丁巳八月下旬按部至此西風落葉騷
騷然有深秋意矣因成四律以邀和者
且以課郡中詩士時江浙和者數十家
惟錢唐陳雲伯獨有扶桑倚東海一枝
仙樵四時紅二句意境闊大得未曾有

秋桑

阮元

扁舟衣袖乍驚寒下若桑林綠意殘
初響天風知半落未逢夜雪已先乾
樓前有日蒼涼出陌上無

箏錯雜彈若使秋胡今始到黃金一色樹頭看
 西河古社重徘徊木葉應知庾子才洪水秋期貧
 婦怨晉廷九月餓人來采菱織手空戍如舞柘輕
 腰不共迴偏是吳儂感蕉萃十年牆下記親栽
 疎陰十畝間青黃誰向花前喚索郎釀秫時光宜
 薄醉調絃情緒動清商但教天下輕絲暖何惜林
 間墜葉涼試種東坡三百尺芟來終比暮春長
 漁陽八月已空枝還是吳興霜露遲飛鳥雨晴猶
 護羽野蠶風定尚懸絲遠揚試伐深秋後光景能
 收落照時料有茗溪老桑苧垂虹秋色滿新詩
 定香亭筆談 卷二 奎

伊湯安

秋老桑畦落葉填野人籬落與悠然鷄鳴隔巷增
 涼意鴉亂疎林淡夕煙陌上風高懷靜女隆中樹
 古想名賢祝他比戶皆輕暖繪入幽詩第幾篇
 花間戴勝記新陰啼鴉聲中思不禁剩有風枝掃
 茅屋尚爾霜葉襯楓林明年春繭須如甕薄暮秋
 胡莫贈金好待樹頭紅甚熟勸農時節重相尋
 秋桑用王阮亭秋柳詩韻 蔣徵蔚
 阿儼何處黯秋魂放棹重來過石門五畝小牆凋
 沃影一林寒露認柔痕當時篋執吳孃手此日杯

傾箸下村擬種原蠶知未得金鉤輕剪更休論
 猗猗本是不經霜枯盡天風到野塘看處莫教連
 柘館折來猶記覆蠶箱塵乾東海愁仙客寒重西
 虞記穆王更乞成都栽八百醜條從此老閒坊
 愁絕秋人正授衣紅閨禁忌事全非綠梯踏罷路
 猶在黃日照將枝漸稀少女年華憐欲老寒禽牖
 戶不禁飛幸他未化機絲去憔悴深知節序違
 如黃滿箔劇堪憐疎餘而今只聚煙無奈林中難
 戀宿有人樓上欲裝綿交交黃鳥空三月采采青
 裙又一年為語羅敷休悵望來春證取綠雲邊
 定香亭筆談 卷二 奎

江振鷗

收盡原蠶樹半空疎枝搖曳暮秋中休將怨綠題
 餘夢却為知寒耐晚風篷戶樞機吟索莫玉人爪
 甲賸玲瓏輸他綺繡先春去賺得丹黃對錦楓
 零葉猶堪飽夜霜西風又送馬頭孃略畱閒畝春
 陰在空使歌臺舞袖長牙尺才分人冷暖筠筐休
 說價低昂羅敷本是貧家女誰壓江南黃竹箱
 蕭條白日上牆陰墜葉陳根春事沈半載雨晴誰
 料理一園霜露最侵尋唐梯仄徑無人到柘館寒
 川落影深祇有野蠶僵不得又成寒蝶入荒林

千樹平圍碧浪湖客懷銷落一株株使君五馬來
河晚寒上單衣望未孤漫使銀尊翻鑿落先看筠
管響蒲盧閒吟且勿傷遲暮老繭抽絲紡得無

陸繼輅

獨客禁寒待寄衣吳興秋色太離披一林風冷初
傾釀幾葉春殘未化絲秦女攜筐歸緩緩陳王讀
曲記枝枝我來偏動流年感小字空傳未嫁時
秋閨閒挂桂枝鉤日出東南不下樓敗葉有時棲
蛺蝶空林無復聽鳴鳩織成虛訂黃姑約落盡非
關青女收何必陌頭衰柳色短牆一步動離憂

定香亭筆談

卷二

香

鬢影衣香似隔生漁陽歌歇事頻更乍拋春女悲
秋淚訝聽涼宵食葉聲似爾飄零真不負幾人刀
尺未催成爲他八百孤寒望早發春芽慰別情
天風枯盡正愁予且喜猶傳汜勝書寒甚轉依斜
照裏感深尤在嫩涼初相君老去思荒宅處士秋
來幾敝廬衣被功成休更問閒閒十畝未全墟

端木國珣

桑莎西風郭外稠枝頭誰復挂金鈎雞豚影散村
陰寂稻風寒社事秋無藉煙花連杜曲任教菱
葉采汀洲征人未返羅敷老五馬重來爲爾愁

定香亭筆談 卷二

會記桑陰綠過牆半年閒煞馬頭孃蹄風蕪剩并
刀影覆露枝空野繭香春好也曾彈陌上夜寒猶
自夢漁陽最憐賣盡新絲後却共天寒翠袖涼
更補幽風畫裏看分明村景見闌珊柴門客話夕
陽落柘館人稀秋雨殘月冷機聲縹露寂烏空梯
影踏煙寒世間若有冰蠶種綠老霜前尚未乾
萬家衣被一春償自耐閒閒十畝涼繭種蝶魂迷
古陌絲團蟲影挂斜陽鶯花郡宅誰供圃雞黍田
家獨面場晚乞使君桃李課也將餘蔭問江鄉

童槐

定香亭筆談

卷二

香

天風昨夜到枝頭無復當時繞指柔帝女綠空辭
晚歲秦娥夢杳隔深秋黃綿人散村前社紅葉聲
多陌上樓我亦清寒依十畝絲絲不斷憶春愁
矮林疎秃乍經霜動影餘暉戀女牆旅語新尊話
重九邯鄲舊曲怨清商幽禽心事營巢戶處士秋
情仰屋梁畱得雙蛾憐已老前身依約認空桑
已教羅綺徧南州獨忍荒涼奈爾愁遠道夢殘驚
促織故園秋老賦鳴鳩煙埋亂葉提籠徑影斷斜
梯削桂鈎豈有紅顏來采采惟聞菱唱隔蘋洲
記得深閨蠶事忙馬前濃綠見攜筐重經上箸霜

四八九

初白錯認東坡樹本黃千戶侯門殊冷煖一時仙
侶說滄桑秋風病骨南陽思舊日琴絲亦漸荒

徐熊飛

雁信先催下若寒叢條徧野雨初殘田家客到酒
方熟樹杪雞鳴露未乾柘屐任教乘興去銀筭還
記盡情彈近來不厭多黃落雜樹柴扉畫裏看
征途何處動低徊木落漁陽想漢才木末已無蠶
妾隱林間誰訪索郎來白蘼帶露村村曉黃蝶從
風故故迴滿耳蕭騷鳴碎葉陽春曾向陌頭栽

蕭晨極日葉垂黃林外郊居是沈郎綺日光寒剛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五

八闌天風聲歇已三商枌榆古道秋煙晚槐柳荒
村霽色涼三宿匆匆感栽植寸心還與水流長
斷垣高下映煙枝無那江南雁信遲落日叢條淒
碧野濃春桂籠繫青絲西風古驛蟬嘶後涼露東
臯雉狎時澣筆為圖憶松雪盡收黃落入爾詩

張鑑

翻翻落葉下柔枝舊部爭傳樂府詞才見使君來
遠道不堪女伴阻前期黃雲戍上西風緊紅粉樓
頭暮雨遲嬾向曲腰問消息湖池遙望已離披
蘆簾紙箔滿比鄰三月深閨少婦情玉勒再來成

舊夢金環重探認前身垂垂寒蝶迷空社格格鳴
鳩過別津比似吳門仙蹟斷滄田東海又揚塵
閒却金籠更玉鈎山蟬嘯罷忽當秋竹根夜冷傾
紅友城窟霜乾踏紫驢虛憶美人空北部幾時高
士話南州祇應寡女絲猶在彈作清商上陌頭
神仙丹甚本虛無凋盡成都八百株斜日蝶蛸懸
老樹晚寒鑿落倒新籬于今拈葉悲秋士向後攀
條屬小姑禿樹只應同白髮誰栽黃竹到句吳

陳鴻壽

下若驚迴浙瀝風綠雲吹起碧湖中攀條別意遲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五

青女療眼奇方覓宛童桑落酒傾陶令宅柘枝舞
散楚王宮野人不解愁搖落祇喜斜陽到檻紅
彎彎涼月唱初三折與兒童當篠簞刀尺聲中人
似舊牛羊牧去路偏諳寒雞向暖飛枝北野更尋
秋過屋南虛說星精能駐歲不如託命是紅蠶
柴門仍借遠山遮烏柏丹楓豔歲華著作林疎望
歸雁文章樹老待棲鴉寒濤碧海仙人地野火殘
煙帝女家莫怪機絲虛夜月一時散繭尚騰花
驚心女伴促裝綿話到漁陽思悄然秋陌春閨渾
似夢三榆五棗互生煙年豐早賽雞豚社風緊初

開鵝鴨天羅綺叢堆誰省識憑渠衣被總年年

陳文杰

寒林葉葉響天風秋在疎煙細雨中牆外空條仍
嫋嫋陌頭圓影尚童童三更冷露迷梁苑二月春
風憶鄴宮獨有樽桑倚東海一枝仙槎四時紅
指點疎林蔭綠潭夕陽惆悵使君驂書編淮海春
非昔圖展幽風景尚諸憶我會經歌陌上有人對
此話江南莫教蟲食清陰減畱飼吳儂八月蠶
春郊曾憶綠雲遮蕭瑟江鄉換歲華五畝新涼飛
野雉四衢殘照隱歸鴉箏彈秋月羅敷宅琴譜西
定香亭筆談卷二

美

陳文杰

風漢相家檢點寒袍感衣被論功歷盡洛陽花
家家妝閣熨吳絛話到三春事惘然繞宅清陰流
曉露連村疎樹瘦寒煙西河舊夢紅蠶月南陌新
愁白雁天寄語吳孃莫惆悵鳩聲梯影待來年

萬憶前因後君五馬躊躇過目斷當時採葉人

胡敬

微黃比似鞠衣痕幾樹蕭疎蔭華門材美早需當
世用價高畱待異時論禦寒祇爲蒼生計歷久空
餘直幹存多少綺羅叢裏客可會根本與酬恩
西郊昨夜有霜侵減却茆檐一片陰但使陽和調
晚節幾曾經緯負初心春闈自昔相須急寒士于
今得庇深菊秀蘭芳休把玩直垂青眼到疎林

龔雁

兩度攀條意最長憐他東海舊栽桑百年偏易逢
定香亭筆談卷二

美

秋夕一樹曾經捧太陽重遇使君紅叱撥已拋天
女綠衣裳吳孃嫁後工相憶憶到青青也斷腸
轉眼離披照影微橫梯落翦事都非盤中絲盡春
蠶老陌上車回涼葉飛兒女生涯渾似夢田園風
景不如歸城西柘館依稀認冷雨寒風又打扉

江鏐

普利真成色相空息心名義誤從同天興寺裏蕭
疎雨願會堂前浙瀝風僧錫未妨三宿戀佛華虛
借一枝紅衲衣若復求絲縷忍向春時憶折蓼
錢唐方芷齋夫人芳佩汪芍陂中丞新之室也幼工

吟詠會問字於杭堇浦翁霽堂兩先生著在璞堂詩集於閨秀中卓然稱大家亦有秋桑和章時楚北用兵中丞督師籌餉戮力王事夫人歸里省墓故第二章結句云然

秋桑和作

方芳佩

閑閑十畝淡煙遮寒日疎林噪晚鴉葉落漁陽愁筆策枝空鄰院冷琵琶陌頭重訪人如夢茗水初波客憶家祇有珠江風景好依然紅徧佛桑花

雜樹丹黃隱四衢仙山寒重說西虞樓頭雪箔人

今昔海上冰絲事有無偶檢蠶書懷帝女因吟樂

定香亭筆談

卷二

府語羅敷烽煙未靖征車老閒却成都八百株

閒同女伴話前游無復唐梯與桂鈎蓋影尚留天子氣箏聲如訴美人愁涼波瑟瑟湖池曲疎樹依依陌上樓惆悵垂虹橋畔路重來已是白蘋秋

酒香時節晚陰寒此際農家亦閉關黃蝶飛來梯影寂紅蠶夢斷翦刀閒吟殘柘館西風裏畫向柴

門夕照間聞說使君詩第一大裘心事似香山

鄞縣蔣孝廉

學鏞

乃全謝山高足弟子老年閉戶於

學無所不窺甬上萬氏得藜洲之傳史學冠天下萬氏沒謝山得其傳謝山沒學鏞得其傳縣令郭文鈺

以孝廉方正徵之辭曰余老且病安能遠至杭州折節於諸大吏之門耶卒不就余益以是高之兩至鄞不得一見

范氏天一閣自明至今數百年海內藏書之家惟此歸然獨存余兩登此閣閣不甚大地頗卑溼而書籍乾燥無蟲蝕是可異也閱其書目龐雜無次序因手訂體例遴范氏子弟能文者六七八人分日登樓編成書目屬知鄞縣事張許給以筆札閣中舊版書極多因修錄其序跋及收藏家題識印記以資考證焉

天一閣金石目錄乃錢辛楣宮詹大昕修鄞縣志時定香亭筆談

所編

卷二

空

鄞縣袁陶軒鈞工詩能古文專治鄭康成一家之學余因擬岑南陽江上春歎詩識之陶軒於甬東耆舊詩文事蹟尤多掌錄故余錄兩浙詩於甬東最詳

擬岑南陽江上春歎

袁鈞

寂寞嘉州客春風又一年江花空自發江柳更誰憐飄落雲波闊枯榮歲序遷閒愁誰共遣芳草暗

遙天

定海李巽占有孝行嘗授徒於某姓不食其晚餐蓋家甚貧歸侍其母同食番薯不忍在館獨御稻肉也

又嘗受富家課子之聘既而知友人挾權力謀奪乃固辭之終就其館穀之儉者其他行類此余曰此真士也以孝廉方正薦之焦里堂有番薯吟一章紀其事

番薯行

焦循

母食米兒食薯母心不豫母食薯兒食米兒能不泣涕海水洶洶浪拍天中有斯人行獨賢使君與金謝不受無名得此身之咎使君曰汝勿却姑買市中珍歸爲賢母樂李生叩首納金去兩眼紛紛淚如雨

定香亭筆談

卷二

空

慈谿鄭簡香勳乃曉行太守梁之元孫以曉行詩得名朱竹垞檢討常贈以詩簡香以墨蹟示余余和有云別擬建堂尊二老竹垞經義曉行詩簡香因建堂祀兩先生余爲書二老堂額秦小峴觀察爲文記之簡香又畫二老重逢圖取竹垞別久重逢轉傾倒詩意

鄞縣童萼君槐刻意爲文詩賦亦皆名雋余試甬上雜詩最愛其桃花風細魚苗賤幅幅漁蓑入畫圖二句饒有畫意

名乃十二齡童子也因以登臥龍山望會稽禹陵詩面試之曰爾知此題難乎對曰難在兩地成一事耳其首句云臥龍不化梅梁飛余拔之竝字之曰梅梁

越海風潮

吳傑

秋波不合積飛雪怪底鼉鼉眼前掣一綫潮來天地青奔騰獨駕東風烈排山倒海雪花吐海若前驅馮夷舞聲搖赭嶺翻雲車勢汨龕山震雷鼓素車白馬空恨吞錢唐折向蕭山奔控弩將軍不敢發掣鯨學士驚詩魂桐廬江上銷風雨輕帆平處痕如縷飛濤雄壯能幾時何事怒心亘千古君不

定香亭筆談

卷二

空

見銀河之水靜無波洗盡兵甲滋嘉禾
登臥龍山望會稽禹陵
臥龍不化梅梁飛瓊瓏佳氣騰翠微風雲萬里護
名鎮百神朝罷迴靈旗蒼松翠柏儼成列玉書金
簡精光結宛委山頭雷雨開窆碑亭下龍蛇掣岫
巖石氣涵餘青玉帛千重會大廷回首蓬萊舊城
闕鷓鴣啼破雲冥冥越王宮殿銷歌舞衰草荒煙
自終古瑯琊北徙爭中原一朝金玉藏黃土豈如
不封不樹明德馨馭下九龍臥風雨

蕭山王進士宗炎越中第一學人也其弟紹蘭文學

竝茂為朱石君師所賞其學實出於宗炎宗炎子端履頗傳家學熟於經疏有詩才嘗作乞巧絕句有云願得巧如荷上露一回分散一回圓又試金銅仙人辭漢歌奇麗頗似長吉

擬李長吉金銅仙人辭漢歌 王端履

漢家宮樹啼鴉急瓦當苔繡鴛鴦溼通天高闕日曠隴銅人獨背西風立西風吹老萬年枝猶憶銅人初鑄時望氣迎來汾水鼎通燿拜罷竹宮祠上陵霍霍磨刀吏豈有神仙妖妄耳吉雲寶甕起狼煙銅人淚滴金盤水許昌宮殿漳河船授禪碑前

定香亭筆談 卷二 齋

露溢田願為黃鶴三千歲移得金莖五百年氈裏駝裝辭漢始躍入河流牽不起沒髻還揚砥柱波題胸羞勒當塗字河上行人說未央摩挲故物總淒涼他年銅雀風吹折空有三臺對夕陽

蕭山徐北溟 深於小學精審不苟王少寇 段大令 玉裁 皆深重之

蕭山傅學瀨老諸生也頗能數典文亦有法

余在紹興作焚香夜坐詩蓋別有所託也次日以此題試士餘姚吳大本云一簾花影不宜夢半榻鬢絲閒似禪顧廷綸云絳帳即今聞眾妙幽齋誰與識清

嚴可謂各極機杼

焚香夜坐 顧廷綸

宵分何事下疎簾愛護濃薰故添絳帳即今聞眾妙幽齋誰與識清嚴閒依榻枕看茶鼎自撥爐灰數漏籤萬籟無聲人悄悄半窗明月映碁奩

試擬陸劍南芳草曲余最賞山陰謝照二句云一道裙腰雙展齒和煙和雨踏青來會稽車同軌作亦多風調同軌後改名雲龍照又有題姚允在仙山樓閣圖七古一篇極凌雲御風之致

擬陸劍南芳草曲 謝照

定香亭筆談 卷二 齋

天涯無處無芳草芳草爭如故鄉好春風幾日到湖頭定知綠徧方干島湖波蕩漾淨無塵畫舫輕搖載酒人柳姑祠外虹橋畔幾疊青衫映繡茵此際詩情近寒食萬里懷歸歸未得惟有蘇州古驛詩礙馬有情舊相識何時鑑水重徘徊柳絮含煙桃藥開一道羣腰雙展齒和煙和雨踏青來

車同軌

鏡湖湖上草萋萋三月黃鶯恰恰啼兩岸春風梅塹外一堤濃露畫橋西清明時節千絲雨嫩綠初翻鳴杜宇胡蝶雙飛踏馬蹄綠波碧色傷南浦門

草歸來日已斜踏青南陌輾香車裙腰一道湖南
路片片飛來有落花放翁五十猶豪縱錦城一覺
繁華夢鏡湖春色在誰家舊游欲說無人共快閣
書巢鏡水邊滿湖芳草發年年酒旗淺落春波影
詩卷遙收劍閣天美人已去空傷碧浣紗賸有溪
頭石東風抹地燕齊飛湖上三山務觀宅

題姚允在畫仙山樓閣圖

謝照

爛熳朱霞接天起皓鶴垂翎啄秋水方壺縹緲見
樓臺雲構瓊瓏碧空裏露壇月館仙所都丹砂爲
牀玉作鋪青鸞背滑控不得夢游要倩仙風扶十

定香亭筆談

卷二

矣

二層城耀金碧斜曛半挂紗牕格松花滿地石泉
香如聽敲碁簾影隔瑤島春風吹不盡此中合貫
仙槎影流霞飽嚼挹天漿愛煞仙山樓閣靜圖成
簡叔妙煙巒濯魄冰壺絹素寒試向蓬萊尋舊侶
彩雲盤屈作闌干

顧廷綸

瓊樓十二紅闌干蓬萊水淺生微瀾翠恩屈曲界
碁局珠簾不捲凝曉寒彈指雲煙麗金碧軟風吹
放星榆白芙蓉城闕仙官居廣寒宮殿嫦娥宅月
地雲階宛轉通銅鑲魚鱗啟玲瓏青鳥掌書鶴守

戶下界但見雲濛濛虹橋影落黃姑渡銀浦無聲
瀉珠露玉笙一曲隔花聽天雞叫醒扶桑樹偶從
瀛海泛枯槎知是仙山第幾家松陰滿地無人到
但有雙鬟掃落花

蕭山蔡應襄方干別墅云暮雨題詩客孤雲下第人
絕似三拜風調

山陰何起瀛長於駢儷之文鑠院試擬顏延年三月
三日曲水詩序及擬賀平苗表皆沈博絕麗於風簷
寸晷得之尤爲能事

擬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何起瀛

定香亭筆談

卷二

矣

臣聞周公成洛流觴之典肇興秦王制西捧劍之
神斯出昔摯虞之對非令節攸關繫東哲所言乃
良辰由昉風俗相傳其來舊矣我大宋高祖武皇
帝誕受天命撫有函夏度邑靜鹿邱之歎遷鼎息
大坳之慙宮鄰昭泰荒憬救寧東漸日域西被月
韻南暨朱崖北訖天墟莫不樹頌蛾伏稽首來王
我皇續承丕緒潤色鴻業典禮制樂登三成五偃
革辭軒銷金罷刃尚廉舉孝悌周官之典養老引
年循王制之舊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俗崇文成
均之職道德齊禮學壹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

珥彤紀事言於仙室肺石無窮獨之民棘林少爭
訟之衆百辟師濟庶績其凝流大宋之愷悌盪亡
晉之毒螫是以耆年興衢壤之謠稚齒有含哺之
樂侮食來庭左言入侍髮首椎髻之邦重舌貫胸
之國鞮譯而至請受纓縻文鉞碧帑之琛奇幹善
芳之貢執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外府

充物郊虞而況天瑞降地符生澤馬來山車出植
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雲潤星暉風揚月至
江海呈象龜龍載文淵乎鑠哉功既成矣可以順
時應令作樂崇德也歟維莫之春粵上斯已桐華

定香亭筆談

卷二

突

鼠化萍生虹見采蘭殷鄭國之士求桑勤幽人之
女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暢皇帝乃登玉輅
乘時龍鳳蓋萃麗和鸞雍容七萃連鑣九旂齊軌
魚甲煙聚貝胄星羅虎賁趨蹌翠華旖旎臨幸乎
樂遊之苑葆佾陳階金匏在席召鳴鳥於舂州追
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歌舞於帝江正樂
既闋羽觴斯進臨水祓除與民同樂上有如天之
福下獻南山之壽有詔曰今日嘉會且餞二王凡
屬有位咸可賦詩並命小臣作序爰拜手稽首以
誌其事云元嘉十一年三月三日太子中庶子臣

顏延年奉詔謹撰

會稽陶綬年四十與童子試苦吟越舟六詠屬稿畢
而真本未完日暮投卷出矣余以此六詩為擅場招
之再試則已廢然歸村居越日始至稿項黃鹹不類
其詩之韶秀也

越舟六詠

陶綬

買道山陰入會稽畫圖行處櫓聲齊劃驚錦鬣翻
萍出撥訝晴虹飲練低兩岸柔風來翡翠半溪花
影浸玻璃笑他欸乃清湘曲日暮煙沈泊大堤畫
教簞編成當短篷濃雲淡墨潑來工螺痕浸處微

定香亭筆談

卷二

堯

分碧漁火明時忽露紅客去岸邊鴉點點人來港
口雨濛濛最憐烏柏村前路泊盡斜陽又曉風鳥
竹竿籊籊纂頭施施釘於竿首謂之小泊當隄仗鑽頭越音讀若纂
汝持弄影不隨流水逝安眠方羨此君宜一篙魚
浪難勝處三月春流正穩時莫訝南人船似馬臨
波垂策莫狂颺竹
波急灘懸路正遙海樓綯索曳條條曉霜貼岸幾
人影春水一肩何處潮宛轉客心縈錦纜滯淫鄉
思繫蘭橈自經戰雨搖風後蓑影鞞聲共汝描機
春波淼淼影徐徐尺布縫將錦不如山好忽驚遮

欲斷雲低偏信挂還虛潮平隔岸輕懸候風急危
 檣半落初安穩行人定無恙來朝應報過江書帆布
 遮莫舟簾爲雨裁晴湖春泛一牕開波光倒碧涵
 詩籠山色飛青落酒盃過眼忽驚雲似馬倚人宜
 聽笛番梅莫嫌所見非空闊漏得斜陽八牖來聽
 越舟六詠佳句甚多畫檣則山陰沈王臣之最宜三
 月浪不礙半江秋諸暨周桐之紋開新綠水聲隔小
 紅橋新昌陳承然之花氣一奩搖曉鏡練痕雙綬落
 春波烏筍則有沈王臣之浴爭鴉背淨糝受柳花輕
 竹筴則有會稽胡佳之常教客夢通宵穩量取山光
 定香亭筆談卷二 主

隔岸齊樓纜則沈王臣之拖殘晨岸月界破晚湖煙
 布帆則有蕭山陳應坡之不知春雨重但見遠山移
 周桐之三分花月夜一幅水雲秋蓬牕則有沈王臣
 之暗移春岸過虛受夕陽來

蕭山教諭俞起海寧人擬作樓纜詩云每值橫風日
 猶思戰雨時諸人皆遜此渾脫

臨海洪頤煊震煊兄弟篤學士也余嘗謂台郡能讀
 書者惟此二人台郡自齊次風侍郎之後能學者甚
 寡頤煊震煊文采詞翰或未足而精研經訓熟習天
 算貫串子史實有過於侍郎之處台人聞之以爲詫

淮南子云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爲測惑矣
 余於天文算法中求士如臨海洪頤煊震煊歸安丁
 傳經授經錢唐范景福海鹽陳春華等皆有造詣然
 以臨海周治平爲最深治平拙於時藝久屈於童子
 試余至台州治平握算就試特拔入學治平精於西
 人算術通授時憲諸法明於儀器余有詩云中法原
 居西法先何人能測九重天誰知處士巾山下獨閉
 空齋畫大園

處州山川險阻人物樸陋掄才者至此鮮不廢然矣
 余試青田畫虎賦得端木子彝國瑚才調斬新得六
 定香亭筆談卷二 主

朝真意歸語秦小峴觀察曰此青田鶴也檄之來杭
 州讀書敷文書院貧不能自給以鶴訴篇陳觀察余
 乃命之居西園使得壹志於學學日益進天台雁蕩
 諸詩尤極奇麗武進陸邵聞通耀于時賢罕所折服
 獨於子彝心折焉余有句云誰是齊梁作賦才定香
 亭上碧蓮開括州酒監秦淮海招得青田白鶴來

鶴訴篇 端木國瑚

仙人下太清種芝香滿閣鸞鳳已成羣遠招青田
 鶴翩然鶴西來羽毛何蕭索處之玉池頭雲水隨
 所託萍花晚不生菱葉秋更落蒼苔入夢寒白雪

憐影薄奇氣鬱青霞瘦立驚非昨翹頂問仙人敢
訂餐霞約丹還玉帳深慨想爐中藥

秦小峴觀察試敷文書院木棉花詩國瑚有句云詩
人菴老吟何苦游子衣寒綻可憐最為雅切

試紹興以雲漢賦命題少厭心之作因命鄞縣童萼
君 槐 青田端木子彝 國瑚 撰之竝極壯麗槐有云何

日倒傾滄海匯為天上文瀾有時瀉落青霄流作人
間壁水國瑚有云秋泛一槎耿耿聞仙家耕織如常

春涵雙劍沈沈知武庫兵戈不玩

金華土田沃衍民俗淳樸士雖未文然亦不陋讀書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七

負未尚有四先生遺風其士之佳者則有東陽盧炳

濤永康潘國詔東陽徐大酉浦江張汝房盧炳濤擬
題崔白健翮鑿風圖詩云高秋試向雪壁懸直似秦

兵能苦戰張汝房云平蕪搏擊灑毛血直以六翮為
六軍潘國詔云畫風得勢先畫木萬竅刁調皆怒號

收縮遠勢歸咫尺匹練有似蒼天高徐大酉自公堂
後雙古柏詩云參天倚地榦如鐵岫然孝子忠臣節

雪花已試歲寒心獨飽風霜看橫絕

金華試院宋自公堂後雙古柏 阮元

自公堂後雙古柏六百餘年老宋客蟠根想已透

重泉生氣勃然出堂脊一株鞦韆絞節轉一株皮
厚腹中塢等間鶯燕不敢來絕頂花雕刷寒翮瓦

溝殘日落青子蒼鼠奮髯噉其液此堂支柱多古
礎乾道七年魏王宅湯陰惡檜剝不盡鞏洛松楸

種何益此柏幸栽節度家頗有清香凝畫戟徒恨
苔身長百尺未與冬青樹爭碧堂陰誰可話疇昔

六碑首問熙寧石 堂後有石碑六皆兩宋物

開化山邑荒陋然地接婺源頗有實學之士戴金溪

太史 敦元 少負神童之目此後有張立本者叩以說

苑列女傳白虎通釋名諸書皆貫穿而發明之年未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七

及冠所至似未可限量

黃巖施彬經史皆能背誦余嘗試以列代臨雍考於
二十一史中舉行典禮徵引極為詳贍

浙東西兄弟皆才者二洪之外則有丁小雅 杰 之二
子授經傳經博學多聞有父風邵二雲學士之二子

秉衡秉華竝傳家法兼通經史歸安邵保初及弟保
和少年能文竝通經術烏程周中孚博聞強記而文

筆甚拙其弟聯奎能詩文而疏於經術然亦可謂二

難矣

平湖朱椒堂 為弼 通經學兼長詞翰成童喪父其祖

舍叔以兄事牽累羈成都獄待質三十餘年始歸旋
卒椒堂事祖母高母吳克盡孝養撫諸弟讀書皆成
立方蘭士為寫慈竹居圖余題之云冊載玉關淚飲
冰寒自知艱難貞苦節突兀見孫枝不盡報劉意猶
憐說項遲春陰覆慈竹為詠少陵詩

定香亭筆談

卷二

七

定香亭筆談卷三

揚州阮元記

仁和錢福林

西湖羣山以靈隱為最飛來峯冷泉亭諸勝境使至
者頓忘塵慮由此至韜光山徑迂折真如行綠雲海
中尤為幽絕余至浙始得游之並以此題課士錢塘
王仁云嵐翠下侵苔磴濕竹光深擁寺門圓林成棟
云靈泉百道飛涼雨古磴千盤入亂雲頂棟云巖垂
漚影半飛雪逕繞竹陰全上衣會稽顧廷綸云穿林
窈窕雲生秋酌澗清涼雪滿瓢謝肇漁云四面湖山當
檻合六時鐘磬入雲深蕭山汪繼培云門擁白雲分

定香亭筆談

卷三

一

樹色泉穿寒澗落峯陰陸棻云修篁千个雪圍檻清
磬一聲雲抱樓新昌余天櫃云驚嶺飛雲當檻入蛟
門湧雪截江來皆極模山範水之妙余有句云泉竹
石分雙寺地江湖海共一僧窗紀其實也

丙辰九日同徐惕菴農部

大榕

陳古華太守

廷慶孔

幼髯國博

廣林

陳無軒學博

焯

何夢華上舍

元錫登

靈隱西峯古華賦九言長歌同人皆和之

陳廷慶

我從構李喜晴阮仲容約我九日登臨湖上峯波
寬碧浪開舟去浩渺雲停舟山輶節開蒙茸好景

收拾詩囊與畫卷奇文奄有秋實兼春穠蘋花菱
花水境有真賞蘇堤白堤風雨欣重逢堂堂使君
先躡筇嶺屨飄飄仙侶又攜石筍筇仿之竹林七
賢君少姪奚啻赤壁二客公之從昨憐果下駮駢

溪路迴今遣輕篋接引沙江衝妙因難證僧出緇

經葉妙因閣藏有宋具形勝再入仙握朝京蓉數

前曾游形勝山寺中芙蓉未開今始放數朵將翔未翔翳翠烟籠竹欲

落不落竿籟風搖松直欲攜琴同訪隱君館安能

作訝獨繼天隨蹤北嶺歸雲舒卷明復晦西湖新

月粧抹淡且濃陪遊徐陵何遜與北海元方泊我

定香亭筆談卷三

豪氣追元龍

阮元

城中風雨騷屑不我容相約來登湖上之高峯江

山湖海向我共磊落安能苦吟寒菊花蒙茸前輩

豪興較我更十倍先使研中硬語除纖穠近來塵

疴不藥而自愈惟覺高秋爽氣來相逢憶昔策馬

秋過華不注徐君與我健足皆無筇直穿百丈石

壁龍洞出岩下餘客瑟縮不敢從又曾登岱題字

摩崖下籃輿出入動與雲霞衝其時亦值九月上

弦後足底羅列萬朶青芙蓉卽今石筍峯前樹奇

絕焉此對松巖外之長松諸君有未游者有游者
終當繼此食向雙高蹤歸舟狂興入詩亦入酒西
山峯影競落深杯濃回看白雲橫斷共登處高樓
百尺合臥陳元龍

何元錫

湖山九日雨後開新容岩峩同上白衲菴前峯藍

輿雜杏一徑入幽邃巖花澗草到處呈纖茸飄飄

凌虛共有出世想秋光寥泐激淨殊春穠初從鶯

嶺轉東復遙北徑路拗折時與猿猴逢在昔祖公

無政閑頻過此蘇黃秦趙相繼聯吟筇卽今峯底

定香亭筆談卷三

層層縱遐矚奇石林立勢欲來追從捫蘿覓字荒

渺不可得雲根雲葉倒捲寒飈衝江湖一綫隱約

出樹杪摩穹朶朶高插青芙蓉三叢兩叢對此蔽

門竹百尺千尺試問何年松良辰雅集幸預羣公

末此時心跡直溯前賢蹤歸舟向晚雙堤夾明鏡

回指北岫一抹蒼烟濃燈紅酒綠促坐興轉劇爭

看健筆揮洒如游龍

戊午五月二十六日靈鷲峯銷夏聯句

出郭緬激波奉賢陳廷慶古華沿隄快新霽綠菴千樹濃

安邑宋葆紅擎萬荷麗筇輿先後來襄縣楊之

淳芝山灑箕山松

磴兩三憩疊足山龍從錢塘何元撲眼石凌厲泉

喧橋影圓儀徵阮亭故茶烟細呼後已無聲古華飛

驚頗有勢張翼障日高山芝垂味啄雲銳迥陵遠流

音山圓澤近同諦結夏慧理巖華論古咸和歲開

自晉咸和始蠟屐穿玲瓏臺藤杖閱迢遞一派瀉龍泓

古千盤擁螺髻具相嵌莊嚴山題名雜分隸洞窺

一綫天山臺譯千佛偈登頓竟忘疲華脫略了無

繫高軒尋補梅余屬僧補裁之為題補梅軒額層

椒遲訪桂往迹追白蘇華忘形到支惠佳苑浸清

寒山伊蒲出新脆解衣任劇譚山臨池更游藝畫

定香亭筆談卷三 四

法尚夏圭山夢華時芝硯懷抱劉蛻余蘇晉咸和

研竹陰午夢清臺槐院晚蟬嘒歸思趁吟鞭古涼

風襲行袂出山尚聞鐘山臨湖重鼓柅回指翠微

間山箬却語煙波際此游殊耐吟華後會良可繼暑

歌翻避人臺我東日西逝華

丁巳秋七月校士之暇適吳穀人侍讀錫麒在杭因

招同人為西湖月夜之遊時上弦初過月輪漸滿涼

露暖空明河案戶同人皆有詩紀事余囑方蘭士寫

湖心夜月圖侍讀作文紀之

西湖泛月圖記 吳錫麒

丁巳之秋七月三日芸臺學使招同秦小峴觀察

陳桂堂太守集於湖上薄醉方適豐澍已臻披披

遠青響合萬葉淦淦斜白氣彌半湖延林激之鮮

娛薦雲煙之綽態奇賞標於物外勝情溢於目前

余因徵杭諺云此所謂晴湖不如遊雨湖也學使

欣然續之曰然則雨湖不如游月湖乎乃申前約

訂後游期於月之十有二日將謀卜夜之歡焉夫

秉燭有述於古人夜飲無愆於小雅是以永夕之

契罄陶陶於尹班申旦之談滋款款於袁謝矧吾

黨心均竹柏費洽弦韋翹思則葭水引懷展覲則

定香亭筆談卷三 五

苓風入抱際此歸塵乍析殘暑新蠲有眷幽遐藉

抒結轆則芻索郎之酒羹宋嫂之魚銷金之錫用

諳風露浮梅之檻兼設琴尊豈必林斜照於鯨鐘

警重闔於魚鑰乎是日也輿從不喧速偶相召並

承風戒臨乎水涯而沈霧浸淫陰霞韜晦慮負駕

言之願翻重有滄之嗟主人騰舂酬賓扣舷發唱

度還雲之曲詠明月之篇俄而游氣寒輕颺扇羣

岫洗頭而媚夕一鷗矯翅而嬉晴當此之時喜可

知已於是扶櫂送緩候景迎徐塔迴光回橋長響

入遂掠三潭而北放於湖心而休焉渌水中央紅

亭四面溜穿苔而細逆雲脫樹而爭歸味得幽多
空真碧極未幾冲魄流照高輝躍華孕臙臙於始
波表晶晶於餘泣狂呼樹底驚孤鶻之先飛招手
天邊快老蟾之可語時則山沈黛細林隱青微幽
火飄螢澄波出鯉乃有傍隄美女隔浦蓮童歌采
采其猶稽唱彎彎而未已月移花而瘦度花愛月
而濃遮霞放玲瓏開如十丈烟無邊際盪此一珠
清到滿身轉無香之可嗅掬之盈手訝非水而能
涼莫不影臥微瀾目飛明鏡折秋杯而疎酌蒼風
笛以輕謠渺渺乎不覺零露之沐首斜漢之挂簷

定香亭筆談

卷三

六

也是知時地有遷崇眺靡盡風物如積冥會不同
雖游歷至恒要求屈乎所適精感緣應人欲天從
鬱蒸之煩而曲澤行建霖潦之患而圓景倏呈乃
悟宇宙之大陶信遭遇之一致甄其所貺豈山水
而已哉日月逝矣光音幸畱在水一方永言君子
之慕別路千里不隔美人之思爰假毫端各述心
曲吟詠既集眷焉記之是日會者五人其未與前
游者程也園吏部也
邀同人西湖晚泊湖心亭看月 阮元
湖心有客夜停船白露如烟月滿弦風裏雲霞無

定色水中星斗落高天直愁銀漢浮身去惟見金
波著地圓亭是月中山樹影四圍虛湛玉輪全
座中仙侶認瀛洲一片清光共舉頭極浦荷花騰
夜氣出懷詞筆破涼秋人因地勝方能聚景是天
開恐易收來有微雲歸遇雨三更霽色爲君畱

張若采

紅衣瑟瑟白衣涼并做秋宵一段香搖動綠雲風
萬柄潑翻荷露洗鴛鴦
星期過後夜悄悄桂魄團欒貼滿襟手摘曬珠三
萬斛白雲堆裏和龍吟

定香亭筆談

卷三

七

添酒迴燈客緒開江城畫角莫催哀青天盡變芙
蓉色可有飛仙踏月來
扁舟劃破碧琉璃水面輕寒上葛衣如此湖山如
此月醉來欲化白雲飛
欸乃隨波去復回嫩涼天氣合銜杯采菱艇子輕
於葉也趁清光入畫來
采采波光剪剪秋露華香動藕花洲愁心豪氣都
銷盡一片空明澹不收

陸繼輅

何孫錦

閑心一片狎輕鳧粘綠三篙入畫圖山作屏風湖
劃界雲含宿雨月如珠乍疑涼髻驚秋早轉問飛
仙似我無人籟蕭疎天籟寂此身位置有冰壺
露荷香氣襲羅衣載酒人來槩似飛醉後詩情同
月湧夜闌涼夢約雲歸題名可借山千疊倚曲誰
攀柳十圍憐煞烏篷三尺浪仙風太緊客星微

程邦憲

一片輕羅貼水流琉璃界裏放扁舟山如約我看
殘照容盡能詩賦近游樹影連雲低雨脚波光湧
月上峯頭何當直挾飛仙去共餞西湖不夜秋

定香亭筆談

卷三

木

湖心亭子曲闌紅剪剪涼生水面風散葉林光疑
月碎濕衣烟翠覺山空菱荷香淡秋將老鷗鷺情
閑夢與通一點虛明在何許此身著處總玲瓏

無錫華秋槎

瑞漢

博聞能詩爲臨海令落職僑寓西

湖斷橋之德生菴十餘年舟子寺僧酒媪牧豎皆能
識之柳州二賢祠龍井秦淮海祠孤山蘇公祠皆其
所監修者

青浦陳花南

韶

詩才清妙爲王蘭泉司寇

昶

所賞以

通判攝湖州同知旋告病寓西溪慶忌塔下地名桃
花港卽韓蘄王宅舊址也依水成園顏曰梅莊冬梅

夏荷足供孤賞塵市中人夢不到此也

南屏僧主雲

際祥

工畫習董北苑皴法予常贈以句

云南屏秋色歸詩版北苑春山證畫禪

南屏萬峯山房僧小顛嗜酒能詩自其祖至小顛七
代皆能詩予爲題七代詩僧精舍扁又秋日過萬峯

山房詩云淡雲斜日作深秋况是山房最上頭行盡

竹林風正起一番涼雨客登樓

雲臺學使贈七代詩僧扁賦謝

小顛

七代傳衣翰墨緣新標齋榜竹林賢文如北斗尊

韓子集少紅樓愧廣宜淥漲拍隄初過雨妙香浮

定香亭筆談

卷三

九

檻乍開蓮萬峯深處山光好不讓題梁玉局仙

智果寺梁爲東坡題字

出杭州艮山門未至半山有甘墩村春日桃花數千

樹紅雨絳雲搖眩心目戊午春予兩次放舟與蔣蔣

山陸邵聞陸祁生諸君來遊皆年未三十而詩筆老

成故子詩云詩裏情懷畫裏春坐中慘綠盡詞人若

非才子樽前筆辜負臨平二月春

邀同人遊臯亭山看桃花

阮元

臯亭山下多春風千樹萬樹桃花紅江城愁雨二

十日放晴小舸來花中三篙新漲紅到底一片絳

雲飛不起仙子霞裳住赤城麗人靚服臨春水蘭
漿搖搖行復回橫塘香霧轉輕雷薄寒小雨燕支
濕畱住濃酣緩緩開兩年我為行春去每到花時
不相遇崔護重來似去年劉郎又到成前度詩裏
情懷畫裏身坐中憐綠盡詞人若非才子樽前筆
辜負臨平二月春

阮雲臺閣學師招遊臯亭看桃花因病不赴

陸繼輅

西陵春色慵如許衙齋一月聽春雨雙棲燕子亦
無聊盡日雕梁作蠻語花朝五日是清明一樣簫
聲喚賣錫金鴨香銷畱麝篆玉鉤風悄下簾旌仙
官曉策探春騎賞花不減憐才意一路流鶯引出
城萬樹紅圍一峯翠此時山中雲正晴此時客緒
如中醒桃花識我倘相憶不見花面知花情故園
亦有春如繡花光紅染羅衣透趙女工調錦瑟絃
慈親笑酌蘭陵耐作客平生第一春感公清燕慰
酸辛他時雅集應圖畫添我花前小病身

定香亭筆談 卷三

十

奉陪阮雲臺學使臯亭看桃花 陸耀通

臯亭春水疑天上穀影半篙生細浪紅襟燕子掠
波來小語呼人上銀舫綠隄芳草綠無涯曲曲青

溪響松牙是處仙源知有路等閒弄水見浮花花
深路轉春陰護蘿影空濛若初曙赤城玉女偶相
逢步障圍綃暗香霧東風吹雨裊芳洲十里紅酣
住客舟岸上踏歌調別曲尊前流水動離愁一半
陰靈壓溪重濕翠閣雲雲不動瀾天花雨泛紅潮
春氣濃薰欲成夢共惜芳菲倚畫橈載香艇子去
迢迢舊山幾日花如霰寂寂春寒掩綺寮

蔣徵蔚

朝煙霏微將作雨一朶白雲向空吐弄晴嬌鳥喚
行人水汎花光花滿塢昨宵臥病諱言愁早共花
心入畫樓旅舍鐙殘初中酒歸裝寒峭尚披裘今
朝共策花前騎誰憐酒醒花猶睡芳草連天色更
青曉山瀆雨嵐多翠此時花氣襲人衣萬片紅雲
香四圍興酣長嘯入雲際落花滿空停不飛琅嬛
仙使文章伯首唱清詞兼屬客元龍豪氣二陸才
花前跌宕揮金戟相逢載酒共看山只是新愁未
許刪洞口桃花人易別西湖楊柳不勝攀玉簫自
倚春風裏此去仙源知幾里惆悵尋春春易歸眼
見華年送流水勸君莫更催雙蛾我憐花謝花前
歌吳山越水別春去其若楊花似雪何

定香亭筆談 卷三

十一

歌吳山越水別春去其若楊花似雪何

戊午六月既望予與泰州官芸欄詔元和張淥卿詔為月夜之遊自金沙港策騎過十里松濤月色浩潔深林無人夜鳥相應至冷泉亭將二更矣泉聲冷然塔影自直宿補梅軒聽揚州偶然上人彈琴接榻小夢東方達曙而歸淥卿填步月一闕以記之

步月

張詡

碧巘雕雲玉壺卷暑老蟾夢醒瑤闕露華潑翠濺廣寒冰屑俯流泉一掬秋心移晚鏡滿林晴雪松陰靜翳眼乍翻素瓷凝滑朱絲清弄發疑喚起姮娥環珮葉葉璣田萬頃更新涼萬疊問裝就七

定香亭筆談

卷三

十一

寶樓臺記畱我桂叢香窟徜徉處休裊醉鄉倦蝶歲寒厓在孤山俞公祠後石壁間橫刻正書歲寒厓三字逕一尺四寸下刻郭令公歷中書二十四考廣成子居空同萬八千年隸書二行分列字徑七寸西湖遊覽志皆以為出東坡手筆隸法尤古勁惜無名款可考今厓下左側為秦小峴觀察建蘇公祠西湖竝無蘇文忠公專祠嘉慶戊午秦小峴觀察始得地於平湖秋月范公祠後專設粟主祀蘇公屬余書扁竝為楹語余作聯句云願共水仙薦秋菊長畱學士住西湖蓋宋時杭人呼公為學士不稱姓也謝

蘇潭方伯有詩紀事云杭人思公七百載築祠乃在嘉慶年

蘇公祠西堂無扁余在山左曾拓得熙寧十年坡公為張龍圖拔所書讀書堂三字碑因卽雙鉤其字為扁公之祠扁得公自書一時稱快

嘉慶三年西湖始建蘇公祠誌事 阮元

蘇公一生凡九遷笠屐兩到西湖前十六年中夢遊徧況今寥落七百年西湖之景甲天下惟公能識西湖全公才若用及四海德壽不駐湖山邊區區明聖一掌耳易補缺陷開塞填長隄十里老葑

定香亭筆談

卷三

十一

捲北峯顛與南峯連雨雲雪月入吟袖裝抹濃淡皆鮮妍水枕競與山俯仰百吏散後登風船可憐紗縠歸不得欲歸陽羨愁無田江頭班白說學士碑在口上無勞鑄三百六十寺興廢竟無一屋祠公焉前載我飾書院像聊以山水娛四賢柏堂竹閣今尚在一祠究竟公當專淮海秦公世交後謂峴觀辦此釀出清俸錢歲寒巖下百弓地宅有花樹池多蓮讀書堂字公手蹟一扁橫占屋十椽吁嗟乎公神之來如水仙靈風拂拂雲娟娟樓臺明滅衣蹠躑萬珠跳雨生白煙琉璃十頃清光圓水

樂驚起魚龍眠我歌公詩冰絲絃薦秋菊以孤山
泉神歸來兮心超然望湖樓下湖連天

嘉慶戊午九月二日子稜筍輿過保叔塔後山沿西
溪秦亭山入河渚泛小舟至菱蘆菴數十里中松竹
稍慘桑麻黃落豆花瓜蔓映帶秋水風景迥與西湖
不同庵內古梅二株枝幹橫斜高出簷際老僧梅嶼
震山無俗韻詩亦清遠與此庵相稱董香光書庵榜

為菱蘆子謂楞嚴經云中間無實性是若交蘆此禪
家謂性虛妄若交蘆耳書交為菱失其旨矣梅嶼手
繙經證予言而悅之且言其師太虛能詩以交蘆對
定香亭筆談 卷三

舉葉舉葉者張得天書維摩經義以名其堂也庵之
西里許為秋雪庵北高峯正當其南蘆田千畝白英
初生此地荒寒有隱趣人罕至者歸舟書此紀遊且
貽梅嶼

余嘗以八月既望觀潮於海寧浙潮海寧為大至錢
塘已減半矣故子詩云錢塘江潮秋最巨未抵鹽官
十之五海潮之說自來不一海寧俞思謙有海潮輯
說於盈縮消長之理頗多發明余為序之

海潮輯說序

阮元

海寧俞子思謙老于海濱邃于經余初至浙即於

片言間識之俞子出所撰海潮輯說以質於余觀
其引據浩博辨論詳晰可謂賅備矣竊謂人知潮
汛之應乎月而未知其所以應月之理也人知潮
汛之盛於朔望前衰於朔望後而未知其所以盛
衰之理也人知月當正南北子午位而潮汛生而
不知其所以生于子午之理也所以應月者何也
月生水日生火火本燥及其炎上也必苦水雖淡
及其潤燥也必鹹故鹹訓大苦海水有火蜀中火
井鹽井同其淺深鹹苦每相因也日光燥地積熱
成燥得水即鹹故以水沃灰必有鹹鹵其明驗也

定香亭筆談

卷三

五

是以日燥大地地中有火水歸於地海所以鹹鹹
者重而下沈沈則無潮汛矣然而月生水月之水
淡淡入於鹹鹹者必輕而浮矣海以水類從乎月
氣騰若沸亦必輕而浮矣故海雲作雨雨水必淡
月水入海海水必輕輕則必浮浮所以有潮汛也
此潮汛應月之理也所以盛於朔望前衰於朔望
後者何也日月合朔相距最近月行之天最附於
地日行之天更遠于月月近而日遠燥氣不敵濕
氣濕氣盛而陰水入海則潮汛生若生明之後日
月漸相差以至相距至一象限則日燥乎月而潮

汛衰矣至望又盛日月相望相距最遠遠則日不燥月而月之濕陰又盛若生霸之後日月漸相近以至相距一象限則日又燥乎月而潮汛衰矣朔望後二三日潮汛尤盛於朔望者譬之寒水在釜薪火方盛當火之盛驗水之沸既而火雖稍衰水轉大沸火大衰矣水乃不沸此朔望盛衰之理也所以生於子午位者何也水性就下止者必平平者其性橫橫則當卯酉位以月行卯酉位是在水之側不能使之升降故潮汛未生惟行至南北之中在天當午在地當子水準地平為橫月正地

定香亭筆談 卷三

共

理而未抉其微余觀古人之書兼采泰西之說妄為扣槃捫燭之論惟期其理明事實而已嘉慶二年八月十八日元至海寧觀海塘且候大潮舟次書此以誌諸俞子俞子以為然否耶

八月望後至海寧觀潮 阮元

錢塘江湖秋最巨未抵鹽官寸之五我來鹽官塘上立月初生霸日蹉午江水忽凝不敢東海口哆張反西吐夜潮流去晝流回順水能文逆能武吳道子畫有潮不推行直上飛水不平流自僵豎海若馮陵日再怒地中回振千雷鼓馬銜高坐蛟鼉舞

定香亭筆談 卷三

七

汨擢拔形枚乘以後少奇語吁嗟乎此塘此潮共
千古詞人心樂

帝心苦

奉陪阮雲臺學使海塘觀潮

蔣徵蔚

疾雷怒走三神山海水倒卷迴洪瀾歎氣出雲以
自閒忽然一綫罡風還吹出天地青無邊當其沆
漑衝閭間沈沈極虛何沈湲揚汨四際清瀾安紛
紜流折成驚湍滂澗澗兼灑涎儻傲憤懷微眠
睨虛煩中怠意且孱出日入月心神捐翩然白鷺
飛萬千銳頭怒突嶙峋關浩如匹練飄長天矯若

定香亭筆談

卷三

六

駿馬相騰騫須臾帷蓋何繇聯白龍下墜蛟螭淵
頃刻密雨珠回旋壯士大呼三軍前曲隊列伍行
重蜎鐵騎旁作摩戈鋌交綏忽又迴旌旆霹靂應
手飛弓絃柱矢萬道殷如蛛絡繹迸作宜僚丸旬
礮較鞦韆填填大白麾掣生長煙雌霓皓潔才連
蜃雷混電激漂八埏少進便覺乾坤顛此時壁壘
援中權金輦山立從玉輶重門密蕭常完堅上有
旆旂下纓繁左有威戎右弭彌前有鬱律後豹駮
迴擊肆肆神曼曼巨靈擘破雙崖端夸娥暴出萬
劒攢短兵隘接心胸剌耽耳厥瘼血兩肩憂心挾

怒不可痛忽又滅沒潛重川空中樓閣十二環璇
璣玉衡色闌玕十十百百自相連一一五五相輝
蜎江妃窈窕翔蹁躑體生光華氣香蘭蒼錦雲衣
舞龍蟠朝霞骨采仙乎仙明璫玉羽珊乎珊飛行
六合風雲駢芬芳鬯布羅蓀荃呼吸靈氣入丹田
非猗微沫零露溥羽服一舉屢變遷海若蓄憤意
未闕此時合戰龍鬼揮千鉦合擊張空卷萬馬蹴
沓膺不完赤岸直簪扶桑巔溟池九萬鯤鵬搏捷
霆儻習追神姦惡蜃挾樓椎兇頑閃屍噏噏吹鴻
漣焔焔陰火疑潛燃崩壞虧覆扶傷殘餘怒猶欲

定香亭筆談

卷三

九

窮九泉嗚呼潮汛真大觀海鱗出入秋不眠冰池
焦釜然不然神龍變化元復元高卑天運移星躔
圓靈晦晷舒兩弦大地嘘吸血脈偏鴻鈞鼓鑄一
氣盤天水外應生虛員歸墟升降無關鍵五行不
在陰陽先晝夜只使雙丸揜子午自結盈虧緣二
十九度妙迴浴合朔辰會遲速愆左旋右旋理不
傳卯辰應位誰復詮陽蔭陰盛常自全銀濤渺渺
靈巫潛前背後種思誰賢祖龍血石何由鞭東游
入海真堪憐銀山動地神魚擲令人空憶錢王年
鐵幢萬弩潮痕穿我來觀罷神猶寒金堤千古堅

如磐一吞渤澥何其寬

丁巳秋七月將按試浙東十五夜舟泊蕭山湖內張
農聞爲作蕭山泊月圖同人題之余最愛張子白無
數彩雲關客住一杯先酌苧蘿秋二句

蕭山泊月

阮元

纖雲卷盡早涼天越水清冷夜泊船猶恐中秋無
好月今宵先借一回圓
西湖其奈鏡湖何百里遙天瀉玉波看到三更齊
轉首清光到底浙西多

陸繼輅

定香亭筆談

卷三

手

一峰秀色畱吟舫百斛秋光瀉酒杯珍重臨平湖
畔月也隨仙節度江來

張若采

枕樓晚飯放扁舟却趁涼宵載月遊無數彩雲攔
客住一杯先酌苧蘿秋

齊拓蓬窗話寂寥侍郎雅興盡三蕉笑他王戊秋
宵客苦爲飛仙怨洞簫

山光月色兩徘徊曾見千絲越網來此是浣紗人
去路柔波猶膩好青苔

遙憐雲子芙蓉色獨倚玻璃憶鑑湖那得夜涼騎

白鳳同尋仙夢抱冰壺

丁巳秋至山陰邀同人修禊蘭亭高旻蕭爽林泉共
清一時逸興不減永和上巳同人賦秋禊詩奚鐵生
爲之補圖余作序記之

蘭亭秋禊詩序

阮元

在昔典午中移啟江東之雲岫瑯琊南徙持吳會
之風流山林之祕競呈觴詠之情咸盛雖悟老易
之旨猶切彭殤之悲豈非神州不復易興陸沈之
歎中年已往莫釋哀樂之懷鍾情既深發筆斯暢
是以林表孤亭結山陰之幽契定武片石傳永和

定香亭筆談

卷三

手

之逸軌矣元以嘉慶二年八月上巳按部於越嘉
賓在坐簿領既徹游情共馳再揚曲水之波展脩
秋禊之禮浴沂溯典本無間于春風采蘭賦詩實
有異于溱水是時清風未戒白雲午晴幽谷屢轉
重山爭峻發崇巖之桂氣起秀麓之松嵐迴谿接
步緬陳迹于古人爽籟入懷屬高情于天表夫倦
心既往者撫韶景而亦悲擬志詠歸者臨蕭節而
彌適況今朝野殷闕敬修名教吾輩遊歷皆在
壯年白駒未繫動空谷之雕輪旅雁羣飛集江湖
之素羽振翰無采雖愧元長之才侍晏承恩會

效廣微之對良會已洽清吟紛來內錄賓客戚黨
之詩外納僚屬生徒所詠凡有作者皆著于篇
余至會稽謁大禹陵作詩有云子元誕妄太白陋亂
引汲竹疑重瞳夏家天下子亦聖曷為薄葬於越東
蓋古人死陵葬陵死澤葬澤故舜葬蒼梧禹葬會稽
自竹書紀年妄言舜為禹遷死蒼梧劉知幾史通因
之遂以魏晉禪奪上疑三代太白詩言堯幽囚舜野
死皆毀經蔑聖之尤者試思禹傳子子亦聖人曷為
野死乎此可破千古之疑矣

調會稽大禹陵

阮元

定香亭筆談卷三

圭

會稽巨鎮東南雄宛委巒嶂摩青空文命之陵據
呂墨朝衣九拜揚春風典謨有字遷有紀豈假弱
筆陳豐功惟思禹德在於儉無間再歎世折衷山
川主名遍天下此山不載禹貢中揚州域廣漸海
表刊定未紀夷與戎東教躬勞遂道死參耕壟畝
封葛桐陵者葬陵澤葬澤蒼梧之野將毋同豈如
後人詭且侈沙邱還至咸陽宮子元誕妄太白陋
亂引汲竹疑重瞳夏家天下子亦聖曷為薄葬於
越東試以吾言問二子無稽之說將立窮我拜既
畢題窆石白雲滿穴春陽紅帝之瑞應氣郁郁神

所出入光熊熊重黎受命地天絕惟有陵鎮猶相
通

游山陰水石洞

飛夢下天姥餘情入吳越鏡湖波逼山石簣水搜
窟飛梁駕重門立柱抗高闕冷壁悟禪面瘦峯露
仙骨定役靈匠心莫謝天機伐削成夏圭斧奇拜
米顛笏清風激玲瓏澄潭倒巒翠紅樓四月寒鳥
舫一篙滑藤枝青已長蘋花香未歇勝境豈在多
覽古興超越緬想山阿人沿流弄明月

由山陰至上虞渡曹娥江經梁湖山深水曲林木蔚

定香亭筆談卷三

圭

然遠勝七里灘

渡曹娥江

阮元

雨歇雲意嬾霽色動孤岫曉渡餘薄寒初陽出春
晝重山既清深眾松亦喬秀叢祠局幽闔破碣不
可讀登舟幽抱愜激江淨無滯緬懷東山人清望
著華胄委懷山水間風鶴已奔走孤情每自揆所
蓄諒非厚行矣及中田良苗正華茂

焦循

西望錢塘百里遙曹娥江口夜停橈青松鶴立白
雲起鐵弩不鳴秋不潮

梁湖道中

阮元

屈曲梁湖水舟行屢過橋山深皆有路浪靜不通
潮暮色浮松頂清香動麥苗謝公吟賞處蹤跡祇
漁樵

過謝氏東山

雲水東山春放船謝公裘屐憶當年蒼生寄托傷
溫浩青史功名冠石元捫蝨有人知唳鶴圍棋無
暇笑投鞭始寧殘墅今何處惟聽風泉似管絃

蔣徵蔚

早臥東山養重名從教出處繫蒼生瑯琊一代風

定香亭筆談

卷三

五

流相絲竹中年哀樂情破敵軍書方絡繹賭棋別

聖正縱橫誰知坐鎮當機事捫蝨原知草木兵

上虞縣

阮元

曲水平穿岸長林綠壓垣石橋多似路山縣小於
園白舫依官渡紅梯倚戍墩劇憐谿谷裏考績尚
稱繁

戊午上巳日過桐江風日清美江山佳麗同張子白

陸邵聞諸君把酒臨江賦詩終日挂帆連舫直至釣

臺

上巳桐江修禊

阮元

去年秋禊到蘭亭今日春江倚畫舫上巳風光晴
更遠富陽山色晚逾青要將觴詠臨流水須向綸
竿拜客星濯遍塵纓何處好釣魚臺下碧泠泠

陸燿通

春到重三愴客心篷窗同倚對遙岑一江晴浪桃

花煖百斛香醪竹葉深昨日便須支上巳子白游
大慈山

詩有預支芳
節約滿帶句此間原不讓山陰清游佳話傳修禊

應繪仙查到碧潯

春愁如水水如天篷底潮生覺晝眠惜別遠山低

曉黛斷魂垂柳化晴煙忽驚客路逢三月負此芳

定香亭筆談

卷三

五

辰巳二年在皖江道中衣上征塵衫上淚可堪還

向此中湔

桐江夜泊次芸臺先生修禊詩韻

桐君山下見離亭共卸征帆繫小舫日暮歸雲千

樹碧天涯芳草數峯青螺煙接水浮新月漁火沿

江出遠星客路滄波信無極此流已不到西泠

浙中山水游者但見武林巖瀨罕有遍歷浙東者惟

學使者能於三年中再游之予初由富春至嚴瀨已

覺山重水複出人意想次至蘭溪金華以上過水康

縉雲溪壑幽秀松石清蒼似非塵世及過桃花嶺縫

深陟險出于雲雨之上枯蒼山色遠在天表境更勝於前矣過麗水放舟入甌江觀青田石門瀑布下永嘉登江心寺巖泉清閔江山平朗此境又變渡甌江至樂清宿芙蓉村登四十九盤嶺入雁宕山窮極大龍湫靈巖靈峯諸勝奇險怪僻此境又勝於前經黃巖臨海諸山嶺數百里中處處有巖瀨之勝而樹色泉聲過之及至天台赤城由國清登山遍觀石梁瀑布華頂萬年嶺諸勝下天姥入南明二百里中出世凌虛飄飄然有仙意矣

過富春數十里未至桐廬有九里洲丁巳春余侍家定香亭筆談

卷三

老

大人至此值梅花盛開青山隱天澗江東瀉居民種梅花為業花滿九里約三萬株家大人云余足迹半天下從未見如此香海

九里洲侍 家大人觀梅

阮元

梅花三萬樹一色絲九里上接戴山松下照桐江水目力所難到花勢殊未已雪光晴不落香海浩無底詩人誇鄧尉較此百一耳卸帆登中洲漸入深林裏十圍合抱圓數仞拔地起拂帽更礙路眩轉聊徙倚疑別有山川不知何甲子滿身花影來一笑親顏喜

題九里洲觀梅詩冊

陳文杰

春水綠春洲春風上柁樓梅花三萬樹香入大江流有客看山去因之載鶴游詩情同浩蕩三十六閒鷗

金華夜泊即事

阮元

百里春風滿羣帆暮色橫遠山連野色淡月下灘聲塔影自孤直津頭將二更千家尚燈火遲我婺州城

冒雨由縉雲趨麗水道出桃花交青黃龍諸嶺得詩四首

定香亭筆談

卷三

老

春城晚逾暖四山雲氣蒸曉發縉雲南雨勢方奔騰延緣起修磴巖壑紛填膺眼前快磊落足底愁凌兢傳壁凜傾澗接石升高陵路窮嶺直立一一衝雲登雲深不見路叱馭將毋能

涉險有竦志探奇多曠情松篁易成響况以風雨聲雜花滿四山紅白垂繁英上有千仞峰蒼翠流餘清下有百道泉亂石交喧鳴足底山徑滑白雲橫庚庚

嶺上多桃花花落初生葉芳草何芊眠染濕綠蝴蝶不知升愈高轉覺平易躡迷漫十步外白雲飛

貼貼浮嵐青數痕中有峯千疊若令廓清霽飛鳥
去猶懾

青巖亦已轉陵緬山之陽林壑正懷烟花澗猶屯
香降隨猛泉落升共高雲翔翔雲扶我行冷逼春
衣裳欲招青田鶴矯翼來低昂仙都在何許雲海
空茫茫

栝蒼山雨示端木國瑚諸生 阮元

栝蒼之山應天符粵惟羣仙之所都軒皇既遠洞
天閉何處尚有仙人問我來菱嶺疊足望但見青
峯萬丈矗立東南隅是時仲春日已炙陰巖起蟄

定香亭筆談

卷三

未

蛟龍蘇盤厓百里直到郡觸石已見雲合膚一日

二日雷車驟三日四日雨始濡春城夜聽溜滂沛

青天晝看烟模糊遙知風門天井響飛瀑濺起萬

斛光明珠穿林度樾散成霧濕氣沍結松千株棠

溪管溪流並急箭栝不受山縈紆陽開陰閉復幾

日此時真有羣靈趨仙臺福地不能到誰來示我

經與圖却喜甌江水新漲石門山色迎川途我行

寫此示國瑚有山不吟毋乃爲腐儒

端木國瑚

天入栝蒼天欲低翠微直上雲與齊盤空觸破雲

中壁萬丈芙蓉散馬蹄軒皇已去空烟霧靈異獨
此真龍護蒼然鱗甲不可撓雷震起蟠髯怒勢
薄光景寒欲森濕氣沍結千林素倒吸銀河作雨
飛珠璣噴薄光無數陰陽開闔盪層冥奇變雜沓
來仙靈丹氣冲虹鼎火赤劍光躍電礮烟青嵐疎
翠密競欲滴高空洗出山容醒忽開霽景數峰外
丹霞一道凌紫庭行人路出桃源中衣上雨點桃
花紅足下走雲如走馬撲面爽氣涵青空山靈有
意弄謫奇窅然深翠開鴻濛清光颯颯雨際出不
數刻刻誇神工千載高風揖隱吏烟雲飽眼心如

定香亭筆談

卷三

未

醉只疑此境隔人間誰識仙山在平地

曉發縉雲登桃花嶺 陸耀遹

羈魂警遙夕離燭輝未盡檐聲斷疎雨緒風尚淒

緊旣晨感羣動裹遠駕征鞍宿霧紛漠漠初陽辨

隱隱崖傾雲構發路轉峯勢引長林或妨幘仄巘

但容軫盤紆得少憩徒侶亦勞憫穿雲石疑走投

煙鳥如隕回壑鳴淙潺連山失崇蘊勢挾海潮動

聲與天漢近延賞景屢遷窮躋步多窘覽物各有

愜超興固無本仙都結遐想高齋謝塵坳

春盡日阻風青田和張子白原韻 阮元

又放甌江黃篋船餘寒料悄透輕絛山來
相見春去堂堂不受憐枯嶺清流千百轉秣陵秋
雨十三年今宵良話應無夢泊近西堂對榻眠

恐是芙蓉海上城仙都坐見月初生宵來料有胎
仙過春去應無杜宇聲展齒溪山閒後想燈花詩
句客中情請聽一夜船頭浪已覺東風暗裏更

游古永嘉石門觀瀑布用歐蘇禁體

永嘉謝守弄奇譎康樂石門詩在江西以青田當之自太白始手擘石

門山壁裂侵晨直上青雲梯一派寒泉迸龍穴崖
頭百丈直如削逼令泉飛出其缺當其欲落未落

定香亭筆談

卷三

幸

時衝擊紛披忽三折坐教破碎飄輕清不使渾淪
成注泄偶經宿雨更爭來少得迴風便旁掣橫拖
雲氣派將亂影漏初陽眼尤瞥沾衣濕意詫沈陰
撲面清光仰霏屑澄潭半頃綠最淨石柱千年洗
眞潔老僧新焙春中茶燒松煮水快一啜櫻桃蔗
漿漫相勝誰復此時猶內熱暑天風日諒不到寒
想冰絲半空結安得誅茆四時住坐對天紳自怡
悅出山一步一迴顧隔斷青林始忍別試看雁蕩
大龍湫與此相衡孰奇絕
自麗水放舟至永嘉

桃花楊柳背通津十里溪山振舵頻面壁每驚無
去路望烟始識有居人怒流不怕千迴折窮谷應
遲半月春若使客星逃更遠此間幽瀨好垂綸

雲徑歸樵忽有歌數家小屋倚坡陀斫松爲圈思
擒虎鑿嶺成田便種禾岸下停舟妨亂石磴前躡
展挽修蘿不知如此荒寒趣比似銷金地若何

夜眠只合在深溪月黑巖高望已迷但見峯頭爭
上下偶依斗柄認東西舟人寄碇先尋夢山鬼驚
鐙或暗啼且挂風帘護紅燭小瓶春色看棠梨

石立雙門向水開鑿山須有謝公才廿年細讀雲

定香亭筆談

卷三

幸

梯句今日才看瀑布來指破晴虹化烟雨吹迴春
谷動風雷近前不惜沾衣濕天寶題名半綠苔
東甌國在海山邊十里江城萬井烟已見颶風傾
老屋誰憑鯨浪駕樓船三盤島嶼參差出百粵帆
檣雜還連那似登州高閣上碧環千里接遼天
江中孤嶼謁文丞相祠
獨向江心挽倒流老臣投死入東甌側身天地成
孤注滿目河山寄一舟朱鳥西臺人盡哭紅羊南
海劫初收可憐此嶼無多土曾抵杭州與汴州

陸耀通

信國孤忠垂宇宙乘潮曾度海門邊江聲夜撼風
雲色塔影秋高日月懸故國山河無半壁新亭涕
淚此中川飄零壯志難回首猶認碑題德祐年

端木國瑚

百戰飄零越海東烟塵滿目寄孤篷欲回天地波
濤上只剩山河涕淚中渡雁有聲催宿雪扶鼇無
力墜秋風此心不逐狂瀾倒半壁猶懸氣似虹
一隅勢已失偏安馬角崎嶇歲月殘海外有天移
北極塵中無地著南冠浮雲孤嶼隨潮變暮雨荒
陵入夢寒千載斷雲詩可讀丹心猶似舊時看

定香亭筆談

卷三

三

浙東諸山以天台雁蕩為最雁蕩以險怪勝其奇秀
處皆在眾嶺之下天台以高妙勝其清虛處皆在萬
山之上天台以孫興公賦始著於世雁蕩為謝靈運
所不能到雖相傳有大通年碑實至宋始顯山川險
阻游者難至余兩度游此有深幸焉

將過雁蕩前一日宿扶容村

阮元

一行分兩戒其南極雁蕩重壓沙海頭險扼東甌
吭永嘉山水滋康樂尤清放度嶺惟斤竹綠溪阻
修障天地惜靈秀不易使人勦及其終難秘疏鑿
任靈匠已勒大通碑更示詎那相坡公游山分生

平頗自仗惟以詩酬圖未足供跌宕龍湫百二峯
吾耳久知狀竊疑形容者奇幻言或妄今年渡甌
江溫台落掌上瑤嶺據海澨風潮午初漲篋輿厲
石梁足底走鹹浪晚程猶未歇茲山已入望情隨
嵐氣清心與飛雲壯且投村屋宿行李聊摒擋吾
徒侈清遊一飯若轉餉損之又損之勞費已莫償
惟願明朝晴風谷動清曠同行若歸雁斜向峯頭
掠懸知今夜夢先受山靈貺

宿芙蓉村

陸耀通

定香亭筆談

卷三

三

雲裏疑無路山中別有村暗風通野氣初月淡煙
痕薤葉展宵簞松花香客尊清游待明發仙夢擷
芳蓀

曉發芙蓉村

端木國瑚

飛翠失空山游夢兀然醒人語夜堂深簾曉燈猶
熒寒暖戒衣裝共取芙蓉徑綠樹脫蒼烟遠媚溪
光靜鳩啼雨後聲山認雲邊影村仰綠陰高壑度
香風永雁峯落何處四十九盤嶺

曉過四十九盤嶺至能仁寺

阮元

曉程將何之四十九盤嶺高盤愈仄曲折緣修
縵肩輿未及上相顧色已警陵緬惑回棧心怯息

尤屏平生磊落懷到此不敢騁既登丹嶂高坐見
海天永白雲湧潮聲初陽生樹影越嶺下西谷倏
忽闢靈境奇變出恒情震蕩不自省行行至招提
幽籟泛虛靜中慄既已平嵐重衣裳冷

大龍湫歌用禁體

山迴路斷谿谷窮靈湫陰闕龍所宮眼前無石不
卓立天上有水皆飛空飛空直落一千尺鬼神不
任疎鑿功絕壁古色劃爾破山腹元氣沖然通消
涓靜注絕不動義輪下照神和融有時飛舞漸作
態已知圓嶂生微風一甌春茗啜已盡水花猶復

定香亭筆談 卷三

書

搖玲瓏颯然乘颺更揮霍隨意所向無西東不向
尋常落處落或五十步百步皆濛濛豈料仙境在
人世誰作妙戲惟天公雲煙雨雪銀河虹玉塵冰
穀珠簾櫳世間變幻那足比若涉擬議皆非工石
門飛瀑已奇絕到此始歎無能同惟有天柱矗立
龍湫中突兀萬古爭雌雄

常雲峯

怪石立孱顏濃雲常在山翻疑碧峯走出沒白雲
間雲氣無時盡此峯終古閒遙知滄海上認取挂
帆還

寄雁蕩

我聞雁蕩波連頃卻在最高峯上頭雲裏龍鱗接
煙水泥中鴻爪識春秋欲攀危磴千層去難向深
山一日畱果有經行古尊者擲詩應使逆波流
馬鞍嶺

林薄無疎景川谷莽回互崖轉得新蹊境深忘舊
路延緣入東谷修嶺詎可度盤磴引高情飛泉入
危步枕雲散靈風萬石盡豁露停策聊憩息於焉
香雜久住

定香亭筆談 卷三

書

端木國瑚

磴道苦紆遠與兀復此嶺行色滯前旌峭絕無由
騁梯空踏斷壁踵觸後人頂斗上復垂下勢不憩
一頃懸路失欬扶足到目先警高風落崖壑鳥墜
空無影危步較分寸力借橫梗有奇不暇賞出
險即云幸山林且崎嶇投迹能無省

靈巖寺小憩觀西內谷諸峯及小龍湫龍鼻水用

唐人陸渾山火詩韻

阮元

靈巖真氣常渾渾莫測其巔窮其源惟天敢壓海
敢吞安禪洞口雲舉軒如岱封中柴煙燔覆鐘撞

恐驚九原萬鈞銑隧載厚坤霞屏連嶂丹無垠東
曉魏闕環高垣響巖互苔聲在門虧蔽高春藏朝
瞰石室破漏啼清猿白雨潭暖泳小龜上方禪殿
銘翔鷗拾級汗出勞于奔挈瓶荷錫神朗尊太平
興國開祗園廣嚴興廢碑石繁我來宴坐息眾喧
水樂松吹調筵填游心自動慚風旛騎從直誚花
下禪以水盥手石坐臂還顧險塞臨轅轅帶圍廓
落若脫鞵眾賓健足皆辭幡展旗峯潤飛雲帶溫
泉水熱雞燻燻雙鸞西棲爭鸞屯玉女櫛頭無洗
盆小龍湫瀉傾天罇丹墉翠壁流言言劒鋒水激

定香亭筆談

卷三

美

向上翻衝擊石案誰能反天柱千仞目難暖不及
見末徒見根一比眾碣皆兒孫老僧踞石屈膝跟
獨秀不受攀附恩眼前惜無鄴道元金藏玉簡襍
還援山經細與鼉精論更有石龍謫九天蜿蜒夾
入蒼山痕緣洞上見驚心魂鼻涕一尺如言寃奇
想妙契心存存目飽志饜忘朝餐遊嶽不待畢嫁
婚況禽與向吾友昆矍然豹擲而龍蹲翩然風舉
而雲駕足爾踵決不敢怨一邱一壑亮遜鯤但不
能帶玉崑崙陽鳥飛轡景勿昏幽谷莫遣松明焚
谷口候者實已煩臨行石壁三回捫

卽事

毛竹清陰日影遲亂飛鸛鶴拂晴絲杜鵑花落松
花老正是山田刈麥時

淨名寺蔬飯

石色峯峯變溪聲步步斜樓欄圍野屋杉竹隱疎
花入寺聽詩板穿林刷笋芽鐵盃香稻飯匙上有

雲霞

試雁蕩山茶

嫩晴時候焙茶天來試龍湫雁蕩泉十里午風添
暖渴一甌春色門清圓最宜蔬筍香廚後況是松

定香亭筆談

卷三

美

篁細石邊玉茗遺編須記取我家多種此山田湯顯

祖云雁蕩山種
茶人多姓阮

登靈峯望五老靈芝諸峯

雲外日已頽遊者殊未倦複谷窅以深羣峯闐然
見參差各離立戍削盡成片負岫忽中空直罅裂
如綫凌厲出林表蟠逕將升甌三休始及上九折
石猶旋當門飛冷泉入腹抗高殿奇觀意已驚靈
迹情彌戀靈芝若可採吾將問佺羨
度謝公嶺望老僧巖

謝公慧業早生天屐齒曾經到嶺前峯上丈人猶

化石不知成佛更何年

遊石梁洞洞深可容千人石梁亘其外

古洞空山腹飛梁駕洞門橫空規日影分罅洩雲

根仰險危將墜探深響易奔操蛇神鬱律應有夜

光屯

石門潭

蕩陰雙閣水齊向石門東淺瀨生清浪澄潭受遠

風晚潮東海綠落日半山紅回首三重嶺皆藏雲

氣中

出山宿大荆營

定香亭筆談 卷三

素

堠旗遙見大荆營麥隴茶田取次平斤竹澗通新

驛路石門潭抱小方城沙邊細石籃輿穩渡口迴

風畫角清今日郵籤促塵鞅何時重與細經行

游雁蕩山自四十九盤嶺至大龍湫登馬鞍嶺經

靈巖靈峯石梁諸勝達大荆城紀事一首

陸耀通

出谷復入谷下上窮烟霏遙見羣峯劃天碧石骨

瘦削雲膚肥回崖愈轉愈不及振勢百折難停機

舍輿攀行苦奔峭屣屨側滑青藤支龍湫飛泉灑

絕頂萬絲下浣天孫機山光到流瀉蒼翠潭影激

射寒玻璃窮躋盤盤達山脊絕巘無級旁無依一

百二峯入全覽名以象命存依稀非仙非鬼竟何

物羅列呵問艱險辭雙鸞矯羽不得控玉女下顧

神頎頎衆中一柱特離立以頂觸天端不歆平生

夢想忽到眼金簡所狀心猶疑東南海水繞如帶

蜃氣漠漠天風吹靈巖靈峯竝奇絕石腹側裂青

冥低入門清嘯衆山蒼蘿穴一鶻驚人飛危龕老

僧鬢蒼綠屏息枯坐局元扉橫空石梁盼虹景瑤

草下覆無炎曦重巒疊嶂各異態飛磴歷歷忘神

疲傍山何人結茅屋累石爲壁爲門畿窳尊薦茗

定香亭筆談 卷三

素

解煩渴石門潭水甘如飴牆陰蕪蘭發紅藥采擷

細瑣來相貽山人貽紅蘭數十本爲言十里到荆驛行徑漸

平山漸稀山中氣候異昏旦曾陰閣日殘陽微冥

花如霰翠欲滴巖氣雨香薰客衣歸雲亭亭與爭

道林壑斂暝窮回晞

由臨海至天台

阮元

驟暖蒸涼雨新晴得快風竭來清澗上細繞碧山

中淺浪連村麥高陰滿路桐赤城知不遠遲客晚

霞紅

台州試院在城北龍顧山之麓有樓巍然高出林表

虛窗四敞雲山相闢余置榻其上雷連浹旬昔山左
濟南試院有四照樓爲施愚山所題余極愛登眺遂
復以名此樓書牘懸之

題天台試院四照樓

阮元

靈江通海汝雲霞圍一城孟夏方陶陶林薄含餘
清林中有高樓神撫羣山平風光泛疎隔嵐氣通
環費興言懷謝公爲此登樓情

衆峯不同青一雨淨萬綠啼鳥悅初曙晴雲翳深
木朝陽未出城人烟猶隱屋曉起自神清復此豁
遙目隱囊風氣涼臨窗一晞沐

定香亭筆談

卷三

早

山多雲氣聚少暖卽成雨翔風海上來颯然破微
暑輕涼潤笙簟清氣生玉塵喬林接繁柯森森繞
窗戶情賞在無言列岫靜可數

西嶺鬱崔巍夕日早銜光谿壑起輕陰穆然何清
蒼歸鳥入林小樵徑盤雲長暝色漸近人樓外浮
昏黃豈能無世慮及茲澹欲忘

茲樓四無礙下視未十仞地憑山已高天垂月尤
近清霸生明弦流雲散華暈燈火遙樓青笙歌夜
風順誰知捲幔坐吾方攬幽繡

傑構臨湖山兩載居齊州茲來章安郡夢與愚公

遊連楹旣窈窕遠嶺尤清邁龍顧頗宜夏鵲華空
復秋願得施宣城臥吟百尺樓

天台國清寺

朱閣瓊臺未及攀長松纖草叩雲關六朝山色禪
光定雙澗泉聲客性閒止觀有人參智者題詩何
處問寒山袖中攜得興公賦試講三幡看翠鬢

陸耀通

十里晴山不辨青滿空飛翠晝冥冥金松影覆街
芝鹿琪樹香棲搗藥禽谷口煙霞如送客雲中樓
閣是藏經華嚴淨域宸題在爲禮旃檀敬玉局

定香亭筆談

卷三

望

高明寺飯罷出圓通洞

松篁一徑入高明冷飯僧厨款客情燕筍煮茶春
味老馬蘭充膳蔬香清山當亭午圓無影水到分
丁瀉有聲游興正賒難久憩不須石屋更題名

華頂茅篷

阮元

華頂茅篷底枯僧忘世情披雲采春茗剗雪得黃
精虎跡穿林見龍腥帶雨生此中五百輩疑有應
眞名茅篷最小皆苦行僧栖止處
幽岩窮谷計一百五十餘所

華頂

陸耀通

我尋芳草不尋仙飛度曾梯萬八千題壁有人凌

絕頂亂山迎客不齊肩雲根石路行如織草背天
風響似絃手把玉笙吹一曲下方鸞鶴影踟躕
華頂茅篷

茅庵一百五華頂人雲行剖竹禪關小編蒲梵宇
清山茶烹紫莢仙藥采黃精小憩斜陽裏看山滯
客程

白雲

白雲流不盡山影動如潮我欲乘風去吹笙到碧
霄長歌招李白仙路揖王喬明月生東海方壺不
計遙

定香亭筆談卷三

聖

尋華頂憩僧茅篷

端木國瑚

蓮花千朶破雲飛峯頭乃為天壓低我尋仙路未
及到日午已鳴空中雞天風駕雲疾于鶩瑤草春
香振巖谷吹盡紅塵衣上輕綠蘿被我神仙服高
披閭闔臨曾溟雲如海水山如萍爐峰歎日烟光
赤千霞一氣凌紫庭下方晴翠浮空濕影露茅檐
低覆笠花氣深深霧欲冥不知初徑何從入采藥
行參自在禪蒲團且借僧龕眠香茗浮甌點素雪
黃精入竈炊紫烟生願作仙不作佛鸞鶴清霄望
粲髯仙臺只在月明中香林欲暮能畱不

薄暮重過石梁

阮元

獨倚長松自詠詩曇花亭下白虹垂飛流縱向人
間去莫忘石梁清激時

夜宿上方廣寺藏經樓

雲構飛流上高眠近太清星辰低北戶鐘鼓發初

明塵土十年夢風泉一夜聲卻嫌人采藥翻重世

間情

自華頂至石橋觀瀑宿上方廣寺 陸耀遹

仙人示我天台圖石梁竹木雲模糊水聲山影畫

難到到此始知人世無我從華頂來西行達深麓

定香亭筆談卷三

聖

重崖何處辨仙源百道爭鳴聽寒玉玉龍天矯當

雲關驪珠萬顆噴晴瀾原泉勢決不擇地下激澗

底高林端夕陽孤飛下曾島濕翠滿空吹不了巖

花倚暝霧成塵隱清光雪山倒經行草路多沾

衣玉杖夜擊巖僧扉歸雲駕風落如鳥白影下繞

經樓飛曇華亭上題詩容舊夢頻過記仙迹一夜

天壇風雨聲起來殘月當山白

夜中作

梵王宮闕碧雲端殘月遲遲度嶺難骨冷魂清誰

有夢瓊樓玉宇不勝寒天雞舞影風初起野鶴驚

宵露已溥夜半佛龕燈火在深堂覓句寫烏關

宿石梁方廣寺夜雨

端木國瑚

華頂袖來雲一朵擲向懸崖深不鎖夜半驚起蝙蝠

蝠飛夜游石梁下見

黑雲壓斷蒼藤枝石梁擎空

作龍立怒勢噴薄千珠璣一雨空山積涼翠蒼茫

誰識神靈意滑洗莓苔十丈秋芒鞋恐踏鱗髯碎

佛龕燈靜光流螢銅塔夜雨風中鈴蘿月藏烟碧

悄悄巖花落霰寒冥冥游仙人在經壇宿一夜風

泉響寒玉香林漠漠露華流屐齒朝來潤如沐曇

花亭外嵐光堆石梁疑失蒼山隈瀑聲澌澌濺巖

定香亭筆談

卷三

雷

壑長虹仍挂空中雷

萬年寺題僧達本壁

阮元

寺門高引八峯低老樹新篁綠影齊試與豐干入

林去緩扶藤杖聽黃鸝林間黃鸝最多

萬年寺贈曉雲上人

達本

陸耀通

小坐幽棲地逢僧采藥還經聲千佛號山翠八峯

環過雨龍歸鉢看雲鶴守關已公茅屋好無事憶

人間

雨中發石梁憩萬年寺

端木國瑚

連壑走鳴壺飛泉轉輕轂一徑滑蒼苔濛濛傍巖

曲積雨搖空林冷翠落疎瀑人影石蘿中縹渺衣

帶綠白雲身上流攬之忽盈掬杳靄不知遙僧寮

露林麓沙羅浮輕陰辛夷蘊殘馥八峯寫遠青佛

頭淨如沐愛爾山中人烟霞媚幽獨

雨霽發萬年寺路望天姥峯達清涼寺

疎雨歇空林山意颯然醒石路上莓苔翠通衣裳

冷平巒疊遠波浩浩綠千頃崖雲蕩晝陰海霧走

風影明滅眺烟鬢遠碧空無頂飄緲懷李白仙夢

一何迴石磬忽一聲路入香巖境

天台山紀遊

阮元

定香亭筆談

卷三

畢

天台一萬八千丈我來迴出羣峯上碧山如海不

能平天風足底催高浪山下白雲凝不流浪花卷

出青龍頭惟有經臺立天際不與元氣同沈浮飄

飄直過八重嶺百尺飛流石梁頂龍門鑿破走崑

源銀漢扶回瀉天影金庭雙闕不可攀玉沙瑤草

非人間曾記桃花古仙客夜騎元鶴吹笙還七錢

空說子微悔雲笈七籤司馬梅山為李明柏碩今

李明柏碩今

安在多為遊人乏仙骨割盡胡麻蹈東海昔登海

關望蓬萊赤城又見霞標開羽人雖去洞天在白

日照耀金銀臺害馬駟轡不肯住今夜月明宿何

處揮手一抹羣峯平彩雲填滿千盤路若非清夢
落天姥定繞仙壇轉飛去

天台藤杖歌

福庭本是羣仙困漢代桃源尚如舊仙人手種那
婆藤擲與人間賽靈壽敲破鐵篋捫櫛栗擎起蛟
身看清瘦我來天台親見之萬年嶺上垂金枝猿
狄引臂弄光澤筋纏石骨堅無皮鹿樵偶向夢中
得七尺珊瑚淡紅色豈須芝草始長生著手已能
助仙力石梁雨滑生蒼苔聽笙看月登瓊臺恐隨
飛瀑化龍去直撥白雲尋鶴來持歸拂拭奉堂上

定香亭筆談

卷三

果

要脚輕便不汝杖躍馬才從靈隱回橫膝聊為壽
者相庭前倚仗聽兒詩如策長藤到台宕

陸耀通

紅藤七尺珊瑚枝仙人贈我遊仙支仙梯四萬八
千丈持此撥雲雲倒飛山中采藥頻來往岫壚雲
根一株長不是蒼松亦作鱗橫甲搖風夜深響曾
厓後臂相句連叱日下擲羲和鞭蟠柯瘦舞石痕
裂古薜翠剝銅皮堅探奇人入天台道腋底風生
疾于鳥已知仙骨不須扶但挂長瓢劇芳草踏月
瓊臺曳有聲還從花底斂元局藥珠宮裏人初覺

一田霓裳彩仗迎步檐同倚看牛斗白雲親舍遙
回首仙藤莫化赤龍飛我欲攜歸壽王母

端木國瑚

仙人手種蒼龍根上蔭金景下瓊源鍊雲作膚石
作骨瘦于鐵樹春無痕蟄雷震起蒼皮蛻力拔空
山裂巖翠勢欲蜿蜒拂袖飛鱗鬣一抹烟霞碎珊
瑚光奪鮫人宮一枝影縮晴天虹松苓劇雨寒瑟
瑟蓮花倚翠香濛濛此物人間竟何有天畱靈種
壽人壽榆柳能回若木春尋常豈落塵埃手我侍
仙人叩玉扉仙人贈我琅玕枝琪花瑤草看彫落

定香亭筆談

卷三

果

靈光獨閱娥與羲白日持此搜靈窟眞宰若聞驚
咄咄仙液深探玉柱雲寶華碎擊瓊臺月我家白
鶴不須招嬉風浴景浮清霄玉骨珊珊自輕舉攜
此母乃徒煩勞收拾烟霞歸杖裡持壽高堂顏色
喜不辭清夢到天台萬八仙梯平似几

竹兜詞

阮元

越嶺登山雙竹君平安日日我須聞何人支起西
窗坐只隔斜陽不隔雲
著我天台雁宕間青琅玕繫碧連環昨從惆悵溪
頭過軟似詩情穩似山

陸耀通

劈碎湘雲作翠闌也同仙骨關珊珊恰如小艇嫌

妨憤暫擬安車許挂冠

兜中縣小竹
鉤以便脫帽

半規斜月曙光分同認芳題小篆文

兜上同人以
題箋別之

綽約綠筠眠最穩軟扶殘夢過仙雲

行肩兀兀度元關小坐渾疑斗帳慳翠幕四圍窗

四卷不遮風日怕遮山

曾攜藥籠上坡陀阮客祠邊織似梭莫訝輿丁肩

不得後車仙草載香多

天台襍詩

定香亭筆談

卷三

吳

赤藤扶我上天台萬朶仙雲手撥開洞裏桃花長

不落何因流出碧溪來

溪上珍禽不計年覆巖芳草綠芊芊曾陪阮客胡

麻飯分到菁香骨亦仙

一徑鼓篁曉氣清環山蒼翠未分明雨香雲膩藍

橋路十里飛泉尚有聲

雲外晴山山外雲曉風不斷氣網縵赤城彩女來

相送飛過青天鶴一羣

近時仁和宋茗香

大樽

有游天台詩茗香詩宗法青

蓮意境超妙置之瓊臺石梁間尤覺飄飄欲仙也

宋茗香天台遊草

天台道中見梅花

一石一高峯飛流入萬松中藏太古雪香冷青芙

蓉有客何年隱攜樽欲往從言尋明月去其奈白

雲封

月夜石梁觀瀑

我欲持北斗酌泉獻高穹道人但搖手其上橫蒼

龍須與玉女鏡已挂瓊臺東照見水晶簾空明千

萬重天風莫吹捲夜護神仙宮仙樂奏何時千春

猶未終寒生五銖衣去去莫畱蹤願言觀日出騰

定香亭筆談

卷三

吳

身華頂峯

珠簾泉

香爐峰頂生紫烟玉京朝罷歸羣仙羣仙咳唾不

直錢隨風拋珠落澗邊是珠是簾泉非泉空濛長

挂青山間清風明月入簾去簾中似有人翩翩招

之不出欲入無緣桃花含笑而未語白石無情而

誰憐簾兮簾兮如不捲吾將坐待三千年

自華頂至桐柏觀就宿

萬山皆水聲水接天空明昨對月中酒誰吹花下

笙龍湫大風起雲海亂峯平樓閣疑飛去飄飄到

玉京

過仙人拍手崖

天仙大笑來人間可憐天上無青山白榆如錢落
我手安得瓊樓亦賣酒青山把酒樂如何不比仙
官禮法多時乎時乎仙亦不可以蹉跎

申笏山早歲久客浙江衢州西安縣余讀其稟有題
明衢州瞿太守趙姬墓詩因命人訪其地在城西三
里許鹿鳴山麓破碑半蝕尚有廣陵趙氏字太守蜀
人姬廣陵人妙解音律尤精琵琶隨守之任見江水
清見底命侍兒挹於槃以自照年十八而亡守哀之
定香亭筆談 卷三 辛

葬於此 國朝武林趙吉士 天羽 有詩吊其墓趙之

門人鹿祐於康熙庚午宰西安和其詩并刻石置山
麓東岳廟屋側壁門繼而和者十人笏山其一也笏
山有難畱塞北花易盡江南雪我本廣陵人飄零正
愁絕之句余于嘉慶二年閱武出衢州西門曾過其
地欲為表之徒以古人亡姬非貞烈可比恐士庶傳
言未可為法而止然其事甚韻也故記之
余以秋日校士嘉湖山水平遠風日清美有舟楫之
安無輿馬之勞以較台宕之游意境又變賓朋贈答
即事成詠亦不似前此之刻劃巉巖矣

七夕

阮元

碧霄雲淨露華清靈匹迎涼渡已成河絡漸從西
角轉月弓將近上弦明農桑本是人間事兒女猶
關天上情茆屋夜深珠戶曉一般秋影看縱橫
桂藥

叢桂將花又一年淮南同是早涼天小山露白人
初隱羣木秋高月未圓濃意半生含雨後清陰都
在試香前阿誰金粟林中坐未到開時已悟禪
金井秋梧歌

老鳳夜啄青琅玕露華飛濕金井闌美人倚瑟愁
定香亭筆談 卷三 辛

不彈碧紗如水生夜寒夜寒缺月下金井玉繩斜
繞銀牀冷井波無聲澀修綆秋風搖動梧桐影館
娃酒醒扶頭歸促坐繁箏燭十圍却下繡簾遮不
住棲鴉啼向隔林飛

陸繼輅

天風飄落丹山巔丹山么鳳愁不眠華陽絲成元
雨霽吳宮花草生荒烟倚樹仙人仙夢短明月飛
來夜光滿秋情一片入人間古井無波那堪浣清
宵撫瑟喚奈何眾靈襍沓湘如過霓裳小駐月如
羅中郎中郎聽我歌

蔣徵尉

一丸素月流雲端流雲碾出玻璃寒美人清淚啼
冰絃風中片葉飛井欄瑤琴欲彈殊未彈銀牀玉
螿無波瀾忽然珠瀑成回湍秋梧間作商音繁此
時涼露零未闌似有襍珮鳴珊珊戛然而止聞微
歎仙蟾下樹搖團圓玉階自起敲琅玕纖纖修綆
緹交韓雙蛾蹙黛愁影單秋心恍惚騎飛鸞

吳興雜詩

阮元

白雲紅樹擁經臺十里平湖玉鏡開兩度道場山
下過一番歸去一番來

定香亭筆談

卷三

蟹舍漁莊路欲迷何人打槳向城西分明認得東
流水半是茗溪半是箬

單椒秀澤古齊州我似潛夫憶舊游四載詩情分
兩地弁陽秋與鵲華秋

交流四水抱城斜散作千溪徧萬家深處種菱淺
種稻不深不淺種荷花

我有湖莊近水涯烟波最喜似吾家無端閉却虛
堂坐不看蘋花看桂花

余於乙卯年冬自山左移任浙江過揚州諸友人同
餞余於虹橋淨香園是日寒雨滿湖未及平山而返

次日渡江故余留別詩有舊雨今宵聯舫聽暮雲明

日隔江飛之句奚鐵生為作虹橋話舊圖

虹橋話舊者為黃秋平文賜林庚泉道源鍾菽崖懷

徐心仲復汪晉蕃光曠掌廷光烜方月槎上杰黃春

谷承吉焦里堂循方菊人士燮汪味芸澍李濱石鍾

酒漢朝衡士銓翼符士鈞子耕士鈞李艾堂斗江鄭

堂藩周采岩瓚鄭雲洲兆珩何夢華元錫

題虹橋話舊圖

阮元

九載京塵染素衣虹橋喜得故人歸誰裁新竹連
僧院曾記春波繞釣磯舊雨今宵聯舫聽暮雲明

定香亭筆談

卷三

畫

日隔江飛圖中若寫清吟處十丈闌干萬柳圍

甘泉鍾菽崖懷博聞強識日以經史自娛清介遠俗

著述甚富所居在廣儲門蔬圃間頗有城市山林之

趣其門聯云古槐榆柳頗娛野性高山流水自有知

音亦可想見其為人矣

甘泉老儒胡西琴森年逾八十而精神強固為里中

諸老之最余八歲時初能詩有霧重疑山遠潮平覺

岸低之句先生亟賞之即以文選授余因以成誦先

生且練習吏事于政刑諸大端皆具精識余自幼所

習聞而默識者為尤多嘉慶元年春先生來浙江教

射于西園中飲酒賦詩領袖羣哲皆相慶焉

嘉善謝少宰金圃先生塢兩次督學于江蘇乾隆乙

巳元應科試少宰拔元為解經第一人復以詩文冠

一邑少宰曰余前任督學得汪中此任得阮元皆學

人也少宰之取士也其學識高深足以涵蓋諸生故

諸生之所長少宰皆能知之知即拔之無少遺如與

化顧文子儀徵江秋史高郵李成裕山陽汪瑟菴嘉

定錢漑亭諸子皆學深而不易測者少宰悉識之好

學愛才至今通人名士有餘慕焉江都焦里堂嘗撰

少宰遺事一篇言乾隆丁酉值選拔歲所拔如汪容

甫中顧文子九苞陳理堂變程中之贊和郭職民均

江秋史德量劉又徐玉麟宋首端綿初皆一時通經

能文之士時謗容甫者甚多少宰違眾論特拔之容

甫惡聞礮每來謁則戒司礮者俟其行遠而後發聲

又嘗薦容甫于齏使者時值季考安定書院容甫未

與考齏使者詢之容甫艷然去明日齏使者以告少

宰少宰曰吾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則予于容甫且

北面矣何敢令容甫試其不惜自貶以成人名如此

容甫聞之為流涕也

定香亭筆談卷四

揚州阮元記

錢塘陳文杰錄

經非詰不明有詰訓而後有義理許氏說文以字解

經字學即經學也余在浙招諸生之通經者三十餘

人編輯經籍纂詁一百六卷並延武進臧鏞堂及弟

禮堂總理其事以字為經以韻為緯取漢至唐說經

之書八十六種條分而縷析之俾讀經者有所資焉

說文廣韻等書不錄以其為本有部分之書不勝錄

且學者所易檢也三十餘人者仁和趙坦孫同元宋

咸熙金廷棟趙春沂諸嘉樂錢塘吳文健梁祖恩嚴

杰吳克勤陸堯春潘學敏海寧陳鱣倪綬嘉興丁子

復嘉善孫鳳起平湖朱為弼海鹽吳東發烏程周中

孚張鑑歸安丁授經丁傳經邵保初楊鳳苞山陰何

蘭汀會稽顧廷綸劉九華蕭山徐鯤王端履陶定山

傅學灝黃巖施彬臨海洪頤煊洪震煊沈河斗開化

張立本收掌則仁和湯燧宋咸熙總校則歙縣方起

謙錢塘何元錫也

修書與著書不同余在京奉

勅修石渠寶笈校太學石經又常纂修 國史及

萬壽盛典諸書自持節山左浙江以來復自纂山左

金石志浙西金石志經籍纂詁淮海英靈集兩浙翰
軒錄疇人傳康熙己未詞科撫錄竹垞小志山左詩
課浙江詩課諸書皆修也非著也學臣校士頗多清
暇余無狗馬絲竹之好又不能飲惟日與書史相近
手披筆抹雖似繁劇終不似著書之沈思殫精嘗寓
書蘇州周采巖瓚作修書圖采巖用宋子京故事刻
意白描修飾風鬟霧鬢非余本意故謝蘇潭前輩題
云作賦擬張衡才華薄子京

題阮芸臺閣學士修書圖

王昶

鄉媛仙館對芳叢奉 勅修書小宋同藥榜聲華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二

超冀北綺年譽望滿江東丰裁世擬鳴岡鳳才藻
羣驚戲海鴻演贊淵源宗許慎方言訓詁采揚雄
淹中墜箕資哀萃棘下遺編待發蒙副墨旁搜窮
渤海撰山左箋詩別證步圓穹辨鄭箋闕褒之誤
星迴華蓋精芒煥地接文昌眷顧隆振珮恒依青
瑣闥鳴鑣長覲翠微宮含豪潤挹三清露授簡明
分二等鈺碑攷堂谿追缺略石疑元度究昏曹謂修
經退朝黼黻香猶漬下直罍思日尚融訶殿初聞
停騎卒埽門已見走蠻童權樊宛轉無塵到苔石
峪呀有徑通涼吹微生蕉颯爽莫雲將合柳冥濛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三

烏皮似試龍賓膩繭紙徐題虎僕工錦暉半遮花
匝匝香厨恰對碧玲瓏大羅天迴烟霞麗小西山
深卷軸充勝侶自應稱玉女用歐陽公事仙曹端合媿
金童朝雲況本從坡老樊素由來侍白公祕檢分
攜穿綠薛鈿函互捧傍青桐竹鱸驟響名茶熟瓷
盃高擎 賜膳豐占取風情洵不少流傳圖畫更
何窮絲綸風炳重宵上旌旆新移兩浙中尺爲量
才鐫水玉鑑能照物淨山銅文章軋茁隨時改俊
彥駢闐入顧空杞梓全新涵化雨菁莪共喜樂從
風溪山到處歸游展絃酌隨宜具酒筒譚藝人多
絳帳啟留題句富碧紗籠清標君已齊思曠羸老
吾真媿濬冲想得薄寒生半臂長檠更照蠟燈紅

錢楷

幾輩登黃閣如君最妙年
聖朝重經術才子有神仙圖籍漢天祿山池唐集賢
祕文多藻鑑名蹟漫雲煙寶笈籤初啟鴻都石又
鐫臨軒條乃簡正字職斯專叔重無雙士高堂十
七篇師承推馬鄭俗謬訂烏焉兩事程兼促羣公
任獨先明光班更立曲讌句還聯特地壺移箭常
時院撤蓮旬休歸珮蚤風退檢書便邱屋城南近

文窗硯北連竹籬茅舍是黃卷夜燈然侍女奉簾
閣涼秋掃葉天顏雲渲墨鬢翠裏鞦吟肩指弱披
番穩眸明照字偏應知通德婢不礙及門宣篆燕
官芸細茶溫 賜餅煎絀皆東觀本講勝邇英筵
握此生花筆成如下水船文章誠報 國檢校勒
分牋奏 御邀 宸賞陳風動使旃諸生臚岱賦
美俗化湖壖樸學蓄奮正清衡月鏡圓公餘仍矻
矻才調自翩翩著錄都金石哀潯逮澗泉拔尤人
十五搜篋句三千淮海英靈集翰軒甲乙編稍因
疎侍從曾不廢丹鉛舊夢登瀛侶方春出谷遷詞

定香亭筆談

卷四

四

臣奇玉局史館總班堅翰墨 南齋裏絲綸北斗
邊青雲蒙不隔絳帳會高懸聽鼓陪晨直簪豪憶
冗緣多輪稽古力敢附纂書員畫幅能風雅經帷
想練研元風昭緝緯翠琬入陶埴世叔五行下尚
書半臂傳也應讓頭地文治贊無前

予校刻錢漑亭孔驛軒汪容甫三君文成各為序錄
云錢塘字岳原號漑亭江南嘉定縣人乾隆庚子進
士江寧府教授博涉經史實事求是精心朗識超軼
羣倫所學九經小學天文地理靡不綜核尤精樂律
蔡邕荀勗庶其近之錄述古錄一卷孔廣森字眾仲

號驛軒孔子七十代孫居曲阜乾隆辛卯進士官翰
林院檢討聰穎特達曠代逸才經史小學沈覽妙解
所學在大戴禮記公羊春秋尤善屬文沈約蕭統可
與共論錄儀鄭堂文二卷汪中字容甫江南江都人
乾隆丁酉科拔貢生孤秀獨出凌轢一時心貫九流
口敞萬卷鴻文崇論上擬漢唐劉焯劉炫畧同其概
錄述學二卷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五

蕭山毛西河德清胡臚明書籍予作序推重之坊間
多流傳者又蘇州書賈云蘇州許氏說文販脫皆向
浙江去矣余謂幕中友人曰此好消息也山陰胡稚
威 天游 石笥山房詩文集十卷余試紹興求得其稿
梓而行之
薛尚功鐘鼎款識宋時為石刻本故有法帖之名明
萬歷間硃印刊本訛舛最多跋語亦刪節不全惟崇
禎間朱謀聖所刻尚功原本較為可據然板本并佚
傳寫滋誤余據吳門袁氏影鈔舊本及家藏舊鈔宋
時石刻本互相校勘更就 文瀾閣寫本補正之以
還薛氏舊觀錢塘吳壽朋 文健 明于小學審定文字
以付梓人陳秋堂 豫鍾 精篆刻為摹款識高爽泉 增
善書為錄釋跋皆一時之能事也

日本國人山井鼎所輯七經孟子考文及物觀補遺向無刻本余借揚州江氏隨月讀書樓所藏日本國原本刻之所引各本頗足正字句之譌

刻七經孟子考文並補遺序 阮元

四庫全書新收日本人山井鼎所誤七經孟子考文并物觀補遺共二百卷元在京師僅見寫本及奉使浙江見揚州江氏隨月讀書樓所藏乃日本元板活紙印本攜至杭州校閱羣經頗多同異山井鼎所稱宋本往往與漢晉古籍及釋文別本岳珂諸本合所稱古本及足利本以校諸本竟為

定香亭筆談 卷四

六

唐以前別行之本物茂卿序所稱唐以前王段吉備諸氏所齋來古博士之書誠非妄語故經文之存於今者唐開成石經陸元朗釋文孔冲遠正義三本為最古此本經雖不全實可備唐本之遺即如周易文言傳可與幾也古本足利本幾上有言字與李鼎祚集解及孔疏合疏中共論二字正釋言字也尚書堯典敬授人時古本足利本作民時此唐以前未避諱之驗而洪範無偏無陂仍作頗亦在未經詔改以前召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曰下有敦字敦乃篆文敦字之譌比介于我有周

御事介作迯迯為邇字古文所由誤為介字皆與傳疏所解相合此漢晉以來僅存古字也毛詩殷其雷古本足利本二章作莫敢或遑息三章作莫敢或遑處此承首章加息處二字為韻極合而淺入于二章刪或字三章刪敢字以成四言古人之文不若是纖巧矣又椒聊兩遠條且古本皆作遠脩今案兩條固非兩脩亦誤蓋首章為脩次章為條脩條皆古韻也古毛傳離經單行首章傳曰脩長也次章傳曰言聲段若膺大令之遠聞也若兩章脩條無別毛不應次遠聞一訓于爾篤二訓之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七

後故脩之為長一訓已明條為條鬯義須再訓詩人就椒之在升在爾者言其香之遠聞非謂樹之枝條遠揚也前漢書禮樂志曰聲氣遠條此即漢後鄭注鬯芬香條鬯于上下也即毛公訓遠條之意又案椒聊二字舊訓為語助謬矣毛傳云椒聊傳而述言之緣傳已專訓不必再為聊也實承矣爾雅云椒檉醜菜葉即採也又曰科者聊科亦即採也詩之兕觥其斛解每作觥斗求通也是爾雅此句專為唐風而釋毛鄭皆知而郭璞未詳陸璣妄為語助之說然則斯義自魏晉以後皆昧之矣禮記檀弓宮中無相以為沽也古本足利本相下有君子二字乃成文司徒旅歸四布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案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

熊安生舊語設經中無此則疏豈空言喪服小記齊衰惡笄以終喪笄下有帶字乃與注疏合雜記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于門古本疊西上二字案此古本西上西于門五字乃鄭氏注文古本已誤為經淺人以文不類經復刪疊字經注相滯久矣春秋經文公十五年齊人侵我西鄙足利本齊上有秋字昭公元年公子比出奔晉公上有楚字義竝長左氏傳哀公十一年公孫務人孫作叔與檀弓合務禹乃異同孫字直誤耳二十六年乃睦於子矣衛師侵外州矣字下多杜注民睦二字

定香亭筆談 卷四

八

傳文無衛字案此義長蓋越師非衛師也論語異同多出皇侃義疏洵為六朝真本孟子趙岐章指亦勝俗本邵武偽疏惟孝經多據偽孔安國本為無足取偽孔序自稱述從伏論古文尚書而史記稱安國早卒記安國當生于文帝末年卒于武帝初以前安能述事伏生而書偽孔凡以序又稱及見巫蠱作偽者進退兩無足據矣以上經文略為舉證皆非唐石經以下所有誠古本也傳注釋文正義三者所校更為繁細助語多寡偏旁增減或不足為重然精核可采者亦復不少至于書大誥肆哉爾庶邦君古本足利本皆作肆告似亦可從然漢書翟方進傳王莽擬大誥此節

正作肆哉則作告乃形近之譌若斯之類宜審辨焉山井鼎等惟能詳紀同異未敢決擇是非皆為才力所限然積勤三年成疾幾死有功聖經亦可嘉矣我 國家文教振興遠邁千載 七閣所儲書籍甲于漢唐海外軼書亦加甄錄此書其一也元督學兩浙偶于清暑之暇命工寫刊小板以便舟車印成卷帙諭于同志用校經疏可供采擇至于去非從是仍在吾徒耳日本序文凡例皆依文淵閣寫本刊列卷首書中字句盡依元板有明知其偽者亦仍之別為訂譌數行于每卷之後示不誣也助元校字者為吳縣友人江鏐仁和廩生趙魏錢塘廩生陳文杰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九

烏程孫春圃先生梅官太平司馬元丙午鄉試房師也品醇學邃卓然楷模尤深於駢儷之文輯四六叢話一書於古今源流各家得失梳櫛詳明洵詞林之寶筏學者所必讀也

四六叢話序

阮元

昔考工有言青與白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良以言必齊借事歸鏤繪天經錯以地緯陰偶繼夫陽奇故虞廷采色臣鄰施其璪火文王壽考詩人美

其追琢以質樸文尚曰彬彬以文被質乃稱穢穢
文之與質從可分矣懿夫人文大著肇始六經典
墳邱索無非體要之辭禮樂詩書悉著立誠之訓
商瞿觀象於文言邱明振藻於簡策莫不訓辭爾
雅音韻相諧至於命成潤色禮舉多文仰止尼山
益知宗旨使其文章正體質實無華是犬羊虎豹
翻追棘子之談黼黻青黃見斥莊生之論也周末
諸子奮興百家竝騫老莊傳清淨之旨孟荀析善
惡之端商韓刑名呂劉雜體若斯之類派別子家
所謂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至於縱橫

定香亭筆談

卷四

十

極於戰國春秋紀於楚漢馬班創體陳范希踪是
爲史家重於序事所謂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者
也夫以子若彼以史若此方之篇翰實有不同是
惟楚國多才靈均特起賦繼孫卿之後詞開宋玉
之先隱耀深華驚采絕豔故聖經賢傳六藝於此
分途而文苑詞林萬世咸歸圍範者矣洎夫賈生
枚叔並轡漢初相如子雲聯鑣西蜀中興以後文
雅尤多孟堅季長之倫平子敬通之輩綜兩京文
賦諸家莫不洞穴經史鑽研六書耀采騰文駢音
麗字彼繡悅雕蟲之悔乃擬經者自改脩塗而風

雲月露之形非變本者執爲笑柄者也建安七子
才調輩興二祖陳王亦儲盛藻握徑寸之靈珠享
千金於荆玉至於三張二陸太冲景純之徒派雖
弱於當塗音尚聞夫正始焉文通希範并具才思
彥升休文肇開聲韻輕重之和擬諸金石短長之
節襍以咸韶蓋時會使然故元音盡泄也孝穆振
采於江南子山遷聲於河北昭明勅選六代範此
規模彥和著書千古傳茲科律迄於陳隋或傷靡
敝天監大業之間亦斯文升降之會哉唐初四傑
竝駕一時式江薛之靡音追庾徐之健筆若夫燕

定香亭筆談

卷四

十一

許之宏裁常楊之巨製會昌一品之集元白長慶
之編莫不竝揆龍文聯登鳳閣至於宣公翰苑之
集篤摯曲暢國事賴之又加一等矣義山飛卿以
繁縟相高柯古昭諫以新博領異駢儷之文於斯
稱極致焉趙宋初造鼎臣大年猶沿唐舊歐蘇王
宋始脫恒蹊以氣行則機杼大變驅成語則光景
一新然而衣辭錦繡布帛或致無華工謝雕幾簾
業又傷樸鑿南渡以還浮溪首倡野處西山亦稱
名集渭南北海竝號高文雖新格別成而古意寢
失元之袁揭冕弁一世則又南宋之餘波非復三

唐之雅調也載稽往古統論斯文日月以對待曜
采草木以錯比成華玉十穀而皆雙錦百兩而名
匹明堂斧藻視畫績以成文階彤笙鏞聽鏗鏞而
應節自周以來體格有殊而文章無異也若夫昌
黎作而皇李從風歐陽興而蘇王繼軌體既變而
異今文乃尊而稱古綜其議論之作已升荀孟之
堂核其敘事之辭獨步馬班之室拙目妄譏其紕
繆儉腹徒襲為空疎要之子史之正流亦復文章
之別軌也考夫魏文典論士衡賦文摯虞析其流
別任昉溯其原起莫不謹嚴體製品隲才華豈知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三

古調已遙斯風日變讀真氏之正宗久矣大乖名
實起彥和於今日固將別論文心也惟我師烏程
孫司馬綜覽萬篇博稽千古文人之能事已攬其
全才士之用心深窺其祕王銍選話惟紀兩宋謝
伋談塵畧有萬言雖創體裁未臻美備况夫學如
滄海必泐委以討原詞比瓊林在揣本而達末百
家之襍編別集盡得遺珠七閣之祕笈奇書更吹
藜火凡此評文之語勒成講藝之書四駢六儷觀
其會通七曜五雲考其沈博而且體分十八已括
蕭劉序首二篇特標騷選比青麗白卿雲增繡黼

之輝刻羽流商天籟過笙簧之響使非胸羅萬卷
安能具此襟期即令下筆千言未許臻茲醞釀也
元才困陋質心好麗文幸得師承側聞緒論妄執
丹管而西行願附驥尾而千里固知盧王出於今
時流江河而不廢子雲生於後世懸日月而不刊
者矣

余蒐輯 國朝浙人之詩二千餘家為翰軒錄有全
篇稍弱而佳句不能割愛者做摘句圖之例存之梅
里王邁人方伯 庭 詩如念別云秋不堪人別寒將去
路長疎林云濕鳥乍隨風去重殘花自怪蝶來稀在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三

我山園云十畝垂陰新種樹千年立石老為山過鄭
州河云柳葉千條分雨綠堤沙十里走風黃舟行云
過雨洗山綠落花然澗紅及山云愛從溪叟權間喫
野僧茶臨洛道中云茅屋人家千畝雪板橋行跡一
溪冰潼關云代更千載少勢在一夫多嚴江東關云
一艇獨歸雨千山相對雲小隱和介人云支離病得
風塵少放浪身隨天地多寄懷庾清云身閒暫得開
書帙歲晏能無急稻梁等句皆如餐諫果如啗荔枝
別有風味

朱近修 一 是 翛然高蹈與同里陸冰修俱以志節終

余最喜近修句野泥初拆未抽筍溪雨欲流將盡花
自在流出冰修句云三間茅屋晝常局好客偏能淡
夕停但數舊人如落葉卽看我輩亦晨星讀之令人
彌深縞紵之好

彭羨門少宰孫適未央宮瓦歌云猶是阿房三月泥

燒作未央千片瓦奇句未經人道若陳白沙草書歌

西洋琥珀酒船歌張都尉畫馬歌諸篇皆骀儼瑰偉

自立旗鼓世競稱其竹枝豔體及應制諸作擅場淺

之乎論少宰矣

宗正菴誼子規詩云曾爲越旅與吳栖惆悵春風怕

定香亭筆談卷四 十四
汝啼今日老歸茅屋下要啼啼到日初西客中人覽

此當爲破顏

黃梨洲先生宗義孝義著於前朝經史冠乎 昭代

詩特其餘事耳集中不寐作云年少雞鳴方就枕老

年枕上待雞鳴轉頭三十餘年事不道消磨只數聲

語極曠達蓋無意求工而詩愈工也

彭仲謀孫貽七言律詩效放翁如社中人少宜添燕

春半花多總讓梅插椽預爲蘭定界補泥還與燕移

家却病雲烟爲藥物忘憂姬妾是名花山林送客猥

司戶村落無官柳放衙皆新句也其處臺寒食怨古

風一首感劉生之義弔太僕之忠實抱先人隱痛焉

唐人遠帆疑不動句蘇子由水枕能令山俯仰風船

解與月徘徊句傳誦千古 本朝徐方虎少宗伯舟

中絕句云雪後微風捲浪遲緩搖柔櫓怕鷗知舟中

倦客閒憑几不見舟移見岸移風格正同而體物逾

妙

朱錫鬯曝書亭集送李符遊滇詩其一云畫裏分明

廬嶽僧雲峯有約十年登江湖到處勾留住看爾入

山能不能其二云桃鄉一望水接藍擬結鄰居共釣

潭休信碧雞狂道士閒拋老屋在花南初意花南字

定香亭筆談卷四 十五
不過點綴趁韻耳後考分虎詩詞曰花南老屋集彌

歎詩家用字親切如此

毛西河檢討詩咀含六朝三唐之勝沈博絕麗幻渺

情深其七言律句如三月暮春行海畔兩年寒食渡

江東又歲暮他鄉還作客春來何處不思君天然湊

泊唐人最近李頎

陳青崖至言弱冠負詩名其五七言律體雄秀深蔚

有酷似毛西河者如登大尖山云萬壑收江雨千花

護佛燈馬將軍移鎮羊城云漁陽都護新持節橫海

將軍早受降晚泊蘭谿縣云沙邨白舫橫官渡瓦閣

紅燈出女牆邊詞云沙苑馬肥青苜蓿涼州人醉綠蒲桃等句宜西河亟賞之也

朱亦純樟七言古風縫險鑿空五丁開山手也若猛

虎行催租行諸篇並有少陵昌黎東坡劔南之魄力

神髓鬼神鳴嗚泣紙上矣

沈厚餘樹本編修磨盤山詩寫物象形逼真坡老若

吳興竹枝詞儂家自有樊川約判守春風十四年則

詩人忠厚之意也

嚴海珊遂成司馬詩具兩種筆意如骨堆石勒漚麻

嶺血浴高歡避暑宮盧龍已買防秋塞上谷虛傳突

定香亭筆談卷四 十六

騎名弓懸屋角秋防虎旗閃城頭夜舉烽雕盤大漠

寒無影冰裂長河夜有聲造句雄奇咏桃花云怪他

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有無蓮花莊云無數垂楊

遮不住好風吹出讀書聲則又言情旖旎矣

歛凌次仲廷堪與余以學訂交二十年次仲於學無

所不窺九經三史過目成誦尤精三禮辨晰古今得

失識解超妙為文沈博絕麗兩榜俱受知於朱石君

師官寧國教授奉母修潔白之養石君師用昌黎薦

士詩韻題其校禮圖圖寄至浙余亦用韓韻題之次

仲復用此韻見荅比於韓門籍湜焉

題校禮圖用昌黎薦士詩韻為凌次仲進士作

朱珪

儀禮十七篇姬孔所教誥聖人柔萬物節性義精

到損益兼夏殷名物辨詔號執肆非空文綿蕞在

師導雜服體斯安相誓綬可操蘭陵學久廢高密

傳亦耗慶慈雖分門彥植誰窺奧昌黎掇奇辭鸞

鍛欣鳩噪豆籩失司存珠玉毀儒盜凌君起江南

便腹擇履蹈鈞元有湛深解紛無慢暴璇璣攤九

重華離孽四塊自求照水犀不取籥雲驚句股捷

心能均律悟雅好鑿空恥說騫障瀾勇逾昇源流

定香亭筆談卷四 十七

會朝宗疏淪先溝濼治禮著釋名尊鱗析酬報衍

雅七又五盈瓶逮餽竈左圖而右書經緯了不眊

窮年校毫芒內心平矜躁示我如望羊學落智已

耄神往緇帷林服器誰敢冒君才北海若大量挹

不傲忝我一日知拔尤初進造遠利就冷官童冠

資育燾自甘蘭華養官發藎鹽悼修耕即菑畬椎

髻樂綦縞君方束圭璋特達待 上告鶴鱗翩來

庭厄酒花映帽履泰際 光輪駁薦敢恡嫪殊科

需董孫間笙歌湘茈君才富江慎修戴東原沃壤

挾滕部實學兼華文羣玉詘珽瑁同時數金殿撰

程孝廉三舍避鼓燾丹書東面榮簪紱北斗禱何

況禮為羅不見鳳輝菴桃潭暫迴翔蓬海易轉漕

虎觀定異同鹿角走驚悞壁雍石經森公鄉牢禮

稿展圖重什襲長言當勸勞

題凌次仲學博延堪校禮圖即依卷中朱石君師

所用昌黎薦士詩韻 阮元

周儀治天下厥功逾誓誥揖讓升降中精意靡不

到吾友凌經師無雙齊許號綿蕞容臺上不受介

紹導既有戴聖學且持高密操志氣堅不撼精力

滿無耗弱冠我同遊許我入堂奧嚶嚶兩鳥鳴頗

定香亭筆談卷四 六

異凡味噪實事必求是虛聲共恥盜君之入京師

以禮為履蹈始知士相見盡化頑與暴北海一席

間驚譽馳四塊惟知抱一經不願駕雙鶩宣城冷

官舍校禮志雅好昌黎所苦讀而君實排異經文

溯江河疏義析潢潦得開發一難皇慶賈公彥不

敢報餘情述周髀知天若裨竈重輪引虛綫測視

了無眊淺儒襲漢學心力每浮躁豈知后與慶家

法傳衰髦凌君發禮例楊復李如圭不屑冒金輔

之程易田及劉端臨盧召弓相見互不傲邇來文

更雄魏晉力能造始嘆才之奇實惟天所燾吾師

極重才愈奇愈憐悼新詩榮于褒華袞被單編

制科儻三舉會見交章告翹然貢弓車豈徒離席

帽平生學何事許 國敢恪嫪辟雍仰 天藻詎

止泮芹莠吾才陋且小地福若滕部與君素投分

又若瑞與瑁同在文公門籍湜各樹燾親老修天

爵斯言昔所禱癸卯年元贈詩有云親君今潔白

養恩勤慰孳菴已勝飢驅時負米比轉漕手此十

七篇怡然志無悞天將厚其後茲特先韋稿所以

吾師詩披圖深勸勞

石君師用昌黎薦士詩韻題校禮圖見贈五言古

定香亭筆談卷四 七

一章敬次元韻報謝兼答阮伯元閣學王儕嶠編

修 凌廷堪

昌黎薦士詩詰屈發周詰千秋愛才念情與文竝

到豈同浮薄流標榜立名號文章真卻窳一一為

批導寒齋靜諷誦如見古人操吾師今韓公論材

辨豐耗衣被滿天下幾人列交奧鳴鳳翔丹穴迴

異百鳥噪樹木必樹嘉飲泉不飲盜敦行龍頭選

持躬虎尾蹈涯岍鮮矜張門戶禁侵暴明敷歷中

外稱譽徧穹壤實大聲必宏如聞奏祓鶩黃裳占

自古緇衣素所好匪獨守鄒魯兼可化羿羿賤子

抱禮經尺蠖困行潦匍匐光範門上書屢不報公
時持玉衡餘丹分鼎竈釋褐登公堂耳目發矚眊
學識方虞淺升進詎敢躁三復白華篇親年將耄
耄懼乏百里才利祿忍輕冒投牒乞一墮循陔志
毋傲適公撫江左講帷喜重造學禮質疑義良楛
悉蒙壽貽詩極獎披感深反成悼同門荷諸賢酬
和逾紵編伯元我石交心曲奚待告弱冠聚邗上
塵埃共席帽綢繆風雨夕切磋兩弗繆譬之羊在
鋤唯苦始能芘儕嶠本霸才彈丸小箕部流黃舊
織綺結綠新琢珥同歲舉南宮翰林先拔纛輕肥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三

漫欣羨事功庶祈禱自憐飯不足暇卵寧望拖修
塗通都驛書倉大河漕但令吾道存莫作儂歌懊
闕干苜蓿盤遠勝牛酒犒何當端章甫贈賄溯郊
勞

焦里堂循江都人樸厚篤學邃於經義尤精于天文

步算與李尚之銳凌次仲廷堪為談天三友秦道古

李樂城之書久無習者里堂與尚之特講明天元一
大衍求一之術所著有羣經宮室圖里堂學算記毛
詩傳箋異同釋草木鳥獸蟲魚釋毛詩釋地乘方釋
例孫子算經注皆能爬梳抉摘多前人所未發餘事

為詩詞亦皆老成

里堂學算記序

阮元

數為六藝之一而廣其用則天地之綱紀羣倫之
統系也天與星辰之高遠非數無以效其靈地域
之廣輪非數無以步其極世事之糾紛繁曠非數
無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謂儒者而可
以不知數乎自漢以來如許商劉歆鄭康成賈逵
何休韋昭杜預虞喜劉焯劉炫之徒或步天路而
有驗於時或著算術而傳之於後凡在儒林類能
為算後之學者喜空談而不務實學薄藝事而不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三

為其學始衰降及明代寢以益微間有一二士大
夫留心此事而言測圓者不知天元習回回法者
不知最高謬誤相仍莫能是正步算之道或幾乎
息矣我 國家稽古右文昌明數學

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

高宗純皇帝欽定儀象考成諸編研極理數綜貫天
人 鴻文寶典日月昭垂固度越乎軒轅隸首而
上之以故海內為學之士甄明度數洞曉幾何者
後先輩出專門名家則有若吳江王晁閻 錫闡 淄
川薛儀甫 鳳 宣 宣城梅徵君 文 儒者兼長則有

若吳縣惠學士士奇婺源江慎修永休寧戴庶常震莫不各有撰述流佈人間蓋我朝算學之盛實往古所未有也江都焦君里堂與元同居北湖之濱少同遊長同學里堂湛深經學長於三禮而於推步數術尤獨有心得比輯其所著加減乘除釋八卷天元一釋二卷釋弧三卷釋脩一卷總而錄之名里堂學算記書成而屬元序之元思天文算學至今日而大備而談西學者輒詆古法爲脩疏不足道于是中西兩家遂多異同之論然元嘗稽攷算氏之遺文泛覽歐邏之述作而知夫中之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三

與西枝條雖分而本幹則一也如西法三率比例卽古之今有術重測卽古之重今有借衰卽衰分之列衰疊借卽盈不足之假令今之三角卽句股借根方卽立天元一至於地爲圓體則曾子十八篇已言之七政各有本天與邨萌日月不附天體之說相合月食入於地景與張衡蔽於地之說不別熊三拔簡平儀說寓渾於平而崔靈恩已立義以渾蓋爲一矣的谷四方行測朔蒙氣反光之差而安峇已云地有游氣蒙蒙四合矣其它若天周三百六十度則邵康節亦嘗言之日周九十六刻

則梁天監中嘗行之以此證彼若符節之合然則中之與西不同者其名而同者其實乃彊生畛域安所習而毀所不見何其陋歟里堂會通兩家之長不主一偏之見於古法穿穴十經研求三數而折中乎劉氏徽之注九章西法隨事立說闡其隱祕而日月五星之果有小輪與夫日月五星本天之果爲橢圓與不則存而不論昔蔡中郎撰十意未竟上言欲思惟精意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今里堂之說算不屑屑舉夫數而數之精意無不包簡而不遺典而有則所謂扶以文義潤以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三

道術者非邪然則里堂是記固將以爲儒流之典要備六藝之篇籍者矣元少畧涉斯學心鈍不能入深且以供職中外斯事遂廢今見里堂成此書敬且樂焉吾鄉通天文算學者國朝以來惟秦州陳編修厚耀最精今里堂之學似有過之無不及也

里堂子廷琥讀書頗具慧心能傳家學年十四隨里堂來杭隨衆賦詩動有佳句如天竺道中云半里百重樹一樓三面山西園讀書云遠戶書聲花外遠隔牆山影雪中明時校浙士以天文算學別爲一科里

堂佐余閱卷延琥知平圓三角之法嘗令其步籌推算以驗得數百不失一

甘泉江鄭堂潘淹貫經史博通羣籍旁及九流二氏

之書無不綜覽所為詩古文詞豪邁雄俊卓然可觀

嘗作河賦以匹景純元虛江海二賦元和惠徵君定

宇棟經學冠天下鄭堂受業於惠氏弟子余君仲林

盡得其傳所著周易述補爾雅正字諸書皆有發明

為人權奇倜儻能走馬奪槩豪飲好客至貧其家徧

游齊晉燕趙閩粵江浙王韓城師極重之

天長林庾泉道源至性人也慷慨豪邁足跡幾遍天

定香亭筆談卷四 五

下居西園一年與余為甬東之游途次酬唱頗多如

將至越州云雲山順逆看俱好烟水蒼茫畫不成春

日云誰能遣此燕頻語那得如斯花笑人明州云菜

花壓野天如洗楊柳眠堤水泊空偶成云曝背天宜

文字飲素心人似歲寒花皆即景成詠不假雕飾絕

似宋人然不存稿自云得一二句附驥使後之覽者

有吉光片羽之稱足矣即此可想見其達

林庾泉一無所知齋剩稿

客齋 冬月白如霜粲粲客齋地相對默無言遙聞鄰犬

吠四壁飽鼯聲空堂竄鼠墜燭花一寸長照我千古淚橫胸萬斛愁飢寒直兒戲持此問古人古人亦如睡翦燭笑拋書顧壁與影媚

懷聞石生明府吳星橋點刑防盜浦子口

花縣仁聲滿琴堂廢墜修宰官心是佛寮佐韻如

秋身撼江關警民歌父母謀懷君此良夜有客獨

登樓

登鳳陽城

嵐光面面撲絺衣有客登臨望落暉萬樹籠煙環

郭立片雲將雨度城飛眠弓水勢如纏束勒馬山

定香亭筆談卷四 五

容似打圍策杖裏糧明日計擬穿深翠扣禪扉

寧波試院與蔣蔣山夜話賦贈

難窮傾倒發為歌斷却聲聞省障魔入道倘除名

更好達心猶覺累還多新詩脫口誰能敵舊事橫

胸暗自摩似此不傳吾不信古人如在復如何

書魏野堂詩後

才高遇蹇總休談味遍琳琅似酒酣詩竟如斯官

未稱公猶若此我何堪空除野馬澄銀海擬并牟

尼供雪龕前度漁洋亦司李動人惆悵最江南

見錢魯思伯垌書聯及小幅感而懷之

錫山春樹石梁雲廿載何堪雁影分白首空嗟同
薄命縈塵無計可聯羣花間病鶴如逢我座右名
書倍憶君何日買舟入吳會一樽風雨細論文
同唐耘五石卿陳耳葦夏冠周集唐軼亭三友齋
安步何勞問字車忘形爾汝是君家難兄好客開
幽室介弟憐才啟絳紗曝背天宜文字飲素心人
似歲寒花他時寫向屏風裏五客三人鬢有華
虞夏商古籍詞氣簡少至周始有也矣等字然也字
始見于毛詩其後也悔猶爲轉聲及中葉始爲句末
收聲故凡詞氣中有發聲有轉聲有收聲經傳子史
定香亭筆談 卷四 天
體例非一且有誤讀實字爲虛字虛字爲實字者說
文中如粵乎爰乃等爲本字也焉雖然等爲借字當
博采經傳而疏證之故元欲仿東萊博議卷末之例
作釋詞一書惜未暇成也
儀禮喪服傳曰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
元繹傳意蓋謂弟妻爲婦乃婦人之通稱所以疏遠
之而當時學人或誤爲子婦之婦若謂弟妻爲子婦
則嫂亦可謂之母乎故下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
無慎乎傳義本如此禮記大傳義同鄭注大傳曰言
不可也言不可混婦人之通稱于子婦也乃賈公彥

不得其解疏曰謂之婦者使下同子妻假作此號遠
於淫亂此已誤解婦人之婦爲子婦至孔穎達作大
傳正義直謂弟小子已妻必幼穉故可謂之婦則大
誤矣喪服傳大傳猶爲男子謂弟婦之稱若爾雅釋
親明日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女子與弟
婦何必假號遠淫賈孔疏經其疏謬處有如此考
孟子曰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堯典曰女子時鄭氏
書注曰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據此則帝女
下嫁皆當言妻矣說文婁古文妻字从尚女尚古文
貴字从貴之義卽下嫁之義此必經傳中古文之僅
存者後世之妻公主者皆曰尚尚者婁之訛也俗儒
不知古文遂讀爲尊尚之尚此隸變之誤也然則孟
子舜尚見帝卽言旣婁之後見帝也其字當讀爲妻
不當讀爲尚矣
余試浙江解經錄擬作論語鄉人飲酒解引禮記鄉
飲酒義鄉人士君子會于房戶之間鄭康成注鄉人
鄉大夫也爲据此鄉人飲酒卽儀禮之三年大比鄉
飲酒立說似確而於鄉人儺之鄉人未經疏證余友
鍾啟崖 懋滋無識者之疑爲之申其說曰鄭康成
論語注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卽月令季

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是也凡儺有三季春國儺畢春氣諸侯以下不得儺仲秋天子儺達秋氣天子以下不得儺惟季冬儺貴賤皆得為故謂之大周禮序官方相氏止曰狂夫四人不名其職要亦胥徒之屬其曰命有司者大儺通於天下必有董其事者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此儺亦其一事如今時郡守出土牛是也特古禮以大儺出土牛為一令今禮以出土牛迎春于東郊為一令微有不同郊特牲字或从禡文異義同謂之存室神者方相氏索室歐疫比戶為之至孔子家則孔定香亭筆談卷四

子行朝服立阼階之禮故謂之存室神皇侃疏以儺為季春之儺失之馬融注謂恐驚先祖與郊特牲合爾雅坎律即說文吹聿之舛鄭縣柯孝達解之曰尔正坎律詮也坎當為吹形相近而譌說文吹詮詞也詮之解為具詞之解為發聲也班固幽通賦吹中蘇為庶幾矣顏師古注云吹古律字也文選吹作聿蓋吹即日之異文故叔重子曰字亦訓為詞古曰字通作聿幽風曰為改歲漢書食貨志作聿為小正見睨曰消韓詩作聿消大正子曰有奔走二句王逸楚詞章句引作聿是也律者有詮具之義中庸上律天時

鄭注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古聿字或作通釋詁通循也孫炎曰通古述字說文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釋器不律謂之筆郭注蜀人呼筆為不律也語之變轉攷聿一名不律者不為發聲當讀如夷上洒下不滑之不律即聿也適即述也故鄭於禮記訓為述郭景純以坎卦法律為解始未知其字有舛譌尔

仁和諸嘉樂說經有毛西河之風其解論語宗廟會同云宗廟之事乃諸侯祭祀之事會同則諸侯朝於天子之事公西華願為相相諸侯也相天子之宗廟定香亭筆談卷四

者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於諸侯何與相天子之會同亦大宗伯為之擯至末擯司空之屬嗇夫為之見覲禮又於諸侯何與夫子云非諸侯而何明言宗廟會同非諸侯之事而何竝未言相宗廟會同者非諸侯而何也其謂相天子之宗廟為諸侯者或因詩有相維辟公之語不知此與肅雝顯相相子肆祀皆謂助祭者為相而非詔禮者之相或又謂諸侯有廟而無宗有邦交而無會同則宗廟自古通稱亦無天子稱宗廟諸侯稱廟之說鄉黨記子在宗廟朝廷其為天子之宗廟歟抑諸侯之宗廟歟會同既為諸

一考... 6

侯朝天子之禮亦可謂之諸侯之事蓋朝覲之禮君臣交擯賈疏曰北面陳介從南鄉北此諸侯之相也邢昺論語疏亦曰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則其爲相諸侯而非爲諸侯也可知蓋所謂如或知爾者乃是諸侯徵聘之及而三子亦可以自信從政爲大夫故欲于兵農禮樂各効一官豈有味然欲爲諸侯之理哉

予以論語鄉人飲酒解試湖州諸生且自解之云論語之鄉人飲酒卽儀禮之三年大比鄉飲酒朱子註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三

豪無異辭乃呂大臨艾南英方黎如輩創爲空論曰鄉人偶然聚會不在鄉飲四事之內今天下士靡然從之竟以孔子身爲大夫與興賢之大典解爲村農醪錢共飲之事毀聖誣經莫大于此揆其意第爲鄉人二字所惑別無確據也余試山左浙江兩出此題無正之者獨不見禮記鄉飲酒義乎記曰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鄭康成注云鄉人鄉大夫也又儀禮記曰鄉朝服鄭又注曰鄉鄉人謂鄉大夫也此可不煩言而解其餘謬說不足辯矣

蕭山陶定山明於聲音訓故之學其解穀梁傳邠公

也云范氏集解謂邠爲訪案訪字从方與丙同部隱

公五年歸昉穀梁作邠尔雅恹恹憂也莊子邠邠乎其似喜乎邠雖似喜其實爲憂故公羊于此經傳云憂內也明宋元憂慮魯難是以勤行與穀梁合竊以邠當作邠解爲憂公于傳稍協又解爾雅云釋言艾歷相也艾雙通字書君爽巫咸雙王家而史記封禪書云伊陟贊巫咸贊訓爲相則雙亦得訓相而或引方言謂裔艾聲之轉尚未發其義也又釋詁繚善也或訓作繕不引廣雅而引類篇案唐王方慶名繚見本傳慶訓爲善唐人猶知古義是亦可存備一解者也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三

蕭山徐鯤解爾雅云郭注爾雅所未詳未聞者百四十二科邢疏補其十近儒鈞稽幽滯補所未備過求詳核轉滋附會引離騷蹇修釋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是以良媒爲樂節引方言絲作者謂之履釋經履是以屣屨爲草名至薨懷羊謂薨卽芋魁薨與魁同羊乃芋字之譌幾類躡鴟爲羊矣會稽章華絃云尔疋郭注間有未確訓郵過也謂郵亭道路所經過不知晉語郵而效之郵古通尤也近儒補郭未備可云詳盡然如釋詁孟勉也引班固幽通賦孟

晉以迨羣兮然洛誥汝乃是不彙釋文引馬融注養為勉孟即獲之轉音因聲得誼為更確矣悲神慎也引鄭箋訓闕為神說文訓祕為神謂神祕轉訓不如引說文天神引出萬物解神為引檀弓其慎也注慎當為引從漢儒舊讀之為確也

歸安丁傳經解左氏傳云趙盾之事孔子據事直書竝無曲筆左氏公羊欲春秋之行非托孔子越境乃免之言則幾為崔浩之前車此或通於時勢使然非聖經旨也間嘗論晉之諸臣屠岸賈實靈之忠臣趙盾實靈之賊臣趙穿不過閻樂成濟之徒耳非為首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三

者也厥後卒分晉國爭長七雄而春秋之傳不致毀滅者始亦二氏權辭之力歟說雖似創而頗得春秋之旨

杭州翟晴江灑著爾雅補郭余謂景純宜補者固多宜糾者亦復不少餘姚邵二雲學士晉涵作正義謹守郭說亦未肯有所糾正也

晴江所補未盡確者如引用張得天鴻昏於顯之說直似明人陋語余謂釋木樸椒心即專為凱風棘心而釋枓者聊即專為椒聊而釋而晉以來皆昧其義此等引證難與迂拘者言佐證亦不可與穿鑿者滋

傳會也

張皋聞惠言周易專主虞氏一家之學極為精贖有家法漢人之易孟費諸家各有師承勢不能合而為一惠氏周易述雖發明漢學雜取諸家不成體製要之康成之學斷非仲翔之易比而一之多龐雜矣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譌也譌當讀如平秩南訛之訛訛化也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字古惟字夫惟二字乃引出之詞今讀為佳字且習用之誤矣

子試紹興經解以說文吹聿詞辭証亦正坎律銓也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三

字訛當為吹聿詮也錢辛楣官詹以為蠶叢肇闢也觀禮大行人儀節相補而成歸安楊鳳苞解之云儀禮十七篇觀禮文字獨簡其儀節比諸他禮殊為未備注疏每以大行人補之如四享束帛加璧鄭注引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則四為三之譌也王使人勞侯氏賈疏引三勞再勞一勞則所使之人大行人也觀禮不言饗餼大行人所詳九牢七牢五牢是也不特此也使大夫戒可補以掌訝之往詔齊夫承命可補以小行人之為承擯為官方三百步可補以司儀之為壇三成是皆相補而成者

天下樂石以岐陽石鼓文爲最古石鼓文脫本以浙
東天一閣所藏松雪齋北宋本爲最古海鹽張芑堂
燕昌曾雙鉤刻石於家余細審天一閣本並參以明
初諸本屬芑堂以油素書丹被之十碣命海鹽吳厚
生刻之至於刀鑿所施運以意匠精神形蹟渾而愈
全則揚州江墨君德地所爲也刻既成置之杭州郡
庠明倫堂壁間使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法焉
阮芸臺閣學師重摹石鼓歌用東坡韻

陳鴻壽

我後坡公幾辛丑集古不見六一叟石鼓又經七
定香亭筆談卷四

百年點黼欲化長虹走湧盪滌既聲牙趨趨藉
蜀詎適口何如吉癸字無多疇滋疑案壇山後前
年天藻重編排抉剔文義還什九其胡孔庶羃
毳毳亦有鱗鯉囊楊柳收縮元氣歸豪芒轉動天
樞燦星斗從臣才藝簡選精珍宜琪璧懸臂肘連
江僞刻何足論若粟去秕苗去莠琅嬛仙人一代
宗龍文健筆蘇韓友金石借證經史譌斤權忝毆
悟敲殼天一流傳祕本希三百餘字襲蝌斗緬思
蘇李張寶徐歐褚虞杜皆前者品評墨妙羣推崇
獒碣潛驅犬羊嗾諸侯劍佩騁雄俊錫以彤弓及

嚳旨大書深刻理則那昭示日月振矇瞶陳倉鳳
翔蹤跡奇不將荒幻等岫嶼日炙雨淋致漫漶要
其氣體彌深厚重摹安置郡學中參訂同觀誌某
某十三經版各輝映鳳翥驚翔屬誰有由來作人
那家基南山頌栲北山柎竟擬兼金耀虓虎肯比
朱絲約芻狗愛古端資汲綆深如公真與頡籀偶
惜早沈沙更嵌金遂令讀者徒搔首歲年甲乙從
缺略毋怪亭林事攻指我聞神異靖康時濟河風
大重莫取至今璧合珠亦聯園橋左右離塵垢文
武成康流澤長中興遺跡蛟龍守貞珉況復樹東
南文物聲名長不朽吳山峩峩浙水深猗歟休哉
萬年壽

朱壬

三代石刻傳已僅惟有石鼓衆說乎李唐以前罕
有述譬彼寶劍埋泥塗韋公好事始傳播一唱百
和人人殊昌黎考古真特識一言論定非拘墟周
宣中典理可信明堂朝賀言非誣龍蛇蟠舞篆奇
絕諒非史籀無能書吉甫作詩風肆好高文典冊
卑相如年深月久石易泐苔蘚剝蝕文模糊當年
陳倉十夫一此日太學書連圖朝廟規樞有碩彥

昕夕講解勤生徒陋儒未至碎雍地那得指畫親
形模卽如武林一郡士思觀獵碣空嗟吁豈無拓
本偶傳示揣摩終覺神踟躕琅嬛仙人用意厚硬
黃一卷工臨摹命工刻石傳永久釵痕漏脚毫髮
俱行見十鼓置廊廡直以宋經爲郭郭郡庠多士
盡環列駢填觀者如鴻都縱無率更三日臥我已
朝起忘西脯行間鸞鳳勢軒舉腕底蝌蚪形盤紆
勁如金垂鼎立立婉若玉潤鉤頭舒與義推敲盡
信屈古文參讀尤齟齬韓蘇大作千劫在典模鉅
手祛榛蕪我聞李斯精小篆作頌勒碑嶧山隅當

定香亭筆談 卷四

美

年祖龍誇功德自謂予聖黔首愚那知野火不相
恕縱有棗木徒增汙豈若石鼓創周代宣王典物
尤堪娛湯盤孔鼎不可得寶貴此意徒區區自茲
重鑄惠來學頓令篆法同古初鳥革深藏得位置
蟬翼細榻忘勤劬歐陽積古精攷核後先相望懸
水壺

杭州唐人石刻存者惟城內祥符寺開成二年胡季
良所書陀羅尼經幢及吳山青衣洞開成五年錢唐
縣令錢華等題名他若靈隱天竺各刻皆於乾隆庚
子歲爲某太守所毀近年仁和趙晉齋海寧周松

露春各得唐墓志一又陳默齋騎尉訪碑至定山得
唐元和間題名四種皆昔賢所遺足補志乘也

杭州府學石經今存周易二石尚書七石毛詩十石
中庸一石春秋左傳四十八石論語七石孟子十一
石凡八十六石內禮記中儒行大學經解學記四篇
已亡周易自離九三以下皆無之較書詩等所缺特
甚書詩左傳論孟卷末皆有秦檜題跋思陵小楷秀
整有晉人法度論孟字體稍縱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云高宗御書六經上親御翰墨稍倦卽命憲聖續書
人莫能辨其中避諱字皆本字闕筆惟論孟則多改

定香亭筆談 卷四

美

字如改敬作欽改殷作商改恒作常改桓作威等皆
是經文異同雖不多頗足校正今本之誤如毛詩子
尾脩脩今作脩脩爲譌字左傳不闕秦焉取之今不
上有若焉上有將爲衍文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今
無所字爲脫文皆與唐石經同孟子無唐以前石刻
此碑文王事混夷亦較今本爲善攷古者宜知寶貴
矣

咸淳臨安志云太學首善閣高宗皇帝御書三扁各
有石刻又有累朝御札御製並刻寘閣下今仁和學
大門內墻隅有高宗御書大成之殿大成殿門二刻

字逕一尺四寸中有復古殿三小字仁和校官署存不全草書一石云暮口沙上雁海門斜去兩三行字逕五寸每行二字側有皇二十三小字乃碑石記數又仁宗飛白書一石云天下昇平四民清字逕五寸橫列上方刻小楷年月二行云慶歷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下有三璽中惟御字可辨側記皇三十九四字與前石同按南宋太學即今按察使署爲岳武穆故第武穆被禍後第爲太學元改爲西湖書院明洪武十二年即書院建仁和學至天順三年復改建縣學於今所古碑悉徙以從致多殘闕耳

定香亭筆談

卷四

美

表忠觀碑自明人重刻本外舊刻僅存二石每石兩面下半已殘闕近年重修湧金門外錢王祠始自郡庠移立祠內此二石相傳是宋時原刻案樓攻媿集謂坡公有與趙清獻公帖示表忠觀碑額可用張子野之孫名有者書之今世傳本從無及此豈當時四石並立不復刊額邪又此碑尚有小字行書本亦舊刻現存郡庠惜未同時移出

何夢華寓葛嶺時曾於嶺西半山中搜得賈似道賜家廟第宅題記云景定三年正月八日賈似道蒙上恩賜家廟第宅于行都辭勿獲因集芳園鄰舊居就

賜給緡錢使營葺焉用謹欽承子子孫孫其毋忘忠報隸書凡八行字逕八寸西湖志於秋壑石刻槩從刪例然金籠舊事玉枕新鐫猶有傳者錄之可當風詩之鄭衛

兩浙金石吳越刻雖有二十餘種獨未見天寶寶大寶正之刻頗以爲憾嘉慶元年七月何夢華訪碑至臨安海會寺得寶大元年陀羅尼經幢二嗣於武康縣治續得寶正元年風山靈德廟碑爲從來著錄家所未見夢華又於臨安功臣山下桑畦中得吳越普光大師塔銘普光爲武肅第十九子自幼出家授吳

定香亭筆談

卷四

美

越僧統皆可補紀載之闕者

吳越千官塔在西湖烟霞洞乃就崖石鑿成高二丈餘凡七層鐫刻工細門柱間皆題諸臣銜名塔旁兩壁又列數百人衣冠整肅作禮塔狀每人肩側亦紀姓名惜皆無攷惟塔上題字有都指揮使吳延爽爲吳越文穆恭懿夫人之弟洞內石羅漢側尚有延爽題名三行云吳越都指揮使銀青光祿下闕右僕射下闕口海縣開國男食下闕吳延爽捨三十千造此羅漢下闕西湖志載石像造於吳越間而未及延爽名是其疎略至以塔上人名攷爲南宋諸臣則謬之甚者

武林梵志云吳越相吳延爽開寶中建崇壽院內有九級浮圖名應天塔卽今保叔塔塔後有落星石武肅時封爲壽星寶石山仁和趙生^坦嘗於山間拾得片石存三十五字有云爽爲觀此山上承角亢云云角亢壽星也出爾雅則此爲延爽造塔殘記無疑矣予徵收富陽縣古刻百無一存錢唐嚴厚民^杰新得唐孫夫人墓志持以畀予云頃歲親見富陽人培土得之知爲古墓手拓四五本仍令掩埋原處文云夫人吳大皇帝十九代孫孫德之女也笄年歸於陸氏以大中四年遇疾卽是歲仲夏月三日而終於其年

定香亭筆談

卷四

罕

季秋月末旬八日安厝富陽縣西廿里上黃山墓云云其後空處別題唐大中四年九月廿八日記字體較大此例他碑未見亦博古者所宜知也南屏小有天園石壁有司馬公摩崖隸書以此試士錢唐吳載和一詩指陳真切可與論古書乃南渡後所勒或以爲侍父判杭州時所書非也海寧俞寶華詩云公侍親闈判府事總宜一棹會杭州趨庭縱目尚年少那遽石墨垂山陬所論最確寶華性疎略筆札甚惡不可寓目而詩才清放其父名思謙淵雅工詩蓋家學也

游南屏觀司馬公摩崖隸書

吳載和

朝相司馬公四海慶無事公治何能爾公識治平義我來南屏下見此摩崖字俛仰溯千載公意恍我示緬昔元祐年公荷股肱寄出處素位行聖經仰而企官中女堯舜亦識利貞意當安不忘危楮墨露真誼不見蔡平章俗書逞姿媚賚緣入政府國事隨意置一反公所爲柄政如兒戲忠佞不兩立黨禍滋猜忌大書千佛名深文亂真僞釀成靖康變一敗乃塗地圖治我公難債事若輩易當時朝中人公書誰省記經綸貫千古餘事極高致熹

定香亭筆談

卷四

罕

平中郎書視此猶當愧陵谷幾變遷金石多失墜此書終不磨鬼神護蒼翠
俞寶華
南屏洞天春雲稠尋碑客向丹崖游蛟龍蟠擊波磔老健筆直與東京侔響揚悔失攜竹膜但覺眼底驚清道草窗著論異吳葉欸題涑水知誰畱公侍親闈判府事總宜一棹會杭州趨庭縱目尚年少那遽石墨垂山陬中興宜刻事或有秘府清玩光堯搜長編資治已進御法書五卷重雕鏤石經太學兩輝映自謂文治光魯鄒豈知金繪索歲例

偷安半壁非良謀惜哉和議信長脚浙臉符夢忘
同仇三經之文試進講致堂經幄應含羞摩厓誰
人有深意戛戛珍並琳瑯璆南度宰輔得公侶中
原未必終沉浮讀碑如見公忠義凜凜生氣來雙
眸程蔡梁鍾古能手精神魄力難公儔一字一拜
心一況直欲變化如潛虬長逐雲峯滃不散爪痕
攫石懸崖秋

金華試院爲宋乾道時皇子魏王故第今自公堂壁
間尚存孝宗敕皇子愷詔書時愷以魏王判寧國府
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保寧卽婺州軍號也又宋徽

定香亭筆談

卷四

聖

宗御書吏治手詔高宗御書藉田手詔皆真跡又慶
歷六年婺州知州題名記書法顏平原亦妙又陳舜
俞騎牛畱槎二圖刻於熙寧癸巳案舜俞騎牛事在
廬山畱槎詩又寄題歐川者皆與婺州無涉不知何
故刻此也

洞霄宮古碑皆燬于火今惟宋理宗御書洞天福地
扁額木刻尚存字徑一尺二寸正書中鈐二璽磨滅
不可辨按圖志以爲淳祐七年賜書宮之西北卽大
滌洞內多宋人題名

徑山諸碑最古者宋孝宗御書萬壽禪寺額樓攻媿

重建萬壽禪寺記二種餘如蘇東坡三詩蔡君謨游
記皆元人重刻

青田石門洞有天寶八載諸暨縣令郭密之詩刻二
首皆正書一題石門山詩一題永嘉懷古詩縣志郭
密之有傳而此二詩獨遺之洞前後尚多宋元題名
予旣題名鐫詩石上復拓諸題名而歸

浙西碑石無漢晉古刻惟甄文獨多予得西漢五鳳
五年甄一東漢永康元年甄一西晉建興四年甄二
東晉咸和二年甄一興寧二年甄一皆製爲研又有
奉華堂硯南宋宮中物也

定香亭筆談

卷四

聖

五鳳五年甄記并詩

翁方綱

漢甄一就其側有字處以建初尺度之長七寸弱
厚二寸弱蓋稍有磨去也餘三面皆經琢研時磨
平矣面背僅闊三寸四分則非甄之原制矣研左
側四周複邊中作陽文五鳳五年四字字皆一寸
許下五字視上五字稍長年字下直似極長而磨
殺也研右側下有小隸書竹房琢三字近時張芭
堂以小楷書錢蔣石銘并序於研四圍竹房琢三
字幾爲所壓蔣石家澈浦芭堂家海鹽皆與吾子
行居相近而二君皆若不知有吾竹房者何也阮

雲臺侍郎自浙江得之攜來京師以示予為記之
 曰薛尚功稱漢器必謹其歲月即記所謂物勒工
 名之遺意也周秦以前尚矣漢武帝始有年號宣
 之五鳳距建元纔八十年此以年紀器之最古者
 而曲阜五鳳二年石則字在正面其文陰此則陶
 旅所成故字在側其文陽其文陽則模型所成也
 文陽而居器之側者未有先於此者也班史謂孝
 宣之世工匠器械咸精其能故此一甄也可以見
 工度焉漢五鳳僅四年何以云五年也曰五鳳之
 四年其明年為甘露元年李善西都賦注引漢書
 定香亭筆談 卷四 器

宣紀甘露元年詔曰乃者鳳皇至甘露降故以名
 元年攷此詔乃甘露二年撮敘之詞不言甘露降
 在何時而元年夏特書曰黃龍見新豐据詔詞甘
 露瑞在黃龍之前而五鳳之改元於前冬書其事
 此甘露之改元則前一年不書其事而本年夏特
 書黃龍見此則班氏文章詳略間伏之妙使人知
 甘露降在次年春也則甘露之改元在其春三月
 間而浙滸之地去陝闊遠則此春三月仍稱五鳳
 五年何疑乎故此一甄也可以見史法焉此側四
 字其上五字中間二畫直交用隸勢而下五字中

間彎交用篆勢是為西漢隸古去篆未遠是篆初
 變隸之確證嘗於曲阜石刻已詳言之而此下五
 字中畫視曲阜石刻更顯故此一甄也可以見書
 藝焉昔歐陽集古以未見西漢字為憾而今於五
 鳳時既見曲阜之石又見海鹽此甄宜乎吾竹房
 琢之而阮侍郎寶之亟宜表其文於金石著錄者
 也為記其槩而附系以詩

漢紀五鳳無五年五年字以斯甄傳斯甄斯字制
 何昉尚在未改甘露前甘露之降月未紀是春陶
 旅浙海墘拊埒方厚無薛暴樹膊繩引齊中縣工
 定香亭筆談 卷四 器

度技能比衡律綜核所以推孝宣時距建元年未
 百初勒年紀於側邊庚庚橫直鬱起立如器參網
 規方圓其文陽仰未磨蝕是受模範非雕鐫大小
 二篆初變隸旁無波拂炭不騫何讓甘泉未央瓦
 甕標翥舉騰星躔昔魯靈光殿基石紀年欸與漢
 史愆選時吾友共論此史表之例奚拘牽錢辛楣疑五鳳
二年不當云魯三十四年子謂史表書魯安王光
嗣四十年楚是以元朔元年為安王元年以征和
四年為孝王元年則曼卿記又百年後洞簫道士
三十四年不誤也神翩然百四十宮列錢壁三十五舉珍珠船墨雲
 飛起石塘夢篆脚一瞥西冷烟侍郎得此壓裝褚

書銘如對張與錢韓石銘二子家居近太末未及
良佑搜遺篇莫輕區區一方璞多少寶刻難齊肩
試拓百本廣著錄西京隸古爭流涎欲爲竹垞解
嘲否五鳳此刻方真甄竹垞以曲阜五鳳
琅嬛仙館觀所藏南宋奉華堂硯歌

朱文藻

澄泥宋硯製作奇其縱六寸廣半之面寬中凹受
墨處細刻雲氣蟠夔螭分明左右提兩耳圓口恰
作受水池是尊是疊置弗論側有三字爲銘詞曰
奉華堂楷格整其秀在骨腴在肌攷昔臨安宋駐

定香亭筆談

卷四

吳

蹕夫人劉氏顏堂楮工書善畫筆娟秀往往印記
堂名垂奉華春華或互異圖繪寶鑑訛傳疑會聞
石經代御筆想見研腹流險糜研材貴石乃後起
從前多尚澄泥爲相州號州與絳縣研史遺法猶
可追此研不知出何郡但愛綠色流春漪陳文惠
家收蜀硯鳳凰臺字爭擅椎今觀此硯亦三字後
先皆足供談資邗上世族衍先澤寶此佳研同尊
羹使君報國擅文采筆花染墨敷芳蕤六百餘年
硯得所物以人重傳自茲朝寒伴使踏雪至持示
拓本兼索詩題詩不顧手皸瘃火熱破研看流漸

陳文杰

紫雲一片浮元液古硯摩挲珍尺璧稜稜玉質土
花斑紹興題款猶堪識憶昔光堯在位年三千宮
女盡嬋娟大劉妃子尤明艷德壽宮中第一仙頭
銜先署紅霞帳溫存獨得君王意御翰朝書綠玉
章內批夜錄珍珠字掌管宸書待內廷澄心堂紙
寫蘭亭金鑲不羨中宮貴晶枕都欽妃子名丹青
別署臣希進圖成補袞思垂訓筆壓松風馬遠圖
色分紅沫楊娃印小妹風流更軼常羽衣新學道
家粧玉笙吹徹千花發竝蒂芙蓉侍玉皇湖山佳

定香亭筆談

卷四

吳

處起樓臺畱得君王更不歸合向南朝誇粉黛空
勞北地譽胭脂此硯常年雕石髓深宮長伴烏皮
几閱盡繁華七百年一雙鸞眼清如水報恩高建
梵王宮樓閣參差倚斷虹鸞輿鳳幃人何在畱得
孤墳夕照中鳳皇泉畔青山曲尚有梅花浸寒玉
閉關頌酒印空傳春來芳草年年綠紅羊小劫付
滄桑指點題銘感倍長半壁江山畱片石至今猶
說奉華堂

甘泉林季修

述會

亦有奉華堂硯詩云大劉妃子奉
華堂宮禁畱傳硯一方清淚流珠咽鸚鵡高臺殘五

憶鴛鴦代書玉詔頒諸將閒寫蘭亭侍上皇南渡江山空半壁墨池天水自滄桑又有落葉句云秋影至今無可瘦春情到此也應銷寄託深遠工於賦物

余見岳氏廟祀銅爵上鑄精忠報國四字蓋岳珂所鑄又見宋高宗趣戰手敕墨紙駢劇真蹟也此敕志在恢復生氣凜然卒乃神州陸沈長城頓壞誰之咎與

予藏古鏡一黝然無光背銘太平元年五月丙午時造古銅艾虎書鎮一背銘延祐二年四字琥珀松虎筆筒一底有宣和內府四篆字嘗於五日邀客賦之定香亭筆談卷四

古以太平紀元者自唐以前凡四一為吳廢帝一為北燕王馮跋一為梁敬帝一為楚帝林士宏余以為此鏡文字如六朝定為梁鏡繼思梁太平改元在九月此云五月則又非矣

丙辰五月五日琅嬛仙館賦梁太平元年五月丙午時鏡 陳文杰

玉匣沉沉秋水冷芙蓉欲睡青鸞醒菱花黯淡暈苔痕墨雲蝕盡涼蟾影帝子風流建業城太平年號紀昇平摩挲鏡背迴環字知是蕭梁舊鑄成五月五日良工巧洪爐百鍊規模好一片寒光耀玉

臺江心不數唐天寶瓊膏拂拭壁輪新寫翠傅紅嬌上春畱得六朝明月在曉粧仍照六朝人

徐鉞

寒光滿眼生突兀何人摘取瑤臺月誰云一例張肝膽早覺千人動毛髮鵲影雙蟠玳瑁奩菱花交映芙蓉闕不須膽水浸鐵成範出壽光已咄咄蕭梁太平年月鑄逆數已過千餘年流傳欲並敬元穎神物護衛形完全想當鑄此天地會午日午時窮精研蒼龍下視萬靈集素書擲置洪爐邊飛精百鍊得所授山魃野魅不敢前岐陽之鼓篆斑駁定香亭筆談卷四

吳

延陵之劍質精堅水土未經免剝蝕眉目入照分媼妍闕人已多傳世古寶物啟匣來歛然吁嗟古鑑知與替人鑑分明得失勵梁家末造二鑑亡終日昏昏在雲翳鑄鏡猶識梁天中設鏡將毋陳世系六朝遺跡俱成塵此物蒼涼存古制於今什襲同珍珠晶瑩上燭北斗樞秋毫無遁開藻鑑惟不設形能中孚携來何用聽響卜赤靈同縮當胸符

胡敬

唐開元間水心鏡李太所進今銷磨制金以火實仿此較恐不及終無過想當鑄此經百鍊傾市走

看肩相摩雷公鼓橐帝下炭精金躍出龍騰梭軒
轅仁壽失光彩曉日照耀扶桑柯寒飈吹沼結冰
骨皓魄呈海開金波蕭梁末造恣兵燹爾時埋沒
隨銅駝鬼神呵護免剝蝕吁嗟嗜古誰收羅塵封
埃積土花繡闕世已是千年多雖微光彩質愈古
未要元錫加煩按背銘三十有九字其七漫漶同
白窠紀年而下篆多反篆體不類籀與科惟文反
正則爲乏此豈取義符止戈太平紀年古來衆定
以梁器非唯阿法真小字有明證據諱斷代明非
它似淵作泉丙作景異緣爲祿犧爲莎能於所忽

定香亭筆談

卷四

辛

特舉示如此辯口真懸河或疑元改是年末此云
五月理則那黃初元年無二月雒陽古鼎遺詆訶
斯言考訂亦近是試更于史窮切磋法真在位僅
二載備藩齊室罹坎軻紀元乙亥及丙子紹泰太
平名不廟太平元年春正月于追溯例原非訛史
臣編年忌復出如貞元後稱元和其間永貞置不
錄恐垂久遠成蹉跎鏡當鑄自改元後故與追溯
同其科先生鑒古具卓識豈肯摭拾遺義娥區區
一得思自效捫燭究于日體何流觀跋語識顛末
恍若古質親摩挲賞奇析疑意無盡放筆遂爾成

高歌

宋宣和內府琥珀松虎筆筒

周雲熾

何來寶物大如斗罽賓所貢無其偶含精結魄曾
需時玉人鏤作文房友佩阿隱隱相依持贈爾邑
爲湯沐守摩挲知是鑿珀形松肪八地應千齡或
云桃膠感氣漸凝結或云楓脂日久能精靈良工
小技巧欲試飾爲筆具文瓏玲純乎古氣幾莫辨
匠石目奪青熒熒墨華輝發狸毫紫翠羽文犀書
亥豕案頭相伴銅蟾蜍染翰朝朝陪玉珥詢求此

定香亭筆談

卷四

辛

物來何從云出汴梁故宋宮當年玉蓋示臣下瑰
奇不厭搜羅窮凝精耀彩炫一室欲以寄詩非詩
筒更兼松虎勢圍繞血痕剝蝕疑殷紅我思道君
御國年公相媼相齊張權延訪書畫極奇巧侈談
土木窮雕鏤蘇杭建有造作局舳舻相繼江淮邊
良嶽諸峯何縹緲宣和事蹟誰能道畱此芟芟界
後人曩時內府充珍好珊瑚筆格耀縑緗翡翠新
裝孝穆牀陋取湘江斑竹梗裘鍾只合伴王郎
元延祐銅艾虎書鎮

陳文杰

丁巳五月日在卯海樞窺戶蒲生池雪羅風葛順
時令縛艾作虎嬰袞師夫子遣人招我至示我古
器光陸離就中書鎮物尤妙巧匠製出形模奇似
艾非艾虎非虎置之凡衆形鬚鬚觸之以手響徐
歇知是銅質無礙磨土古水古傳世古媿非特識
難措辭但覺苔痕剝蝕土花碧把玩直使人忘疲
細觀迺有延祐二年字如泥印印沙劃錐我聞鎮
書器古人多有之薛道祖詩詠金虎考槃餘事紀
玉螭金天祿迺趙宋物青鳳子是楊家遺小連城
與千鈞史歐陽文具尤無訾今之所見或此類勁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五

骨屈曲光蕨蕤在昔仁宗建國號皇慶改元用以
延洪禧劈正在朝玉斧耀典隆有管鸞笙吹其時
初開國史館誰與作者揭俟斯左右兩榜舉賢俊
多士濟濟盈丹墀大學衍義資治鑒譯以國語森
昭垂在帝左右書萬軸得此作鎮尤相宜我師文
章今燕許濡染大筆何淋漓藏書充棟手自校金
題玉躔紅琉璃此鎮長作著書伴典重不讓古鼎
彝况復厥象取威猛辟邪之義同蔘莖虎氣騰上
發光怪午夜照耀驚妖魘摩挲古物作斯頌 形
庭指日躋臯夔虎拜稽首祝萬壽再譜 盛世賡

颺詩

胡敬

於菟鑄出態崛奇藉以艾葉何穠穉勇猛氣懾千
熊罷拂胃漫說甘如飴疎簾清簟明朝曦書帶之
草階前披爐香不斷噴後貌此中位置寧非宜問
年遠自延祐遺什襲不啻古鼎彝縱二十黍高半
之廣倍縱可布指知厥重三鈞還少虧真書四字
銘昭垂製取艾虎夫何爲月日雖闕理可推鑄此
所以禳癘疢當在律中蕤賓時我觀范志詳禮儀
五色之印朱索縻葦菱螺首花陸離彌牟模蠱誕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五

足疑下浴荆楚盛娛嬉釵符百索爭餽貽纏臂合
歡長命絲祓除更用桃荔枝是鎮無乃同于斯使
君嶽嶽鸞鶴姿插架玉軸金裝池紉紅許綠勘詵
辭萬卷藉汝牢護持辟邪辟蠹功兼資蟬魚之技
安所施

余遴秦漢印佳者凡十貯以王晉卿鏤金小字鐵匣
作文記之海鹽吳侃叔 東發 博古能文識古文奇字
予試嘉興以秦漢十印歌命題語幕中人曰此題吳
生必擅場已而果然別以漢印一與之曰以此獎實
學余又藏古戈頭五亦有文記之

秦漢十印記

阮元

余藏秦漢官私印數十鈕擇私印之佳者十鈕以宋王晉卿鏤金絲銘小鐵匣貯之且為疏記之一曰陽官馬二曰李疾三曰某女其右字不可識皆五鈕小秦印篆法古秀四曰王賀之印五鈕賀前漢人字翁孺武帝時為繡衣御史五曰竇武印龜鈕大將軍聞喜侯以外戚冠清流名節震朝野二千年後摩挲遺範凜然猶有生氣六曰鮐陽充五鈕後漢書儒林傳中山鮐陽鴻字孟孫章懷太守注姓鮐陽名鴻鴻之外惟此人印存篆文鮐從角

定香亭筆談

卷四

書

甚明可正鄭樵通志及廣韻作鮐之謬七曰容護私印龜鈕廣韻容字姓引禮記徐大夫容居為證此其裔也以上四漢印皆無爛蝕章法方正八曰孫林九曰臣登並龜鈕十曰采禁五鈕孫林不見於史登其吾郡漢賢太守陳登耶藉曰非是吾亦以此屬之以誌二千年堰湖之德采禁亦不見於史采字見說文即今穗字姓書失收上三印亦皆漢物也

秦漢十印歌

吳東發

石但有鼓金鼎彝剝泐銷蝕稀畱遺詛楚傳刻不

足信遑論大禹岫嶼碑小篆以後變繆篆秦漢銅

印稱神奇平生蓄眼罕所見今觀十印神欣怡摩

抄三復讀疏記如髮得梳翳逢鏡秦印一曰陽官

馬官字筆跡亦似宜陽官陽宜殆雙姓氏族譜漏

難詎咨古人名不以疾疾與去疾真同時某女

彷彿是臨女臨古文或作臨此作疑疑省文上帝臨女義取詩筆

勢古勁復秀逸篆法直逼丞相斯秦印止三漢印

七孫林容護史失之著者繡衣御史賀武乃外戚

侯聞熹聞喜漢碑作聞熹當時清節重朝野越二千年名

不澌惜哉登也不繫姓非賢太守陳其誰區湖之

定香亭筆談

卷四

書

德不可泯從來德立名斯垂鮐陽作鮐鄭樵誤穗本作采許慎師乃知寶此非翫物十印不數千金持其小足以證筆畫其大用寄明德思吁嗟官來凡物皆有遇一遇拂拭增光儀小琅嬛館今福地印兮羨女長追隨

丁子復

奎章重積古嗜古金石積上下三千年藝林討遺

跡厥有秦漢印磊落滿几席鑒賞必精到選十秦

千百陽官古族姓篆籀從刻畫李疾豈斯族字體

妙新格其一女字存半面月含魄七印傳卯金時

代東西隔考據索倉雅奧義挾史冊聞喜漢將軍
 清名炳竹帛鑄金重摩挲遺型仰精白觥陽從角
 圭族著儒林籍啗彼鄭漁仲誤魚失辨覈容居徐
 大夫厥後散荒僻彼護豈苗裔私印畱剖析采禁
 者誰氏姓纂失採摘說文乃作穗氏族可增益李
 登著聲類陳登畱政績堰湖功猶偉拂拭想遺澤
 孫林與王賀或傳或滅沒瓦龜獸作紐鑄鑄異煮
 石晉卿鐵匣古金絲鏤明燼子孫永貴銘愛護肯
 輕擲用以藏十印光采互映發土花照老紅銅繡
 生活碧睛聰坐研經古硯手自滌墨花瀉金壺永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五

心映玉尺纍纍硯山傍光輝射東壁

周五戈記

阮元

余藏周銅戈五一曰衛公孫呂之告戈內與援通
 長建初尺九寸五分內上一孔正圓胡與援皆甚
 寬博按春秋左氏傳衛公族以公孫為氏者五人
 公孫彌牟公孫見餘公孫無地公孫臣公孫丁而
 無公孫呂得此可補三傳之所未載告即造字之
 省與船舟之船相同二日子永之作用子永亦無
 考內與援通長七寸六分銅多爛蝕而色質更古
 三曰高陽左內與援通長一尺八分胡末微折堅

瘦有肩稜按高陽乃作戈人之氏其言左者程氏
 易田曰凡款識于戈體者刻在背于內則刻在面
 以內為戈之餘事其面猶戈體之背也今不刻于
 內之面而反在其背者右手之背即左手之面斯
 言諒矣至其銘文曰左者元謂古者諸侯行必有
 二人執戈先之又士喪禮曰小臣二人執戈先春
 秋左傳昭公元年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叔
 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此
 亦國君當有二戈在前之證杜預注離衛云離陳
 也此非邱明著書本義凡兩物相並為麗麗與離
 定香亭筆談 卷四 五

同易彖傳云離麗也曲禮曰離坐離立鄭注云離
 兩也此云離衛正指二人執戈分左右為衛也然
 則此戈云高陽左者必是氏高陽之諸侯左右二
 戈中之一戈也第四戈內與援通長一尺一寸二
 分無銘字內上有雙鉤華文不可識芒刃不頓若
 新發于礪第五戈內與援通長七寸二分無銘字
 其垂胡已折其半凡此五戈鑄款作銘皆三代物
 君卿大夫之所用周之文與周之武可摩挲想像
 而得之
 元潘昂霄金石例惟拘守昌黎一家之學明王行墓

1138 冊

銘舉例雖兼取韓愈李翱以下十五家亦不過中唐以後體製其於兩漢南北朝製體修詞之道槩未之聞也余收獲兩漢六朝碑版甚多思成一書以復古式

余於嘉慶三年秋九月十日去浙後定香亭亦旋圯四年同年友劉佩循閣部鑑之來浙督學愛才取士與余若畫一余亦於是冬奉命來撫浙五年閣部重葺此亭水花林木皆如舊時因屬端木子彝爲定香亭後賦而陳雲伯編定香亭筆談適成雪泥鴻爪於無意自相印合因于卷末記之

定香亭筆談

卷四

壬

定香亭後賦

端木國瑚

竹裏畱嵇花間住杜梨趁香山梅招水部芳心易孤勝事誰數安石寄閒歐陽愛古明月共壺清風接塵旣翰墨之有緣豈烟霞之無主亭有定香署名已早風月依然林泉恰好竹瘦椽疎松新瓦老秋暖蟲宜春寒花惱雨到綠生風來紅掃人夢湘雲客吟池草睹光景之泥人忽芳馨之盈抱于是修堦礙開幔亭高低酌檻疎密添橋斧痕借月石影分星春梁待燕秋棠畱螢闌書碧亞簾寫紅丁鶴迎秋而已帳蟾入夜而何扇屏冷則雲鏡雙白

簷虛則天抱四青水鑿玻璃翠通窈窕冰上敲菱

鏡中刈蓼流杯分池浴研添沼航比鷗輕磯共鷓

小花氣醉魚沙痕篆鳥雨白荷秋烟黃竹曉縮圓

嶠于座中拓仇池于塵表塘圍錦砌橋匝芳隄星

填漢淺虹臥秋低花垂雲曲柳搭烟齊闌扶黑醉

柱試紅題響來木屐影隔花梯吟綠波兮天上餞

紅日兮亭西爲竹添山綠花布石岫雲吐青峯月

窺白蕉額纔方松身只尺翠點盆秋香生瓶夕鏡

前之湘草春紅壺畔之石蓮夜碧安排春事調護

芳時花連蝶徒樹帶禽移竹量笛料桐酌琴規藤

定香亭筆談

卷四

壬

長于格菊瘦似籬買猿守果呼鶴種芝紅飛蕉鼠

綠放荷龜圖離騷之麗句搜花才之新辭故當紅

影初長綠光正午蜂拈碧香蟲墜青縷選荔應圖

寫蘭入譜池容鷺漁林借鶯乳蝴蝶黃兮春風蝶

蛭綠兮秋雨吟芳草則兩字鷓鴣悵落花則一聲

杜宇更選佳客共此秋光園吟蟋蟀谷寫篔簹評

琴似穎說劍如莊黃花四屋紅葉一牀槐青雨冷

藕白風涼鴛影秋而人憶茗雪雁聲夕而客夢滿

湘坐久移時重來憶昔碑記舊摹勝看新畫鴨綠

添鱸鳧青鴨鳥帖試鉤雙韻探珠百桶露千頭茶

風兩腋畫憐願癡香愛荀癖喜舊友之同岑愛主
人之如客懷瀛洲之池亭共天台之仙藉又何殊
乎瑯琊海岱之間蘿月松風之宅

定香亭筆談

卷四

本

循陔纂聞序

隋書經籍志云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蓋言雜述之非易易也又云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故道聽塗說靡不畢紀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蓋言小說之亦有取爾也晉張華撰張公雜記一卷雜記十一卷宋徐益壽撰記聞二卷梁沈約撰俗說三卷雜說二卷袖中記二卷類雜家言也梁顏協撰瑣語一卷殷芸撰小說十卷伏櫛撰通說一卷類小說家言也後世乃合而一之非復經籍志之舊矣然要其指歸有在體例固不足限也海寧周君耕厓砥尚素業所著循陔纂聞二卷上引墳典旁援子集下及稗官家說參錯異同研覈詳審殆所謂擇言必雅者歟剖釋經義釐訂史謬又采雜史傳記中之可以旁引曲証者一一書之殆所謂博取而約守者歟其持論平允諷刺深長不泥於古不背於今殆所謂語若衡平且無戾時俗者歟披其篇章衆說備列攬其意趣途轍分循反循反覆尋玩津涯靡測殆所謂宗旨宏遠難得其要領者歟綜此數長以追媿張華顏協諸君駸駸乎欲突過前人矣哲兄致堂與余己亥同歲而君兄弟皆未及見迨官山

循陔纂聞 序

左始識長君虞嘉近過海寧復識次君紀君皆能讀父書紹其家學因從紀君許得讀遺書此其一斑也君所著孟子四考已見賞於名公卿久傳海內其校注馬氏意林亦於三十年前讀於鮑氏知不足齋此外未刻者尚有讀相臺五經隨筆讀易纂略季漢官爵考經史避名彙考兩浙地志錄寧志餘聞動植小志三餘撫錄日治偶鈔四部腐眼錄及文集八卷詩集二十六卷可謂富矣今就所見循陔纂聞聊綴數言以志悅服而在君之著述則猶吉光片羽耳不可即此以例其餘哉嘉慶二十五年立秋日武進趙懷玉力疾拜序時年七十有四

循陔纂聞卷一

海寧周廣業耕厓甫著

門人沈俊堯明錄

男 勲常重錄

清異錄云桑維翰未仕時緼衣藍縷穿結類鳳尾謂之鳳

尾袍其名較懸鶉了鳥為雅

傳國璽改稱為寶始唐元宗開元六年

今雜樂器中有所謂漁鼓簡板者漁鼓截竹為之長二三

尺用油膜鞞其一頭以手拍之稗史彙編云靖康初民

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成節奏其聲似

曰通通詐是始於北宋也簡板用竹緊厚者兩片治之

長二三尺手中相擊為節其聲舒緩以節漁鼓有一種

長數寸者紺珠謂之筒子其聲緊促以節小擔鼓惟市

兒唱小曲者用之不入太常之掌也

物類相感志云姪娘人欲男將斧潛安床下刃著下必生

男欲驗之者但將斧刃向下於雌鷄伏卵時試之盡出

雄鷄也按劉熙釋名斧甫也始也凡欲制器必先以斧

伐木已乃制之又曰父甫也始生已也斧有父義蓋取

諸此

莊綽鷄肋編云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

知魚之中鈎韓退之釣魚詩曰羽沉知食駛是唐世浮

以羽也近則以文章草心為之貫縉之半繫繫相屬可
六七枚視荻梗為尤勝邵子漁樵問答漁者曰吾以六
物具而得魚竿也綸也沉也浮也鈎也餌也沉不知何
物今鈎者於近鈎處綴以小錫塊如粟米大謂之墜其
即此乎

基枰謂之木野狐言其盡惑人如狐也亦謂之鬼陣舊傳
堯造圍碁以教丹朱皮襲美辨其非是謂必始自戰國
縱橫者流然用心猶賢孔子固嘗言之正不特巴邛橘
叟遊戲塵寰也至漢馬融乃作圍碁賦班固作碁旨講
求既精機變益出究其大要祇王無功雙關防易斷隻
眼畏難全魚鱗張九拒鶴翅擁三邊四語盡之初亦無
甚理趣而足以墮事功耗神力中散一論誠砭石也吾
邑有施甲范乙者以此擅名三十年所居蘇村遠近十
數里聞風效習者幾於家坐隱而戶手設矣爭勝則渾
忘爪葛諱輸則不辭嚙子世道人心因以敗壞所關殆
非淺鮮抑余聞施范之誨人也必先與對局下子既定
乃盡壞之旋復自為次第指授曰某着是某着非不差
一道謂之默碁昔王祭觀人圍碁輒能記憶碁者不信
以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較無一誤北齊王孝瑜好
讀書覆碁不失一道唐高智周覆碁誦碑無謬者明隆

萬問問子明園恭為京師第一終日對局令次第再布不差一子藝士之微竟與文人分席所謂用志不紛乃凝於神者歟效之者徒竊其機詐耳。俗語觀棋不語真君子言觀棋者互有袒護宋徐羨之工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則古今人情畧同也

隋地理志豫章俗頗同吳中一年蠶四五熟勤於紡績亦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為鷄鳴布今江西不知何如予季弟嘗客建昌云其地率不事蠶桑吳中至今稱盛至杭郡之海寧嘉郡之桐鄉石門鄉民挹布越墟多在五更買紗亦然蓋以日出使須力作不遑入市故也寔非成於旦

豆腐淮南王作名菽乳虞集序曰鄉人呼為來其一名黎祈陸放翁詩拭盤堆連展洗脯煮黎祈。淮人以麥餌為連展

羅文恭公云宋文信公至景泰中賜謚忠烈人多不知余閱王弇州文天祥論祇稱信公其後有如臯李道生之本評云推文忠烈公之才自是確論道生及凡大生之椿係萬歷天啟時人與弇州先後已知稱忠烈何弇州獨未之知耶宜文恭之有是言也

鬻子名熊殺年九十為文王師周封為楚祖著書二十

有二篇為子書之冠見漢書藝文志道家今佚不傳其散見者賈誼新書脩政篇所引七條文選注所引一條今世本所存十四篇皆無之明楊文憲公慎鬻子論據此斷世本為贗而欲取賈誼書中七條以補之誠為有見王元美世貞又掇舉世本中如禹據一饋而七十起禹得七大夫有所謂東門虛南門蠕西門庇北門側者頗近於戲又末篇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于殷云云皆極其淺陋決為偽書升菴又稱新書七條如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不若和之固也云云皆正言確論則知二公所言但指世本為偽如劉焯之偽三墳張霸之偽書劉歆之偽周禮李荃之偽陰符阮逸之偽元經耳非謂本無是書而後人憑空結撰也余壬午科試策問諸子源流余文云最先有鬻熊子閱者批其旁曰偽書也是誠然矣但未知執筆者意中曾知有真本鬻熊子否也。鬻熊列子作粥熊賈子新語作粥子。劉向新序曰文王學乎鉞時子斯。唐藝文志有逢行珪注鬻子一卷馬總意林亦首言鬻熊著子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唐世已止六篇何今反有十四篇其為偽書益無可疑意林所載有云癸政施令天下福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信而能和

者帝王之器聖主在位百里有一士猶無有也王道衰千里一士則猶比肩也知善不信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又云昔文王見鬻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此二條亦可取補 文選江淹恨賦李善注鬻子曰君王欲緣五常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矣鬻列子作粥

通鑑云殷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博不勝而戮之為草囊血仰射之謂之射天獵于河渭之間暴雷震死邠氏聞見錄載張芸史云嘗見唐野史言明皇為李輔國所弑肅宗知其謀不能制不數日雷震死翻譯名義

集云夏赫連勃勃據夏州克暴無厭以殺為樂後為天震死及葬又震出之一不敬一不孝一不仁天之殛之不以人君貸也宜哉此見郭青螺集中按甘石星經雷

電二星主興雷電霹靂五星主興天威擊孽萬物夫禮樂刑政王者之大法天子禮樂政俱無可見獨于刑則

威怒震疊婦稚知畏何也天亦有所不得已也故中古

始有之肅宗雷震之說不見正史去史所云未知何如也新唐書元宗紀建巳月崩于神龍殿肅宗紀建巳月甲寅聖皇天帝崩又曰建巳月為四月丙寅開

廐使李輔國飛龍殿副使程元振遷皇后于別殿殺越王係究王儻是夜皇帝崩于長生殿通鑑綱目云帝仲春寢疾及太上皇崩哀慟疾遂萬李傑世史類編云帝開宮中兵亂驚怖崩今計肅宗之崩去元宗纔十三日

新唐書言肅宗性純孝

雷為天鼓人有罪惡多者霹靂而死商武乙其最著者也春秋書震夷伯之廟左氏謂展氏有隱慝後世雷公電母引鼓操椎益神其事每歲夏秋傳聞雷擊者不下十數人按京房易傳曰君承用節度則雷以節暴人威福則雷殺人似雷擊者亦不盡由罪惡而然朱子曰有偶然者有為惡而感召者是也又王充論衡曰盛夏太陽用事陰氣承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是說最有理治世餘聞錄明宏治癸丑閏五月薊州忽然晝晦風雷迅猛空中見雷神無數形狀不一皆披甲執兵及鎚斧劍鑿刀戟枷鎖之屬震死九人身體手足分裂又震牛十九頭亦然并拔去舌皆攝入空中移時擲下其在地震死人牛亦十數同攝者八九十人擲下皆無恙吳偉業綏寇紀畧載天啓六年五月初六日雷震王恭殿御史何廷樞潘雲翼被震死全家覆入土中竟不知何罪致不容於天地也

關壯穆一生只是不詐徐文長嘗有是言余深然之及閱

郭青螺論云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三國志是二十四年十二月吳

呂蒙以詭詐襲關某蒙未嘗歸而死比傳首至洛陽不

數日而曹操死夫曹呂之死即未必盡侯所為特以侯之不詐致受蒙之詐詐者之見死於不詐者猶不詐者之見死于詐者天道也操于君臣父子朋友無往非詐雖欲緩死于不詐者烏可得哉侯累世未嘗易謚國朝平定準夷乾隆二十五年山左臬臣沈名廷芳奏請改謚上詔部議易謚神勇云

古人所重者正朔不重紀年春秋首書曰元年春王周正月元年者隱公元年也正月則繫於王周是所重者正朔也後世則以編年為重

明宏治六年癸丑狀元劉中柱六館日抄作毛澄黃光昇昭代典則作羅欽順未知孰是顧鼎臣狀元錄是科狀元毛澄探花羅欽順

石敬瑭使桑維翰草表請父事契丹受唐禪後以馮道及左僕射劉昫為冊禮使上契丹尊號稱父皇帝自稱兒皇帝契丹亦報稱兒皇帝通鑑紀事本末高祖天福六年党項表上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出帝命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方維翰草表時劉知遠以為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然知遠為北平王時屢奉表契丹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書親加兒字于知遠姓名之上知遠弟崇即位乃稱契丹為叔父自稱為姪崇子

鈞事契丹稱男契丹賜詔稱兒皇帝夫莫尊於天而宋齊梁陳諸書載郊天之文曰皇帝臣諱對天稱臣猶冠以皇帝見名號之不可褻也今乃冠之以兒此真瀆亂蔑耻之甚者然不劉本沙陀人假契丹威力偏據中原不惜痛自貶損以首兒侵伐猶可言也至宋之徽欽以中夏正統丁國破身虜之會不思為社稷死其奉表于金稱謂亦同晉漢何耶方幹離不之遣使議和也欽宗命李稅往幹離不曰今若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繼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彼其意固在金帛即尊號亦止於伯父而已李邦彥浪子宰相也何誓書之不盡依所言耶而其後稱父稱兒恬不愧怍吾不知當時握筆作表者何人千百世後猶令人汗顏也考二帝之再至金誓也何崇及李若水寔勸之行豈表成于二人之手耶然梟于京師陷後尚思帥都民巷戰者水於金人逼二帝易服之日罵不絕口而死恐未忍出此也

九天淮南子曰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呂氏春秋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廣雅蒼天非界天炎赤天赤太元經曰一中天

二羨天三順天藝文考四更天五晬天六廓天七咸天
 八沈天九成天其說互異又三十六天雲笈七籤云二
 十八天在三界內黃曾天玉完天何童天平育天文舉
 天七曜摩夷天為欲界越衡天濛翳天和陽天恭華天
 宗飄天黃茹天堂暉天端靖天恭慶天極瑤天元載孔
 昇天皇崖天極風天孝芒天翁重容浮天江由天阮樂
 天曇誓天為色界霄度天元洞天翰寵妙成天秀樂禁
 上天為無色界在三界外者名四人天亦名四梵天又
 名種民天曰常融天王隆騰勝天梵度天平育賈奕天
 此四人天外曰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最上大羅天合
 之為三十六云

玉堂閒話上元日豎一丈之竿俟日午影至七尺其年大
 稔九尺或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天中記吳
 俗以十月初五日為五風生日此日有風則每五日風
 雨如期而至終歲皆然謂之五風信
 陸機要覽云昔羽山神人逍遙中岳與左元放共遊薊子
 訓所坐欲起子訓欲留之五日之中三雨今呼五月三
 雨為留客雨焦氏書蕉引此作三月三日

凡各府州縣衙門當甬道立石名戒石上覆以亭此自蜀
 王孟起仿也宋初削其文為十六字曰爾奉爾謀民膏

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今鐫刻於石之陰焉或云是
 景煥野人閒話書中語歐公集古錄云戒碑起唐明皇
 時特不見其詞或云宋高宗頌是黃庭堅書羅大經鶴
林玉露靜
春先生劉子澄生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時以冠裳滌事
憲使趙民則嘗然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見之民則請
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
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其冠裳以見
 魏了翁古今考經傳有額有角未有稱顏者曰額曰顏亦

後世之稱然詩秦風顏如渥丹則已稱顏矣

黃帝書曰知五臟神名晨暮常呼之與言語有痛處自令
 其神治之即差也心神姓張氏字巨明肝神姓婁氏字
 君明肺神姓文氏字元明脾神姓巳氏字元巳腎神姓
 元氏字子真雲笈七籤載心神名豪邱字陵陽子明又
 名煥陽昌字道明肝神名開君童字道青又名方長宜
 字子元肺神名青龍字薰龍子方又名素靈生字道平
 脾神名黃庭字飛龍黃子又名寶元全字道騫腎神名
 雙以字林子又左腎神名春元真字道卿右腎神名象
 地無字道生黃庭內經載心神名丹元字守靈肝神龍
 烟字含明肺神皓華字虛成脾神常在字竟停腎神元
 冥字育嬰其說各不同

成湯頭長漢賈逵頭亦長故曰問事不休賈長頭五代時

范岫亦長頭故南史云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

粧臺記美人粧面既傳粉復以胭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
濃者為酒暈粧淺者為桃花粧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為
飛霞粧梁簡文詩云分粧間淺靨繞臉傅斜紅則斜紅
繞臉即古粧也按此粧始魏時夜來初入魏宮文帝在
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
傷處如曉霞將散宮人倣之用胭脂畫曉霞粧

目眇者近有作假睛代之聞京師及蕪人頗工此技價亦
不廉按吳越倫史載唐立武選以擊毬較能否置鐵鈎
于毬仗以相擊周寶嘗與此選為鐵鈎所摘一目睛失
寶取睛吞之復擊毬獲頭籌遂授涇原勅賜木睛以代
之一日晨起漱木睛墜水棄之注木睛不知何物木置
目中無所礙視之如真睛太平御覽唐崔暹失一目以
珠代之施肩吾嘲之曰二十九人_{及弟}五十七眼看花陶宗
儀輟畊錄杭州張存幼患一目遇巧匠為安一磁睛障
蔽其上人皆不辨其偽則假睛由來久矣但未知今所
用果是何物恨不使梁元帝知之聊釋徐娘半面之憾
也

婦人乳汁神仙服食經謂之陰丹有身已後月容下絕上
為乳湮博物志云嬰兒號婦乳出物類相感志云母愛
惜其子之至則乳出多愛疎則出少引唐贊善大夫呂

旬母張氏八十餘旬不歸母乳汁自出為驗又云則天
朝孟景休有弟景禕在襁褓景休乳之乳為之溢畢搆
為戶部尚書二妹_{大唐新語丁繼親憂其蕭氏盧氏二妹}俱在襁褓搆自
乳之乳為之出飲至長成_{唐新語大}則是愛子而乳出
者不獨母然也余按宋書朱修之傳修之隨到彥之北
伐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一旦乳汁驚出母泣告家
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後問至修之果
以_此陷沒此亦愛子乳出之徵又後漢書李元遺孫續失
恃蒼頭李善字次孫親自哺養乳為生湮唐書又載元
德秀撫兄子以已乳含之涉旬有汁遂長大信如諸書
所言天下亦安得有不育之子哉余族中有兒失乳者
其祖母鞠之年五十餘矣乳自湮流今兒已十餘歲益
足徵鄧氏之說

留青日札云小兒周歲項帶五色彩絲繩名曰百索不知
何義按東宮舊事有六色罽毼云象水中蒼藻以飾毼
帶者宋齊書謂魏為索髮謂以索辮髮也今小兒亦以
色絲辮髮而後垂之又宋淳熙中剝削童髮必留大錢
許于頂左右偏或留之頂前束以綵繒宛若博焦之狀
曰鵜角愚謂索者紡絲為繩_也風俗通云五月五日以五
綵絲繫臂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亦名朱索而唐百官

志載中尚署五日進百索綬帶賜學士諸官壽索則此小兒所帶正取諸此蓋祝其壽考安寧之義髣髴云云失之牽扯矣

今佛宇稱寺者名小藏云漢明帝遣使之西域求佛書及沙門以來圖其形像置于鴻臚寺以胡人為六卿之爵改廟曰寺似其初固號為廟也李華杭州開元寺碑云漢永平中佛教初至洛陽始置寺賓而尊之比於曹署翻譯名義集寺本是司名西僧乍來權止公司移入別居不忘其始還標寺號按高僧傳明帝於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印白馬寺也名白馬者相傳天竺國有伽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于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為白馬諸處多取名焉此寺所由昉也王阮亭分甘餘話曰漢明帝時西域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至雒陽處之鴻臚寺故後世僧所居皆曰寺元帝被疾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處之于昆明觀故後世道士所居皆曰觀上見加藍記及石林燕語下見雲麓漫鈔道士所居曰觀六朝多曰館

升菴外集說杜詩蘆酒多還醉云蘆酒以蘆為筒吸而飲之今之啞酒也又名鈎藤酒酒以火成不醉不窮兩缶西東以蒸及取在綽鷄肋編云關右塞上人造替酒以

荻管吸於瓶中老學菴筆記辰沅靖州蠻飲酒以鼻一飲數升名鈎藤酒不知何物孫公談圃云辰溪有鈎藤酒是蘆酒啞酒鈎藤替酒名異而寔同也但其作法不傳胡侍珍珠船云齊民要術作粟米燼酒法五六月中作之倍美取受兩石以下甕以石子二三升蔽甕底夜炊粟米飯攤令冷得露氣鷄鳴乃和之大率米一石殺麴一升和法痛按令相雜填滿甕為限以紙蓋口磚壓上勿泥之恐太傷熱五六日後以手內甕中看令無熱氣便熟矣酒停亦得二十許日以冷水洗筒飲之甕出者餲而不美詳其法即今所謂啞酒然今法只用小白麴或大麥小麦糯不甕中皆得作之而洗飲以湯古為蘆酒因以蘆筒吸之故名今云燼當是筆誤甕公縣切以孔下酒也按以筒吸飲取酒味之全也占城飲椰子酒亦賓主繞甕筒而啞且注水味盡而止近見有人作煙詩妄謂蘆酒是煙牽扯可笑。桂海虞衡志南人善鼻飲用陶器如盃旁植一小管若瓶嘴以鼻就管吸酒漿暑月飲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邕州人已如此陸次雲尚谿纖志啞酒一名鈎藤酒以米雜草子為之以火釀成不窮不醉以藤吸取多有以鼻飲者謂

日人侯更有異趣

浙江名酒最著者吳興若下酒取上若溪下若溪水釀之

醇美勝於雲陽次則金華酒酒史言京師獨尚金華至有晉字金華酒圍棋左傳文之語若杭州之梨花春見于長慶集至宋南渡錢塘設官酒庫每歲清明前開煮中秋前賣新先期以鼓樂妓女迎酒穿市見於楊炎正詩注秀州之清若空見於武林舊事乃今所重者則獨推紹興酒味既濃厚行亦甚遠每罍可三十斤許以石灰周塗之泥封其口不知始何時按朱弁曲洧舊聞載張次賢能臣記天下酒名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則宋時已然矣又云杭州有竹葉清碧春白酒又湖州有碧蘭堂雪溪又秀州月汲

北夢瑣言載治火燒瘡無出醋泥光憲家人作煎餅一婢抱元子擁爐不覺落火炭之上遽以醋泥傅之至曉不痛亦無癥痕按醋泥想以滴醋和泥也滴醋用米製造色紅謂之珠兒滴醋

宇文懋昭金志俗酒三行進大軟指小軟指如中國寒具蜜糕人各一盤曰茶食按蜜糕以松寔胡桃肉漬蜜和糯米粉為之形或方或圓或為柿蒂花大畧類浙中寶塔糕今揚州宴客中席進茶食者三猶此俗也寶塔糕俗呼百

形體肥瘠若有分定然過肥者多不滿人意方言益梁間

諱其肥盛謂之脹楊泉物理論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

不壽博物志食豆令人肥古諺云堯舜至聖心如脯脂桀紂無道

肥膚三尺陶穀濟異錄諺云關單帶疊塚衫肥人也關

單破裂狀疊塚補衲言掩之多也楊升菴曰俗戲稱體

肥者為怨子上聲晉書諸王傳載司馬保體質豐偉嘗

自稱重八百觔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王戎子萬有美

名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而卒又史疇肥

大時人目為笨伯宋書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

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向輒先啟閉南史

宋王元謨傳孝武時黃門侍郎宗靈秀肥壯拜起艱難

每集會輒賜器服飲食欲其占拜傾陪以為歡笑南齊

書湘東王彧山陽王休祐形體肥大帝常以寵盛稱之

或尤肥號曰猪王隨郡王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

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自銷損又北齊文宣以宰輔

楊愔體肥呼為楊大肚令執厠籌世說補宋盛度體豐

肥一日自殿前出顧見宰相在後即欲趨避行百餘

步乃得直舍隱其中石學士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

以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

汝乃以我為牛人之肥瘠雖不自主然上數者似皆以

肥膈為苦故聊撮記之誠能如閔子子夏之所為及東平之為善最樂言副要腹斯可矣

左傳鄭莊公寤生杜註寤寐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辨

之者曰如此當喜何得復驚而惡之又曰寐而生是當

云寐生矣杜說非是又記鄭世家云寤生生之難也楊

升菴曰生子而開目者為寤生言生而能視陸放翁曰

寤當作迺迺者逆也凡生子首先出者順足先出者逆

莊公益逆生然墮地能視亦事之常改字為迺未免於

鑿且釋文訓逆者乃迺字亦音諤字書作迺爾雅遘逢遇

見也今日迺亦未知何據文選班固幽通賦上聖寤而

後拔兮呂向泣寤觸也曹大家曰迺觸也李善云曹大

家以寤為迺也故善亦寤作迺則亦是迺非迺也或曰

寤猶蘇也言生之難絕而復蘇也按崔鴻南燕錄載慕

容德母公孫夫人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寢而起號曰

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為名則在晉

世固皆以寤生為易生矣

尺古通作赤禽經雉上有文鷄上有赤雉上飛能文鷄上

飛能赤王褒僮約曰三丈一樹八赤為行藝文類聚北

史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詔改長赤大斗依周禮制度頒

之天下魏書赤作尺斗作斗又文獻通考云深赤者十

寸之赤也米芾書畫史云朱長文叔錦織成諸佛濶四

赤長五六赤上有織成牌子題晉永和年造宋朝詞話

有燈花婆婆第一回載皇宋出三絕第一絕是理會五

凡公赤上底後掛出幾個詞客蘓子瞻周美成等十六

人公赤今作工尺字索補尺牘古作赤牘懶真子書尺

亦作赤楊博南有赤噴清裁虞兆洛天香樓偶得尚書

若保赤子謂始生小兒僅長一尺也古人以尺數論長

幼如三尺之童五尺之童俗諺亦云六尺之軀七尺之

軀又成人曰丈夫曲禮服衣若干尺皆是也赤子或以

赤為解然孟子曰赤心旬將入井豈亦初生者乎則以為長一尺者是也

吳俗新婦入室以紅綠二悅用同心結繫定夫婦各持一

頭以行謂之牽巾當是古人牽絲之義戊辰雜抄云女

初至門婿去文許相者授以紅綠連理之錦各持一頭

然後入俗謂通心錦又謂之合歡梁通心合歡為名雅

甚按紅巾起唐天寶時今富貴家猶用之

莊綽鷄肋編云宋人刻絲法起定州不用大機以熟色經

於木杼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投以小梭織緯時先留

其處方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不相連視

之如雕綉之狀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方就使百

乞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絲所織也按刻絲馮氏事

始作克絲洪忠宣松漢紀聞云回鶻以五色線織成袍名曰剋絲王佐格古要論謂之剋色作白地青地皆可周祈名義考云刻絲宋已有之而刻之義未詳廣雅緝乞格切織緯也則刻本當作絳周禮內司服暈衣其色元揄狄青闕狄赤皆列繒為雉形此即刻絲所由昉也又按玉藻士不衣織紵氏注云織染絲織之釋文音志今訛為注遂稱注絲或寫為苧絲今又書為紵絲則亦刻絲之類也

婦人抹額以綉紗為之俗名包頭相傳出湖州雙林者佳余少時所見皆用方紗一幅摺疊而成約濶二寸許從額上縛於笄下藉以紅錦前繫方結子結上綴珠近蘇人新製則縫合為帕前豐後殺當額處為圓稜下垂謂之太妖姚遍考古制無聞惟漢書載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晉灼注云巴蜀異物志以頭上巾為冒絮應劭謂之陌額絮顏師古云冒覆也老人所以覆頭也疑是此飾之權輿但晉灼之說即所謂絮巾漢書皇后親蠶絲絮織室作祭服皇后得以作絮巾是也蜀人蓋呼絮巾為冒絮陌額或曰陌頭即幪頭也從項中而前交額上卻統於髻與此不同二儀寶錄載禹會塗山夕雷電中自甲卒千人不被甲者紅綃帕抹其頭云海神來朝而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以紅帕首言以紅綃縛頭如今抹額又皆非婦人之飾馬縞中華古今注云隋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幪頭巾子即幪也以阜羅為之此製起於周武帝用三尺皂絹向後幪髮本名折上巾如今結巾垂兩角而無帶唐則天時以絲葛為之開元間易以羅添設四角兩角垂前兩角繫腦後故亦謂之四脚寔四帶也當時男女蓋通服之元稹贈官妓劉采春詩設裏常州透額羅可證宋時謂之撩頭編子今俗所用或其遺制歟。毛晃增禮部韻畧幪頭一曰幪帶亦作帕帕額首飾也

席帽即古帷帽亦名圍帽創自隋代唐劉子元言今畫昭君惟冒者帷冒韞于隋代非漢宮可用豈可因畫為故實乎男女通用以韋為之四周垂絲網之婦人則施以珠翠丈夫則否唐永徽中拖裙到頸事物原始云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紗全幅綴於油帽或毳笠之前以障風塵為遠行之服蓋本於此又有面衣前後全用紫羅為幅下垂雜以他色為四帶垂于背為女子遠行乘馬之用亦曰面帽按面衣疑即羃羅其制亦起齊隋間中華古今注云唐武德貞觀間宮人騎馬多著之至神龍末始絕象類今之方巾全身障蔽僧帛為之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粧露面士庶咸

效之胡帽即帷帽也大唐新語云顯慶中詔曰官家家口咸厠士流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着帷帽

遂棄羅曾不乘車只坐擔子過於輕率深失禮容自

今已後勿使如此至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

衫鞭帽內外一貫矣新唐書五行志唐初宮人乘馬者

依周舊儀著羅羅全身障蔽永徽後乃用帷帽施裙及

頸頗為淺露至神龍末羅羅始絕皆婦人預事之象清

波雜志士大夫於馬上披涼衫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

羅障蔽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制也石林燕語

云席帽裁帽分品級魏平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頭不御沐髮遂落盡故常着垂裙皂帽官至下邳太守

名義考云今言段者純綿之堅美者古無段之稱其曰段

者猶言端匹也今人妄從絲作緞非是余按杜工部集

有遺織成錦段段字僅見于此續松漠紀聞云耀段褐

色涇段白色生絲為經羊毛為緯好而不耐豐段駝毛

段其色有褐有白然非今中土所謂緞也玉海載宋太

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賜李寬繡段百疋至靖康末金

人索表段百萬疋不知與今所尚者何如然明世尚無

緞今之緞熟絲織成五色皆有價最貴意即古所謂縑

縑兼也絹之兼絲而細密堅緻不漏水者也古詩新人

工裁兼皮人工裁素是縑為五色系所裁可和而晉令

縑一匹當絹六丈則在當時價已昂貴矣今則無貴賤皆服之

席上腐設云褐乃編泉粗短衣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

布也褐字從衣氐字從毛鄭康成誤以褐為氐遂云毛

布毛布乃今之斜氈價貴于苧麻多矣此豈賤者之服

名義考云褐說文編泉氈也馬絡頭也亦名馬衣賤者

編泉為衣寬大似氈故曰褐寬博毛布以禦寒何取寬

博哉今士子出身曰釋褐言去賤而將貴也若毛布則

罽也亦謂之氈愚按罽即今之氈氈楊雄蜀記所云南

越之氈氈者是也亦名霞氈紅色出吐蕃中天竺等國

又名氈毼又名多羅氈出秦蜀邊境及廣中洋船携至

者五色皆備出西番及陝西甘肅者用羖毛織就濶一

尺許亦名普羅與洒海刺相似却不緊厚價亦不貴洒

海刺出西番亦羖毛織成濶三尺許緊如毡果爾賤者

安得有是服耶

中興係年錄載紹興二年王彥恢制飛虎戰艦旁設四輪

每輪八檝四八旋轉日行千里此公輸鉤拒伍員戰具

所未備也考後漢岑彭傳載棹卒六萬餘人露橈數千

艘注棹卒持棹行船也露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舟中則

莫時已有之矣吳志呂蒙襲關羽至尋陽伏精兵于鱣

艫中使船中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南史王鎮惡水軍自河入渭橋乘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外不見人北人驚以為神而楊誠齋海鱗船賦序言采石戰艦曰蒙衝曰海鱗人在舟中蹈車以行但見船行而不見人然則飛虎即蒙衝之遺制耳

船有銅船交州記安定縣有越王銅船潮退則見又陰雨日百姓樵採見銅船出水上是也有鐵船淮南子云鐵可為船是也又華山記王元仲登蓮花峯有破鐵舟存焉述異記云滄州有澄永泉亦名流永渠金石不沉州人以瓦鐵為船舫有土船蜀錄南部蠻五姓相爭乃以土為船彫畫之浮于水中曰其船浮者以為廩君李特之先巴氏子務相船獨浮因共立之乘土船有石船臨海記白鵝山中有湖湖中有石舫舫是也有竹船山海經衛邱之田竹大可為舟是也有皮船後漢書護羌校尉鄧訓令長史任尚造草為船置箬上以渡河掩擊迷唐是也又後燕錄慕容垂擊翟釗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短兵列杖逆流而上南史宋沈攸之等造皮艦千乘又正字通明少保戚繼光濟水法用生牛馬皮竹木緣之如箱形火乾再用竿繫助之以浮水一皮船可乘一人

而皮船亦可乘三人有泰船述征記石壺臺有敗赤漆

船土民皆謂為堯時物是也

演繁露杜詩舟行多用百丈問之蜀人云水峻岨石又多廉稜用索牽遇石輒斷故劈竹為大瓣以麻索連貫其際以為牽具是名百丈百丈以長言也余按爾雅邢疏李廵云梓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何承天纂文竹索謂之筏則竹索由來久矣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帝北伐超石董舟師入河陽軍人緣河南牽百丈有漂度此岸者注百丈以巨竹四破之大如人臂用麻索連貫為牽舟具然則亦不專為石稜設也

輶古稱肩輿亦稱擔子其字始見於漢書嚴助傳云發兵入越地輿輶而諭領派度曰輶音橋臣瓚曰今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蓋山嶺峻險非車馬所得通因有此制史記夏本紀禹泥行乘橈集解孟康曰橈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橈音茅莖之莖謂以板置泥上通行路也正義云形如船而短小兩頭縱起人曲一脚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溫州海邊有之又河渠書曰禹泥行蹈堦山行即橋徐廣曰橋一作樺直輶車也尸子作山行乘橈又曰行塗以楯是則橈與橋二者寔皆輶之權輿也輶初以竹為之故公羊傳筍將而來

莫詩輿車如史記張耳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于便

輿前乃今之兜子嚴助所乘亦是物漢書王莽傳莽子臨久病朝見挈茵輿行晉灼曰漢儀注皇后婕妤乘輦餘者以茵四人舉以行豈今之板輿而鋪茵乎今之輦亦用竹以人舉之蓋合筍輿茵輿為之而簾幃深密飾以華縵美于蒲輪安卑多矣嘗考官僚出入乘輦殊非古制魏書高祖以游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三國魏志明帝時太傅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華歆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為故事新唐書禮儀志云永徽中婦人始用帷冒施裙及頸坐擔以代乘車命婦朝謁則以馳駕車詔禁不止中宗後宮人從駕皆胡冒乘馬海內倣之巴蜀婦人出入有兜籠乾元初蕃將又以兜籠易負遂以代車文宗即位詔定儀制一品導從七騎二品三品以五騎四品三騎五品二騎六品一騎五品以上及節度使冊拜婚會則車有幃外命婦一二三品乘金銅飾犢車擔界以八人三品界以六人四五品乘銅飾犢車擔界以四人胥吏商賈之妻老者乘葦傘車兜籠界以二人商賈庶人僧道不乘馬開成末定制宰相三品師保尚書令僕射諸司長官及致仕官疾病許乘擔如漢魏載輿步輿之制三品以上官及刺史有疾暫乘不得舍

驛唐會要云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馬不合更乘擔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擔子如疾病即任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擔夫自出錢雇其宰相至僕射致仕疾病者許乘之王稱東都事畧仁宗景祐三年詔民間無得乘擔子其用兜子者所界無得過二人朱子語類宋世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輦如王荆公程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輦猶力辭後受自南渡後則無人不乘輦矣周輝清波雜誌政和間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暖輦武臣任王兵差遣緣邊安撫兵走馬承受並不得乘輦亦紹聖之制雲麓漫鈔舊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特許暫乘車輦不得入宮門候路通依常波江後方許乘輦迄今不改鄭曉今言曰洪武癸亥賜六部尚書馬已已賜有司方面官_馬諭兵部尚書茹瑄曰布按二司官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跨驢出入非所以示民或稅馬部民甚乖治體其官為市馬司二十匹府半之州縣又半之裨史類編云明洪武永樂間大臣無乘輦者觀兩京諸司儀門外各有上馬臺可知矣或云乘輦始于宣德成化間始有禁例文獻三品以上得乘四品以下乘馬後說明通紀述遺

憲宗成化十三年太監汪直言洪武永樂間人臣無敢乘轎者正統時文官年老或乘肩輿景泰以來師保既多乘轎至於今兩京五品以上無不乘轎者文職三品年六十以上可許武職宜一切禁止從之本稿乃吳綬所撰又曹臣舌華錄明舊例科道俱乘馬不得乘轎王化按浙一舉人入謁化問曰若冠起自何時舉人徐曰起於大人乘轎之年似明中葉內外大員已皆乘轎然余觀野獲編載嘉靖間供事內廷奉元修者惟嚴分宜以衰老得賜腰輿至八十再賜肩輿夏文愍瞿文懿俱賜乘馬二公自私用腰輿上聞以為僭心啣之夏被禍瞿被逐已胎於此矣上鳳洲筆記亦載此事云嚴以年老得乘腰輿已未以八十賜肩輿此希特之典則是非恩賜并文臣三品無乘轎之理也 本朝文武職官一二品八轎七品以上四轎未入流者與庶人等用二人肩之乾隆丁丑 聖駕南巡詔武官自兵部侍郎以下俱不得乘轎於是環甲執戈之士皆騎馬矣而文臣則乘轎如故。舊唐書褚无量傳為造腰輿令內給使昇於內殿狀蓋畧如今之兜子昇者用力在腰故曰腰輿若肩輿則全用全在肩故禮較優於腰輿今南方肩輿無不得乘者但視其力耳

周書王朝步自周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則亦是擔子所緣起矣

方書馬鎧治野田燐火或火光出沒用馬鎧相戛作聲即滅故張華云金葉一振遊光斂色注金葉馬鎧也

傘一作繖即古之蓋也古今注黃帝始作華蓋太公始作曲蓋周禮輦車有羽蓋蔡邕獨斷云凡乘輿皆羽蓋金

華爪黃屋左纁黃屋者以黃為裏也金根車以青纁為

蓋漢公侯皆皂纁蓋二千石皂蓋餘皆青蓋至晉輿服

志功曹吏繖扇騎從始有繖名史記五帝紀舜以兩笠

自扞而下注皇甫謐云雨繖繖笠類晉書王雅傳遇雨

請以繖入南齊書長沙威王晃多從武容燠赫都街時

人語曰煥煥蕭四繖而魏書裴延儁傳山胡持白傘白

幡南史王縉一作籍徒行市道輒以笠傘覆面又直作傘

通雅謂繖本因古之紵說文紵旌旗之旂爾雅纁帛紵

注衆旒所著正幅為紵此即繖之原也其繖頂金人謂

之浮圖嘗考之杜氏通典言晉諸臣乘車有蓋無傘元

魏自代北有中國北俗便于騎則傘蓋施于騎耳疑是

後魏時制亦古張帛為繖之遺事高齊始為之等差今

天子用紅黃二等而庶人通用青又玉屑云魏人以竹

碎分并油紙造成傘便於步行騎馬傘自此始今按南

齊書魏虜傳宏率公卿戎服繞相天壇以繩相交絡紐木棖覆以青繒形制平圓下容百人坐謂之為繖一云百子帳宏是魏孝文帝名此則繖自魏始之明徵也或曰魯班妻造謂其夫曰君為人造居室固不能移妾為人所造能移千里之外則是蓋與繖之制不相同然自有傘而蓋不復用矣唐及五代宋初京師不禁打繖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宗淳化初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繖又有帽故謂之重戴符後惟親王宗室得打繖其後通及宰相樞密叅政宋初京城士人舊用青涼繖祥符中書樞密院亦許用每五年惟親王得用之餘悉禁六年車駕行幸扈從皆徹去明代鹵簿有紫方繖紅方繖曲柄紅繖直柄黃繖十餘樣文武官一品至四品俱用黑色茶褐羅表紅絹裏三簷五品用青羅表紅絹裏兩簷六品至九品俱用青絹表裏兩簷 本朝因之四品以上紅傘五品以下皆青傘

因話錄近歲衣制有一種如旋襖長不過腰僅掩肘以最厚之帛為之仍用夾裏或其中用綿者以紫皂緣之名曰貉袖聞起于御馬苑園人其短前後襟者坐鞍上不妨脫著短袖者便控馭也按此即今之馬鐙子也特當胸用紐及無紫皂緣為異耳

古時女子衣與裳連如披襖短長與裙相似有尊一之義

自始皇元年詔宮人及近侍宮人皆服衫子亦名半衣而衫與裙始分矣然長袖猶至于膝今且不然矣余見滿洲婦人衣長委地不分衫裙蓋古制也

研北雜志云鄭康成言易詩書春秋簡長尺二寸每簡三十字孝經半之論語簡八寸蓋古今簡冊字有定數每一簡三十字此蓋言竹簡也秦漢以還始用石刻蔡邕奏定六經刊于碑謂之石經嵇康亦有石經邯鄲淳有三字石經裴顧刻石經是也人間則用楮墨鈔錄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自此書有印板矣仁五經尚未有鏤板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思請令刊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從之景德中又募印司馬班范諸史迄宋而刻鏤益精故胡應麟筆叢云雕本肇自隋時行于唐世擴于五代精於宋人

開元禮儀纂漢制朝服帶劍晉代之以木謂之班劍雲谷雜記云近世官府騎從所持假劍以木為之號木劍東齊著令謂為象劍言象于劍

夏禹鑄九鼎以象九州尚書正義曰左傳王孫滿云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寔一鼎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

萬人則以為其有九游說之辭未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又亦可疑未知孰是也王嘉拾遺記云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為陰鼎以雄金為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咎自顯王四十二年鼎淪泗沒於淵見竹書後始皇使數千人求之不獲見史記至今終不可踪跡文獻通考則云赧王五十九年周亡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餘八鼎入于秦中不知何据孫暢之述書云九鼎日移五步人多不覺自周邾邠以來東南移不知今至何國也道人商行傳曰鼎在邾賓于陽州又是西北又郡國志載成都鼎鼻山周九鼎淪一於此往往見鼎耳故名南移之說莫可考證余謂楚子問輕重大小不為無見蓋在當時已無復有知之者矣。湯時大旱使人持九足鼎祝山川而天大雨見說苑伊尹修玉鼎以事湯湯賢之以為相見楚詞注學齊估畢每鼎重八十一斤

魏了翁讀書雜鈔云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鄭注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皇氏曰鄭注論語夏曰瑚殷曰璉誤也

憶壬申秋余謁祝人齋先生於海鹽之天寧寺時先生方纂禮記為廣業說儀象云舊在曲阜觀聖廟祭器犧尊

作牛形象尊作象形皆穴背受酒高一尺餘此蓋本王肅之說惜未得明證余心識之後讀南史載劉杳博綜群書嘗與沈約語及宗廟犧樽約曰鄭元答張逸謂為畫鳳凰尾婆婆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項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城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嶷于青州發齊景公墓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又按博古圖載周時犧尊二皆有蓋以口為流四足無銘並全牛像之形而鑿背為尊象尊有蓋四足有提梁無銘全作象形悶背為尊據此則今廟中所用正合古制而犧象本是二器注家謂畫鳳尾而飾以象骨者大誤矣

世本言堯臣無句作磬其制詳于博古圖大約中高而上大者為股其下而小者於所當擊則為鼓上股下鼓分為倨句之勢以成磬而屬之于篋凡特磬編磬大小雖殊其制則一或用玉或用石更有煎金鎔範而成者周時已有之然磬自是石部樂不得用金胡侍珍珠船云梁因方響之製為銅磬南齊太祖以宮城更鼓驚眠易以鐵磬通典云梁有銅磬今之方響也以代磬則直以

金代石矣按鐵磬即今之雲板古名響板蔡確傳有侍兒名琵琶公每叩響板鸚鵡輒呼其名是也方響據樂府雜錄只是擊甌擊甌出於擊缶武宗朝郭道源特善此技以邢甌越甌共十二隻旋加減水于其中以筋擊之又似今之九雲鑼明皇雜錄胡部無方響以直板聲

不應諸調惟太宗內庫片鐵方響應二十八調舊唐書樂志方響以鐵為之修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文設葉倚于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者總三四寸苑英華載李沆方響云季倫怒奪珊瑚鈎推靈芒當作

芒整鬢步搖折十六葉中侵素光寒玲震月雜佩璫牛

爻詩云樂中何樂偏堪賞無過夜深聽方響緩擊急擊

曲未終暴雨飄飄生座上鏗鏗鏘鏘寒重重盤渦感派

鳴蛟龍高樓漏滴金壺水碎電打着山寺鍾又云長短參差十六片敲斷宮商無不遍此樂不教外人間尋常

只向堂前宴宋祈筆云樂石有磬今浮屠持銅鉢亦名磬世人不識樂石而儒者往往不曉磬折義故不獨不識磬又不能知鉢

古瑟五十絃黃帝破之為二十五絃秦人鼓瑟兄弟爭之

又破為兩箏之名自此始其制十三絃亦有十二絃者謂之秦箏或云秦俗薄惡有父子爭瑟者各入其半遂名為箏

今備火具有水龍激水甚便後漢宦官傅靈帝作翻車渴烏施于玉門外西郊用洒南郊路省百姓洒道之費按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而上水龍殆其遺製歟

唐人酒令有散盤擲色爭勝者有用籌箸者以槍旗等為色目有用指巡胡者指巡胡一名酒胡子徐黃詩直指

寧偏黨無私絕覬覦嘗歌誰擲袖應節漸輕軀恰與真相似毡裘滿領鬚足想見其遺製有藏閣者本古藏鈎戲唐人詩云城頭椎鼓傳花板席上搏拳握松子是也

又有拋打飲酒等曲其拇戰五指呼為五拳名蹲鴟者大指也鈎戟食指也玉柱中指潛蚪無名奇兵小指也

寶子野酒譜云載酒令皆隱合古人名姓如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湟水渡頭千萬羊未濟小富鉏麋觸

槐死作木旁之鬼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之類亦有別趣

庶物異名疏穆天子傳盛姬病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是曰壺端郭璞云壺器名端音端速也今京師於煤爐

上煖酒煮泉以取速者曰端子當用此字顏師古急就章注端小卮也上有蓋端亦音端按端子吳中亦用之

讀若端李濟翁資暇錄元和末始用注子酌酒其形若瑩而蓋觜柄皆具太和九年後中貴人仇士惡其名同

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之目之曰偏提論者亦利其便林洪山家清供偏提猶今酒甃長可尺五而匾容斗餘上竅出入猶小錢大長可五分用塞設兩環帶以韋草為之和靖翁送李山人故有身上祇衣粗直掇馬前長帶古偏提之句

袁了凡先生嘗遇一僧授以功過格力行數十年功名嗣壽求無不獲或疑其祈于計功逆謀利然自求多福理實如此季文子不云乎焉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

古人祭用丁日故有上丁仲丁之稱亦有用戊者金史禮志大定七年建社稷壇祭用春秋二仲月戊日野獲編嘉靖十年上于西苑隙地立帝社帝稷之壇用仲春仲秋次戊日躬行秋報禮蓋以上戊為祖制社稷祭期故抑為次戊蓋又為天子私社稷也

今國家誥勅首標奉天承運四字承明制也野獲編云太祖初定大朝會正殿曰奉天殿門名亦如之其後文皇營北京遂仍其名燬于火世宗更其名曰皇極而一切封拜無論為功勳為恩澤為文武必以奉天為號列聖相傳不改太祖勅命曰奉天承運皇帝太宗封功臣曰奉天靖難次曰奉天翊衛奉天翊運惟此稍異耳

今郡縣東嶽廟獨多以嶽本衆山之宗而岱又諸嶽之宗

也古者祭以壇壝而已自拓跋氏始為五嶽四瀆立廟五嶽總立一廟于桑乾之陰桑乾今盧溝河也然尚未有封號至唐始分立廟于五嶽之麓而東嶽泰山神封為天齊王此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壬辰事載在會要已

乘五嶽視三公之義矣其徧天下則肇自宋之中葉文獻通考云宋大中祥符元年會要作二年封禪禮畢詔加號泰山天齊王為仁聖天齊王五年詔加上東嶽曰天齊仁聖帝而元文祭祀志載至元二十八年加上東嶽為天齊大生仁聖帝迄今神祀不絕夫泰山地祇也古祀典具在今之立廟名為崇敬寔褻之也元吳文正公澄東嶽仁聖宮碑云宜禮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疲縣于其方嶽而不徧祠于郡縣如吳雖元聖復生必無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之譏此數言者所以風切時事者至矣是碑蓋應吳間開全節之請而作至泰山三即廟五代會要載後唐長興四年封為威雄大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一作七年加封炳靈公則尤不經甚矣唐書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封四瀆河為靈源公濟為清源公江為廣源公淮為長源公宋會要仁宗康定二年詔封四瀆皆為王又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詔加封嶽后號

東嶽淑明后南嶽景明后西嶽肅明后北嶽清明后中嶽正明后

世傳關侯所騎馬曰赤兔不知所據攷曹瞞傳呂布有駿馬名赤兔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則赤兔乃布所有非侯也劉侗帝京景物畧載姚彬關王廟俗傳吳將姚彬盜關公馬被獲不屈廟塑縛彬像其馬回望公色歎沫而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則云彬初為黃巾賊將母病思食良馬肉彬知壯繆所騎赤兔最良因投麾下竊赤兔以逃關吏執之以歸壯繆將殺之忽大哭言將與母永訣乃釋之此事若信則赤兔誠為侯馬矣但其說并為稗野所不載恐不免於荒唐趙氏又云廟中塑像甚古殆元時舊塑劉同人至謂為隋時像斯亦奇矣

今人呼老泉曰老蘇子瞻曰大蘇子由曰小蘇總呼曰三蘇此不獨當時人呼之子瞻弟兄亦自稱之元祐四年八月子由充賀遼生辰國信使至彼每問大蘇學士安否子由經涿州寄詩于凡曰誰將家譜到燕都識底人問大蘇莫把聲名動蠻貊恐妨他日卧江湖蘇子瞻得詩次韻云毡毳年來亦甚都時聞鴉舌問三蘇那知老病深無用欲向君王乞鏡湖詩見吾鄉陸辛齋詩話

中又薊州古北口僧寺有石刻子由古北口道中詩云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迴長抱溪髣髴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塞北小鈔載此詩云是宋元祐間子由奉使契丹時所作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州館中有題子瞻老人行于壁者聞襄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芸叟題其後曰誰題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兒問大蘇水燕見

水燕

前秦錄王景畧見桓溫蠶談當代事旁若無人捫字甚有意態按風俗通東漢趙仲讓為梁冀從事中即將冬月坐庭中白日解衣裘捕蠶晉書顧和傳為王導從事月旦將朝停平門外周顛遇之和方擇蠶夷然不動北齊書邢劭傳子才對客或解衣覓蠶且與劇談李延壽北史司馬子如傳子不出獄神武哀其顛賴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蠶齊東野語嘗見山翁野媪得蠶則置之口中揆之古人應侯謂秦王曰得宛臨流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蠶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蠶陳思王曰得蠶蠶者莫不靡靡齒牙為身害也三人之言乃爾則野老嚼蠶蓋亦自有典故擇嚼字尤新先叔曾祖柯雲翁取掩群之義作掩蠶詩亦甚創闢

余閱勝國史至靖難復辟二案未嘗不掩卷而嘆也成祖
草建文年號英宗削景泰帝號此趙高所以待二世劉
知遠所以待出帝者而悍然施之叔侄兄弟間而不顧
此豈復有人心者哉金川門之變楊士奇成祖寔錄謂
中使出建文屍于火中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而
不言葬地所在知為欺世之詞或謂松陽王景請葬以
天子禮成祖從之果爾何以無陵寢可據好事者乃指
北京金山口景皇帝陵北天下大師之墓以當之野史
又言葬之西山不封不樹遂舉不知誰何之墓以寔之
轉相紀述觀崇禎中駙馬都尉鞏永固疏請建文帝尊
謚及入祀典思陵曰建文無陵從何處祭萬授一經嘗
云天下大師墓乃蒙古僧則諸說之妄自見夫建文以
太孫冊立於洪武二十五年越七年而始登極在位四
年而殉社稷即其設施亦一中材主也而終明世不置
陵寢不入祀典枉魄憤鬱痛等若教其不得加美謚又
無論已吾不知建文竟何罪于明而至此若景皇帝授
命慈宮計安社稷遣使奉迎上皇至再至三此徽欽所
不敢望於九哥者而南內奉養且八年無間雖建儲之
際不無遺議要不得以篡竊罪之也奈何復辟而後即
廢為邸王所立皇太后皇后太子俱革其名號及薨葬

祭禮如親王謚之曰戾貴妃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
殉莫其不從石亨之言革除年號者幸耳嗚呼亦不仁
甚矣賴憲宗幹盡追復帝號詔禮部張懋等議上尊謚
恭仁康定景皇帝遣官致祭禮如長獻諸陵稍厭衆心
然猶遲之又久至成化十一年始有是舉國史唯疑載
景帝追復謚號始荆門州訓導高瑤初為黎淳所駁辭
甚厲訖如瑤請亦公論之不容泯也余嘗見南都太僕
寺少卿萬元言疏奏言宏治中布衣繆恭伏闕上書請
復建文時故號爵其後裔奉祀時繫恭獄以聞于上敬
皇帝赦勿罪又考萬曆十四年七月南京太常寺卿沈
子木亦嘗上疏請立建文帝祠祀不報後至十六年始
以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言僅復建文年號其公論又何
在乎靖難兵之燕王上書建文為報父讐事未畧
元年十一月初九日臣諱是時已不稱建文吾鄉許祀山先生撰草朝志追尊帝號凜然春秋之義然遜
位南服迎養南內亦泥于俗論而皇太后呂氏但云相
傳以焚崩莫可考皇太孫妃馬氏皇太子文奎皆云存
歿無考許聞造曰洪熙元年長陵碑云建文雖廢沒猶
書崩崩非天子何以得書皇明紀畧乃云宣德間卒禮
葬于平山隙地或云送葬鳳陽夫太祖作法於涼不再
傳而變生骨月成祖肆行篡弒三傳而釁起寇戎吁可

不戒哉

明高廟孝文廟陵仁廟獻宣廟陵景皆用人殉葬至裕陵始
草除之皇明通紀云天順八年正月上遺命勿以殯御
殉葬命太監牛玉執筆書之否恭錄云英宗臨崩名憲
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
孫勿復為之至今遂為定制又京城阜成門外去慈慧
寺約二里有靜樂堂其墻陰則宮人斜也磚甃為二井
屋以塔南通方尺門闔閉之井前結石為洞四方通風
凡宮人無名稱者有病則出之禁城後順貞門傍承以
殮具昇出元武門迤邐達安樂堂授守者名本堂土工
易以朱棺禮送之靜樂堂火葬之塔井中嘉靖末有貴
嬪捐貲易民地數畝其焚燼不願井者悉內地中詳載
菊隱紀聞夫殉葬始於暴秦燼葬昉自佛氏皆不經之
極至者而明制亦復乃爾英宗威德固遠出尋常萬萬
而貴嬪一舉亦差強人意然生侍宮闈死投灰燼仁人
殊不忍聞當時後世乃相習而不知其非則惑于西方
之書者深矣惟是漢唐以來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
遣詣山陵朝夕具盥櫛治衾枕事死如生明制諸陵惟
中官洒掃不遣宮女為遠過前代耳

宦官之禍至明末而酷甚矣太祖不許寺人識字庶幾防

微杜漸之意而其制乃使直房內官與司房宮人自為
伉儷謂之對食亦謂之菜戶亦有強作伉儷者稱白浪
子此非誨淫而何忠賢客氏公然牝牡寔胎核于此立
法誠不可不慎也考對食之名寔始自漢漢書外戚傳
云房與曹對食謂中宮史曹宮與宮婢道房也皆係婦
人猶之可也

天下大師墓之非建文陵也兩京求舊錄客座贅語辨之
詳矣但老佛既屬無稽闔宮自焚不應并其屍無之也
當日中官出自火中即妄指后屍為帝屍亦不應竟無
頓放處蓋自惑于正統移入大內之說好事者遂以金
山西山疑似之間求之考萬厯間南京太常寺卿沈子
木疏言建文帝御宇四年死葬西山不得一孟麥飯下
同庶民宜教禮官議立祠祀似西山寔有是事然永樂
定都北京在十九年正月是十九年以前固在南京也
葬用天子禮之說雖萬無是事即云藁葬但當於南京
求之或者冬青細雨偶一遇之耳

曲禮奉席如橋衡橋亦衡也符子燕昭王豕大如沙墳異
之命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是也

江表傳載魏武欲知象舳重莫出其理鄧王冲尚幼曰置
大船上刻其所至秤物以載之校可知也魏武大喜按

符子載燕昭王大豕大如沙墳異之命衡官橋而量之
折十橋豕不量又命小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云舟量
正鄧王秤物以校之說也慧悟者自與古人暗合耳

循陔纂聞卷二

海寧周廣業耕厓甫著

門人沈俊堯明錄

男 勳常重錄

俗有所謂火葬者乃釋氏之流禍也民家遭喪率集僧道
女尼追薦齋壇浮費不貲將以為厚其親也獨舉屍焚
灼相習成風恬不知痛堪輿家又為之神其說曰熟骨
獲福尤捷此王惲烏臺筆補所謂敗俗傷化無重于此
理合禁止以厚薄俗者也至無主之棺論者謂與其暴
露毋寧火化西神勝說載北京土俗以清明日聚無主
之柩堆若邱陵又剖童子之棺殮而未化者裸而置之
高處剪紙為旗縛之于臂此尤不仁之甚者今吳越之
俗雖不至剪旗縛臂而燼葬則所在皆然杭州霸子門
外無主棺每冬有司遣吏燒焚歲以千計近奸吏巧變
其法先於地上掘數坎就剖其棺裹骨而瘞之所存之
棺輒有賤工市之製成水桶浴盆諸器皿以售于人此
余壬午冬所目擊者屍幸免焚灼之慘而吏遂緣為利
藪其弊必有拋棄骨殖以希利者矣又聞所瘞之骨久
之亦潛市於人霸子門對岬甘露亭歷年所納骨不下
數百石而塔不加多俱以此故其人係江西密戶用燒
磁甌能成巧異色樣或山農雜之牛豕骨中確碎壅田

十月朔日覆校訖

此甚駭聽余亦未敢深信果爾是更慘于焚灼也考燼

莫寔始于要離火妻灰子以友慶忘法楊子至宋元始

盛行厲禁不止宋太祖禁火葬元世祖禁焚屍俱載國史顧亭林日知錄載

宋史紹興二十七年監登聞鼓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

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捐棄之

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韓琦鎮并州以

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以為美談今宜仍飭守

臣措置荒閒之地使貧民得以取葬從之又景定二年

黃震為吳縣尉有乞免再起通濟寺化人亭狀歷叙焚

燼之慘其畧云寺僧久為焚人空亭以罔利愚民恚為

所誘親死即舉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又投之深淵震

久切痛心欲言未發五月六日夜雷雨驟至獨撮此亭

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為絕此根云云又

曰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國家雖有漏澤園之設而地窄

人多不能徧葬宜里給空地若干為義塚以待貧民之

葬除其租稅而更為之嚴禁焚其親者以大不孝罪之

云云亭林又言宋以禮教立國而不能草火葬之俗于

其亡也乃有楊璉真伽之事按梁書海南傳林邑國俗

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南史扶南國死者有四葬水

野出自夷狄固無足怪今之火化者子若孫拾取遺骸

置之罈中其罈約容斗許據方書男子三百六十五骨

女人無項威左洞右棚及祈步等五骨共三百六十骨

豈止斗許是則火後所得十不過六七耳雖視投之深

淵者罪少末減而其喪心逆理已在不聽之列魯國語

載夏父弗忌以躋僖公之罪其葬也焚煙徹其上今生

不獲罪而死加酷罰可乎他若非親長及無嗣續者焚

後輒拾其骨畏之以綿繫橋下久之繫絕則亦歸於澤

國矣更有拾置罈中圍以烈炭謂之煨骨晝夜變為灰

塵此又漢廣川王去及姬昭信所以待王昭平等者而

以施之戚屬忍乎哉蒙齋筆談洛中營西內都轉運使

宋昇王之其屬有李寔韓浴二人

時樞柱欄檻窗櫺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內外猪羊

牛骨不充用韓浴議掘漏澤園人骨代之昇欣然一旦

李寔暴死還言冥官追正骨

灰事甚急未幾浴與昇皆死

男子三百六十五骨女子三百六十骨兩手臂有進賢骨

者近腕在龍本骨上之內男人此骨隆為名臣有及爵

骨者亦近腕在虎端骨上之內

七修類稿載宋制于二月十二日會試鎖院十八十九二

十試詩賦論策為三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又試經

義論策為三場其期可謂寬矣至殿試及第唱名賜第

自太宗雍熙二年詔顯榜始當時進士所習有何論一

首何論者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其摹印題目事物紀原云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親試進士於崇政殿內出三題摹印以賜印題始此容齋隨筆云先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士惟鈔畧古今文賦挾懷入試昨者以正經命題多懵所出則知題不示以出處也至景祐元年四月初三日始詔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燕翼貽謀錄作三月丙子石林燕語云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為之舉子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本朝既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用禮部故事景祐中稍厭其煩詔御藥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二說微不同按燕軾元祐八年劄子乞詩題論題許于九經孝經論語子史并九經論語注中雜出更不避見試舉人所治之經但須于所給印紙題目下備錄上下全文并注疏不得漏落則本經舉人與非本經舉人所記均更無可避取云云合此三說則是印題始真宗印經史出處始仁宗印注疏始哲宗良法美意每進益加宜其名儒輩出也聞宋科制策題有問堯舜禹湯所舉如何者乃漢時宮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問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

當時士子皆以唐虞三代為對則可知懵所出者不獨正經為然又仁宗時即中查拱知袁州因秋試進士取文選詩黃花如散金為題學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舊例老州解額十三人自此止解六人則是具出處者止經史題而詩賦不與亦止廷試進士而州試不爾也又表典錄載李揆為禮部侍郎病取士徒露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蒞枕圖史且不能自措于詞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曰可盡所欲言噫是公真善于取士者矣四朝聞見錄慶元二年考官葉翥發策士莫知對莫子純以小紙帖所出於柱間士皆感之

飛白書由來舊矣唐書載太宗五日飛白鸞鳳等扇子遺長孫無忌等各二枚又學士署御書玉堂之署四字李德裕詩所謂銀花懸院者也又玉海載唐貞觀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賜宴元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書群臣就太宗手中競取散騎常侍劉洎登床引手始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林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婕妤辭葦今見常侍登林則在唐時已見貴重如此至宋世尤珍尚之玉海云宋太宗雍熙三年十月出飛白書一軸賜宰臣李昉等曰朕留意真草近又作飛白書此雖非帝王事業然不愈于遊畋聲樂乎仁宗

嘗以飛白天性二字賜端明殿學士李淑又以飛白文詞字賜之淑出守許州日為飛白寶章記摩石州解又寶元二年賜張士遜等飛白書各一軸歐陽文忠有御書飛白記王羲之帖中間有之按飛白始于蔡邕梁蕭子雲能之作篆皆大書用帚筆輕拂過或有帶行者其體若白而勢若飛王諳曰飛白變楷體也本是宮殿題署其勢既勁文字宜輕微不滿名為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宋仁宗最精此體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綴難工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自謂窮書物象仁宗為清淨二字六點尤奇絕又出三百點外然則今所謂飛白書絕非古製只是數鈎耳

醉鄉記夏月霹靂時雨水掬不釀酒謂霹靂酒

貴耳集高宗之生徽宗夢吳越王引御衣曰我好素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夢覺與鄭后言朕被錢王乞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二十一日夜韋妃生子及建交南渡適應是夢湖海新聞洪皓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曾侍明節劉后言童后初生高宗夢金甲神人自稱武肅王即錢鏐也鏐年八十一高宗亦八十一都錢唐事豈偶然二說微不同

明寧庶人父康王甚賢初艱于子嘗設齋禱盛夏晝寢夢

天狼降宮中食宮人殆盡更來趨王王覺甚惡之俄而生辰濠王命亟殺之王素與弟鍾陵王不協聞之以言激怒王因遂育之濠年十三私幸樂妓微服遊市中王曰符吾夢矣縛濠于柱手鞭之數百必殺之會王之甥臨海王春者馳至以身蔽王濠王素愛春不得已捨焉其後卒符所夢濠母洪氏或云其母馮鍼兒故倡也

集異記載陳留蔡少霞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第一日夢

褐衣鹿帽人引至一所令書石碑醒猶能記所書了蒼

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元卿撰文曰良常西麓源澤

東澗新宮宏宏崇軒轅輾雕戒盤礎鏤檀竦祭壁瓦鱗

差瑤階肪集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騎虞巡徼昌明捧

闌珠樹規連玉泉矩設洩靈颺邀集聖日俯晰太上游

諸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鶴駕道師冰潔

飲玉成漿饌璫為屑桂旗不動蘭屋在設妙樂竟臻流

鈴竟發天籟虛徐風蕭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

元雲九成絳闕闕紺珠易遷虛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

自有日月後題青宮三百三十一一年四月十二日建其

文瞻麗雅近六朝手筆因嘆李賀白玉樓記必有可觀

意天公亦甚秘密不輕易流播人間也東坡遊羅浮山亦兒子過詩云

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李孟山元卿自注唐有夢書新

名皆易真人元卿其器曰良常西麓云云又

有蔡少霞者夢人遺書碑曰昔承魚車今履瑞雲躅空
仰塗綺輪輪困其未題云五雲書閣吏蔡少霞書據此
則是二事獨異
志率合誤也

江南俗芒種後逢壬立梅謂之梅雨閩俗立冬後逢壬入
液謂之液雨亦名藥雨人皆知之獨詹雨罕知之者在
白露後逢壬便立詹故八月初三日至二十三日雨通
謂之詹天雨也此是北方俗也

朱弁曲洧舊聞云中秋翫月不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始
杜子美而我豈登樓望月冷朔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
對月陳羽鑑河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
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子美以後班班形于篇什前乎
杜子想已然也特賦詠不著于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
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台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
中望月唐太宗遼城望月雖各有詩皆非為中秋宴賞
作也然則翫月盛于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廣按古樂
府有霜娥怨解者謂漢人以中秋無月而作在初唐則
李嶠已有詠中秋月詩云盈缺青冥外東風萬古吹何
人種丹桂不長出輪枝又曰圓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
而駱賓王靈隱寺詩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禪林備
覽言天竺山八月十五夜常有桂子落是亦中秋月之
一證故謂中秋翫月盛于開元則可始于杜子美則不

可也。柳宗元鈞鉅潭記云尤于中秋觀月為宜

今諸市肆欲誇其物美必標曰京式其意以出自輦轂之
下製樣當必不同耳然亦有所來歷近杭州秋時栗子
正熟賣栗者以糝雜以小石子炒之其皮裂而不焦味
甘美踰于他栗每碟大者二枚小者三四枚碟直一錢
立小木牌曰京式糖炒栗子余閱析津日紀知其法寔
出于燕人也

宋史高宗紹興五年九月言者請依雍熙故事賜新進士
儒行篇以勵士檢有旨添賜中庸送秘府校勘正字張
梁校中庸高閣校儒行閱奏儒行雖間與聖人意合而
詞類戰國縱橫之學蓋漢儒雜記決非聖人格言止賜
中庸庶幾學者知聖學淵源奏可

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作碑高江村天祿識餘曰四
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上
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通考皆不之載而四
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
昉文章緣起故詩表之按古之碑在廟以麗牲在墓
以下棺皆以木為之間有以石為之者初不著文字孔
子題延陵季子墓不知勒在何處七十二家封禪但言
勒石穆天子傳但言為名迹以弁茲石故歐公集古錄

云欲求前漢時碑碣不可得是冢墓碑後漢以來始有也劉熙逸雅言起自王莽莽四皓于惠帝即位後絕無所表白其卒年無考且當時陵寢祇有石麟石象辟邪石馬之屬不聞有碑唐博物志載齊武帝欲為裴后立石誌墓王儉以為非古物原載晉武帝始置神道碑此謂始于晉宋未免失寔楊維元后誄曰既作下宮不復故庭爰緘伊銘嗚呼哀哉則碑銘始西漢之末劉熙之說信矣若四皓者宋儒常疑高后時四人在甚遲邨康節謂事定四人便自去朱子以為恐其老死亦不可知其碑有無彥昇說正未可深信且高氏既已云然而其後復有墓碑之始一條云墓碑自晉始何其自相抵牾也。宋裴松之曰勒銘寡取后之寔刊石成虛偽之常。崔鴻前涼錄張重華問索綏曰四皓既安太子住乎還山乎綏對以未悉重華曰四皓死于長安有四皓冢為不還山也

唐時學士有宮中眠兒歌即今刺胎頭文也

李琰之曰吾好讀書非求身後之名但廣見聞耳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聲名勞七尺也蘓黃門曰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于禽獸余作動植志正是此意

阮步兵臨席武城嘆曰時無英雄遂令豎子成名蓋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耳李白詩乃謂沉醉呼豎子狂言豈至公則竟以豎子為沛公失其指矣

穀梁傳曰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是昔乃初夜也然左傳為一昔之期莊子蚊蚋嚼膚通昔不眠則又作夜字解文選詩伏枕終遙昔

醫院十三科祝由居末然素問言古之病者祝由而已則似甚重于古昔按禮記祭有祈報由辟三者辟謂為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由用也血非祭之常或有因而用之也祝由之義亦猶是耳

零丁今之尋人招子也續齊諧記有失兒女零丁後漢書戴良失父零丁皆用韻語古人行往往有此如王褒僮約石崇奴券皆用韻語今尋人招子其上必另書尋人二字人字必倒寫云如此易獲不知何理後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縣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齊東野語曰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事必避之衛道夫云此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敢用因為圖曰河圖一數為初一初十十九二十八日二為初二十一二十二十九日三為初三

十二二十一三十日四為初四十三二十二日五為初
五十四二十三六為初六十五二十四日七為初七
十六二十五日八為初八十七二十六日九為初九十
八二十七今堪輿家弄九宮飛跳法謂五黃入中宮
者為大不利正此意也互詳後

堯設衢尊尊酒器六尊為衢今解者云設尊于衢路誤矣
牛以鼻聽其耳無竅盟誓以不聽為戒故盟于神者用之
唐進士有姓單者主司誤書單乞改正主司曰方一尖口

何足辨答曰台州吳縣作呂州矣縣可乎主司無以答
見赫京山髦記今單單既混為一字并有以兩點代口
及公者矣按此事見高彥休唐闕史單名長鳴吳縣作
吳兒恐兒字誤也

范石湖吳船錄載入蜀青城山當渡繩橋每橋長一百二
十丈分為五架以十二繩相繼排連上布竹筴攢立大
木數十于江沙中輦石固其根每數木作一架挂橋于
半空大風過之掀舉幡幡然大畧如漁人晒網染家晾
綵帛之狀又須捨其步稍從容則震掉不可行望者
皆失色余伯氏自同州歸言華山勢若削成高四十餘
里峯嶺險峻下臨洪河土人登陟者皆援鐵索而上其
最險有數處皆絕壁陡削懸鐵索于空中以一頭釘石

罇鑿磴僅可容半武行者以手承索則身繫空中如打
秋千狀一回顧則駭眩不能自主應時粉碎矣此真所
謂縣度之厄者以其路皆奇險故類誌之。韓非子外
儲篇云秦昭王命工祀鉤梯而上華上以松栢之心為
博箭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于此余丁丑客遊淮
上遇友人曾登華山者道其遊歷頗悉云嘗至一峰羽
士言此下有石棋因命從者緣索取其一大如斗重可
三四觔正圓無字後閱登華記云東峯南下一小峯如
篲筍竦出廣丈許亦削成四力曰叔卿博臺有鐵亭一
棋枰一鐵棋子二百餘枚者或多一少一卒不能定凡
欲至博臺者索而下陟石石口索不能倚則握索反擲
逾三四尺許以及厓趾茹已乃釋索反身行上下四五
厓乃至是秦昭王施鉤梯之所乃益信之但記曰鐵棋
友人曰石不同豈數有盈縮棋亦鐵石時異耶又按後
周書達奚武傳高祖時因天旱敕武祀華岳廟廟舊在
山下常所禱祈武獨登峯展誠岳壁立千仞入跡罕通
武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則知此時尚未施鐵索
也為此者其在隋唐之世乎

吳人謂虹為蜺夏秋雨初晴時每見之舊說天地淫氣所
成多青赤間色故名彩虹吳人祇呼為紅綠蜺又有一

種白蠶見則土人大懼謂能吸物凡稻麥正熟及蠶繭

已成時有此則所收必薄因相率吠犬辟之村落聚噪

逾時乃滅天祿識餘載楊大芳嘗為明州高亭藍場場

沒白則晴雨中外人名之余按吸物之說誠有可據

異苑載義熙初有虹飲薛願家釜中酒立盡獨異志載

白虹入劉義慶室食其粥戎都記載虹霓自空而下垂

首韋臯筵上吸其飲食且盡五色如霞首似驢夢溪筆

談言使契丹見虹下帳前澗下兩頭皆垂澗中空田亦

言其能吸水楊慎曰朱子言既能吸水亦必有形質詩

謂之蛟螭其字从虫俗謂之鼈其字从魚俗又謂之旱

龍今關中人謂之旱蓬而後漢書靈帝時有虹入御座

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似龍蔡中郎謂之天投虹

又後魏明帝有虹下飲于溪久之化為女子則亦有形

質矣謂之蜃氣信通人之論也。虹陰類運斗樞曰九

女並訛則九虹並見故舊有紛虹肆灾女主之禍之說

。陸次雲湖壖雜記半山後嘗有白蛭起自林端狀如

曳帛見則農損日六叫金逐之方去此蛭蝮之類村人

謂山之神倪姓者為之案倪姓神即今半山娘娘也以

守貞死

咸陽有六岡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陽唐時作太清宮于九

五岡上百官府在九四岡上

元微之答樂天詩八采詩成未伏盧按隋盧思道傳齊文

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等不過

一二首獨思道采撰八首故時人稱為八采盧即或遂

戲稱為盧八後訛采為米李義山獻鉅鹿公啟比齊日

之黃門慙非八米西齋燕說關中以六米七米八米為

上中下穀取八米數之多也困學紀聞引徐鍇云八米

以稻喻之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宋山谷詩十前八

米句徐師川詩句稱八米繼盧即皆承襲其誤

洪武初嘉定民方二者富甲一郡嘗有人至京回問其何

所聞見答曰上近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

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尚丈五猶堆被方嘆曰禍

端見矣即以田產散諸九族賞航載妻子泛遊河海而

去南京沈萬三名富字仲榮行三人因呼為萬三秀元

末富甲江南其弟貴嘗諷以詩曰錦衣玉食非為福檀

板金樽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瓦盆盛酒木棉裘萬

三不聽貴遂隱於終南後萬三流嶺南江南巨族以次

誅徙籍沒無善終者二人獨超然物外莫可踪跡可謂

先幾之哲矣萬三父陸道判本嘉禾人遊姑蘇於廢宅

得數畝黃白遂用饒富贊沈氏見秀水縣志

魏韋仲將書凌雲殿額鬚髮盡白周興嗣次韻千文死之

日心如掬燦泥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頓落十二齒用

心之不可過度如此凌雲殿稱木輕重造成風來搖動而絕不傾圮

上高竿戲淮南子謂之大熙別又名都盧

王頴與唐太宗有舊掣禪為戲捋帽為歡

高江村天錄識餘計十二卷其末卷皆重出其與前不同

者數條而已不知校對者何以踈漏乃爾其餘亦出自

剽竊者多

魏慶之字醇甫南宋時之有才而不屑科第者所居種菊

千叢日與騷人佚士觴咏其間因號菊莊所著詩人玉

屑一書上自騷選下及宋世索諸家詩話而約取科別

其條亦極精當前有黃叔暘及序署曰淳祐甲辰長至

日當時已鋟板以傳今原板不復存矣余所見之本乃

吳中書賈翻刻者

吳人謂居無隣近者為獨家村獨家何得言村然宋人詩

中已用之楊誠齋言族前輩諱杞字元卿能詩贈其先

太詩三間茅屋獨家村風雨蕭蕭可斷魂舊日相如猶

有壁如今無壁更無門

漁隱叢話云王建宮詞御厨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

春白日卧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蕊夫人宮詞

厨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膾

隔花催喚打魚人二詞紀事雖異造語頗同第花蕊詞

更工建所不及余謂此說殊未當建詞曰不食御厨而

索時新又曰卧多似病其幽思曲筆摹寫病體殆入神

境花蕊詞既曰簇時新矣又催喚打魚且日午索膾而

打魚人尚須催喚吾不知其膾何時得成也女醫可隔

簾教喚而漁戶不可隔花催喚此失理之甚者而漁隱

反謂之工寔不可解

新唐書列女傳載王珪母盧氏可容叢書作李氏西清詩話以杜

子美送重表侄王珪詩辨珪母為杜氏非盧氏余以為

不然少陵之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

時歸為尚書婦是杜乃珪之妻也觀其後曰家貧自供

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顏珍寂寞人散後入怪髮空吁

嗟為之久自陳剪髮鬢鬢市瓦沽酒又曰願展丈夫雄

得辭兒女醜此皆夫婦敵體之辭非母諭子之辭也盖

盧逆知其子之必貴而以其與房杜游益信為汝貴無

疑賢母賞識自不可沒杜能善承姑意以相其夫亦足

不朽史誌盧而遺杜似稍偏枯乃詩話遠詆史為缺失

謬誤桐江詩話既見及于杜為珪妻而不能推明史氏

之說致亦幾史為訛殆未免于隨聲附和矣庚溪詩話

云考唐史珪傳珪母乃李氏亦非盧也

石鼓文謂之獵碣蓋方者為碑圓者為碣鼓圓故也

陳芳芸憲私志今人暴見事之不然者必出聲曰歎乃歎

聲也屈原九章用之

宋時最重文選當時文士專意此書故曰文選爛秀才半

老學菴筆記云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

山水必稱清暉者是也主司命題亦多取此查珙知袁

州州解試題黃花如散金淮南張佖知貢舉詩之天鷄

弄和風是也

蔡伯喈父名棧見本傳母表氏袁曜卿之姑也見博物志

曜卿名渙陳留扶樂人父滂為漢司徒見魏志又太平

御覽引先賢行狀曰蔡伯喈母袁曜卿之姑女

周禮太祝六辭六曰誄其辭見于春秋傳曾子固云賤不

誄貴少不誄長蓋不可泛加至輓歌之作當即左傳所

謂虞歌或云起田橫門人李延年分其曲為二薤露送

王公蒿里送士大夫干寶謂之薤家之樂執紼相和之

聲也魏晉以降如袁山松陶元亮輩或自作輓歌習俗

相沿或交游姻戚各哭其私或子若孫乞諸同時作者

用以慰孝子仁人不忍死其親之意事雖不古君子取

焉。伊川奉勅往治溫公喪東坡來弔周視無缺因曰

六中猶在何其嫻于喪禮若是蘇意蓋以人子必待居

喪始讀喪禮是亦未考于歲制日修之義然其居老泉

喪丙午丁未戊申廢吟三年故集中無詩今居喪次而

儼然哦吟殊乖廢蓼莪之旨

丙戌仲夏學使者以煮梅蓄蘭為賦題按夏小正云五月

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糜時也煮梅為

豆寔也蓄蘭為沐浴也蘭乃澤蘭香草非蘭花也解者

多悞。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進筒糴在正正

宋紹興間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官中修補不敢言雹稱

為硬雨二字亦有本一統志載漢太初元年宏州人張

珪晚憇神谿孤石上有神人自空而下曰律呂律呂上

天初汝六月二十日行硬雨詔畢騰空而去珪歸遍語

隣村使速收麥未及收者至期為雨所傷盡空寺聞朝

廷遣使祭焉因立律呂神于孤石上夫雨為傷麥非雹

而何則其名由來舊矣

戰國策堯見舜于草莽之中桑蔭不移而授天下列子曰

堯之知舜不違桑蔭

唐六典春升寅階夏升寅階亥

鄭廬李崔皆為甲族太原王亦四姓之匹而呼為鈿錢王

家俞恨賈而金飾

自稱子曰糞土息出說苑女曰息女女婿曰倩出漢書妹婿曰媚出公羊傳呼人弟曰淑弟出魏文帝誅呼兄曰哲兄出謝靈運詩女姑曰女妯又曰女叔出禮冠儀嫡母曰民母出服虔漢書注呼妻曰鄉里出南史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于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宋景文云壤翁轅童今人但知有擊壤至舉擊轅以問人則罕有知之者矣

桔槔灌園之器迺方舉火亦用桔槔唐詩桔槔烽上暮烟飛

余所親廳事舊顏曰食和曰清徵少有知出處者按食和染教皆為善良出褚遂良疏語君舍怒以待臣兮不清徵其然否出楚詞漢黃瓊疏陛下不加清徵審其真偽本此諸疏見舊唐書本傳

硯北雜志云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今吳人讀若禍亦名蛀船又名運船又有蛀轆者

唐人詩多用翹塵字周官注中或指衣或指柳乃淺黃色也桑蕾亦淺黃色出晉時童謠

桓元待客有寒只賈總曰今環餅也劉禹錫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濃于酒壓扁佳

人纏臂金則似今之餽子矣

荆州之羞魚揚州之蟹胥出鄭康成周禮注蟹胥舊說是蟹胥

掘冢始項羽掘始皇冢陳琳討曹操檄曰操又置發叩中

即將摸金校尉所至窳窳無骸不露此蓋專事椎埋者操後作七十二疑塚其亦深慮後人踵其弊歟偽蜀

劉豫置河南淘沙官專事發陵而其祖塋在阜城縣元時尚稱御莊石馬存焉此又天道之不可知者也曾操冢至

近時始發見仇兆菴杜詩補注宋孔平仲談苑選曹授官先列舊官次書擬官使新舊相

銜不斷故曰官銜

圍棋兩無勝敗曰芾芾綿免二音俗名和棋有非敵手則怯者先列數子於局謂之饒棋某饒字出齊書虞愿傳

宋明帝好圍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棋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宋人詩中多用饒碁字

劉子新論濠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

睽車志云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祭之鼠不敢齧蠹

魚不生。焦貢易林朝生夕死名曰嬰鬼不可得祀

海中沙土每南坍則北漲北坍則南漲吳人謂之搬沙鬼

余閱魯應龍括異志載海鹽資聖寺寶塔夜點然魚海中行舟者有溺海者見夢于其妻曰今在海潮鬼部中

極苦每日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云云則其說亦非無本矣

今市上無賴子皆戲技搬食物名五鬼搬運法昉于左慈

明六甲能役鬼坐致行厨

雍正七年吾邑建海神廟配食諸公皆歷代有功于海者

而漢博陸侯霍將軍亦與焉初不得其詳後閱括異志

載吳孫權時一日致疾黃門小豎附語曰國主封界華

亭谷極西南有金山鹹塘湖為民害民將魚鼈非人力

能防金山本海鹽縣一旦陷沒為湖無大神護也臣漢

之功臣霍某山部黨有力能鎮之可立廟于山吳王因

為立廟建爰間建行宮于當湖賜名原本顯應尤著鄉

民祈禱輒應四月十八是其誕辰則知廟食于海已久矣

金山屋裏山焦山山裏屋江淮間諺也余客淮時嘗有人

稱述之閱周必大庚寅奏事錄已載此語又金山豆豉

最有名奏事錄云會飯于方丈白絲糕黑鹹豉糖豆粥

三者山中之精饌

唐常袞懲元載敗室賣官之路非文詞者皆擯不用世謂

之齧伯以其齧齧無賢不肖云案何法盛晉中書書太

平羊曼常頹縱任俠飲酒誕放兗州號為齧伯顏之推

曰齧字更無音訓梁孝元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

簡憲見教呼為嚙羹之嚙自爾亦傳承之亦不知所出

簡憲是張績謚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相傳俗間又

有齧齧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顧野王三篇作

黑傍沓者誤按晉書同然則齧伯亦襲前人也按齧音沓猥

茸貌又黑也時曼與宏阮放方伯都鑒達伯胡母輔之

裁伯卞壺朗伯蔡謨誕伯阮孚委伯劉綏為兗州八伯

以擬八俊其後又有四作江泉能食為穀伯史疇大肥

為笨伯張嶷狡妄為猾伯羊聃以狼戾為瑣伯以擬四

凶則所謂齧者初非深貶之詞若作齧則有貶無褒矣

冉係曼弟

王籍若耶溪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時以為文外獨絕籍字文海梁人今其詩訛作唐

尚主漢初多以列侯其後亦降嬪素族漢武時始置駙馬都尉凡尚主必拜是職焉

隋天文志星畫見若星與日並出名為嫁女星與日爭光

武且弱文且強女子為王在邑為喪在野為兵又曰臣有姦心上不明臣下從橫大小浩洋又曰星畫見虹不

藏臣民生明星奪日光丁亥七月錄當錄後

隋刑法志齊文宣帝恣行酷暴有司執法皆酷虐訊囚用

車輻狗杖夾指壓蹠此後世夾抄之始也隋高祖開皇

元年詔曰有司訊考或有用六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蹠

杖梳之屬盡之

卞與弁通漢書東方朔傳朔曰譬若以弁嚴子為衛尉魏

收魏書宋弁傳高祖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

知寶之也

堯設謗木舜稱諫鼓今各牙門擊柳傳鼓始此

官資自第一品至第九品即古所謂等也其有正階及從

者自元魏高祖時始其初以大師大傅等官為第一品

上太尉司徒等為第一品中儀同三司等為第一品下

太子太師太子太傅等為從第一品上左右光祿大夫

左右僕射等為第一品中吏部尚書等為從第一品下通推至第九品皆然後復改定去上中下而以第一品從第一品該之下及九品皆然今所用者是也

今人譏婦人私孕者曰肚皮大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傳成帝幸中宮史曹宮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

宮曰御幸有身北齊高湛逼淫文宣后李氏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愠曰姊姊腹大故不見兒齊俗呼

父為凡凡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

史記高祖封蕭何為鄼侯臣瓚注曰今南陽鄼縣茂陵書

蕭何國在南陽孫檢曰鄼有二縣音字多亂屬沛郡者

音嗟屬南陽者音讚則似何所封邑呼讚為是今皆呼

嗟。鄼舊作鄼或因此而誤然班固十八侯銘文昌四

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鄼以韻讀之是嗟非讚

明矣唐人楊巨源詩麒麟閣上識鄼侯蓋本于此李濟

翁訝人呼為嗟侯誤也又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鄼縣

注孟康曰音讚師古曰即蕭何所封沛郡鄼縣注莽曰

贊治應劭曰音嗟師古此縣本為鄼應音是也中古以

來借鄼字為之耳讀皆為鄼而莽呼為贊治則此縣亦

有贊音再考王符潜夫論蕭何封鄼侯本沛人今長陵

蕭其後也大唐新語鄼侯先儒及師古以為贊為南陽

籍筑陽之城今屬襄州竊以凡封臣多就本土蓋欲榮之也張良封留侯是為成例班固何須穿鑿更制別音乎余按文帝紀注蕭何夫人亦為鄴侯豈何封鄴其妻封鄴因而誤歟一說何始封鄴後封鄜

管子弟子職篇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櫛之遠近乃承厥火唐房元齡注櫛謂燭蓋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又曰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愚意櫛云者古人束薪為燭而灌以油其本密比如櫛燭蓋則本見故謂燭蓋為櫛蓋即曲禮所謂跋也高江邨天祿識餘引此誤作折聖又左右字倒置鶴林玉露云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

月或識事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但墓碑與墓誌有別釋名曰碑被也王莽時所設施輓轡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無故建于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也聞見記王儉所著喪禮云施石誌于壙裏禮無此制魏侍中繆襲改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將以千歲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有所聞知其人無殊才異德者但紀姓名歷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德業則為銘文王儉程大昌云當作玉琳合是二說則是碑之始本在墓則而今則顯標于

外也誌則埋于墓下今東漢碑傳者尚百數墓碑如蔡邕集中郭有道碑陳太邱碑彰彰可考者也若墓誌謂始于魏則非也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野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見史繩祖學齋佔畢又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及死命刊石埋于墓側而趙岐命樹圓石于墓前題曰漢有趙嘉云云是亦始于漢矣圓石者碣也隋志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趺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秦聽立碑至行狀者敘述死者之行事以請謚求銘者也野客叢書吳心周條等甄別行狀上疏云云此行狀之名所自始也又考漢書高帝紀求賢詔曰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蘓林云行義年紀也後太常議謚史官紀事皆取行狀為據其首行必書年幾歲猶署行義年之遺意也柳河東集中此體僅存韓李為人刊削盡矣

右軍為山陰道士寫黃庭經籠鶯以去其地名曇碾村碾音壤故袁昂書評曰曇碾之鶯空傳贖本

楮錢昉自漢世近吳越盛行錫箔糊元寶縷印龍鳳文字陶學士穀日文之黃者曰泉臺上寶白者曰冥游亞寶

陸水修先生帶星堂詩集若干卷余舊在張燮堂先生處

見之其首章擬君子有所思云昔為刎頸交今為買首

讎買首二字莫得其解因恨無博雅如惠棟之注精華

錄者後讀戰國策楚策曰甘茂與樗里疾買首之仇也

注買首欲易取其首言願以已首易人之首也又公孫

衍曰周君實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買首之仇也注奉陽

君即李袞始知買首非出奧為隱帙也

陳幾亭先生集中有啟棺改殮一法蓋以故棺腐敗為子

孫者不忍聽其自然故特設此通變之法亦不得已之

思也吾邑張莘臯先生合葬其母于九虎廟父塋啟壙

見棺已腐壞嘗遵用其法焉

以干支配甲子始黃帝臣大撓以金木水火土為納音始

戰國王謂海中爐中大林路傍等始漢東方朔名六十

花甲子

戊巳于十干屬土生百物者也故立春後五戌為社立秋

後五戌亦為社社為五土之神祭之報成也故修造動

土填塞埋奠斬草開穴忌之燕作巢亦避之蓋以其旺

相也

二咸防奢七公理獄二咸七公皆星名見張湘觀象賦。

荆公詩曰白下亭東鳴一牛又潮溝直下兩牛鳴蓋禪

語也凡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目語額瞬言

市人精黠也出成伯陽

耻之于人大矣昔有互鄉惡一士動稱四維相率持刀往

殺之士驚問故眾曰自今之生不知有禮義廉耻而子

屢稱之以欺世罪當殺士曰信也抑諸君見害譬猶破

蝨安用鼓刀相向為請釋刀一言以死可乎眾許之士

先使眾悉去上服眾亦強從之復使悉去下服眾便怒

罵措大死即死耳乃令我裸體相對士笑曰然則諸君

頗知禮也耻也眾愕願謝罪去余讀漢書諸王傳五鳳

中青州刺史奏思王終古高祖子齊悼惠王後使所愛與八子驍

及諸御婢姦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使羸伏犬馬交

接終古親臨觀之又江都王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

子強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無耻甚矣若清

異錄載南漢劉鋹好觀人交選惡少年配以雜宮人皆

妖俊美健者使露而偶錕扶所娶波斯女媚猪延行觀

覽玩號曰大體雙淫縱若此喪亡宜矣今市井無賴好

作春書勇露其勢女彰其殺恬不知耻至吳門則處妾

亦有擅是技者其為風俗害也大矣

古者棺槨審其厚薄而已孟子曰棺七寸槨稱之檀弓曰

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是也初不詳大小若何大率以大

為貴故禮器棺槨之厚與宮室器皿並列且大小殮槨衣合之得數十稱雖欲不大不可得陳乾昔命大為我棺乃較常更大耳漢書高祖八年令曰士卒從軍死為槨應劭曰槨小棺也今謂之槨成帝時民為水所流死不能自葬者令郡國給槨槨埋葬注槨槨小棺也後漢書謝咨傳注咨病困預自買小素棺觀小棺之所用如此則漢世尚大棺明矣潛夫論浮侈篇近京師貴戚必取江南櫟梓豫章榎相遠下土競相倣倣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近六朝東園祕器不知若何觀陸機大墓賦曰觀陸機大墓賦曰觀細木而悶遲覩洪槨而念槨則亦非小陶穀清異錄載天成開運以來俗尚巨棺有停之中寢人立兩邊不相見者凶肆號布漆山則是天成以前棺製固尚大矣近吾鄉張北湖教諸手民治棺用公牝榭音第吳俗謂為梅榭頭平其和俗呼槨式高不過二尺濶不過尺七八寸易以引昇瘞雖近于槨人頗便之蓋棺周于衣惟堅久是貴初不計巨小揆之孔氏從繩之意似亦無傷仁孝也魏書刁冲傳冲曾祖雍行考論槨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又今人呼棺直曰材案禮記檀弓曰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此謂為槨之材南史宋謝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則固以材稱矣俗又稱棺木

左傳季隗謂晉文公曰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通鑑淮陽王紀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此其本也。棺兩頭名和按戰國策引王季葬鴻山之尾藥水齧其墓見棺前和今運金之藝皆呼和頭和亦作祈祈音同皆棺頭也。劉熙釋名棺束曰緘古者棺不釘也旁際曰小要其要得小也又謂之衽衽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後世蓋棺皆用釘劉向列仙傳谷春死而屍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魏志王凌向司馬懿試索棺釘以觀其意懿命給之又牽招值京師亂其師樂隱見害歛之送喪歸遇寇欲斫棺取釘招垂涕請赦乃已宋書武帝永初二年禁喪事用銅釘北齊文襄置楊愔棺中載以轎車幾下釘者數四是也六朝時又有灰釘之說野客叢書云劉錯注李商隱樊南集有代王元茂檄云喪貝躋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恨不知灰釘事前輩謂杜篤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商隱彫篆如此僕謂此二字出南史陳高祖紀九錫策曰玉斧將揮金鉦且戒妖首震懾遽請灰釘商隱用此耳後見藝苑雜錄黃亦引此辨與僕暗合余按徐樹穀注義山集引魏畧王凌試索棺釘事又引余凌書分請灰釘甘從斧鑊則勉夫止取高祖

九錫為據猶未遍也南史徐勉傳亦云屬纊才畢灰釘已具吾鄉用公牝筭不用釘法甚善然南史又載宋孝武帝殷淑儀薨帝常思見之遂為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知當時亦有不用釘者但非定制耳。古者人君之柩歲一漆之人臣用漆無明文酉陽雜俎曰五品以上漆棺六品以下但得漆際則唐世固有等級矣際當是棺合縫處魏文詔曰棺但漆際會三過。雜俎云琢釘及漆棺止哭哭則漆不乾

漢詔曰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宅比日以益滋注奇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宅比謂引他類以比附之按沛公約法三章及蕭何定律九章以後至武帝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則漢世已森然凡例矣朱子謂漢人斷獄詞如今款情具罪某罪引某罪為斷漢律早亡失後世刑統尚有遺意今都不用但以一定者為律變遷者為例自例多而獄吏得以上下其手以意輕重矣安得廷尉如陳寵其人者舉律令之溢于甫刑者盡削除之乎宋時謂之格式勅令。朱子曰今法中有保辜二字自後漢已有此語按史游急就章云痾痛保辜讒呼號則不

始于後漢

周禮媒氏禁嫁殤者注十九以下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亂人倫也曾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操求與倉舒合葬原辭以嫁殤非禮乃止後卒聘甄氏亡女與合葬文帝誅所謂貽爾良妃穢爾嘉服是也明帝愛女淑薨追謚平原懿公主立廟取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郭夫人從弟直為之後承甄氏後姓封平原侯襲公主爵梁武帝女為壻合葬之墓在臨江府蕭灘唐書韋后為其弟洵求蕭至忠殤女為冥婚五代史鄭餘慶作書儀有起復冥婚之制明宗非之睽車志云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然猶以鬼匹鬼也吾邑有一明府愛女未嫁而死乃求一茂才為壻以人匹鬼此效崔少府事而不得其安者可謂不學無術矣

梁書徐勉傳梁時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侍中徐勉疏曰送終之禮殯以期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為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纊畢灰釘已具傷情滅理莫此為大宜遵古三日大殮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按禮問喪曰三日後殮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程氏遺書曰有死而復甦者故禮三

日而斂未三日而斂有殺之之理又曰趙簡子死七日而甦雖蛆食其舌鼻猶不為害今考後漢獻帝時長沙有人死經月復活又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晉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既而蘇雲溪友議載李龜年侍明皇唱王右丞紅豆詞唱罷忽悶絕仆地以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殯殮經四日乃甦又待詔戴少平卒十六日復生諸回生之事載于傳記甚多今俗譏不速斂者為屍數椽能以耳及指間察其暖否者誰哉

北齊書祖珽傳玩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畧文襄多集書人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遍畧數帙

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嘗盜官遍畧一部事發收禁按文獻通攷云新唐書經籍志有華林遍畧蓋類書也宋時不存遍畧者梁徐僧權所為北齊祖珽嘗盜之坐獄論罪而其後脩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乃珽所為隋志作聖壽堂御覽則是所為御覽者即遍畧也又按北史齊世祖武平三年二月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侍中祖珽為左僕射是月勅撰元洲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北齊書儒林傳後主時祖珽請立文林館又奏撰御覽詔珽及魏收等三十人撰書顏之推觀我生賦注云即修文殿御覽隋志華林遍畧六百二十卷

注梁綏安令徐僧權等撰又聖壽堂御覽三百六十卷不注撰人唐志徐勉華林遍畧六百卷祖孝徵等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然則元洲聖壽修文殿寔皆遍畧也但徐勉無此事殆又誤以僧權為勉歟太平御覽引三國典略曰祖珽等上前者修文殿令臣等討尋舊典撰錄斯書謹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仍曰修文殿御覽今繕寫已畢并自上呈云云齊王命付史館初齊武城令宋士嘉錄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為御覽置於齊王巾箱陽休之創意取芳林遍畧加十六國春秋六經拾遺錄魏史成書稱元洲苑御覽後改聖壽堂御覽至是珽等又改為修文殿上之徐之才謂人曰此可謂床上之床屋下之屋也此又足證元洲聖壽修文寔皆遍畧之說

服中作詩自晉世始謝惠連以居父憂贈會稽郡吏杜德靈五言詩十餘首坐廢孫綽詩序曰自丁荼毒載罹寒暑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伸罔極之痛謂之載罹寒暑則去祥琴已無幾矣竊取蓼莪之義亦無甚害傳咸贈何二侍中詩亦自寫哀痛宋梅聖俞至寧陵寄江鄰幾詩云獨護慈母喪淚與河水流河水終有竭淚泉常在畔時彥猷韓持國皆譏其作詩太早黃

魯直丁母艱絕不作詩秦少游過語溪題詩時方持喪假託文潛之名歐陽叔弼以憂制中不作詩東坡為詩譏之及居老泉喪亦無詩故集中自丙午至戊申三年無詩

王荆公在金陵一日見一故吏死已久矣公驚問之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來公問雋何在吏曰如要見可于某夕暮廡下切勿驚呼惟令一親者在側公如言見此吏紫袍博帶據案而坐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污地呻吟之聲殆不可聞則雋也明年荆公薨事載設園與秦會之奴何立事相似因思刀山劍獄原專為世間此輩而設勿一概詆為誕妄也

北齊許惇字季良美鬚髯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鬣公顯祖因酒酣握之稱美以刀截之唯留一握惇懼不敢復長因又呼為齊鬣公

元順帝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翰林學士李好文進端本堂經訓要義詔付太子講習未幾太祖龍興元祚遂絕迨崇禎十五年七月上命改為信王時所居勗勤宮曰端本宮賜皇太子而明祀亦亡端本非惡名而先後適符如此所不可解

花蕊夫人宮詞內人深夜學迷葳遍繞花叢小岸旁乘輿或來僊洞裏大家尋覓一時忙明陳宗天啟宮詞石梁深處夜迷葳霧露溟濛護月光捉得御衣旋放手名花飛出袖中香注乾清宮丹陛下有老虎洞洞中梵成石壁可通往來帝嘗于月夕率內侍賭迷葳潛匿其內宛署雜記燕都燈市正月十四者群兒以帕蒙目一兒持木魚時敲一聲旋易其地以誤之蒙目者循聲猜摸以巧遇奪魚為勝名曰摸瞎魚今吳中亦有此戲但不用魚謂之扎盲按北齊書方技傳皇甫玉善相人顯祖欲試其術故以帛巾抹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顯祖曰此最大達官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所言皆奇中此蓋迷葳之始本宮戲也

顏回家語史記皇甫謐高士傳皆云字子淵朱子注魯論因之子者男子之稱公羊傳所謂名不如字字不如子者是也顏子亞聖稱之為子固宜然聖門如子夏子游子張子騫之類皆見于魯論獨未稱子淵四科俱載全字宰我冉有俱單字與淵同故連姓載之史記則俱加以子字子路稱季路者子路年最長周道五十以伯仲故以行列稱也伯牛仲弓亦以行乃字也古人多單字顏淵父字路將亦呼為子路乎顏氏子孫在六代有顏

之推字介唐有顏師古字籀其弟相時字睿顏杲卿字昕蓋冢風然也此四配之首不可不辨。古人雙字或僅呼一字如子張本雙字而堂堂乎張也吾友張也只呼一字

梁鍾嶸詩品序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

黃鳥度青枝

賈充妻姓李名琬字淑文見女紅志

鮫人之淚圓者成明珠長者成玉筋亦見女紅志

隋開皇十六年詔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

嫁以時有朝士殂歿其妾守節子欲嫁之上書自陳故

有此詔大哉王言有志風教者識之余觀三國志魏鍾

繇為廷尉創士為侯其妻不得改嫁創者自此始也然

惟侯為然則是時候以下容有改嫁者矣

松漠紀聞胡俗呼僧為司空蓋遼代僧有兼官至檢校者

司空者故名稱尚存此與醫之呼衙推相似

介子推姓王名光文公以玉帛禮之不出見劉向列仙傳

無焚山之事

李涪刊誤論語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是四時皆

改火秦漢以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

遂時適當寒食節既日就新即去其舊令人持薪火曰

勿與舊火相見是也禮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為禁火俗皆以介推為據是不知古者也

昏禮多在昏後故字從昏今俗謬作婚又多行禮于晝按

李涪刊誤云咸陽公主高宗同母妹也改適薛瓘卜曰

晝日行合卷之禮則吉馬周以違禮亂常不可用太宗

從之則知唐時未有成昏于晝者也又吉凶軍賓嘉為

五禮婚姻屬嘉嘉者善也今祇言佳期亦傷古義又壻

執雁入贄也雁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鶩替之亦曰

奠鴈爾雅云舒鴈鶩鶩亦雁屬也其有重于嗣續切于

成禮者乃以重價致之今則無復用雁者今春邑陳侍

講邦直女適吳興董氏親迎用雁亦稱僅見之事以鶩代雁

始見于馬令南唐書

刊誤云短啟短疏出于晉宋兵革之代時禁書疏非弔喪

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義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

也且啟事論事皆短而緘之易于隱藏前進士崔旭世

藏鍾王書有義之啟事一帖折紙尚存今宜啟事弔疏

皆同當代書題削去短封據此則今之書牘輒用短啟

並自署短緘短票者皆非也

古今注鞞本胡服趙武靈王常服之短鞞音慶黃皮閒居之

服至馬周改制長鞞以殺之加毡及條得著入殿敷奏

取便乘騎也文武百僚咸服之。唐代宗朝宮人在左
右者紅錦鞞李白詩青黛畫眉紅錦靴

循陔纂聞卷三

海寧周廣業耕厓甫著

門人沈俊堯明錄
男 勲常重錄

武王用以擊紂者其實劍名輕呂見汲冢周書

北齊書高祖歡后婁氏傳言后夜嬖生一男一女又曰后
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夢一斷龍文宣夢大龍
首尾屬天地孝昭夢蠕龍于地武成夢龍浴海孕魏二
后竝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我不知
嬖生者龍與月並入夢耶抑先後其間耶史氏浮誇遂
致自翻矛盾南北史此類甚多朱子所謂除通鑑所取
直一部好笑小說者是也

北齊南陽王綽為何猥薩搃殺廢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
乃大殮顏色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樣菴小
乘推擴其說歷舉屍之不壞者以寔之亦幻理也

三國時華佗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之

衛夫人姓衛氏字茂猗見書斷淳化閣法書云弟子李氏
衛和南即以姓為名按庾自吾書品衛夫人名鑠字茂
猗宋高宗翰墨志名鑠字茂河晉汝陰太守李矩妻西
溪叢話曰夫人廷尉展之姊恒之從妹中書即李充之
母朱家標閣帖釋文云名鑠李矩之妻

姑夫亦稱姑壻吳書張嶷傳狼路欲為姑壻冬逢報怨冬逢夷種也北齊高隆傳隆本姓徐父幹為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是也祖母之昆弟稱祖舅晉書應詹傳鎮南大將軍劉宏詹之祖舅也今俗呼舅祖亦通

北齊書帝紀高祖從爾朱榮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及得志即其宅為第號為南宅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又蔡儁與遼西段長太原楊蒼鷹俱有先知之鑒見高祖甚異之高祖客蒼鷹初居處于蝸牛廬中蒼鷹母數見廬上赤氣屬天然則所謂團焦即蝸牛廬殆如今吳中所謂頭巾披以架格而成者也方春廣韻添曰團焦今人名草亭曰團標即此紀龐蒼鷹傳作楊必有一誤蒼鷹揚州人傳作太原或有脫字。蝸牛廬魏志管寧傳注焦先居瓜牛廬即此

寡髮謂之宣髮蓋寡字之省筆也今人謂之蒜髮按北齊慕容紹宗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還恒有蒜髮昨來蒜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算將盡乎按蒜草木疏貌言髮稀少如草木之疏故名蒜髮蒜音即狄切故曰蒜者算也俗訛作蒜蒜是葷菜與髮何與今吳人猶呼禿子為蠟蠟乃蒜音之轉也易巽為寡髮釋文

曰本又作宣黑白髮為宣髮考工記注曰頭髮皓落為宣引易作宣髮其算髮見輟畊錄蒜髮見本草綱目干祿字書蒜蒜竿算並上俗下正竿誠俗矣蒜亦為俗恐未安也

人死曰化為異物其說始見于賈誼鵬賦魏文帝與吳季重書亦曰元瑜化為異物北齊賀弼與邢劭論生死之理弼曰聯體同氣化為異物稱情之服何害于聖邢曰鷹化為鳩鼠變為鴛黃母為鶯皆是生之類也類化而相之猶光去此燭復然彼燭弼曰鷹未化為鳩鳩則非有鼠既二有何可兩立光去此燭得然彼燭神去此形亦託彼形又何惑哉邢云欲使土化為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應如此弼曰腐草為螢老木為蝎造化不然誰其然也此即化為異物之說

釋褐作解褐又名釋巾北齊書邢劭釋中為魏宣武挽即辛術解褐司空曹參軍是也

名為造物所忌北齊邢劭魏收並擅文名時稱邢魏邢三子長大實有文情庶孽大德大道便畧不識字收無子養弟子仁表為嗣亦庸劣無備

祖逝南塘一出祖堤替中金叵羅仕途中祛篋祖氏居二馬

曹植作長行局即雙陸也胡王變為握槊其法二人對局有博有子子有黃黑各十五所擲之數有二鑿空安相思子為采北齊世祖恒令和二開與胡太后握槊出入卧內以致淫亂

嘗讀北齊書至恩倖傳載和士開威權之盛富貴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為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昆弟行列夫士開猶小者也唐世宦者皆有門生義兒李輔國墓志稱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楊復光有假子數十人明魏奄時諸義子乃以不得相輔為戚戚亦可以觀世變也

六季時謂婦人少艾者曰娘子南史法琳曰閣內夫娘悉令持戒言夫人娘子也北齊書裴讓之嘲祖珽曰一妻耳順尚稱娘子言珽與寡婦王氏姦通也今吳人新娶婦必呼新娘子以為艷稱蓋沿此俗也北史齊神武嫡妻稱妃所聘茹茹公主文襄既尚魏公主故無別號兩宮自餘姬侍並稱娘而已如馮娘李娘之類唐宮中號楊貴妃曰娘子儀體如后則娘子貴稱也

方言周晉秦隴凡尊老謂之公或謂之翁考古人公字多作通稱韓詩外傳晏子謂景公曰人有市美酒者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人持器欲往狗

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項羽本紀高祖使張良

留謝項王曰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獻亞父

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高祖謂四皓曰煩公幸卒

護太子又謂叔孫通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韓信謂南昌

亭長曰公小人也韓安國為獄吏田甲曰公等可與治

乎文帝謂宋昌為公後漢書鄭元傳孔融深敬元告高密縣特立一鄉曰昔太史廷尉吳公謂者僕射鄧公皆

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加

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

也今鄭君鄉宜稱鄭公鄉南史何偃遙呼延之曰顏公

延之怪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

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柳宗元相國房

公銘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入為王卿

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曰公學其道而師之稱公楚

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古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蓋公

有不同故稱有各異也若龜錯父嘗三呼錯為公史倫

書之以重錯之罪野客叢書謂此史家之言宋王黼切

忌蔡京取旨遣童貫及其子收往取表勒去相位京事

出不意呼為二公左右聞京并呼子為公莫不竊笑之

以父稱子曰公此位見也

晉處士孟少孤名隱四年之弟也見袁宏銘顏之推謂以少孤為名誤也

史記越世家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少康庶子封于會稽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

正義曰輿地志云越侯傳國三十餘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說者謂越不通中國會盟故司馬不詳譜系按逸周書載周成王時於越獻丹竹書亦載成王二十

四年於越來賓而穆王三十七年伐越至于紆則其通上國也當不自允常始當時自失傳耳又按越絕書禹庶子夫餘封于越而輿地考又言餘姚舜後支庶封于越以舜姓姚故名上虞之得名亦以此是則於越之為

於越皆聖人之裔也不書來朝而書來賓正以此故生為越人何可不究其本也。宋書州郡志會稽太守秦立治吳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為吳郡會稽移治山陰續漢志曰會稽郡秦置本治吳立吳郡乃移山陰吳書朱桓傳孫權時遷蓋寇校尉援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是也朱子曰越都會稽後并吳移都平江亦名

會稽秦後于平江立會稽郡按此則漢時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正在平江漢書吳人藝文類聚引漢書作會稽人朱買臣以吳人為會稽太守所謂富貴歸故鄉也傳曰吳界見故今蘇州尚有朱翁子

讀書處然今學者不知紹興為古會稽郡而蘇州則無復有謂之會稽者矣。朱子云浙間是南越閩廣是東越南豐送李柳州誤謂柳為南越今亦無知之者矣。文選謝靈運會吟行及王勃滕王閣序指吳會于雲間會字皆當讀去聲言吳會者正以吳郡亦嘗號會稽也宋魏了翁詩曰吳會元從二郡呼今將吳會指姑蘇亦未深考也

湯自陞征夏戰于鳴條桀奔三臚湯獲之于焦門放之南巢越二十年而始卒于亭山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有卧牛山山後有桀王城據晉地理志注曰桀死于是未知然否

堪輿家地風之說朱子亦嘗言之地中有風棺為傾側嘗見有掘地得土正圓堅如石小如鷄子大或如栲栳四旁自成洞穴光滑此風旋轉所成也夷堅續志載蘇老泉之祖白蓮道人遇蔣仙人示葬地命取燈一盞然于其所雖四面風來此燈凝然不動曰此正穴也無他地氣感則風不得而撼之也

廣宏明集後周王明廣請興佛法事云馬母叛姜自招覆水之逝又云暹夫之婦終失貞淋之名案天祿識餘太公初娶馬氏讀言不事產馬求去後太公封齊馬求復

富貴歸故鄉也傳曰吳界見故今蘇州尚有朱翁子

求合太公取水一公傾地令婦取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離更合覆水豈難收因去之又按戰國策姚賈謂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說苑尊賢篇引鄒子說梁王曰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今俗誤為朱翁子事矣

曹丕封劉禪為安樂縣公安樂乃漢中縣名在故上庸郡見常璩漢中志唐人作晉書地理志誤入幽州燕國于安國下注云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

武林沈嘉轍等七人作南宋禱事詩各百首甬東萬授一先生序之曰遺事之最鉅者莫如六陵蘭亭後有天章寺舊有冬青穴今寺僧滅其蹟為寺罪不滅楊髡姚江黃耒史嘗作蘭亭尋冬青穴記七子以闡微發幽為已任其東渡錢江一問之乎思深哉是言也余嘗考楊元楊髡發宋諸攢宮事眾說互異有稱歲戊寅十二月十二日楊璉真伽發蕭山諸陵山陰義士唐珏字玉潜貨家具行貨得金斷文本為櫛表曰某陵某陵逸里中少年收遺骸絕地以藏為文而告文于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于所掘土堆一者倪端安羅雲溪昭有之說也有

稱太學生東嘉松心陽宗景曦號霽山宋遺民字霽山貌為抗巧者背竹籬手持竹夾以銀賄西番僧收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歸葬東嘉後移植冬青一株者鄭明德之說也詳遂昌雜錄以瞿宗吉歸田有稱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天成寺僧聞欲掘楊髡獻寺發塚演福寺僧澤贊成之先啟寧宗度宗理宗楊后四陵倒埋宗屍於樹三日失其首或云番僧取去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陵徽欽高三陵遺骸無存者孝宗止頂骨一小片俱中官陵使羅銑先後買棺收斂者周草窓之說也詳癸辛雜志陶宗儀輟畊錄皆詳載之畧為致辨而卒未能定彭璋跋其後云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桑哥為相與楊髡等謀毀宋陵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發陵哀諸帝遺骸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截理宗頂為飲器未幾髡敗飲器亦籍于官發陵時唐林二先生陰拾不盡遺骨葬別山中植冬青以識至洪武元年遣工部主事谷秉彛索飲器于西僧汝訥詔應天府尹應天府志云夏忠瘞諸鳳臺門高座寺西北明年六月庚辰上覽浙省進呈宋陵圖遂命改瘞南歸藏之舊陵徐沁金華游錄注云楊璉發陵事諸書紀歲月不同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以江南總攝楊璉真伽發宋陵冢

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又按宋文獻書穆陵遺骸事及邱文莊續資治通鑑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陵江南總統楊璉真伽與丞相桑哥表裏為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三僧言蓋其謀始於甲申而成於乙酉與周草窓癸未雜識年月正同時會稽唐玉潛永嘉林景熙平陽鄭宗仁樸翁與臯羽咸主王監簿家協謀收掩陵骨故臯羽別玉潛作冬青引以紀其事而景熙荅臯羽詩亦有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豈非諸公共事之明徵乎彭山季本以臯羽引中有白衣種年星在尾之句謂與羅雲溪歲在戊寅之說相合彭瑋解之曰星在尾者寅月也此即乙酉正月耳合此數說觀之則知當時謀收骨者正自多人後人各紀所聞遂專屬之唐及林或又以為羅耳乃其年月彭徐皆從公謹姚靖西湖志餘亦云周宋末人言為紀寔考元史既云二十一年九月以宋陵金寶脩天衣寺則發陵在其前可知又云二十二年毀宋郊天臺桑哥言言楊璉真伽云會稽有泰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等攢宮錢唐有龍華寺宋毀之以為郊天臺皆勝地也宜復為寺以為皇上東宮祈壽時寧宗等攢宮已毀建寺勅毀郊天臺亦建寺然則乙酉之歲宋陵久變為寺豈

至八月始議發掘故商輅續通鑑綱目據倪羅之說書宋端安二年丁丑二月元以西僧楊璉真伽總攝江南釋教三年戊寅十二月元西僧楊璉真伽發紹興諸陵而明初浦江張學錄孟兼丁注謝翱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歲在寅也見宋遺錄最為確鑿使如彭瑋寅月則當言種時不當言種年矣會稽縣志載張元忭曰星在尾戊寅年也元史歷志授時歷經黃道十二次宿度尾三度一分一十五秒入析木之次辰在寅是也然以為乙酉者亦非無因元史董文用於至元二十二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行省長官者素貴多倣同列有以帝命建佛塔於宋故宮者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猶欲併建大寺文用謂其人曰非時役民不堪矣稍徐之如何長官者曰叅政奈何格上命耶文用曰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耶其人色沮稍寬其期見本傳考是時行省長官為平章也速答兒其人蓋即桑哥真伽之黨大寺謂相國興元等五寺即毀郊天臺所為者佛塔即白塔也然則建塔確在乙酉公謹因誤為發陵之年其曰先啟寧宗諸陵殆亦微聞建寺之說而莫得其詳姑連記之耳竊計發陵之始必藉宋陵舊本寺基為辭奏允之後內府亦利其金寶而所為遂大暢所欲故元史數真伽之罪

云重賂桑哥擅分諸陵之在錢唐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見世祖紀及釋老志可知未築塔以前無日不以發邱摸金為事掘墳既盡然後進及郊天建佛塔焉喪骨之說史不之及即有之一百一所不勝其多奚待遠取紹興乎林有感白塔雷震詩云羊兒年犬兒月霹靂一聲天地裂當是築後十年乙未彭璋以為癸未則塔尚未有胡粹中元史續編以發陵繫二十一年九月建塔繫二十二年九月亦非也楊髡之敗與桑哥同在二十八年貝廷琚穆陵行序至元中璉斷理宗首為飲器璉敗飲器歸內府九十年矣洪武二年正月詔徐國公求之得丁僧汝訥所命葬金陵聚寶山元世祖二十八年辛卯至洪武二年應八十年不當有九十自乙酉起則當為八十六年會稽縣志載紹興知府張士敏理宗頂骨碑記云洪武元年得之西僧汝訥詔瘞諸高座寺西明年命藏諸舊穴距穆陵之發八十有六年此用乙酉之說也碑尚存有亭此後人約畧之詞並不足據矣章程云投理宗骸骨于湖林景熙購漁者往取之葬越山後厓山志又云元人以骨投水政和人余則亮網得理宗骸骨以葬夫理宗頂骨已為僧所截安得復有投水及網取之事其傳之不寔尤明唐林共事堯山堂外紀王阮亭池北偶談皆嘗言之但林所說及止有二故其詩有雙匣親傳竺國

經之句二事程氏言佛經鄭元祐之言不謬雲溪誤竄入唐傳也歸葬永嘉昔人辨之甚詳今觀任士林贈唐王潛詩云世上冬青高誼少山中日錄好詩多見松而景熙酬謝臯羽詩亦云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更為確證也他如杜青碧原名本字谷音趙秉善忠義集並載括蒼鮑駟字以行忠義集作輒重到錢唐詩曰無賴山光疊疊青玉魚金盃早飄零因思禹穴真奇事千古衣冠託杳冥又聶琚詩題云北兵發會稽七陵取其寶貢上以遺懷建塔于陵側詩云玉魚金碗無從問塔影山陰夕照多皆明言在會稽而據聶詩則當時山陰自有塔也楊鐵崖集冬青塚扁老羝夜射錢唐潮天目兩乳王氣消禿奴尚壓龍虎怪浮圖千尺高苔堯文山老客智且勇夜舟拔山山不動江南石馬久不嘶塚上冬青今已拱所謂文山老客蓋指臯羽又張憲玉筍集有玉帶生歌序曰生與謝先生朔友善文山水相訃聞與朔哭于西山之下復憫宋諸陵暴露私相蓋覆識以冬青木而去玉帶生本文山硯名臯羽嘗携之故序云爾則臯羽亦嘗與其事晞髮集有山陰道中呈鄭樸翁詩云楊柳遠天色野風來水涯異鄉同夢客今雨故人冢越樹夜啼烏禹

凌冬青花悠悠江心意為爾鬢先華則謝鄭同事又可

知矣王監簿名美字才翁或云字子才號脩竹會稽人少保端明殿學士克謙之子仕將作監主簿家饒於貴宋亡後延致四方名士林霽山嘗序其詩徐沁云協謀掩骨是也霽山集更有送松存弟序云白首愴道武林舊事是松存亦在其中矣嗟乎澤骨懷恩掩骼著令古人於無主之骨尚然况帝王陵寢乎四水潛夫武林舊事載伯顏下臨安日禁人不得侵壞陵寢元史趙興熏為翰林侍講疏稱江南科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叩壘暴露皆六臣擅易明詔為之則知此事固不盡由朝議特以崇本釋教之甚諸髡遂敢于矯詔耳使其時不有義士道骸又安可問耶觀唐菊山黃衣兆夢耕錄僧澤蹴屍墮股見癸辛報應誠昭昭不爽所恨興元白塔既已早廢白塔即鎮南塔俗稱一瓶塔在興元寺元未廢貝清江穆陵行江頭白塔今不見是也明正統間孝理兩陵址又為豪民所奪明史軒輅字惟行鹿邑人正統五年擢浙江按察使會稽趙伯恭宋苗裔也奏孝宗理宗及福王陵墓俱為豪民侵奪御史王琳謂福王降于元北去山陰安得墓伯恭不平復訴帝命輅及巡按御史歐陽澄覆按輅言福王蓋衣冠之藏伯恭言非誣詔成豪民于遷停琳等俸何喬遠典謨紀事在正統十二年六月伯恭奏孝宗理宗墳宮在會稽安定郡王墳在諸暨福王墳在山陰者豪民田宅幸而清釐至冬青之樵牧之臺墓垣壙盡見毀於云云穴昔人曾以此當杜宇之拜而今復為奸髡所掩此萬先生所以欷歔而以為遺事之最鉅者也今去萬

先生作序時復考之年又未得見黃耒史記未知為僧所滅者亦曾有上之當事一為清理與否而古懷耿耿不能自已姑據拾所聞備著于篇以補諸君子南宋雜事詩所未逮抑更有厚望焉者廣嘗讀文獻通考見祀先代帝王陵墓門詳載宋太祖以下諸帝詔自太昊迄後唐末帝或給守陵戶或禁樵采內如漢之景武唐之元肅及魏文帝等皆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其州縣脩葺祠廟尤無歲不有南宋高宗二朝皆中興令辟故浙江通志載 國朝雍正七年三月欽奉 上諭飭令該地方官欽遵於宋高宗以下六陵加意防護仰見

聖朝恩澤迥及幽遐誠使當道大人守土名賢慨然以脩舉廢墜為念搜訪遺蹟取天章故宇頓復舊觀中設諸陵之主以時致享更以唐林謝鄭王羅諸有功於陵者列之配殿西湖志餘余則亮元末人何緣曠世祖時事是余不得配食也豈非一甚盛事乎此雖書生迂踈之見然天下事有待而成能無跛予望之粵東語曰宋端宗崩于洲時曾淵子充山陵使奉帝還殯于沙街馬寶家南寶家伴為梓宮出奠其實永福陵在厓山也今新會壽星塘山中有陵迹五處以遺民隱諱得免會稽之禍

右會稽六陵考

附錄黃耒史至蘭亭尋冬青樹記

康熙丁丑三月...

再越日適當山口之辰買舟出自南門泊婁公步行
五里許至蘭亭時蘭亭奉旨構造初落成朱碧輝
煌游觀稠雜家乃拜瞻御書契帖穹碑謁王右軍
像因嘆永和九年右軍與朋輩修禊于此一時翰墨
之寄懷歷久而彌光也唐太宗愛蘭亭帖使褚河南
輩仿臨之世遂傳真蹟在辨才所與魏徵謀遣御史
蕭翼行給以武德四年歸於秦王府考是年太宗破
王世充竇建德開天冊府之時也徵尚為建成謀主
何緣與謀且時為秦王安能敕遣御史哉此好事之
言不中理者今天子至自慕其文創新其地蓋較
太宗而過之遠甚矣歷右數百武至天章寺尋古冬
青所按此冬青一樹自來傳說絕不一詞季彭山嘗
作辨疑而猶未盡至我先夫子所注謝臯羽冬青引
而始得其真楊髡發宋諸陵之歲羅雲溪張孟兼以
為至元十五年戊寅貝清江穆陵行以為二十一年
甲申周公謹癸辛雜識以為乙酉宋潛溪書穆陵遺
骸同于公謹然考元史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丙申以
楊璉真伽發宋陵冢所收金玉寶器修天衣寺則周
宋之說非也陶九成輟耕錄元下江南在丙子至乙
酉將十載法制明矣得有發陵事亦嘗疑之而無

寔據先夫子注君稔年星在尾尾在析木之次羅
張之戊寅是也况臯羽之作此詩在丙戌若是乙酉
相去不一載其事方新不如此作追憶之詞矣所葬
之骨雲溪云楊髡發宋諸陵攫取珠襦玉匣焚其骨
棄骨草莽間唐玉潛珪與諸年少取四郊暴骨潛竄
易之斲文本為匱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
其後髡髮陵骨雜置牛馬枯骸中築鎮南塔于錢唐
舊大內殊不知真骨之猶存也孟兼云珪收貯道骨
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為識是斯樹根九泉所護
之龍髓訖諸陵之骨也公謹云妖髡先發寧理度楊
后寧宗二陵理宗首為西僧盜去繼發徽欽高孝光
五陵孟高宗韋徽宗吳高宗謝孝宗四后陵徽欽二
陵皆空無一物徽惟朽木段欽惟木燈檠而已高陵
骨髮盡化孝陵亦化止餘頂骨一小片是徽欽高孝
無骨也章祖程云楊總統發宋諸陵取其骨築塔于
杭餘骨棄草莽中林霽山德暘與鄭璞翁數人草囊
拾收之理宗顛骨為北軍投湖水購漁者網得之是
收骨之舉在築塔後而所收乃棄餘之骨非全骸也
夫祖程之說江陵毛秀已辨其謬矣况穆陵遺骸洪
武間還自西僧盜去之說更無可疑公謹之朽木

燈檠事固有之以刑后高宗后同福為欽宗誤矣

欽宗遺殖寔未嘗南還也至于高孝之蜕化無餘蓋

已先為霽山所得鄭元祐謂霽山背竹籬手持竹夾

賄西番僧得高孝兩朝骨非此證歟况夢中詩雙匣

親傳空國經林又已自明言之矣植樹之人羅張傳

與通鑑注獨歸玉潛謂珏葬骨後于宋常朝殿掘冬

青樹植于所函土堆上元祐輩則專屬之霽山趙子

常混言越中有義士又不知脩竹為何人先夫子曰

宋陵收骨之事王脩竹英孫字才翁會稽人所為而

玉潛霽山為之先後蓋脩竹富而好客唐林皆在祖

門孟諫謂享諸年少造六石函皆脩竹事元祐所

謂背竹蕪為丐者祖程所謂草囊采藥則玉潛霽山

事也其後知玉潛者以其事寔之玉潛知霽山者以

其事寔之霽山因時忌諱故私記之異同耳若原其

本末則脩竹在玉潛霽山之上其時同事者不止二

人霽山集中有鄭樸翁而楊鐵崖云翺有陰移冥轉

之功則臯羽亦在其中也若夫所植之地元祐謂霽

山以高孝骨歸塋東嘉後人已群駁之彭山謂自會

稽歸塋于溫其事甚難况能移常朝殿冬青乎夫冬

青即不必常朝之樹而林自詩水到蘭亭轉嗚咽已

明云葬蘭亭矣元祐錄其詩不明其義也獨是冬

青既在蘭亭孟兼以為蘭亭山後通鑑注因之晞髮

以為山南陞郡志以為在天章寺前有冬青穴六陵

各為穴上植冬青樹六根夫六根之說前人未聞要

之亭寺俱屬山南寺又在亭之後則此石根雲氣總

不出天章之左近也家尋竟無蹤問之寺僧瑞華漫

言答云五六百年之事復何詢耶余問問東至玉清

道院問之羽流云昔固有冬青穴而今已為天章寺

僧淹沒矣嗟乎宋陵之禍起于天長寺福僧聞演法

寺刻僧浮泰寧寺僧宗愷宗勉成于僧嗣古妙高楊

璉真伽首奸髡之所為也願諸奸髡當時即罹王法

後世設之切齒何物瑞華而乃擅滅六帝之陵群然

恬不為怪耶試思六帝之在當時一言一動載筆書

之以為史臣下奉之以為制即今所傳六帝之宋史

群籍學士大夫有可不觀焉者乎則此一坏之遺殖

所關不小而乃竟使靈禽不飛白衣之人無樹起拜

耶且草莽不孝嘗謂有明孝陵以及天壽諸陵矣孝

長二陵當今 天子至自行三拜九叩之禮各陵

俱為置陵戶祀田惟定陵缺置陵恩殿即此攢宮故

陵處未嘗不有春社亦為盜木者所燬典特未有六陵真骸之所上

達 九重身以春山觀此蘭亭之崇麗一文士
之風流逸韻煩 至尊親表揚之况六朝之帝王

乎敬告當事大人或 上聞或自清理封植願咸

加意毋使杜宇聲中徒聞寒士之嘆也

書林唐二義士傳後

萬斯同

或問殯宮改葬之事或歸之玉潜或歸之霽山將何

從答曰余考霽山文集言館會稽王修竹家二十載

其與玉潜訓答詩甚多而玉潜亦修竹之客則必諸

人協謀為之非一人事也再考紹興府志孝宗永阜

陵在高宗永思陵西則二陵必相近光宗永崇陵但

言葬會稽而不言其處則去二陵必稍遠至寧宗永

茂陵特遷天章寺為之則必高孝二陵旁無地可葬

故至于毀寺其去二陵必更遠若理宗之永穆度宗

之永紹又遠于永茂可知矣外更有徽宗之永祐及

孟那郭夏李韓六后陵孟氏哲宗后邢氏高宗后郭氏夏氏並孝宗后李氏光宗

后韓氏俱不遷附其地之遼廓可知寧若卿大夫之

塚墓可以尋丈計哉當諸陵之遍發也欲盡收其遺

骸瘞之豈一人之力所能及此二人必分道任之故

霽山但拾高孝二陵而玉潜則盡拾諸陵不然諸帝

皆吾故君也霽山何不忍於高孝而忍于諸帝乎今

觀玉潜詩有道意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句

霽山有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句皆咏

冬青而霽山之冬青行正次玉潜之韻則兩人之協

謀益無可疑乃李彭山之辨崇歸其事於玉潜而撰

溫州府志者謂霽山與鄭樸翁為之史稱玉潜者誤

要皆私其鄉人之詞非公論也况埋骨之事原不載

於史乎群書疑釋下同。廣業案溫州府志林鄭二人俱列忠節鄭傳末曰拾骸事史載唐珏者

書林唐二義士詩後

發陵之古下確在戊寅羅雲溪所載是也乃玉潜詩謂

犬之年羊之月則是甲戌六月霽山詩謂羊之年馬

之月則是癸未五月孔希普述霽山詩又謂丙之年

子之月則是丙子十一月夫元人之在入臨安在德

祐二年丙子正月若甲戌乃度宗咸淳十年元軍猶

未渡江也玉潜之詩為失實癸未乃世祖至元二十

年距崖山之覆已閱五年與雲溪所載不合霽山之

詩亦失實丙子正元人入臨安之歲為至元十三年

二月始遣楊覽為總統安得丙子有發陵之事則孔

氏之言亦失實今以謝臯羽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

在尾考之其為虛實疑則至元十五年也二公身

為之事而所志不實者或時有所忌故紊其詞使人疑其偽爾閱者但取其事而不拘歲月即詞有同異何傷哉廣業按孔布普于洪武四年二月跋張孟兼所注冬青樹引述霽山詩丙午年云云

文見會稽志

書於辛雜志後

殞宮掩骸之事人皆歸之林唐二義士矣乃周公謹

癸辛雜志獨歸之羅陵使銑此又何說今林唐二公

已廟祀下秋爭光日月而陵使獨無一人言及者豈

以其奄八而輕之乎夫奄人而不忌故主始則與之

力爭挫定幾死繼則為之掩埋哀號欲絕此其忠誠

尤足矜向而諸公何以遺之夫玉潛之事首為之傳

者羅雲一語霽山也霽山之事首為之傳者鄭明德也玉潛

之傳不及霽山之傳亦不及玉潛一語若偏信其一

則二公不獲並傳矣今羅鄭二人之所志人莫不信

之公謹之所志何獨不可信乎况雲溪江右人明德

嚴陵人其地去會稽猶遠公謹錢唐人去會稽止百

里其所見聞較羅鄭必更確而志中所載多至千餘

其述發陵之先後壙中之寶器村民拾遺之禍福一

一如見豈盡不可信而竟無一人稱道之溫州志霽

山傳言理宗顛_首為北兵投湖中以錢購漁者幸一

網而獲諸家多_六之有公謹志謂倒懸理宗屍三日竟失其首或言回回俗以帝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觀後明太祖返理宗顛骨事則公謹志為實而霽山傳不實矣然遺骸既為二公掩埋何以又有羅陵使事意陵使為妖僧所逐匿跡他方既返而二公掩埋已訖陵使不知其所收斂者特二公所易之偽骨乎其真偽未可知只此精誠可以下見諸帝無慚矣正史即不載野史安得盡沒之哉考公謹志謂高宗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餘孝宗陵亦蛻化盡止存頂骨小片據此則霽山既埋之後陵使始為收殮蓋無可疑矣不然豈有骨髮盡化之理而霽山所埋者何也乎獨言發陵在二十二年此為失實然貝清江穆陵行宋潛溪書六陵遺事亦皆失寔則此何足為病乎

廣業案萬季野所論六陵遠近嘗見魏了翁鶴山集有八月二日被命上會稽詩云先從攢殿拜昭慈尚想從容鎮事機九十三年神馭遠架梳猶是舊裳衣又云次從祐阜至思崇攢影俱分上下宮聞似八陵舊山水地垂西北聳南東注云先昭慈次永祐上下宮也禮阜上宮次永思上下宮次永

阜下宮終永崇之日以道便祭之日仍以尊卑
為次攢宮號上宮影象號下宮據此則祐阜思崇
四帝陵之道里遠近灼然可識而永崇所葬亦足
考見矣注又有云攢宮上設御榻茵褥枕衾帳如
平生榻前有椀架設衣裳四帝則帶匣幘帽絡鞋
道服衫袴乃常御之服六后大衣帷衫襖襠袴常
服等衣制狹小昭慈尤甚帝黃羅帳黃襖昭慈以
嘗垂簾聽政亦以黃餘五后皆以乾紅昭慈大不
以紅黃羅憲聖成肅諸后以黃未詳昭慈者章后
也蓋髮所發帝陵凡七后陵亦不止于六魏了

翁平于度宗之初其時已有六后矣此詩畧見當
時陵寢之制視紹興志為詳也

冬青義士祠祭議與紹守杜君

全祖望

六陵之事尚有所商蓋唐林故祠在攢宮旁季彭山
以為尚應有王脩竹乃本之張孟兼則多其一黃梨
洲以為尚應有鄭朴翁謝臯羽則又多其二萬季野
續考之以為尚應有癸辛雜識之陵使羅銑則又多
其一羅事雖似不與唐林宿相謀而其義則同不可
謂非一體也况公謹言羅殮孟后時一老翁得后釵
臯羽明有古釵以紀其事則固非不相謀者矣是

固前人所未及之誤也故當合而稱之曰六義士
祠若章祖程引厓山志以為尚有余則亮乃無稽之
言余則亮者政和人余應也明洪武中曾留守司知
事即賦皇宋第十六飛龍以志庚申君遺事者也其
人在政和中蓋稱宿儒圖經中有傳可考而相去八
十餘年隔絕三朝其時不與唐林接則于六陵事定
無豫且祖程引厓山志為據是書子家有之並無此
語蓋見其誣也今執事但增脩竹以下三人而大入
陵使愚以為闕也當時同事自尚多人以趙東山
之語可忘見也今其幸傳于世者不當失之若其祠
址既不復在攢宮愚以為可移之天章蓋天章冬青

之跡亦入湮沒寺僧甚陋幾莫知鳳巢龍穴之所在
故宜立六碑以表之而祀六義士於寺中以存其地
不當在城內也聞執事欲移六陵祀典于天章而大
吏格之在昔黃耒史固嘗有此言然大吏亦未為非
也蓋國家命祀祇據正史不以稗野之言改移是乃
定例况穆陵遺顧明祖還之攢宮則固未可改置矣
故不若移六義士之祠則兩得之耳其中又有宜論
定者宋之蘭亭在天章王厚齋之言可據也今之蘭
亭亦在天章然而六義士之祠非今蘭亭固去幾二里則

今之天章亦非宋也。天章也。蓋天章在元末為火燬。明永樂六年浮屠智謙始重建之。其遷地當在是時。然則前此唐林之舉其在舊址無疑也。故祠或不得已而寄于今之天章。若碑則當立于舊址。姚江黃耒史物色冬青于今之天章。不得而痛心于浮屠之刻。其踪跡甬上萬西郵亦主其說。所謂刻舟而求劍者矣。

結琦亭集下同

冬青義士祠祭議二與紹守杜君

冬青之終王脩竹鄭樸翁確然同功者也。羅陵史亦必不可遺者也。獨謂謝臯羽有陰移冥運之功。此出自楊廉夫之臆說。愚初亦誤信之。而今始見其妄。夫欲審臯羽之同功與否。當在發陵之年。羅雲溪作唐雷門傳以為戊寅。周公謹志以為乙酉。宋景濂從公謹乃其于元史又先一年。以為甲申。則已自相矛盾。故續綱目從雲溪。若以臯羽之詩合之。知君種年星在尾。則雲溪之言是也。近人卻廷采疑戊寅乃少帝元年。蒙古不應竟無顧忌。若此。因以為乙酉。而冬青引不可解。則姑闕之。不知南渡之初。汴陵已自不保。况厓山彈丸。豈為敵之所思。是真迂儒之言。不足辨也。發陵既在戊寅。則其時文丞相未死。臯羽甫從前

一年辭而東歸。西漢懷歿訃所云別公章水湄者是也。祥興初元臯羽蓋尚徘徊嶺嶠。亦安得由閩而浙。深入東越。豫于冬青之役。此不辨而可知其非者也。蓋宋亡之後。据韶父所言。則臯羽避地甌括間四年。其後以癸未始入吳。以丙戌始入越。即記中所云哭文公夫差之臺。與越臺是也。是時始聞有冬青之事。而感賦之。故讀其文亦自是局外記事。又屬追溯之語。知君種年星在尾。則已之不豫可知矣。其為追詢亦可知矣。是時霽山已歸東嘉。故臯羽頻有詩寄之。是則就臯羽之言以考臯羽。而可以了然。楊廉夫言妄也。况臯羽以其子粗達世務。始棄家出游。終身不返。癸未臯羽年三十五。計其子可冠始出游耳。戊寅非其時也。以梨洲之精覈。且為所惑。野公為臯羽作年譜。固知不能辨。及然則臯羽之配享當去乎。曰是又不然。臯羽之大節。宋末為最。即白衣而拜靈禽之下。亦足千古。附之唐林之後。未為不可。但不當以為共事者。以其年考之。有不合也。天章古跡既已漸沒。則今日立碑之舉。尤不可緩。恐亦是雷門諸君之所深望者。

冬青義士祠祭議三與紹守杜君

弟前作宋蘭亭石誌，其中言度宗曾以天章寺地賜吾家，易代之後始以為書院。事在至元甲午，此處見于吾家世譜。史志固未之載也。然剡源游蘭亭序其於書院之後，謂以全氏廬為之，則其說非無徵者矣。天章自宋時屬道，吾家至元甲午乃輸官，則宋亡之次年唐林義舉謂非吾家共任其事不可也。蓋先泉翁固遺民，其於脩竹為同志，故是役也不於他所，而于吾家。聞嘗謂脩竹為謀主，羅陵使則攢宮之地，立泉翁則山南之地，唐林鄭則身主其事，而臯羽則特聞其事而歌咏以發之者也。蓋攢宮無地主，則事且立洩，山南無地主，則亦無以妥七戰之驚魂也。是必萃群力而始成，而乃以各懷忌諱，故雖唐林二君尚且傳聞不合，况其餘子弟非敢謂先世強附此事，以考索所及，固不可而晦也。然竊以為六義士當崇祀而泉翁則可以不必，是何也？吾家固宋室之世戚也，三王四公重圭疊組，先太尉位在二府矣。國亡事去，不能救，是所疚心，豈敢以此為功而望後世之報哉？且是天章者，故先太師徐公墓道之所在也。其因墓而以寺為香火之院，固宋室之所齎予也。一坏之土，其又可辭，如或因畏，而難色則厲之，不如矣。故泉

翁之共任此事，不可也。特其地之所屬，則不可不著明耳。先泉翁諱璧，字若復，先太尉永堅之從父也。宋時曾官秘閣，晚年遷居杭之城東，所謂孤山社。邈初子者也。世亦稱為城東處士。其詩見臯羽月泉吟社中，尤與剡源善。嗚呼！故國之文獻消沉，群言迭出，五百年來，旁摻審核，而後畧具首尾，悲夫。

余於丁亥歲作宋六陵攷，以未見黃記為恨。壬辰冬偶于族叔祖良菴老人齋頭，亂帙中得黃竹居家耳逆草一冊，冬青記在焉，不勝狂喜。假歸卒讀，叙事簡核，摭古情深，有關文獻不淺。重檢舊製支離蕪陋，欲焚稿者數矣。顧念搜討之勞，頗費時日，又竊喜扣槃之見，間有與先哲隱合者，遂未忍割棄。又而東萬季野先生有六陵遺事一書，訪求不得，聞友人盧匏廬處有之。鹿鹿未及，借觀丁酉秋客武林於崔秋谷，應表兄弟齋，見群書辨釋有涉六陵事者三篇，因并錄焉。季野乃授一諸父也耳。逆草又有紀夢篇，言庚辰十月二十六日文宗姜公見余所作蘭亭冬青樹記，屬郡侯宋公詳問宋六陵事，是夜子夢至蘭亭云云。後以禪語作結，其宋公詳問始末，不復及疑其事中止也。未史名

百家原名百學士學生姓江梨洲先生次子記中

先夫子即梨洲先生也丁酉冬日識

甲辰春官報罷入校書局中寓內城煤炸衙街與

即墨張孝廉肖蕪鶴隣近往還見齋頭結埼亭集

抄本云是家太史林汲年所藏余即從太史借觀

得祠祭書三篇乃知諸義士已有祠祭之舉寔慙

素心至于辨天章之非舊謝臯羽之非事尤鑿鑿

有據則又鄙陋聞所未聞者因亟錄于此今而後

欲知六陵事者余所紀庶得其大畧矣甲辰八月

上沅識

陳選字士賢浙之臨海人沉靜端慤以聖賢自期許成化

間任廣東布政使時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通紀述貪遺作恭

縱不法選輒奏抑之會番禺縣民王凱結交韋眷出海

通番知縣高瑤搜沒番貨鉅萬選遂據寔奏聞事下都

察院巡撫都御史宋旻畏眷未敢詰問眷因誣選黨比

高瑤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

鞠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因誣選矯制發粟意在侵

欺褒獎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徙奏入詔奪選官遣錦

衣衛千戶張福建之士民遮留者數萬人至南昌病卒

石亭寺年五十八張整者通紀述故選所黜吏也切劘

獄時行同愛賄令誣選不從致被拷掠聚曰死即死耳

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至是上言曰臣聞周公

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至上疑于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

之言不免搖惑于其母是豈成王之不親明參母之不親

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陛下臨御區宇明並

日月思同父母詎圖枯骨之中尚罹冤抑覆盆之下復

有沉寃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子

處群邪之悶獸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

高瑤按法治之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固監司之職也

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覩致眷橫行胸臆

穢蟻清節英感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願指鐵鍊成獄竟

無體驗臣亦小吏以誑誤觸法為選罷黜寔臣自取非

選有加于臣也眷乃妄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囑臣令按

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耻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

眷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于理彌日拷掠身

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

其詞劾選勘災不寔擅便發倉曲意屬官意圖報謝是

毀共姜為夏姬詭夷齊為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

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灾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

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

垂絕其何能待所以便上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
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為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
李行幸其就死不為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春
以快其忿小人佞毒交結權倖一至于斯司寇之屬要
在詰奸刑暴安取此輩為也夫選砥節奉公橫罹讒搆
君門萬里孰諒其冤臣以罪人擯斥田野秉未自給百
無所圖敢冒死披陳甘心鼎鑊者誠痛忠廉之士啣屈
抑之冤長讒佞之奸為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第以他
事罷春鎮守夫選之賢能使受黜者為之號救其忠廉
可知矣裝以末吏慷慨上疏情詞激昂誦之足發人忠
義豈非志節之士耶故從黃光昇昭代典則備錄之士
賢天順庚辰進士卒謚恭愍著冠義一卷孝經注一卷
見朱藝尊經義考

今人呼墓前地為明堂程伊川集中作券臺不知所以南
軒欲改之後見唐人文字中某朝詔改明堂為券臺見
陳明卿潛確類書按清異錄奠家聽術士說用朱書鐵
券若人家契帖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之執守
不知爭地者誰耶菴墓前甃石若輒表之面方長高不
登三尺號曰券臺貧無力則祭祀以藉尊俎謂之士筵
席

三代獄名夏曰念臺殷曰動止周曰稽留見張華博物志
又江淹獄中上書建平王曰抱痛闌門含憤獄戶見陳
書

鼠璞今中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
毀小板今又盛行第供挾書非備中箱之用也

明宏治初進士李文祥有材能與萬安之孫宏璧同年安
欲引為已附使宏璧延款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
作詩末云恚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啣之
適詔開言路文祥遂上疏極論時政忤旨除陝西咸寧
縣丞

東坡於潛女詩應將白練作新衣不許紅膏汚天質白練
事見則天長壽二年詔曰應天尾下尾當用細白練為
衣冷齋夜話作尼童詩

李易安賀人學生子啟云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稽
之秀既繫臂而繫足寔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
襟注任文二子學生德鄉生于午道鄉生于未張伯稽
仲稽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綵繩一
繫于臂一繫于足按雙產者曰學生

漢書王章字仲卿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涕泣注牛衣
龍具也編亂麻為之菴農牛背以蔽雨者如牧童所披

蓑衣之類晉書劉寔傳寔少貧賣牛衣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魏鍾艾傳段灼疏理艾曰值歲凶旱艾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烏衣不知何狀疑亦牛衣之類南齊書張融傳融父暢感司馬竺超民之德囑融必報其子孫後超民子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脫衣以為贈披牛被而反常以凡事微則牛衣亦可稱牛被

唐裴琰言人妻有三可畏其曰鳩盤荼者魔女名也九子母者鬼名也一產于鬼朝產暮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劉峻嘗曰吾與馮衍有三同敬通有忌妻至于親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轍軻云云夫妬婦擅室其狠戾陰摯之性寔有甚于鬼母者張纘賦曰逆其妬鱗犯其忌制赴湯蹈火瞋目攘袂閨幃如此能不破家僅僅其畜婢妾猶淺之乎言妬也

李義山錦瑟詩或云悼亡或云錦瑟是令狐楚家青衣名要為托物懷人之作最無謂者蘇氏適怨清和之論耳釋氏以色聲香味觸為五欲不可犯楞嚴經曰色如藝金丸執之則燒聲如塗毒鼓聞之則死香如懣龍氣嗅之則病味如沸蜜湯吞之則爛又如塗蜜刀舐之則傷觸如卧師子近之則傷比喻可謂精確

借規六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日照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

致虛閣雜俎云夢神曰趾離呼之而寢夢清而吉有咒曰元州群管娶竺米題臨卧時誦七遍吉見伊世珍瑯嬛記又段成式曰主夜神咒可辟惡夢咒曰婆珊婆演帝見續博物志

裴聳能制鬼入號曰漸耳又司刀鬼名聳一名滄耳今人元旦書漸耳于門上辟邪疫以此故也

戴封以伯父喪去官張融請假奔叔父喪漢荀淑卒尚書李膺自表師喪延篤以師喪去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晉陳重為細陽令以姊喪去官而晉謝安期功之喪乃不廢絲竹。齊褚淵遭庶母郭氏喪期年不盥櫛詔斷哭禁弔容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是丁生母憂也

左傳定九年宋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通鑑景帝時鼂錯奏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削東海郡應劭風俗通辨元服非伯楚服中所生子後漢樂安郡民趙宣葬親不

一第1222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六一六

閉埏隧居其中行服十二年陳蕃為守與相見宣五子皆服中生蕃大怒曰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眾誣汙鬼神遂致其罪晉書魏惠帝賈后詐有身內橐物為產具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劉宋文帝身為民上諒闇中所生幼秘之若晉時重服追婢者有阮咸居喪使婢丸藥者有陳壽皆屬名教罪人也至前漢江都王建夜迎易王美人淖姬與奸服舍中隋煬帝蒸陳夫人而後發喪此又豺狼之性而兼麋鹿之行者也

設錄丁晉公言嘗見常武太原王公言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弔朱紫盈門惟徐左省鉉獨携一麻袍角帶于客位內更易方入弔以此知士大夫具朝服臨哀弔問深不可也

禹葬山陰臨江之邱名曰富陵見吳會野記今在會稽最高峯人跡罕至

將軍之心滔滔如春屬屬嘯如夏湫湫如秋慘惻如冬見淮南子

大聲不入于里耳折揚皇琴則嗑然而笑見莊子大聲古樂折揚皇琴里巷曲名。水調曲最多歌頭首章白紵歌即子夜歌在吳歌為白紵在雅歌為子歌

隸書秦程邈所作凡三千字蓋以篆字難成用此施于胥隸務趨便捷庾肩吾書品曰隸書今時正書也張懷瓘六體大論亦曰隸書字皆真正又曰真書北齊書趙彥深善草隸與弟與書字必楷正自云以草書施于人似相輕易與家中卑幼又恐其疑是以必須隸筆然則唐以前皆謂楷字為隸歐公集古錄乃獨以八分當之誤矣然隸書體製凡數變程邈所作謂之秦隸賈鮪三倉蔡邕石經諸書謂之漢隸鍾王變體謂之今隸合秦漢謂之古隸大率秦漢隸與篆為近故多圓後漢漸扁已變而近八分唐時則方矣八分係王次仲作蔡文姬以為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吾行則云存隸八分就篆二分至楷書與真書又有別楷書如晉鍾王智永唐虞世南歐陽詢顏真卿是也真書逐字結束不暇筆筆合法唐人所謂經生字也墨莊漫錄載章子厚自負能書予抄其雜書九事其一云東漢魏晉皆以八分題宮榜蔡邕作飛白是八分字耳故古云飛白是八分輕者衛恒作散隸是用飛白筆作隸字也故又云散隸終飛白金石刻東漢魏晉皆用八分惟小小銘刻之陰或刻隸字許昌群臣勸進與受禪壇碑皆八分之妙者近世荒唐士人妄謂隸書而不知隸書乃今

正書耳世俗往往從而謂之隸書且相尚學焉不知彼將以何等為八分又將以今正書為何等耶

陶宗儀輟耕錄臨書謂置之在旁觀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唐太宗所以卧王濛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是也臨書易失位置而多得古意摹書易得位置而多失筆意按六朝人專事臨摹其曰廓填者即今之雙鉤影書者即今之響榻雙鉤者謂以游絲筆圈却字畫填以濃墨其字多無精采響榻者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今刻碑者必先用雙鉤其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廓填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瘠之本體然猶貴于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者亦變肥矣字之精神全在鋒銳圭角多為雙鉤所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意焉

樂器中拍板獨無譜唐黃翻綽造譜但于紙上畫兩耳曰但有耳即無失節奏也海錄碎事云長濶如手重十餘枚以掌運之擊以代拈牛僧孺對韓昌黎云樂句是也胡三省通鑑注拍板古樂無之元宗時教坊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胥鼓三後人因之歌舞率以板為節以木若象凡一片以韋貫之而手各執其外一片而拍之

左思嬌女詩衣被皆重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今被頭別施帛為緣呼為被池宋子京春寒到被池用此

古今注汗衫蓋三代之襯衣也禮曰中單漢高祖與楚交戰歸帳中汗透遂改名汗衫

國初有所謂三教堂者齊魯間郡縣皆有之不知何人作俑雕塑形像佛居中道居左孔子反居其右康熙間燬吾鄉章太史藻功有上行聖公請毀三教堂書有曰五千之言雖著何如半部魯論七十而矩不踰莫問九天靈寶又元京可作大誅邪而小叩原二氏並與左圍陳而右逐魯又簪纓式燕輿阜偕來筆硯論文屠沽雜處皆侃鑿之論也孔繼汾關里文獻考載明英宗正統三年禁天下祀孔子於釋道宮時有繪佛老夫子三像名三聖祠者四川永川訓導諸華疏言之勅禮部通行禁革 國朝乾隆九年河南學政林枝春奏河南州縣有三教堂宜加禁止即其地改為義學北省如此者所在多有又道流謬稱天尊請一體嚴禁得 旨先行考北史王賈傳梁武帝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賈辨其優劣賈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跡似有淺深致理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稱善藝文類聚有梁武帝會三

教詩云少時學周禮弱冠窮六經中後觀道書有名與無名又曰晚年開釋卷猶日映衆星通鑑陳宣帝紀後周武帝集群臣及沙門道士帝自升高坐辨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大唐新語高祖幸國學命徐文遠講孝經僧惠乘講金剛經道士劉進嘉講老子詔劉德明與之辨論三人皆屈此歷來三教並行之說也其同堂不知所昉嘗讀遼史太祖神冊三年五月詔建孔子廟佛寺道觀三教並舉民庶遂因而合祀之歟齊書舊為履者齒皆達橋上名曰露卯橋音駢楊太真粧束每件呼其名人謂之神粧采蘭雜志云膏神

曰雁孃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占脂神曰與贅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又致虛閣雜俎筆神曰佩阿又曰昌化研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可作妙對

明世命婦帶翠雲冠洪武十八年乙丑頒其制于天下霞帔始宋時婦人命婦直帔即今掛肩濫觴于秦之披帛踵事于晉之帔子也釋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五經要義古者后妃群妾御于君所當御者以銀鏤進之娠則以金鏤退之進著右手退著左手本三代之制即今之戒指也

玉真公主道遙炙素食也

日知錄太祖寔錄洪武三年八月京師及各行省開鄉試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四書義各一道小注元制有疑洪武三年開科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二節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第二場論一道第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至十七年命禮部頒行科舉成式第一場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未能者許各減一道第二場論一道詔誥表内科一道判語五條第三場經史策五道按江西魏禧洪武四年會試錄記其題先五經次四書疑共二首為第一場論詔表各一為第二場策一為第三場是較鄉試加詔表各一而無騎射等五事其後并鄉試亦廢之崇禎末會試後有騎射說者謂銳意武備而然其實祖制倘所謂以此始以此終者歟又按續綱目載元仁宗延祐二年三月初賜進士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仁和李白山名庚星跋毛初晴試帖選後云仁宗始有四書經取士之法限三年八月鄉試二月會試皆三場首場四書二經一二場詔誥表内科一道三場時務策一道其四書用朱子章句集注而斷以己意限三百字云云然則明初開科皆仍元制其後乃踵增耳

元明
日知錄言古無一日分十二時者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

不及時呂才祿命書亦不及時又據五雜俎云李虛中以人生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生死百不失一初不用時宋以後乃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似古人之生初無繫于時者按李虛中推命見于韓昌黎所作墓誌誠不用時宋人朱翌猗覺寮雜記亦云虛中命術不用生時今閱命者乃并與時參考宜其尤精乃鮮有中者蓋李術不傳久矣今考左傳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此以時計史記歷書云鷄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張守節正義云撫猶循也自平明寅至鷄鳴丑凡十二辰辰盡丑又生至明朝寅一日一夜為幽明則十二辰即十二時也隋禮儀志梁時詔曰夜半子時即是晨始宜取三更省牲又分時之証也西京雜記載漢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者為兄後生者為弟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囂或作囂曰良以卯生囂以巳生良則以囂為兄以良為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唐勒生一男一女並以先生為兄則是商時已有十二時之說矣北齊

書南陽王綽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又其明證且呂才亦嘗言漢武帝乙酉歲七月七日平旦生但今行狀碑誌止載生卒年月日而不及時則謂之畧而不書可耳至年月推命亦不自唐始魏曹髦集自叙始生禎祥曰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子生又曰未者為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魏志管輅言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数不可得諱皆不壽之驗則三國時已有是說東坡志林言退之以磨蝎為身宮而僕以磨蝎為命宮以此推之為卯時生故傳藻紀年錄云十二月十九日卯時公生在子仁宗景祐三年丙子清波雜志云蔡條鐵圍山叢說載蔡京八字丁亥壬寅壬辰辛亥生慶曆中至大觀改元復丁亥東都順天門有鄭氏者貨粉于市偶以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八字與京合其家大喜及長恣所欲年十八春末携妓游金明池大醉溺死而却掃編亦載僧化成以命術聞于京師嘗為京推論八字又孟珙開閩荆襄時遇漢江漁者奇其狀貌問其年庚年月日時皆與珙同則分時初不自宋以後特命術用時起宋耳

長安客話云國初高麗金壽等四人入太學四年壽登進

士歸國其後各國及土司皆遣子入監監前別造房百間名曰王子書房今尚有交趾房則交趾人所居也按洪武四會試中式進士共百二十人濤名在九十七南京國子監六堂之後別創光哲堂以處四夷子弟食鍋徑可八九尺寬深若巨鍾馬噫太祖無外之模無方之意何其深且遠也而其後乃于直省中分為南卷北卷中卷等名色殊失其旨矣

黃瑞節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勢矣按此言真雁之禮所由始也然士與大夫相去猶不甚懸絕故可攝其禮今士庶家成昏惟力是視有能營辦者則踞坐八轎稅借命服儀從儼同公侯此何禮也

漢高祖封許負為鳴鳩侯此婦人封爵之始高祖又封其邛嫂為陰安侯呂頹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鄼侯如淳曰陰安侯乃項王后劉仲妻也然漢封功臣盟誓之書曰非軍功不侯此數婦人者得謂之軍功乎此則先軫之所欲唾者也

史遷作項羽本紀始稱高祖為沛公以二世尚在也後稱漢王亦不稱高祖紀寔也古人謹厚質朴如此朱子作綱目然則未亡之書我太祖為人臣子不得不然例之

變也若唐人撰晉書於司馬懿臣魏之日已稱為帝則大謬矣

莊子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蓋槐為東方之木老而生火自然之理然天火不發則木火不應今震雷往往擊木殺樹不獨槐為然世俗不知以為有妖怪伏竄其間其寔非也近村中有厝棺于地者一日雷發其蓋而屍與棺俱無損亦只是木生火之理特剖棺露屍罪之大者造物于此當別有說耳

古人極重卜筮龜為卜筮為筮卜非天子諸侯不敢擅用筮則自天子至庶人皆用之周禮卜人掌九筮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並用至春秋時有專精周易者如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是也但繇詞與文周所繫不同若晉獻公筮嫁伯姬及文公使卜偃筮納王其所稱引皆易文而史蕪云云又就易文引伸之焦延壽易林一書此其鼻祖也自漢以來頗有用易林筮者藝文類聚載東觀漢記云沛獻王輔善易永平五年少雨上御雲臺自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以問輔輔曰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時自乎至文以義為與居又宋宣和末慶福崔相公任州

日占得大過卦云典冊法書藏在蘭臺雖遭亂漬獨不
遇災之遯卦辭曰坐席未溫憂來扣門踰墻北走兵來
我後脫于虎口其時清晏無事占後十日州亂崔踰墻
出家族不損無事歸京紹興末完顏亮入寇時有筮得
解之大壯其辭曰驕胡火形造惡作凶無所能成遂自
滅身未幾亮遁走死其應驗如響多類此然朱子筮著
只用易文語錄所載可考而知也今則用筮者絕少市
肆及趁墟有自命卜師者輒自標識曰卜易叩其所能
則擲錢而已端著尚不可言卜况于擲錢其所謂易又
僅取六十四卦名所論斷絕乖古法尤可怪者案上設
一木主大書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位此四聖人者豈
為賣卜者福耶瀆聖褻神為罪滋大擲錢昉自京房萬
不得已設一京房之主可耳家語商瞿年三十八無子
夫子筮之告瞿母曰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其卦遇大
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丙行水為應世生
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
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知五子一
子短命也則世應之說由來久矣

西京雜記西工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

安東東故新豐劉白龜寬並工為牛馬飛鳥衆執人形

好醜不逮延壽下杜楊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
布色則是寫生妙手漢人已極擅場矣諸人于元帝時
多受後宮賄賂及毀昭君容故同日棄市

魯應龍括異志云嘉興貢院元是州學今有采芹橋泮水
之舊規在焉後遷學于鳳池坊此地遂為貢院每舉終
場幾二千人荷笈而進者隨子弟而入者幾及萬餘人
案此宋秀州貢士之院也舉子各有人護送與今不侔
又云吳躍龍者余友吳仲禮達之子也乙卯與余友鄉
舉同廊就試是歲俱發小薦而躍龍寔為亞榜賦魁寔
通榜詞賦之第八也揭曉之夕夢登七層寶塔已及六
層忽一人星冠雲帔若天尊象叱曰此雁塔也汝何人
輒登此逐之下遂驚而悟及榜至乃在七名之外余親
見其說又張湘亦以乙卯魁亞薦揭曉兩夕前夢人持
巨盤撲賣湘一撲五錢皆黑一錢旋轉不已竟作字一
人曰幾乎混沌純及榜發乃為小薦第一按此則宋時已
有副榜亞榜亞薦小薦之名今已無知之矣又元貢師
恭誌嘉興潘澤民著墓云君受易于竹岡葉氏再從吳
朝陽氏受春秋中鄉試備榜補吳郡甫里書院直學尋
為廣德學錄改銅陵教諭備榜之名亦雅。宋制會試

自榜切亦然元人易昇字孟皆共武而子以春秋選鄉

試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教諭星子縣陞邵武府學教授
見楊士奇所作墓志任之昂秀水縣志無采芹橋余有浙士鄉會副

榜考始于宋

孟子仕齊為卿于其去也曰致為臣而歸故對齊王稱臣
王答稱夫子于梁則客故對梁王不稱臣王答稱曰叟
至對滕文公則直自稱曰吾

杜少陵茅屋為秋風所吹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
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
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此憂世濟物之心自
然流出却有情理所以為善白樂天詩曰安得萬里裘
蓋裘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此學杜而失其
旨也杜先天下之憂而憂白先天下之樂而樂相去逕
庭且廣廈可以萬間裘斷無萬里者然以大戴記曾子
制言為伯夷叔齊二子言為文章行為裘綴于天下之
意推之尚非無本至孟郊憎蚊詩乃曰願為天下恂一
使夜景清直是痴人說夢顏氏家訓曰昔在江南不信
有千人毡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然則帳覆千
人已屬少見多恠安得天下恡乎欲如裴子橫之為吳
興太守作百幅被以成其初志不可得矣

蘇東坡詩注舊行永嘉王氏注自商叩宋氏刊施氏注人

多宗之施氏與吳郡顧氏景蕃合注按庚溪詩話孝宗
語梁丞相叔子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
梁奏曰臣未之見上曰朕有之命內侍取示之又錢唐
廖群玉有坡詩注未刻二本今無復有知之者矣近吾
鄉查他山先生坡詩補注刊于維揚雖名補注但刪王
施舊注時論嘆之

關壯繆封漢壽亭侯按漢壽有二其一屬梓潼晉起居注
武帝太康元年改梓潼之漢壽曰晉壽漢壽之名沈約
以為蜀所立者是也其一屬荊州前漢立三國時屬吳
改吳壽關受封則荊州之漢壽也亭侯宋書百官志為
五第五品又鄉侯第四品縣侯第三品

沈約宋書文九王列傳錄事參軍陳郡謝沈誦事休若沈
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並不
知沈居喪常自稱孤子眾乃駭愕

私鑄始漢吳鄧而於今日為尤盛盜鑄所出幾與官錢相
埒其始奸民猶收買舊銅器為之繼乃私銷官錢雜鉛
錫為之其最可惡者莫如剪邊取國初制錢輪郭完
厚者悉加剪剝有犯此者罪以大辟按沈約宋書顏峻
傳世祖時民間盜鑄雲起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
薄小稍違官式又頗深傳深為吳興太守坐郡民剪錢

及盜鑄免官此所翦猶古錢也齊書王敬則傳永明二年竟陵王子良啟曰民間錢多翦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圓大以兩代一因于所買劉悛傳載奉朝請孔覬鑄錢均貨議曰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摩澤縑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又曰官鑄已布于民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廓者悉不得行云云通鑑元魏孝明時任城王澄上言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為鷄眼鑿更無餘禁乞下州鎮其太和與新五銖及古錢使用者但內外全好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其鷄眼鑿及盜鑄毀大為小生新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注鷄眼言錢薄小其眼如鷄眼也鑿謂鑿好取銅僅存其肉也按肉好之義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杜佑曰內廓為肉外廓為好則齊以後官錢亦經翦鑿矣

宋書沈懷文傳太宗時隱士雷次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為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名高一坐又南史到彥之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謝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涉連句不知何寺改作辨句

宋書周朗傳世祖即位普責百官謹言朗因上書中有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製均妃后一袖之大足斷為兩一裙之長可分為二車馬不辨貴賤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云云江左風俗侈靡自昔然矣

宋書孝義傳何子平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曰尊老在東不辨常得佳米何心獨饗白粲母本側庶籍注失寔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鎮軍將軍顧覲之謂曰尊上年未八十親故相知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私庭覲之益重之則是自呼其母為尊老呼人之母為尊上也不知何時以尊老屬父以堂老屬母東軒筆錄易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范滂與母別曰唯願大人割愛是母亦可稱嚴君大人也風俗通應融曰家上有尊老下

漢李陵降匈奴劉宗索頭虜姓托跋氏其後也又隋書李祚自云是陵後

祭之有主所以栖神亦孝子由以繫心也故家廟必設主至功臣配饗廟及勅建祠宇題列坐位止倫書贈官

爵謚及名不得稱主此所謂設板也

南齊豫章王嶷傳嶷臨終召其子曰三日施靈唯香火槃水于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有奠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舉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槃水酒脯于飯檳榔便足

日有五蝕謂上下左右中央也起上下左右者日月交會日為月掩也其中央有虧名為西子不名為蝕一說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詳齊書天文志宋褚淵仕齊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言為宋氏之徵也

齊書褚澄傳東陽徐嗣精醫術春月出南籬門戲聞宣屋中有呻吟聲嗣曰此病釘疽治之愈

南齊王儉傳世祖詔儉以家為府又太祖時王敬則以家為府此後世八座家開府之始也

俗說三十六着走為上着按南齊書王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計李延壽南史謂譏檀道濟避魏事始知俗語所出

晉人以塵尾為設柄不知作何樣按南齊書陳顯達謂其子曰塵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逐又張融傳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塵尾扇遺融曰此異物以奉異

人則是扇也

齊張融臨卒遺命令人捉塵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

今世冠禮廢失惟于成昏時更製新冠飾首謂之上頭蓋亦冠而生子之義按南齊書華寶傳寶父豪成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歿寶年至七十不婚冠則上頭之名在六代時已然矣舜目重瞳上下生項羽亦重瞳左右生顏回重瞳王莽亦重瞳劉晝新論云莽之重瞳譬鴛鴦有驥之一毛而不可謂驥也隋魚俱羅重瞳涼呂光重瞳後梁康王友敬重瞳東漢劉旻重瞳又梁沈約左目重瞳南唐李煜一目重瞳。徐文長路史張遠霄眉山人其彈得之四目老翁翁重瞳故名見一統志又云作字之蒼頡號四目翁亦重瞳

循陔纂聞卷四

海寧周廣業耕厓甫著 門人沈俊堯明錄

男 勲常重錄

小爾雅云二鍤四兩謂之斤鍤六兩也二鍤得十二兩加

四兩焉是十六兩為斤自漢然矣

國語伍員將死曰而抉吾目懸城東門以觀越之入吳之

亡也按史記正義云東門鱣普姑反門謂鱣覆浮反門也今

名葑門越軍開示浦子胥濤蓋羅城開北門有鱣鱣名

江豚隨濤入故以名門又越絕書云婁門外力士者闔廬

所造以備外越陸廣微吳地記城中西閭胥二門南盤

蛇二門東婁匠二門北齊平二門閭門亦號破楚門吳

門本伍子胥室因名石碑凡存盤門古作碯門嘗刻木

作碯龍以鎮越又云吳大帝端龍故名葑門齊景公女

嫁闔廬長子終崇早喪夫因思家國故名匠門又名干將門不開東門者為絕越故

也似東門為婁門吳越春秋則云越攻吳欲入胥門未

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

鬚髮四張射于十里越大懼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

越之必入吳故求置吾頭于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又

似胥門未知孰是

胡元瑞筆叢云世俗所演之戲乃元人雜劇之變而雜劇

有之獨戲文西廂作祖余考觀優魚里見于左傳優孟

衣冠見於史記此殆雜劇所由昉歟蜀書許慈傳先主

定蜀命慈與魏都胡潛並為博士值庶事草創動多疑

議慈潛更相克伐謗囂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

通借時尋楚捷以相震撼虛晚反先主愍之群寮大會使

倡家假為二人之容倣其訟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

戲初以詞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正此類也

自後名目漸多如段安節樂府雜錄所載鼓架部戲有

代面始北齊神武弟崔令欽教坊記有勇善鬪以顏貌

無威入陣即着面具乃百戰百勝戲者衣紫腰金執鞭也灑

燕設狄武襄青以散直為延州指使時西邊用兵公頻

立戰功常披髮面銅其馳突賊圍敵畏獨之無敵當者

清波雜志武襄公收僕智高時所帶銅面具在其五世

孫狄似處老學菴筆記政和中大儂柱府進面具八百

枚為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鉢頭昔有父為虎所傷上

似者天下及外夷皆不可及鉢頭昔有父為虎所傷上

山尋之戲者作遭喪狀蘇中即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

魄自號中郎戲者着緋戴帽面赤赤以狀其醉即有踏

謠娘崔令欽教坊記北齊人姓蘇貌鼻不仕而自號中

且步且凡羊頭渾脫等悉屬此部是也然代面寔亦不

始北齊賈誼新書匈奴篇云今婦人胡戲倒挈面者更

進隋書樂志云禮畢者本出晉太尉庾亮卒其伎追思

之因假為其面執翳以舞取其謚號之為文康舞則漢

晉間已有之矣又按教坊記凡欲出戲者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戲目按今優人奏劇必呈目請主者點定始此也元人院本有副五人又謂之五花爨弄別有雜劇詳陶宗儀耕錄中

教坊記蘇五奴妻張少娘善歌舞有逸遊者五奴輒隨之人欲得其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飽子亦醉不須酒也今呼鬻妻者為五奴自蘇始按吳俗詬賣妻者曰烏龜龜讀若居必五奴之訛也或謂龜鬻之類無雄皆以蛇為雄見于說文然李果言龜雄雌尾交正字通亦言野人親見如此非以蛇為雄許氏說不足信據鷄肋編以龜為諱宋世惟楚俗為然故尚有取為名字者今則無不諱之遂使四靈之畜被以惡名冤矣

遼志試士科制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案出作樂及門擊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按此今鄉會報捷猶用此法

金志大禮有諸色旗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綜人物以猛士執之傍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曰益天。指展即今戒指見真臘風土記
真臘風土記父母死無服男則髡髮女則於顛門剪髮似錢大以此為孝

吳俗呼門牡為門其字見桂海虞衡志臨桂諸郡土俗書有門門橫關也又有閨音穩坐于門中穩也高則誠琵琶記多用閨闈字蓋努力之意

疋字見小爾雅倍兩謂之疋疋有謂之束兩四丈也晉賈疋當音雅近亦有賈匹者

俗語遠水不救近火見後周書赫連達傳達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

後周書韋孝寬傳齊神武攻玉壁於城南鑿地道孝寬飭戰士屯塹城外有穿至塹者即擒殺之又積柴貯火于塹外敵有伏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韞吹之吹氣一衝咸即灼爛按皮韞亦名韞扇以草為囊蓄氣其中用手按之氣所至火即颺舉即莊子所謂橐籥也今鑄銅匠用之韞通鑑作排音義同

梁周宏讓復王褒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于窮谷故人之迹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為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恒為採掇昔

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並徵衡泌南風雅搯清商
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辰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一
旦翻覆波瀾吾已惕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
永念生平難為胸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
耳憂戚何為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返遠缺二產骸極
無託但願爰玉體珍金箱保期願享黃髮猶冀蒼鷹頰
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為別矣
握管搯觚聲淚俱咽見齊書王褒傳書中所云家兄乃
宏正也

周武帝作象經令王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事見褒
傳褒序有天文地理陰陽四時算數律呂八卦忠孝君
臣文武禮儀觀德十二條見藝文類聚而武帝紀亦言
保定四年集百僚講說其書見隋書經籍志今其法已
不傳按庾信集有進象經賦表其象戲賦曰局取諸乾
仍圖上元月輪新滿日暈初圓模羽林之華蓋寫明堂
之璧泉似為局正圓而兩介格上又各為圓圈以標識
之如今將帥宮也又曰坤以為輿剛柔卷舒若方鏡而
無影似空城而未居促成文之畫亡靈龜之圖馬麗千
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似為方格而列馬步符使于旁
如今車馬砲卒位也曰播笏當次依辰就席回地理于

方珪轉天文於圓璧分荆山之美玉類藍田之珉石南
行赤水之珠北使元山之策居東道而龍青出西關而
馬白既舒元象聊定金秤昭日月之光景垂風雲之性
靈取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疑言布局已定也曰
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鍾而順行陰翻則頽兔先出陽變
則靈鳥獨明疑言行道先後也蓋即今三十二子象戲
之權輿而其法精密難究故後人省為今戲耳然牛僧
孺元怪錄所載金甲將軍事則已與今之象戲無異矣
竟不知何人所變也陳貞父寶鷄錄登華山明星峰道
者有石室老君棋正在其前三十二子鐵所鑄也子重
五斤非老君不能措手亦與今象戲同

什器猶今言什物言常用器物非一故以十為數也史記
五帝紀舜作什器于壽邱

史記正義伯夷叔齊姓甄氏其叩馬之事林有望據孟子
辨其無此亦有見

史記始皇本紀四年十月蝗出從東來蔽天天下疫百姓
納粟千石拜爵一級則是納粟拜爵自秦始矣後人乃
謂始于漢文寃哉

南唐書酷吏傳李德柔字子懷始為小吏捕獲亡命所至
必得時目為李猫兇後累遷大理卿獄有未成則以蘆

席卷囚而倒置之死者甚衆

吳楊溥禪于李唐世子璉為烈祖壻宋齊邱請絕其婚而斥遠之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聞者莫不大笑

南唐馮延巳樂府辭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元宗嘗戲之曰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按元宗浣溪紗云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迴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漱漱泪珠多少恨倚闌干故馮以此答之

盧絳字晉卿病疴且死夢白衣美婦人歌菩薩蠻勸酒詞曰玉京人去秋蕭索西檐鵲起梧桐落歌枕悄無言月初殘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數闋因謂絳曰子之疾食蔗即愈如言果差數夕復夢前麗人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于固子坡後入南唐有戰勳後主拜為上柱國尋授宣州節度使宋太祖下金陵絳降授冀州團練使初龔慎儀為絳所殺其姪穎上言求復讎乃命斬之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貌如所夢其地即固子坡也婦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見南唐書

南唐後主事佛甚謹願為瘤贅手削僧徒廁簡試之以類

少有芒刺再加修治僧尼犯姦但勒令禮佛百拜輒釋之斷死刑或遇齋日則於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火滅依法不滅貸死今道流為人禮斗延齡設燈亦謂之命燈以長明不熄者為獲福當自此昉也

佛曲吳中僧徒盛習之按南唐書云僧應之姓王元宗命為右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西庵多著述尤喜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于梵音讚念協律自應之始然余觀後秦錄鳩摩羅什傳曰姚興使沙門僧習等傳受什旨成經論三百餘卷什謂僧叡曰天竺國僧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見佛之儀以歌嘆為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胡為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則其由来亦久矣

南唐每建蘭若必均其土田謂之常住產吳越錢氏則大造堂宇修飾塑像初不置產曰桑門取給十方何以產為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院縣地過豪右浙僧歲出遠近歛率于民嗚呼江南敝俗歷千年而不能革豈俗使然歟借國之流毒非淺也

晉書王戎字濬冲性好利園田水碓周徧天下自執牙籌
晝夜算計又儉嗇不自奉養世謂之膏肓之疾顏延之
五君詠削去山王正不徒以其爵也

晉皇甫士安出後牀父年二十不好書感叔母之教始從
席坦受書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時謂書淫或慮其
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懸
天乎叔有子既冠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武帝
時舉賢良方正不就自表就帝借書帝送書一車與之
謚雖羸疾披閱不忘年六十八卒著薦終論命其子以
蘧蔭畏尸穿坑下尸唯齋孝經一卷自隨焉

晉書愍懷太子傳贊坎牲之謀已構斃犬之譖遂行又寃
逾楚建酷甚戾園皆傑句也坎牲用左傳襄廿六年宋
太子痤事蓋以伊戾比賈謚斃犬用晉太子申生事蓋
以驪姬比賈后楚建楚太子建也亦見左傳戾園則漢
戾太子也雖史體寢卑而隸事工切可喜此類頗多
陸機謂張華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華為人多姿又好帛
繩纏鬚雲至見而大笑先是嘗著線經上船於水中顧

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中夫見纏鬚而笑情也身衰經而
笑不可謂非疾矣周浚以士龍為當今顏子豈其然乎
後魏尉瑾亦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

晉荀晞字道將為征東大將軍領青州刺史日事斬戮人
號屠伯後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戮更甚于晞百
姓號小荀酷于大荀

孫策與周瑜至契瑜升堂拜母晉書荀崧父頽與王濟何
劭為拜親之交本此

晉書王敦與錢鳳謀逆王允之時卧帳中聞之懼敦疑已
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來照視見允之卧吐
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允之字深猷王舒之子通鑑云
王敦從子允之世說新語作王羲之未知孰是

晉虞溥曰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
見久學而渝者也

晉吳隱之事母孝謹及執喪家貧無人鳴鼓每哭臨之時
有雙鶴警叫

韋謏性不嚴重好狗已之功嘗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曾
重光累微我祖我考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
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慙無
言時傳以為嗤笑見晉書儒林傳

晉夏統字仲御會稽人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張丹陳
珠二人並國色諸從兄弟招統共往觀之入門見丹珠
在中庭輕步回舞靈設鬼笑飛觸挑拌酬酢翩翩統驚

起破藩直出太尉賈充勸之仕不應乃使作歌統因作
慕歌以頌禹德又歌河女之章以哀孝女曹娥又作小
海唱以痛伍子胥王公已下聆之謂子胥屈平立吾左
右其感人若此

世俗有妄稱圓光者能于鏡中現諸人形凡諸暖昧事皆
不能匿然唯童子得見之長者則否閱晉書佛圖澄傳
載劉曜攻洛陽石勒將救之以訪澄澄令一童子潔齋
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于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
有輝童曰有軍馬甚眾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繫肘
澄曰此即曜也勒果擒曜澄在鄴城中嘗遣弟子向西
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
被劫垂死因燒香遙救護之弟子後還言某月日果為
賊劫此則圓光所由昉歟

三韓者馬韓辰韓弁韓也今遼東地

今世俗生子避忌多有出姓寄乾之說考西漢史皇孫東
漢史侯董侯或以外宗為姓或隨養母為姓此其昉也
晉書陳元達傳元達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此
出姓也南史宋武帝本名寄奴幼寄養于舅氏改名寄
奴此寄子也北齊書穆提婆母陸令萱後主襁褓中令
其鞠養謂之乾阿姊後稱曰太姬此乾娘也

漢書王莽傳莽納女為后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張敞
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德言竦而繫
敞孫言其愧乃祖也與史記呂后紀留侯子張辟彊為
待中同一史筆或以孫竦為姓名則將以張敞為莽時
人乎觀後有紹者張竦之從凡也云云自知

三代畫井授田田非民間所得而私也其民間得相賣買
疑自秦改郡縣始漢氏因之故王莽更名天下田曰王
田禁民不得買賣末年始弛其禁焉

元魏孝文太和十一年十一月戊申詔令寒氣勁切杖箠
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得拷問罪人今隆冬杖人折減
當自此始也

北史齊廢帝為太子時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
何以為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嬖童之牀不入季
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
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姬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
不娶者也

新唐書崔從字子乂仕終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
大使知節度事多惠政臨卒有剗股肉以祭者

南唐江文蔚工賦嘗作天憲賦曰一竅初啟如鑿開混沌
之時兩瓦駭飛類化作鴛鴦之後按天憲通寔室見孔

融詩

宋米芾露筋碑贊曰王化煥猗盛江漢叔運煽猗人倫亂
一德產猗昭世典情莫轉猗天質善楚澤緬猗雲木偃

焯斯因兮日星建

董仲舒不知其家世世說新語陳元方曰仲舒放孝子符
起注未詳是仲舒有子名符起也崔秋谷云金一鳳交
州府志載滋陽縣南十里馬青社有漢董茂舒墓云是
仲舒之兄

南史梁陳慶之傳梁世寒門達者惟慶之與喻藥藥初為
武帝左右帝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
改姓喻藥曰當令姓始于臣歷位雲旂將軍安州刺史
今有喻姓始此也

闕賊陷京後三月二十七日秀才見朝偽尚書宋企郊叱
曰朝贊大典安用若輩速回讀書候新主考試數月後
果試諸生首題天與之次題大雨數千里

崇正十七年四月初一日南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宏圖

工部尚書程註右都御史張慎言兵部右侍郎呂大器
詹事姜曰廣太常卿何應瑞應天府尹劉士禎鴻臚卿
朱之臣太僕丞姚思孝給事中李沾羅萬象御史郭維
經陳良弼周元泰米壽圖王孫蕃朱國昌等謹以宗社

危情生民至計布告普天臣子嘗被今天子十七年之
鴻休託高皇帝三百祀之陰陽者其詞曰竊聞遭時有
道類多以文事之盛而訕武功遘會非常正可以國恩
之洪而徵臣節故天寶亂而常山睢陽之事香靖康靡
而宗澤李綱之氣烈彼皆慝從上作釁可預知然且使
俠骨錚錚與艮嶽之峰而並厲義風發發挾霓裳之秦
以爭鳴况休命萬于上天明德光乎良史有若本朝者
乎緒啟顯承二祖之廓清號同盤古治從寬簡累朝之
熙洽象擬華胥乃至今上特興宏模益備孝廟之溫恭
儼在世祖之神武重光當冲齡而掃恭顯之氛立清官府于
名對而發龔黃之嘆總為編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
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糜餉者兵也而
餉非自私願猶詔旨勤頌有再累吾民之語每遇天災
脩省無一時自逸之心蔬膳布袍蓋能以天下之肥而
忘已瘦蠲逋宥罪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臣名是宜大
業之宏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理誠莫解事有可陳思為
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誠廣責以赤心而報主下之
自矢者難言家家有半間之堂事事如小兒之戲果能
功名比曹武惠詎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胆似漢淮陰
曾念一人之推食成俗大都爾爾賢者亦併悠悠壅蔽

實繁擔當何狀圖之不早痛已成于養癰局尚可為涉
必窮于滅頂悲夫血濺天潢烽傳陵寢秦稱天府
誰能封以一丸晉有伯圖無復追其三駕乃者介馬橫
馳于畿輔羽書不絕于殿廷南北之耗莫通河山之險
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得
謝太傅但憑歌嘯留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
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寔賴同仇請無分官遊
無安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最勝如金張或子虛之以
背起或輓輅之以設輿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
往名班國士素為里雄合無各抒壯謀共圖義旅仗不
需於武庫糗無壅于郇厨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群策
直承黃鉞豈賊運便能白頭醜瀕立殲普天大誦此萬
代之所瞻仰雖九廟為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夫即戎
必義且先于助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家
幸濟危機何強高之牛足惜即非長物亦曹洪之馬是
求各付有司轉輸留計此則事彌從便氣易為豪至登
壘巨商連田富室若以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有殊然使
平準法行即陽翟之雄豈得居其奇貨又如手實令在
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凡稱多算之有餘摠賴聖
恩之無外欲與共為義士多方亦賴同盟徧值佳緣毋

忘善誘譬以司舟之誼但凡在千八百國疇非王臣揆
諸恤緯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男子嗚呼親郊乃
雍容之事唐莊尚有崇韜出塞本徵倖之圖漢武乃逢
卜式矧茲何日敢曰無徒不惟社稷之憂即是身家之
算始賊之巧于為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迨我之既入其
樊莫不嬰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珠戶綺
窻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公卿之被拷者痛深
鄭安上之畫圖老弱之受毒者酷肖是皆難民所說足
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報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皆行
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牙籤正不勝紀若六時之牛
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
寃哉欲圖穩着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
萬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象豈王行之三窟便可
藏身同舟即一家破巢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
之也哉法等智不足効謀憤何辭即死實切執爨之願
輒通托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應如或纏情河堵絕
念封疆睢陽之援竟停則霧雲抽誓言之矢荊州之粟
獨擁則溫嶠有迴指之旂封葦尚達于北辰奮筆敢怒
于南史是為過計亦屬痴衷見起君親約昭天日法等
無任斫地呼天捶心瀝血之至時兵部右侍郎徐人龍

亦有檄文浙江台紹道傅雲龍等有誓詞臨海陳函輝有討逆告文臨川曾益有討賊檄詞俱悲壯茲不具錄。又是年五月十三日可法啟請急設四藩一淮徐一楊滁一鳳泗一廬六以淮楊泗廬自守而以徐滁鳳六為進取之基即用靖南伯黃得功總鎮高傑劉澤清劉良佐所督臣察酌應駐地方相機固守隨奉令確議四鎮立一督師駐揚州適中調遣其四鎮則設于淮揚徐泗鳳壽滁和轄淮南道屯者駐扎淮北以正陽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沛縣賴榆鹽城安奉邳州睢寧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招討事轄徐泗者以泗水徐州蕭縣湯川豐縣泗州盱眙五河虹縣靈傑宿州蒙城亳州懷慶十四州縣隸之經理河南河北開歸二縣一帶招安討事轄鳳城左者或駐壽州或駐臨淮以鳳陽臨淮穎上穎川壽州太和定遠六安霍邱九州縣隸之經理河南陳歸一帶招討事轄滁和省者或駐滁州或廬州或池河以滁州和州全椒來安含山江浦六合合肥巢梁無為州十州縣隸之經理各轄援勦事

後蜀記孟昶廣政六年大選良家女子限年十三以上二

十以下州縣騷然民多立嫁其女謂之驚婚

又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于石詩書易三禮爾雅凡七經

謂之成都石本十六年宰相母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宮且請鏤板印九經以頒郡縣自此經有板印矣

記云改正朔改正者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也改朔者周夜半商鷄鳴夏平旦也今人但知改正矣

燕雲以燕山為前後也直隸為山前曰燕大同為山後曰雲

宋袁淑詣彭城王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拜衮之歲王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士衡入洛之年王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其淺陋如此

南史諸王傳文帝好文章自謂人莫及鮑照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嗟夫王僧虔書多拙筆鮑明遠文有鄙言才人同發一慨

遼百官志承應小底局有筆硯小底寢殿小底之屬今稱小底當自此始也

沈約美王筠曰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教首方知此言為實蘇東坡云新詩如彈丸用此

劉宋王秀之卒遺令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今謂之接哭而喪主乃嘿不聞聲真可笑也

南史梁王暉任廣州刺史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

便得三千萬混無所取表獻祿奉之半先大夫南鶴府
君子明隆慶間守廣數年一敝蓋不改造及卒篋無遺
金廉潔可想湯若士尚論粵官首推公苦節有以也

南史宋劉損字子騫元嘉中為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
伯廟時廟室頽毀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
摧頽即令修葺

南史豫章王嶷傳宋永明末上幸其第嶷備家人之禮嶷
謂上曰古來謂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
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

南唐李後主周后誄詞曰髣雲留鑒眼彩流光情瀾春媚
愛語風香又曰織眉範月高髻凌風

鷄肋編燕俗良家仕族女子皆髣首許嫁始留髮今吳中
留髮以十三歲為期不必許嫁也

燕都遊覽志皇史宬藏本朝寶訓寶錄處也按宬與盛同
莊子以匡宬矢說文曰宬屋所容受也然殿宇命名於
斯僅見

寧化雷都御史公諱鉉視學浙江江南日有校士偶存兩
冊其徐州示諸生曰或問睢州湯文正公名儒名臣其
學亦宗姚江何也曰湯公初篤信其師孫夏峯不敢瑕
庇陽明其務躬行實踐則一循程朱塗軌其答陸稼書

先生書曰某嘗泛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
細甚悔之反覆審擇知程朱為吾儒正宗又曰某非篤
信陽明之學也湯公生平無一欺人語此則可為公晚
年定論又處州示諸生曰浙西之桐鄉有楊園張先生
諱履祥字考夫自少厲志聖賢不屑浮華組織與時士
競短長沉潛小學四書六經性理諸書其學恪遵程朱
平生以農桑畜牧為治生之本稼書先生極推服之今
浙中學者亦咸知宗仰之。孫夏峰名竒逢自號歲寒
老人 國朝徵士著有理學宗傳

姓以律定氏以族分自太史公混姓氏為一本紀於始皇
曰姓趙氏於高祖曰姓劉氏

古以王父字為氏無以名者日知錄詆後漢書段穎其先
出鄭共叔段宋書賀鑄自言出王子慶忌皆不通之論
栗太子衛太子史皇孫等皆以帝子而稱母姓

周輝清波雜誌云歐陽公作歸田錄未成而序先出神宗
索觀頗急其中記述有礙者公刪去數十條又嫌卷帙
太少因撮取里巷委屑戲笑不急之事以足之李性傳
叙朱子饒錄云先生有別錄多譚變興大事未敢傳而
亡于火猶幸存一二頃問其家則存者亦不存矣古人
之慎如此

今以錢卜易者畫卦既定專用地支配以五行生剋殊失古人用易之意然褚少孫補史記日者列傳載漢武帝嘗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夫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辨訟不決制以五行家為主則專尚五行自漠然矣

或問程子易重幾斤曰重一斤以易有三百八十四爻一斤有三百八十四銖也

黃宗義曰海剛峰圓面無鬚楊升菴面似東吳貴公子此不可以相言也

艮齋雜說云天地之道水火盡之矣易上經始于乾坤終于坎離乾坤無互卦坎互卦下震上艮以中男包長男少男也離互卦下巽上兌以中女包長女少女也天地交而水火濟水火交而男女成故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于是以少男與少女交而為咸以長男與長女交而為恒為下經之始及其終也水上火下而為既濟火上水下而為未濟既濟坎離交也而互卦復為離坎未濟離坎交也而互卦復為坎離天地之道歸於水火而男女之事畢矣故曰歸妹女

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窮極也同終字解蓋歸妹互卦亦為坎離故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互卦之義莫大於此而康成未及

又云大學文石經于致知在格物下次物有本末節緝蠶節知止節邦畿節聽訟節自天子節而後接物格節文理舛錯不通忽又於正心章後增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數語刪去此謂知本二句此劉歆所改傳至賈逵虞松者其謬不待言矣禮記則于此謂知之至也下即接誠意章至平天下五章似為直捷了當其不言格物致知者黎立武發微有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所先後之知天下國家身心意物之本末也誠正脩齊治平事之終始也本始先也末終後也知所先後其究在乎知止而已是則致知格物即在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也及二程皆有改本朱子又改之獨行於世所可議者既分一經十傳又分三綱領八條目原本于誠意五章皆冠以所謂則已分矣不必斷章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不必釋也蓋誠正修即明德齊治平即新民定靜安慮得即止至善也然三章引證詩書固自確切有理至釋本末又在綱目之外若

本末當釋則始終亦當釋耶致知格物二程原未補注而朱子云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似添蛇足且其詞粗淺不類古文必欲補釋當從蒸虛齋本以物有本末節知止聽訟節結以此謂知本二句頗為近之其他改本有王柏黃震吳澄方孝儒等十二家言人人殊皆劉歆作俑也王守仁古本大學注魏校大學古文吳應賓古本大學釋蔣信古大學吳時憲古本大學雙標悉係原本非石經也石經輯注止有錢一本管志道二家耳因蕭山毛子刻大學證文故予得推論之或云石經大學豐坊偽作按坊偽作者不止大學朱竹垞經義考所載諸儒辨論詳矣陸元輔紀其節次甚詳二條皆有關經術故錄之

良齋雜說李贊皇薦白敏中為相而排陷贊皇者即敏中康對山屈身劉瑾以救李崆峒及武功之謫崆峒反下石馬故城中山狼所為作也天下以怨報德者豈少也哉余閱靜志居詩話中山狼小說馬中錫實為林俊字待用作以為訾獻吉者非也

宣德時三楊當國東楊南楊每題名皆書進士西楊不平題画見意云竹君子松大夫梅花何獨無稱呼回頭試問松與竹也有調羹手段無二公突而謝之

司馬公拜翰林學士以不能四六辭神宗曰如漢制詰體可也一日過洛會飲官妓偶碎玉杯潞公令公判之公書曰玉爵難揮典禮雖聞于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于斯人大笑釋之然則溫公未嘗不能四六也

秦檜墓碑無字在建康明末婦人無論大家小戶衣尚純黑秀才所戴鬘鬘巾者前後二片長大皆尺許每風如飛時有謠云男子頭上蝴蝶飛女人身上和尚衣亦服妖也

平緬蠻始見于元史其詳見元文類經世大典序錄中或云即三國時孟獲所據地也明初平緬宣慰司思倫發叛結砮于馬龍他即甸之磨沙勒西平侯沐英遣甯正擊破之二十一年春復寇邊賊皆乘象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于兩旁置短槍其中英以馮誠將中軍甯正居左湯昭居右令士卒多置火銃神箭分三行而陣度象且近前行銃箭齊發二行相繼進英立馬高岡觀之蠻將昔刺殊死鬪左隊小却英令馳取隊將首隊將怒率士卒齊入諸軍並奮象驚走英乘之賊大潰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皆被矢如蝟賊帥皆伏殪象背洪武二十九年酋長刁幹孟反逐其宣慰司思倫發率所部圍騰衝上命西平侯沐春

為征虜前將軍何福瞿能副之率兵五千人進討福等
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斬其首刁名孟進攻景
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轉熾
福告急於春春率五百騎乘夜抵怒江詰旦徑渡馳至
寨下賊望見大驚遂出降因擒幹孟以歸思倫發得還
平緬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屬雲南設潞江干
崖大候灣甸四長官司隸焉至英宗正統初年權川宣
慰思任發叛畧取孟養地六年兵部尚書王驥督師討
平之緬甸新思任首送驥封驥為靖遠伯

清異錄廣陵東南一都會凡百頗類京師號節木汴州

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與猶兩獸名

今人自一至十計數以一豎為一二豎為二三豎為三
為四子為五L為六上為七三為八又為九一為十謂
之湖州記按左傳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
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古
亥字二畫在上三人在下故曰二首六身取上二畫豎
置身傍如身當為亥字是以二首為二萬六身為六千
六百六十日也與今湖州記正同後閱黃公紹韻會亥
下載徐曰古文質豎上二畫於左為算家之二萬乙字
曲之上豎下橫為算家之六千左人字曲之上橫下豎

為算家之六百右人字亦然算家之單六中隔一位關
六十也故士文伯曰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今案李
斯書碑亥字旁人皆作丁字形史趙以其眾畫率爾類
之取說其字義則當从人字也是說與余正同喜而錄
之辛丑十一月也

塘栖陳茂才青上名升之嘗誦謝四新復吳三桂詩曰李
陵心事久風塵三十年来在卧薪復楚未能先覆楚帝
秦何必又亡秦丹心已為紅顏改青史難寬白髮人永
夜角聲應不寐可堪思子又思親

湯睡菴賓尹曰周靈王之庚戌孔子以生六經之祖也而
獲麟卒于庚申宋熙寧之庚戌王安石以相經義取士
之祖也不再傳為元符之庚辰而黨籍成我明科制定
于洪武庚戌英賢輩進恃此一途行之二百四十年與
春秋之數合而士子之難興豈非天哉太公陰謀曰六
庚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客星侵上害氣四流士之
及也非不幸也

漢壽亭侯生日桃園記云是五月十三道書云是六月二
十四日號義勇武安王今俗多從桃園記侯始謚壯繆
國朝乾隆庚辰易謚神勇從杭州沈叔園先生廷芳
臬司之清也治國初高郵宋文康權嘗言壯繆惡謚當

易以嘉名至是始議定云

北史隋煬帝伐高麗詔曰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
北史魏咸陽王禧傳禧謀逆事露自洪池東南走從禧者
唯兼防閤尹龍武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
釋毒悶龍武歛憶舊謎曰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
狼賊不入己都不有心于規刺也禧亦不以為諷已因
解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是箸

語類先在先生處見一書先立春次驚蟄次雨水次春分
次穀雨次清明云漢歷也又子正四刻方屬今日子初
自屬昨日今人纔交子時便喚做今日矣

庾子山奉和賜曹美人詩何年迎弄玉今朝得夢蘭按女
紅餘志云夢蘭古之美人見東陽雜志又承雲衣領也
昔姚夢蘭贈東陽以領邊繡脚下履領邊繡即承雲也
沈并八物為八咏又有憶來時憶坐時憶食時憶眠時
四咏俱為夢蘭作當時傳誦

宋范文正公嘗以制科薦富鄭公公以未習辭范公曰已
為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所謂大科文字蓋
即李巽巖制科題目編之類明黃蔡陽先生提南宮學
者摹倣之馮開之先入會場誦其行卷不置前輩不廢
揣摩如此

構李黃碧山學士諱洪憲字懋忠號葵陽隆慶丁丑解元

辛未進士萬曆戊子主順天試取王錫爵子衡為榜首
第十名李鴻文申時行壻言者攻之下廷臣覆試至再
諸生皆如格事乃白先生遂自劾求斥慰留再四疏十
上竟告疾歸先是丁丑會試張居正欲以子嗣修相屬
先生堅避不入簾江陵啣之故久不得遷海內歸其門
者如會稽陶望齡晉陽王濬初華亭董其昌同郡朱國
祚陳懿典馮夢楨皆成名士

清波雜志云紹興辛酉輝至南康揚帆左蠡扁舟小泊沙
際信步至山椒一寺軒名重湖老僧指梁間木牌云是
蘇內翰留題詩即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疎秋風片帆
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猶在康時術已虛岷峨千萬里
投老得歸無也以律詩而用兩韻叩于能詩者曰詩格
不一李誠之之送唐子方亦兩押山難字韻政不必拘
也而坡岐亭詩凡二十六句而押六韻或云無此格韓
退之有雜詩一篇二十六句押六韻按此乃進退格也
湘素雜記論之甚明若二十六句押六韻者又古通韻
法邵長蘅古今韻畧論之甚詳康時本匡時避太祖諱
東坡生于仁宗景祐三年丙子送沈遠詩云嗟我與君皆
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贈長蘆長老詩云與君同丙子

三萬六千日

史記秦二世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注人奴產

子家人之產奴師古注奴產子猶今云家生奴臣瓚曰

人奴之產子今田客家兒也又漢宣帝令皇后擇後宮

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意家人子即

家生奴之類

陳皓字可大號雲莊先生都昌人生宋末元初

北史鄭譯傳隋文徵譯入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

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頴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為方

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又儒林傳龔

偁善隸書教明帝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

行束脩之禮謂之謝章以潤筆對謝章可謂工絕

吳志朱桓傳桓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

識之北史楊遵彥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名或單

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

獨不見識惜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經見我

不下以方趨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

以禮定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史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為

士琛士深自言惜曰盧即潤朗所以比玉

上淫曰蒸非常之變春秋所載賈君弟姜不而足至北

史記齊馮翊王潤姜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
有穢雜之聲以出腹子上淫尤屬悖亂較晉惠衛頑科
罪當更加一等矣

俗語事有定數則云九升八合殊不可解閱北史斛律光
傳齊武成朝祖珽擅權光忿之珽有事褚士達夢人倚
戶授其詩曰九斗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
留何處人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為律字
非真者解斛律于我不實所謂九斗八合者蓋不成斛
之謂俗語因變為九升八合耳

北史牛宏傳宏字里仁隋獻皇后崩里仁撰定儀注以三
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褻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
以聞于帝帝下詔降褻練之禮自里仁始

北史隋煬帝時裴蘊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
樂戶今北方之有樂戶自此始也

明高帝謂群臣曰至尊惟天張正常以天師為號褻天甚
矣因改其印為真人印按後漢張陵修五斗米道俗謂
之天師梁僧祐宏明集載釋元光辨惑論云張陵妄稱
天師既侮慢人鬼即身受報漢興平末為蟒蛇所喻子
衡假設權方以表靈化建安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
天師昇元都又曰五斗米教出自天師晉會稽內史王

凝之世奉天師道北史崔浩傳天師寇謙之字輔真每聞浩言自古興亡之迹自夜達旦竦意歛容深美之謙之蓋祖張陵之道者杭州宗陽宮殿榜大書天親二字叩之道者言是玉皇大帝父母天既有師自應有親其杜撰不經如此玉皇父母舊有主書名字今毀去。嵩山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語老子命謙之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崔浩師事之魏主素為起天師道場于平城之東南見通鑑。素問首篇上古天真論黃帝問于天師曰以岐伯為天師此天師之名所自昉也通鑑閩主王繼鵬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

北史魏元慶督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十錢主簿今俗語稱人強幹曰儻儻初不曉其名義所在後閱北史魏崔辨傳辨子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莫儻儻付楷楷音郁賈反儻音孤楷反乃知俗語亦有所出又曹昂字教曹父以其昂藏教曹故以名字之教曹今沿為麇遭

謚法古用一字或二字漢時多連爵曰某公某侯隋多謚某子闕元魏長孫悅襲祖高爵宣王卒謚司空以官為

謚古今僅見

元魏羅結爵屈地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為私第并為築城號羅侯城年百二十卒見北史

今俗言十二時各舉其候如言子時則必曰半夜言丑時則必曰鷄鳴然此實本於改朔隋書禮儀志載梁詔曰夜半子時即是晨始宜取三更省牲通鑑叙王莽篡位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為時胡三省注以十二月為正以丑時為十二時之始也由此言之則如日出卯時日沒申時黃昏戌時之屬可以類推矣

通鑑漢安帝紀五同種大豪盧忽等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李賢注首施猶首鼠也允音鉛

牛豕羊三者具為太牢羊豕為少牢亦曰中牢漢順帝詔以中牢具祠楊震是也

通考唐制舉司課試之法帖經以其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言疑似參互者以惑之或上抵

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例校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縣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數十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面墻焉。秀才科久廢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有甲科而已。右補闕薛謙光疏言今之舉人專事請謁希附故俗號舉人為覓舉。吳氏能改齊漫錄曰杜陽雜記舒元興進士既試脂炬人皆自將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唐記曰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日先畢作詩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聞吉說棘籬何日却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又云白蓮千朵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畫難成而舊說亦言舉子試日已晚主文權德輿于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故國史實正固傳舊制夜試以三燭為限晉長興二年改令晝試正固以短晝難成奏復夜試周廣順中竇儀奏復用晝乃知本朝循周制不許見燭容齊隨筆曰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朗等三十三人段文昌言其不公詔王

起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白公集中有奏狀論此事畧云自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眾蓋禮部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大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比禮部試事較不同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李肇國史補肇元和曰進士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盹暍退而肄業為過夏執業以出為夏課亦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後唐明宗長興四年禮部貢院奏新立條件其一懷挾書策舊例禁止自今後入省門搜得文書者不計多少准例扶出殿將來兩舉世宗顯德二年知舉竇儀奏文字乖舛詞理紕繆最甚者為第五等殿五舉次者為第四等殿三舉次稍優者為第三等第二等並許次年赴舉。唐選舉表宰相王涯言禮部取士一委有司以所試雜文鄉貫三代名諱送中書門下

三國蜀志張飛傳飛曰身是張翼德也通鑑引此注曰自此迄梁陳士大夫率自謂曰身郭璞爾雅注有之

漢制婦女不得衣錦繡曾植妻衣繡操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蓋魏世猶然今則富民下至奴婢保乳無

不得服繡緞綾錦侈濫甚矣

文選有束皙補亡詩六首閱世說新語知補亡不止皙一人世說云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潘因此作家風詩注引文士傳曰湛字孝若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湛集載其叙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詞湛續其亡故曰周詩又載其一章曰既殷斯度仰說洪恩夕定辰省奉朝侍昏宵中告退鷄鳴在門孳孳恭誨夙夜是敦按晉書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葛稚川曰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據世說即家風詩也朱竹垞經義考於二人詩皆著曰佚殆偶忘世說注耳

常璩序志云孝子江陽符長姜詩字士遊詩妻龐行俱維人後漢書列女傳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

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母敢敵耦于冢婦鄭注雖有劬勞不敢掉磬疏庾氏云齊人謂之差訐崔氏云北海人謂相激之事為掉磬隱義云齊人謂相絞訐為掉磬

羣輔錄闕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為文王四友即四鄰南史梁曾景宗賦競病詩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三國志註世語夏侯榮幼聰慧七歲能屬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容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設不謬一人案爵里刺今之履歷手本

唐呂才曰魯桓公六年七月子同生是為莊公按歷歲在乙亥月建申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生當病鄉法當厄弱姓陋而詩云頌長美目

清波雜志男子施敬于婦女男一拜婦答兩拜名曰俠拜古禮也今則不然古之男女皆跪詩曰長跪問故夫聞海上之國僧尼婦人皆作男子拜今尼姑施禮長揖與男子同江鄰幾雜志云君寔說俠拜今陝西府村野婦人皆如此男子一拜婦人兩拜城外則不然鶴林玉露云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而為今之拜者起于何時程泰之謂始于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畫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宋書謝莊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曰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三十五後莊卒四十有六

宰臣稱大學士起于唐開元後時宰相兼領他職如節度鹽鐵轉運之類皆領之而大學士則以崇儒學也宋承乏其上相為昭文館大學士次集賢殿大學士見文獻通考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倣宋制置殿閣大學士見皇明通紀述遺新唐書張說傳元宗授說大學士詞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為稱固辭乃免

憲字本從宀俗从憲通鑑齊武帝時文憲公王儉卒時王晏與儉不平禮官欲依王導謚儉為文獻晏啟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註平頭謂憲字也則六朝已然矣後世稱大僚顯官為憲凡文書申詳每曰憲天大人或憲駕憲撒之類必加點于上有老幕云本朝最重頂帶憲無頂乃禡頂之象惡其不祥故爾王晏事見南齊書本傳其寔非也顏元孫干祿字書憲憲注云上俗下正張參五經文字書憲注云從丰丰音介石經省從士從工者訛黃公紹韻會云从害省从心从目觀於法象使人曉然知不善之害

接於目怵於心凜於心凜乎不可犯也說文害字从宀音从口言从家起也徐曰禍嘗起于家生于忽微故害从宀其無點作宀者音覓以巾覆物也書稱掌邦憲周禮言憲令言法也今以達官為憲亦此意也王晏之言亦牽于俗字耳

三吳者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漢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屬會稽浙江以西為吳郡與吳興丹陽號為三吳杜佑通典同通鑑注云漢置吳郡吳分吳郡置吳興郡初學記云孫皓置晉又分吳興丹陽置義興郡是為三吳酈道元曰世謂吳郡會稽吳興為三吳杜佑曰晉宋之間以吳郡吳興丹陽為三吳六朝所謂丹陽乃今江寧府非今鎮江朱子曰蘇州為東吳潤州為中吳湖州為西吳為三吳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漢分會稽為吳郡以浙江中流為界晉宋齊梁陳之間雖頗割地而不改與吳興丹陽號為三吳諸說雖不同要無以今蘇松常鎮淮揚徐泗為三吳者十數年前見江蘇學使刊刻試卷顏曰三吳試牘既合江蘇浙江為一省於其所轄又不免偏枯考古良未易言也

余同年海鹽吾君名祖望初得小錄親族傳看訛為僻姓後於杭州刻字肆中見之笑語之曰君可謂榜花因叩

其得姓之始曰昆吾氏後也偶憶司馬公通鑑載吳大帝時有太子太傅吾粲注云姓譜吾本已姓夏昆吾氏之後又晉書有吾彥為吳建平太守晉武帝時王濬造大艦將伐吳木枺蔽江而下彥取江中流枺向吳王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因為鐵鎖橫斷江路粲彥皆吳人君殆其苗裔歟又章楓山樵集有慎齋吾先生墓誌云吾體字周敬商三仁箕子之後自漢鮮于暹為大將軍馮異先鋒以功賜姓吾宋初有諱國者來為衛守其子淵始家開化族滋大今海鹽之吾云與開化同宗則又疑非昆吾之後

漢藝文志有虞氏春秋注名卿按韓非子外儲說云范且虞慶者為虛辭無用而勝寔事范且即范睢虞慶即虞卿也

明宏治中御帖問內閣李文正東陽以龍生九子之說文正據圭峯羅玘蘆泉劉績言具疏以對一曰鼉屬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二螭吻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三蒲牢似龍而小好吼今鐘鈕是四狴犴似虎有威故立於獄門五饕餮好飲食故立鼎蓋六虬螭好水故立橋柱七睚眦好殺故立刀環八金狻似獅好煙火故立香爐九椒圖形如螺蚌性好閉故在門鋪首

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翼性通靈不寐故用警巡見升菴丹鉛錄懷麓堂集所載與此小異陳晦伯正楊深闢之因引總龜對類云爾雅九種龍其名曰蒲牢囚牛蚩吻嘲風鼉屬霸下狴犴睚眦鼉屬好文云云夫爾雅列十三經非僻書也其釋獸止有狻猊郭注即獅子無別項龍子之說即埤雅爾雅翼亦絕無言及者對類得無虛構偽辭耶唐趙耕龍公碑云張路斯穎上人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為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輒體寒而濕石氏問其故曰我龍也夢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地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射以助我係鬣以青絹者鄭也絳絹者吾也明日九子遂射青絹者中之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以死今龍穴山是也公與九子皆化為龍歐陽脩集古錄蘇軾碑陰按龍生九子蓋此事也大臣不學小臣妄對其誤一耳公復錄以誇人豈容再誤乎胡侍真珠船甚辨其不經然亦不及於此

循陔纂聞卷五

海寧周廣業耕厓甫著 門人王星羅拱樞錄

男 勲常重錄校

唐太宗貞觀間太常博士呂才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

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柝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師古義理乖僻者也胡身之通鑑注云近世相傳以字學分五音只在唇舌齒調之舌居中者為宮口開張者為商舌縮却者為角舌拄齒者為徵唇撮聚者為羽陰陽家以五姓分屬五音說正如此

北史王慧龍娶崔浩弟恬女尚書盧遐妻崔浩女慧龍子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曰汝等將來所生皆吾之自出可指腹為親

通鑑齊明帝建武元年魏主南巡過比干墓祭以太牢魏主自為祝文曰嗚呼介士胡不我臣注引水經注河內朝歌縣南有牧野有比干墓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不知誰所誌也又唐太宗貞觀十八年詔謚殷太師比干曰忠烈題大夫者固無所據題太師者更

見家範卷五再少而然史記莫書皆言太師此少師圖

抱樂器奔周則少師亦不必定指比干也孔子于三仁微箕書爵比干不書官樂記封王子比干之墓明言王子孟子則皆冠以王子後人不尋此義而妄加以官爵以為榮至稱以介士謚為忠烈何其陋也

後漢桓帝建和七年壞郡國諸房祀注房謂祠堂也王渙傳曰時惟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令王渙祠

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禮部議覆尚書劉綸等奏稱江西姚近峯內有澤上有地曰臨臨者以我而臨御乎天下第二臨字未經重寫僅從兩點省文臣等以舉子應試之卷理宜作字端楷未便與行草書札一體從省在題字即當貼出但徧檢條例兼詢禮部並無此項應行議處明文合請旨勅部通行各省以明年會試為始試卷重字有率用省筆作兩點雖非題字亦應將舉子議處務令人人共曉以昭慎重等語應如所請通行各省按後漢書鄧騭傳騭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士飢寒注賢崇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于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容齋隨筆辨之云漢碑楊孟文石門頌中遭元二西夷殘害孔耽碑遭

元二坎珂人民相食謂當時自有此語李注非也又按野容叢書引王充論衡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云云則元二謂建初元年二年也安帝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陳忠傳曰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忠以為憂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云云其言如此蓋信元二為元年二年又按忠仕于永初中正與鄧騭之時甚合知隨筆所考為有驗也

卜世昌皇明通紀述遺英宗正統元年詔增鄉會試取士額先是祭酒陳敬宗言比者解額有定副榜數少以致天下教官類多缺員吏部遂建議兼考監生補除教職往往僥倖選列不稱師範竊以為縱科舉取人之濫猶愈于監生考試之精請量寬解額專取之于副榜庶誨導得人賢才無滯于是議增科目有差

廣六世祖南鶴府君字源伯登明隆慶元年丁卯鄉薦二年戊辰成進士由兵部主政出守廣東廣州府治行為天下第一府君之同年郭子直作狀張瀚為誌其墓湯若士尚論粵西官宦首惟府君清節載玉茗堂集中廣

西通志列在介節傳按卜世昌皇明通紀述遺云是年三月上御皇極殿策士得士如趙志臯張位沈一貫皆以正直忤權奸張居正後事平旋登台輔王家屏為內閣有介直聲習孔教余懋學沈思孝陳蕙皆忤居正為時名臣徐大任劉應麒廉介徹底顧梁材恬退無宦情李維楨劉紹恤方沆皆工詩文而李以忤居正謫外尤為士林所重鼎元羅萬化醇行大雅至宗伯而閣臣陳于陞故內閣以勤子也二世殿學人皆艷之穆宗故守成令主踐阼之初賢英彙起亦盛事也又按杭州羅氏手抄明會試錄是科知貢舉官禮部尚書高儀字子象錢唐人禮部右侍郎萬士和字思節宜興人考試官大學士李春芳字子實句容人禮部尚書殷士儋字正甫武定人同考官翰編徐時行等十七人又考趙志臯字汝邁蘭谿人家屏字宗伯大同山陰人一貫字肩吾鄞人張位字名誠南昌人于陞字元忠孔教字時甫廬陵人思孝字統文嘉興人 字道元吳江人方沆字子及莆田人于文定慎行黃碧山洪憲皆工詩文吳復菴中行字子道武進人亦疏叅江陵

齊襄公淫于姊妹禽獸之行也左傳桓十八年傳公與姜氏如齊齊侯通焉此追書之詞非至是而始通也史記

齊世家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是也然則鄭忽之辭昏申繻之諫止固皆有為而設矣春秋書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濼于齊皆直書不諱夫子刪詩于齊存南山蓋汲惡之也然有疑者莊元年十月王姬歸于齊是齊襄公至此方娶也桓公娶姜氏在三年其薨于齊在十八年則姜為室女時襄公尚幼何得先為私通然謂之女弟恐又不符魯莊公生于桓公六年至即位二十四年始娶于齊年已三十七古人婚嫁遲早都不可解

今謂適母曰民母見漢書衛青傳按史記作先母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顧氏云鄭季本妻編于民戶之間故曰民母然則民非美稱也

文子曰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又藝文類聚漢牟融曰臯陶馬喙見宏明集

劉子新論貴農篇值水旱之歲瓊粒之年則璧不可以禦寒而珠不可以充饑也瓊粒二字甚新

史越世家言越為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吳越春秋言無余之後然國語范蠡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收賓于東海之濱則又周後矣韓詩外傳蘆稽曰越亦

周室之列封也

說苑君道篇武丁時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其相曰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于朝意者其亡乎曰俱生則兩物矣韓詩外傳却只言穀

今人言極多曰無萬亦有所本漢書成帝紀建始元年六月有青蛇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師古曰言極多不可以萬計也

說苑尊賢篇齊桓公時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曰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于九九乎。又田讓曰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鷄

家語荆公子年十五而攝相事孔子使人往觀其政注介子推也說苑尊賢篇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使人往視此子推乃楚臣與孔子同時非從晉文公者四書人物考誤作公子荆

說苑尊賢篇孔子之郊遭程子于塗傾蓋而語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今謂居間贊成事者曰中人其字甚典古孔叢子雜訓篇孟子車子即孟尚幼請見子思子思甚悅之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

也未諭哉問子思曰然昔從夫子于郊遇程子于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君子也今孟子車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

說苑敬慎篇官怠于官成病加于少愈禍生于懈惰孝哀于妻子說叢篇曰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獨蹶而活先人餘烈吉哉言也

史記吾邱壽王漢書亦作吾邱獨說苑作虞邱班固兩都賦序亦作虞邱古字虞與吳通故虞仲亦作吳仲豈虞與吾亦通用耶史記孝武紀引周頌不吳不教作不虞不驚

說苑權謀篇有漆雕馬人疑即漆雕憑之誤

周正建子而晉獨從夏正用寅頤亭林以為承唐人之舊余謂晉始封于夏虛則因其地而不改五方各殊風俗先王所以當一統之日猶必考時月定日也晉用夏正杜預春秋後序云汲冢紀年如此然左傳僖五年晉滅虢卜偃曰九月十月之交而下言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此尤用夏正之確証也又按僖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而傳書九月秦卜徒父亦曰歲云秋矣則秦亦用夏正也

吾邱衍曰尚書無也字三墳有之按論語無此字易有于字孟子有唯悅等字雖小事亦宜留意

左傳秦襲鄭鄭商人弦高使遽告于鄭呂覽云高遽使奚施歸告奚施亦賈者蓋其友也高士傳作蹇他

左傳秦伯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呂覽三帥對弦高曰寡君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則以術為林又曰蹇叔有子曰申與視則視係叔之子而左傳呼之曰孟子呂氏說終不足信西乞術史晉世家又作稊

四明樓灌潤父曰千文律呂調陽當作律呂調陽蓋行草名字訛為呂字耳律呂則調陽律呂則無義後見高宗真草千文石本亦作名始信潤父言不妄見齊東野語

野語孝經一千九百三字今止一千八百九字則朱子刪去九十五字也

越陰錄者貌越王勾踐及諸大夫像而附以時人詩贊蓋紹興郡守杜公所刊也公自序云郡故有王祠別有范文二大夫祠歲戊辰葺而新之因考傳記于二大夫外更得九人合之為十一人皆禘祀于王之祠請于大府著為令典又得唐世剝損畫圖命山陰陸振宗摹而梓之俾越州人士瞻仰前徽思百年樂利之澤所自來噫甚盛事也公又言郡人既祀范文二公也無復有如其

姓氏里居者可勝浩歎廣業世居海寧地舊屬武原鄉亦越人也少讀左傳至於越事未嘗無郟子之思今忽從楮墨中獲見當日主臣鬚眉冠佩凜凜猶生其為欣幸何可勝道願其中竊有疑焉者文獻通考載紹興元年言者請享越王句踐於其廟以范蠡配移蹕則命郡祀如故事則范之祀自宋已然不知何時復為別祠其列像首越三次范蠡次文種次曳庸次臯如次苦成次諸稽郢次浩次扶同次柘稽次勾如第九頁失去意是計倪凡十有一人皆題曰越大夫考越大夫見於左傳國語史記漢書越絕書吳越春秋諸書所稱各不同

史越世家叙范蠡特詳而逸其字正義引會稽典錄云字少伯本楚宛三戶人越絕外傳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索或伍戶之虛又曰范蠡居楚曰范伯史公素王妙論曰本南陽人劉向列仙傳又云徐人大夫種見左氏傳不著姓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姓文氏字會楚之鄒人楚不應有鄒宋王伯厚黃東發以為鄒人蓋俗本訛鄒為鄆也而史舊注乃有以大夫為姓者比於司馬司空索隱已辨其非矣正義引吳越春秋曰名種字子禽嘗為宛今此文今已亡缺蓋為楊方所削不可復核方

字公回會稽山陰人更撰吳越春秋晉書有以二公勳

名烜赫廟食不替而姓氏鄉籍已乖錯若此况其他乎左傳載越句踐大夫諸鞅臯如后庸疇無餘謳陽并種為六餘陽為吳所獲似不足稱然水經注載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魯哀公十二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廟山上號胥丞二王則二人之忠烈已見重鄰國如此諸鞅報魯叔青之聘雖行事不傳不容略也諸鞅聘在哀二十四年蘇轍古史越世家在句踐二十四年 后庸國語作舌庸吳越春秋伐吳傳作曳庸夫差傳又作洩庸今以左傳哀二年吳洩庸如蔡納聘推之事在夫差三年傳所云越王使范蠡洩庸率師絕吳路在夫差十四年豈先仕吳後仕越歟抑吳越俱有一洩庸歟漢書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蠡種謀伐吳字作泄文選四子講德論句踐有種蠡濞庸尅滅強吳又作濞竊意后舌形似舌泄音類輾轉致訛後避唐諱改泄為洩又脫水為曳加木為縹也依左傳當作后庸宋景文公筆記謂姓纂舌引越大夫為祖則亦當從國語作舌今作曳庸誤矣臯如左國及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傳皆同而歸國陰謀二傳又有句如唐皇甫遵注云左傳國語皆作臯如是句如即臯如也鄭樵通志曰句者吳越之語

辭吳有句吾越有句踐皆名號也然句係王偏諱不應相犯當以臯為是董子繁露對膠西王篇又作大夫臯胡氏桀槃本誤音澤蓋音澤者上無ノ作臯正字通云臯訓澤非音澤此字見靈樞經及荀列諸子書甚多本音臯漢書地理志成畢今通作臯是二字古通用而句乃臯之轉音也且臯陶之臯漢書作咎又安知非咎字之訛賈誼新書曰渠如處車裂回泉則又為渠如而名處更可異矣國語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云云吳越春秋號郢與種蠡為三聖而史又曰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於吳索隱云國語作諸稽郢是柘稽即諸稽郢也漢書古今人表作諸稽到到必郢字之訛猶后之訛舌及泄洩也吾海寧諸氏遷姚江遠祖為諸稽郢祝文彥誅諸紫隣先生云曰稽遠祖佐粵行成霸圖既萃錫姓宗盟是也今其後人乃自謂諸葛恪後不亦誣乎苦成越絕書訛若成繁露作車成者王符潛夫論志氏姓篇曰晉公族郟讐食采於苦號苦成叔後為苦成氏又曰苦城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為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燉煌見其字呼之曰車城其在漢陽者不喜枯苦之字則更之曰古城氏通志氏族畧越大夫苦成漢有會稽太守苦灼音庫則苦為是也大

夫浩見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傳其入臣傳自作皓進正字通白部皓字引之証皓為姓今單言浩何也扶同者吳越春秋歸國傳注云史記作逢同越世家逢同注云逢姓同名楚有逢伯者是按穆天子傳馮夷作無夷意無逢扶三字古亦通用則扶同即逢同明矣但吳有馮同亦作逢同如史云吳太宰嚭與逢同共謀讒殺子胥于王越絕請糴內傳曰太宰之友逢同後越滅吳殺嚭逢同與其妻子又曰范蠡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成之此馮同即逢同雖與種蠡交而寔仕吳觀後德序外傳記馮同宰嚭能知謫臣之所移云云可見另為一人史以逢馮同音相混而皇甫遵遂引之耳但計倪內經又載越王曰大夫佚同苦成嘗與孤議于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所謂議于會稽者正與史世家文同則扶寔又因佚而訛周大夫有佚之狐扶氏至漢始有扶卿傳論語意當為佚同歟越絕有計倪吳越春秋作計硯漢書人表作計然與后庸同列中上史貨殖傳越王用范蠡計然策孟康注姓計名然越臣也徐廣注計然者范蠡之師名研裴駙案范滂曰計然者蔡邱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南遊于越范蠡而事之索隱引韋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漢以為蠡所

著書名計然殆非也倪與研本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皇覽亦云計然即計倪著萬物所出今考意林載范子有云計然時遊海澤號為漁父范蠡請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烏喙不可與同利也則計然特遊于越未嘗仕越而越絕載越王脅群臣欲與之盟群臣未對計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云云則計倪與范蠡師辛文子顯屬兩人向來說者恐皆非也蓋吳越僻處南土語音與中國異觀竹書句踐是為苒執不壽是為盲姑穀梁傳吳謂善稻為伊緩之類可見傳聞既異辭雜史又踳駁今論定諸人誠難臆定其是非但見內外傳者據之而二書又以内傳為斷乃曳庸既舍左從趙臯如諸稽郢強與句如柘稽析二為四又何異開元聽典並祀薛邦鄭國耶一人兩名春秋所譏若因姓名互異而皆祀之尤為不可計倪未見其像當作倪扶全當作佚同說文全完也即全也其以同為全出道書周世不應以此命名諸書本皆作同更有說焉韓詩外傳劉向說苑君道篇皆曰越王句踐大敗吳人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是越大夫止八人而已吳越春秋伐吳傳句踐二十一年冬十月越王請八大夫謀伐吳對者寔止曳庸苦成文種范蠡臯如扶同計倪七人注

家欲以楚申包胥足其數國語越王名五大夫問戰其人為舌庸苦成種蠡臯如其辭畧與傳同繁露所載亦止此五大夫吳越春秋入臣傳大夫范蠡同入吳送至浙江進說者文種扶同苦成計碗臯如曳庸皓進諸稽郢共九人其歸國傳所名五大夫乃句踐九年初歸自吳之時其人扶同范蠡苦成浩句如史記止載逢同一人傳於五大夫前又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問政焉則又當有十二人今無可考唯左傳檇李之役以戈傷闔廬指者有靈姑浮韓詩外傳句踐使廉稽獻民于荆王荆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不冠則不得見廉稽曰越處江海之陔與鮐鱣魚鼈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說苑權謀篇句踐臣有四水者勸越王以重幣請糴于吳吳與之後三年而破吳此三人者合前諸鞅疇無餘謳陽為六應皆無愧于俎豆焉岳珂讀史備忘捷錄載句踐臣止七人疇無餘謳陽諸鞅后庸范蠡大夫種柘稽似亦未盡也若范蠡者春秋稱相國固後人追加之詞史記稱為上將軍會稽典錄因之范石胡作吳江三高亭記亦云越上將軍姓范

氏是為鷓夷子皮則今題銜自當書越上將軍范蠡概稱大夫亦未為允又諸像王既冕旒臣亦會弁以楚使冠則俗見及宋人資章甫之說証之當時似不應有是更不知唐繪家何所據也夫杜公學博政通其繼守吾杭也至今不忘崇爰矧茲曠舉特考往古又下詢諸李君凱吳君高增兩學博當時綜覈名實昭垂記典必自有說櫛味之見曾何足云特由公之序言思之凡隸斯斯士者皆宜有以深究其始末而熟悉其源流故輒敢私論之如此杜公名甲字黃裳揚州人錄今藏友人王君大昂家

右書越蔭錄後

范石湖成大作吳江三高亭記見羅大經癸辛雜記新集而周密齊東野語又言三高亭祠鷓夷子皮張季鷹陸魯望議者以子皮為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既作詩譏之又有戲彈之者而史越王判紹興日作會稽先賢祠亦復黜之不得在高士之列蓋以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者故不容于吳又不齒于越耳然今嘉興有范大夫祠其為西施粧臺紹興有范文二大夫祠乾隆戊辰紹郡守杜公甲又為越君臣合祀祠則越之感念尤畢者深矣

崔星洲應樞表弟自會城教致書問余龍生九子之說誰最精覈余既歷疏丹鉛錄庶物異名疏李東陽懷麓堂集陸容菽園雜記及香祖筆記各條以報之而書其後曰龍生九種之說諸書所載各不同要無甚依据即以習見之屋角獸言之諸家皆言鷓尾始于漢蘇鶚演義曰蚩海獸也漢武作栢梁殿有上疏云蚩尾水之精能避火災可置之堂殿今多作鷓字王溥唐會要曰漢栢梁殿災越巫言東海中有魚蚪尾似鷓激浪則降雨遂作其儀于屋以厭火災彭乘墨客揮犀曰漢以宮殿多灾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之屋以禳之今自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為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為鷓吻狀亦不類魚尾他若類要倦游雜錄緬素雜記青箱雜記設賓錄所言皆大同小異考三輔黃圖但云栢梁殿災用粵巫之言作建章宮以厭勝之初無水精之說即西京西都兩賦叙漢宮殿最悉亦不之及又考晉以來所載鷓尾事如晉五行志孝武帝太元十六年鵲巢太極東頭鷓尾義熙四年雷震太廟破東鷓尾徹柱太平御覽載宋書五行志文帝元嘉五年震太廟破東鷓尾武帝永和初野鶴集太極鷓尾嗚呼又符瑞志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為吳郡郡堂屋西頭鷓

尾無故落地治之未畢東頭鴟尾復落頃之斌誅南齊書五行志高帝永明三年烏集內殿東鴟尾如此之類

代不絕書而晉以上無聞新唐書五行志咸亨四年大風落太廟鴟尾開元十四年風落端門鴟尾

元和五年風毀崇陵上宮街殿鴟尾况北史宇文愷傳明堂圖議明言自晉以

來未有鴟尾乎則鴟尾之始於漢審矣又按陳書蕭

摩訶傳舊制三公黃閣廳事置鴟尾後主特為摩訶開

黃閣門施行馬廳事寢室皆置鴟尾顏氏家訓云或問

東宮舊事隋經籍志晉東宮舊事十卷不誌撰人初學記引作張敞東宮舊事何以呼鴟

尾為祠尾答曰張敞吳人不堪稽古吳人以祠尾為鴟

祀故以祠代鴟是隋以前亦未有呼蚩尾者唯劉孝標

云蚩尾水獸作蚩尤字為是又古老相傳謂蚩聳尾出

于頭上故名其製在晉世不可考大業雜記云乾陽殿

基高九尺從地至鴟尾高百七十尺亦不詳作何狀而

盛宏之荊州記云始興機山東有兩巖相向如鴟尾則

王溥諸人所謂魚尾類鴟者似為得之其改為吻者凡

命名必取形似去古漸遠陶模已變為獸吻而吻尾又

一聲之轉正與吳人呼祠尾同病江南野錄云用鴟吻

是也又有謂始自黃帝者遼史營衛志象吻黃帝治宮

室陶蚩尤像置棟上名蚩吻舊說蚩尤者非一竊疑蚩

尤本獸名古器圖云畫本以飛獸有肉翅者為蚩尤說

畧云蚩尤天符之神狀類不常三代遺器多著其象其

見擒于黃帝者本炎帝之裔以其凶暴而有神術因以

蚩尤名之例與饕餮窮奇同後人不察遂取所謂四目

六手銅頭鐵額者當之觀山海經洞冥記所載異獸往

往有此若涿鹿之君寔未始然也且黃帝時雖有甯封

人為陶正之說而搏埴未工安得有像但今世別有一

種陶作武士狀者俗號瓦將軍意北朝殿脊所設已爾

史臣遂從而著之歟周祁名義考云菽園雜記有螭吻

又有螭螭鰲魚皆立屋上今殿庭曰螭衙舍曰獸頭大

抵皆蚩也殿庭為龍形衙舍為獸形或為魚形以別于

宮殿皆以意為之非其本則然也吻字雖不典而推考

形勢要屬通人之論因憶陶穀清異錄言鸛多在殿閣

鴟尾及人家瓦獸作窠于殿閣曰鴟尾于人家曰瓦獸

知五季時制度已如此南唐書亦云嗣主貶損制度殿

庭始去鴟吻石林燕語云以設吻者為殿無吻不為殿

又云京師惟御史臺門上獨設鴟吻非他官所有夫一

物也而有鴟尾蚩尾鴟吻蚩吻象吻數名究其實

無論為螭螭為鰲魚似龍似魚似獸摠不離乎鴟尾者

近是而瓦獸之設明以前惟有爵命之家有之一種小

者形畧以鴟俗因謂之甬鸞頭近俗借設者多模製益

變幾難究詰矣至若饕餮見于左傳在山海經為狗鴉
不言好水後猊即獅子見于爾雅原不盡以龍為母特
以蟲莫幻于龍而性復好淫諸種攪糺援纂類得其形
文人遂因而傳會之聞見異辭第勿深考可也邑人張次仲待
軒遺集云獸頭遠望形似鳥母鷄勢
豪侵奪民居即以獸頭置其屋上脊

右鳩尾始末

東軒筆錄僧化成曰呂給事德為參政譬如草屋上置鴟
吻耳言不安也

門上獸曰椒圖形似螺蚌好閉故立于門按漢書哀帝紀
元壽元年秋九月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如淳注
云門鋪首作龜蛇之形而嗚呼也師古云門之鋪首者
所以啣環者是當時門鋪止作龜蛇形亦無龍種之
說餘詳動植小志中

漢光武時海內人民可得而數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流
民帝笑曰今邊無人而設長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
故省併郡國按素王乃素飽素餐之素言周天子虛有
王號而諸侯不賓服所謂迹熄也自緯書以孔子當之
又配以左氏素臣而其義不可解矣

君父之服斬衰三年恩義兩盡禮之極軌也自漢文帝權
制為三十六日而義薄矣唐元宗居肅宗喪更變為二

十七日而義益薄矣顧二者同為以日易月而三年之
喪以二十七月為斷則禮無明文蓋出鄭康成說也漢
文遺詔云已下棺服大紅即功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
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織者
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則知漢初尚三十六月也喪
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開傳曰父
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雜記曰期之
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五月而禫是古所謂期
乃十五日故以期為二年再期加七月之禫為三年也
後人誤解十二月為期因以再期為二十四月又謂中
月為更間一月為二十七月王肅直以為二十五月不
知期喪十五日而三年之喪止二十七月隆殺既不相
稱且先王制禮無一不從其是獨於三年之喪准折其
十之三將美名欺人乎抑約舉其成數乎恐必無是理
也唐書儒林傳王元感著論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深
詆禮儒之非其識意殊遠而張東之顧深不以為然何
也。武林張文嘉重訂齊家寶要於喪禮載一則云韋
六象曰馮李沈氏曰三年之喪其來久矣堯典帝乃殂
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唐虞以來三代共之宰我有為
期之問于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孟子對滕文公亦如之迨漢文帝遺詔短喪以日易月定以三十六日是知三年者三十六月也時雖廢古禮而禮固在也及考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此下疑有缺文乃戴記雜記有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未審據何禮典鄭元以中月為間月則主二十七月王肅以中月為月中則主二十六月而三年之喪遂不復行是雖存古禮而禮已亡矣知禮者其詳考焉按沈諱堯中字執甫官刑部尚書著沈氏學攷考核甚悉予每疑三年之喪何以止二十七月今讀沈司寇此論乃知禮之代變非古然也今家禮及王制皆以二十七月服除相沿已久固罔敢過然母之同于父而斬衰也生母之同于父母而三年也後王議禮改而從厚協於天理人心之至百代定為遵守則有志復古者自當以三年之喪仍從三十六月為斷以稍盡罔極之思焉魯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可見古人喪不止于二十七月矣按王應俞大荔縣志齊民三十六月而禫又亳州志風俗父母之喪素衣三十六月則知禮失當求諸野也

宋六陵之事余既詳之前矣顧亭林日知錄有云宋以禮教立國而不能革火葬之俗甚甚亡也乃有楊璉真加之

禍考宋史太祖嘗禁火葬其後復有漏澤園之設以此言報為罰已重宋史鄧潤甫傳言熙寧中興利之機建議歷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而唐之諸陵悉見芟削昭陵喬木剪伐無遺此罪應有以償而亦何至於發掘也一日閱唐荆川稗編載蔡氏古器說大畧謂古器隋唐以前在上者初不大以為事獨國朝浸乃珍重始有劉原父為倡而成於歐陽文忠和之者伯父君謨東坡數公原父著書號先秦古器記文忠又著集古錄李公麟又作攷古圖傳至元符間太上皇即位因大崇尚大觀初做考古作宣和殿博古圖所藏禮器五百有幾世既知其貴所以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啻者於是天下塚墓破掘殆盡矣政和間尚方所貯至六千餘數百器俄聞僭亂悉入金營云云讀至此乃喟然嘆興曰六陵之發固由此也方僧聞獻寺楊髡時其意知其金寶不知有陵墓也桑哥矯制世祖收貯亦知有金寶不知有陵墓也孟子言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試思器而為古非自古侯王君公塚墓中烏可得之今利其有以供一時之耳目玩好而使天下無一墓之得完此其罪真神人所不容矣而劉歐諸公寔啟之宋之君臣相率而為發邱摸金之舉又焉望身後

之陵不攫取珠玉衣襦以去乎哉或謂此宣政間事不應六陵獨受其禍不知北宋諸陵初為金人所發劉豫繼之徽欽遺骸長淪五國其存亡無可復問并不聞有識以冬青者岳武穆朱仙之捷幾於故地復還可以脩復陵墓而秦檜驛召甘心淪棄設高宗稍有人心必不出此是其於君父不共之仇尚爾膜視又能保身後之陵乎故楊髡之罪自不勝誅而六陵之發亦非無自人君之好惡誠不可不慎哉

先贈公亭山府君晚年為中憲公別駕公分析產宅簿內開載屋自前河石步直落門道一間前廳正廳後廳中一間俱兄弟共用共脩葺每月輪撥門工一人專啟閉洒掃惟樓屋中一間與兄而東西各由庭門以出入後屋中一間與弟其兩傍諸屋船舫俱東兄西弟不得混雜雖然不分門而同堂之仁各專業而界守之義在其中矣家丁十六名周行總管兩房當役人收納錢糧每年給租斛米四石酒米四斗自膳周玉管租戶取租兼與周智防火盜息爭鬪周智管農作撥人防火盜收租點器周信走里催辦出官應卯與周玉俱給米自膳沈春隨家主出入冬月同周玉催租張鳳鋤桑種菜間日輪闔牆門并直落廳堂整椅掃地自業田地各六十六

畝零租田地各一千零一十四畝大略如此夫貽子孫以財固欲其能守而不徒以其守也富貴祇百年之事仁義豈一日可無同堂界守二語洵為燕翼之謀至于處置僮僕量能分職私業無曠所求各足治國之道亦不外此與世俗規利取肥及身席榮膺不知稼穡者異矣因檢舊籍謹錄於此

表宏道紀唐六如事數則其一云江陰舉人徐經者富甲江南六如舉鄉試第一日經奉之甚厚遂同舟至京六如如文譽藉甚公卿造請者闐咽街巷徐有優童數人從六如日馳騁於都市中都人屬目已眾矣况徐擁厚貲其營求他徑以進不無有之而六如疎狂時漏言語竟坐削籍又一云伯虎與張靈俱為郡學生博古相上適鄞人方誌來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悒鬱不自適寅曰子未為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蟆亦哭乎噫才士名高至于學使者亦忌之其弊必至棄黃鐘而鳴瓦缶矣若因失所親卒以罹禍六如亦未免不自愛重也

有習見之字相沿訛讀而不知所本者如今五經中之尚書官之六部尚書人皆知尚為上音却無不讀為常其說見尤存中浦筆談曰官名中尚書本秦官尚音上今

S
Z121.5
156(1138)



ZW 2118188819279

上謂之常書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為常朱子語類亦曰尚衣尚書尚食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音岳珂愧郊錄云尚書當從去聲甚明鄭康成注周禮司會曰司會計官之長若今尚書唐陸德明釋其音曰常雖有此据了不知其義之所起此殆今世襲稱之始是語似尚未徹此義

歲丙子勳常館愛日堂陳氏獲見武進趙牧庵先生容色藹然首叙譜誼曰言三十年前於鮑氏知不足齋讀過尊甫所補注校正馬總意林神交日久憾未謀面下世幾何年矣生平著述若干卷冬間因寄呈孟子四考並以種松圖冊乞題既惠題長古遂索觀遺書常廼檢取讀相臺五經隨筆三餘摭錄數種寄之蒙製循陔纂聞冬集紀程序文二首伏讀之下且感且愧因嘆前輩嗜學虛懷老而彌篤如此先生與先伯以庚子南巡試舉人授內中書為已亥同年以主政官山左同馬知早賦遂初博綜今古著作甚富為江南名宿近以得瘋痺之疾常左腕作書書法鍾王益見蒼勁與常書先後凡三凡三皆出自手書故每書尾有力疾字意尤足感惜相距數百里伏螻窮鱗徒切登龍之願而已時常已將寧志餘聞過夏襟錄冬集紀程容皖錄另錄副本茲爰將循陔纂聞五卷三餘摭錄三卷續鈔而以序文并諸首噫文字之緣誰謂身後無相知哉惟恨常等愚陋寡識百無一肖勿克繼承先志付梓一二則有負名公表幽之盛意多爾時道光二年壬午仲冬中泮一日男勳常謹識於會稽館舍

四月望日校畢

